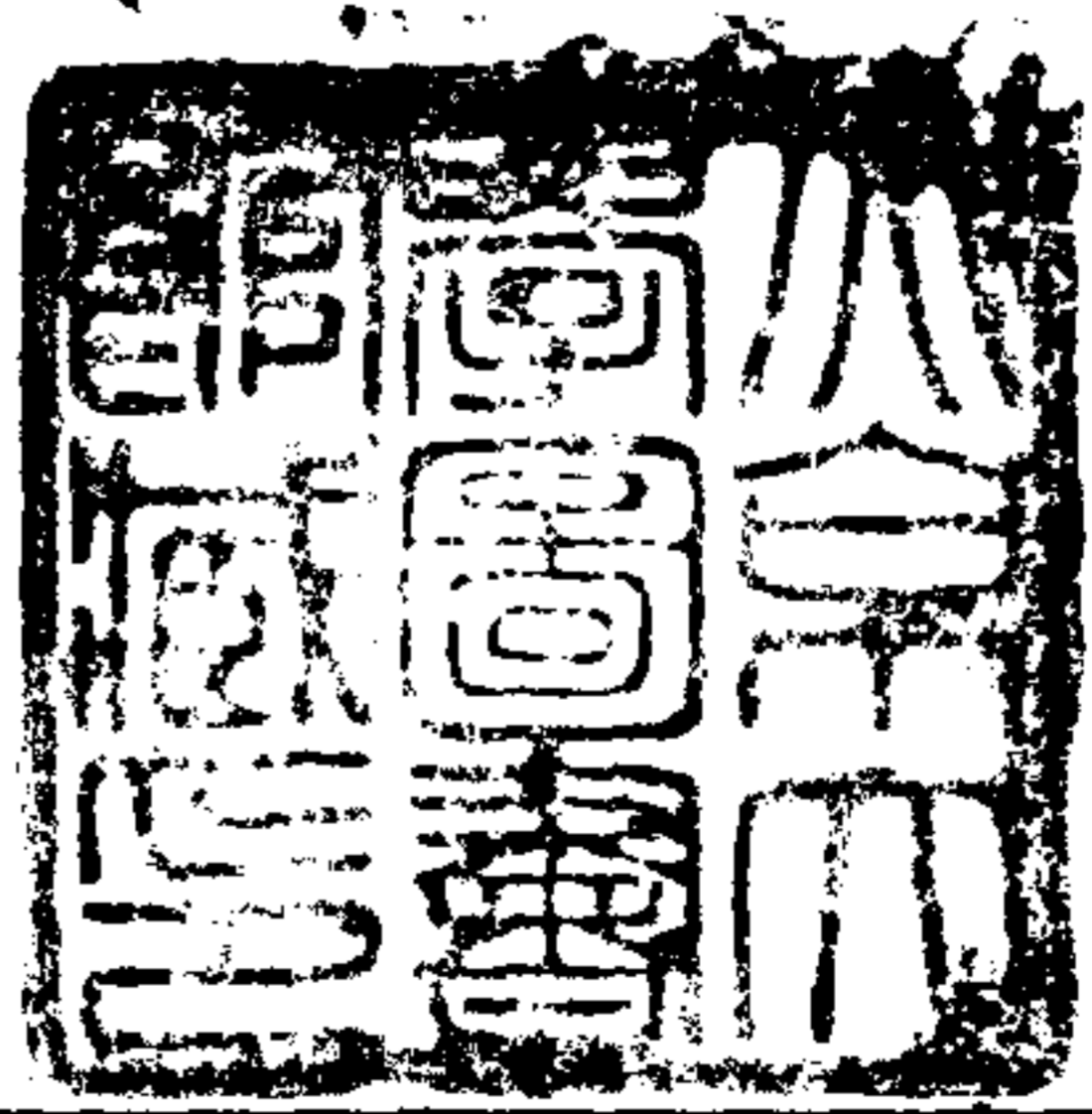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八七・史部・正史類

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首一卷 〔清〕沈炳震撰 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論十二卷 〔清〕沈炳震撰

唐書合鈔補正六卷 〔清〕丁子復撰 (唐書合鈔卷一百至卷一百七十二).....

EI89/07

唐書卷第一百

表二十

宗室世系六 舊書無
從新書增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八子

燕王房

忠

燕王

澤王房

上金義瑜

澤王

義璣

義琛

義珍

義現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高宗

義璋

義攻

義珪

義珣 潤

嗣澤王嗣澤王嗣澤王
諡信 守光祿
卿

許王房

素節琪

瑛

珽

瑒

瓚

瑒

瑒

琛

唐臣

琳 隨 俠

中山郡靈昌郡外郎
王 大守

璿 昭

嗣許王嗣許王嗣許王
秘書監宗正少殿中監
卿

璆 謙

嗣澤王鄂國公
梓州刺史

史

吳 汝南郡
公兵部
郎中

益

欽古賁 巴國公與巴國
公

章懷太子房

賢 光順

皇太子義豐郡
諡章懷王

守禮承宏 邠王
廣武郡
王

承焉

唐書二百 宗室世系 高宗

監

承寧

嗣邵王嗣邵王

承宗

王

承有

儀王府

承寰

梁王諮

承寔

梁王諮

承寔

梁王諮

承寔

梁王諮

承寔

梁王諮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高宗

三

承實

豐王友

承實

信王諮

承實

信王諮

承實

信王諮

承實

信王諮

承實

信王諮

承實

信王諮

承實

信王諮

承實

信王諮

承實

信王諮

議參軍

承介

永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水王友

承為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高宗

三

守義

武安郡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王贈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高宗

三

重俊宗暉

皇太子湖陽郡

讓皇帝房亦曰寧王房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六子

天水縣 男助州 別駕	杙 宗正少卿	栢	栢 范陽縣	栢 男	梗 宏農令	楓	樞 子昱聞禮 上邽縣富平令 男太原少尹	有禮 嗣寧王 邵寧節度使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睿宗 十一	子稱居禮 黔令	全禮 三水令	子誼傳禮 太子中左武衛將軍	元禮光符 龍門縣令	光啟 節度使	光碩 初名頌 龍門縣令	男檢校
------------------	-----------	---	----------	--------	----------	---	------------------------------	--------------------	-----------------	------------	-----------	------------------	--------------	-----------	-------------------	-----

史部尚書	濟 傅裔守琮文著	橋陵臺令	文蔚	文郁	文端友澤誌	謀	友諒泥	演	泰禮 彭元令	嗣莊 范陽郡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睿宗 十六	王珣 嗣寧王鴻臚卿	栒	子淑 嗣寧王嗣寧王 宗正卿	子鴻平原頴 嗣寧王嗣寧王嗣寧王 太僕卿太子家秘書少令	珣 穎川郡公○案	穎川郡	穎川郡	穎川郡	穎川郡	穎川郡	穎川郡	穎川郡	穎川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疑衍 瑑 晉昌郡公</p>	<p>瑄 魏郡公</p>	<p>玠 晉昌公 第五子繼</p>	<p>從易宏度 嶺南節度使 刺史</p>	<p>宏毅 蓬池 刺史</p>	<p>從簡 涿復等</p>	<p>瑧 文安郡公</p>	<p>瑒 漢中郡王</p>	<p>景儉圻 太常博議大夫 次山 王太子 中舍人</p>	<p>景儒 敬騎常侍 字勝之</p>	<p>景信喬 江州刺史 字平叔</p>	<p>景仁</p>
--------------------------	------------------	---------------------------	------------------------------	-------------------------	-------------------	-------------------	-------------------	--	----------------------------	-----------------------------	-----------

唐書二百 卷之七

<p>惠莊太子房亦曰申王房 容管經略使左庶子</p>	<p>擒 琠 追尊皇嗣申王太子諡初名嗣惠莊英讓皇帝第六子繼</p>	<p>壽構 嗣申王 陝州左司馬</p>	<p>秘祐 左散騎贈諫議鳳齊乾常侍大夫 安五州刺史</p>	<p>允方</p>	<p>仲方戴 涇源節度副使</p>	<p>元方恕 醴泉令</p>	<p>敬立 光祿少卿</p>	<p>棟翽 贈國子嘉衛二太原少司業 州刺史尹</p>	<p>承方銳 扶溝令嗣申王</p>	<p>振</p>
--------------------------------	---	-----------------------------	---------------------------------------	-----------	-----------------------	--------------------	--------------------	------------------------------------	-----------------------	----------

唐書二百 卷之八

惠文太子房亦曰岐王房

範瑾

追尊皇河東郡太子諡王
惠文

玠

河西郡

珍

副岐王嗣岐王嗣岐王嗣岐王
惠宣太子子

逸 愈 雲 鞠

惠宣太子房亦曰薛王房

業瑗

追尊皇樂安郡太子諡王
惠宣

瑒 迥

蔡陽郡絳州長

唐書二曰宗室世系 睿宗

九

王

遐

瑁 遂

嗣薛王嗣薛王

宓

嗣薛王

知柔

嗣薛王相昭宗

璨

特進

璩

特進

琛

璿

璿

瓊

逢

元宗至道大聖明孝皇帝二十三子自元宗以後諸王不出

閔不分房子孫闕而不見

琮 追尊奉天皇帝
廢太子

侗 嗣慶王廢太子
琮第三子

儼 字伯莊
新平郡王

伸 平原郡王

倓

倓 鄭國公

備 韓國公
太僕卿

倫 太僕卿

琑 棣王

俱 汝南郡王

僑 宜都郡王

俊 濟南郡王

唐書二曰宗室世系 元宗

十

倓 順化郡王

微 衛尉卿

僚 太僕卿

俠 國子祭酒

仁 殿中監

儼 祕書監

瑤 鄂王

琬 追尊太子諡王
恭

備 濟陰郡王

借 北平郡王

倩 陳留郡王

源 衛尉卿

儼 祕書監

璿 壽王	璘 永王	璈 和 王	璁 儀 王	琚 光 王	佩 鴻 臚 卿	像 文 安 郡 王	徑 嗣 儀 王	伋 臨 川 郡 王	伋 廣 陵 郡 王	供 勃 國 公	伸 祭 陽 郡 王	倓 高 邑 郡 王	倪 楚 國 公	傅 夔 國 公	傷 襄 城 郡 王	價 餘 姚 郡 王	偵 莒 國 公	價 鄆 國 公	伶 國 子 祭 酒	儀 國 子 祭 酒	優 德 陽 郡 王	休 濟 陽 郡 王	俱 廣 陽 郡 王	伉 薛 國 公	侑 滕 國 公	傑 國 子 祭 酒	存志 失世系 嗣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元宗 十一

珪 陳 王	玘 義 王	瑛 信 王 傳 皆 名	環 濟 王	琦 盛 王	玠 延 王	倓 彭 城 郡 王	伉 平 陽 郡 王	倓 魯 國 公	偃 荆 國 公	佐 太 僕 卿	償 真 定 郡 王	佩 信 都 郡 王	俗 徐 國 公	係 許 國 公	倓 永 嘉 郡 王	俛 平 樂 郡 王	冉 沛 國 公	倓 蕭 國 公	佟 新 安 郡 王	倓 晉 陵 郡 王	保 吳 國 公	伉 越 國 公	儔 鄆 國 公	玘 武 陽 郡 王	儀 高 密 郡 王	佳 曹 國 公	俗 魏 國 公	倫 安 南 郡 王	林 失世系 嗣信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元宗 十二

佗 臨淮郡王

倭 安陽郡王

仿 祕書監

倅 代國公

儼 宜城郡王

倪 贈太常卿

佻 齊安郡王

佻 宜春郡王

佻 郟國公

佻 江國公

佻 滎陽郡王

仕 安定郡王

侶 蒲國公

侶 鄭國公

寘雅 失世系 嗣涼王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十四子

係越王

建 武威郡王

迨 興道郡王

迨 延德郡王

僅 追尊承天皇帝

僖 常山郡王

僖 兗王

佺 涇王

僨 襲王

佺 杞王

佺 召王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二十子

遜 追尊太清

詒 舒王

詒 寧塞郡王

詒 太僕卿

詒 清河郡王

諷 太常卿

諷 太常卿

連 恩王

迥 韓王

迥 景城郡王

迥 大理郡王

造 折王

運 嘉王

運 武成郡王

遇 嘉王

通 嘉王

通 晉昌郡王

通 鴻臚郡王

遠 原王

迨 延德郡王

宣 伊吾郡王

宋 樂安郡王

寔 同昌郡王

涉 寧塞郡王

涉 太僕卿

涉 清河郡王

詠 靈溪郡王

詠 恭化郡王

諷 洪源郡王

訪 宗正卿

唐書二百 宗室世系 肅宗 代宗 十四

遼 王

遼 王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十一子

諶 通王

緘 山陽郡王

諒 慶王

謙 資王

誠 昭王

諤 欽王

誠 珍王

順宗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二十子

經 郊王

恪 東平郡王

緯 均王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卷之十五

十五

縱 淑王

懷 清河郡王

紆 莒王

愔 內黃郡王

綢 密王

總 鄂王

約 邵王

結 宋王

緝 集王

絳 冀王

綺 和王

絢 衡王

績 欽王

纁 曾王

紹 福王

繕 珍王

紘 撫王

緝 岳王

紳 哀王

綸 桂王

綽 翼王

緝 新王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二十子

寧 皇太子

暉 澄王

漢 東陽郡王

源 安陸郡王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卷之十六

十六

宗 深王

演 臨川郡王

忻 洋王

滸 吳興郡王

浦 潁川郡王

洙 新安郡王

滂 高平郡王

恪 建王

憬 郵王

悅 瓊王

恂 沔王

懌 晉陵郡王

懌 茂王

懌 武功郡王

懌 茂王

懌 武功郡王

懌 茂王

懌 武功郡王

懌 茂王

懌 武功郡王

協 滯王

許昌郡王

滋 馮翊郡王

僖 衡子

涉 晉平郡王

忱 道王

淳 雁門郡王

惲 祿王

揚 彭王

儋 信王

憤 榮王

令平 剛梁王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五子

湊 追尊皇太子 子諡懷懿

溶 安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五子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穆宗 敬宗 十七

普 追尊皇太子 子諡懷慎

休復 梁王

執中 襄王

言揚 紀王

成美 陳王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二子

永 皇太子 子諡承休

宗儉 許王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五子

峻 杞王

峴 益王

岐 充王

嶧 德王

嵯 昌王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知章仁神德懿道大孝皇帝十一子

漢 追尊皇太子 子諡靖懷

涇 雅子

灌 衍王

滋 襄王

沂 慶王

澤 淑王

洽 懷王

潤 鄂王

唐書一百 宗室世系 武宗 宣宗 十八

洎 昭王

汶 康王

濼 廣王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八子

侑 姁王

佺 諒王 子諡健

佖 蜀王

保 威王

倚 吉王

倚 追尊皇太子 子諡恭友

僖宗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二子

震 建王

陸益王

昭宗聖文睿德光武宏孝皇帝十七子

裕德王

禩棟王

禩慶王

禮沂王

禕遂王

祕景王

祺和王

禕雅王

祥瓊王

禕端王

唐書一百 卷一百 十九

祁豐王

福和王

禧登王

祐嘉王

禕和五

禕察王

宗室四十一房一曰定州刺史二曰南陽公三曰譙王

四曰蔡王五曰畢王六曰雍王七曰郇王八曰大鄭王

九曰蜀王十曰巢王十一曰大楚王十二曰荆王十三

曰徐王十四曰韓王十五曰彭王十六曰小鄭王十七

曰霍王十八曰號王十九曰道王二十曰鄧王二十一

曰舒王二十二曰曾王二十三曰江王二十四曰密王

二十五曰滕王二十六曰恒山王二十七曰吳王二十

八曰濮王二十九曰蔣王三十曰越王三十一曰紀王

三十二曰曹王三十三曰澤王三十四曰章懷太子三

十五曰湖陽郡王三十六曰讓皇帝三十七曰惠莊太

子三十八曰惠文太子三十九曰惠宣太子蜀王房又

有隴西渤海二房附見其譜定著三十九房終唐之世

有宰相十一人郇王房有林甫同鄭王房有程石福小

之吳王房有峴惠

宣太子房有知柔

唐書一百 卷一百 二十

二十

唐書卷第一百



唐書卷第一百

列傳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太宗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長姊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韋庶人

中宗昭容上官氏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元宗廢后王氏

元宗貞順皇后武氏 元宗貴妃楊氏

三代宮禁之職周官最詳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載本書此不備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

唐書百后妃上

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尚諸司分典乘輿服御龍朔二年官名改易內職皆更舊號咸亨二年復舊開元中元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嘗也而后妃四星一為正后今既立正后復有四妃非典法也乃於皇后之下立惠妃麗妃華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為正一品又置芳儀六人為正二品美人四人為正三品才人七人為正四品尚宮尚

儀尚服各二人為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諸司諸典職員品第而序之後亦參用前號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賢妃開國嬖寵傾邦秦漢已還其流寢盛大至移國小則臨朝煥車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侯肺腑洎末塗淪敗赤族夷宗高祖龍飛宮無正寢而婦言是用釁起維城大帝孝和仁而不武但恣池臺之賞寧顧衽席之嫌武室韋宗幾危運祚東京帝后歿從夫謚光烈和熹之類是也高宗自號天皇武氏自稱天后而韋庶人生有翊聖之名肅宗欲后張氏此不經之甚皆以凶終元宗以惠妃之愛擯斥椒宮繼以太真幾喪天下歷觀前

唐書百后妃上

古邦家喪敗之由多基於子弟召禍子弟之亂必始於宮闈之不正故息隱闕牆秦王謀歸東洛馬嵬塗地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聖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歟自後累朝長秋虛位或以旁宗入繼母屬皆微徒有冊拜之文諒乏關雎之德今錄其存於史冊者為后妃傳云

新書序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惟簿嚴與裏謁不作於朝外言不內諸闕關雎之風行形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夫鑿鑿之典常在主第禍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離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檢王甚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至

於楊氏未死元亂厥謀張后制中蕭幾敏社吁可歎
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嫺溺之
私羣陶朋進外戚勢分后妃
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
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宮主后生而髮垂過
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時武帝納
突厥女為后無寵后尚幼竊言於帝曰四邊未靜突厥
尚強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為念但須突厥之助則江
南關東不能為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
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為求賢夫乃於門屏
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

唐書一百一 后妃上 三

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
毅大悅遂歸於我帝及武帝崩后追思如喪所生隋文
帝受禪后聞而流涕自投於牀曰恨我不為男以救舅
氏之難毅與長公主遠掩口曰汝勿妄言滅我族矣后
事元真太后以孝聞太后素有羸疾時或危篤諸妃以
太后性嚴懼譴皆稱疾而退惟后晝夜扶持不脫衣履
者動淹旬月焉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章
而好存規誡大業中高祖為扶風太守有駿馬數疋常
言於高祖曰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久
留人或言者必為身累願熟思之高祖未決竟以此獲

譴未幾后崩於涿郡時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為
自安之計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因流涕謂
諸子曰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壽安陵

穆後耐葬獻陵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
謂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未遠育我之德不可報因
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於正寢他日幸九成宮夢后
有司大發倉賑貧瘠不自勝明日詔上元元年八月改上
尊號曰太穆順聖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河南洛陽人
隋右驍衛

將軍晟之女也其先魏拓拔氏後為宗室長因號長孫
高祖稱大丞相馮翊王曾祖裕平原公

祖兗左將軍父晟字季涉書史
趨鸞曉兵仕隋為左驍衛將軍晟妻隋揚州刺史高敬

唐書一百一 后妃上 四

德女生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於太宗
展兄熾為周通道館學士嘗聞太穆勸撫突厥女心誌
之每語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婚故晟
以女隋大業中常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張氏
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
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
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
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變而為泰
天地交也絲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
順也此女貴不可言武德元年冊為秦王妃時太宗功

業既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
周旋以存內助及難作太宗在元武門方引將士入宮
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冊拜皇太子妃
太宗即位立為皇后贈后父晟司空齊獻公后性尤儉
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常與后論及賞
罰之事對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預聞
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答後延有被罪者必助帝
怒請絕治俟意解徐為
開治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時后兄
无忌夙與太宗為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勳委以腹心
出入臥內將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間奏曰妾既

唐書二后妃上

五

託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姪布列朝廷漢之
呂霍可為切骨之誡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為宰執太宗
不聽竟用无忌為左武侯大將軍吏部尚書右僕射后
又密遣无忌苦求遜職太宗不獲已而許焉改授開府
儀同三司后意乃懌有異母兄安業好酒無賴獻公之
薨也后及无忌竝幼安業斥還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
請太宗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將軍及預劉德裕逆謀太
宗將殺之后叩頭流涕為請命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
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實以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
復其兄無乃為聖朝累乎遂得減死后所生長樂公主

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
徵諫曰昔漢明帝時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
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差義無
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願陛下思之
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
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
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
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
故韓非為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於
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納之則俗寧杜之則政

唐書二后妃上

六

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
百疋詣徵宅以賜之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
曰東宮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不聽曰為太子所患德
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也八年從幸九成宮方
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與疾以從密司諫止
后日上震驚吾何自安案太宗紀及柴紹傳貞觀八年
條無急變事此染疾危懼太子承乾入侍密啓后曰醫
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補助
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
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救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存異
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為豈以吾一婦

人而亂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僕射房元齡元齡以聞太宗及侍臣莫不歎欬朝臣咸請肆赦太宗從之后聞之固爭乃止將大漸與太宗辭訣時元齡以譴歸第后固言元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奇謀祕計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非有大故願勿棄之又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則為幸矣妾生既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從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為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皆以木瓦

唐書一百一后妃上 七

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於立政殿時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於昭陵因九峻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為之序又著論駁漢明德馬皇后以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誠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慎勿言崩後宮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

月改上尊號曰文德順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湖州長城人右散騎常侍堅之姑也生

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

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父孝德嘗使試擬離騷為

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眄撫柱枝以凝想將于離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於於是所論若遂

盛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為才人擢考

部員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俄拜婕妤再遷充

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曰自

貞觀已來二十有二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

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

唐書一百一后妃上 八

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事陛下推功損己讓

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

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

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

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

年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邱之役士馬

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

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

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

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

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始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

唐書一百一后妃上

九

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收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築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頤於儒林干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

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實深志在早歿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因爲七言詩及連珠以見其志永徽元年卒時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弟齊聯齊聯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好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魏尚書左僕射思政之孫父仁祐貞觀

唐書一百一后妃上

十

中羅山令同安長公主卽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宗遂納爲晉王妃高宗登儲冊爲皇太子妃以父仁祐爲陳州刺史永徽初立爲皇后以仁祐爲特進魏國公母柳氏爲魏國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初武皇后貞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爲之言高宗由是復召入宮立爲昭儀俄而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帝終不納后言而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中后舅中書令柳奭罷知政事并將廢后長孫无忌褚遂良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

義府之策永徽六年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為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殺之

案下文殺手足投酒甕則非殺之矣此句疑與下文不合

后母柳氏兄尚衣奉御全信及蕭氏兄弟拉配

流嶺外許敬宗又奏仁祐無他功以宮掖故超列三事不窮其誅家止流竄仁祐不宜引庶遂立昭儀為皇后

廕宥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爵

尋又追改后姓為蟒氏蕭良娣為梟氏庶人良娣初囚大罵曰願阿武為老鼠吾作貓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

自是宮中不畜貓初囚高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

封閉極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惻然呼曰皇后

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對曰妾等得罪廢棄為宮婢何得

唐書一百一后妃上 七

更有尊稱名為皇后言訖悲咽又曰今至尊思及疇昔

使妾等再見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為迴心院妾

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

人及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曰令此二嫗

骨醉數日而卒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

覆至此我後為貓使武氏後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

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宮

復見故多在東都中宗即位復后姓為王氏梟氏還為

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以戰功

至右領軍衛將軍父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歷遷左千

牛將軍中宗為英王時納后為妃既而妃母公主得罪

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不喜瓌自定州刺史駙馬都尉既括州絕主朝謁隨瓌之官妃亦坐廢

幽死於內侍省其突烟數日不出披戶視之死腐矣則

天臨朝瓌為壽州刺史坐與越王貞連謀被誅公主亦

坐死神龍元年贈后諡為恭皇后贈瓌左衛大將軍及

中宗崩將葬於定陵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祔葬於是

追諡后為和思莫知瘞所行招魂祔葬之禮太常博士

彭景直上言古無招魂葬之禮不可備棺槨置輜輶宜

唐書一百一后妃上 七

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

於陵所寢宮招魂置衣於魂輦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

宮舒於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葬焉從之

中宗韋庶人京兆萬年人也祖宏表貞觀中為曹王府

典軍中宗為太子時納后為妃仍擢后父普州參軍元

貞為豫州刺史嗣聖元年立為皇后其年中宗見廢后

隨從房州時中宗懼不自安每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

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

累年同艱危情義甚篤所生懿德太子永徽永壽長寧

安樂四公主安樂最幼生於房州帝自脫衣裹之遂名

曰裹兒特寵異焉及中宗復立為太子又立后為妃時

昭容上官氏常勸后行則天故事乃上表請天下士庶
為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以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
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皆許之案中宗紀在神龍元年新書后妃傳作景龍二年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
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
與后雙陸帝為點籌以為歡笑醜聲日聞於外乃大出
宮女雖左右內職而許時出禁中上官氏及宮人貴倖
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為狎遊所
其賞秩以至要官時侍中敬暉謀去諸武武三思患之
乃結上官氏以為援因得幸於后潛入宮中謀議乃諷

唐書一百一后妃上

百官上帝尊號為應天皇帝后為順天皇后帝與后親
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賈父元貞上洛郡王左拾遺書共棄之今復國未幾遠私后家且先朝稱鑿未遠甚可懼也如令皇后固辭使天下知後宮謙讓不亦善乎
不於是三思驕橫用事敬暉王同皎相次夷滅天下咸
歸咎於后后方優寵親屬內外封拜遍列清要又欲寵
樹安樂公主乃制公主開府置官屬太平公主儀比親
王長寧安樂二府不置長史而已宜城公主等以非后
所生各減太平之半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
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請帝畫焉帝笑而從之竟不
省視又請自立為皇太女帝雖不從亦不加譴所署府

寮皆猥濫非才又廣營第宅侈靡過甚長寧及諸公主
迭相倣效天下咸嗟怨之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宗
楚客率百寮上表加后號為順天翊聖皇后景龍二年
春宮中希旨妄稱后衣箱中有五色雲出帝使畫工圖
之出示於朝乃大赦天下百寮母妻各加邑號五品而不由夫子封者喪得用鼓吹右驍衛將軍知太史事迦葉志忠上表
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
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
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
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

唐書一百一后妃上

女行二字六合之內齊首蹠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
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
后降帝女之精合為國母主蠶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
於斯為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
府皇后先蠶之時以享宗廟帝悅而許之特賜志忠莊
一區雜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陳愔又引而申之播於舞
詠亦受厚賞兵部尚書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
符命解桑條以為十八代新書九代之符請頒示天下編
諸史冊帝大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時上官昭容與其
母鄭氏及尚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別降

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獲屠販之類累居榮秩又引女巫趙氏出入禁中封為隴西夫人勢與上官氏為比三年冬帝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建議云皇后亦合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上疏爭之尙書右僕射韋巨源詳定儀法遂希旨協同欽明之議帝納其言以後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齊娘以執豆欽明又欲請安樂公主為終獻迫於時議而止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行市里以觀燒燈又放宮女數千夜遊縱觀因與外人陰通逃逸不還時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符禁小術散騎常侍馬秦客頗閑醫藥光祿少卿楊

唐書二百一 后妃上

五

均以調膳侍奉皆出入宮掖均與秦客皆得幸於后相次丁母憂旬日悉起復舊職時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延秀侍中紀處訥中書令宗楚客司農卿趙履溫互相猜貳迭為朋黨六月帝遇毒暴崩時馬秦客侍疾議者歸罪於秦客及安樂公主后懼祕不發喪引所親入禁中謀自安之策以刑部尙書裴談工部尙書張錫知政事畱守東都又命左金吾大將軍趙承恩及宦者左監門衛大將軍薛崇簡帥兵五百人往均州以備譙王重福后與兄太子少保溫定策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召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分為左右營然後發喪少帝即位

尊后為皇太后臨朝攝政韋溫總知內外兵馬守援宮掖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武延秀及溫從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崇共典左右羽林軍及飛騎萬騎播璿欲先樹威嚴拜官日先鞭萬騎數人眾皆怨不為之用時京城恐懼相傳將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語人情不安臨淄王率薛崇簡鍾紹京劉幽求領萬騎及總監丁夫入自元武門至左羽林軍斬將軍韋璿播及中郎將高崇於寢帳遂斬關而入至太極殿后惶駭遁入殿前飛騎營及武延秀安樂公主皆為亂兵所殺分遣萬騎誅其黨與韋溫溫從子捷及族弟嬰宗楚客弟晉卿紀

唐書二百一 后妃上

六

處訥馬秦客葉靜能楊均趙履溫衛尉卿王哲太常卿李瓊將作少匠李守質及韋氏武氏宗族無少長皆斬之梟后及安樂公主首於東市翼日敕收后屍葬以一品之禮追貶為庶人安樂公主葬以三品之禮追貶為悖逆庶人

新書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滅何哉遂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而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恣於朝斜封四出放不既鴆殺帝引容宗輔政權夫手不自知賊地已疎人心相挺元宗藉其事以滅豪英故取若撥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勢奪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也父庭芝與

儀同被誅婉兒時在襁褓隨母配入掖庭母鄭太常少卿休遠之姊

及長有文詞明習吏事則天時婉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黥其面而已自聖歷已後百司表奏多令

參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為昭容

封其母鄭氏為沛國夫人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

制敕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節愍太子深惡之

及舉兵至肅章門扣閣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

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與后遂激怒并將婉兒登

元武門樓以避兵鋒俄而事定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

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

唐書一百一 后妃上 七

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竝作辭甚綺麗時人咸

諷誦之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

力也鄭幸諡節義夫人婉兒請降秩行服詔起為婕妤

俄還昭容帝即婉兒居穿沼築巖窮飾勝趣即引侍臣

所宴其婉兒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

開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敘其功

而加褒賞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始從母子王

戒日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興天命所在不

可幸也三思雖乘鸞天下知必敗今昭容上所信而附

之且滅族鄭以責婉兒不從節愍誅三思果索之始憂

懼及草遺制即引相王輔政臨誅王兵起被收婉兒以

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元宗令收其詩筆撰

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為之序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

人遺已大秤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生女聞者

嗤其無效婉兒生逾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耶及婉兒專秉內政果

如占者之言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刑部尚書德威之孫也父延

景陝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儀鳳

中睿宗居藩納后為孺人尋立為妃生寧王憲壽昌代

國二公主文明元年睿宗即位冊為皇后及降為皇嗣

后從降為妃長壽中與昭成皇后同被譴為則天所殺

景雲元年追諡肅明皇后招魂葬於東都城南陵曰惠

陵睿宗崩遷祔橋陵以昭成太后故不得入太廟配饗

常別祀於儀坤廟開元二十年始祔太廟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將作大匠抗曾孫也祖誕大

理卿莘國公父孝謀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

國公后姿容婉順動循禮則睿宗為相王時為孺人甚

見禮異光宅元年立為德妃生元宗及金仙玉真二公

主長壽二年為戶婢團兒誣譖與肅明皇后厭蠱呪咀

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后於嘉豫殿既退而同時遇害梓

宮祕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諡曰昭成皇后招魂葬於

都城之南陵曰靖陵又立廟於京師號為儀坤廟睿宗

崩后以帝母之重追尊為皇太后諡仍舊祔葬橋陵遷

唐書一百一 后妃上 六

神主於太廟初太常加諡后曰大昭成或言法宜引聖

曰聖昭若睿成以復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眞昭成

又引太穆皇后始諡穆及高祖崩台帝諡曰太穆追增

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始諡文德及太宗崩合諡文德

聖皇后又援范曄著漢光烈等爲比太常謂曄以帝號

標后諡是史家記事體婦人非必與夫同也入廟稱后

繫夫在朝稱太繫子文母生號也文王既沒諡也周公

豈以夫從婦乎漢法不可以爲據制曰可天寶八

載制詔自太穆而下六皇后並增上順聖二諡云

元宗廢后王氏同州下邳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後上

爲臨淄王時納后爲妃上將起事頗豫密謀贊成大業

先天元年爲皇后以父仁皎爲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

三司邠國公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

后以語美皎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諂短者帝密欲廢

皎漏言即死后兄守一以后無子常懼有廢立導以符

厭之事有左道僧明悟爲祭南北斗刻霹靂木書天地

字及上諱合而佩之且呪曰佩此有子當與則天皇后

爲比事發上親究之皆驗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下

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造起獄訟朋扇朝

廷見無將之心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

可廢爲庶人別院安置刑於家室有媿昔王爲國大計

蓋非獲已守一賜死始后以愛弛不自安乘間泣曰陛

爲生日湯餅耶帝憫然動容阿忠呼其父仁皎其年

云由是久乃廢當時王譚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禮葬於無相寺寶應元年雪免復

尊爲皇后

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則天從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也

攸止卒後后尙幼隨例入宮上卽位漸承恩寵及王庶

人廢後特賜號爲惠妃宮中禮秩一同皇后所生母楊

氏封爲鄭國夫人同母弟忠累遷國子祭酒信祕書監

初帝在潞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

皆美官及妃進麗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諡曰和生大

子瑛而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諡曰和生大

後愛薄而妃乃專寵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

禮父母離不共天春秋子不復離不子也陛下欲以武

氏爲皇后何以見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爲盜泉

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爲盜泉

飛盜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尙相擇況天子乎願慎選華

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

桓公誓葵邱曰無以妾爲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也分

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咸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

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

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惠妃開元初產夏悼王及

懷哀王上仙公主竝襁褓不育上特垂傷悼及生壽王

瑁不敢養於宮中命寧王憲於外養之又生盛王琦咸

宜太華二公主後李林甫以壽王母愛希妃惠妃以開

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廢死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年四十餘下制曰存有懿範沒

有寵章豈獨被於朝班故乃施於亞政可以垂裕斯爲

通典故惠妃武氏少而婉順長而賢明行合禮經言應

圖史承戚里之華胄昇後庭之峻秩貴而不恃謙而益

光以道飭躬以和逮下四德彙其兼備六宮咨而是則

法度在已靡資珩珮躬儉化人率先絺綌有奇表將

加正位前後固讓辭而不受奄至淪歿載深感悼遂使
玉衣之慶不及於生前象服之榮徒增於身後可贈貞
順皇后宜令所司擇日冊命葬於敬陵時慶王琮等請
制齊衰之服有司請以忌日廢務上皆不許之立廟於
京中昊天觀南乾元之後祠享亦絕

元宗楊貴妃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籍蒲州遂為永樂人高祖令本金州刺

史父元琰蜀州司戶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

璈始為壽王妃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

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

元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

唐書百一后妃上 三

即為自出妃意者巧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既進見元宗大悅不其

歲禮遇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豔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

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為娘子禮數實同皇

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元宗竝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

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竝承恩澤出入宮

掖勢傾天下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妃父元琰累贈太尉

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元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

卿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

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劍亦凌貴顯劍國忠也韓虢秦三夫人

與銛錡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敕四方賂

遺其門如市建平信成二公主以與妃家忤至五載七

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

力士探知上旨請送貴妃院供帳器玩廩餼等辦具百

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不稱旨暴怒答撻左右

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典里門入內妃伏

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翼日韓虢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

暴有賜與自是寵遇愈隆韓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

為脂粉之資銛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

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

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即徹而復

唐書百一后妃上 三

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元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

一中使不絕開元已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元

宗凡有遊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

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

又數百人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

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

章銀青階擢翼戶部侍郎天下風靡妃嗜游友必欲元

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

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

烏瑟瑟珠翠瓊瑤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

雄狐之刺每八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艷妝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院婚嫁皆因韓虢為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稱旨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卽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剪髮一縷附獻元宗見之驚惋卽使力士召還國忠既居宰執兼領劔南節度勢漸恣橫十載

唐書百一 后妃上

三

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新書公亦扶公主因及數過公主泣奏之上令殺楊氏奴昌裔主傳名亦停官國忠二男眇眇妃弟鑑皆尙公主眇尙萬春公承榮郡主楊氏一門尙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元宗御製家廟碑文并書元珪累遷至兵部尙書天寶中陽節度使安祿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令貴妃姊妹與祿山結為兄弟祿山母事貴妃每宴賜錫餼稠沓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元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

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士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元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元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尙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貴妃訣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將士疑懼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馬嵬之誅國忠也虢國夫人聞難

唐書百一 后妃上

三

作奔馬至陳倉縣令薛景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及一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為我盡命卽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縣吏載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瘞於郭外韓國夫人壻祕書少監崔珣女為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安公主案公主傳肅宗女部國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此云代宗女延安疑誤女嫁讓帝男秦國夫人晉柳澄先死男鈞尙長清縣主澄弟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

唐書卷第一百

后妃下

元宗元獻皇后楊氏 肅宗皇后張氏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 代宗崔妃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 德宗賢妃韋氏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 鄭光

女學士尚宮宋氏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

唐書百二后妃下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

敬宗貴妃郭氏 武宗賢妃王氏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 懿宗淑妃郭氏 從新書增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 懿宗恭憲皇后王氏 從新書增

昭宗皇后何氏

元宗元獻皇后楊氏宏農華陰人曾祖士達隋納言天授中以則天母族追封士達為鄭王贈太尉父知慶左千牛將軍贈太尉鄭國公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九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

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肩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既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太子妃王氏無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肅宗王妃撫鞠慈甚所生及即位為貴嬪其姊節愍太子妃也開元中肅宗為忠王后為妃又生寧親公主張說以舊恩特承寵異說亦奇忠王儀表必知運麻所鍾故寧親公主降說子均開元十七年后薨葬細柳原元宗命說為志文其銘曰石獸澀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霑園寢閉兮

唐書百二后妃下

二

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二十四年忠王立為皇太子至德元年肅宗即位於靈武二載五月元宗在蜀誥曰聖人垂範是推顧復之恩王者建極抑有追尊之禮蓋母以子貴德以謚尊故如宏農楊氏特稟坤靈久釐陰教往以續塗山之慶降華渚之祥誕發異圖載光帝業而冊命猶闕幽靈尙闕夏王繼統方軫陽域之恩漢后褒榮庶協昭靈之稱宜於彼追冊為元獻太后寶應二年正月祔葬泰陵

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祖母竇氏元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為天后所殺元宗幼失

所恃為寶姨鞠養景雲中封鄧國夫人恩渥甚隆其子去惑去疑去奢去逸皇姨弟也皆至大官去盈尚元宗女常芬公主去逸生后天寶中選入太子宮為良娣后弟清又尚大寧郡主后辨惠豐碩巧中上旨祿山之亂元宗幸蜀太子與良娣俱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請留太子收復長安肅宗性仁孝以上皇播越不欲遠離左右宦者李靖忠啓太子請留良娣贊成之白於元宗太子如靈武時賊已陷京師從官單寮道路多虞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禦非婦人之事何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險難兵衛非多恐有倉卒

唐書百三

三

妾自當之大家可由後而出庶幾無患及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勞之曰產忌作勞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養之時須辦大家事肅宗即位冊為淑妃贈父太僕卿去逸左僕射母寶氏封義章縣主姊李曇妻封清河郡夫人妹師師封郟國夫人乾元元年四月冊為皇后弟駙馬都尉清加特進太常卿同正封范陽郡公皇后寵遇專房與中官李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事請謁過當帝頗不悅無如之何后於光順門受外命婦朝親蠶苑中內外命婦相見儀注甚盛二年羣臣上諷羣臣尊已號翊聖帝問李揆揆爭不可會月餘帝以帝尊號后亦皓在後宮乃止又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

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帝不豫后自箴血寫佛書以示誠先在靈武時太子弟建寧王倓為后誣譖而死初建寧王倓數短后於帝上皇在蜀以助必請故后自是太子憂懼常恐后之構禍乃以恭遜取容后以建寧之隙常欲危之張后生二子興王侶定王侗興王早薨侗又孩幼故儲位獲安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后與內官朱輝光馬英俊啖廷瑤陳仙甫等謀立越王係矯詔召太子入侍疾中官程元振李輔國知其謀及太子入二人以難告請太子在飛龍殿元振率禁軍收越王捕朱輝光等俄而肅宗崩太子監國遂

唐書百三

四

移后於別殿幽崩代宗已立羣臣白帝誅馬英俊女道士許靈素配流山人申大芝賜死駙馬都尉清貶硤州司馬弟延和郡主壻鴻臚卿潛貶郴州司馬舅鴻臚卿寶履信貶道州刺史肅宗韋妃父元珪兖州都督肅宗為忠王時納為孺人及昇儲位為太子妃生兖王儻絳王侔永和公主永穆公主天寶中宰相李林甫不利於太子妃兄堅為刑部尚書林甫羅織起柳勣之獄堅連坐得罪兄弟並賜死太子懼上表自理言與妃情義不睦請離婚元宗慰撫之聽離妃遂削髮被尼服居禁中佛舍西京失守妃亦

陷賊至德二年薨於京城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

濮州濮陽人父令坐父事沒入掖

庭開元二十三年

案代宗紀代宗以開元十四年生此

人相去十年應誤下云明年生代宗

元宗幸忠王邸見

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

賜之而吳后在籍中容止端麗性多謙抑寵遇益隆明

年生代宗皇帝

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搆不測太

幸其宮顧庭宇不汛掃樂器塵蓋左右無嬪侍帝愀然

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使臣知乎詔選京兆

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詔得三人而後在中因蒙

幸忽寢厭不寐太子問之辭曰夢人降我介而劍決我

脅而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為皇嫡孫

生之三曰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媿慚更取他宮兒

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

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

盡畱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

立忠王與為皇太子代宗紀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六

子尚於東都上陽宮據此則代宗之子耶此段之誤均然

無二十八年薨二八年案后以開元十四年生代宗至

疑二十八年或新書年十八當作二十八

后方四歲烏得云生代宗耶或舊書二十八

當作十八年或新書年十八當作二十八

明門外代宗即位之年十二月羣臣以肅宗山陵有期

準禮以先太后祔陵廟宰臣郭子儀等上表曰儼宸極

太后圓精挺質方祇稟秀禎符協於四星典禮敦於萬

國得元和之正氣韞霄漢之清英顧史求箴道先於壺

則摛謙率禮教備於中闈太陰無吳朧之徵丙殿有祝

延之慶尊敬師傅佩服禮經勤於蘋藻之薦罔貴珩璜

之飾徽音允穆嘉慶聿彰憲度輔佐之勞緝熙元默之

化足以光昭宗祀作配紫微豈騶虞之風行於江漢之

域葛覃之詠起自岐陽之下爰膺麻數作啓聖明大拯

艱難永清夷夏雖復文母成周王之業慶都誕帝堯之

聖異代同符彼多慚德昊蒼不弔聖善長違當圓魄之

成玉英早落有坤儀之美象服未加悲懷於先遠之辰

唐書百二后如下

感慟於易名之日伏以山陵貞兆良吉有期虞祔之儀

式資配享率由故實敬奉嘉名謹按諡法敬慎高明曰

章法度明大曰章夙興夜寐曰敬齊莊中正曰敬敢遵

先典仰圖懿德謹上尊諡曰章敬皇后二年三月祔葬

建陵啓春明門外舊壟后容狀如生粉黛如故而衣皆

赭黃色見者駭異以為聖子符兆之先后父令珪寶應

初贈太尉母李氏贈秦國夫人叔令瑤拜太子家令封

馮翊郡公令瑜太子右諭德封濟陰郡公后兄澈鴻臚

少卿封鄆城縣公澄太子賓客濮陽縣公湊太子詹事

臨濮縣公竝加開府儀同三司澈位終金吾大將軍湊

位終京兆尹見外戚傳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世為冠族父易直秘書監開元末以良家子選入東宮賜太子男廣平王天寶元年生德宗皇帝祿山之亂元宗幸蜀諸王妃主從幸不及者多陷於賊后被拘於東都掖庭及代宗破賊收東都見之留於京中方經略北征未暇迎歸長安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及朝義敗復收東都失后所在莫測存亡代宗遣使求訪十餘年寂無所聞德宗即位下詔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則事天莫先於嚴父事地莫盛於尊親朕恭承天命以主社稷執圭

唐書皇后紀下 七

璧以事上帝祖宗克配園寢永終而內朝虛位闕問安之禮銜悲內惻憂戀終歲思欲歷舟車之路以聽求音問而主茲重器莫匪深哀是用仰稽舊儀敬崇大號舉茲禮命式遵前典宜令公卿大夫稽度前訓上皇太后尊號建中元年十一月遙尊聖母沈氏為皇太后陳禮於含元殿庭如至正之儀上衮冕出自東序門立於東方朝臣班於位冊曰嗣皇帝臣名言恩莫重於顧復禮莫貴於徽號上以展愛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義則祖宗之所稟命臣子之所盡心尊尊親親此焉而在兩漢而下帝王嗣位崇奉尊稱厥有舊章永惟丕烈敢墜前

典臣名謹上尊號曰皇太后帝再拜獻欬不自勝左右

皆泣下於是中書舍人高參上議漢文帝即位遣薄昭迎太后於代今宜用漢故事令有司擇日分道諸沈行州縣物色咨訪以述宣皇帝孝思冀上天降休靈命允答須審知皇太后行在然後遣大臣備法駕奉仍以睦王述為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候太后問至昇平公主宜備起居於是分命使臣周行天下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與女官李貞一嘗從后游李見高疑問之含糊不堅而年狀差似后又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高亦嘗剖瓜傷指明年二月吉問至羣臣稱賀既而詐妄情詔貨之帝謂左右吾寧受百妄自是詐稱太后者數四皆不之罪終貞元之冀得一真世無聞焉德宗敦崇外族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

唐書皇后紀下 八

當作 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當作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易直弟易直第二子秘書少監震贈太尉時沈氏封贈拜爵者百餘人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馬負載賜其家易良妻崔入謁帝詔制皆錦罕地飾以殿易服召王韋美人出拜詔令勿答貞元七年詔外曾祖隋陝令沈琳贈司徒追封徐國公與外祖贈太師易直等立五廟以琳為始緣祠廟所須官給后無近屬惟族子房為近德宗用為金吾將軍主沈氏之祀憲宗即位之年九月禮儀使奏太后沈氏厭代登真於今二十七日載大行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極建中之初已發明詔舟車所至靡不周徧歲月茲深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

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今參詳禮例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百官舉哀於肅章門內之正殿先令有司造禕衣一副發哀日令內官以禕衣置於幄自後宮人朝夕上食先啓告元陵次告天地宗廟昭德皇后廟太皇太后諡冊造神主擇日祔於代宗廟其禕衣備法駕奉迎於元陵祠復置於代宗皇帝衮衣之右便以發哀日爲國忌詔如奏其年十一月冊諡曰睿真皇后奉神主祔於代宗之室

代宗崔妃博陵安平人父珣祕書少監母楊氏韓國夫人天寶中楊貴妃寵幸卽妃之姨母也時韓國號國之

唐書三后妃下

九

寵冠於戚里時代宗爲廣平王故元宗選韓國之女嬪於廣平邸禮儀甚盛生召王偲初妃挾母氏之勢性頗妬悍及西京陷賊母黨皆誅妃從王至靈武恩顧漸薄達京而薨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父穎左威衛錄事參軍以后貴贈工部尙書后以美麗入宮嬖幸專房故長秋虛位諸姬罕所進御后始冊爲貴妃生韓王迥華陽公主華陽聰悟過人能候上顏色發言必隨喜愠上之所賞則因而美之上之所惡則曲以全之由是鍾愛持異大厯九年公主薨上嗟悼過深數日不視朝宰臣等因中使吳

承倩附奏言修短常理以社稷之重宜節哀視事初公主疾上令宗師道教名曰瓊華真人及疾亟上親自臨視屬續之際嚙傷上指其愛念如此上旣未聽朝宰臣等諫曰公主夙成神悟仁眷特鍾嘗禱必親已承滅膳幽明遽間倍軫慈衷臣等微誠無由感達伏惟陛下守累聖之公器御羣生之重畜夷百戰之艱患撫四海之傷殘虜候爲虞戎師近警一言萬務裁成聖心得失謬於毫釐安危存於晷刻伏慮顧懷猶切神志未和衆情以之不寧臣子以之兢悸伏願抑周喪之私痛均品物於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上始聽朝大厯十年五月

唐書三后妃下

十

貴妃薨追諡曰貞懿皇后殯於內殿累年不忍出宮十三年十月方葬命宰臣常袞爲哀冊曰維大厯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丙寅貴妃獨孤氏薨粵明日追諡曰貞懿皇后殯於內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袞持節冊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於莊陵禮也素紗列位黼帶周庭輅升玉綴軒缺珠璣皇帝悼鸞掖以追懷感麟迹而增慟備百禮以殷遣命六宮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辭曰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咸藩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肇啓皇運光膺文母續

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瑤星
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仁惟昔天監搜求才淑龍德在
田葛覃於谷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
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終有慶祇奉園寢肅
恭靈命越在哀榮聿追孝敬文織絲組朱綠元黃上供
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縑
細敘我邦族風於天下始於憂勤協成王化慈厚諸女
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誠訪
問後言讌遊夙退內加羣娣動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
封拜闕翟有日親蠶俟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懷羣臣慕思玉衣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
宵然乘雲駕兮何在代人代宛兮如舊炎涼倏兮已改翠
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之貞永閔瑤華
之彩別長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於北渚從
母后於東陵下土清兮動金翠外無像兮中有馮台簫
挽以攢咽結雲雨之凄凝吾君感於幽期仰層亭而望
思慘嬪媛以延佇極容衛以盡時搖中袂兮遠訣隔軒
檻兮羣悲不復見兮迴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皋
兮背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元暢兮
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廷兮日遠即

新宮兮夜長綈無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
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終焉
之如此方士神兮是非甘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
玉璣陳迹畱於金屺獻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帝
追思不已每事欲極哀情常袞當代才臣詔為哀詞文
旨悽悼覽之者惻然華陽公主先葬於城東地卑濕至
是徙葬附於莊陵之園故哀詞云招帝子於北渚從母
后於東陵乃詔常參官為挽歌上自選其傷切者令挽
士歌之始詔於都左治陵欲朝夕望見之大厯初后寵
遇無雙以恩澤官其宗屬叔太常少卿卓為少府監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兄良佐太子中允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祕書監德宗為魯王時
納后為嬪上元二年生順宗皇帝特承寵異德宗即位
冊為淑妃貞元二年妃病十一月甲午冊為皇后是日
德宗紀崩於兩儀殿臨畢素服視事既大殮成服百僚
服三日而釋用晉文明后崩天下發哀三日止之義上
服凡七日而釋諡曰昭德初令兵部侍郎李紆撰諡冊
文既進帝以紆文謂皇后曰大行皇后非禮留中不出
詔翰林學士吳通元為之通元又云咨后王氏議者亦
以為非知禮者以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諡冊曰

皇后長孫氏斯得之矣五月葬於靖陵置令丞如后母

邠國夫人鄭氏請設祭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

者從之自是宗室諸親及李晟渾瑊神策六軍大將皆

設祭自啓殯後日數祭至發引方止宰臣韓滉為哀冊

立廟奏坤元之樂又命宰臣張延賞柳渾瑗昭德皇后廟樂章

既進上以辭句非工留中不下命學士吳通元別撰進

初后為淑妃德宗贈后父遇揚州大都督遇子果眉州

司馬甥姪拜官者二十餘人永貞元年十一月徙靖陵

耐葬於崇陵

德宗章賢妃不知氏族所出祖濯尚定安公主初為良娣貞元

唐書三后妃下 三

二年新書四年冊為賢妃性敏惠言無苟容動必由禮德宗

深重之六宮師其德行及德宗崩請於崇陵終喪紀因

侍於寢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瑯琊人曾祖思敬試太子賓客祖

難得贈潞州都督封瑯琊郡公父顏金紫光祿大夫衛

尉卿后幼以良家子選入宮為才人順宗在藩時代宗

以才人賜之時年十三大厯十三年生憲宗皇帝立為

宣王孺人順宗昇儲冊為良娣后言容恭謹宮中稱其

德行順宗即位疾恙未平后供侍醫藥不離左右屬帝

不能言冊禮將行復止及永貞內禪冊為太上皇后元

和元年正月順宗晏駕五月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冊

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后性仁和恭

遜深抑外戚無絲毫假貸訓厲內職有母儀之風焉元

和十一年新書十一年三月崩於南內之咸寧殿年五十四

太后敬問具位萬物之理必歸於有極未亡人嬰霜露

疾日以衰頓幸終天年得奉陵寢志願獲矣其何所哀

易月之典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聽政服二十七日止

天下吏民令到臨三日止宮中非朝暮臨母輒哭無禁

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已釋服聽諡曰莊憲皇后初太常

舉樂侍醫無加罪陪祀如舊制諡曰莊憲皇后初太常

少卿韋縝進諡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議

曰謹按曾子問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古者天子稱

天以諫之皇后之諡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

皇后何所諡之以為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為於郊

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準禮賤不得誅貴子不得爵

母所以必諡於廟者諡宜受成於祖宗故天子諡成於

郊后妃諡成於廟今請準禮集百官連署諡狀訖讀於

太廟然後上諡於兩儀殿既符故事允合禮經從之初

稱諡竝云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綱奏議秦漢已來天

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

之加太字者所以別尊稱也國朝典禮皆依舊制開元

子此載於史冊垂之不刊今百司移牒及奏狀參詳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謚冊入陵神主入廟即當去之其年八月祔葬於豐陵后生福王綰漢陽雲安遂安三公主后之祖父母弟見外戚傳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贈左僕射駙馬都尉暖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為廣陵王時納后為妃以母貴父祖有大勳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八月冊為貴妃八年十二月百僚拜表請立貴妃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歲暮來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後庭多私愛以后門族華

唐書百后妃下 五

盛慮正位之後不容嬖幸以是冊拜後時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嗣位閏正月冊為皇太后陳儀宣政殿庭冊曰嗣皇帝臣名再拜言伏以正坤元母天下符至德以昇大號因景運而飾鴻徽煥乎前聞倬彼古訓以極尊尊親親之義明因天事地之經有自來矣伏惟大行皇帝貴妃大虹毓慶靈月披祥導靈派於昭回揖殊仁於氣母範圍百行表飭六宮粵在中闈流宣陰教輔佐先聖勤勞庶工顧以冲渺遭罹閔凶荷成命於守器之時奉寶圖於鑄鼎之日哀纏易月痛鉅終天而四海無虞萬邦有截仰惟顧復之德敢揚聖善之風謹上尊號曰

皇太后是日百僚稱慶外命婦奉賀光順門詔皇太后曾祖贈太保追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尉暖贈太尉母虢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后兄司農卿釗為刑部尚書縱為金吾大將軍太后居興慶宮帝每月朔望參拜三朝慶賀帝自率百官詣門上壽或遇良辰美景六宮命婦戚里親屬車騎駢噎於南內鑾珮之音鏘如九奏穆宗意頗奢縱朝夕供御九為華侈太后嘗幸驪山登石瓮寺上命景王率禁軍侍從帝自於昭應奉迎遊豫行樂數日方還帝崩中人有為后我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即位尊為太皇太

唐書百后妃下 六

后及寶祿季年兇徒竊發昭愍暴殞內外震駭宦官迎絳王監國尋又加害太皇太后下令曰大行皇帝睿哲多能對越天命宜荷九廟之重永享億年之祚豈謂姦妖竊發矯專神器蠱惑中外扇誘羣情駭動神人戮深梟獍咨爾江王聰哲精粹清明在躬智算機閑元謀雷發躬率義勇大清醜類允膺當璧之符爰據枕戈之憤既殲巨逆當享豐福是命爾陟於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晉國公度奉冊即皇帝位文宗孝而謙謹奉祖母有禮膳羞珍果蠻夷奇貢獻郊廟之後及三宮而後進御武宗即位以后祖母之尊門地素貴奉之益隆武宗喜游角

武并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請
日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省覽度可用
之有不可詢宰相母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
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遊獵事
自是改幸稀小兒武既而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
并等不復橫賜矣
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宣宗母鄭故侍兒
稍薄后鬱鬱不聊與三侍人登勤政樓將諡曰懿安皇
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諡曰懿安皇
太后耐葬於景陵景陵外園太常官王諱請后合葬
自敏中讓之諱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宗為婦歷
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敏中亦怒周墀又責謂諱終
不撓墀曰諱信孤直俄貶墀句容令懿宗咸通
中諱還為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后主附於廟后歷位
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
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為汾陽社稷之功

唐書三后妃下

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母也蓋內職御女之列舊

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丹陽人或言本爾朱

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為侍人錡誅宣宗為光王

沒入掖庭侍懿安后憲宗幸之生宣宗太后太后不肯別處故

時后為王太妃既即位尊為皇太后帝奉養大明宮朝

夕躬省候馬懿宗立尊后為太皇太后咸通三會昌六

年后弟光夢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占者曰必暴貴

月餘武宗崩宣宗即位光以元舅之尊檢校戶部尚書

諸衛將軍出為平盧節度使徙河中鳳翔又賜鄠雲陽

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饑人下戶不免柰何以外戚廢

敢拜帝嘉之七年來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
為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賜
金緡終不復委方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日朝羣臣奉慰
御史大夫李景讓曰禮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叔
父若兄弟齊衰期所以疎外密內也王者不可使外戚
強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光宜少降詔罷二日子漢卿
終義昌軍后大中末崩案本紀咸通六年諡曰孝明
節度使西內上諡冊葬景陵旁園

女學士尚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為

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

既而課為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新書次

日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華若昭文九淡麗性復貞素

閑雅不尚芳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

唐書三后妃下

名顯親若華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

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

代顏閔其間問答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

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

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

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

嘉其節概不羣不以宮妾遇之呼為學士先生庭芬起

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內敕賜第一區給俸料元和末

若華卒贈河內郡君貞元七年已後宮中記注簿籍

若華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宮姊妹中

若昭九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為先生六宮嬪
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為之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
祿初卒將葬詔所司供鹵簿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
文宗好文以若憲善屬文能論議奏對九重之大和中
神策中尉王守澄用事委信翼城醫人鄭注賊臣李訓
干竊時權訓注惡宰相李宗閔李德裕構宗閔儉邪為
吏部侍郎時令駙馬都尉沈瑒通賂於若憲求為宰相
文宗怒貶宗閔為潮州司戶瑒柳州司馬幽若憲於外
第賜死若憲弟姪女婿等連坐者十三人皆流嶺表李
訓敗文宗悟其誣構深惜其才若倫若荀早卒庭芬男
獨愚不

唐書直 后妃下 十九

可教為
民終身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父紹卿婺州金華令后少入
太子宮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立為妃長慶四年
二月尊為皇太后昭愍崇重母族贈紹卿司空后母張
氏贈趙國夫人文宗即位之初號寶祿太后大和八年
新書 五年 詔伏以皇太后與寶祿太后每有司行遣稱號未
分禮式非便稽諸前代詔令所施不斥言太后以宮名
為稱今寶祿太后居義安殿宜準故事稱義安太后昌
五年崩有司上
謚葬光陵東園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福建人初八十六宅為建安王侍

者元和四年十月生文宗皇帝寶祿三年正月敬宗遇
弒中尉王守澄率兵討賊迎江王即位文宗踐祚之日
奉冊曰嗣皇帝臣名言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必以孝
敬奉於上慈惠浹於下極誠意以厚人倫思由近以及
遠故自家而刑國以臣奉嚴慈之訓承教撫之仁而長
樂尚鬱其鴻名內朝未崇於正位則率土臣子懃懃懇
懇延頸企踵曷以塞其心乎是用特舉彝章式遵舊典
稽首再拜謹上穆宗睿文惠孝皇帝如尊號曰皇太后
伏惟與天合德義申錫慶允釐陰教祇修內則廣六宮
之教參十亂之功頤神保和宏覆萬有后因亂去鄉里

唐書直 后妃下 二十

自入王邸不通家問別時父母已喪有母弟一人文宗
以母族鮮親惟舅獨存詔閩越連率於故里求訪有戶
部茶綱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估人趙縝引洪見后
姊徐國夫人女婿呂璋夫人亦不能省認俱見太后嗚
咽不自勝上以為復得元舅遂拜金吾將軍檢校戶部
尚書河陽懷節度使遷檢校左僕射郵坊節度使先是
有自神策兩軍出為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鎮三
倍償之時有自左軍出為郵坊者資錢未償而卒於鎮
乃徵錢於洪宰相李訓雅知洪詐稱國舅洪懼請訓兄
仲京為郵坊從事以彌縫之洪恃與訓交不與所償又

徵於卒者之子洪俾其子接訴於宰相李訓判絕之左
軍中尉仇士良深銜之時有閩人蕭本者復稱太后弟
士良以本上聞發洪詐假自鄜坊追洪下獄御史臺按
鞫乃代具服其偽詔長流驩州賜死於路趙縝呂璋亦
從坐洪以偽敗謂本為真乃拜贊善大夫賜緋袍仍追
封其曾祖俊為太保祖聰為太傅父俊為太師賜與鉅
萬計本福建人太后有真母弟孱弱不能自達本就之
得其家代及內外族屬名諱復士良保任之上亦不疑
詐妄本歷衛尉少卿左金吾將軍開成二年福建觀察
使唐扶奏得泉州晉江縣令蕭宏狀自稱是皇太后親

唐書二后妃下

三

弟送赴闕庭詔送御史臺按問事皆偽妄詔逐還本貫
開成四年昭儀節度使劉從諫上章論蕭本偽稱太后
弟云今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宏是真蕭本是偽
請追蕭宏赴闕與本證明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
古遂詔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孫簡大理卿崔珣
三司按宏本之獄具竝偽詔曰恭以皇太后族望承齊
梁之後僑寓流滯久在閩中慶靈鍾集早歸椒掖終鮮
兄弟常所咨嗟朕自臨御已來便遣尋訪冀得諸舅以
慰慈顏而姦濫之徒探我情抱因緣州里之近附會祖
先之名覬幸我國恩假託我外族蕭洪之惡迹未遠蕭

本之覆轍相尋宏之本末九更乖戾三司推鞠曾無似
是之蹤宰臣參驗見其難容之狀文款繼入畱中久之
朕於視膳之時頗有咨稟恭聞處分惟在真實丐沐墮
彘既無可驗鑿空作偽豈得更容據其罪狀合當極法
尚為含忍投之荒裔蕭本除名長畱愛州蕭宏配流儋
州初蕭洪詐稱國舅十數年兩授旄鉞寵貴崇於天下
蕭本因士良鄉導發洪之詐聯歷顯榮及從諫奏論偽
迹難掩而太后終不獲真弟文宗孝義天然大和中太
皇太后居興慶宮寶祿太后居義安殿皇太后居大內
時號三宮太后上五日參拜四節獻賀皆由復道幸南

唐書二后妃下

三

內朝臣命婦詣宮門起居上尤執禮造次不失有司嘗
獻新菰櫻桃命獻陵寢宗廟之後中使分送三宮十宅
初有司送三宮物一例稱賜帝曰物上三宮安得名賜
遽取筆塗籍改賜為奉開成中正月望夜帝於咸泰殿
陳燈燭奏僊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
詔親王公主駙馬親屬皆侍宴上性恭儉延安公主衣
裾寬大即時遣還罰駙馬寶幹兩月賜錢武宗即位奉
養彌謹蕭太后徙居積慶殿號積慶太后會昌中崩
紀大中元年崩諡曰貞獻
此作會昌中誤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武宗昭肅皇帝之母也

失其先世
穆宗為太

子后得侍生武宗長慶時冊為妃武宗立妃已亡追冊
為皇太后上尊諡又封后二女弟為夫人有司奏太后
陵宜別制號帝乃名所葬園曰福陵既又問宰相葬從
光陵與但耐廟孰安奏言神道安于靜光陵因山為因
且二十年不可更穿福陵宗築已有所當遂就臣等請
奉主附穆宗廟便帝乃下詔朕因誕日展禮於太皇太
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皇帝虛合享
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祔廟由是奉后合食
穆宗室

敬宗郭貴妃父義右威衛將軍長慶末以姿貌選入太
子宮敬宗即位為才人生晉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復以
才人容德冠絕特寵異之贈其父禮部尚書又以兄環
為少府少監賜第一區俄冊為貴妃及昭愍遇盜宮闈
變起文宗即位尤憐晉王有若已子故貴妃禮遇不衰

唐書百五后妃下

三

大和二年晉王薨帝深嗟惜贈曰悼懷太子薨亡其

武宗王賢妃邯鄲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宮中

妃陰為助畫故進號才人遂有寵狀同至尊與帝每
苑中才人必從號才人遂有寵狀同至尊與帝每
入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欲立為后宰相李德裕曰
人無子且家不素顯恐詒天下議乃止帝稍惑方士
欲餌藥長年不寢不豫才人每謂親近曰陛下侍左
言我取不死膚澤消稿吾屬憂之俄而疾侵才人侍
右帝未艾安語不祥帝曰脫如吾言奈何對曰陛下
大福未艾安語不祥帝曰脫如吾言奈何對曰陛下
歲後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
遺宮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當時嬪媛雖常妒才
即位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柏城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皇帝之母也不詳其世少入

即位以為美人大中中薨贈昭容詔翰林學士蕭黃銘
其寔具載生耶王萬壽公主後夔昭等五王居內院而

輒獨出閣及即位是為懿宗外頗疑帝非長真出銘
以示外廷乃解帝追冊昭容為皇太后上尊諡詔后
等以上親悉官之配主宣宗廟目建陵曰慶陵置宮寢

懿宗淑妃郭氏幼入耶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惡人言
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惴妃護持左右慰
安起居終得無恙生女未能言忽曰得活王驚異之及
即位以妃為美人進拜淑妃女為同昌公主下嫁韋保
衡處內宅妃以主故出入娛飲不禁是時譁言與保衡
亂莫得其端僖宗立保衡緣他罪為人所發且汙舊謗
卒貶死妃猶處禁中黃巢之難天子出蜀倉卒妃不及
從遂流落閩里不知所終

唐書百五后妃下

三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僖宗皇帝之母也咸通中冊號貴

薨十四年王即位是為僖宗追尊皇太后冊上諡號祔
主懿宗廟即其園為壽陵后屬總以上親帝悉官之

懿宗恭憲皇后王氏其出至微咸通中列後庭得幸生
壽王而卒王立是為昭宗追號皇太后上諡祔主懿宗
室即故葬號安陵召后弟瓌官之景福初瓌位任寢重
帝亦以外家倚之為中尉楊復恭所媚表為黔南節度
使瓌之鎮道吉柏江復恭密喻楊守亮覆其家

昭宗皇后何氏東蜀梓州人入侍壽王邸婉麗多智特承

恩顧生德王輝王昭宗即位立為淑妃乾寧中車駕在
華州冊為皇后國家自乾符已後盜滿天下妖生九重

宮廟榛蕪奔播不暇景福之際姦臣內侮后於蒙塵薄

狩之中嘗膳禦侮不離左右左關右輔之幸時事危迫

后消息撫御終獲保全光化三年帝徹夜歸后遣德王

日季述等挾王陳兵召百官脅帝內禪后恐賊臣加害

天子即取璽授季述與帝同幽東宮賊平反正天復中

從帝駐鳳翔李茂貞請帝自岐下還京崔胤盡誅黃門

官官每宣喻宰臣但令宮嬪來往是時國命奪於朱氏

左右前後皆是汴人宮中動息雖纖芥必聞於朱全忠

宮人常懷惴慄帝后垂泣相視天祐初全忠逼遷輿駕

東幸洛陽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其年八月昭宗遇

弑翼日宰相柳璨獨孤損等詐宣皇后令云帝為宮人

害輝王祚宜昇帝位仍尊后為皇太后遭罹變故迫以

兇威宮中哭泣不敢聲聞於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將僭

位先行九錫然後受禪全忠牙將蔣元暉在洛陽宮知

樞密與太常卿張廷範私議云山西河北未平禪代無

利請俟盪定欲有咨諫宣徽副使趙殷衡素與張蔣不

協且欲代知樞密事因使於梁誣告云元暉私於何太

后相與盟詛誓復唐室不欲王受九錫全忠大怒即日

遣使至洛陽誅元暉廷範柳璨等太后亦被害於積善

宮初蔣元暉為全忠邀九錫入喻后度不免見元暉垂

泣祈哀以母子託命宜徵使趙殷衡請於全忠曰元

暉等銘石像湮積善宮將又殺宮人阿秋阿虔仍廢太

復唐全忠怒遂遣使殺后

后為庶人

贊曰坤德既軌彤管有熒韋武喪邦毒伴蛇虺陰教斯

僻嬪風寢毀賢哉長孫母儀何偉

唐書卷第一百二

唐書百二后妃下

三

唐書卷第一百三

列傳三

諸帝公主 從新書增

世祖一女 高祖十九女

太宗二十一女 高宗三女

中宗八女 睿宗十一女

元宗二十九女 肅宗七女

代宗十八女 德宗十一女

順宗十一女 憲宗十八女

穆宗八女 敬宗三女

文宗四女 武宗七女

唐書百三 公主

宣宗十一女 懿宗八女

僖宗二女 昭宗十一女

世祖一女

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妹也下嫁隨州刺史王裕貞觀時以屬尊進大長公主嘗有疾太宗躬省視賜縑五百姆侍皆有資予永徽初賜實戶三百薨年八十六裕隋司徒東之子終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十九女

長沙公主下嫁馮少師

襄陽公主下嫁竇誕

平陽昭公主太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為計紹詭道走并州主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於是名賊何潘仁壁司竹園殺行人稱總管主遣家奴馬三寶喻降之共攻鄠別部賊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各持所領會戲下因略地整厓武功始平下之乃申法誓衆禁剽奪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帝度河紹以數百騎竝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帝即位以功給資不涯武德六年

唐書百三 公主

薨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劔太常議婦人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身執金鼓參佐命於古有耶宜用之 舊書詳柴紹傳

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綸隋兵部尙書文振子為工部尙書杞國公永徽六年主薨遺命吾葬必令東向以望獻陵冀不忘孝也

長廣公主始封桂陽下嫁趙慈景慈景隴西人帝美其姿制故妻之帝起兵或勸亡去對曰母以我為命且安往吏捕繫於獄帝平京師引拜開化郡公為相國府文學進兵部侍郎為華州刺史討堯君素戰死贈秦州刺

史謚曰忠公主更嫁楊師道聰悟有思工爲詩豪侈自肆晚稍折節以壽薨

長沙公主始封萬春下嫁豆盧寬子懷讓

房陵公主始封永嘉下嫁竇奉節又嫁賀蘭僧伽

九江公主下嫁執失思力

廬江公主下嫁喬師望爲同州刺史

南昌公主下嫁蘇勗

安平公主下嫁楊思敬

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眞定公主下嫁崔恭禮

唐書三公主

王

衡陽公主下嫁阿史那社尒

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萬徹憇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數月太宗聞笑焉爲置酒悉召他婿與萬徹從容語握

槩賭所佩刀陽不勝遂解賜之主喜命同載以歸

臨海公主下嫁裴律師

館陶公主下嫁崔宣慶

安定公主始封千金嫁温挺挺死又嫁鄭敬元

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女爲周王妃武后殺之逐瓌括

州刺史徙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遺瓌書假道瓌將應之

主進使者曰爲我謝王與其進不與其退若諸王皆丈

夫不應淹久至是我聞楊氏篡周尉遲迥乃周出猶能

連突厥使天下響震況諸王國懿親宗社所託不舍生

取義尙何須邪人臣同國患爲忠不同爲逆王等勉之

王敗周興劾瓌與主連謀皆被殺

太宗二十一女

襄城公主下嫁蕭銳性孝睦動循矩法帝敕諸公主視

爲師式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異宮則

定省闕止葺故第門列雙戟而已銳卒更嫁姜簡永徽

二年薨高宗舉哀於命婦朝堂遣工部侍郎邱行淹馳

驛弔祭陪葬昭陵喪次故城帝登樓望哭送柩

唐書三公主

附

汝南公主蚤薨

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以累斥嶺南更嫁劉元意

遂安公主下嫁竇達達死又嫁王大禮

長樂公主下嫁長孫沖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敕有司

裝齋視長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

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

差渠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厚禮徵而未知

也今聞其言乃納主於義社稷臣也妾於陛下夫婦之

重有所言猶候顏色況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顏陳

忠言哉願許之與天下爲公帝大悅因請齋帛四十疋

錢四十萬卽徵家賜之

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北景公主始封巴陵下嫁柴令武坐與房遺愛謀反同主賜死顯慶中追贈立廟於墓四時祭以少牢

普安公主下嫁史仁表

東陽公主下嫁高履行高宗卽位進爲大長公主韋正矩之誅主坐婚家斥徙集州又坐章懷太子累奪邑封以長孫无忌舅族也故武后惡之垂拱中并二子徙置巫州

臨川公主韋貴妃所生下嫁周道務主工籀隸能屬文

唐書三 公主

五

高宗立上孝德頌帝下詔褒答永徽初進長公主恩賞卓異永淳初薨道務殿中大監譙郡公範之子初道務孺祿時以功臣子養宮中範卒還第毀瘠如成人復內之年十四乃得出歷營州都督檢校右驍衛將軍諡曰襄

清和公主名敬字德賢下嫁程懷亮薨麟德時陪葬昭陵懷亮知節子也終寧遠將軍

蘭陵公主名淑字麗貞下嫁竇懷哲薨顯慶時懷哲官兗州都督太穆皇后之族子

晉安公主下嫁韋思安又嫁楊仁輅

安康公主下嫁獨孤謀

新興公主下嫁長孫曦

城陽公主下嫁杜荷坐太子承乾事誅又嫁薛瓘初主之婚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畫婚則吉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晨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相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爲也夫卜所以決疑若黷禮慢先聖人所不用帝乃止麟德初瓘歷左奉宸衛將軍主坐巫蠱斥瓘房州刺史主從之官咸亨中主薨而瓘卒雙柩還京師子顓封河東

唐書三 公主

六

縣侯濟州刺史琅邪王沖起兵顓與弟紹以所部庸調作兵募士且應之沖敗殺都吏以滅口事泄下獄俱死合浦公主始封高陽下嫁房元齡子遺愛主帝所愛故禮異他壻主負所愛而驕房遺直以嫡當拜銀青光祿大夫讓弟遺愛帝不許元齡卒主導遺愛異貨旣而反譖之遺直自言帝痛讓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辨機金寶神枕自言主所賜初浮屠廬主之封地會主與遺愛獵見而悅之具帳其廬與之亂更以二女子從遺愛私餉億計至是浮屠殊死殺奴婢十餘主益望帝崩無哀容又浮屠知昂迎占禍福惠

宏能視鬼道士李晃高醫皆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陳元運伺宮省祿祥步星次永徽中與遺愛謀反賜死顯慶時追贈

金山公主蚤薨

晉陽公主字明達幼字兕子女德皇后所生未嘗見喜愠色帝有所怒責必伺顏徐徐辨解故省中多蒙其惠莫不譽愛后崩時主始孩不之識及五歲經后所遊地哀不自勝帝諸子惟晉王及主最少故親畜之王每出閣主送至虔化門泣而別王勝衣班於朝主泣曰兄今與羣臣同列不得在內平帝亦為流涕主臨帝飛白書

唐書三三公主

下不能辨薨年十二帝閱三旬不常膳日數十哀因以癯羸羣臣進勉帝曰朕渠不知悲愛無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因詔有司簿主湯沐餘貲營佛祠墓側

常山公主未及下嫁薨顯慶時

新城公主晉陽母弟也下嫁長孫詮詮以罪徙雋州更嫁韋正矩為奉冕大夫遇主不以禮俄而主暴薨高宗詔三司雜治正矩不能辨伏誅以皇后禮葬昭陵旁

高宗三女

義陽公主蕭淑妃所生下嫁權毅

高安公主義陽母弟也始封宣城下嫁潁州刺史王勗天授中勗為武后所誅神龍初進冊長公主實封千戶開府置官屬睿宗立增戶千薨開元時元宗哭於暉政門遣大鴻臚持節赴弔京兆尹攝鴻臚護喪事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榮國夫人死后丐主為道士以幸冥福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棄之夷乃真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遠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假萬年縣為婚館門隘不容翟車有司毀

唐書三三公主

八

垣以入自興安門設燎相屬道樾為枯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後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額廣頤多陰謀后常謂類我而主內與謀外檢畏終后世無他訾永淳之前親王食實戶八百增至千輒止公主不過三百而主獨加戶五十及聖曆時進及三千戶預誅二張功增號鎮國與相王均封五千而薛武二家女皆食實封主與相王衛王成王長寧安樂二公主給衛士環第十步一區持兵呵衛偕肖宮省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視親王安樂戶至三千長寧二千五百府不置長史宜城定

安非韋后所生戶止二千主三子崇簡崇敏崇行皆拜三品韋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主下遠甚憚之主亦自以軋而可勝故益橫於是推進天下士謂儒者多寡狹厚持金帛謝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嚮之元宗將誅韋氏主與祕計遣子崇簡從事定將立相王未有以發其端者主顧溫王乃兒子可劫以為功乃入見王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輿服進睿宗睿宗即位主權由此震天下加實封至萬戶三子封王餘皆祭酒九卿主每奏事漏數徒乃得退所言皆從有所論薦或自寒冗躡進至侍從旋踵將相朝廷大政

唐書三皇公主

九

事非關決不下問不朝則宰相就第者判天子殆畫可而已主侍武后久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逢合無不中田園徧近甸皆上腴吳蜀嶺嶠市作器用州縣護送道相望也天下珍滋譎怪充於家供帳聲伎與天子等侍兒曳執穀者數百奴伯姬監千人隴右牧馬至萬匹長安浮屠慧範畜貲千萬諸結權近本善張易之及易之誅或言其豫謀者於是封上庸郡公月給俸稍主乳媪與通奏擢三品御史大夫御史魏傳弓劾其姦賊四十萬請論死中宗欲赦之進曰刑賞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矣又欲廢刑天下其謂何帝不得已削銀青階大夫薛

謙光劾慧範不法不可貸主為申理故謙光等反得罪元宗以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總禁兵主恚權分乘輦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不悅請出主東都帝不許詔主居蒲州主大望太子懼奏斥璟元之以銷戢怨嫌監察御史慕容珣復劾慧範事帝疑珣離間骨肉貶密州司馬主居外四月太子表追還京師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又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羽林軍李慈皆私謁主主內忌太子明又宰相皆其黨乃有逆謀先天二年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

唐書三皇公主

十

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賈膺福鴻臚卿唐峻及元楷慈慧範等謀廢太子使元楷慈舉羽林兵入武德殿殺太子懷貞義至忠舉兵南衙為應既有日矣太子得其姦召岐王薛王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中書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定策前一日因毛仲取內閑馬三百率太僕少卿李令問王守一內侍高力士果殺李守德叩虔化門梟元楷慈於北闕下縛膺福內客省執義至忠至朝堂斬之因大赦天下主聞變亡入南山三日不出賜死於第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簿其田貲瓌瑤若山督子貸凡三年不能盡崇

簡素知主謀苦諫主怒榜掠九楚至是復官爵賜氏李
始主作觀池樂遊原以爲盛集既敗賜寧申岐薛四王
都人歲被禊其地舊書詳外戚傳

中宗八女

新都公主下嫁武延暉

宣城公主始封義安郡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妹主恚割
耳劓鼻且斷髮帝怒斥爲縣主巽左遷久之復故封
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定安公主始封新寧郡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神龍時
又嫁韋濯濯卽韋皇后從祖弟以衛尉少卿誅更嫁太

唐書百三公主

十一

府卿崔銑主薨王同皎子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銑
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
或訴於帝乃止銑坐是貶瀘州都督

長寧公主韋庶人所生下嫁楊慎交造第東都使楊務
廉營總第成府財幾竭乃擢務廉將作大匠又取西京
高士廉第左金吾衛故營合爲宅右屬都城左順大道
作三重樓以馮觀築山浚池帝及后數臨幸置酒賦詩
又并坊西隙地廣鞠場東都廢永昌縣主句其治爲府
以池瀕洛築鄣之崇臺蜚觀相聯屬無慮費二十萬魏
王泰故第東西盡一坊瀦沼三百畝泰薨以與民至是

主句得之亭閣華詭埒西京內倚母愛寵傾一朝與安
樂宜城二主后妹邨國崇國夫人爭任事賦謁紛紜東
都第成不及居韋氏敗斥慎交絳州別駕主偕往乃請
以東都第爲景雲祠而西京鸞第評木石直爲錢二十
億萬開元十六年慎交死主更嫁蘇彥伯務廉卒坐賊
數十萬廢終身

永壽公主下嫁韋鐵蚤薨長安初追贈

永泰公主以郡主下嫁武延基大足中忤張易之爲武
后所殺帝追贈以禮改葬號墓爲陵

安樂公主最幼女帝遷房陵而主生解衣以祿之名曰

唐書百三公主

十二

裏兒姝秀辨敏后尤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豔動
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嘗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帝
笑從之又請爲皇太女左僕射魏元忠諫不可主曰元
忠山東木強烏足論國事阿武子尙爲天子天子女有
不可乎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
出屠販納貨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主營
第及安樂佛廬皆憲寫宮禁而工緻過之嘗請昆明池
爲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主不悅自鑿定昆池
延袤數里定言可抗訂之也司農卿趙履溫爲繕治累
石肖華山陞約橫邪回淵九折以石漢水又爲寶鑑樓

怪獸神禽間以琛貝珊瑚不可涯計崇訓死主素與武
延秀亂即嫁之是日假后車輅自宮送至第帝與后為
御安福門臨觀詔雍州長史竇懷貞為禮會使宏文學
士為儀相王鄣車捐賜金帛不貲翼日大會羣臣太極
殿主被翠服出嚮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地
稽首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為帝壽賜羣臣帛數十
萬帝御承天門大赦因賜民酺三日內外官賜勳緣禮
官屬兼階爵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旁徹民廬怨聲
囂然第成禁藏空殫假萬騎仗內音樂送主還第天子
親幸宴近臣崇訓子方數歲拜太常卿封鎬國公實封

唐書三公主

十三

戶五百公主滿孺月帝后復幸第大赦天下時主與長
寧定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
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諭免從一日陛下納主訴
縱奴騶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免禍劾奴則
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納臨淄王誅
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變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
追貶為悖逆庶人睿宗即位詔以二品禮葬之趙履溫
諂事主嘗視朝服以項挽車庶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
歲臨淄王斬之父子同刑百姓疾其興役割取肉去
成安公主字季姜始封新平下嫁韋捷捷以韋后從子

誅主後薨

睿宗十一女

壽昌公主下嫁崔真

安興昭懷公主蚤薨

荆山公主下嫁薛伯陽

淮陽公主下嫁王承慶

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劉皇后所生下嫁鄭萬鈞

涼國公主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

薛國公主始封清陽下嫁王守一守一誅更嫁裴異

鄆國公主崔貴妃所生三歲而妃薨哭泣不食三日如

唐書三公主

十四

成人始封荆山下嫁薛倣又嫁鄭孝義開元初封邑至
千四百戶

金仙公主始封西城縣主景雲初進封太極元年與玉

真公主皆為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元為師崇元

本寒人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拜鴻臚卿聲勢光重

觀始興詔崇元護作日萬人羣浮屠疾之以錢數十萬

賂狂人段謙冒入承天門升太極殿自稱天子有司執

之辭曰崇元使我來詔流嶺南且救浮屠方士無兩競

太平敗崇元伏誅

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

舊書睿宗紀昌隆

俄進號上

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
今仍叨主第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
元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
天下不為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為貴請入數
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知主意乃許之薨寶應時
霍國公主下嫁裴虛已

元宗二十九女

永穆公主下嫁王繇

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孝昌公主蚤薨

唐書百三公主

唐昌公主下嫁薛鏞

靈昌公主蚤薨

常山公主下嫁薛鐔又嫁竇澤

萬安公主天寶時為道士開元新制長公主封戶二千
帝妹戶千率以三丁為限皇子王戶二千主半之左右
以為薄帝曰百姓租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
女何功而享多戶邪使知儉嗇不亦可乎於是公主所
稟始不給車服後咸宜以母愛益封至千戶諸主皆增
自是著於令主不下嫁亦封千戶有司給奴婢如令
上仙公主蚤薨

懷思公主蚤薨葬築臺號登真

晉國公主始封高都下嫁崔惠童貞元元年與衛楚宋
齊宿蕭鄧紀部國九公主同徙封

新昌公主下嫁蕭衡

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郭潛曜薨大厯時

衛國公主始封建平下嫁豆盧建又嫁楊說薨貞元時

真陽公主下嫁源清又嫁蘇震

信城公主下嫁獨孤明

楚國公主始封壽春下嫁吳澄江上皇居西宮獨主得
入侍興元元年請為道士詔可賜名上善

唐書百三公主

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

昌樂公主高才人所生下嫁竇鏐薨大厯時

永寧公主下嫁裴齊邱

宋國公主始封平昌下嫁溫西華又嫁楊徽薨元和時

齊國公主始封興信徙封寧親下嫁張垵又嫁裴穎未

嫁楊敷薨貞元時

咸宜公主貞順皇后所生下嫁楊洄又嫁崔嵩薨興元

時

宜春公主蚤薨

廣寧公主董芳儀所生下嫁程昌胤后妃傳名昌裔又嫁蘇克

貞薨大厯時

萬春公主杜美人所生下嫁楊朮又嫁楊錡薨大厯時

太華公主貞順皇后所生下嫁楊錡薨天寶時

壽光公主下嫁郭液

樂城公主下嫁薛履謙坐嗣岐王珍事誅

新平公主常才人所生幼智敏習知圖訓帝賢之下嫁

裴玲又嫁姜慶初慶初得罪幽禁中薨大厯時

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孕九月而育帝惡之詔衣羽

人服代宗以廣平王入謁帝呼主曰蟲娘汝後可與

名王在靈州請封下嫁蘇發

唐書二四三 公主

肅宗七女

宿城公主始封長樂下嫁豆盧湛

蕭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

降回紇英武威遠可汗乃置府二年還朝貞元中讓府

屬更置邑司

和政公主章敬太后所生生三歲后崩養於韋妃性敏

惠事妃有孝稱下嫁柳潭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

嫠居主棄三子奪潭馬以載寧國身與潭步日百里潭

躬水薪主躬爨以奉寧國初潭兄澄之妻楊貴妃姊也

勢幸傾朝公主未嘗干以私及死撫其子如所生從元

宗至蜀始封遷潭駙馬都尉郭千仞反元宗御元英樓

諭降之不聽潭率折衝張義童等殊死鬪主殺弓授潭

潭手斬賊五十級平之肅宗有疾主侍左右勤勞詔賜

田以女弟寶章主未有賜固讓不敢當阿不思之妻隸

掖庭帝宴使衣綠衣為倡主諫曰布思誠逆人妻不容

近至尊無罪不可與羣倡處帝為免出之自兵興財用

耗主以貿易取奇贏千萬贍軍及帝山陵又進邑八千

萬代宗初立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衰事天子鄉納吐

蕃犯京師主避地南奔次商於遇羣盜主諭以禍福皆

稽顙願為奴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主一不取親

唐書二四三 公主

初綻裳衣諸子不服執絺廣德時吐蕃再入寇主方姪

入語備邊計潭固止主曰君獨無兄乎入見內殿翼日

免乳而薨

郊國公主始封大寧下嫁張清薨貞元時

紀國公主始封宜寧下嫁鄭沛薨元和時

永和公主韋妃所生始封寶章下嫁王詮薨大厯時

郃國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又嫁蕭升升卒主與彭

州司馬李萬亂而蜀州別駕蕭鼎豐陽令韋暉太子詹

事李昇皆私侍主家久之姦聞德宗怒幽主他第杖殺

萬斥鼎暉昇嶺表貞元四年又以厭蠱廢六年薨子位

坐以蠱祝囚端州佩儒德囚房州前生子駙馬都尉裴
液囚錦州主女爲皇太子妃帝畏妃怨望將殺之未發
會主薨太子屬疾乃殺妃以厭災諡曰惠

代宗十八女

靈仙公主蚤薨追封

眞定公主蚤薨追封

永清公主下嫁裴倣

齊國昭懿公主崔貴妃所生始封升平下嫁郭曖大厯
末寰內民訴涇水爲磴壅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幹以請
詔撤磴以水與民時主與曖家皆有磴句留帝曰吾爲

唐書二百三 公主

十九

蒼生若可爲諸戚倡即日毀由是廢者八十所憲宗卽
位獻女伎帝曰太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還之薨元和
時贈國號賜諡穆宗立復贈封

華陽公主貞懿皇后所生韶悟過人帝愛之視帝所喜
必善遇所惡曲全之大厯七年以病丐爲道士號瓊華
眞人病甚嚙帝指傷薨追封

玉清公主蚤薨追封

嘉豐公主下嫁高怡與普寧公主同降有司具冊禮光
順門以雨不克罷薨建中時

長林公主下嫁衛尉少卿沈明貞元二年具冊禮德宗

不御正殿不設樂遂爲故事薨元和時

太和公主蚤薨追封

趙國莊懿公主始封武清貞元元年徙封嘉誠下嫁魏
博節度使田緒德宗幸望春亭臨餞厭翟敝不可乘以
金根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主始薨元和時贈封
及諡

玉虛公主蚤薨

普寧公主下嫁吳士廣

晉陽公主下嫁太常少卿裴液薨大和時

義清公主下嫁祕書少監柳杲

唐書二百三 公主

二十

壽昌公主下嫁光祿少卿竇克良薨貞元時

新都公主貞元十二年下嫁田華具禮光順門五禮自
是廢

西平公主蚤薨

章寧公主蚤薨

德宗十一女

韓國貞穆舊書德宗紀莊穆公主昭德皇后所生幼謹孝帝愛

之始封唐安將下嫁祕書少監韋宥未克而朱泚亂從
至城固薨加封諡

魏國憲穆公主始封義陽下嫁王士平主恣橫不法帝

幽之禁中錮士平於第久之拜安州刺史坐交中人貶
賀州司戶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爲主作團雪
散雪辭狀離曠意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
薨追封及諡

鄭國莊穆公主始封義章下嫁張孝忠子茂宗薨加贈
及諡

臨真公主下嫁祕書少監薛釗薨元和時

永陽公主下嫁殿中少監崔諲

普寧公主蚤薨

文安公主句爲道士薨大和時

唐書三三公主

三

燕國襄穆公主始封咸安下嫁回紇武義成功可汗置
府薨元和時追封及諡

義川公主蚤薨

宜都公主下嫁殿中少監柳昱薨貞元時

晉平公主蚤薨

順宗十一女

漢陽公主名暢莊憲皇后所生始封德陽郡主下嫁郭
縱辭歸第涕泣不自勝德宗曰兒有不足邪對曰思相
離無他恨也帝亦泣顧太子曰真而子也永貞元年與
諸公主皆進封時戚近爭爲奢詔事主獨以儉常用鐵

簪畫壁記田租所入文宗尤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
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
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
織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狃以成風若
陛下示所好於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衣製廣
隘徧諭諸主且敕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嘗誨諸女曰先
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開成五
年薨

梁國恭靖公主與漢陽同生始封咸寧郡主徙普安下
嫁鄭何薨追封及諡

唐書三三公主

三

東陽公主始封信安郡主下嫁崔杞

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翬薨咸通時

雲安公主亦漢陽同生下嫁劉士涇

襄陽公主始封晉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主縱恣
常微行市里有薛樞薛渾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渾尤愛
至謁渾母如姑有司欲致詰多與金使不得發克禮以

聞穆宗幽主禁中元本乃功臣惟簡子故貸死流象州

樞渾崖州

潯陽公主崔昭儀所生大和疑作元和三年與平恩邵陽二

公主並爲道士歲賜封物七百疋

臨汝公主崔昭訓所生蚤薨

魏國公主始封清源郡主徙陽安下嫁王承系薨追封

平恩公主蚤薨

邵陽公主蚤薨

憲宗十八女

梁國惠康公主始封普寧帝特愛之下嫁于季友元和

中徙永昌薨詔追封及諡將葬度支奏義陽義章公主

葬用錢四千萬有詔減千萬

永嘉公主為道士

衡陽公主蚤薨

唐書三三公主

三

宣城公主下嫁沈彥

鄭國溫儀公主始封汾陽下嫁韋讓薨追封及諡

岐陽莊淑公主懿安皇后所生下嫁杜悰帝為御正殿

臨遣由西朝堂出復御延喜門止主車大賜賓從金錢

開第昌化里疏龍首池為沼后家上尚父大通里亭為

主別館貴震當世然主事舅姑以禮聞所賜奴婢偃蹇

皆上還旬直自市悰為澧州刺史主與偕從者不二十

婢乘驢不肉食州縣供具拒不受姑寢疾主不解衣藥

糜不嘗不進開成中悰自忠武入朝主寢疾日願朝興

慶宮雖死於道不恨道薨

陳雷公主下嫁裴損損為太子諭德

真寧公主下嫁薛翊

南康公主下嫁沈汾薨咸通時

臨真公主始封襄城下嫁衛洙薨咸通時

普康公主早薨

真源公主始封安陵下嫁杜中立

永順公主下嫁劉宏景

安平公主下嫁劉異宣宗即位宰相以異為平盧節度

使帝曰朕惟一妹欲時見之乃止後隨異居外歲時輒

乘驛入朝薨乾符時

唐書三三公主

三

永安公主長慶初許下嫁回鶻保義可汗會可汗死止

不行大和中旬為道士詔賜邑印如潯陽公主故事且

歸婚費

義寧公主未及下嫁薨

定安公主始封太和下嫁回鶻崇德可汗會昌三年來

歸詔宗正卿李仍叔祕書監李踐方等告景陵主次太

原詔使勞問係塗以黠夏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往賜

至京師詔百官迎謁再拜故事邑司官承命答拜有司

議邑司官卑不可當羣臣請以主左右上膝戴鬢帛承

拜兩襜持命又詔神策軍四百具鹵簿羣臣班迓主乘

輅謁憲穆二室歔歔流涕退詣光順門易服褫冠鑲侍
罪自言和親無狀帝使人勞慰復冠鑲乃入羣臣賀
天子又詣興慶宮明日主謁太皇太后進封長公主遂
廢太和府主始至宣城以下七主不出迎武宗怒差奪
封絹贖罪宰相建言禮始中壺行天下王化之美也請
載於史示後世詔可

貴鄉公主蚤薨

穆宗八女

義豐公主武貴妃所生下嫁韋處仁薨咸通時

淮陽公主張昭儀所生下嫁柳正元

唐書二百三公主

三

延安公主下嫁竇滌

金堂公主始封晉陵下嫁郭仲恭薨乾符時

清源公主薨大和時

饒陽公主下嫁郭仲詞

義昌公主爲道士薨咸通時

安康公主爲道士乾符四年以主在外頗擾人詔與永

興天長寧國興唐四主還南內

敬宗三女

永興公主

天長公主

寧國公主薨廣明時

文宗四女

興唐公主

西平公主

朗寧公主薨咸通時

光化公主薨廣明時

武宗七女

昌樂公主

壽春公主

長寧公主薨大中時

唐書二百三公主

三六

延慶公主

靜樂公主薨咸通時

樂溫公主

永清公主薨咸通時

宣宗十一女

萬壽公主下嫁鄭顯主帝所愛前次下詔先王制禮貴
賤共之萬壽公主奉舅姑宜從士人法舊制車輿以錄
金扣飾帝曰我以儉率天下宜自近始易以銅主每進
見帝必諄勉篤誨曰無鄙夫家無干時事又曰太平安
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主祇畏爭爲可喜事帝遂詔夫

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永福公主

齊國恭懷公主始封西華下嫁嚴祁祁為刑部侍郎主
薨大中時追封及諡

廣德公主下嫁于琮初琮尚永福公主主與帝食怒折
七筋帝曰此可為士人妻乎更許琮尚主琮為黃巢所
害主泣曰今日義不獨存賊宜殺我巢不許乃縊室中
主治家有禮法嘗從琮貶韶州侍者纒數人郤州縣饋
遺凡內外冠婚喪祭主皆身答勞疏戚咸得其心為世
聞婦

唐書三公主

三

義和公主

饒安公主

盛唐公主

平原公主薨咸通時已而追封

唐陽公主

許昌莊肅公主下嫁柳涉薨中和時

豐陽公主

懿宗八女

衛國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始封同昌下嫁韋保衡咸
通十年薨帝既素所愛自製挽歌羣臣罪和又許百官

祭以金貝寓車厥服火之民爭取煨以汰寶及葬帝與
妃坐延興門哭以過柩仗衛彌數十里冶金為備怪寶

千計寶墓中與乳保同葬追封及諡

安化公主

普康公主

昌元公主薨咸通時

昌寧公主

金華公主

仁壽公主

永壽公主

唐書三公主

三

僖宗二女

唐興公主

永平公主

昭宗十一女

新安公主

平原公主積善皇后所生帝在鳳翔以主下嫁李茂貞
子繼偁后謂不可帝曰不爾我無安所是日宴內殿茂
貞坐帝東南主拜殿上繼偁族兄弟皆西向立主徧拜
之及帝還朱全忠移茂貞書取主還京師
信都公主

益昌公主

唐興公主

德清公主

太康公主

永明公主蚤薨

新興公主

普安公主

樂平公主

贊曰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官猶外而不詳又僖昭之亂典策埃滅故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概亡

者闕而不書

唐書一百三公主

二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三

唐書卷第一百四

列傳四

李密

單雄信

祖君彥從新書

李密字元邃

一字法主

本遼東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孫後周

賜弼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國公

新書那國公案周書當從新書

寬隋上柱國蒲山公皆知名當代徙為京兆長安人密

以父蔭為左親侍

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

常在仗下煬帝顧見之

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許公

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

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

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為事時

人希見其面嘗欲尋包愷

包愷在緱山

乘一黃牛被以蒲鶒

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卷書讀

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

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

名又問所讀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

子元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於是元感傾心

結託

嘗私謂密曰上多忌隙麻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敵我不如公摩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

大業九年煬帝伐高麗使元感於黎陽監運時天下騷動元感將謀舉兵潛遣人

入關迎密以為謀主密至謂元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

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資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若經城勿攻西人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固當必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元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元感既至東都頻戰皆捷

唐書三十四 李密

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旦夕及獲內史舍人韋福嗣又委以心腹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元感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其情因謂元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爲所悞請斬之以謝衆方可安輯元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圖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元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隋左武衛大將軍李子雄坐事被收繫送行在所於路殺使者亡投元感乃勸元感速稱尊號元感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

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若正言還恐追踪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尙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乃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廣也元感笑而止及隋將宇文述來護兒等率軍且至元感謂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宏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陽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因引軍西入至陝縣欲圍宏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西入事宜在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元感不從遂圍之三日不拔

唐書三十四 李密

方引而西至於閩鄉追兵遂及元感敗密乃間行入關爲捕者所獲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在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然之其多有金者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之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市酒食每夜讌飲誼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邯鄲密等七人穿牆而遁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密又捨去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

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
聽良多感徒倚獨霑霖霑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
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
運會千古傳名諡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
下數行時人有恠之者以告太守趙佗下縣捕之密又
亡去在依妹壻雍邱令邱君明轉匿大會東郡賊帥翟
讓聚黨萬餘人密往歸之或有知密是元感亡將潛勸
讓害之讓囚密於營外密因王伯當以策干讓曰當今
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
乃巡遊揚越委棄京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以足下之

唐書四 李密

四

雄才大略士馬精勇席卷二京誅滅暴虐則隋氏之不
足亡也讓深加敬慕遠釋之遣說諸小賊所至皆降密
又說讓曰今兵眾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
困斃大敵一臨死亡無日矣未若直取滎陽休兵館穀
待士勇馬肥然後與人爭利讓以為然自是破金堤關
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
陁以兵討讓讓曾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
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擒
之公但列陣以待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
兵千餘人于木林間設伏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遊騎讓與戰不

利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眾潰與讓合擊大破之
遂斬須陁于陣讓于是令密別統所部號蒲山公密軍陣整
肅凡號令兵士雖盛夏皆若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
金寶皆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尋復說讓曰昏主蒙
塵播蕩吳越羣兵競起海內饑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
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凶豈可求食草間
常為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
不一明公親率大眾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貧乏遠近
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
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

唐書百四 李密

五

僕領諸軍便為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年
春密與讓領精兵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
洛倉破之開倉恣人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眾至數
十萬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房率步騎二萬五
千討密密一戰破之又令裴仁基統兵出成阜西密乃為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
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為左右長恭僅以身免東都震
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恐眾保
太微城臺讓於是推密為主號為魏公二月於鞏南設
壇場即位稱元年改元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
府以房彥藻為左新書長史邴元真為右新書長史楊
德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拜翟讓為司徒封東

郡公單雄信爲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勳爲右武侯大將軍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梯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梯進逼東都春門長白山賊孟讓率所部歸密鞏縣長柴孝和侍御史鄭頤以鞏縣降密用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行儼以武牢歸密拜爲上柱國封河東郡公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入東都俘掠居人燒天津橋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司馬楊德方戰死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虎賁郎將高毗劉長林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城隋軍敗走密

唐書百四 李密

六

復下迴洛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義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元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媿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已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治致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朕篋以取

神器及纘承負展狼虎其心始暘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鳩毒禍深於莒僕覺酷於商臣天地難容神人嗟憤州吁安忍闕伯日尋劍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旬人爲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旣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復隳壞磐石勦絕維城唇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戮首之賢翻見齊襄之耻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鏤諸王子女咸貯金屋化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羣飛相衣戲陳侯之朝

唐書百四 李密

七

穹廬同昌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幾未曉求衣晨昏不食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不隔於支體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酒於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邱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此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醪酌無名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官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

王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瘠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事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為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徹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

唐書百四 李密

八

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為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追踪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屍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為荒服周

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啖而何用而恃眾怙力強兵黷武惟在并吞不思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為黃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矢相顧鬢而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啟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帑時聽箴規之美而愎諫違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

唐書百四 李密

九

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為公梁冀受黃金之蚘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斃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臺陪蹕東都守固闕鄉野戰厲

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
懷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
異商鞅之頌金同項王之剗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
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匹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
讐怨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
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靈總瘁無
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
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狹
狹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
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已蒼生懷懷咸憂杞

唐書百 李密

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
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終之世故讖錄云隋氏三十
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况乃欃槍竟天申禱謂之除舊歲星入井
甘公以爲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
山崩並是宗廟爲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釁
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
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
津陳命景毫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
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彪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

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
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
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啟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
篤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寶之文斯著加
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
文王厄於羗里朱雀方來高帝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
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
龍飛之始天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
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佐成湯
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

唐書百 李密

十一

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等並
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鼉彎弧則吟猿落
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
蒙輪挾輶之士拔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魏
公屬當期運仗茲億兆躬環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
豈辭勞倦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
七爲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
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警猶瀉滄海而灌殘熒
舉崑崙而壓小卯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
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等昆吾惡稔飛廉

姦佞久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阮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鷲巢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據爲日久矣旣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四方起義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將受賑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殷事夏袁謙擒自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竇慶戰沒於淮

唐書三百四 李密

三

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明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陽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瞻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白朔崔白駒在潁川起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朝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於軍前壺漿盈於道路諸軍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靈繹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鵠起今也其時鬪鳴

鼈應見機而作宜各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豈止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堯之犬尙荷王莽之恩仍懷荆曠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邠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猶豫舟中敵國句有脫誤夙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爵上賞卽以相授如闇於成事守迷不反崑山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內咸使聞知祖君彥之

唐書三百四 李密

三

辭也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頌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旣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嶠函掃蕩東洛傳檄指擣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乃上策但昏主尙存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是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密將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軍連

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於營內東都復出兵乘之密眾

大潰棄迴洛倉歸於洛口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詢河陰

舉之詢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

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萬新書擊之密與戰不利世

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槩而北薄山地監騎進不得聘

世充多短兵盾鬪感之密軍却世充乘勝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充營世充奔還師徒多喪

和溺死於洛水密哭之甚慟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

百餘日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

文相汨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

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永安大族周法明舉

唐書高李密

四

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

淮陽太守趙佗皆歸之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為大冢

宰總統眾務以奪密之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

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為之密聞其言陰有

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為世充所擊讓

軍少失利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戰石世充敗走

明日讓徑至密所欲為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

右密令房各分令就食密引讓入坐以良弓示讓讓方

引滿密遣壯士遣劍士自後斬之并殺其兄寬及王儒

信讓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得免

單雄信等頓首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詣讓連營

諭其將士無敢動者乃命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

其眾隋將楊慶守未幾世充襲倉城密復破之義寧二年世

充復移營洛北造浮橋悉眾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

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以邀之

世充大潰爭趣浮橋溺死者數萬虎賁郎將楊威王辯

霍舉劉長恭梁德董智皆歿於陣世充僅而獲免其夜

大雨雪士卒凍死者殆盡密乘勝陷偃師於是修金墉

城居之有眾三十餘萬留守韋津又與密戰於上春門

津大敗執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子儒叛東都降於密

唐書高李密

五

河南留守職方郎柳績河陽都尉東至海岱南至江淮

獨孤武都河內郡丞柳燮皆降郡縣莫不遣使歸密寶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

朗盧祖尚周法明等並遣使通表於密勸進於是密下

官屬咸勸密即尊位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及義旗

建密負其強盛欲自為盟主遣將軍張仁乃致書呼高

祖為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云欲與高祖為盟津之會

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弑後主執代王

為意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

吾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即相阻絕便是更生一秦密

今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兵守成阜之扼更求韓彭莫

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峭函而臨伊洛吾大事濟矣令記室温大雅作書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圍城懸懸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

唐書百四 李密

十六

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與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嘆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回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案白義旗建以下新書在密棄倉守洛口下案是時高祖方自太原至長安無因遽與通書當從舊書俄而宇文化及率眾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將步騎二萬拒之隋越王侗稱尊

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將與化及相抗恐前後受敵因卑辭以報謝焉化及至黎陽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過其歸路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兩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瞑目為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為帝我當折筮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獎其眾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後知其計化及怒與密大戰於衛州之童山下密為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力竭

唐書百四 李密

十七

糧盡眾多叛之掠汲縣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留輜重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密引兵而西遣使朝於東都執弑煬帝人于宏達獻越王侗侗召密入朝至温縣聞世充作難而止乃歸金墉城時密兵少衣世充兵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好求私利屢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兵士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之而止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由是眾心漸怨始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縣狼扈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

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饑捐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放庚之藏有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勳數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眾五千來決戰先以騎數百度河密皆被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議所便裴仁基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眾二萬向洛世充必自拔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世充兵至世充陰索裴仁基擊地嘆曰公後必悔密遂敗績世充陰索裴仁基擊地嘆曰公後必悔督眾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謀曰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彥並為世充所虜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圍偃師守將鄭顯之下兵士劫叛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邠元

唐書高李密

八

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將如黎陽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勳幾至於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眾伯當抱密號叫慟絕眾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軍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變對曰昔益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遇

雖不陪從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漢高誅項蕭何率子弟以從伯當恨不昆季盡從以此為愧耳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於是從入關者尚二萬人初密建號登監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狐鳴於旁惡之及將敗羣鼠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為晦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有眾百萬一朝至此命也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

唐書高李密

九

歸國比於竇融動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可見處乎及至京師帝呼之弟妻以表妹獨孤氏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賄意甚不平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因朝會進食謂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為身自為此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集故時將士經略世充時王伯當為左武衛將軍亦令為副密行至桃林稠桑高祖復徵之密大懼謀將叛伯當頗止之密不從因謂密曰義士之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當荷公恩禮期以性命相報公必不聽今祇可同去死生以之然終恐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髻羅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

率之入桃林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畜產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右翊衛將軍史萬寶留鎮熊州遣副將盛彥師率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邢公岷與密相及彥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擊敗之遂斬密時年三十七王伯當亦死之與密俱傳首京師時李勣為黎陽總管

新書時世勣向為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之案李勣傳是時勣已歸唐為黎陽總管非為密守城也當從舊

唐書百四 李密

詔許之高祖歸其屍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血者邴元真之降世充也以為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詐與之會伏甲斬之以其首祭於密冢

單雄信者曹州濟陰人也翟讓與之友善少驍健尤能馬上用槍密軍號為飛將密偃師失利遂降於王世充署為大將軍太宗圍逼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免東都平斬於洛陽

祖君彥齊僕射孝徵子博學強記屬辭瞻遠薛道衡常薦之隋文帝帝曰是非殺斛律明月人兒耶朕無用之場帝立又忌知名士遂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祖宿城負其才嘗驚鬱思亂及為密草檄乃深斥主闕

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路客可使刺出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既困卧樹下世充已自欲盜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拔桂日弄筆生有餘罪乃蹙其心即死戮尸於偃師史臣曰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匡國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為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實建德輩皆効樂推唐公給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眾苟去猜忌疾趣黎陽任世勣為將臣信魏徵為謀主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首舉義兵終乃甘心為降虜其為計也不亦危乎又不

唐書百四 李密

主

能委贄為臣竭誠事上竟為叛者終是在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氣度即有餘壯勇果斷則不及楊素既知密之才幹合為王之爪牙委之癡兒卒為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贊曰烏陽既昇燭火不息狂李密始亂終逆新書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與五年霸天下密進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元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為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唐書卷第一百四

唐書卷第一百五

列傳五

王世充

竇建德

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豐祖支頽

耨早死父收隨母嫁霸城王氏為霸城人因冒姓焉仕

至汴州長史歷懷汴二州長史世充豺聲卷髮頗涉經史尤好

兵法及龜策推步之術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以蔭為左翊衛

直長遷御府累轉兵部員外郎從楊素北伐為幽州長善敷

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

充利口飾非辭議蜂起眾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業

中累遷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

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必稱善乃雕飾

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世充知隋

政將亂陰結豪傑多收羣心有繫獄抵罪皆枉法出之

以樹私恩及楊元感作亂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

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眾十餘萬隋遣將軍吐萬緒

魚俱羅等討之不克世充為其偏將募江都萬餘人頗

擊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

由是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

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眾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

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乃唱言兵走竄師自弱讓笑曰

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今生縛取之鼓行而入

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掠賊眾漸餒又苦柵當其

道不得南侵即分兵圍五柵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

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留兵

纔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移竈撤幕設方陣

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

首萬餘級俘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復

遣領兵討諸路小盜所向盡平十一年突厥圍煬帝於

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

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煬帝聞之以為忠益信

任之十二年遷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

十餘萬在豆子航中為太僕卿楊義臣所殺世充率師

擊其餘眾破之又擊盧明月於南陽虜獲數萬後還江

都煬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世充啓帝江淮良家女

令閱端麗者以庫資為聘費不可校署計簿云敕別用

有司不敢聞具舟送東都宮會道路剽奪使者苦之或

沉舟亡去世及李密攻陷洛口倉進逼東都煬帝特詔

世充大發兵於洛口拒密前後百餘戰未有勝負又遣

就軍拜世充為將軍趣令破賊世充引軍渡洛水與李

密戰有氣若城世充軍敗績溺死者萬餘人乃率餘眾

歸河陽時天氣大雪兵士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

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徵還洛陽置營於含嘉倉城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俄而字文化及作難太府卿元文都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中盧楚奉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文都謂楚等曰今化及弑逆讐恥未報吾雖志在枕戈而力有所不及為國計者莫如以尊官寵李密以庫物權啗之使擊化及令兩賊自鬪化及既破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賞居我之官內外相親易為反間我師養力以乘其弊則密亦可圖也楚等以為然即日遣使拜密為太尉尚書令討化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世充

三

密遂稱臣奉制以兵拒化及於黎陽每戰勝則遣使告捷眾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言以激怒其眾文都知而大懼備欲以文都為御史大夫世充不許曰嘗與公等約左右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留待勳舊今各欲得則流競開矣何以共守文都恨焉與楚等謀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納言段達庸懦恐事不果遣其女聳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其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閻等拒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閉世充

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初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段達矯侗命執文都送於世充至則亂擊而死達又矯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謁陳謝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其日進拜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去含嘉城移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暉為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擁兵馬鎮諸城邑分官吏為十頭以主軍政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世充

四

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令德陽門衛張未通言夢人謂已日我周公能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眾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軍於洛水南跨洛水為三橋以度兵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破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初世充兄世偉及子

元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
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
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世充進兵次洛口邴元
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走河陽率餘
衆入朝世充盡收其衆振旅而還侗進拜世充太尉以
尚書省爲其府備置官屬世充立三勝於府門之外一
求文才學識堪濟世務者一求武藝絕人摧鋒陷陣者
一求能理冤枉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
世充皆躬自省覽殷勤慰勞好行小惠下至軍營騎士
皆飾辭以誘之當時有識者見其心口相違頗以懷貳

唐書世充王世充

五

初殺文都欲詭衆取信乃請事侗母劉太后爲假子至是加號聖感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文母何
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家大嘔吐疑遇毒所致自是
不復朝請以將張續董濟衛宮城與侗絕矣遣雲定與段達入奏
於侗請加九錫之禮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國總百揆封
鄭王加九錫備物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旄頭雲罕舞八佾
設官縣出人警蹕有道士栢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
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
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
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
卽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

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卽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
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彈
射得鳥來而獻者亦拜官爵諷百官勸進時納言蘇威老就第世充以威隋大臣必署威名段達雲定與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
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
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
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皆是先朝舊臣忽有斯言朕
復當何所望段達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謂曰今海
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
不違負四月假爲侗詔策禪位遣兄世憚廢侗於含涼

唐書世充王世充

六

殿世充僭卽皇帝位遣諸將以兵清宮世充襲戎服法駕導鼓吹入宮每歷一門從者必呼至東上閣更衰冕卽正殿僭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先封同姓王隆
爲淮陽王整爲東郡王楷爲馮翊王素爲樂安王次封
叔瓊爲陳王兄世衡爲秦王世偉爲楚王世憚爲齊王
又封瓊子辯爲杞王衡子虔壽爲蔡王偉子宏烈爲魏
王行本爲荆王琬爲代王憚子仁則爲唐王道誠爲衛
王道詢爲趙王道稜爲燕王兄世師子太爲宋王君度
爲越王立子元應爲皇太子封子元恕爲漢王世充每
聽朝必殷勤誨諭言辭重復千端萬緒百司奉事疲於
聽受或輕騎遊歷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

轡徐行謂百姓曰昔時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無由
聞徹世充非貪寶位本欲救時今當如一州刺史每事
親覽當與士庶共評朝政恐門禁有限慮致壅塞今止
順天門外置座聽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受直
諫於是獻書上事日有數百條疏既煩省覽難遍數日
後不復更出五月世充禮部尚書裴仁基及其子左輔
大將軍行儼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充
復尊立侗事洩皆見害夷其三族六月世恇因勸世充
害侗以絕眾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鳩殺侗諡曰恭皇帝
其將軍羅士信率其眾千餘人來降十月世充率眾東

唐書 王世充

七

徇地至於滑州仍以兵臨黎陽十一月竇建德入世充
之殷州殺掠居人焚燒積聚以報黎陽之役三年下書
策練兵臺二月世充殿中監豆盧達來降世充見眾心
於伊闕離乃嚴刑峻制家一人逃者無少長皆坐為戮父子
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
去而鄰人不覺者誅及四鄰殺人相繼其逃亡益甚至
於樵採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窘急皆不聊生遺臺
督十二郡營田又以宮城為大獄意有所忌即收繫其
行者自謂仙夫人及家屬於宮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
宮內囚者相次不減萬口既艱食餒死者日數十人世

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盆中用
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餅餌而食
之人皆體腫而脚弱枕倚於道路其尚書郎盧君業郭
子高等皆死於溝壑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師至新安世
充鎮堡相次來降敗世充於八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宮
世充悉兵來拒隔澗而言曰隋末喪亂天下分崩長安
洛陽各有分地世充惟願自守不敢西侵計熊穀二州
相去非遠若欲取之豈非度內既敦鄰好所以不然王
乃盛相侵軼遠入吾地三嶠之道千里饋糧以此出師
未見其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內皆承正朔唯公執迷獨

唐書 王世充

八

阻聲教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恩致力至尊
重違眾願有斯弔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如欲相
抗無假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鎮所
至輒下世充約割地不許九月王君廓攻拔
田積請舉山南二十五郡歸世充之輾轅縣東徇地至管城而還於是河南州縣相
次降附竇建德自侵殷州之後與世充遂結深隙信使
斷絕十一月竇建德又遣人結好并陳救援之意世充
乃遣其兄子琬及內史令長孫安世報聘且乞師四年
二月青城官守將以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王師相抗
臨穀水以戰王陣北郎令突厥通步士五千踰水擊之
兵接王以騎決戰世充排積兵殊死鬪自辰及午乃潰

俘斬八千人王傅城壘世充軍敗因乘勝追之而守之屯其城門世

充步卒不得入驚散南走追斬數千級虜五千餘人世

充從此不復敢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御史大夫鄭通

丐為浮屠世充惡其言殺之五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長孫安世等

於武牢迴至東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敗

狀世充惶惑不知所為將潰圍而出南走襄陽謀於諸

將皆不答乃率其將吏詣軍門請降於是收其府庫頒

賜將士世充黃門侍郎薛德音以文檄不遜崔宏丹造

先誅之次收世充黨與段達楊注孟孝單雄信楊公卿

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王德等十餘人皆戮

唐書五十五 王世充 九

於洛渚之上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對

曰計臣之罪誠不容誅但陛下愛子秦王許臣不死高

祖乃釋之與兄芮妻子同徙於蜀將行為讐人定州刺

史新書羽林將軍獨孤修新書獨孤修德所殺初修德父機嘗仕越王

所屬者也高祖免修德官子元應及兄世偉等在路謀叛伏誅世充

自篡位凡三年而滅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也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少時頗以

然諾為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

中間而嘆息遠輟耕牛往給喪事由是大為鄉黨所稱

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縊使盜

曳出躍起提刀復殺數人由是益知名初為里長犯法亡去會赦得歸父

卒送葬者千餘人凡有所贈皆讓而不受大業七年募

人討高麗本郡選勇敢尤異者以充小帥遂補建德為

二百人長時山東大水人多流散同縣有孫安祖家為

水所漂妻子餓死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行中安祖辭

貧自言漳南令令怒笞之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

殺令亡投建德建德舍之是歲山東大饑建德謂安祖

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眾以伐遼東向為高

麗所敗今水潦為災黎庶窮困而主上不恤親駕臨遼

加以往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

唐書五十五 竇建德 十

歸今重發兵易可搖動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為逃

亡之虜也我知高雞泊中廣大數百里荒蒲阻深可以

避難乘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既得聚人且觀時變必

有大功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產

業者得數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為羣盜安祖自稱

將軍號摸羊公郇人張金稱亦結聚得百人在河阻中移人

高士達又起兵得千餘人在清河界中時諸盜往來漳

南者所過皆殺掠居人焚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間由

是郡縣意建德與賊徒交結收繫家屬無少長皆殺之

建德聞其家被屠滅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自稱東

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後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兵數千人又盡歸於建德自此漸盛兵至萬餘人猶往來高雞泊中每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執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來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為軍司馬咸以兵授焉建德既初董眾欲立奇功以威羣賊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以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之士達又宣言建德背亡而取虜獲婦人給為建德妻子於軍中殺之建德偽遣人遺絢書請降願為前驅破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即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期與為盟共圖士達

唐書卷五十一 竇建德

十一

絢兵益懈而不備建德襲之大破絢軍殺掠數千人獲馬千餘匹絢以數十騎遁去遣將追及於平原斬其首以獻士達由是建德之勢益振隋遣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餘人討張金稱破之於清河所獲賊眾皆屠滅餘散在草澤間者復相聚而投建德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中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唯義臣耳新破金稱遠來襲我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令其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將士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今與爭鋒恐公不能敵也士達不從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而縱酒高宴有輕義臣

之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賊而自矜大此禍至不久矣隋兵乘勝必長驅至此人心驚駭吾恐不全遂留人守壁自率精銳百餘據險以防士達之敗後五日義臣果大破士達於陣斬之乘勢追奔將圍建德守兵既少聞士達敗眾皆潰散建德率百餘騎亡去行至饒陽觀其無守備攻陷之撫循士眾人多願從又得三千餘兵初義臣既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建德復還平原收士達敗兵之死者悉收葬焉為士達發喪三軍皆縞素招集亡卒得數千人軍復大振始自稱將軍初羣盜得隋官及山東士子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

唐書卷五十一 竇建德

十二

恩遇初得饒陽縣長宋正本引為上客與參謀議此後隋郡長吏稍以城降之軍容益盛勝兵十餘萬人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署置官屬新書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案武德元年也煬帝三月遇弒固無十四年五月之文高祖五月受禪亦無義寧二年五月之文且是年亦為戊寅非丁丑新書之誤無疑而舊書高祖紀云七月蒙上武德元年稱長樂王三年稱夏王者亦誤七月蒙上十四年五月文作是年七月案五月高祖受禪隋已亡矣安得七月隋復命將討賊當從舊書作十三年隋遣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率兵三萬來討之至河間城南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選精兵數千人伏河間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偽遁云亡入豆子航中世雄以為建

德畏已乃不設備建德規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踏藉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餘軍悉陷於是建德進攻河間頻戰不下其後城中食盡又聞煬帝被弑郡丞王琮率士吏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焉琮率官屬素服面縛詣軍門建德親解其縛與言隋亡之事琮俯伏悲哀建德亦爲之泣諸賊帥或進言曰琮拒我久殺傷甚衆計窮方出今請烹之建德曰此義士也方加擢用以勵事君者安可殺之往在泊中共爲小盜容可恣意殺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

唐書五 竇建德

五

下何得害忠良乎因令軍中曰先與王琮有隙者今敢搖動罪三族即日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曰金城宮自是郡縣多下之武德元年冬至日於金城宮設會有五大鳥降於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而去因改年爲五鳳有宗城人獻元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夏禹膺籙天錫元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建德從之案建德因孔德紹之言建國稱夏則其稱夏王應在此時至明年始僭位耳新書云是年五月更號夏王者疑誤先是有上谷賊帥王須拔自號漫天擁衆數萬人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亞將魏刀兒代領其衆自號歷山飛入據深澤有徒十萬建德與之和刀兒因弛守備建德

襲破之又盡并其地二年新書作武德元年誤宇文化及僭號於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內史侍郎孔德紹曰吾爲隋之百姓數十年矣隋爲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逆無道是吾讐也請與諸公討之何如德紹曰今海內無主英雄競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縣官人莫不爭歸附者以大王仗順而動義安天下也宇文化及與國連姻父子兄弟受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弑逆之禍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賊也此而不誅安用盟主建德稱善即日引兵討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撞車拋石機巧絕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

唐書五 竇建德

十四

先謁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悉收弑煬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宏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對而斬之梟首轅門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建德每平城破陣所得資財並散賞諸將一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惟有菜蔬脫粟之飯其妻曹氏不衣紈綺所使婢妾纔十數人至此得宮人以千數並有容色應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驍果尚且一萬亦放散聽其所去又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左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自餘隨才拜授委以政事其有欲往關中

及東都者亦恣聽之仍給其衣糧以兵援之送出其境
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執刺史袁子史魏稜赦之復以為刺史八月攻陷洺州虜刺史袁子
 幹遷都於洺州號萬春宮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墓置
 守冢二十家新書三十家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隋越王
 侗於洛陽後世充廢侗自立乃絕之始自尊大建天子
 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詔追謚隋煬帝為閔帝封齊王
 暕子政道為郎公然猶依倚突厥隋義城公主先嫁突
 厥及是遣使迎蕭皇后建德勒兵千餘騎送之入蕃又
 傳化及首以獻公主既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九月南
 侵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陽相州

唐書王世充建德

五

陷殺刺史呂珉又進攻衛州陷黎陽左武衛大將軍李
 世勣皇妹同安長公主及神通並為所虜滑州刺史王
 軌為奴所殺攜其首以奔建德曰奴殺主為大逆我何
 可納之命立斬奴而返軌首於滑州吏人感之即日而
 降齊濟二州及兗州賊帥徐圓朗皆聞風而下建德釋
 李世勣使其領兵以鎮黎州三年正月世勣捨其父而
 逃歸執法者請誅之建德曰勣本唐臣為我所獲不忘
 其主逃還本朝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不誅舍同安長
 公主及神通於別館待以客禮高祖遣使與之連和建
 德即遣公主與使俱歸嘗破趙州執刺史張昂新書名志昂

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將
 戮之其國子祭酒凌敬進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鄰人
 堅守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
 之臣乎建德盛怒曰我至城下猶執迷不降勞我師旅
 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抗
 禦羅藝兵纔至士興即降大王之意復為可不建德乃
 悟即命釋之其寬厚從諫多此類也又遣士興進圍幽
 州攻之不克退軍於籠火城為藝所襲士興大潰先是
 其大將王伏寶多勇略功冠等倫羣帥嫉之或言其反
 建德將殺之伏寶曰我無罪也大王何聽讒言自斬左

唐書王世充建德

六

右手乎既殺之後用兵多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
 州藝出兵與戰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藝兵頻勝而驕
 進襲其營建德列陣於營中填塹而出擊藝敗之建德
 薄其城不克遂歸洺州其納言宋正本好直諫建德又
 聽讒言殺之是後人以為誠無復進言者由此政教益
 衰先曹州濟陰人孟海公擁精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
 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擊之時秦
 王攻王世充於洛陽建德中書舍人劉斌說建德曰今
 唐有關內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勢也聞
 唐兵悉眾攻鄭首尾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強

鄭弱其勢必破鄭鄭破則夏有齒寒之憂為大王計者莫若救鄭鄭拒其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鄭此常保三分之勢也若唐軍破後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總二國之眾乘唐軍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悅曰此良策矣適會世充遣使乞師於建德即遣其職方侍郎魏處繪李大人入朝請解世充之圍秦王留之四年二月建德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海公及徐圓朗之眾來救世充軍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之遂進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於滎陽三月秦王入武牢進薄其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實建德

七

多所傷殺并擒其將殷秋石瓚翼日以騎五百視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獲其將殷秋石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二將又聞唐兵精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充弟世辨為徐州行臺遣其將郭士衡領兵數千人從之合眾十餘萬號為三十萬軍次成臯築營於板渚以示必戰又遣間使約世充共為表裏經二月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遣將軍王君廓領輕騎千餘抄其糧運獲其大將張青特虜獲甚眾建德數不利人情危駭將帥已下破孟海公皆有所獲思歸洛州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眾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

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宛王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眾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眾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眾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其妻曹氏又言於建德曰祭酒之言可從大王何不納也請自溢口之道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則鄭圍解矣今頓兵武牢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實建德

八

之下日月淹久徒為自苦事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鄭國懸命朝暮以待吾來既許救之豈可見難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於是悉眾進逼武牢官軍按甲挫其銳及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遣騎挑之建德進軍而戰實抗當之建德少却秦王馳騎深入反覆四五合然後大破之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為陣西薄汜南屬秦王登武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土驚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餓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奈秦叔寶羅摩轍馳出賊陣後建德軍大潰建德中槍竄於牛渚口新書車騎將軍顧而驚遂大潰建德中槍竄於牛渚口作谷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曰豆入牛口

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建德所領兵衆一時奔潰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於洛州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爲王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被擒至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人遂以府庫財物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及建德妻率僞官屬舉山東之地奉傳國等八璽來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師斬於長安市年四十九自起軍至滅凡六歲河北悉平其年劉黑闥復盜據山東史臣曰世充姦人遭逢昏主上則諛佞詭俗以取榮名

唐書百五 實建德 九

下則強辯飾非以制羣論終行篡逆自恣陸梁安忍殺人矯情馭衆凡所委任多是叛亡出降秦王不致顯戮其爲幸也多矣建德義伏鄉閭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集賢良中絕世充終斬化及不殺徐蓋生還神通沈機英斷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凌敬曹氏陳謀不行遂至亡滅鮮克有終矣然天命有歸人謀不及

贊曰世充篡逆建德復諫二兇卽誅中原弭亂

新書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顛率羣盜乘之如嚼毛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統始江陵寶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搖舌以相噬齧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盜亦有

道者本夫孽氣腥焰所以亡隋觸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凶殛乃就殲夷宜哉

唐書卷第一百五

唐書百五 實建德

唐書卷第一百六

列傳六

薛舉 子仁杲

李軌

劉武周 苑君璋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朗

薛舉河東汾陰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舉容貌瓌偉兇悍善射驍武絕倫家產鉅萬交結豪猾雄於邊朔初為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西羣盜蜂起百姓饑餒金城令郝瑗募得數千人使舉討捕授甲於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劫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

唐書真 薛舉

稱西秦霸王建元為秦興封仁杲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有宗羅睺者先聚黨為羣盜至是率眾會之封為義興公餘皆以次封拜掠官牧馬招集羣盜兵鋒甚銳所至皆下隋將皇甫綰屯兵一萬在枹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陣而綰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眾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時羌首鍾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界盡以眾降舉兵遂大振進仁杲為齊王授東道行軍元師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睺為義興王以副仁杲總兵略地又克鄯

廓二州數日間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十三年秋七月舉僭號於蘭州以妻鞠氏為皇后母為皇太后仁杲子起墳塋置陵邑立廟於城南其月舉陳兵數萬出拜墓禮畢大會仁杲進兵圍秦州仁越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退之舉命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大戰於昌松仲興敗績全軍陷於軌及仁杲克秦州舉自蘭州遷都之遣仁杲引軍寇扶風郡汧源賊帥唐弼率眾拒之兵不得進初弼起扶風立隴西李宏芝為天子有徒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宏芝引軍從舉仁杲因弼弛備襲破之並有其眾弼以數百騎遁

唐書真 薛舉

免舉勢益張軍號二十萬將圖京師會義兵定關中遂留攻扶風太宗帥師討敗之斬首數千級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又懼太宗踰隴追之乃問其眾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偽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趙佗卒歸漢祖蜀主劉禪亦仕晉朝近代蕭瑀至今猶貴轉禍為福自古有之其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皇帝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祖屢經敗績蜀先主亟亡妻子戰之利害何代無之安得一戰不捷而為亡國之計也舉亦悔之答曰聊發此問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瑗又勸舉連結梁師都共為聲勢厚賂突厥餌其戎馬合從并

力進逼京師舉從其言與突厥莫賀咄設謀取京師莫賀咄設許以兵隨之期有日矣會都水監宇文歆使於突厥歆說莫賀咄設止其出兵故舉謀不行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進擊宗羅睺舉悉眾來援軍屯高城縱兵虜掠至於岫岐之地太宗又率眾擊之軍次高城城度其糧少意在速戰乃命深溝堅壁以老其師未及與戰會太宗不豫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請觀兵於高城西南恃眾不設備為舉兵掩乘其後太宗聞之知其必敗遽與書責之未至兩軍合戰竟為舉所敗死者十五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皆陷於陣太宗

唐書真 薛舉

三

歸於京師舉軍取高城又遣仁杲進圍寧州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並擒京師騷動可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臨發而舉疾召巫祝之巫言唐兵為祟舉惡之未幾而死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確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仁杲代董其眾偽諡舉為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仁杲舉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為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猛火之上漸詢以啗軍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

鼻或杖其下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智略縱橫足辦我家事而傷於苛虐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社舉死仁杲立於折城城與諸將帥素多有隙及嗣位眾咸猜懼郝瑗哭舉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勢日衰自劉文靜為舉所敗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城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而驕必輕敵好鬪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將牟以其眾來降仁杲妹夫

唐書真 薛舉

四

偽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城城羅睺敗走於是悉軍馳之日勢破竹不可仁杲窮蹙率偽百官開門降太宗納之王師振旅以仁杲歸於京師及其首帥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相繼偽位至滅凡五年隴西平

初仁杲降諸將賀且問曰羅睺雖破而賊城尚堅王能下之何也王曰羅睺雖健將非急迫之使得還賊未可取也故吾使賊不及計是以克之諸將咨服仁杲已破其將旁命地降詔即統其兵未幾復叛命地荒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由商洛出漢川眾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殺於野王取命地詔封女為崇義夫人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於財賑窮濟乏人亦稱之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時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贊安修仁等謀曰薛舉殘暴必來侵擾郡官庸怯無以禦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事豈可束手於人妻子分散乃謀共舉兵皆相讓莫肯爲主曹珍曰嘗聞圖讖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拜賀之推以爲主軌令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於郭下聚衆應之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建元安樂署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

唐書 李軌

五

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衆內屬遣弟達度闕設領部落在會寧川中有二千餘騎至是自稱可汗來降於軌武德元年冬軌僭稱尊號以其子伯玉爲皇太子長史曹珍爲左僕射謹等議欲盡殺隋官分其家產軌曰諸人見逼爲主便須稟吾處分義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殺人取物是爲狂賊立計如此何以求濟乎乃署統師太僕卿士政太府卿薛舉遣兵侵軌遣其將李贊擊敗於昌松斬首二千級盡虜其衆復議放還之贊言於軌曰今竭力戰勝俘虜賊兵又縱放之還使資敵不如盡坑之軌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輩士卒終爲我有

唐書合鈔 卷一〇六

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未幾攻陷張掖燉煌西平枹罕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其年軌殺其吏部尚書梁碩初軌之起也碩爲謀主甚有智略衆咸憚之碩見諸胡種落繁盛乃陰勸軌宜加防察與其戶部尚書安修仁由是有隙又軌子仲琰懷恨形於辭色仲琰常候碩不爲起仲琰恨之修仁因之構成碩罪更譖毀之云其欲反軌令齋鴆就宅殺焉是後故人多疑懼之心心膂從此稍離時高祖方圖薛舉遣使潛往涼州與之相結下璽書謂之爲從弟軌大悅遣其弟懋入朝獻方物高祖授懋大將軍遣還涼州又令鴻臚少卿張侯德新書作侯德持節冊拜爲

唐書 李軌

六

涼州總管封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軌召郡寮廷議曰今吾從兄膺受圖錄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冊可乎曹珍進曰隋失天下英雄競逐稱王號帝鼎峙瓜分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處河右已爲天子奈何受人官爵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蕭督故事自稱梁帝而稱臣於周軌從之二年遣其尙書左丞鄧曠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帝怒曰軌謂朕爲兄此不臣也因曉不遣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又屬年饑人相食軌傾家賑之私家罄盡不能周徧又

七三

欲開倉給粟召衆議之珍等對曰國以人爲本本旣不立國將傾危安可惜此倉粟而坐觀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給粟爲便謝統師等隋舊官人爲軌所獲雖被任使情猶不附每與羣胡相結引進朋黨排軌舊人因其大餒欲離其衆乃詎珍曰百姓餓者自是弱人勇壯之士終不肯困國家倉粟須備不虞豈可散之以供小弱僕射苟悅人情殊非國計軌以爲然由是士庶怨憤多欲叛之初安修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涼州招慰軌高祖謂曰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興兵討擊尙以爲難豈單使所能致也興貴對

唐書貞李軌

七

曰李軌兇強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何則臣於涼州奔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爲軌所信任職典樞密者數十人以此候隙圖之易於反掌無不濟矣高祖從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又問以自安之術興貴諭之曰涼州僻遠人物凋殘勝兵雖餘十萬開地不過千里旣無險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類此而可久實用爲疑今大唐據有京邑畧定中原攻必取戰必勝是天所啓非人力焉今若舉河西之地委質事之卽漢家寶融未足爲比軌默然不答久之謂興貴曰昔

吳凜以江左之兵猶稱已爲東帝我今以河右之衆豈得不爲西帝彼雖強大其如予何君與唐爲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興貴懼乃僞謝曰竊聞富貴不在故鄉有如衣錦夜行今合家子弟並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豈敢興心更懷他志興貴知軌不可動乃與修仁等潛謀引諸胡衆起兵圍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亡奔於軌旣許其刺史而不授之禮遇又薄深懷憤怨道宜率所部共修仁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興貴宣言曰大唐使我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於是諸

唐書貞李軌

八

城老幼皆出詣修仁軌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置酒爲別修仁執之以聞時鄧曉尙在長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感容苟悅朕情妄爲慶躍旣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軌尋伏誅自起至滅三載河西悉平詔授興貴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封涼國公食實封六百戶賜帛萬段修仁左武侯大將軍封申國公并給田宅食實封六百戶

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妻趙氏夜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氏懷振

衣無所見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兄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族也數嘗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爲太僕楊義臣帳內募征遼東以軍功授建節校尉還家爲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見親遇每令率虞候屯於閭下因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又見天下已亂陰懷異計乃宣言於郡中曰今百姓饑餓死人相枕於野王府尹閉倉不恤豈憂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衆人皆發憤怨武周知衆心搖動因稱疾不起鄉閭豪傑多來候問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若此壯士守志並死溝壑今倉內積粟

唐書夏 劉武周

九

皆爛誰能與我取之諸豪傑皆許諾大業十年與同郡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而入斬仁恭於郡廳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廩以賑窮乏馳檄境內其屬城皆歸之得兵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隋鴈門郡丞陳孝意虎賁將王智辯合兵討之圍其桑乾鎮會突厥大至與武周共擊智辯隋師敗績孝意奔還鴈門部人殺之以城降於武周於是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以馬報之兵威益振乃攻陷定襄復歸于馬邑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因僭稱皇

帝以妻沮氏爲皇后建元爲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婿同縣人苑君璋爲內史令先是上谷人宋金剛有衆萬餘人在易州界爲羣盜定州賊帥魏刀兒與相表裏後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率餘衆四千人保西山建德招之金剛志曰建德殺魏王吾義抱之泣遂與奔於武周武周素聞金剛善用兵得之甚喜號爲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產遺之金剛亦深自結納遂出其妻請聘武周之妹又說武周入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武德二年令率兵二萬人侵并州軍黃虵鎮又引突厥之衆兵鋒甚盛襲破

唐書夏 劉武周

十

榆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衆討之爲賊所執一軍全沒仲文後得逃還破平遙取石州殺州刺史王儉略涪州復遣右僕射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案此下當有太原字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沒於賊進取潯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屯於栢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子筠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不能克軍於城南崇茂與賊將

尉遲敬德襲破孝基營諸軍並陷四將俱沒敬德還滄州太宗邀擊於美良川大破之敬德與賊將尋相又援王行本於蒲州太宗復破之於蒲州高祖親幸蒲津關太宗自栢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宋金剛遂圍絳州及太宗還金剛懼而引退武周復攻李仲文於涪州頻戰皆敗武周遣將黃子英護饒道驃驍大將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衆又餽運不屬賊衆大餒於是金剛遂遁太宗復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兩金剛走入介州王師逼之金剛尚有衆二萬出其西門背城而陣直七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王命李世勣程懔金秦叔寶為北軍翟長遜秦武通

唐書真 劉武周 十一

為南軍既戰少卻王以精騎突擊破之金剛輕騎遁走其驍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收其精兵舉介州及永安來降武周大懼率五百騎棄并州北走自乾燭谷亡奔突厥金剛復收其亡散以拒官軍人莫之從與百餘騎復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悉復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亡將還上谷為追騎所獲腰斬之武周又欲謀歸馬邑事泄為突厥所殺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載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說曰唐主舉一州之兵定三輔之地郡縣影附所向風靡此固天命豈曰人謀且并州已南地形險阻若懸軍深入恐後無所繼不如連和突厥結援唐朝南面稱

孤足為上策武周不聽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晉及敗泣謂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於此武周既死突厥又以君璋為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諭之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君璋部將高滿政謂君璋曰夷狄無禮本非人類豈可北面事之不如盡殺突厥以歸唐朝君璋不從滿政因人心夜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滿政遂以城來降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明年君璋復引突厥來攻馬邑滿政死之君璋盡殺其黨而去退保恒安君璋所部稍稍離散勢蹙請降高祖許之遣使元普 賜以金券會突厥頡利可

唐書真 劉武周 十一

汗復遣召之君璋猶豫未決其子孝政曰劉武周足為殷鑒今既降唐又歸頡利取滅之道也糧儲已盡人情悉離如更遲留變生肘腋即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說君璋曰恒安之地王者舊都山川形勝足為險固突厥方強為我唇齒據此堅城足觀天下之變何乃欲降於人也君璋然其計乃執我行人送於突厥頡利遣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於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為君璋所拘與突厥合軍寇太原之北境君璋復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來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賜實封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

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也少以煮鹽自給有勇力走及奔

馬隋大業末河間人格謙擁兵於豆子航開道往從之

謙未甚奇之會謙為隋兵討捕左右奔散無救者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謙得免署為將軍後

謙為隋師所滅開道與其黨百餘人亡匿海曲復出掠

滄州招集得數百人北掠城鎮臨渝至於懷遠皆破之

悉有其眾武德元年隋將李景守北平郡開道引兵圍

之連年不能克景自度不能支拔城而去開道又取其

地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眾且萬人自立為燕王都

於漁陽先是有懷戎沙門高曇晟者因縣令設齋士女

大集曇晟與其僧徒五十人擁齋眾而反殺縣令及鎮

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為耶輸皇后建元為法輪

至夜遣人招誘開道結為兄弟改封齊王開道以眾五

千人歸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眾三年復稱燕王

建元署置百官羅藝在幽州為竇建德所圍告急於開

道乃率二千騎援之建德懼其驍銳於是引去開道因

藝遣使來降詔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授蔚州總管

以輕騎五百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且觀藝藝與張飲盡歡知不可圖遂去時幽州大

饑開道許給之粟藝遣老弱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甚

悅不以為虞乃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請

粟於開道悉留之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國是歲

唐書三具 高開道 三

劉黑闥入寇山東開道與之連和引兵攻易州不克而

退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

至懷戎稜襲破藝兵開道又引突厥頻來為寇恒定幽

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頡利可汗攻馬邑以開道兵善

為攻具引之陷馬邑而去時天下大定開道欲降自以

數翻復終恐致罪又北恃突厥之眾其將士多山東人

思還本土人心頗離先是劉黑闥亡將張君立奔於開

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連結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

勇敢士也號為義兒常在閣內金樹每督兵於閣下金

樹將圖開道潛令數人入其閣內與諸義兒陽為遊戲

至日將夕陰斷其弓弦又藏其刀仗聚其稍於牀下迨

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攻閣下向所遣人抱義兒稍一

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皆絕刀仗已失君立

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窮蹙爭歸金樹開道

知不免於是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其妻妾樂酣宴金樹

之黨憚其勇不敢逼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

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執其義兒皆斬之又殺張君立死

者五百餘人遂歸國開道自初起至滅凡八歲以其地

為媯州詔以金樹為北燕州都督劉黑闥貝州漳南人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產業父兄

唐書三具 高開道 四

患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
 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為羣盜後歸李密為裨將密敗為
 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為騎將世充補為馬軍總管鎮新鄉
 見世充所為而竊笑之乃亡歸新書時李世勣陷於竇建德此句上疑闕此
 質其父益而使世勣典兵攻新鄉詐以取信遂虜黑闥
 獻於建德建德署為將軍封漢東郡公令將奇兵東西
 掩襲黑闥既徧遊諸賊善觀時變素驍勇多姦詐建德
 有所經略必令專知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或出
 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克獲軍中號為神勇及建德敗
 黑闥自匿於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徵建德故將范願

唐書 劉黑闥

五

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將赴長安願等相與謀曰王世
 充以洛陽降其下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被夷滅
 我輩若至長安必無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獲淮安
 王全其性命遣送還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殺害我輩
 殘命若不起兵報讐實亦耻見天下人物於是相率復
 謀反叛卜以劉氏為主吉共往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
 告之且請雅曰天下已平樂在邯鄲為農夫耳起兵之
 事非所願也眾怒殺雅而去范願曰漢東公劉黑闥果
 敢多奇略寬仁容眾恩結於士卒吾久嘗聞劉氏當有
 王者今舉大事欲收夏王之眾非其人莫可遂往詣黑

闥以告其意黑闥大悅殺牛會眾舉兵得百餘人襲破
 漳南縣貝州刺史戴元詳新書作詳魏州刺史權威合兵擊
 之並為黑闥所敗元詳及威皆沒於陣黑闥盡收其器
 械及餘眾千餘人於是范願高雅賢等宿舊左右漸來
 歸附眾至二千人武德四年七月設壇於漳南祭建德
 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淮安王神通將軍秦武通
 王行敏前後討之皆為所敗昭歷亭殺守將王行敏德
刺史裴晞應之兗州賊徐圓明亦於是移書趙魏其建
相連和遂取瀛州攻定州殘之德將士往往殺官吏以應黑闥北連懷戎賊帥高開道
 兵鋒甚銳進至宗城有眾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不能

唐書 劉黑闥

六

拒棄城走保洺州黑闥追擊破之步卒五千人皆沒於
 陣世勣與武通僅以身免黑闥又徵王琮為中書令劉
 斌為中書侍郎以掌文翰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
 侯斤宋耶那率胡騎從之黑闥軍大振進陷相州半歲
 悉復建德故地兗州賊師徐圓朗舉齊竟之地以附於
 黑闥其勢益張高祖詔秦王及齊王元吉討之五年正月黑闥至相州
 僭稱漢東王建元為天造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
 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右新書領軍王胡為又引建德
 時文武悉復本位都於洺州其設法行政皆師建德而
 攻戰勇決過之於是太宗又自請統兵討之師次衛州

黑闥數以兵挑戰輒為官軍所挫黑闥懼委相州而退

棣州人復殺刺

保於列人營

二月秦王破

時洛水縣人

請為內應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黑闥又攻陷

其城士信死之遂據洛州三月太宗阻洛水列營以逼

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

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豫擁洛

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度而決堰黑

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眾大潰

水又大至黑闥眾不能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

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於突厥山東悉定太宗遂

唐書

劉黑闥

七

引軍於河南以討徐圓朗六月黑闥復借兵於突厥來

寇山東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

新書

董康買先亡在

鮮虞復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元原國公史

萬寶討之戰於下博王師敗績道元死於陣萬寶輕騎

逃還

案高祖紀

由是河北諸州盡叛又降於黑闥旬日

在十月

間悉復故城復都洛州

九月略瀛十一月

新書

作九月

高祖遣齊王元吉擊之進留不進又令隱太

子建成督兵進討頻戰大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於館

陶黑闥引軍北走

北至

建成與元吉合千餘騎屯於末

濟渠縱騎擊之黑闥敗走命騎將劉宏基追之

新書

二月事以下屬六年正月黑闥為王師所盛不得休息

道遠兵疲比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眾皆餒入城求食

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葛德威

新書

諸葛德威

出門迎拜延之入

城德威初不許德威謬為誠敬涕泣固請黑闥乃進至

城德威威勒兵執之送於建成斬於洛州

馳至饒陽

下元遜饒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黑闥罵曰狗

復定

初秦王

建天策府

其孤矢制倍於常

遂黑闥也為

復定

突厥所害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為

徐圓朗者兗州人也隋末亡命為羣盜據本郡縱兵略

地自瑯琊已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仍附

於李密密敗歸王世充及洛陽平歸國拜兗州總管封

魯郡公高祖令葛國公盛彥師安輯河南行至任城會

劉黑闥作亂潛結於圓朗因執彥師舉兵應黑闥自稱

魯王黑闥以圓朗為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

等八州豪滑皆殺其長吏以應之太宗平黑闥進師曹

州

圖

河間人劉復禮說

圓朗曰彭城有劉世微才

不如此

世微立之功無不濟

圓朗謂然乃迎之盛彥師

以世微若

公

無日矣

不復見

李密

密

密

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攻之圓朗數出戰不利

總管任

環進圍

兗州城內百姓爭踰城降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夜遁為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史臣曰薛舉父子勇悍絕倫性皆好殺仁杲尤甚無恩眾叛雖猛何為李軌竊據鷹揚僭號河西安隋朝官屬不奪其財破李贇甲兵放還其眾是其興也及殺害謀主崇信妖巫眾叛親離其亡也宜哉武周始為鼠竊偶恣鴟張不用君璋之謀竟為突厥所殺苑君璋及總餘眾別生異圖見頡利下有闕文歸朝亦是見機者也黑闥開道勇而無謀顧其行師祇是狂賊皆為麾下所殺馭眾之道謬哉

唐書吳徐圓朗

一九

贊曰國無紀綱盜興草澤不有隋亂焉知唐德

唐書卷第一百六

唐書卷第一百七

列傳七

蕭銑

杜伏威闕稜王雄誕

輔公祏

沈法興

李子通

朱粲 林士宏 羅藝 張善安

梁師都

劉季貞 李子利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隋開皇初叛隋降於陳陳亡為文帝所誅銑少孤貧傭書自給事母以孝聞煬帝時以外戚擢授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眾欲推景珍為主景珍曰

唐書一百一蕭銑

一

吾素寒賤雖假名號眾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眾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錄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起梁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眾乃遣人諭意銑大悅報景珍書曰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祏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雪恥今天啟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豈非上元之意也吾當糺率士庶敬從來請即日集得數千人揚言討賊而實欲相應遇潁川賊帥沈柳生來寇羅川縣銑擊之不利因謂其眾曰岳州豪傑首謀起義請我為主今

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吾雖欲獨守力不自全且吾先人昔都此地若從其請必復梁祚遣召柳生亦當從我眾皆大悅即日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柳生以眾歸之拜為車騎大將軍率眾往巴陵自起軍五日遠近投附者數萬人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州中首領數百人詣軍迎謁未及見銑而前造柳生柳生謂其下曰我先奉梁公勲居第一今岳州兵眾位多於我我若入城便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王進取州城遂與左右殺德基方詣中軍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忽自相殺我不能為汝主矣乃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

唐書二百一 蕭銑

地請罪銑責而赦之令復舊位銑陳兵入城景珍進言於銑曰徐德基丹誠奉主柳生凶悖擅殺之若不加誅何以為政且其為賊凶頑已久今雖從義不革此心同處一城必將為變若不預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遂斬柳生于城內其下將帥皆潰散銑於是築壇于城南燔燎告天自稱梁王以有異鳥之瑞建元為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置百官一準梁故事偽諡其從父琮為孝靖帝祖巖為河間忠烈王父瑒為文憲王封董景珍為晉王雷世猛為秦王鄭文秀為楚王許元徹為燕王萬瓚為魯王張繡為齊王楊道生為宋王隋將張

鎮周王仁壽擊之不能克及開隋滅鎮周因與蕭長業等率嶺表諸州盡降於銑九江都陽初有林士宏僭號俄自相誅滅士宏逃於安成之山洞其郡亦降於銑遣其將楊道生攻陷南郡張繡略定嶺表西至三峽南盡交趾北拒漢川皆附之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元年遷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令掌機密銑又遣楊道生攻硤州刺史許紹出兵擊破之赴水死者大半三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率兵討之拔其通開二州斬偽東平郡王蕭闍提時諸將橫恣多專殺戮銑因令罷兵陽言營農實奪將帥之權也其大司馬董

唐書二百一 蕭銑

三

景珍之弟為偽將軍怨銑放其兵遂謀為亂事洩為銑所誅時景珍出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間使詣孝恭送款銑遣其齊王張繡攻之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豈不見之乎奈何今日相攻繡不答進兵圍之景珍潰圍而走為其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勲驕慢專恣弄權銑又惡而殺之既大臣相次誅戮故人邊將皆疑懼多有叛者銑不能復制以故兵勢益弱四年高祖命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發自夔州沿流而下廬江王瑗從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

銑偽將周法明

以四州降即詔趣夏口道以圖銑攻安州克之偽將及雷長穎以魯山降

大軍將至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降拔宜昌當陽枝江松滋

又遣其將文士宏等率兵拒戰戰清江口孝恭與李靖皆擊

破之獲關艦千艘進逼其都初銑之放兵散也自留宿衛兵

士數千人忽聞孝恭至而倉卒追兵並江嶺之南道里

遼遠未能相及孝恭縱兵入郭布長圍以守之數日克

其水城獲其舟舩數千艘其交州總管邱和長史高士

廉司馬杜之松等先來謁銑聞兵敗便詣李靖來降銑

自度救兵不至謂其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

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

出降冀免亂兵幸全眾庶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巡城

號令守陴者皆慟哭銑以太牢告於其廟率官屬總纓

布幘而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

掠孝恭囚之送於京師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

一時大至知銑降皆送款於孝恭銑至高祖數其罪銑

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至於此亦猶田

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為罪甘從鼎鑊竟斬於都市年

三十九銑自初起五年而滅

新書贊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掩東南而有之荆楚

好亂氣俗然也觀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

義詭世亂俗者聖人所必誅若銑力困計殫以好言

自釋於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偽辨易窮卒以殊死

高祖聖矣哉

杜伏威齊州章邱人也少落拓不治產業家貧無以自

給每穿窬為盜與輔公祏為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

羊為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姑有憾焉因發其盜事郡

縣捕之急伏威與公祏遂俱亡命聚眾為群盜時年十

六常營護諸盜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故其黨咸服之共

推為主大業九年率眾入長白山投賊帥左君行不被

禮因捨去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時下邳有苗海潮亦聚

眾為盜伏威使公祏謂曰今同苦隋政各興大義力分

勢弱常恐見擒何不合以為強則不患隋軍相制若公

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可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

雌雄海潮懼即以其眾歸於伏威江都留守遣校尉宋

顥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為奔北引入葭蘆中而從上

風縱火迫其步騎陷於大澤火至皆燒死有海陵賊帥

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而輕之遣使召伏威請與并力伏

威令公祏嚴兵居外以待變親將十人持牛酒入謁破

陣大悅引伏威入幕盡集其酋帥縱酒高會伏威於坐

斬破陣而并其眾由此兵威稍盛復屠安宜隋遣虎牙

戰於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祏財有眾數百七

去行收率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

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

唐書百七 杜伏威

五

戰伏威遣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為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因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攜其首復入稜軍奮擊殺數十人稜陣大潰僅以身免乘勝破高郵縣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分遣諸將略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來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為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閱視有中在背便殺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貲財皆以賞軍士

唐書二卷 杜伏威

六

有戰死者以其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宇文化及之反也署為歷陽太守伏威不受又移居丹陽進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賦歛除殉葬法其犯姦盜及官人貪濁者無輕重皆殺之仍上表於越王侗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吳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封其子德俊為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軍陳正通徐紹宗率兵來會取世充之梁郡武德四年遣其將軍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擒之以獻又破汪華於歙州

盡有江東淮南之地南接於嶺東至於海尋聞太宗平劉黑闥進攻徐圓朗伏威懼而來朝拜為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於京師禮之甚厚位在齊王元吉之上以寵異之初輔公祐之反也詐稱伏威之令以給其眾高祖遣趙郡王孝恭討之時伏威在長安暴卒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及公祐平孝恭收得公祐反辭不曉其詐遽以奏聞乃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葬以公禮仍還其子封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為假子分領兵馬唯闕稜王雄誕知名

唐書二卷 杜伏威

七

闕稜齊州臨淄人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為陌刀每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稜數有戰功署為左將軍伏威步兵皆出羣賊類多放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公祐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賊眾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眾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鬪志或有還拜者公祐之破稜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祐誣稜與已同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沒稜訴理

之有忤於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王雄誕者曹州濟陰人初伏威之起也用其計屢有克獲署為驃騎將軍伏威後率眾渡淮與海陵賊李子通合後子通惡伏威武使騎襲之伏威被重創墮馬雄誕負之逃於葭蘆中伏威復招集餘黨攻劫郡縣隋將來整又擊破之亡失餘眾其部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決多力負伏威而走雄誕率麾下壯士十餘人衛護隋軍追至雄誕輒還禦之身被數槍勇氣彌厲竟脫伏威時闕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為大將軍雄誕為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於江都使雄誕與稜

唐書百七 杜伏威

八

為副戰於溧水子通大敗公祏乘勝追之却為子通所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祏曰子通軍無營壘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因順風縱火子通大敗走渡太湖復破沈法興居其地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高祖聞伏威據有吳楚遣使諭之案高祖以下疑錯簡雄誕率眾討之案此句上疑有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部將陳當率千餘人出其不意乘高據險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上布滿山澤間子通大懼燒營而走保於杭州雄誕追擊敗之擒子通於陣送於京師歙州首領汪華隋末據

本郡稱王十餘年雄誕迴軍擊之華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誕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間率羸弱數千人當之戰纔合偽退歸本營華攻之不能克會日暮欲還雄誕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急而縛而降蘇州賊帥聞人遂安據崑山縣而無所屬伏威又命雄誕攻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遂單騎詣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率諸將出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之入朝也留輔公祏鎮江南而兵馬屬於雄誕公祏將為逆患其異已縱反間陽言得伏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質直信奪其兵拘之別室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

唐書百七 杜伏威

九

雄誕曰當今方太平吳王又在京輦國家威靈無遠不被公何得為族滅事耶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祏知不可屈遂縊殺之雄誕善撫恤將士皆得其死力每破城鎮約勒部下絲毫無犯故死之日江南士庶莫不為之流涕高祖嘉其節命其子果新書名襲封宜春郡公太宗即位追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果垂拱初官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末從杜伏威為羣盜初伏威自稱總管以公祏為長史李子通之敗沈法興也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渡江討之子通率眾數萬以拒公祏

兵鋒甚銳公祐簡甲士千人皆使執長刀仍令千餘人
隨後令之日有却者斬公祐自領餘眾復居其後俄而
子通方陣而前公祐所遣千人皆殊死決戰公祐乃縱
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潰降其眾數千人公祐尋與伏威
遣使歸國武德二年拜為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
公初伏威與公祐少相愛狎公祐年長伏威每兄事之
軍中咸呼為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為署其養
子闕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推公祐為僕射外
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祐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
人左遊仙偽學道辟穀以遠其事武德五年新書作六年伏

唐書百七 輔公祐

十

威將入朝留公祐居守復令雄誕典兵以副公祐陰謂
曰吾入京若不失職無令公祐為變其後左遊仙乃說
公祐令反會雄誕屬疾於家公祐奪其兵詐言伏威不
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八月案此乃因僭即偽位自
稱宋國於陳故都築宮以居焉殺王雄誕署置百官以左遊
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大修兵甲轉漕
糧饋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趙郡王孝
糧饋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黃君
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由淮泗討之孝恭取蕪湖下
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降偽將龍龜
遂據揚州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祐擊破之案法興
三年法興已為李子通所滅又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
不應六年尚據毗陵也疑誤

望山李靖傳陳正通徐紹宗屯於青林山新書作青以
拒官軍高祖命趙郡王孝恭率諸將奮擊大破之百餘
紹宗正通以五騎新書五奔於丹陽公祐懼而遁走
欲就左遊仙於會稽兵尚數萬夜至毗陵能從者裁五
妻子斬關遁與腹至武康為野人所執送於丹陽孝恭
心士數十抵武康至武康為野人所執送於丹陽孝恭
斬之傳首京師公祐與伏威同起至滅凡十三載江東
悉平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也父恪陳特進廣州刺史法興隋
大業末為吳興郡守東陽賊帥樓世幹舉兵圍郡城煬
帝令法興與太僕丞元祐討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煬帝

唐書百七 沈法興

十一

於江都法興自以代居南土宗族數千家為遠近所服
乃與祐部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於坐號令遠近以誅
化及為名三發自東陽行收兵將趨江都下餘杭郡比
至烏程精卒六萬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拒之法興
請與連和因會盟襲殺道德進據其城時齊郡賊帥樂
伯通據丹陽為化及城守法興使果仁攻陷之於是據
有江表十餘郡自署江南道總管後聞越王侗立乃上
表於侗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
陳果仁為司徒孫士漢為司空蔣元超為尚書左僕射
殷芊為尚書左丞徐令言為尚書右丞劉子翼為選部

侍郎李百藥為府掾法興自克毗陵後謂江淮已南可指為而定專立威刑將士有小過便即誅戮而言笑自若由是將士解體後聞侗被廢高祖武德二年稱梁王建元曰延康改易隋官頗依陳氏故事是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並握強兵俱有窺覲江表之志法興三面受敵軍數挫衄陳稜尋被李子通圍於江都稜窘急送質求救法興使其子綸領兵數萬救之子通率眾攻綸大敗乘勝渡江陷其京口法興使蔣元超拒之於虔亭元超戰死法興與左右數百人投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至中路而悔欲殺孝

唐書百七 沈法興

三

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懼乃赴江死初法興以義寧二年起兵至武德三年而滅

李子通東海丞人也少貧賤以魚獵為事居鄉里見班白提挈者必代之性好施惠家無蓄積睚眦之怨必報隋大業末有賊帥左才相自號博山公據齊郡之長白山子通往歸之以武力為才相所重有鄉人陷於賊者必全護之時諸賊皆殘忍惟子通獨行仁恕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兵至萬人才相稍忌之子通自引去因渡淮與杜伏威合尋為隋將來整所敗子通擁其餘眾奔海陵得眾二萬自稱將軍大業十一年 僭號楚王初字文化及以

隋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已而稜降高祖授以總管即守其郡子通率師擊之稜南求救於沈法興西乞師於杜伏威二人各以兵至伏威屯清流法興保揚子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進計募江南人詐為法興之兵夜襲伏威伏威不悟恨法興之侵已又遣兵襲法興二人相疑莫敢先動子通遂得盡銳攻陷江都陳稜奔於伏威子通入據江都盡虜其眾因僭即皇帝位國稱吳建元為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率眾萬餘來降子通拜為尚書左僕射更進擊法興於虔亭斬其僕射蔣元超法興棄城宵遁遂有晉陵之地獲法興府掾李百藥引為內史侍郎使

唐書百七 李子通

三

典文翰以法興尚書左丞殷芊為太常卿使掌禮樂由是隋郡縣及江南人士多歸之後伏威遣輔公祏攻陷丹陽進屯溧水子通擊之反為公祏所敗又屬糧盡子通棄江都保於京口江南之地盡歸伏威子通又東走太湖鳩集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破之率其官屬都於餘杭東至會稽南至於嶺西距宣城北至太湖盡有其地未幾武德四年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攻之大戰於蘇州子通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逼之戰於城下軍復敗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之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於京師盡收其地高祖不之罪賜宅一區公田五頃

禮賜甚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謂伯通曰伏威既來東方未靜我所部兵多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於天下矣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為吏所獲與伯通俱伏誅時又有朱粲林士宏張善安皆僭號於江淮之間

朱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為縣佐史大業末從軍討長白山賊遂聚結為羣盜號可達寒賊自稱伽樓羅王眾至十餘萬引軍渡淮屠竟陵沔陽後轉掠山南郡縣不能守所至殺戮唯類無遺義寧中招慰使馬元規擊破之俄而收輯餘眾兵又大盛僭稱楚帝於冠軍建元為昌達攻陷鄧州有眾二十萬粲所克州縣皆發其藏粟

唐書百一 李子通

百

以充食遷徙無常去輒焚餘貲毀城郭又不務稼穡以劫掠為業於是百姓大餓死者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畧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愨楚因譴左遷並在南陽粲悉引之為賓客後遭饑餒合家為賊所噉又諸城懼稅皆相攜逃散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率兵以背粲諸州響應相聚而攻之大戰於淮源粲敗以數千兵奔於菊潭縣遣使請降高祖令假散

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作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遂屠菊潭奔於王世充拜為龍驤大將軍東都平獲之斬於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投瓦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

林士宏者饒州鄱陽人也大業十二年與其鄉人操師乞起為羣盜師乞自號元興王建元天成大業十二年攻陷豫章郡而據之以士宏為大將軍隋遣侍書侍御史劉子翊率師討之師乞中矢而死士宏代董其眾復與子翊大

唐書百一 李子通

五

戰於彭蠡湖隋師敗績子翊死之士宏大振兵至十餘萬大業十三年徙據虔州自號南越王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侍御史鄭大節以其黨王戎為司空攻陷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諸郡北至九江南泊番禺悉有其地其黨張善安保南康郡懷貳於士宏以舟師循江而下擊破豫章士宏尚有南昌虔循潮數州之地及蕭銑破後散兵稍往歸之士宏復振荊州總管趙王孝恭遣使招慰之其循潮二州並來降武德五年士宏遣其弟鄱陽王藥師率兵二萬攻圍循州刺史楊略新書名世略與戰大破之士宏懼而遁走潛保於安城之山洞王戎亦以

南昌來降拜為南昌州刺史戎於是召士宏藏之於宅招誘舊兵更謀作亂其年洪州總管張善安密知其事發兵討之會士宏死部兵潰散戎為善安所虜

張善安者兗州方與人也年十七便為劫盜轉掠淮南

有眾百餘人會孟讓為王世充所破其散卒稍歸之得

八百人襲破廬江郡因渡江附林士宏於豫章士宏不

信之營於南塘上善安憾之襲擊士宏焚其郭郭保南

而士宏後去豫章蕭銑取豫章遣善安復來據之仍以

其地歸國授洪州總管武德六年輔公祏之反也善安亦舉

兵相應公祏以為西南道大行臺善安掠孫州執總管

唐書二百七 李子通

十六

周法安撫使李大亮以兵擊之兩軍隔水而陣大亮諭

以禍福答曰善安無背逆之心但為將士所誤今欲歸

降又恐不免於死大亮謂曰張總管既有降心吾亦不

相疑阻因獨身踰澗就之入其陣與善安握手交言示

無猜意善安大喜因許降將數十騎至大亮營大亮引

之而入因令武士執之從者遁走騎皆驚引去悉兵來

歸無庸關其黨罵既而送善安於長安稱不與公祏交

通高祖初善遇之及公祏敗搜得其書與相往復遂誅

之

羅藝字子延本襄陽人也寓居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

門將軍藝性桀黠剛愎不仁勇於攻戰善射能弄稍大業時屢以軍功官至虎賁郎將煬帝令受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督軍於北平藝少習戎旅分部嚴肅然任氣縱暴每凌侮於景頻為景所辱藝深銜之後遇天下大亂涿郡物殷阜加有伐遼器仗倉粟盈積又臨朔宮中多珍產屯兵數萬而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皆不能拒惟藝獨出戰前後破賊不可勝計威勢日重什住等頗忌藝藝陰知之將圖為亂乃宣言於眾曰吾輩討賊甚有功效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無心濟貧此豈存恤之意也

唐書二百七 羅藝

十七

以此言激怒其眾眾人皆怨既而旋師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皆來聽命於是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以賑窮乏境內咸悅殺渤海太守唐禕等不同己者數人威振邊朔柳城懷遠並歸附之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為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曷為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字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召藝藝曰我隋室舊臣感恩累葉大行顛覆實所痛心乃斬化及使者而為煬帝發喪大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化及弒逆並不

可從今唐公起兵皆符人望入據關右事無不成吾率

衆歸之意已決矣有沮衆異議者必戮之會我使人張道源綏輯山東遣人諭意藝大悅武德二年奉表歸國

詔封燕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太宗之擊劉黑闥也

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領本兵數萬破黑闥弟什善張君立

於徐河俘斬八千人明年黑闥引突厥俱入寇藝復將

兵與隱太子建成會於洺州因請入朝高祖遇之甚厚

俄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自以功高位重無所降下太宗

左右嘗至其營藝無故毆擊之高祖怒以其屬吏久而

乃釋待之如初時突厥屢爲寇患以藝素有威名爲北

夷所憚令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卽位拜開

唐書百七 羅藝

七

府儀同三司而藝懼不自安遂於涇州詐言閱武因追

兵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率衆軍至於幽州治中趙慈

皓不知藝反馳出謁之藝遂入據幽州太宗命吏部尚

書長孫无忌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率衆討藝王師

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潛謀擊之事洩藝執慈皓繫獄

岌時在城外覺變遽勒兵攻之藝大潰乘妻子與數百

騎奔於突厥至寧州界過烏氏驛從者漸散其左右斬

藝傳首京師梟之於市復其本姓羅氏藝弟壽時爲利

州都督緣坐伏誅先是曹州女子李氏爲五戒自言通

於鬼物有病癩者就療多愈流聞四方病人自遠而至

門多車騎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母儀天下孟篤信之命密

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王貴色發矣十日間當昇

大位孟氏由是遽勸反孟及李皆坐斬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也代爲本郡豪族仕隋鷹揚郎將

大業末罷歸屬盜賊羣起師都陰結徒黨數十人殺郡

丞唐宗新書名據郡反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隋將張

世隆擊之反爲所敗師都因遣兵掠定雕陰宏化延安

等郡於是僭卽皇帝位稱梁國祭天於城南坎地建元

爲永隆突厥始畢可汗遣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

唐書百七 梁師都

九

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武德二年

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督兵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

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豬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

以挫其銳後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

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

幟奄至其後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餘里虜男女二百餘

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畧

盡及劉武周之敗師都大將張舉劉旻相次來降師都

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

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旣滅唐國

益大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願可汗行魏孝文
 之事遣兵南侵師都請為鄉導處羅從之謀令莫賀咄
 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
 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於實建德經
 滏口道來會於晉絳兵臨發遇處羅死乃止六年其將
賀遂索周
 以所部十
 二州降 高祖又令德操悉發邊兵進擊師都拔其東
 城師都退據西城又求救於突厥頡利可汗頡利以勁
 兵萬騎救援之時稽胡大帥劉仝成率眾降師都師都
 信讒殺之於是羣情疑懼多叛師都來降師都勢蹙乃
 往朝頡利為陳入寇之計自此頻致突厥之寇邊州畧

唐書二百七 梁師都

三

無寧歲頡利可汗之寇渭橋亦師都計也頡利政亂太
 宗知師都勢危援孤以書諭之不從遣夏州長史劉旻
 司馬劉蘭經畧之有得其生口者輒縱遣令為反間離
 其君臣之計頻選輕騎踐其禾稼城中漸虛歸命者相
 繼皆善遇之由是益相猜阻有李正寶辛獠兒端者皆
 其名將謀執師都事洩不果正寶竟來降貞觀二年太
 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討之又使劉
 旻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頡利可汗遣兵
 來援師都大雪羊紹逆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
 蹙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拜洛仁為右驍衛將

軍封朔方郡公師都自起至滅凡十二歲以其地為夏州時
 又有劉季真李子和屯據北邊與劉武周梁師都遞為表裏
 劉季真者離石胡人也父龍兒隋末大業擁兵數萬自
 號劉王以季真為太子弟六兒為永安王鋒甚銳將
軍潘長文連年擊不能下龍
 兒為虎賁郎將梁德所斬其眾漸散及義師起季真與
 弟六兒復舉兵為盜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季真北
 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為拓定王甚為邊患時
 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俱以兵臨之季真懼而來
 降授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城郡王季真見宋金剛
 與官軍相持於涪州久而未決遂復親武周與之合勢

唐書二百七 梁師都

三

及金剛敗秦王執六
兒斬之季真亡奔高滿政尋為所殺
 李子和者同州蒲城人也本姓郭氏大業末為左翊衛
 犯罪徙榆林見郡內大饑遂潛引敢死士得十八人攻
 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以賑窮乏
 自稱永樂王建元為正平新書作
丑平尊其父為太公以弟
 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眾二千餘騎
 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可汗並送子為質以自固
 始畢先署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又
 以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始畢乃更署子
 和為屋利設武德元年遣使歸款授榆林郡守尋就拜

靈州總管封金河郡公二年進封郿國公時師都強暴
子和慮爲所攻尋勒兵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子和旣絕
師都又伺突厥間爨遣使以聞爲處羅可汗候騎所獲
處羅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甚懼四年拔戶
口南徙詔以延州故城居之五年從太宗平劉黑闥陷
陣有功高祖嘉其誠節賜姓李氏拜右武衛將軍貞觀
元年賜實封三百戶十一年除婺州刺史改封夷國公
顯慶元年累轉黔州都督以年老乞骸骨許之加金紫
光祿大夫麟德九年卒

唐書百一 梁師都

三

史臣曰蕭銑聚烏合之衆當鹿走之時放兵以奪將權
殺舊以求位定洎大軍奄至束手出降宜哉杜伏威恃
勇聚徒見機歸國或致疑於高祖竟見雪於太宗輔公
祐竊兵爲叛王雄誕守節不回訓子孫以忠貞感士庶
之流涕子通修仁馭衆終懷貳以伏誅羅藝歸國立功
信妖言而爲叛善始令終者鮮矣沈法興狂賊梁師都
兇人皆至覆亡殊無改悔自隋朝維絕宇縣瓜分小則
鼠竊狗偷大則鯨吞虎據大唐舉義兆庶歸仁高祖運
應瑤圖太宗天資神武羣兇席卷寰海鏡清祚享永年
功宣後代謚曰神堯文武豈不建哉
贊曰失政資盜圖王僭號真主勃興風驅電掃

唐書卷第一百七

唐書百一

三

唐書卷第一百八

列傳八

裴寂

劉文靜

弟文起 劉世龍

子樹藝 趙文恪

樹義 張平高

李思行

李高遷 樊興 李安遠

許世緒 公孫武達 姜寶誼

劉師立 龐卿憚

錢九隴 張長遜 寶誼從新書增

裴寂字元真蒲州桑泉人也祖融司木大夫父瑜絳州刺史寂少孤為諸兄之所鞠養年十四補州主簿及長疎眉目偉姿容隋開皇中為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

唐書二百八 裴寂

一

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後為齊州司戶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晉陽宮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間以博弈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為高祖所厚乃出私錢數百萬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漸以輸之寂得錢既多大喜每日從太宗遊見其懽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寂又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密續兵馬欲舉義旗正為寂以宮人奉公恐事發及誅急為此耳今天下大亂城門之外皆是盜

唐書二百八 裴寂

二

賊若守小節旦夕死亡若舉義兵必得天位眾情已協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既已定矣可從之及義兵起寂進宮女五百人并上米九萬斛雜絲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大將軍府建以寂為長史賜爵文喜縣公從至河東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通為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通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絕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羣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以招懷賊附兵強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為虞若失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而引軍入關及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轉大丞相府長史進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戶及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又不答寂請見曰桀紂之亡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可為龜鏡無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於唐陛下不為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太常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

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仍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爲比武德二年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頻寇太原行軍總管姜寶誼李仲文相次陷沒高祖患之寂自請行因爲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宜從事師次介休而金剛據城以抗寂保於度索原營中乏水賊斷其澗路由是危迫欲移營就水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散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以東城鎮俱沒金剛進逼絳州寂抗表陳謝高祖慰諭之復令鎮撫河東之地寂性怯無捍

唐書二頁 裴寂

五

禦之才惟發使絡繹催督虞秦二州居人勒入城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爲亂夏縣人呂崇茂遂殺縣令舉兵反引金剛爲援寂擊之復爲崇茂所敗被徵入朝高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勲官爵亦極矣前拒武周兵勢足以破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之屬吏尋釋之顧待彌重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謀反訊之無端高祖謂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豈有貳心阜白須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就寂第宴樂極歡經宿而去又嘗從容謂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

祖禰姻婭帝王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日昇爲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復世胄名家歷職清顯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唯我與公千載之後無媿前修矣其年改鑄錢特賜寂令自鑄造又爲趙王元景聘寂女爲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又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俄冊司空賜實封五百戶遣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見崇貴

唐書二頁 裴寂

四

如此貞觀元年加實封并前一千五百戶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同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勲无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三年有沙門法雅初以恩倖出入兩宮至是禁絕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書杜如晦鞠其獄法雅乃稱寂知其言寂對曰法雅惟云時候方行疾疫初不聞妖言法雅證之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邑寂請住京師太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徒以恩澤特居第一武德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職公之由但以舊情不能極法歸掃墳墓何得復辭寂遂歸

蒲州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常謂
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於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
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
縱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
因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大怒
謂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為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
密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
所謀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
殺戮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
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竟流靜州俄逢山羌為亂或

唐書頁八 裴寂

五

言反獠劫寂為主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
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太宗思寂佐命
之功徵入朝會卒時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
東郡公子律師嗣尚太宗妹臨海長公主官至汴州刺
史律師子承先則天時為殿中監為酷吏所殺
劉文靜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周
石州刺史父韶隋時戰沒贈上儀同三司少以其父身
死王事襲父儀同三司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隋
末為晉陽令遇裴寂為晉陽官監因而結友夜與同宿
寂見城上烽火仰天嘆曰甲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

離當何取濟文靜笑曰世途若此時事可知吾二人相
得何患於甲賤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
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
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
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
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
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
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
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
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

唐書頁八 劉文靜

六

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
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
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
之兵復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
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
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
之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寂開說於是引寂交於
太宗得通謀議及高祖雅為突厥所敗高祖被拘太宗
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
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裨將敗衄以

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爲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強宮監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冲幼權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時太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協議剋日舉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爲煬帝敕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靜因謂裴寂曰公豈不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應圖讖聞於天下何乃推延自貽禍累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又脅寂曰且公爲官監而以宮

唐書二八 劉文靜

七

人侍客公死可耳何誤唐公也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引突厥之衆將侵太原太宗遣文靜及長孫順德等分部募兵以討武周爲辭又令文靜與裴寂僞作符敕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及義兵將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及君雅潛謀害高祖晉陽鄉長劉世龍以白太宗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遣文靜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投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

指威等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高祖陽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詬曰此是歹人欲殺我也文靜叱左右執之囚於別室旣拘威等竟得舉兵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爲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於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爲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卽遣將

唐書二八 劉文靜

八

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匹高祖大悅謂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尋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武牙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文靜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靜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後顯和大敗悉虜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祿大夫封魯國公高祖踐祚拜納言時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靜奏曰陛下君臨億兆率土莫非臣而當朝撝抑言尚稱名又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帝不納時制度

草創命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刊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以為通法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會薛舉寇涇州命太宗討之以文靜為元帥府長史遇太宗不豫委於文靜及司馬殷開山誠之曰舉糧少兵疲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即欲挑戰慎無與決待吾差當為君等取之文靜用開山計出軍爭利王師敗績文靜奔還京師坐除名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拜民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武德二年從太宗鎮長春宮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

唐書百八 劉文靜 九

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文靜嘗與其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耳家中妖怪數見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下披髮銜刀為厭勝之法時文靜有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以之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起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畧同今寂為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眾人東西征討家口無託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羣臣曰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

靜義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懸隔止以文靜為觖望非敢謀反極佑助之而高祖素疎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靜才畧實冠時人性復麤險忿不思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今若赦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籍沒其家文靜臨刑撫膺嘆曰高鳥逝良弓藏故不虛也時年五十二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誅文靜初為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王某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左驍衛大將

唐書百八 劉文靜 十

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護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約免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實封差第文靜已死於是裴寂加食九百戶通前為一千五百戶長孫无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元齡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戶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戶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戶李勣劉宏基二人

食邑九百戶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四人食
七百戶安興貴安修仁唐儉寶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
劉義節八人各食六百戶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
嘗段志元龐卿暉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十八人各食
四百戶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
六人各食三百戶其王君廓事在廬江王瑗傳安興貴
安修仁事在李軌傳李子和事在梁師都傳馬三寶事
在柴紹傳

李孟嘗趙州平棘人官至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元
仲文洛州人至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秦行師并州太

唐書夏人劉文靜

十一

原人至左監門將軍清水郡公並事微不錄自餘無傳
者盡附於此

劉世龍者并州晉陽人大業末為晉陽鄉長高祖鎮太
原裴寂數薦之由是甚見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
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君雅內懷疑惑世龍
輒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誅威等授銀青光祿大夫從
平京城累轉鴻臚卿仍改名義節或言世龍子名鳳昌
父子非人臣兆高祖
不聽更賜今名時草創之始傾竭府藏以賜勲人而國用不足
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
若採街衢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正立

可致也又藏內繒絹疋疋軸之使申截取剝物以供雜
費動盈十餘萬段矣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再遷太府
卿封葛國公貞觀初轉少府監坐貴人賈人珠及故
出署丞罪廢為民以
罪配流嶺南尋授欽州別駕卒義節從子思禮萬歲通
天二年為箕州刺史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
相已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授箕州益自喜以為太師
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與洛州錄事參軍蔡
連耀結構謀反謂耀曰公體有龍氣耀亦謂思禮曰公
是金刀合為我輔因相解釋圖讖即定君臣之契又令
思禮自銜相術每所見人皆謂之合得三品使務進之

唐書夏人劉文靜

十二

士聞之滿望然始謂云蔡連耀有天分公因之以得富
貴事發繫獄乃多證引朝士冀以自免所誅陷者三十
餘家耀思禮並伏誅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
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鳳閣舍人王勳勳兄前涇州
刺史勳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坐與耀及思禮交結皆
死初則天命河內王武懿宗按思禮之獄懿宗寬思禮
於外令廣引逆徒而思禮以為得計從容自若嘗與相
忤者必引令枉誅臨刑猶在外尚不之覺及眾人就戮
乃收誅之

趙文恪者并州太原人也隋末為鷹揚府司馬義師之

舉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拜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大亂之後中州少馬遇突厥蕃市牛馬以資國用俄而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太原屬城皆沒真鄉公李仲文退守浩州城孤兵弱元吉遣文恪率步騎千餘助為聲援及太原為賊所陷文恪遂棄城遁去坐是賜死獄中張平高綏州膚施人也隋末為鷹揚府校尉戍太原為高祖所識因參謀議義旗建以為軍頭從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出為丹州刺史坐事免令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後改封羅國公永徽中追贈潭州都督

唐書一百八 劉文靜

十三

李思行趙州人也嘗避仇太原高祖將舉義兵令赴京城觀覘動靜及還具論機變深稱旨授左三統軍從破宋老生平京城累授嘉州刺史封樂安郡公永徽初卒贈洪州都督諡曰襄

李高遷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遊太原高祖嘗引之左右及擒高君雅王威等高遷有功焉授右三統軍從平霍邑圍京城力戰功最累授左武衛大將軍封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武德初突厥寇馬邑朔州總管高滿政請救高祖令高遷督兵助鎮俄而賊兵甚盛高遷乃斬關宵遁其將士皆沒竟坐除名徙邊後以佐命功

拜陵州新書刺史永徽五年卒贈梁州新書都督

許世緒者并州人也大業末為鷹揚府司馬見隋祚將亡言於高祖曰天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今隋政不綱天下鼎沸公姓當圖錄名應歌謠握五都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計當敗不旋踵未若首建義旗為天下倡此帝王業也高祖甚奇之親顧日厚義兵起授右一府司馬武德中累除蔡州刺史封真定郡公卒弟洛仁亦以元從功臣官至冠軍大將軍行左監門將軍永徽初卒贈代州都督諡曰勇陪葬昭陵劉師立者宋州虞城人也初為王世充將軍親遇甚密

唐書一百八 劉文靜

古

洛陽平當誅太宗惜其才特免之為左親衛太宗之謀建成元吉也嘗引師立密籌其事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龐暉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尋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千疋後人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嘗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已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疋延入臥內慰諭

之羅藝之反也長安人情騷動以師立檢校右武侯大將軍以備非常及藝平憲司窮究黨與師立坐與交通遂除名又以藩邸之舊尋檢校岐州都督師立上書請討吐谷渾書奏未報便遣使問其部落論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為開橋二州又有党項首領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負險自固師立亦遣人為陳利害赤辭遂率其種落內屬太宗甚嘉之拜赤辭為西戎州都督後師立以母憂當去職父老上表請留詔不許赴哀復令居任時河西党項破刃氏新書破刃氏丑下同常為邊患又阻新附師立總兵擊之軍未至破刃氏大懼遁於山谷師立追之

唐書三見劉文靜

五

至鄆于真山而還又戰吐谷渾于小莫門川擊破之多所虜獲尋轉始州刺史十四年卒諡曰肅

錢九隴

字永業

本晉陵人也

湖州長城人

父在陳為境上所獲

沒為皇家隸人

父文強為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敗彭城入隋以罪沒為奴

九隴善

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義兵起以軍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及克京城拜左監門郎將從平薛仁杲劉武周以前後戰功累授左武衛將軍其後從太宗擒獲竇建德平王世充從隱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勲為最累封郇國公仍以本官為苑遊將軍貞觀初出為眉州刺史再遷右監門大將軍十二年改封巢國公

加食廬州實封六百戶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諡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者本安陸人也父犯罪配沒為皇家隸人興從平

京城累除右

新書

監門將軍又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

充竇建德積戰功累封營國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十挺尋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興率兵討之拜左驍衛將軍又從特進李靖擊吐谷渾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坐遲留不赴軍期又士卒多死失亡甲仗以勲減死久之累拜左監門大將軍封襄城郡公太宗之征遼東以興忠謹令副司空房元齡留守京師俄又檢校右武

唐書三見劉文靜

七

候將軍永徽初卒贈左武侯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者雍州櫟陽人也少有膂力稱為豪俠在隋為驍果武德初至長春宮請謁太宗從討劉武周力戰功居最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累遷秦王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檢校右監門將軍尋除肅州刺史歲餘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入侵肅州欲南入吐谷渾武達領二千人與其精銳相遇力戰虜稍却急攻之遂大潰擠之於張掖河又命軍士於上流以楫渡兵擊其餘眾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畧盡璽書慰勉之拜

左監門將軍後又受詔擊鹽州叛突厥武達引兵趨靈州追及之賊方渡河見武達至據河南岸武達引兵擊之斬其渠帥可邏拔扈餘黨幾盡進封東萊郡公永徽中累授右武衛大將軍及卒高宗廢朝舉哀贈荊州都督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諡曰壯

龐卿暉者并州太原人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封邾國公尋卒追封濮國公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為太子賓客

張長遜雍州櫟陽人也隋代為里長平陳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亂遂附於突厥號長遜為割利特勒

唐書百八 劉文靜

十七

及義旗建長遜以郡降授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偽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會唐使亦至高祖嘉之武德元年敕右武侯驃騎將軍高靜新書世致幣於始畢可汗路經豐州會可汗死救於所到處納庫突厥聞而大怒欲南渡長遜乃遣高靜出塞申國家賄贈之禮突厥乃引還及征薛舉長遜不待命而至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新書楊國公

賜以錦袍金甲是時言事者以長遜久居豐州與突厥連結長遜懼請入朝拜右武侯將軍徒封息國公賜以

官人綵物千餘段會有疾車駕親幸其第及寶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襲二州總管所在皆有惠政貞觀十一年卒

李安遠者夏州朔方人也隋雲州刺史微子也家富於財少從博徒不逞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士友襲父爵城陽公與王珪友善大業初珪坐叔頗當配流安遠為之營護免後為正平令及義兵攻絳郡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自守城陷高祖與安遠有舊馳至其宅撫慰之引與同食拜右翊衛統軍封正平縣公武德元年從破

通進上 授右武衛大將軍從太宗征伐特蒙恩澤累戰

唐書百八 劉文靜

一六

功改封廣德郡公又使於吐谷渾與敦和好於是吐谷渾主伏允請與中國互市安遠之功也後隱太子建成潛引以為黨援安遠固拒之由是太宗益加親信貞觀初常命統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歷任頗有聲績然傷於嚴急時論少之七年卒追贈涼州都督諡曰密

十三年追封為遂安郡公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為秦州刺史朝邑縣公寶誼遊大學受書業不進去為左翊衛以積勞遷鷹揚郎將領府兵從高祖督盜太原及起兵授左統軍下西河霍邑以多爵累永安縣公歷右武衛大將軍劉武周使黃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逐之伏發寶誼為賊執俄亡歸與裴寂拒宋金剛戰汾州兵合寂棄軍走寶誼復為所禽帝問為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果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不詔迎

其樞贈左衛大將軍幽州總管諡曰剛子協字壽善
篆籀歷燕然都護夏州都督封成紀縣侯諡曰威

史臣曰裴寂歷任仕隋官至為宮監總子女玉帛之務
據倉廩兵甲之饒喜博戲之利苟多啟舉義之謀為首
謁嶽神以徼福始彰不逞之心留貴妃以經宿終昧為
臣之道居第一之位乏在三之規恃高祖之舊恩致文
靜之極法終歸四罪尚保再生幸也文靜奮縱橫之畧
立締構之功罔思寵辱之機過為輕躁之行未及封而
禍也惜哉凡關佐命爰第實封小大不遺賢愚自勸太
宗之行賞也明矣
贊曰風雲初合共竭智力勢利既分遽變讎敵

唐書一頁 劉文靜 一九
新書贊曰應龍之翔雲季瀚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
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
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
功云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申昵顯
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
誅寂後坐妖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云

唐書卷第一百八

唐書卷第一百九

列傳九

唐儉 子觀 觀孫駿 儉從弟憲從新書增

長孫順德 劉宏基

殷嶠 從弟聞禮 劉政會

柴紹 平陽公主 子哲威 令武 馬三寶

武士彠 兄士稜 士逸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北齊尚書左僕射邕之孫也
父鑒隋戎州刺史儉落拓不拘規檢然事親頗以孝聞
初鑒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高祖在太原畱守儉與太
宗周密儉從容說太宗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太宗白

唐書一頁 唐儉 一

高祖乃召入密訪時事儉曰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
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
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擁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
願宏達節以順羣望則湯武之業不遠高祖曰湯武之
事非所庶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卿
宜自愛吾將思之及開大將軍府授儉記室參軍太宗
為渭北道行軍元帥以儉為司馬平京城加光祿大夫
相國府記室封晉昌郡公武德九年除內史舍人尋遷
中書侍郎特加授散騎常侍王行本守蒲州城不降敕
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率兵屯於其東以經略之尋又夏

縣人呂崇茂以城叛降於劉武周高祖遣永安王孝基
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等率兵討之時儉
使至軍所屬武周遣兵援崇茂儉與孝基筠等並為所
獲初懷恩屯兵蒲州與其屬元君實謀反時君實亦陷
於賊中與儉同被拘乃謂儉曰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獨孤尚書近者欲舉兵圖事遲疑之間遂至今
日豈不由不斷耶俄而懷恩脫身得還仍令依前屯守
君實又謂儉曰獨孤尚書今遂拔難得還復在蒲州屯
守可謂王者不死儉聞之懼懷恩為逆乃密令親信劉
世讓以懷恩之謀奏聞適遇王行本以蒲州歸降高祖

唐書百九 唐儉

二

將入其城浮舟至中流世讓謁見高祖讀奏大驚曰豈
非天命也迴舟而歸分捕反者按驗之懷恩自縊餘黨
伏誅俄而太宗擊破武周部將宋金剛追至太原武周
懼而北走儉乃封其府庫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喜儉
身沒虜庭心存朝闕復舊官仍為并州道安撫大使以
便宜從事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尚
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與功臣
等元勳恕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戶圖
形凌煙閣貞觀初使於突厥說誘之因以隋蕭后及楊
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對曰銜國威

恩亦可望獲四年遂令儉馳傳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
落歡然定歸款之計因而兵眾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
破之頡利北走儉脫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尚書後從幸
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
有雄彘突及馬鎧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頡笑曰
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
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
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為罷獵尋加光祿大夫又特令
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在官每盛修肴饌與親賓縱
酒為樂未嘗以職務畱意又嘗託鹽州刺史張臣合收

唐書二頁 唐儉

三

其私羊為御史所劾以舊恩免罪貶授光祿大夫永徽
初致仕於家加特進顯慶元年卒年七十八高宗為之
舉哀罷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賻布帛一
千段粟一千石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諡曰襄官為立
碑儉少子觀最知名官至河西令有文集三卷儉孫從
心神龍中以子峻娶太平公主女官至殿中監峻先天
中為太常少卿坐與太平連謀伏誅儉弟憲字茂彞仕
隋為東宮左勳衛
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馳獵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輕
俠高祖領太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
去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
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大夫
長孫順德文德順聖皇后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

一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8 版反內

父愷隋開府順德仕隋右勳衛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原深爲高祖太宗所親委時羣盜竝起郡縣各募兵爲備太宗外以討賊爲名因令順德與劉宏基等召募旬月之間衆至萬餘人結營於郭下遂誅王威高君雅等義兵起拜統軍從平霍邑破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尋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每戰摧鋒及通將奔洛陽順德追及於桃林執通歸京師仍略定陝縣高祖卽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武德九年與秦叔寶等討建成餘黨於元武門太宗踐祚眞食千二百戶特賜以宮女每宿內省後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謂近

唐書二見長孫順德

四

臣曰順德地居外戚功卽元勳位高爵厚足稱富貴若能勤覽古今以自鑒誠宏益我國家者朕當與之同有府庫耳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冒發聞乎然惜其功不忍加罪遂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其心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尋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爲見順德頽然而醉論者以爲達命召拜澤州刺史復其爵邑順德素多放縱不遵法度及此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吏

多受百姓餽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爲良牧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竝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竝劾而追奪分給貧戶尋又坐事免發疾喪息女感疾甚太宗聞而鄙之謂房元齡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此疾何足問也未幾而卒太宗爲之罷朝遣使弔祭贈荆州都督諡曰襄貞觀十三年追改封爲邵國公永徽五年重贈開府儀同三司

唐書二見劉宏基

五

無所出遂與同族屠牛潛諷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會高祖鎮太原遂自結託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親禮出則連騎入同臥起義兵將舉宏基召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爲變高祖伏宏基及長孫順德於廳事之後宏基因麾左右執威等又從太宗攻下西河義軍次賈胡堡與隋將宋老生戰破之進攻霍邑老生率衆陣於城外宏基從太宗擊之老生敗走棄馬投塹宏基下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河東宏基以兵千人先濟河進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得便宜從事以

殷開山為副西略地扶風有眾六萬南渡渭水屯於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耀軍金光門衛文昇遣兵來戰宏基逆擊走之擒甲士千餘人馬數百匹時諸軍未至宏基先至一戰而捷高祖大悅賜馬二十匹及破京城功為第一從太宗擊薛舉於扶風破之追奔至隴山而返累拜右領都督封河間郡公又從太宗經略東都戰於瓔珞門外破之師旋宏基為殿隋將段達張志陣於三王陵宏基擊敗之武德元年拜右驍衛大將軍以元謀之勳恕其一死領行軍左一總管又從太宗討薛舉時太宗以疾頓於高塘城宏基劉文靜等與舉接戰於淺水

唐書二頁 劉宏基 六

原王師不利八總管咸敗惟宏基一軍盡力苦鬪矢盡為舉所獲高祖嘉其臨難不屈賜其家粟帛甚厚仁杲平得歸復其官爵會宋金剛陷太原遣宏基屯晉州裴寂為宋金剛所敗人情崩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造城下宏基不能守復陷於賊俄得逃歸高祖慰諭之授左一總管從太宗屯於柏壁率兵二千自隰州趨西河斷賊歸路時賊鋒甚勁宏基堅壁不能能字疑衍進及金剛遁宏基率騎邀之至於介休與太宗會追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尋從擊劉黑闥於洺州師旋授秉鉞將軍會突厥入寇宏基率步騎一萬自幽州北界東拒子午嶺西

接臨涇修營鄣塞副淮安王神通備胡寇於北鄙九年以佐命功真食九百戶太宗即位顧待益隆李孝常長孫安業之謀逆也坐與交遊除名歲餘起為易州刺史復其封爵徵拜衛尉卿九年改封夔國公世襲朗州刺史例停不行後以年老乞骸骨授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於職事太宗征遼東以宏基為前軍大總管從擊高延壽於駐蹕山力戰有功太宗屢加勞勉永徽元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其年卒年六十九高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仍為立碑諡曰襄宏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

唐書二頁 劉宏基 七

良田五頃謂所親曰若賢固不藉多財不賢守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子仁實襲官至左典戎衛郎將從子仁景神龍初官至司農卿

殷嶠字開山雍州郿縣人陳司農卿不害孫也其先本居陳郡陳亡徙關中父僧首隋祕書丞有名於世嶠少以學行見稱九工尺牘仕隋太谷長有治名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參預謀略授心腹之寄累以軍功拜光祿大夫從隱太子攻克西河太宗為渭北道元帥引為長史時關中羣盜往往聚結眾無適從令嶠招慰之所至皆下又與統軍劉宏基率兵六萬屯長安故城隋將

衛孝節自金光門出戰嶠與宏基擊破之京城平賜爵
陳郡公遷丞相府掾尋授吏部侍郎從擊薛舉爲元帥
府司馬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誠之曰賊衆遠來
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然後可圖嶠退
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賊
何乃以勅敵遺王也久之言於文靜曰王不豫恐賊輕
我請曜武以威之遂陳兵於折墪爲舉所乘軍乃大敗
嶠坐滅死除名後從平薛仁果復其爵位武德二年兼
陝東道大行臺兵部尙書遷吏部尙書從太宗討平王
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復從征劉黑闥道病卒太宗親

唐書二百九 嶠

臨喪哭之甚慟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諡曰節貞觀
十四年詔與贈司空淮安王神通贈司空河間王孝恭
贈民部尙書劉政會俱以佐命功配饗高祖廟庭十七
年又與長孫无忌唐儉長孫順德劉宏基劉政會柴紹
等十七人俱圖其形於凌煙閣永徽五年追贈司空
嶠從祖弟聞禮有文學武德中爲太子中舍人修梁史
未就而卒聞禮子仲容亦知名則天深愛其才官至申

州刺史

劉政會滑州胙城人也祖環傳北齊中書侍郎政會隋
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高祖爲太原留守政會率

兵隸於麾下太宗與劉文靜謀起義兵副留守王威高
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與君雅謀危
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因遣政會
爲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
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
欲反高祖指威等令視之政會不肯曰所告是副留守
事唯唐公得省之耳君雅攘袂大呼曰此是反人欲殺
我也時太宗已列兵馬布於街巷文靜因令左右引威
等囚於別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政會之功也大將軍
府建引爲戶曹參軍從平長安除丞相府掾武德初授

唐書二百九 劉政會

衛尉少卿留守太原政會內輯軍士外和戎狄遠近莫
不悅服尋而劉武周進逼并州晉陽豪右薛深等以城
應賊政會爲賊所擒於賊中密表論武周形勢賊平復
其官爵歷刑部尙書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累轉洪
州都督賜實封三百戶九年卒太宗手敕曰舉義之日
實有殊功所葬竝宜優厚贈民部尙書諡曰襄後與殷
開山同配饗高祖廟庭子元意襲爵改封渝國公尙南
平公主授駙馬都尉高宗時爲汝州刺史次子奇長壽中

爲天官侍郎爲酷吏所陷也
正色曰舉賢本無私
何見謝聞者皆竦
薦張鷟司馬銓爲監察御
史二人因申屠錫以謝奇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也祖烈周驃騎大將軍歷遂梁二州刺史封冠軍縣公父慎隋太子右內率封鉅鹿郡公紹幼趨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少補隋元德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微時妻之以女即平陽公主也義旗建紹自京間路趣太原時建成元吉自河東往會於道建成謀於紹曰追書甚急恐已起事隋郡縣連城千有餘里中間偷路勢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賊權以自濟紹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雖稍辛苦終當獲全若投小賊知君唐公之子執以為功徒然死耳建成從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義於是相賀以紹之計為得授

唐書百九 柴紹 十

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晉陽兼領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勢白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戰則成擒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下臨汾平絳郡並先登陷陣授右光祿大夫隋將桑顯和來擊孫華率精銳渡河以援之紹引軍直掩其背與史大奈合勢擊之顯和大敗因與諸將進下京城進右光祿大夫 封臨汾郡公武德元年累遷左翊衛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破宋金剛攻平王世充於洛陽擒竇建德於武牢封霍國公賜實封千二百戶轉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與党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

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貞觀元年拜右衛大將軍二年擊梁師都於夏州平之轉左衛大將軍出為華州刺史七年加鎮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改封譙國公十二年寢疾太宗親自臨問尋卒贈荊州都督諡曰襄

唐書百九 柴紹 十一

平陽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義兵將起公主與紹並在長安遣使密召之紹謂公主曰尊公將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罹後患為計若何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易可藏隱當別自為計矣紹即間行赴太原公主乃歸鄠縣莊所遂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時有胡賊何潘仁聚眾於司竹園自稱總管未有所屬公主遣家僮馬三寶說以利害潘仁攻鄠縣陷之三寶又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各率眾數千人來會時京師畱守頻遣軍討公主三寶潘仁屢挫其鋒公主掠地至盤屋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眾得兵七萬人公主令間使以聞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遣紹將數百騎趣華陰傍南

山以迎公主時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涓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為平陽公主以獨有軍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六年薨及將葬詔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輅麾幢班劍四十八虎賁甲卒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於司竹舉兵以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勳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所匹也何得無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績仍令所司按諡法明德有功曰昭諡公主為昭

子哲滅歷右屯營將軍襲爵譙國公坐弟令武謀反徙

嶺南州流郡起為交州都督卒

令武尚巴陵公主累除太僕少卿衛州刺史封襄陽郡

公永徽中坐與公主及房遺愛謀反遣使收之行至華

陰自殺仍戮其屍公主賜死

馬三寶高祖兵起紹開道走太原三寶奉公主通司竹

衛三寶自稱總管撫接羣盜兵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

寶左光祿大夫秦王至竹林宮三寶以兵詣軍門謂遂

從平初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監門卒別擊叛胡劉拔真

於北山破之又從平薛仁果遷左驍衛將軍復從柴紹

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其名王前後虜男女數千口繫封新興縣公新書嘗從幸司竹高祖顧謂三寶

曰是汝建英雄之處衛青大不惡累除左驍衛大將軍

進爵貞觀三年卒太宗為之廢朝諡曰忠

武士護字信世并州文水人也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

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及為太原留守引

為行軍司鏡時盜賊蜂起士護嘗陰勸高祖舉兵自進

兵書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尚能將來

深識雅意當同富貴耳及義兵將起高祖募人遣劉宏

基長孫順德等分統之王威高君雅陰謂士護曰宏基

等皆背征三衛所犯當死安得領兵吾欲禁身推覈士

護曰此竝唐公之客也若爾便大紛紜威等由是疑而

不發畱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勸威等鞠問募人之狀士

護謂德平曰討捕之兵總隸唐公王威高君雅等竝寄

坐耳彼何能為德平遂止義旗起以士護為大將軍府

鏡曹從平京城功拜光祿大夫封太原郡公初義師將

起士護不豫知及平京師乃自說云嘗夢高祖入西京

升為天子夢帝騎龍而上天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

能諫止宏基等微心可錄故加酬效今見事成乃說迂

誕而取媚也武德中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又歷

利州荊州都督貞觀九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諡曰定顯

慶元年以後父累贈司徒改封周國公咸亨中又贈太

尉太原王特詔配饗高祖廟庭列在功臣之上后監朝尊為忠

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冊為帝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天下中

有詔削士護偽號仍為太原王廟遂廢孫承嗣事在外戚傳

士護長兄士稜字彥威性恭順勤於稼穡從起義官至司

農少卿封宣城縣公常居苑中委以農圃之事貞觀中

卒贈潭州都督陪葬陵

次兄士逸亦有戰功武德初為齊王府戶曹賜爵安陸

縣公從齊王鎮并州為劉武周所獲於賊中密令人詣

京師陳武周可圖之計及武周平甚見慰勉累授益州

行臺左丞數陳時政得失高祖每嘉納之貞觀初為韶

唐書二百九 武士讓

十五

州刺史卒

史臣曰唐儉委質義旗之下立功草昧之初被拘虜庭

脫高祖蒲州之急侍獵苑圍諫太宗馬上之言可謂純

臣矣順德佐命立功理郡著明肅之政宏基臨難不屈

陷陣多克捷之勳殷嶠劉政會柴嗣昌並在太原首預

舉義從微至著善始令終馬三寶出廝養之徒處將軍

之位亦馬之善走者也武士讓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

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為褒辭慮當武后

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

贊曰茂約忠純順德功勳宏基六士義合風雲

唐書卷第一百九

唐書二百九 武士讓

十五

唐書卷第一百十

列傳十

屈突通

任瓌

邱和

子行恭 行恭子神勳

許紹

曾孫欽寂 欽明 紹子智仁 國師

李襲志

弟襲譽 兄子懷儼

姜暮

子行本 行本子柔遠 柔遠子皎 皎弟晦 皎子慶初

屈突通雍州長安人

其先蓋昌黎徒河人

父長卿周邛州刺史通

性剛毅志尚忠愨檢身清正好武略善騎射開皇中為

親衛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

萬餘匹文帝盛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

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聖子

唐書二早屈突通

育羣下豈容以畜產之故而戮千有餘人愚臣狂狷輒

以死請文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如死望免

千餘人命帝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是感卿此意良用

惻然今從所請以旌諫諍悉達等竟以減死論由是漸

見委信擢為右武侯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

無所縱捨時通弟蓋為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為

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服三斗葱不逢屈

突通為人所忌憚如此及文帝崩煬帝遣通以詔徵漢

王諒先是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書召汝於敕字之

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

覺變詰通通占對無所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累轉左

驍衛大將軍時秦隴盜賊蜂起以通為關內討捕大使

有安定人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僭號建元署置百

官有衆十餘萬稽胡首領劉鷓子聚衆與迦論相影響

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為怯

通乃揚聲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

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甲

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并首級萬餘於上郡南山築

為京觀虜男女數萬口而還煬帝幸江都令通鎮長安

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既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

唐書二早屈突通

桑顯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為義師所克通大懼留鷹

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趣藍田以赴長安軍

至潼關為劉文靜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

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破二柵惟文

靜一柵獨存顯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覆數焉文靜為

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傳餐而食

文靜因得分兵以實二柵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

擊其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

以身免悉虜其衆通勢彌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

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

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斬之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趣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段志元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眾曰京師陷矣汝竝關西人欲何所去眾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於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

唐書百一 屈突通

三

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仍為太宗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絲物一千段尋以本官判陝東道行臺僕射復從太宗討王世充時通有二子竝在洛陽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老朽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維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既不能死實荷再生當此之時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

矣今此行也臣願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歎息曰徇義之夫一至於此及大兵圍洛陽竇建德且至太宗中分麾下以屬通令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世充平通功為第一尋拜陝東大行臺右僕射鎮於洛陽數歲徵拜刑部尚書通自以不習文法固辭之轉工部尚書隱太子之誅也通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陽貞觀元年行臺廢授洛州都督賜實封六百戶加左光祿大夫明年卒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忠子壽襲爵太宗幸洛陽宮思通忠節拜其少子詮果毅都尉賜粟帛以恤其家焉十七年詔

唐書百一 屈突通

四

圖形於凌煙閣二十三年與房元齡配享太宗廟庭初桂州都督李宏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宏節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永徽五年重贈司空詮官至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亦為瀛州刺史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竝傭保耳門戶所寄惟在於瓌年十九試守靈溪令俄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

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仁壽中爲韓城尉俄又罷職及高祖討捕於汾晉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爲河東縣戶曹高祖將之晉陽畱隱太子建成以託於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匡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爲濟否瓌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拯亂公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瓌在馮翊

唐書二卓任瓌

五

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東必當款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邠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略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趣梁山渡河使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關外之事宜與任瓌籌之孫華白元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於河師遂利涉瓌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畱守永豐倉高祖卽位改授穀州刺

史王世充數率衆攻新安瓌拒戰破之以功累封管國公太宗率師討世充瓌從至邛山使檢校水運以供餉饋關東初定持節爲河南道安撫大使世充弟辯爲徐州行臺尙書令率所部詣瓌降瓌至宋州屬徐圓朗據兗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圓朗俄又攻陷楚邱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賊濬又諫曰樞與公謹竝世充之將又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此必爲變瓌不答樞至則分配質子竝與土人合隊居守

唐書二卓任瓌

六

賊旣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悉來爲賊賊之子弟安可守城樞因縱諸隊各殺質子梟首於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遣將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旣遣縣人殺賊質子冤隙已大吾何患焉樞果拒却圓朗事平遷徐州總管仍爲大使瓌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又妻劉氏妒悍無禮爲世所譏輔公祐反詔以兵自及輔公祐平拜邗州都督遷州隱太子之誅也瓌弟瓌時爲典膳監瓌坐左遷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瓌卒時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

今瓌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邱和河南洛陽人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累遷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漢王諒之反也以和為蒲州刺史諒使兵士服婦人服戴髻羅奄至城中和脫身而免由是除名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冑罪拜代州刺史屬煬帝北巡過代州和獻食甚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為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為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豐

唐書二 邱和 七

帝益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為華侈和在郡善撫吏士甚得歡心尋遷天水郡守為左禦衛將軍大業末以海南僻遠吏多侵漁百姓咸怨數為亂逆於是選淳良太守以撫之黃門侍郎裴矩奏言邱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寬而不擾煬帝從之遣和為交趾太守既至撫諸豪傑甚得蠻夷之心會煬帝為化及所弑鴻臚卿甯長真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蕭銑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宏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林邑之西諸國竝遣遺和明珠文犀金寶之物高埒王者銑利之遺長真率百越之眾渡海侵和和遣高

士廉率交愛首領擊之長真退走境內獲全郡中樹碑頌德會舊驍果從江都還者審知隋滅遂以州從銑及銑平和以海南之地歸國詔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國譚國公交州總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高祖遣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之興引入臥內語及平生甚權奏九部樂以饗之拜左武侯大將軍和時年已衰老乃拜稷州刺史以是本鄉令自怡養九年除特進貞觀十一年新書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諡曰襄賜東園祕器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惟行恭知名

唐書二 邱和 八

行恭善騎射勇敢絕倫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於岐雍間有眾一萬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羣盜不敢入境初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眾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眾曰汝等竝是好人何因事奴為主使天下號為奴賊眾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眾與師利共謁太宗於渭北拜光祿大夫從平京城討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皆立殊勳授左一府驃騎賞賜甚厚隱太子之誅也

行恭以功遷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爭葬所生母
爲法司所劾除名因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累
除右武侯將軍高宗嗣位歷遷右武侯大將軍冀陝二
州刺史尋請致仕拜光祿大夫麟德二年卒年八十贈
荊州都督諡曰襄賜溫明祕器陪葬昭陵行恭性嚴酷
所在僚列皆懾憚之數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踰
時月復其官初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
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
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旣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
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

唐書二車 邱和

九

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
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
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
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子神勣嗣聖元年爲左金吾將軍則天使於巴州害章
懷太子旣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爲左
金吾衛大將軍深見親委嘗受詔鞠獄與周興來俊臣
等俱號爲酷吏尋以罪伏誅神龍初禁錮其子孫
和少子行掩高宗時爲少府監

許紹字嗣宗本高陽人也梁末徙於周因家於安陸祖

宏父法光俱爲楚州刺史元皇帝爲安州總管故紹兒
童時得與高祖同學特相友愛大業末爲夷陵郡通守
是時盜賊競起紹保全郡境流戶自歸者數十萬口開
倉賑給甚得人心及江都弒逆紹率郡人大臨三日仍
以郡遙屬越王侗王世充篡位乃率黔安武陵澧陽等
諸郡遣使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降敕書
曰昔在子衿同遊庠序博士吳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時
宛然心目在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
莅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
其間遊處觸事可想雖盧綰與劉邦同里吳質共曹丕

唐書二車 許紹

十

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稱焉而公追視席之舊歡存通家
之曩好明鑒去就之理洞識成敗之機爰自荆門馳心
絳闕綏懷士庶糾合賓僚逾越江山遠申誠款覽此忠
至彌以慰懷及蕭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命紹率兵
應之以破銑功拜其子智仁爲溫州刺史委以招慰時
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圍硤州紹縱兵擊破之銑又遣其
將陳普環乘大艦沂江入硤與開州賊蕭闍提規取巴
蜀紹遣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宏節子瑁張元靜追至西
陵硤大破之生擒普環收其船艦江南岸有安蜀城與
硤州相對次東有荆門城皆險峻銑竝以兵鎮守紹遣

智仁及李宏節攻荆門鎮破之高祖大悅下制褒美許
以便宜從事紹與王世充蕭銑疆界連接紹之士卒為
賊所虜者輒見殺害紹執敵人皆資給而遣之賊感其
義不復侵掠闔境獲安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郡王孝恭之擊蕭
銑也復令紹督兵以圖荊州會卒於軍高祖聞而流涕
貞觀中贈荊州都督

嫡孫力士襲爵官至洛州長史卒
子欽叔嗣萬歲登封年為夔州都督府長史時契丹入
寇以欽叔兼隴山軍討擊副使軍次崇州戰敗被擒其
後賊將圍安東令欽叔說屬城之未下者安東都督裴

唐書一百一十一 許紹 十一

元珪時在城下欽叔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
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則天下制褒美贈
斬州刺史諡曰忠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候仍為
海東慰勞使令迎其喪柩以禮改葬輔乾開元中官至
光祿卿

欽叔弟欽明少以軍功歷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
封鹽山郡公萬歲通天元年授金紫光祿大夫涼州都
督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眾數萬奄至城下欽明
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令說城中
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乞二升

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
一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陳將候夜
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兄弟同年皆死王事論
者稱之

紹次子智仁初以父勳授溫州刺史封孝昌縣公尋繼
其父為硤州刺史後歷太僕少卿涼州都督貞觀中卒
紹少子圍師有器幹博涉藝文舉進士顯慶二年本紀四年
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三年以修
實錄功封平恩縣男賜物三百段四遷龍朔中為左相
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圍師愛書可示之俄以子自然因獵射殺人

唐書一百一十一 許紹 十一

隱而不奏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圍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強兵重鎮媿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憐無兵邪又為李義府所擠左遷虔州刺
史尋轉相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刊石以頌之嘗有官
吏犯賊事露圍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
愧懼遂改節為廉士其寬厚如此上元中再遷戶部尚
書儀鳳四年卒贈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諡曰簡

李襲志字重光本隴西狄道人也五葉祖景避地安康
復稱金州安康人也周信州總管安康郡公遷哲孫也
父敬猷隋台州刺史安康郡公襲志初仕隋歷始安郡
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志散家產招募得三千人

以守郡城時蕭銑林士宏曹武徹等爭來攻擊襲志固守久之復聞宇文化及弑逆乃集士庶舉哀三日有郡人勸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蠻夷畏威士女悅服雖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篡逆四海鼎沸王號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蹤尉佗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聲曰吾世樹忠貞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沒而宗社猶存當與諸君戮力中原共雪讐恥豈可怙亂稱兵以圖不義吾寧蹈忠而死不為逆節而求生尉佗愚鄙無識何足景慕於是欲斬勸者從眾議而止襲志固守經二年而無援卒

唐書二一 李襲志

七

為蕭銑所陷銑署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遣其子元嗣齋書召之襲志乃密說嶺南首領隋永平郡守李光度與之歸國高祖又令間使齋書諭襲志曰卿昔久在桂州仍屬隋室運終四方圯絕率眾保境未知所統朕撫臨天下志在綏育眷彼幽遐思沾聲教况卿朕之宗姓情異於常家弟姪竝立誠効公又分遣首領申諭諸州情深奉國甚副所望卿之子弟竝據州縣俱展誠績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令竝入屬籍著於宗正及蕭銑平江南道大使趙郡王孝恭授襲志桂州總管武德五年入朝授柱國封始安郡公拜江州都督

及輔公祐反又以襲志為水軍總管討平之轉桂州都督襲志前後凡任桂州二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後表請入朝拜右光祿大夫行汾州刺史致仕卒於家襲志弟襲譽

襲譽字茂實少通敏有識度隋末為冠軍府司兵時陰世師輔代王為京師畱守所在盜賊蜂起襲譽說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馬世師許之既至漢中會高祖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封安康郡公仍令與兄襲志附籍於宗正太宗討王世充以襲

唐書二一 李襲志

七

譽為潞州總管時突厥與國和親又通使於世充襲譽掩擊悉斬之因委令轉運以餽大軍後歷光祿卿蒲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為江南道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桑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召拜太府卿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羨於人尋轉涼州都

督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同州刺史坐在涼州陰憾番禾縣丞劉武杖而殺之至是有司議當死制除名流於泉州無幾而卒換五經妙言四十卷江東記三十卷忠孝圖二十卷

兄子懷儼頗以文才著名歷蘭臺侍郎受制檢校寫四部書進內以書有汗左授郢州刺史後卒於禮部侍郎姜謩秦州上邽人祖真後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總管建平郡公謩大業末為晉陽長會高祖畱守太原見謩深器之謩退謂所親曰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才以應圖籙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為撥亂之主

唐書百一 姜謩

十五

由是深自結納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參軍從平霍邑拔絳郡監督大軍濟河時兵士爭渡謩部勒諸軍自昏至曉六軍畢濟高祖稱歎之平京城除相國兵曹參軍封長道縣公時薛舉寇秦隴以謩西州之望詔於隴右安撫承制以便宜從事謩將行奏曰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老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得一覩昇紫殿死無所恨高祖大悅謩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二郡軍次長道與薛舉相遇軌輕敵為舉所敗徵謩還京拜員外散騎常侍及平薛仁杲拜謩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

用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宏方略有以靜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尋轉隴州刺史七年以老疾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諡曰安

子行本名確以字顯貞觀中為將作大匠太宗修九成洛陽

二宮行本總領之以勤濟稱旨賞賜甚厚有所遊幸未嘗不從又轉左屯衛將軍時太宗選趨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充仗內宿衛名為飛騎每遊幸即騎以從分隸於行本及高昌之役以行本為行軍副總管率眾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

唐書百一 姜謩

十六

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璽書勞之曰攻戰之重器械為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卿星言就路躬事修營干戈纔動梯衝暫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里逋寇用是克平方之前古豈足相况及還進封金城郡公賜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十七年太宗將征高麗行本諫以為師未可動太宗不從行本從至葢牟城中流矢卒太宗賦詩以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邴國公諡曰襄陪葬昭陵行本性格敏所居官雖祿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後啟侈端勸帝斥之帝賴其強濟不斥也

子簡嗣永徽中官至安北都護卒子晞嗣開元初左散騎常侍

簡弟柔遠美姿容善於敷奏則天時至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內供奉

柔遠子皎長安中累遷尚衣奉御時元宗在藩見而悅之皎察元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尋出爲潤州長史元宗卽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臥內命之捨敬曲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鬪雞常呼之爲姜七而不名也兼賜以宮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元宗又嘗與皎在殿庭玩一嘉樹皎稱其美元宗遽令徙植於其

唐書一耳 姜暮

七

家其寵遇如此及竇懷貞等潛謀逆亂元宗將討之皎協贊謀議以功拜殿中監封楚國公實封四百戶元宗以皎在藩之舊皎又有先見之明欲宣布其事乃下敕曰朕聞士之生代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質命有太山之重義狗則爲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况君臣之相遇而故舊之不遺乎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舊職聯華珪璋特秀寬厚爲量體靜而安仁精微用心理和而專直往居藩邸潛款風雲亦由彭祖之同書子陵之共學朕常遊幸於外至長楊鄠杜之間皎於此時與之

累宿私謂朕曰太上皇卽登九五王必爲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

遂訶於朱祐皎復言於朕兄弟及諸駙馬等因聞徹太上皇太上皇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尋遣嗣號王邕等鞠問皎保護無怠辭意轉堅李通之讖記不言田叔之髡鉗罔憚仍爲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請投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遷潤州長史護邪每搆忠懇逾深戴於朕躬憂存王室以爲天且有命預睹成龍之徵人而無禮常懷逐鳥之志游辭枉陷旋罹貶斥嚴憲將及殆見誅夷履危本於初心遭險期於不貳雖禍福之際昭然

唐書一耳 姜暮

六

可圖而艱難之中是所繫賴洎朕祇膺寶位又共翦姦臣拜以光寵不忘撝挹敬愛之極神明所知造膝則會莫詭隨匪躬則動多規諫補朕之闕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詢事益亮其誠昔漢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矧夫否當其悔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豈流言之足聽而厚德之遂忘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尋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兄弟當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

屢奏請稍抑損之開元五年下敕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竝以優閑自保觀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太常卿上柱國楚國公監修國史姜皎衣纓奕代忠謹立誠精識比於橋元密私方於朱祐朕昔在藩邸早申款洽當謂我以不遺亦起子以自愛及膺大位屢錫崇班茅土列爵山河傳誓備蒙光寵時冠等夷朕每欲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私第自宏高尚之風不涉囂塵之境沐我恩貸庇爾子孫宜放歸田園以恣娛樂又遷晦為宗正卿以去其權久之皎復起為祕書監十年坐漏洩禁中語為嗣

唐書 姜皎

九

濮王嶠所奏敕中書門下究其狀嶠即王守一之妹夫中書令張嘉貞希守一意構成其罪仍奏請先決杖配流嶺外下制曰祕書監姜皎往屬艱難頗效誠信功則可錄寵是以加既忘滿盈之誡又虧靜慎之道假說休咎妄談宮掖據其作孽合處極刑念茲舊勳免此殊死宜決一頓配流欽州皎既決杖行至汝州而卒年五十餘皎之所親都水使者劉承祖配流雷州自餘流死者數人時朝廷頗以皎為冤而咎嘉貞焉源乾曜時為侍中不能有所持正論者亦深譏之元宗復思皎舊勳令遞其柩還以禮葬之仍遣中使存問其家十五年追贈

澤州刺史晦坐皎左遷春州司馬俄遷海州刺史卒起家蒲州參軍累為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初推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衙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議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千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拜改兵部滿歲為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為參前領選者周棘扈藩檢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為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賊賂路塞而流品有敘眾乃伏皎被放晦亦左天寶六載授皎男慶初等官七載贈皎吏部尚書仍賜實封二百戶以充享祀慶初襲封楚國公慶初生未晬元宗許尚公主後淪落二十餘年李林甫為相當軸用事林甫即皎之甥從容奏之故驟加恩命

唐書 姜皎

十

天寶十載詔慶初尚新平公主授駙馬都尉永泰元年拜太常卿新平故當歸裴玲幸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亦得植建陵詔為之使誤毀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誅裴玲子傲亦削官王幽禁中大麻十年薨故事太常職奉陵廟開元未濮陽王傲為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廟張垣以主塔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正云史臣曰或問屈突通盡忠於隋而功立於唐事兩國而名愈彰者何也答云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寧限於兩國爾被稠桑之擒臨難無苟免破仁果之眾臨財無苟得君子哉任瓌邱和許紹李襲志成遇真主得為故人或敘舊立功或率眾歸國尋其履迹皆有可

稱襲志為政襲譽訓子庶幾宏遠矣羨慕恩信有能官
之譽行本勤濟多克敵之功皎雖故舊恩倖不倫雖嘉
貞致寃亦冒寵自掇豈非無德而祿福過災生之驗歟
任瓌縱如妻無禮任親戚求財邱和進食邀幸皆無取
焉
贊曰屈突守節求仁得仁諸君遇主不足擬倫

唐書卷第一百十

唐書一百十 卷一百十

三

唐書卷第一百十一

列傳十一

宗室

南陽公延伯

從新書增

譙王真

從新書增

永安王孝基

淮安王神通

子道彥

襄邑王神符

子德懋

文暕

德懋曾孫

模

長平王叔良

子從晦

模從晦

從新書增

模

襄武王琛

子崇義

弟瑛

瑛

河間王孝恭

子崇義

弟瑛

瑛

廬陵王瑗

王君廓

淮陽王道元

弟道明

弟道明

江夏王道宗

弟道興

隴西王博父

弟奉慈

七

書增

唐書一百十一 宗室

太祖八子長延伯次真次世祖皇帝次璋次繪次禕次

蔚次亮

南陽公延伯早薨無嗣高祖武德中與六王同追封

譙王真從太祖戰歿無嗣

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也父璋周梁州刺史與趙王

祐謀殺隋文帝事洩被誅高祖即位追封畢王孝基武

德元年封永安王歷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免二年劉

武周將宋金剛來寇汾澮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舉兵

反自稱魏王請援於武周復以孝基為行軍總管討之

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悉

隸焉筠請急攻城絕外援且當有變時懷恩挾異計給

說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口宋金剛在近內拒外

強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城則武周遣其將尉

遲敬德潛援崇茂大戰於夏縣王師敗績孝基與唐儉

等皆沒於賊後謀歸國為武周所害高祖為之發哀廢

朝三日賜其家帛千疋賊平購其屍不得招覓而葬之

贈左衛大將軍諡曰壯無子以從兄韶新書宗室傳韶

兄弟從兄據表復云韶雍子道立為嗣封高平郡王九

年降為縣公永徽初卒於陳州刺史

淮南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

追封鄭王論神通隋末在京師義師起隋人捕之神通

潛入鄆縣山南與京師大俠史萬寶河東裴勤柳崇禮

等舉兵以應義師遣使與司竹賊帥何潘仁連結潘仁

奉平陽公主而至神通與之合勢進下鄆縣眾踰一萬

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史萬寶為副裴勤為長史柳

崇禮為司馬令狐德棻為記室高祖聞之大悅授光祿

大夫從平京師拜宗正卿武德元年拜右翊衛大將軍

封永康王尋改封淮安王為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

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進兵躡之至

幹勸納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賊計窮糧盡克在旦

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散其玉帛以為軍賞若受降者

我何以藉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兩賊之間

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勳甚大今貪其玉帛敗無日

矣神通怒囚幹於軍中既而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

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

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下城

又堅守神通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為

莘人所敗竇建德軍且至遂引軍而退後二日化及為

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

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為建德所陷及建德收復受河北

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從太宗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大將

軍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

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勳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

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元齡杜如晦

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

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

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

破今計勳行賞元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

之蕭何雖無汗馬指縱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

唐書 宗室

二

唐書 宗室

三

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耳四年薨太宗爲之廢朝贈司空謚曰靖十四年詔與河間王孝恭贈陝州大行臺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淪襄公劉政會配享高祖廟庭有子十一人長子道彥武德五年封膠東王次孝察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初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卽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爲多兩漢已降惟封帝子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宗室

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疎親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旣隆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疎降爵爲郡公唯有功者數十人封王是時道彥等並隨例降爵道彥與季弟孝逸最知名

道彥幼而事親甚謹初義師起神通逃難被疾於山谷綿歷數旬山中食盡道彥著弊衣出人間乞丐及採野實以供其父身無所噉其父分以食之輒詐言已啗

而覆藏留之以備闕乏及神通應義舉授朝請大夫高祖受禪封義興郡公進封膠東王授隴州刺史貞觀初轉相州都督例降爵爲公拜岷州都督丁父憂廬於墓側負土成墳躬植松栢容貌哀毀親友皆不復識之太宗聞而嘉歎令侍中王珪就加開喻復授岷州都督道彥遣使告諭党項諸部申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詔道彥爲赤水道行軍總管時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爲鄉導党項首領拓拔赤辭來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党項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他心者我當資給糧運如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宗室

或我欺當卽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旣至開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峽道彥不能進爲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人道彥退保松州竟坐滅死徒邊後起爲涼州都督尋卒贈禮部尚書

孝逸少好學解屬文初封梁郡公高宗末歷給事中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則天臨朝入爲左衛將軍甚見親遇光宅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以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督軍以討之孝逸引軍至淮而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僞將軍

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帥尉
遲昭夏侯瓚等超乃擁眾憑山以自固或謂孝逸曰超
眾守險且憑山為阻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
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眾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揚
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廣府司馬薛克構曰超
雖據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兵以
守則有闕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為後患不如擊之克超
則淮陰自懼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侯官軍然
後進兵高郵直趨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
從其言進兵擊超賊眾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人日暮圍解超銜枚夜遁孝逸引軍擊淮陰大破敬猷
之眾時敬業迴軍屯於下阿溪以拒官軍有流星墜其
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
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攜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
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
軍轉左豹韜衛大將軍改封吳國公孝逸素有名望自
是時譽益重武承嗣等深所忌嫉數讒毀之垂拱二年
左遷施州刺史其冬承嗣等又使人誣告孝逸往任益
州嘗自解逸字云走遶免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
天分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滅死配徙儋州尋卒

案新書則天紀

天授元年五月殺梁郡公孝逸而本傳
亦云卒於儋州紀傳互異未詳何從
新書 景雲初贈益州
金州大都督孝銳曾孫齊物孝同曾孫國貞別有傳

襄邑王神符字神符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友悌聞高祖
神符留長安為衛文昇所囚義寧初授光祿大夫封安吉郡公武德
元年進封襄邑郡王四年累遷并州總管突厥頡利可

汗率眾來寇神符出兵與戰於汾水東敗之斬首五百
級虜其馬二千疋又戰於沙河之北獲乙利達官并可

汗所乘馬及甲獻之由是召拜大府卿九年遷揚州大
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丹陽渡江治隋江都故郡州人賴焉然

威嚴不為下所畏貞觀初再遷宗正卿後以疾辭職改光祿大夫歸第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縑帛每給羊酒又令乘小輿引
入紫微殿以神符脚疾遣三衛輿之而升尊授開府儀
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
獻陵諡曰恭有子七人武德初並封郡王後例降封縣
當作 公次子德懋少子文曠最知名

德懋官至少府監臨川郡公五世孫從晦從祖模仕
至德中為倚氏令史思明

陷洛陽賊帥掠諸縣模率眾拒平之稍遷黔中觀察使
終太子賓客贈太子太保諡曰敬從晦寶曆初及進士

第累擢太常博士甘露之禍御史中丞李孝本被誅從
晦以族昆弟貶朗州司戶參軍改澧王府諮議分司東
都忌者重發前坐下遷亳州刺史馬久乃轉吏部郎中兼
侍御史知雜事出為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表
其政賜金紫歷京兆尹工部侍郎山南西道節度使又
以最就進銀青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三贈吏部尚書從

襄武王琛字仲寶高祖從父兄子也祖蔚周朔州總管父

安隋領軍大將軍封趙公武德初追封蔚為蔡王烈安為

西平王懷琛義寧中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璵賈

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始畢甚重之贈名馬

數百疋遣骨咄祿特勒隨琛貢方物高祖大悅拜刑部

侍郎進爵為王歷蒲絳二州總管歷利蒲絳三州總管及宋金剛

陷滄州時稽胡多叛轉琛為隰州總管以鎮之馭眾寬

簡夷夏安之三年薨子儉嗣後隨例降爵為公

河間王孝恭琛之弟也高祖克京師拜左光祿大夫尋

為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於巴蜀招攜以禮降附

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

為害實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已東皆為寇境若

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由是書檄所至相

繼降款武德二年授信州總管承制拜假蕭銑據江陵

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為王進王趙郡案琛

疑初襲爵趙公故進爵改信州為夔州便拜孝恭為總

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時李靖使江南孝

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

擢而實以為質也尋授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

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克之所得船散於

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

賊邪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

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

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

敢進兵來去規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吾克之必矣銑

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既內外

阻絕銑於是出降高祖大悅拜孝恭荊州大總管使畫工

貌而視之於是開置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利焉六年遷

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時荆襄雖定嶺表尚未悉平

孝恭分遣使人撫慰嶺南四十九州皆來款附及輔公

祐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為行軍元帥以擊之

七年孝恭自荊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周

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

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

門唯人自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祐惡

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盃中之血乃公祐授首之後

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眾公祐造其偽

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

率步騎軍於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鬪使奇兵斷其

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虜兵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

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山孝恭乘勝攻之破其梁山別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遁總管李靖又下廣陵城拔揚子鎮公祐窮蹙棄丹陽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祐及其僞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於麾下江南悉平璽書褒賞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寶珍玩甚眾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後廢行臺拜揚州大都督孝恭既破公祐江淮及嶺南皆統攝之自大業末羣雄競起皆為太宗所平謀臣猛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將並在麾下罕有別立勲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振遠築宅於石頭陳廬徽以自衛或誣其反名還頗為憲司尋徵拜宗正卿九年賜實封一千二百戶貞觀初遷禮部尚書以功臣封河間郡王除觀州刺史與長孫无忌等代襲刺史孝恭性奢豪重遊宴歌姬舞女百有餘人然而寬恕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太宗甚加親待諸宗室中莫與為比孝恭嘗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為宏壯非吾心也當賣之別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與免他人所利也十四年暴薨年五十

太宗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元配享高祖廟庭子崇義嗣降爵為譙國公歷蒲同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長史甚有威名後卒於宗正卿

孝恭次子晦乾封中累除營州都督以善政聞璽書勞問賜物三百段轉右金吾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糾發姦豪無所容貸為人吏畏服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高宗將幸洛陽令在京居守顧謂之曰關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踴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晦累有異績則天臨朝遷戶部尚書垂拱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轉秋官尚書永昌元年卒贈幽州都督子榮奉吳王恪祀為酷吏所

殺

孝恭弟瑊武德中為尚書右丞封濟北郡王卒於始州刺史

瑊弟瓌義師克京城授瓌左光祿大夫武德元年封漢陽郡公五年進爵為王時突厥屢為侵寇高祖使瓌賫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頡利可汗始見瓌箕踞瓌餌以

厚利頡利大悅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後復將命
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前來恨不屈之今日必令下拜瓌
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瓌不遣
瓌神意自若竟不為之屈頡利知不可以威脇終禮遣
之拜左武侯將軍轉衛尉卿代兄孝恭為荊州都督政
存清靜深為士庶所懷嶺外豪帥屢相攻擊遣使喻以
威德皆相次歸附嶺表遂定太宗卽位例降爵為公時
長史馮長命曾為御史大夫素矜街事多專決瓌怒杖
之坐是免貞觀四年拜宜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卒子冲
元垂拱中官至冬官尙書冲虛卒於尙方監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廬江王瑗高祖從父兄子也父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
封濟南王瑗武德元年歷信州總管封廬江王九年累
遷幽州大都督朝廷以瑗儒懦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
軍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嘗為盜勇力絕人瑗倚仗
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時隱太子建成將有異圖外結
於瑗及建成誅死遣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入朝瑗有
懼色君廓素險薄欲因事陷之以為己功遂給瑗曰京
都有變事未可知大王國之懿親受委作鎮寧得擁兵
數萬而從一使召耶且聞趙郡王先以被拘太子齊王
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乎相與共泣瑗乃囚敦禮

舉兵反召北齊州刺史王詵將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
涉說瑗曰王不奉詔而擅發兵此為反矣須改易法度
以權宜應變先定眾心今諸州刺史或有逆命王徵兵
不集何以保全瑗曰若之何利涉曰山東之地先從竇
建德酋豪首領皆是偽官今並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
亂若早苗之望雨王宜發使復其舊職各於所在遣募
本兵諸州倘有不從卽委隨便誅戮此計若行河北之
地可呼吸而定也然後分遣王詵北連突厥道自太原
南臨蒲絳大王整駕親詣洛陽西入潼關兩軍合勢不
盈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瑗以內外機務悉付君廓利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涉以君廓多翻覆又說瑗委兵於王詵而除君廓瑗不
能決君廓知之王君廓傳乃從數騎候詵留騎於外曰
白說方沐握馳斬詵持首告其眾曰李瑗與王詵共反
髮出卽斬之禁錮敕使擅追兵集今王詵已斬獨李瑗在無能為也
汝若從之終亦族滅若從我取之立得富貴禍福如是
意欲何從眾曰皆願討賊君廓領其麾下登城西南瑗
未之覺君廓自領千餘人先往獄中出敦禮瑗始知之
遽率數百人披甲纜出至門外與君廓相遇君廓謂其
眾曰李瑗作逆誤人何忽從之自取塗炭眾皆倒戈一
時潰走瑗塊然獨存謂君廓曰小人賣我以自媚汝行

當自及矣君廓擒瑗縊殺之年四十一傳首京師絕其屬籍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也

少孤貧為馭僧無行善盜嘗負者以竒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為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

少亡命為羣盜聚千餘人轉掠長平進逼夏縣

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為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

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

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為感動

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起兵召之不從

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於密

禮不等又率眾歸國

授上柱國假河公遷遼州刺史徙封

歷遷右武衛將軍

詔勞之曰爾以上谷從戰東都有功

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

新書二千匹高祖大悅徵

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

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

靖退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

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

尋以誅瑗功拜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

賜之加左光祿大夫賜物千段食實封千三百戶在職

多縱逸長史李元道數以朝憲脇之懼為所奏殊不自

安後追入朝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遁將奔突厥為野人

所殺追削其封邑

太宗顧前功為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温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司失所宜言乃貶為庶人

淮陽王道元高祖從父兄子也祖繪隋夏州總管武德

初追封雍王父贄追封河南王道元武德元年封淮陽

王授右千牛從太宗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陷陣時年

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從討王世充頻戰皆捷寶

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輕騎誘賊令道元率伏兵於道左

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於汜水麾戈陷陣直

出賊後眾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悅命副乘以給道

元又從太宗赴賊再入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

益厲射人無不應絃而倒東都平拜洛州總管及府廢

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復授山東

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元率騎先登命副

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元深入而擁

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為將而

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脫越濶交戰大軍若動必

陷泥濘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元

遂為賊所擒全軍盡沒唯萬寶逃歸道元遇害年十九

太宗追悼久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元終始從朕見朕

唐書合鈔 卷一一一

唐書合鈔 卷一一一

唐書合鈔 卷一一一

唐書合鈔 卷一一一

唐書合鈔 卷一一一

唐書合鈔 卷一一一

深入賊陣所向必克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為之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壯無子詔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為淮陽王令主道元之祀累遷左驍衛將軍送宏化公主還番坐洩主非太宗女奪爵國除後卒於鄆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字承範道元從父弟也父韶追封東安王贈

戶部尚書道宗武德元年封略陽郡公起家左千牛備身討劉武周戰於度索原軍敗賊徒進逼河東道宗時年十七從太宗率眾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乘勝其

唐書卷一百一

宗室

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闇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又從平寶建德破王世充屢有殊效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數萬至於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眾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為任城王初突厥連於梁師都其郁射設入居五原舊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開拓疆界斥地千餘里邊

人悅服貞觀元年徵拜鴻臚卿歷左領軍大理卿時太宗將經略突厥又拜靈州都督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軍逼之徵其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谷沙鈴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於京師以功賜實封六百戶召拜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為崑邱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并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

唐書卷一百一

宗室

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二年遷禮部尚書改封江夏王授鄂州刺史尊坐賊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跡周宇內遊觀無休息絕域採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唯當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高宴賜不少足有餘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遂免官削封邑十三年起為茂州都督未行轉晉州刺史十四年復拜禮部尚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

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尙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億度浪生猜貳其功勳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誅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及大軍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日臣請輕騎度遼窺形勢儉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謂帝如期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疋令道宗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水克蓋牟城逢賊道宗與總管張君又兵大至領騎纔四千虜十倍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

唐書道宗室

三

我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又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於部署爲賊所據歸罪於果毅傅伏愛斬之道宗既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捨而不問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爲其針賜以御膳二十一年以疾請居閑職轉太常卿永徽元年加授特進增實封并前六百戶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无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遺愛交結配

唐書合鈔 卷一一一

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及无忌遂良得罪詔復其官爵道宗晚年頗好學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昆季最爲當代所重道宗子景恒降封盧國公官至相州刺史道宗弟道興武德初爵縣公貞觀九年爲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廣寧郡王以屬疎降封恐不得年忽忽憂悵卒於官贈交州都督隴西王博父高祖兄子也高祖長兄曰澄次曰湛次曰洪並早卒武德初追封澄爲梁王湛爲蜀王洪爲鄭王新書表封漢王澄洪並無後博父卽湛第二子也武德元年受封高祖時歷宗正卿禮部尙書加特進博父有妓妾數百人皆衣羅綺食必梁肉朝夕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

唐書道宗室

三

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爲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况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唯昵近小人好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令賜絹二百疋可各買經史習讀務爲善事成亨二年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諡曰恭奉慈武德初封渤海王顯慶中累遷原州都督薨諡曰敬七世孫好學大寒撥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二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鬪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戲以辨凡論著數百篇常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豔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云平盧節度使王彥威表爲巡官府還還洛陽卒

史臣曰無私於物物亦公焉高祖纔定中原先封疎屬

一一九

致廬江為叛神通爭功封德彝論之於前房元齡譏之於後若河間機謀深沉識度宏遠縱虛舟而降蕭銑飲妖血而平公祜入朝定君臣之分賣第為子孫之謀善始令終論功行賞即無私矣或問曰水變為血信妖矣竟成功而無咎者何也答曰河間節貫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勝德明矣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於羣從之中稱一時之傑无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贊曰疏屬盡封啟亂害公河間孝恭獨稱軍功

新書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太宗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謂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祿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承於哀平桓靈而誣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繆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各儒劉秩曰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謂郡縣可以小寧而不可以久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而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為君置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

且立法未有不傲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傲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於天下軌傲則土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強為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罔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置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狗之為安故仍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建侯制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概責也救土崩之難莫若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

者視所教為之勿及於傲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唐書卷第一百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十二

列傳十二

溫大雅

弟彥博

大有

陳叔達

實威

兄子軌

軌弟琮

威從兄

抗弟璉

抗子靜

溫大雅字彥宏太原祁人也父君悠北齊文林館學士
隋泗州司馬大業末為司隸從事見隋政日亂謝病而
歸大雅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宮學士長
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高祖鎮
太原甚禮之義兵起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
翰禪代之際與司隸實威主簿陳叔達參定禮儀武德
元年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

唐書星 溫大雅

一

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尋轉
工部進拜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巢
刺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祕策甚蒙
嘉賞太宗即位累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大雅將改葬
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
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諡曰孝撰創業
起居注三卷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子無隱官至工
部侍郎大雅弟彥博

彥博

字大

幼聰悟有口辨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

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嘆異曰皆卿相才也開皇

末為州牧秦孝王俊所薦授文林郎直內史省轉通直

謁者及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藝以幽州歸國
彥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為中書舍
人俄遷中書侍郎封西河郡公時高麗遣使貢方物高
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
場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土宇
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為詔述朕此
懷也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元菟
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
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

唐書星 溫大雅

二

比列星理無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其年突厥入寇
命右衛大將軍張瑾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出拒之以彥
博為行軍長史與虜戰於大谷軍敗彥博沒於虜庭突
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家虛實及兵馬多少彥博固不
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太宗即位突厥送款
始徵彥博還朝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意
有沙汰多所損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惟駢辭
辨與之相詰終日諍擾頗為識者所嗤復拜中書侍郎
兼太子右庶子貞觀二年遷御史大夫仍檢校中書侍
郎事彥博善於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承受

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四年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高祖常宴朝臣詔太宗諭旨既而顧謂近臣曰何如溫彥博其見重如此初突厥之降也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也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各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為漢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常空矣惟彥博議曰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則乖物

唐書卷三十三 溫大雅

三

性故非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遂處降人於朔方之地其入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議者尤為不便欲建突厥國於河外彥博又執奏曰既已納之無故遣去深為可惜與魏徵等爭論數年不決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薨年六十四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吾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天性靈彥博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室太宗命有司為造堂焉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子振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振弟

挺尚高祖女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

彥博曾孫曠尚涼國長公主

大雅弟大有字彥將性端謹少以學行稱隋仁壽中尚書右丞李綱表薦之授羽騎尉尋丁憂去職歸鄉里義旗初舉高祖引為太原令從太宗擊西河高祖謂曰士馬尚少要資經略以卿參謀軍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若剋西河帝業成矣及破西河而還復以本官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為疑卿何自疑也大有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多之武德元年累轉中書侍郎封

唐書卷三十三 溫大雅

四

河郡會卒高祖甚傷惜之贈鴻臚卿諡曰初大雅在隋

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愨楚同直內史省

彥將與愨楚弟遊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溫氏為盛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

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

僕射徐陵甚奇之歷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

得調大業中拜內史舍人出為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

叔達以郡歸款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溫

大雅同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詰多叔達所為武

德元年授黃門侍郎二年兼納言四年拜侍中叔達明辨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爲薦拔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貞觀初加授光祿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絕弔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

唐書三 陳叔達

五

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爲陛下社稷計耳後坐閭廷不理爲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諡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諡曰忠有集十五卷
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陸人太穆皇后從父兄也父熾隋太傅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隋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祕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祕書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時諸兄並以軍功致仕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子積

學成聖猶狼狽當時栖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位不達固其宜矣威笑而不答久之蜀王秀辟爲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疾還田里及秀廢黜府寮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大業四年累遷內史舍人以數陳得失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歸京師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時軍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既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皆其所定禪代文翰多參預焉高祖常謂裴寂曰叔孫通不能加也武德元年拜內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爲論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臥內常爲膝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

唐書三 竇威

六

咸登此職今我已爲天子公爲內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亦貴乎及寢疾高祖自往臨問尋卒家無餘財遺命薄塋諡曰靖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葬日詔太子及百官並出臨送有文集十卷子暉嗣官至岐州刺史威兄子軌從兄抗並知名
軌字士則周雍州牧鄼國公恭之子也隋大業中爲資陽郡東曹掾後去官歸於家義兵起軌聚衆千餘人迎謁

於長春宮高祖見之大悅降席握手語及平生賜良馬
十匹使掠地渭南軌先下永豐倉收兵得五千人從平
京城封贊皇縣公拜大丞相諮議參軍時稽胡賊五萬
餘人掠宜春軌討之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
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
軌自率數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
後斬之既聞鼓士卒爭先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口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
會赤排羌作亂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同寇漢中拜軌秦
州總管與賊連戰皆捷餘黨悉降進封鄜國公三年遷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竇威 七

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許以便宜從事屬党項寇松州詔
軌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與軌連勢時党項引吐
谷渾之眾其鋒甚銳軌師未至善合先期至鉗川遇賊
力戰走之軌復軍於臨洮進擊左封破其部眾度羌必為患始
屯田 益州尋令率所部兵從太宗討王世充於洛陽四年還
益州時蜀土寇往往聚結悉討平之軌每臨戎對寇或
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眾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
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栗
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為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
而斬之每誠家僮不得出外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

之謂奴曰我誠使汝要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
收奴斬之其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行
臺郎中趙宏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歲至數百後徵
入朝賜坐御榻軌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
謂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為公所斬畧盡
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詔下獄俄而釋之還鎮益州軌
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
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之示但
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於京師軌追斬不
及是歲行臺廢即授益州大都督加食邑六百戶貞觀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竇威 八

元年徵授右衛大將軍二年出為洛州都督洛陽因隋
末喪亂人多浮偽軌並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
者皆按之由是人吏懾懼風化整肅四年卒官贈并州
都督子奉節嗣尚高祖女永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
都督

軌弟琮亦有武幹隋左親衛大業末犯法亡命奔太原
依於高祖琮與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搜羅英傑
降禮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解及將義舉琮協贊大謀
大將軍府建為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祿大
夫扶風郡公尋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裨將

桑顯和來逼文靜義軍不利琮與段志元等力戰久之
隋軍大潰通道走琮率輕騎追至稠桑獲通而返進兵
東畧下陝縣拔太原倉拜右新書領軍大將軍賜物五
百段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
一萬自栢崖道應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武
德初以元謀勳特恕一死拜右屯衛大將軍復轉右領
軍大將軍時將圖洛陽遣琮留守陝城以督糧運王世
充遣其驍將羅士信來斷糧道琮潛使人說以利害士
信遂率眾降及從平東都賞物一千四百段後以本官
檢校晉州總管等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

唐書卷一百一

九

公賞黃金五十斤未幾而卒高祖以佐命之舊甚悼之
贈左衛大將軍諡曰敬永徽五年重贈特進

抗字道生太穆皇后之從兄也隋洛州總管陳國公榮
定之子也諡曰母隋文帝安成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
見崇寵少入太學略涉書史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
屬其父寢疾抗躬親扶侍衣不解帶者五十餘日及居
喪哀毀過禮後襲爵陳國公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隋
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禮賞賜極厚
母卒號慟絕而復蘇者數焉文帝令宮人至第節其哭
泣歲餘起為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所在並以寬惠聞

及漢王諒作亂煬帝恐其為變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
雄因言抗得諒書而不奏按之無驗以疑貳除名抗與
高祖少相親狎及楊元感作亂高祖統兵隴右抗言於
高祖曰元感抑為發縱耳李氏有名圖錄可乘其便天
之所啟也高祖曰無為禍始何言之妄也大業末抗於
靈武巡長城以伺盜賊及聞高祖定京城抗對眾而怵
曰此吾家妹婿也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之主矣因歸長
安高祖見之大悅握手引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因
縱酒為樂尋拜將作大匠武德元年以本官兼納言高
祖聽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後延入臥內命之捨敬縱酒

唐書卷一百一

十

談諱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移時或留宿禁內高祖每呼
為兄而不名也宮內咸稱為舅常陪侍遊宴不知朝務
轉左武侯大將軍領左右千牛備身大將軍等從太宗
平薛舉勳居第一四年又從征王世充及東都平冊勳
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預焉朝廷榮之賜女樂一
部金寶萬計武德四年因侍宴暴卒贈司空新書諡曰
密子衍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時抗羣從內三品七人四
品五品十餘人尚主三人妃數人冠冕之盛當朝無比
諱字元休抗第二子也在隋左親衛以父得武德初累
轉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師旅歲興軍

糧不屬靜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民物
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頻上書辭甚切至於是徵
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
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總
管靜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障塞復從之
太宗卽位徵拜司農卿封信都男趙元楷爲少卿靜鄰
其聚斂因會官屬大
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
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慙尋轉
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詣其所靜知虜中
虛實潛令人問其部落郁射設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
並率衆歸款太宗稱善賜馬百匹羊千口及擒頡利處

唐書三

十一

其部落於河南以爲不便上封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
獸窮則搏噬群則聚麀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
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爲之民以資無知之虜得
之則無益於治失之則無損於化然彼首邱之情未易
忘也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
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
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
爲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俾爲藩臣此實長轡遠馭之道
於時務在懷輯雖未從之太宗深嘉其志制曰北方之
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

憂矣再遷民部尚書貞觀九年卒諡曰肅子達尚太宗
女遂安公主襲爵信都男

誕抗第三子也隋仁壽中起家爲朝請郎義寧初辟承
相府祭酒轉殿中監封安豐郡公尚高祖女襄陽公主
從太宗征薛舉爲元帥府司馬遷刑部尚書轉太常卿
高祖諸少子荆王元景等未出宮者十餘王所有國司
家產之事皆令誕主之出爲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拜右
領軍大將軍轉大理卿莘國公修營太廟賜物五百段
復爲殿中監以疾解官復拜宗正卿太宗常與之言昏
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聞爲官擇人者治爲人擇官者

唐書三

三

亂竇誕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不自而任之觀尸
祿而不退非唯傷風亂政亦恐爲君不明考績黜陟古
今常典誕可光祿大夫還第尋卒贈工部尚書荊州刺
史諡曰安子孝慈嗣官至左衛將軍孝慈子希玠希玠
少襲爵中宗時爲禮部尚書以恩澤賜實封二百五十
戶開元初爲太子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誕少子孝謙在
外戚傳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
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
與爲比
璉字之推抗季弟也大業末爲扶風太守高祖定京師

以郡歸國歷禮部民部二尚書從太宗平薛仁果等鎮益州時蜀中尚多寇賊璉屢討平之時皇甫無逸在蜀與之不協璉屢請入朝高祖徵之中路詔令還鎮璉不得志遂於路左題山以申鬱積有使者至其所璉宴之臥內遺以綾綺無逸奏其事坐免官未幾拜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授太子詹事後為將作大匠修葺洛陽宮璉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怒遽令毀之坐事免會納其女為鄴王妃俄而復位加右光祿大夫七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安璉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聲雅樂璉討論故實

唐書三皇 寶威

十三

撰正聲調一卷行於代

史臣曰得人者昌如諸溫儒雅清顯為一時之稱叔達才學明辯中二國之選皆抱廊廟之器俱為社稷之臣威守道軌臨戎抗居喪靜經略璉音律仍以懿親俱至顯位才能門第輝映數朝豈非得人歟唐之昌也不亦宜乎然彥博之編寶軌之酷亦非全器焉贊曰溫陳才位文蔚典禮諸寶威里榮盛無比

唐書卷第一百十二

唐書卷第一百十三

列傳十三

李綱 孫安仁 安靜從 鄭善果 從兄元璿

楊恭仁 子思訓 思訓孫睿交 恭仁弟續 續孫執柔 執柔弟執一 恭仁弟師道

皇甫無逸 李大亮 族孫迥秀 迥秀子齊損

李綱字文紀觀州蓀人也祖元則後魏清河太守父制周車騎大將軍綱少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許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周齊王憲引為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及憲遇害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理瘞哭拜而去隋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

唐書三皇 李綱

一

勇嘗以歲首宴官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公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遠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宮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者居其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侍側至今致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邪辭氣凜然左右皆為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豈

非擇人綱曰臣在東宮非得言者帝奇其對擢拜尚書右丞時左僕射楊素蘇威當朝用事綱每固執所見不與之同由是二人深惡之會遣大將軍劉方誅討林邑楊素言於文帝曰林邑多珍寶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綱可任文帝以爲行軍司馬劉方承素之意屈辱綱幾至於死及軍還久不得調後拜齊王府司馬未幾蘇威復令綱詣海南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後自來奏事威復言綱擅離所職以之屬吏綱見善卜者令筮之遇鼎因謂綱曰公易姓之後方可得志而爲卿輔宜早退不然有折足之敗也尋會赦免屏居於鄆大業末賊帥何

唐書

李綱

二

潘仁以綱爲長史義師至京城綱來謁見高祖大悅授丞相府司錄封新昌縣公專掌選高祖踐祚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典選如故先是巢王元吉授并州總管於是縱其左右攘奪百姓宇文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寶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奪境內畜獸取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相擊刺痕傷致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嘆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

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孥棄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寶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資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合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寶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

唐書

李綱

三

宇文歆論情則疎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爲過翼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問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制禁時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上疏諫曰謹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唯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既招物議大斲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

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顧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尋令參詳律令綱在東宮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建成嘗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饗人作鱸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爲鱸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鱸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論弼諸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匹以遺之建成後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又思筮者之言頻乞骸骨高祖謾罵之曰卿爲潘仁長史何乃羞爲朕尙書且

唐書三十三 李綱

四

建成在東宮遣卿輔導何爲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爲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秀才乘元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爲尙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採納旣無補益所以請退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尙書詹事並如故綱又上書諫太子曰綱耄矣日過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許傳聖躬無以酬恩請効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爲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覽書不懌

而所爲如故綱以數言事忤太子旨道旣不行鬱鬱不得志武德二年以老表辭職優詔解尙書仍爲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敕未嘗稱名其見重如此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腳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閣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道又令舉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元齡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

唐書三十三 李綱

五

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及遇疾太宗遣尙書左僕射房元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匹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太子爲之立碑初周齊王憲女孀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瞻恤甚厚及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子少植隋武陽郡司功書佐先綱卒

少植子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於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安仁弟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後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後臣誣殺之

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也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

父誠新書名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大象初討尉遲迥力戰

遇害善果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詔令襲其官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受冊悲慟擗踊不能自勝觀者莫不

為之流涕隋開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業

中累轉魯郡太守善果篤慎事親至孝母崔氏賢明曉

於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嘗於閣內聽之聞其剖斷合

理歸則大懌若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

前終日不敢食崔氏謂之曰吾非怒汝反愧汝家耳汝

唐書卷三 鄭善果

六

先君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

汝繼父之心自童子承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能

致之也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內則墜爾家風或

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寡婦也有慈無

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

以事汝先君乎善果由此遂勵已為清吏所在有政績

百姓懷之及朝京師煬帝以其居官儉約莅政嚴明與

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各賞物千段黃金百

兩再遷大理卿後突厥圍煬帝於雁門以守禦功拜右

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為民部尚書隨

化及至聊城淮安王神通圍化及善果為化及守禦督

戰為流矢所中及神通退還寶建德進軍克之建德將

王琮獲善果謂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後而

清稱益衰又忠臣子奈何為弑君之賊殉命苦戰而傷

瘡若此善果深愧赧欲自殺偽中書令宋正本馳往救

止之建德又不為之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於京

師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封滎

陽郡公善果在東宮數進忠言多所匡諫未幾檢校大

理卿兼民部尚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

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與從兄元壽在其數時以

唐書卷三 鄭善果

七

為榮尊坐事免及山東平持節為招撫大使坐選舉不

平除名後歷禮部刑部二尚書貞觀元年出為岐州刺

史復以公事免三年起為江州刺史卒

元壽字德芳隋岐州刺史沛國公譯子也少以父功拜儀

同大將軍襲爵沛國公累轉右武侯將軍改封莘國公

大業中出為文城郡守義師至河東元壽以郡來降

張綸西掠地攻拔其城係至軍門釋之徵拜太常卿及定京城與襄武王琛使突厥

以本官兼參旂將軍元壽少在戎旅尤明軍法高祖嘗

令巡諸軍教其兵事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其兄

為叱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為犄角來

寇汾晉詔元壽入蕃諭以禍福叱羅竟不納乃欲總其部落入寇太原以爲武周聲援未幾叱羅遇疾療之弗愈其下疑元壽令人毒之乃囚執元壽不得歸叱羅竟死頡利嗣立留元壽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壽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尋而突厥又寇并州時元壽在母喪高祖令墨絰充使招慰突厥從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填映山谷及見元壽責中國違背之事元壽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慚不能報元壽又謂頡利曰漢

唐書卷三 鄭善果

八

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旣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弊帛皆入可汗免爲劬勞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卽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絕今乃舍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卽引兵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亭息警燧火不然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固當非遠元壽自義寧已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貞觀三年又使人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準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內炊飯

化而爲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太宗然之無幾突厥果敗元壽後累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尋起爲宜州刺史復封沛國公元壽有幹略所在頗著聲譽然其父譯事繼母失溫清之禮隋文帝曾賜以孝經至元壽事親又不以孝聞清論鄙之二十年卒贈幽州刺史諡曰簡弟孫杲知名則天時爲天官侍郎

楊恭仁本名綸宏農華陰人隋司空觀王雄之長子也隋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爲苛察戎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唯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元感作

唐書卷三 楊恭仁

九

亂煬帝制恭仁率兵經畧與元感戰於破陵大敗之元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與屈突通等追討獲之軍旋煬帝召入內殿謂曰我聞破陵之陣唯卿力戰功最難比雖知卿奉法情慎都不知勇決如此也納言蘇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虛也時蘇威及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參掌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恭仁獨雅正自守不爲蘊等所容由是出爲河南道大使討捕盜賊時天下大亂行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還江都宇文化及弒逆署吏部尙書隨至河北爲化及守魏縣時元寶藏據有魏郡會行人魏徵

說下寶藏執恭仁送於京師高祖甚禮遇之拜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為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情偽推心馭下人吏悅服自蔥嶺以東並入朝貢未幾遙授納言總管如故俄而突厥頡利可汗率眾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禦備多設疑兵頡利懼而退走屬瓜州刺史賀拔威新書名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遠未遑征討恭仁乃募驍勇倍道兼進賊不虞兵至之速克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虜賊眾感其寬惠遂相率執威而降久之徵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鼓旂將軍貞觀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祿大夫行揚州大都督府

唐書百三十一 楊恭仁

十一

長史五年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恭仁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恭仁弟師道尚桂陽公主從姪女為巢刺王妃弟子思敬尚安平公主連姻帝室益見崇重後以老病乞骸骨聽以特進歸第十三年卒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孝

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時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有愛妾置於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其妻隔絕妾等怒密以毒藥置酒中思訓飲

盡便死顯慶中從高祖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寶節坐是配流嶺表思訓妻又詣闕稱寃制遣使就斬之仍改賊盜律以毒藥殺人之科更從重法

思訓孫睿交本名璩少襲爵觀國公尚中宗女長寧公主預誅張易之有功賜寶封五百戶神龍中為祕書監後被貶卒於絳州別駕

恭仁弟續頗有辭學貞觀中為鄆州刺史

續孫執柔則天時為地官尚書則天以外氏近屬甚優寵之時武承嗣攸寧相次知政事則天嘗曰我令當宗及外家常一人為宰相由是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尋

唐書百三十一 楊恭仁

十一

卒執柔子滔開元中官至吏部侍郎同州刺史

執柔弟執一神龍初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恭仁少弟師道

字景猷

隋末自洛陽歸國授上儀同為備

身左右等尚桂陽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轉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代魏徵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樹每飲其餘風所庶幾也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

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後賜宴帝日聞公每

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

十二年轉中書令太子承乾謀逆事洩與長孫无忌房元齡同按其

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

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

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用皆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

其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楊

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緩急

不可得力未幾從征高麗攝中書令及軍還有毀之者

稍貶為工部尚書尋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贈吏部尚

唐書皇 楊恭仁

三

書并州都督諡曰陪葬昭陵賜東園祕器并為立碑

子豫之尚巢刺王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淫

亂為主壻實奉節所擒五刑具而殺之

師道兄子思元高祖時為吏部侍郎國子祭酒思元弟

思靜禮部尚書師道從兄子崇敬太子詹事始恭仁父

雄在隋以同姓寵貴自武德之後恭仁兄弟名位尤盛

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內駙馬三人王妃五人

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官二十餘人遂為盛族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烏氏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

馬其先安定著姓徙居京兆萬年仁壽末漢王諒於并

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為諒所殺無逸時在長安聞諒

反即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徇節

義既屬亂常必無苟免等而凶問果至在喪柴毀過禮

事母以孝聞煬帝以誕死節贈柱國宏義郡公令無逸

襲爵時五等皆廢以其時忠義之後特封平輿侯拜涇

陽太守甚有能名差品為天下第一再轉右武衛將軍

甚見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及江都之變與

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侗為帝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

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死而後已終不

能同爾為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無

唐書皇 皇甫無逸

三

為相迫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高祖以

隋代舊臣甚尊禮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

行臺民部尚書明年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

洽長吏橫恣贓污狼籍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承制除授

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有皇甫希仁者

見無逸專制方面微倖上變云臣父在洛陽無逸為母

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

逼於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眾人其在益州極

為清正此蓋羣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我君臣惑

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

往慰諭之俄而又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狀高祖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是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因令劉世龍溫彥博將按其事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既返命高祖勞之曰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多譖訴者但為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尋拜民部尚書出為同州刺史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

唐書皇 皇甫無逸

十四

廉介如此然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母在長安病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諡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竟諡為良孫忠開元中為衛尉卿

李大亮雍州涇陽人後魏度支尚書琰之曾孫也其先本居隴西狄道代為著姓祖綱後魏南岐州刺史父充

節隋朔州總管武陽公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檢躬捕寇盜所擊輒平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嘆下書勞之賜馬一匹新書 帛五十段其後虜賊寇境大亮眾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以與之宴樂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大悅超拜金州總

唐書皇 李大亮

十五

管府司馬時王世充遣其兄子宏烈據襄陽令大亮安撫樊鄧以圖進取大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遷安州刺史又令徇廣州已東行次九江會輔公祏反大亮以計擒公祏將張善安公祏等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大亮率兵進援擊賊破之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拜越州都督貞觀元年轉交州都督封武陽縣男在越州寫書百卷及徙職皆委之廨宇等召拜太府卿出為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州見有

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違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嘆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餅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閒宜

唐書皇 李大亮

七

等典籍然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時頡利可汗敗亡北荒諸部相率內屬有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等尙散在伊吾以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集之多所降附朝廷愍其部落凍餒遺於磧口貯糧特加賑給大亮以爲於事無益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如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

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岷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尙不安業匈奴微弱已來始就農畝若卽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是以周室愛人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四十載而遂絕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自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尊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人

唐書皇 李大亮

七

非中夏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蕃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爲蕃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旣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疋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幣帛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納其奏八年爲劍南道巡省大使大亮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及討吐谷渾以大亮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大總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歷河源遇賊於蜀渾山接戰破之俘其名王虜雜畜五萬

計以功進爵為公賜物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遺親戚仍罄其家資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二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盛後拜左衛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為親信大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臥其見任如此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守房元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以當大位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情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之恩而久不

唐書 李大亮

七

能得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嘗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官爵請迴授太宗遂遷弼為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十八年太宗幸洛陽令大亮副司空房元齡居中等遇疾太宗親為調藥馳驛賜之臨終上表請停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深以關中為意表成而嘆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時五十九死之日家無珠玉可以為哈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親戚孤遺為大亮

所鞠養服之如父者十五人太宗為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兄子道裕承微中為大理卿

迴秀字茂大亮族孫也祖元明濟州刺史父義本宣州

刺史迴秀及進士第弱冠應英材傑出舉拜相州參軍累轉

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才甚寵待之掌舉數年遷鳳

閣舍人迴秀母氏庶賤而色養過人其妻崔氏嘗叱其

媵婢母聞之不悅迴秀即時出之或止云賢室雖不避

嫌疑然過非出狀何據如此迴秀曰娶妻本以承順顏

色顏色苟違何敢留也竟不從長安初歷天官夏官二

唐書 李大亮

九

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俄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令宮人

參問其母又嘗迎入宮中待之甚優迴秀雅有文才飲

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然頗託附權倖

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為讜正之士所議

俄坐賊出為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即位召授將作少監景龍中

累轉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節為朔方道行軍大總

管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又有猫為犬所乳中宗以為

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俄代姚崇為兵部尚書病卒五年

十聯侍中子齊損開元十年與權梁山等構逆伏誅籍沒其

家也

史臣曰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如李綱直道事人執
心不回始對隋文慷慨獲免終忤楊素屈辱尤深及高
祖臨朝諫舞胡鳴玉懷不吐茹之節存有始有卒之
規可謂危矣非逢有道焉能免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李綱有焉善果幼事賢母長爲正人元壽於國有
功祇練邊事承家不孝終爲匪人恭仁仕隋忠厚馭衆
謙恭破賊立功方見仁者有勇掌選被斥所謂獨正者
危自僞歸朝懷才遇主連婚帝室列位藩宣始終無玷
者鮮矣師道慎密純善怯悞無更事之名抑勢避嫌署
用致非才之謂無逸知父守節陷難離母避逆終吉忠

唐書卷一百十三

三

信之道著矣絕賓客以閉府門斷衣帶以續燈柱廉介
之志彰矣於乎蜀道初開親老地梗至孝滅性子道可
知不得諡爲孝也惜哉大亮文武兼才貞確成性賣馬
勸農是爲政也投身論賊略也放奴婢從長者仁也因
鷹諫獵臨終上表忠也論伊吾之衆智也葬五葉無後
報張弼恩義也事兄嫂如父母孝也不死婦人之手禮
也無珠玉爲含廉也房元齡云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
名下無虛士矣迴秀諂事權倖爰至台司餘不足觀清
風替矣

贊曰李綱守道言行俱危善果母訓清貞自資元壽父

子要道何虧恭仁獨正令德無違師道慎密抑勢見機
無逸廉介終於孝思大亮才德陵勃名隨迴秀託附實
汗台司

唐書卷一百十三

唐書卷一百十三

三

唐書卷第一百十四

列傳十四

封倫

子言道 兄子行高

蕭瑀

子銳 瑀兄璟 瑀兄子鈞 鈞子瓌

裴矩

子宣機

宇文士及

封倫字德彝觀州蓀人北齊太子太保隆之孫父子繡
隋通州刺史倫少時其舅盧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識過
人必能致位卿相開皇末江南作亂內史令楊素往征
之署為行軍記室船至海曲素召之倫墜於水中人救
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問其故曰私事也
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以從妹妻之素將營仁壽宮引為土木

唐書百十四 封倫

一

監隋文帝至宮所見制度奢侈大怒曰楊素為不誠矣
殫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為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將
獲譴倫曰公當弗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
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
此宮豈非孝順素退謂倫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
儉故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也唯麗是好后心
既悅帝慮必移所以知耳素嘆伏曰揣摩之才非吾所
及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擊賞倫每薦於文帝由是
擢授內史舍人大業中倫見虞世基幸於煬帝而不閉
吏務每有承受多失事機倫又託附之密為指畫宣行

詔命諂順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寢而不奏決斷
刑法多峻文深誣策勳行賞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寵日
隆而隋政日壞皆倫所為也宇文化及之亂偏帝出宮
使倫數帝之罪帝謂曰卿是士人何至於此倫赧然而
退化及尋署內史令從至聊城倫見化及勢蹙乃潛結
及來降高祖以其前代舊臣遣使迎勞高祖知其皆附
就舍倫以祿拜內史舍人尋遷內史侍郎高祖嘗幸溫
湯經秦始皇墓謂倫曰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
之財營起山陵此復何益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

唐書百十四 封倫

二

自秦漢帝王盛為厚葬故百官庶競相遵倣凡是古
冢邱封悉多藏珍寶咸見開發若死而無知厚葬深為
虛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
今之後宜自上導下悉為薄葬太宗之討王世充詔倫
參謀軍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師太宗遣倫入朝
親論事勢倫言於高祖曰世充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
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窮破在朝夕今
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接後必難圖未若乘其已衰
破之必矣高祖納之及太宗凱旋高祖謂侍臣曰朕初
發兵東討眾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請行封倫贊成此計

昔張華協同晉武亦復何以加也封平原縣公兼天冊

府司馬

初竇建德援洛陽將趨虎牢倫與蕭瑀謀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

者千慮或有失會突厥寇太原復遣使來請和親高祖

平倫謝素不及問羣臣和之與戰策將安出多言戰則怨深不如先和

倫曰突厥憑凌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

臣計者莫若悉眾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

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以擊之爲便高祖從

之六年以本官檢校吏部尚書曉習吏職甚獲當時之

譽八年進封道國公尋徙封於密蕭瑀嘗薦倫於高祖

高祖任倫爲中書令太宗嗣位

唐書百官封倫

實封六

百戶瑀遷尚書左僕

射倫爲右僕射倫素險詖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

盡變易之由是與瑀有隙貞觀元年遭疾於尚書省太

宗親自臨視卽命尙輦送還第尋薨年六十大宗深悼

之廢朝三日冊贈司空諡曰明初倫數從太宗征討特

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太宗以爲至誠前

後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時高祖將行

廢立猶豫未決謀之於倫倫固諫而止然所爲祕隱時

人莫知事具建成傳卒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十七年

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倫曰臣聞事君之義盡命不渝

爲臣之節歲寒無貳苟虧其道罪不容誅倫位望鼎司

恩隆胙土無心報效乃肆姦謀熒惑儲藩獎成元惡實

於常典理合誅夷但苞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褒贈未

正嚴科罪惡旣彰宜加貶黜豈可仍疇爵邑尙列台槐

此而不懲將何沮勸太宗令百官詳議民部尙書唐儉

等議倫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

贈改諡詔從之於是改諡繆黜其贈官削所食實封子

言道尙高祖女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倫兄子行

高以文學知名貞觀中官至禮部郎中

蕭瑀字時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督後梁宣

帝父巋明帝瑀年九歲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聞姊爲

唐書百官蕭瑀

四

隋晉王妃從入長安聚學屬文端正鯁亮好釋氏常修

梵行每與沙門難及苦空必詣微旨常觀劉孝標辯命

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辯命論以釋

之大旨以爲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

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

諸葛穎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

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煬帝爲太子

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祚遷尙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

揚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卽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

因此望爲栖遯之資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

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內史侍郎既以后弟之親委之機務後數以言忤旨漸見疎斥煬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之圍乃是闕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為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竊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

唐書高祖本紀

五

百姓心安人自為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謀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公主之助也煬帝又將伐遼東謂羣臣曰突厥狂悖為寇勢何能為以其少時未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橫瑀潛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降其眾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薛舉遣眾數萬侵掠郡境瑀要擊之自後諸賊莫敢進郡中復安高祖定京城遺書招之瑀以郡歸國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

太宗為右元帥攻洛陽以瑀為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時軍國草創方隅未寧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諸政務莫不關掌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既獨孤氏之婿與語呼之為蕭郎國典朝儀亦責成於瑀瑀孜孜自勉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常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手救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賴運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德今賜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為推退瑀固辭優詔不許其年州置七職務取才望兼美者為之及太宗臨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高祖常有敕而中書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瑀曰臣大業之

唐書高祖本紀

六

日見內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必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敕臣必勘審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初瑀之朝也關內產業並先給勲人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諸宗子弟唯留廟堂一所以奉蒸嘗及平王世充瑀以預軍謀之功加邑二千戶拜尚書右僕射內外考績皆委之司會為羣僚指南庶務繁總瑀見事時有偏駁而持法稍深頗為時議所少

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

瑀嘗薦

封倫於高祖高祖以倫爲中書令太宗卽位遷尙書左僕射封倫爲右僕射倫素懷險詖與瑀商量將爲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於時房元齡杜如晦旣新用事疎瑀親倫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太宗以元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於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未幾復爲尙書左僕射賜實封六百戶太宗嘗謂瑀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何如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若封諸侯以爲磐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世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參建亦得年餘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太

唐書元齡 蕭瑀

七

宗然之始議封建尋坐與侍中陳叔達於上前忿諍聲色甚厲以不敬免歲餘授晉州都督明年入拜太常卿徵授左光祿大夫兼領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元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怏怏元齡魏徵温彦博嘗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由是罷御史大夫以爲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六年授特進行太常卿八年爲河南道巡省大使人有坐當推劾苦未得其情者遂置格置繩以至於死太宗特免責之九年拜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太宗嘗從容謂房元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爲河池

郡守應遭割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太宗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其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也然而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曰臣特蒙誠訓又許臣以忠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魏徵進而言曰臣有逆衆以執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孤特以執節明主恕之以勁昔聞其言今觀其實蕭瑀不遇明聖必及於難太宗悅其

唐書元齡 蕭瑀

八

言十七年與長孫无忌等二十四人並圖形於凌煙閣是歲立晉王爲皇太子拜瑀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政事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太宗之伐遼東也以洛邑衝要襟帶後者名稱惶恐關河以瑀爲洛陽宮守車駕自遼還請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資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佛像側以爲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并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瑀嘗稱元齡已下同中書門下內臣悉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累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

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驅駕英材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數日謂瑀曰知臣者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舍其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因數為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太宗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居多而未廢也會瑀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羣臣吐言而取舍相違心不能平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又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慊如此遂手詔曰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檣舉可濟干

唐書 蕭瑀

九

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為務曲直相反難為功况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以無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偽歸真除澆反樸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鷲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而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

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辰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即去茲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二十一年徵授金紫光祿大夫復封宋國公從幸玉華宮邁疾薨於宮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祖祖字誤疑是宗字為之舉哀遣使弔祭太常諡曰肅太宗曰易名之典必考其行瑀性多猜貳此諡失於不直

唐書 蕭瑀

十

更宜摭實改諡曰貞褊公冊贈司空荊州都督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臨終遺書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絕後可著單衣一通以充小斂棺內施單席而已冀其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爾宜勉之諸子遵其遺志斂葬儉薄子銳嗣尚太宗女襄城公主歷太常卿新書少卿汾州刺史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為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為營第公主辭曰婦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於舊宅而改創焉永徽初公主薨詔葬昭陵

瑀兄璟亦有學行武德中為黃門侍郎累轉祕書監封蘭陵縣公貞觀中卒贈禮部尚書

瑀兄子鈞隋遷州刺史梁國公珣之子也博學有才望

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為房元齡魏徵所重永徽二

年歷遷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時有左武侯別駕盧

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別駕職在糾繩身行盜

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

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

所職以諫為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

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真諫議

唐書百四 裴矩

七

也尋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為宮人通傳信物高宗特

令處死乃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

合致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闕之禁其

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為永鑒不欲今茲自彰其過

所搦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側席朱

楹冀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

鈞尋為太子率更令兼崇賢館學士顯慶中卒所撰韻

旨二十卷有集三十卷行於代子瓘官至渝州長史母

終以毀卒瓘子嵩別有傳

鈞兄子嗣業少隨祖姑隋煬帝后入於突厥貞觀九年

歸朝以深識蕃情充使統突厥之眾累轉鴻臚卿兼單

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單于突厥反叛嗣業率兵戰敗

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配流嶺南

而死

新書贊曰梁蕭氏與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

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裴矩字宏大河東聞喜人祖佗後魏東荊州刺史父訥

之北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為伯父讓之所鞠及長

博學早知名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齊亡隋文帝為定州

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文帝即位遷給事郎

唐書百四 裴矩

三

直內史省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及陳平晉

王廣令矩與高頊收陳圖籍歸之祕府江左平詔矩巡撫嶺南未行而

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

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屯大庾嶺矩進擊破

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愿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

南海趣廣州仲懼潰去綴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東帥

為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尚書

喜縣公賜資異等遷累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與

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

襄道以矩為長史破達頭可汗而萬歲遷吏部侍郎以

事免大業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與中國互市煬帝遣

矩監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欲并吞夷狄乃訪西域風

俗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產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

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
 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林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
 踰葱嶺鑿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
 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觸瞿書槃陀亦度葱嶺涉
 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 入朝奏之帝大
 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顧問西方之事矩盛言
 西方多珍寶及吐谷渾可并之狀帝信之仍委以經略
 拜民部侍郎俄遷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令往張掖引致
 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帝有事恒嶽成來助祭帝將巡
 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
 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
 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盛服珠玉錦罽焚

唐書百四 裴矩

十三

香奏樂歌舞相趨謁於道左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
 縱觀填咽周二百數十里帝見之大悅及滅吐谷渾蠻夷
 納貢諸蕃懾服相繼來庭雖拓地數千里而役戍委輸
 之費歲巨萬計中國騷動焉帝以矩有緩懷之略加位
 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帝幸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
 帝大徵四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觝於洛邑以誇諸戎
 狄終月而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
 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百
 都人列綺樓幙閣夾道被服光麗屋邸皆供帳池酒林
 蔽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
 咨嗟謂中國夷人有識者咸私哂其矯飾焉帝稱矩至
 為仙晨帝所

誠謂宇文述牛宏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
 成算朕未發項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尋
 令與將軍薛世雄城伊吾而還賜錢四十萬矩因進計
 縱反間於射匱使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
 使者入朝帝甚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於塞
 北幸啟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啟民不敢
 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
 之封箕子漢時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
 為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
 當陛下時安得不有事於此使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

唐書百四 裴矩

十四

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啟民從化必懼皇靈之
 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人朝當可致也請面詔其使
 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
 之帝納焉高麗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
 官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
 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部事以前後渡遼功進位右光
 祿大夫矩以始畢可汗眾漸盛建議請以宗室女嫁此吉
 祿大夫設建為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
 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淳陁易離間但內多羣胡教導
 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
 因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
 汗我所共惡今既誅之始畢知之由是不朝後帝北巡
 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後從幸江都時盜賊蜂
 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

奏不可計矩言於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

及義兵入關屈突通敗問至帝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恐失事

機唯鑿與早還方可平定矩見天下將亂恐為身禍每

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多逃散

矩言於帝曰車駕留此已經二歲人無匹台則不能久

安請聽兵士於此納室私相奔誘者因而配之帝從其

計軍中漸安咸曰裴公之惠也是時帝既昏侈逾甚矩

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

字文化及亂眾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預也既而眾

以秦王子浩為帝詔矩為侍中隨而北字文化及弒逆署為尚書右僕射

安撫大使化及敗竇建德復以為尚書右僕射令專掌

選事時建德起自羣盜事無節文矩為之創定朝儀權

設法律憲章頗備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敗矩與

偽將曹旦及建德之妻齋傳國八璽舉山東之地來降

擢殿中侍御史封安邑縣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太

子詹事令與虞世南撰吉凶書儀參按故實甚合禮度

為學者所稱至今行之八年兼檢校侍中

時突厥數寇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昏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為用

秦王洪戰王遣矩曉諭之官兵乃散尋遷民部尚書矩

年且八十而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太宗初

即位務止姦吏或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賂者乃遣人以

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矩

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

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因

召百僚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

何憂不治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撰開業平

陳記十二卷行於代子宣機高宗時官至銀青光祿大

夫太子左中護

字文士及人雍州長安人隋右衛大將軍述子化及

弟也開皇末以父勲封新城縣公隋文帝嘗引入臥內

與語奇之令尚煬帝女南陽公主大業中歷尚輦奉御

從幸江都以父憂去職尋起為鴻臚少卿化及之潛謀

逆亂也以其主壻深忌之而不告既弒煬帝署為內史

令封蜀初高祖為殿內少監時士及為奉御深自結託

及隨化及至黎陽高祖手詔召之士及亦潛遣家僮間

道詣長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貢金環高祖大悅謂侍臣

曰我與士及素經共事今貢金環是其來意也及至魏

縣兵威日蹙士及勸之西歸長安化及不從士及乃與

封倫求於濟北徵督軍糧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擒濟

北豪右多勸士及發青齊之眾北擊建德收河北之地

以觀形勢士及不納遂與封倫等來降高祖數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卒為入關之計當此之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存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之罪誠不容誅但臣早奉龍顏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後於汾陰宮復盡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傾心西歸所以密申貢獻冀此贖罪耳高祖笑謂裴寂曰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時士及妹為昭儀有寵由是漸見親待授上儀同從太宗平宋金剛以功復封新城縣公妻以壽光縣主仍遷秦王府驃騎將軍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以功進爵鄂國公

唐書西字文士及

七

遷中書侍郎再轉太子詹事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太宗即

位代封倫為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尋以本官檢校

涼州都督時突厥屢為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

出入陳兵盛為容衛又折節禮士涼土服其威惠或告其反

安之數歲人為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閣中乙

夜方出遇其歸沐仍遣馳召同列莫與為比然尤謹密

其妻每問向中使召有何樂事士及終無所言帝嘗玩禁中樹

曰此嘉木也士及從傍美嘆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

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

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

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剖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

不省徐昭之其尋錄其功別封一子為新城縣公在職機悟率類此七年復為殿中監加金紫光祿大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流涕貞觀十六年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及孤兄子以友愛見稱親戚故人貧乏者輒遺之然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極奢侈諡曰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諡曰縱

唐書西字文士及

六

心元齡賢相焉尚容其諂狡算醜行死而後彰苟非唐

臨之劫唐儉等議則姦人得計矣蕭瑀骨鯁亮直儒術

清明執政隋朝忠而獲罪委質高祖知無不為及太宗

臨朝房杜用事不容小過欲居成功既形猜貳之言寧

固或躍之位易名而祇加福字所幸者猶多奉佛而不

失道情非善也而何謂裴矩方略寬簡士及通變謹密

皆一時之稱也

贊曰封倫揣摩諂詐蕭瑀骨鯁儒術裴矩方略寬簡士

及通變謹密

新書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

何哉唯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盡

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偽行匿情死乃暴聞
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伎為游言自解亦
不能斥彼中材之主
求不感於伎難哉

唐書卷第一百十四

唐書百十四字文士及

唐書卷第一百十五

列傳十五

高祖諸子

隱太子建成楊文幹 宇文穎從新書增

衛王元霸子靈龜 巢王元吉

楚王智雲子靈龜 荆王元景

漢王元昌 鄆王元亨

周王元方子茂 茂子瑤 徐王元禮子瑤 瑤子延年

韓王元嘉子讓 讓從新書增 彭王元則

鄭王元懿 霍王元軌子緒

虢王鳳子融 孫邕 道王元慶

鄧王元裕 舒王元名

魯王靈夔子藹 藹子道遠 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 滕王元嬰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隱太子建成及太宗衛王
元霸巢王元吉萬貴妃生楚王智雲尹德妃生鄆王元
亨莫嬪生荆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
王元嘉魯王靈夔崔嬪生鄧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
小楊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
王元慶楊美人生虢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
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

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

隱太子建成沙門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

晉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

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軍

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

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

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新書人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

書令武德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年可竹羣盜祝山海有

眾一千自稱護鄉公詔建成帥將軍桑顯和進擊山海

平之時京州人安興貴殺賊帥李軌以眾來降令建成

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

者過半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

務悉委決之又遣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俱

為宮官與參謀議四年稽胡酋帥劉仝成擁部落數萬

人為邊害又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仝成軍遇

擊大破之斬首數百級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

帥數十人竝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仝成與胡中

大帥亦請降建成以胡兵尚眾恐有變將盡殺之乃揚

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羣胡執板築之具會築城

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仝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竟誅降

胡六千餘人嘗巡行北邊遇賊四百時太宗功業日盛

高祖私許立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

作亂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殿下但以地

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

王勳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

闥率破亡之餘眾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絕瘡痍未瘳若

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

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

旋黑闥敗洺水建成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

由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

安既而黑闥復振盧江王瑗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

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眾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

百姓忻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眾猶盛乃縱囚使相

告曰襁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時高祖晚生諸

王諸母擅寵椒房親戚竝分事官府競求恩惠太宗每

總戎律唯以撫接才賢為務至於參請妃嬪素所不行

初平洛陽高祖遣貴妃等馳往東都選閱宮人及府庫

珍物因私有求索兼為親族請官太宗以財簿先已封

奏官爵皆酬有功竝不允許因此銜恨彌切時太宗為

陝東道行臺詔於管內得專處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

宗乃給田數十頃後婕妤好張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

其地高祖手詔賜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婕妤

矯奏曰敕賜妾父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高祖大怒攘
袂責太宗曰我詔敕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他日高
祖呼太宗小名謂裴寂等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
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也又德妃之父尹阿鼠所
為橫恣秦王府屬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
如晦墜馬毆擊之罵云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
阿鼠或慮上聞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轢妾
父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之左右欺我如嬪之家一至
於此況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辨明卒不被納高祖嘗
召諸王
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
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 妃嬪等因奏言至尊萬歲後

唐書卷五十五 高祖諸王 四

秦王得志母子定無子遺因悲泣哽咽又云東宮慈厚
必能養育妾母子高祖惻愴久之自是於太宗恩禮漸
薄廢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轉蒙恩寵突厥入寇
帝議遷都 秦王古諫止建成見帝曰秦王欲外禦寇
沮遷都議以久其兵而謀篡奪帝浸不悅 自武德初高
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
臺東宮晝夜竝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臺
皆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相遇則如家人之禮由是皇
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敕竝行百姓惶惑莫知準
的建成元吉又外結小人內連嬖幸高祖所寵張婕妤
尹德妃皆與之淫亂復與諸公主及六宮親戚驕恣縱

橫并兼田宅侵奪大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苟行已志
唯以甘言諛辭承候顏色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并募
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宮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
為長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
內宮中將攻西宮或告於帝帝召建成責之
乃流達 及高祖幸仁智宮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慶州
總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又遣郎將爾朱
煥校尉橋公山齋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共相應接公山
煥等行至幽鄉懼罪馳告其事寧州人杜
鳳亦上變 高祖託以他
事手詔追建成詣行在所帝以建成首謀未忍治即詔
捕王珪魏徵及左衛率韋挺
舍人徐師暮左衛車騎馬世立欲殺之以薄太子罪乃
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師暮勸遂舉兵詹事主簿

唐書卷五十五 高祖諸王 五

趙宏志諫建成損車服徑往謝罪
乃請行在所未至屏官屬徑入謁既至高祖大怒建成
叩頭謝罪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絕其夜置之幕中令
殿中監陳萬福防禦而楊文幹遂舉兵反帝遣司農卿
宇文弼文幹遠率兵反陷寧州帝
驚以宮近賊夜率衛士南趨山行十餘里明乃還宮
高祖馳使召太宗謀之太宗曰文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
司已應擒剿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耳高祖曰文幹事
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
效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
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秦王率眾趣寧州文幹為其下
所殺以其首降執宇文穎送京
師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為建成內請封倫又外為

遊說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唯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竝流之嶺州後又與元吉謀行酖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乃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汝計克平宇內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東宮多歷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洛陽自陝以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

唐書高祖本紀卷五

六

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言訖嗚咽悲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遞過之事况吾四方之主天下為家東西兩宮塗路咫尺憶汝即往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洛陽既得土地甲兵必為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陽非常忻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是後日夜陰與元吉連結後宮譖訴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等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封倫亦潛勸太宗圖之竝不許倫反言

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勲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為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為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義此之謂矣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剋期舉事長孫无忌房元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爭曰事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為存社稷大義滅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於義何成若不見聽无忌等將竄身草澤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讐臣今枉死

唐書高祖本紀卷五

七

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耻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張婕妤告建成乃召元吉由知遲明乘馬至元武門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元武門自衛高祖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欲令窮覈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迴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設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元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於內殿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

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蕭瑀陳叔達進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憂相濟為惡釁起蕭牆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陛下如釋重負蒼生自然又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太宗哀號久之建成死時年三十八長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並坐誅詔除建成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合廬江王瑗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

唐書五高祖諸王

告許由是遂安太宗即位追封建成為息王諡曰隱以禮改葬葬日臣皆會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仍以皇子趙王福為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諡仍依舊宇文穎者代人自李密所來降為農圃監封化政郡公性貪庸與元吉厚善故預文幹謀事敗帝責曰朕以文幹叛故遣卿乃同逆耶穎無以對斬之衛王元霸字大德高祖第三子也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諡曰懷贈秦州總管司空四年封太宗子泰為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禮改葬葬於正陽太子以下送於郭外泰後徙封於越又以宗室贈西平王瓊之子保定為嗣貞觀五年薨無子國除

巢王元吉三小字高祖第四子也義師起授太原郡守封

姑臧郡公尋進封齊國公授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

軍留鎮太原許以便宜行事武德元年進爵為王授并

州總管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惡其貌不舉侍媼陳善意私乳之及長猜鶩好兵居邊久益驕侈嘗令奴

客諸妾數百人被甲習戰相擊刺死傷甚眾後元吉二

中創善意止之元吉志命壯士拉死私諡慈訓夫人

年劉武周南侵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元吉守

并州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三日

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攘奪百姓歆頻諫不

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寶誕遊獵蹂

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敗境內六畜因之殆盡當衢

而射觀人避箭以為笑樂分遣左右戲為攻戰至相擊

刺毀傷致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歎

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

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

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

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

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

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還京

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

未習時事故遺寶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

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
 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為有功高祖問其故
 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
 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
 揜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疎向彼又淺
 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言之
 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為過翼日高
 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
 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
 罪也尋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

唐書卷五十一

十一

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
 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
 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拜司空餘官如故
 加賜袞冕之服前後部鼓吹樂二部班劍二十人黃金
 二千斤與太宗各聽三鑪鑄錢以自給六年加授隰州
 總管時秦王有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
 并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為上所愛
 殿下雖為太子位不安不早計旋踵受禍矣請
 為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及與建
 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之室記室參軍榮九思為詩刺
 專諸元吉見之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傲免官往
 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鳩殺之自是人莫敢言復內結
 宮掖遞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為黨助由是高

祖頗疎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幸其第元吉
 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
 而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九年轉左衛大
 將軍尋進位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
 刺史竝如故高祖將避暑大和宮二王當從元吉謂建
 成曰待至宮所當與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惟開一孔
 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城建成
 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令秦府驍將秦叔寶尉
 遲敬德程知節段志元等竝與同行又追秦府帳簡閱
 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元齡逐令

唐書卷五十一

十一

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高祖
 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為辭元
 吉曰秦王嘗違詔敕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
 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
 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建成謂元吉曰既得秦
 王精兵統數萬之眾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
 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諒無不信吾當使人
 進說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為太弟敬德等既入
 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暉聞其謀密告太
 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斷社稷非唐

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羣小得志元吉狼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為亂未成豫懷傾奪以大王之威襲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疑未決眾又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也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為子孝為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魚鼈之斃焉得為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得為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時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新書晉安誤王承獎江夏

唐書百五高祖諸王

三

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並坐誅尋詔絕建成元吉屬籍太宗踐祚追封元吉為海陵郡王諡曰刺以禮改葬貞觀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諡如故復以曹王明為元吉後楚王智雲高祖第五子也母曰萬貴妃性恭順特蒙高祖親禮宮中之事皆諮稟之諸王妃主莫不推敬後授楚國太妃薨陪葬獻陵智雲本名稚銓大業末從高祖於河東及義師將起隱太子建成潛歸太原以智雲年小委之而去因為吏所捕送於長安為陰世師所害年十四義寧元年贈尚書左僕射楚國公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諡曰哀無子三年以太宗子寬為嗣寬薨貞觀二

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焉靈龜永徽中歷魏州刺史政尚清嚴姦盜屏跡又開永濟渠入於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嗣降爵為公儀鳳中卒於右威衛將軍子承況神龍中為右羽林將軍與節愍太子同舉兵入元武門為亂兵所殺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為趙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貞觀初歷遷雍州牧右驍衛大將軍十年徙封荆王授荆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為代襲刺史詔曰皇王受命步驟之迹以殊經籍所紀質文之道匪一雖治亂不同損益或異至於設官司以制海內建藩

唐書百五高祖諸王

三

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治崇其賢戚志在於無疆朕以寡昧不承鴻緒寅畏三靈憂勤百姓考明哲之餘論求經邦之長策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然則侯伯肇於自昔州郡始於中代聖賢異術沿革隨時復古則義難頓從尋今則事不盡理遂規模周漢斟酌曹馬採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已有制書陳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烈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

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
 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
 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
 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裕益州都督
 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暉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
 晉王某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巨奠夙聞詩禮或
 望及間平早稱才藝竝爵隆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
 無忘於造次風政之舉克著於朞月宜冠恒冊祚以休
 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尋又罷代襲之制
 元景久之轉鄜州刺史高宗即位進位司徒加實封通

唐書卷五十四 高祖諸王 十四

前滿一千五百戶永徽二年坐與房遺愛謀反生子則與往還
繫獄時吳王亦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從公句叔父及兄死兵部侍郎崔敦禮曰陛下雖申恩不可誅天下法
 賜死國除後追封沈黎王備禮改葬以渤海王奉慈
 子長沙為嗣降爵為侯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逃
新書名元逃誤為嗣荆王尋薨無子國除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善隸書武德三年封
 為魯王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都督十年改封
 漢王元昌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敕責之初不自咎更
 懷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託圖為不
 軌十六年元昌來朝京師承乾頻召入東宮夜宿因謂

承乾曰願殿下早為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宮人善彈琵琶
 事平之日當望垂賜承乾許諾又刻臂出血以帛拭
 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為信誓潛伺間隙十七年事發
 太宗弗忍加誅特赦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
 王者以四海為家以萬姓為子公行天下情無獨親元
 昌包藏兇惡圖謀逆亂觀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
 釁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申
 其罰九死無以當其愆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獍欲
 開疎網漏此鯨鯢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願敦師憲典
 誅此兇慝順羣臣之願效鷹鷂之心則吳楚七君不幽

唐書卷五十四 高祖諸王 十五

歎於往漢管蔡二叔不沉恨於有周太宗事不獲已乃
 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沒國除
 鄆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貞觀二年授
 散騎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
 中路賜以金蓋遣使為之設宴六年薨諡曰悼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貞觀二年授
 散騎常侍三年薨贈左光祿大夫無子國除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謹善騎射武德四年封
 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鄭州刺史徙封徐王
 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

書勞勉賜以錦綵二十三年加實封千戶永徽四年加

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

諡曰陪葬獻陵

子淮南王茂嗣茂險薄無行元禮姬趙氏有美色及元

禮遇疾茂遂逼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屏斥元禮

侍衛斷其藥膳乃云既得五十年為王更何煩服藥竟

以餒終上元中事洩配流振州而死神龍初又封茂子

瓘為嗣徐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除宗

正員外卿卒子延年嗣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員

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廷年將嫁女與之為右

唐書卷五 高祖諸王 六

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別駕彭城長史坐賊貶永嘉

司士至德初餘杭郡司馬卒永泰元年女壻黔中觀察

使趙國珍入朝請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諷為嗣因封

嗣徐王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儀隋左武衛大

將軍述之女也早有寵於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為

皇后固辭不受元嘉少以母寵特為高祖所愛自登極

晚生皇子無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貞觀

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潞州刺史時年十五在州聞太

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

至性屢慰勉之九年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改封韓王

授潞州新書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元嘉少好

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

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

衣之禮其修身潔已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

霍王元軌抑其次焉高宗末元嘉轉澤州刺史及天后

臨朝攝政欲順物情乃進授元嘉為太尉定州刺史霍

王元軌為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為司空隆州刺史

魯王靈夔為太子太師蘇州刺史越王貞為太子太傅

安州都督紀王慎為太子太保竝外示尊崇實無所綜

唐書卷五 高祖諸王 七

理垂拱中元嘉其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已者元

嘉大懼與其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及越王貞父子謀起

兵未發會武后詔宗室朝明堂元嘉遣使告諸王曰大

督諸王發兵於是皇宗國戚內外相連者甚廣遣使

報貞及貞子瑯琊王冲曰四面同來事無不濟冲與諸

道計料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以兵五千諸道

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誅元嘉至京師謀泄后

改氏元嘉魯王越王為虺

譔少以文才見知諸王子中與瑯琊王冲為一時之秀

譔工為辭章孟利貞嘗稱其文曰劉鄰之周思茂凡所

結交皆當代名士時天下犯罪籍沒者甚眾唯冲與讓父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祕閣所不及神龍初追復

元嘉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訥為嗣韓王官至員外祭酒

開元十七年卒元嘉六子長子訓高祖時封潁川王早卒

次子誼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歷上黨公誼通音律

死開元中封訥子叔璩為嗣韓王國子員外司業子煒

中中改王郵後懿宗以郵王即位復改嗣韓王云

彭王元則字高祖第十二子也武德四年封荆王貞觀

七年授豫州新書刺史十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尋

坐章服奢僭免官十七年拜澧州刺史更折節勵行頗

唐書卷五 高祖諸王 六

著聲譽永徽二年薨高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徒荆州

都督陪葬獻陵諡曰思發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宮望其

靈車哭之甚慟無子以霍王元軌子絢嗣龍朔中封南

昌王子志暎神龍初封嗣彭王景龍初加銀青光祿大

夫開元中宗正卿同正員卒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頗好學武德四年封滕王

貞觀七年授兗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十年改封鄭王

歷鄭潞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總章中累

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高宗嘉之降璽

書褒美賜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贈司徒荆州大都督

諡曰惠陪葬獻陵子璩上元初封為嗣鄭王官至鄂

州刺史神龍初又封敬嫡子希言為嗣鄭王景龍四年

嗣鄭王希言等共一十四人竝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

中右金吾大將軍天寶初再為太子詹事同正員卒弟

言生二子曰自仙翻自仙為楚州別駕生夷簡簡為陳

留公生宗瓘敬弟琳安德郡公生擇言擇言生勉勉宗

瓘夷簡皆位宰相別有傳時稱小鄭

王後亦曰鄭惠王後以別鄭王亮云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武

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吳王貞觀初太宗嘗問羣臣

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

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為前

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

因令娶徵女焉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元軌射之矢不

虛發太宗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當天

下未定我得汝豈不美乎七年拜壽州刺史賜實封六

百戶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嘗布衣示有終身之

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絳州刺

史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為刺史至州唯閉閣讀書

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為人不妄

交在徐州唯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元平

王之長元平答曰無長問者怪而復問之元平曰夫人

唐書卷五 高祖諸王 六

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為定州刺史突厥來寇元軌
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
謀事泄高宗合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
唯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曰
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賊而二子
鳳賢遂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
元軌察知遣使弔祭表上其事詔竝贈朝散大夫令加
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政得失
多所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

唐書五 高祖諸王

二

密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葬事齊賢
服其識練故事每謂人曰非吾輩所及也元軌嘗使國
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
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利耶拒而不納垂拱元年加位
司徒尋出為襄州刺史轉青州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
起兵事覺徙居黔州仍令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有
子七人新書長子緒最有才藝上元中封江都王純安
六人累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裴承光交通被殺
餘皆爵神龍初與元軌竝追復爵位仍封緒孫暉為嗣霍王景
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千牛員外將軍

號王鳳字秀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幽王貞觀

七年授鄧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十年徙封虢王歷號

豫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喜畋遊遇官屬

皮飾其參軍陸英俊麟德初累授青州刺史上元元年

薨年五十二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諡曰莊

子平陽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卒子寓嗣

子則天時失爵鳳第三子定襄郡公宏則天初為曹州

刺史

第五子東莞郡公融新書名少以武勇見知垂拱中為

申州刺史初黃公譔將與越王貞通謀深倚仗融以為

外助時詔追諸親赴都融私使問其所親成均助教高

子貢曰可入朝以否子貢報曰來必取死融乃稱疾不

朝以俟諸藩期及得越王貞起兵書倉卒不能相應為

僚吏所偪不獲已而奏之於是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

太子右贊善大夫未幾為支黨所引被誅子徹神龍元

年襲封東莞郡公開元五年繼密王元曉改為嗣密王

十二年改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祿大夫卒神

龍初封鳳嫡孫邕為嗣號王邕娶韋庶人妹為妻由是

中宗時特承寵異轉祕書監知隴右三使俄又改封汴

王開府置僚屬月餘而韋氏敗邕揮刃截其妻首以至

於朝深為物議所鄙貶沁州刺史不知州事削封邑景雲二年復嗣虢王還封二百戶累遷衛尉卿開元十五年卒子巨嗣別有傳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德六年封漢王八年改

封陳王貞觀九年拜趙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十年改

封道王授豫州刺史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至數輩之

送良為太宗從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四年歷

滑州刺史以政績聞賜物二百段後歷徐沁衛三州刺

史元慶事母甚謹及母薨又請躬修墳墓優詔不許麟

德元年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孝子子臨

唐書卷五十四 高祖諸王

三

淮王誘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賊削爵次子詢壽

州刺史詢子微神龍初封為嗣道王景龍四年加銀青

光祿大夫景雲元年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

封嗣道王廣德中官至宗正卿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鄧王十一年

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戶歷鄧梁黃三州刺史元裕好

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隣為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

實封通前一千五新書作二百戶高宗時又歷壽襄二州刺

史兗州都督麟德二年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

陵諡曰康無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廣平公貝嗣神龍初

封吳子孝先為嗣鄧王開元十三年右監門衛大將軍

冠軍大將軍卒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歲時高祖在大安宮

太宗晨夕使尚宮起居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曰

尚宮品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

用拜為太宗聞而壯之曰此真我弟也貞觀五年封譙

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賜實封八百戶拜壽州刺史後歷

滑許鄭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轉石州刺

史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產業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常

誠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乏者不慮無錢財官職

唐書卷五十四 高祖諸王

三

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為江州刺史以

善政聞高宗手敕褒美元名以賞其義方之訓高宗每

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

為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有

塵外之意垂拱中除青州刺史又除鄭州刺史州境鄰

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有不檢攝家人為百姓

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轉滑州刺史政理如在鄭州

尋加授司空永昌年與子亶俱為邱神勅所陷被殺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

邱神勅所構詔繫獄死神龍初贈司徒復其官爵仍令

以禮改葬時少子鄒國公昭已卒亶子津為嗣舒王景龍四年加銀

青光祿大夫開元中授左威衛將軍卒子萬嗣天寶二
年卒子藻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譽善音律好學工
草隸與同母兄韓王元嘉特相友愛貞觀五年封魏王

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戶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
封魯王授兗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六

年轉隆州刺史後歷絳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師垂拱
元年授邢州新書刺史四年與兄元嘉子黃公讓結謀

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泄配流振州自縊而死有
二子長子銑封清河王早次子藹封范陽王知越王必

唐書高祖諸王 銑

謀得不誅歷右散騎常侍為酷吏所陷神龍初追復靈夔官
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道堅為嗣魯王性嚴整雖在

閨門造次必於莊敬少年佐郡聲實已彰景龍四年加
銀青光祿大夫歷果隴吉冀洛汾滄等七州刺史國子

祭酒開元二十二年兼檢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
史河南道採訪使此州都會水陸輻奏實曰膏腴道堅

特以清毅聞入為宗正卿卒禮部子宇嗣二十九年

封嗣魯王至德元年從幸巴蜀為右金吾將軍寶應元

年皇太子封為魯王改字嗣鄒王道堅弟道遂中興初

封戴國公以恭默自守修山東婚姻故事頻任清列天

寶中為右丞大理宗正二卿卒

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
徙封江王授蘇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

封滿千戶高宗時又歷金鄜鄭三州刺史性貪鄙多聚
金寶營求無厭為人吏所患時滕王元嬰蔣王惲號王

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為之語
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號元祥體質洪大腰大

十圍飲啖亦兼數人其時韓王元嘉號王鳳魏王泰狀
貌亦偉不逮於元祥又眇一目永隆元年薨贈司徒并

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諡曰安子子永嘉王暉永隆中為

唐書高祖諸王 安

復州刺史以禽獸其行賜死於家武后時多及誅安子

叢以幼流死嶺表葬南中興初元祥子鉅鹿郡公晃子

安人號其冢為天孫墓欽嗣江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娶王仁皎女至

千牛將軍卒又以皎封絕更取弟子繼宗嗣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九年授

魏州刺史十四年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滿千戶

轉澤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後歷徐州刺史上

元三年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貞子南安

王穎嗣子神龍初封穎弟亮子曇為嗣密王開

五年更詔元曉再從孫東莞郡公徹嗣徒

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祿大夫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十五年賜實封八百戶授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中元嬰頗驕縱逸遊動作失度高宗與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義訓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鑰閉開須有常準鳩合散樂并集府僚嚴關夜開非復一度過密之悲尚纏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宜志從禽之娛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以彈彈人將為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

唐書百十五 高祖諸王 三

得為娛晉靈虜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又倡優賤隸王親與博戲極為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為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與王下上考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興言及此慙歎盈懷三年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給為妃召偏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其面血流乃免元嬰又數犯憲章削邑戶及親事帳內之

半於滁州安置後起授壽州刺史轉隆州刺史復不備法錄事參軍事裴聿諫正其失元嬰掉扇之聿入計其奏帝遷聿六品上階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

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宏道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薨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子十人子長樂王循琦嗣兄弟六人垂拱中竝陷詔獄神龍初以循琦弟循瑋循新書皆作修瑋子涉嗣滕王本名茂宗狀貌類胡而豐碩開元十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左驍衛將軍天寶初淮安郡別駕卒子湛然嗣十一載封滕王十五載從幸蜀除左金吾將軍

唐書百十五 高祖諸王 三

史臣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若明異重離道非出震雖居嫡長寧固鎮鎮況當開創之初未見太平之兆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元嘉修身元軌無短元裕名理元名高潔靈夔嚴整皆有封冊之名而無磐石之固武氏之亂或連頸被刑姦臣擅權則束手為制其望本枝百世也不亦難乎贊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為二兇中外交構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憂啟聖運屬文皇功成守正善惡既分社稷乃定盤維封建本枝茂盛元嘉元軌修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簡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既無兵民若拘陷竄敢告後人無或失政

唐書卷第一百十六

列傳六

高士廉

朱桃椎子履行 眞行 審行 五世孫重從新書增

長孫无忌

從兄安世 安世子祥

高儉字士廉渤海蓀人曾祖飛雀後魏贈太尉祖岳北

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河王父勵字敬德北齊安樂王

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士廉少有器局頗涉文史敏

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

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公卿籍甚

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舉文才甲科大業中爲

治禮郎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无忌

唐書三六 高士廉

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於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

時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隋軍伐遼時

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爲朱鷺

主簿事父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

侍養供給不足又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

之分其餘資輕裝而去尊屬天下大亂王命阻絕交趾

太守邱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北

顧彌切嘗晝寢憂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

橫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爲孝感之應時欽州密長

眞率衆攻和和欲出門迎之士廉進說曰長眞兵勢雖

唐書卷第一百十五

唐書三十五 高祖諸王

三六

多懸軍遠至內離外蹙不能持久且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而欲受人所制和從之因命士廉為行軍司馬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餘眾盡降及蕭銑敗高祖使徇嶺南武德五年士廉與和上表歸國累遷雍州治中時太宗為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親愛之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无忌並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撫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太宗昇春宮拜太子右庶子貞觀元年擢拜侍中封義興郡公賜實封九百戶士廉明辯善容止凡有獻納搢紳之士莫不屬日時黃

唐書卷六 高士廉

二

門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出為安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食遙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江創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頃直千金富強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蜀中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為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蜀人朱桃椎者新書列傳淡泊為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寶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偏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

於地逃入山中結庵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為齷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其為屬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拜日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歛州大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五年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仍封一子為縣公獎鑒人倫雅諧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攝司空營山陵制度事畢加特進上

唐書卷六 高士廉

三

柱國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換為氏族志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一家為九等右膏粱左寒賤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號曰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祇緣齊家

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為親縱多輪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為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為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廉物千段

唐書高士廉

四

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元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鄒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為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摺紳恥焉日為動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榮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疋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為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國定四海降族以寶等為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元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李義府為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尋同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為蔽云

中書門下三品十三年與長孫无忌等以佐命功並代

襲刺史授申國公其年拜尚書右僕射士廉既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輒焚藁人莫知之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十六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尋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右僕射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事又正受詔與魏徵等集文學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賜物千段十七年二月詔圖形凌煙閣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實資訓導比聽政常屈同榻庶因諮白少祛蒙滯但據案

唐書高士廉

五

奉對情所未安已約束不許更進太傅誨諭深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十廉固讓不敢當二十年遇疾太宗幸其第問之因叙說生平流涕歔歔而訣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於京師崇仁里私第遺令墓不得他藏唯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訓典可用終始者時年七十二新書七太宗又命駕將臨之司空元齡以上餌藥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為君臣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姻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騎出與安門至延喜門長孫无忌馳至馬前諫曰餌石臨喪經方明忌陛下含育黎元須為宗社珍愛臣亡

舅士廉知將不救顧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
亡歿之後或致親臨內省凡才無益聖日安可以死亡
之餘輒迴宸駕魂而有靈負譴斯及陛下恩深故舊亦
請察其丹誠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无忌乃伏於馬前
流涕帝乃還宮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文獻
方寒食敕尚官以食
四輿往祭帝自為文士廉祖父洎身並為僕射子為尚
書甥為太尉當代榮之六子履行至行純行真行審行
慎行及喪柩出自橫橋太宗登故城西北樓望而慟高
宗即位追贈太尉與房元齡屈突通並配享太宗廟庭
子履行貞觀初歷祠部郎中丁母憂哀悴踰禮太宗遣

唐書真高士廉

六

使諭之曰孝子之道毀不滅性汝宜強食不得過禮服
闕累遷滑州刺史尚太宗女東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十
九年除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無幾遭父艱居喪
復以孝聞太宗手詔敦諭曰古人立孝毀不滅身聞卿
絕粒殊乖大體幸抑摧裂之情割傷生之累俄起為衛
尉卿進加金紫光祿大夫襲爵申國公永徽元年拜戶
部尚書檢校太子詹事太常卿顯慶元年出為益州大
都督府長史先是士廉居此職頗著能名至是履行繼
之亦有善政大為人吏所稱三年坐與長孫无忌親累
左授洪州都督轉永州刺史卒於官

履行弟真行官至右衛將軍其子典膳丞岐坐與章懷
太子陰謀事泄詔付真行令自懲誠真行遂手刃之仍
棄其屍於衢路高宗聞而鄙之貶真行為睦州刺史卒

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
以明經中第李巽表鹽鐵轉運判官善職凡十年進累
司門郎中敬宗慎置侍講學士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郾
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為
書成四十篇與鄭覃刊定九經於石出為鄂岳觀察使
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
保

新書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
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與焉所以推叙昭
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
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門閥顯者
至賣昏求財汨喪廉恥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
為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多廢公靡常產之拘士
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

唐書真高士廉

七

詐說無考案冠冕阜隸
混為一區可太息哉

長孫无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
第三兄初為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
號後更跋氏為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七世祖道生後
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魏書
道生傳道生子抗抗子觀無旃名且抗早卒觀襲祖五
爵此云旃襲且諡為齊二史互異未知當以何為正五
世祖觀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馮翊文
宣王曾祖子裕西魏衛尉卿平原郡公祖兕周開府儀
同三司襲平原公父晟隋右驍衛將軍无忌貴戚好學
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與太

宗友善義軍渡河无忌至長春宮謁見授渭北道行軍
典籤常從太宗征討累除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德
九年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將害太宗无忌請太宗
先發誅之於是奉旨密召房元齡杜如晦等共為籌略
六月四日无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
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新書李孟嘗等九人
入元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庶
子及即位遷左武侯大將軍貞觀元年轉吏部尚書以
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千三百戶太宗以无忌佐命
元勳地兼外戚禮遇尤重嘗令出入卧內其年拜尚書

唐書長孫无忌八

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
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太宗召蕭瑀及无忌問曰北番君
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
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不決孰為勝耶蕭瑀曰
兼弱攻昧擊之為善无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
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
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太宗從无忌之議突厥尋
政衰而滅或有密表稱无忌權寵過盛太宗以表示无
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
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僚謂之曰朕今有子皆

幼无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如子也疎間親新
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也无忌深以盈滿為誠懇辭
機密文德皇后又為之陳請太宗不獲已乃拜開府儀
同三司解尚書右僕射是歲太宗親祀南郊及將還命
无忌與司空裴寂同昇金輅五年與房元齡杜如晦尉
遲敬德四人以元勳各封一子為郡公七年十月冊拜
司空无忌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
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
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
若才有所適雖怨讎而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无忌

唐書長孫无忌九

居后兄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
其才行耳无忌聰明鑒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
之台鼎无忌又上表切讓詔報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
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為
五伯長朕自居藩邸公為腹心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
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多讓也太
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无忌其
辭曰有一威鳳憩朝陽晨遊紫霧夕飲元霜資長風
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氣閉色東飛則日月
騰光化垂鵬於北裔馴羣鳥於南荒矜亂世而方降應

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
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並忤無桓山之義
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鳴鴉
嘯乎側葉鸚雀喧乎下枝慙已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
奇或聚味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
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
衣嗟憂患之易結嘆繪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
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
蒙翳於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
復起晒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侍庶廣德於衆禽非

唐書 長孫无忌

崇利於一已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
託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
而行易思合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方傳
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
於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
其禮典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晉已降事不師
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實非所謂作屏王室永固無窮者
也隋氏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憂戡翦多難上憑明
靈之佑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寓縣嗣膺寶祚豈予一人
獨能致此時迺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隘於斯甚

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
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
之典司空齊國公无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構義貫
休戚效彰夷險嘉庸懿績簡於朕心宜委以藩鎮改錫
土宇无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尙書左僕射魏公
公元齡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
晦可贈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
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尙書許國公士廉可申州
刺史改封申國公兵部尙書潞國公侯君集可陳州刺
史改封陳國公刑部尙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

唐書 長孫无忌

改封江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改
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吳國公尉遲敬德可宣州刺史
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蘄州刺
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元可金州
刺史改封襄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普
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宏基可朗州刺
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鄜國公張亮可澧州
刺史改封鄖國公餘官食邑並如故即令子孫奕葉承
襲无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
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乃與房元齡上

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維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於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為無益之文單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為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茅社施於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誚有紊聖代之綱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荆便蒙夜拜直當今日猶

唐書

長孫无忌

十一

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褻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干天憲彝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厯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目為日滋久因緣臣等或有改張封植兒曹失於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茲一舉為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太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

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翼朕子孫長為藩翰傳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耶於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親族班賜有差十六年冊拜司徒十七年令圖畫无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勲德既勒銘於鐘鼎又圖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迹司徒趙國公无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故司空萊國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國文貞公徵司空梁國公元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故輔國

唐書

長孫无忌

十一

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忠壯公志元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宏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鄭節公開山故荊州都督譙襄公柴紹故荊州都督鄧襄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軍鄭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戶部尚書淪襄公劉政會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國公秦叔寶等案詔書止二十三人新書秦叔寶傳亦同蓋脫申公高士廉一人或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帳經綸霸圖或學綜經

籍德範光茂隱犯同致忠讜日聞或竭力義旗委質藩
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賑廟堂闢土方面重氛載
廓王略遐宣並契闊屯夷劬勞師旅贊景業於草昧翼
淳化於隆平茂績殊勲冠冕列辟昌言直道半籠搢紳
宜酌故實宏茲令典可並圖畫於凌煙閣庶念功之懷
無謝於前載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其年太子承乾得
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迴惑不決御兩儀殿羣
官盡出獨留无忌及司空房元齡兵部尚書李勣謂曰
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慘因自投於牀抽佩刀
欲自刺无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无忌

唐書真長孫无忌

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有異
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晉王
因下拜太宗謂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論何
如无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問百僚必
無異辭若不蹈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於是建立遂定
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尊而太宗又
欲立吳王恪无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太宗嘗謂无忌等
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
无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
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

失太宗曰朕與聞已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
得失以為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因
目无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
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
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
辭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啟齒事朕三十載遂
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
實怯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
章是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
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

唐書真長孫无忌

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
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
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十九
年太宗征高麗令无忌攝侍中還无忌固辭師傅之位
優詔聽罷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遙領揚州都督二十三
年太宗疾篤引无忌及中書令褚遂良二人受遺令輔
政太宗謂遂良曰无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
力爾輔政後勿令讒毀之徒損害无忌若如此者爾則
非復人臣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
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祔不發喪
請還宮 高宗即位進拜太尉兼揚州都督知尚書及門下

二省事並如故无忌固辭知尚書省事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國史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无忌對曰陛下卽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帝曰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无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时无忌

唐書高宗長孫无忌

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明年以早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諭不許五年親幸无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圖无忌形像親爲畫贊以賜之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无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无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无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无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无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如何无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无忌等

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以无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銜之顯慶元年无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爲八十卷表上之无忌以監領功賜物二千段封其子潤爲金城縣子四年中書令許敬宗遣人上封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无忌交通謀反帝令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鞠之敬宗奏言无忌謀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高陽公主與朕同氣往年遂與房遺愛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慚見萬姓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得成事且无忌與先朝謀取天

唐書高宗長孫无忌

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衆臣恐无忌知事露卽爲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深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卽收捕準法破家帝泣曰我決不忍處分與罪後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於此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卽是帝舅從代來日亦有大勳與无忌不別於後惟坐般人文帝惜國之法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爲失今无忌忘先朝之大德舍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逆意在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誅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卽生變唯請早決帝竟不親問无忌謀反所由唯聽敬宗誣構之說遂去

其官爵以揚州都督一品俸流黔州仍遣使發次州府兵援送至

流所其子祕書監駙馬都尉冲等並除名流於嶺外從

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流族弟思于檀口莽親皆謫徙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

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就黔州重鞫无忌反狀

公渝偏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无忌既有大功而死非

其罪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優詔追復无忌官爵特

令无忌孫延新書名元翼主齊獻公之祀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

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嘗不廢卷而嘆其以裔孫鈞為荷氏令

唐書長孫无忌卷一百十六

无忌從父據新書宰相世系表安世熾子則伯父非從父也兄安世仕王世充

署為內史令東都平死於獄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

近屬累除刑部尚書坐與无忌通書見殺

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秉無玷保君臣終始之義為

子孫襲繼之謀社稷之臣功亦隆矣獎遇之恩賞亦厚

矣及子真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積慶之道不其

惑哉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位儲闈力安社稷勲

庸茂著終始不渝及黜廢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

託為敬宗之誣構嗟乎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

族滅何辜主暗臣姦足貽後代

贊曰嚴嚴申公功名始終文皇題品信謂酌中趙公右戚兩朝宣力功成不去竟逢鬼蜮

唐書卷第一百十六

唐書長孫无忌卷一百十六

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十七

列傳十七

房元齡

子遺直

遺愛

杜如晦

子荷

如晦叔父淹

房喬字元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

郡守襲壯武伯祖熊字子繹褐州主簿

隋書房彥謙傳州主簿無字子繹三字北史房法壽傳熊字子威新書

宰相世系表字子彪據此則子下缺一字而繹乃釋字父彥謙好學通涉五經隋涇陽令隋書有傳元齡幼

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

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元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

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

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

唐書房元齡

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年十

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

見之深相嗟挹謂表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

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聳壑凌霄耳父病綿歷十旬元

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父終酌飲不入口者五日

後補隰城尉

漢王諒反坐會義旗入關太宗徇地渭北

元齡杖策謁於軍門温彥博又薦焉太宗一見便如舊

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元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

知無不為賊寇每平眾人競求珍玩元齡獨先收人物

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

力既而隱太子見太宗勳德尤盛轉生猜間太宗嘗至

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元齡因謂

長孫无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

志變端一作大亂必與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

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事

外寧區夏內安宗社申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為國者不

顧小節此之謂歟孰若家國淪亡身名俱滅乎无忌曰

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說深會宿心无忌乃入白

之太宗召元齡謂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

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

唐書房元齡

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

如晦同心戮力仍隨府遷授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

以本職兼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元

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

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

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

耳隱太子以元齡如晦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

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

長孫无忌召元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閣計事

及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疋貞觀元

年代蕭瑀為中書令論功行賞以元齡及長孫无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第一進爵邢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元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

唐書元齡

三

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耳初將軍邱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神通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安可妄訴三年拜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攝太子詹事兼禮部尚書明年代長孫无忌為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帝曰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閣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

懼踧踖若無所容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亂覆昏暴殄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做哀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九年護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與司空長孫无忌等十四人並代襲刺史以本官為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事竟不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元齡頻表請解僕射詔報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為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宏風通賢所以協德公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綱繆帝道儀刑黃閣庶政惟和輔翼

唐書元齡

四

春宮望實斯著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元齡遂以本官就職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元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於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元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為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又與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錫賚甚優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元齡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賈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踪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

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元齡
遂止十八年與司徒長孫无忌等圖形於凌煙閣讚曰
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宮
加元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等以
撰高祖太宗二字疑衍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
段其年元齡丁繼母憂去職特敕賜以昭陵葬地未幾
起復本官太宗親征遼東命元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
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廩並
委令處分發遣元齡屢上言敵不可輕尤宜誠慎有男
急變元齡詰狀曰我乃告公元齡驛道追帝帝開奏
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尋

唐書

房元齡

五

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
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
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
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
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
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
所譏唯李淳風深明星麻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麻五
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
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
詔藏於祕府頒賜加級各有差元齡嘗因微譴歸第黃

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為元首臣號股肱龍躍雲興
不嘯而集苟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懷拯
溺手提輕劍仗義而起平諸寇亂皆自神功文經之助
頗由輔翼為臣之勲元齡為最昔呂望之扶周武伊尹
之佐成湯蕭何關中王導江外方之於斯可以為匹且
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勲慕孝眾所同歸而前宮海陵憑
凶恃亂干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
命視一刻身糜寸景元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
機臨事迫身被斥遂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
皇后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及貞觀之始萬物

唐書

房元齡

六

維新甄吏事君物論推與而勲庸無比委質惟舊自非
罪狀無赦搢紳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輕示遐棄陛下
必矜元齡齒髮薄其所為古者有諷諭大臣遣其致仕
自可在後式遵前事退之以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勲
舊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為非是夫天子重大臣
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
敢冒天威以申管見帝悟遠召於家後避位不出久之
弟汎掃庭堂曰乘輿且臨幸有
頃帝果幸其第因載元齡還宮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
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元齡時在京城留守會
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

曰元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新書太子詹事其為當時準的如此二十二年駕幸玉華宮時元齡舊疾發詔令卧總留臺及漸篤追赴宮所乘擔輦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元齡亦感咽不能自勝敕遣名醫救療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減損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便為改容悽愴元齡因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

唐書元齡 房元齡 七

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届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者無如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陁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列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嶠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

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睹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適鍾張辭窮班馬文鋒既振則管磬自諧輕翰暫飛則花鵲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之德焚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

唐書元齡 房元齡 八

哀動六軍負填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此謂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濶略若必欲絕其種類

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
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
徒無一罪戾無故取之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
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轉
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
天下冤痛也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
使高麗違失臣節陛下誅之可也侵攘百姓陛下滅之
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
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王
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

唐書三十七 房元齡 九

導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
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陵波
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
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
預代結草之誠倘蒙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太宗見
表謂元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懼如此尚能憂我
國家後疾增劇遂鑿苑牆開門累遣中使候問上又親
臨握手叙別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之與之決即日授
其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見其
通顯等薨年七十新書七十一廢朝三日冊贈太尉并州都

唐書合鈔 卷一一七

督諡曰文昭給東園祕器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
陵元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
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
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我所尚汝宜
師之高宗嗣位詔配享太宗廟庭子遺直嗣承徽初為
禮部尚書汴州刺史次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
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常侍初主有寵於太宗故
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壻禮秩絕異主既驕恣謀黜遺
直而奪其封爵遺直懼讓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
與浮屠辨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永徽中誣告遺直無
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

唐書三十七 房元齡 十

禮於已高宗令長孫无忌鞠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
反之狀遺愛伏誅公主賜自盡諸子配流嶺表遺直以
父功特有之除名為庶人新書既停元齡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贈開府儀同
大將軍遂州刺史高祖徵周河內太守祖杲周温州刺
史入隋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吒隋昌州長史
案杜杲傳杲父皎祖建非微杲子運無吒皆與此不合
然案徵為如晦高祖不當在曾祖下又案如晦叔父洸
祖徵河內太守則此高祖或當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
為伯叔祖而彼之徵疑為微也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
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

一八五

欲俯就卑職為須少祿俸耳遂補滄陽尉尋去官而歸
太宗平京城引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府
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眾太宗患之記室房元
齡曰府寮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
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
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為府屬
後從征薛仁果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嘗參謀帷幄時
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累遷陝東道大行
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食邑三百戶尋以本官兼文
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為從事中郎畫象於丹青者十

唐書房元齡傳

十一

有八人而如晦為冠首令文學褚亮為之讚曰建平文
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其見重如此隱太子
深忌之謂齊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憚者惟杜如晦
與房元齡耳因譖之於高祖乃與元齡同被斥逐後又
潛入畫策及事捷與房元齡功等擢拜太子左庶子俄
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食邑三千戶別食益
百戶 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總
監東宮兵馬事號為稱職三年代長孫无忌為尚書右
僕射仍知選事與房元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
典章人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

稱房杜焉監察御史陳師台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
數職陰別諷如晦等帝曰元齡如晦不以熟
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台如晦以高孝基有知
人之鑒為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其年冬遇疾表請解
職許之祿賜特依舊太宗深憂其疾頻遣使存問名醫
上藥相望於道四年疾篤令皇太子就第臨問上親幸
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其未終見子拜官遂超遷
其子左千牛構為尚舍奉御尋薨年四十六太宗哭之
甚慟廢朝三日贈司空徙封萊國公諡曰成太宗手詔
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
追念勳舊痛悼於懷卿體吾此意為制碑文也太宗後

唐書房元齡傳

十二

因食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
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謂元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
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泣然流涕又曰朕聞黃銀多
為鬼神所畏命取黃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其後太
宗忽夢見如晦若平生及曉以告元齡言之欬獻令送
御饌以祭焉明年如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
其妻子其國官府佐並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後
功臣世襲追贈密子構襲爵官至慈州刺史坐弟荷謀
州刺史徙國策逆徙於嶺表而卒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陽公主賜爵襄陽
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承乾

荷曰琅邪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
為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
軒轅

如晦弟楚客少隨叔父淹沒於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
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王世充殺之并囚楚客幾
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如
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結恨
而棄叔一門之內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刎如晦
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因隱於嵩山貞觀
四年召拜給事中上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
非宰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耶夫涉遠者必自邇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升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為眾所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
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為憶爾兄
意欲見爾宜識朕意繼爾兄之忠義也因擢為中郎將
釋仗帝知拜楚客蒲州刺史甚有能名每入直盡夕不
而勞之後歷魏王
府長史拜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悅
承乾魏王泰又潛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懷金以
賂之因說泰聰明可為嫡嗣人或以聞太宗隱而不言
及覺發太宗始揚其事以其兄有佐命功免死廢於家
尋授虔化令卒

如晦叔父淹淹字執禮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徵河內太守

淹聰辨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為莫逆之
交相與謀曰上好用嘉遜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
遂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
惡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薦之
授承奉郎大業末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為吏
部大見親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質於隱太子
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元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
於是遽啟太宗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武
德八年慶州總管楊文幹作亂辭連東宮歸罪於淹及
王珪韋挺等並流於越嶺太宗知淹非罪贈以黃金三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百兩及卽位徵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賜實封四百
戶淹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
射封倫倫曰諸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案
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帝曰何不申執
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以淹多識
典故特詔東宮儀式簿領並取淹節度尋判吏部尚書
參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者淹嘗薦刑
部員外郎邳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何如淹對曰
懷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煬帝向江
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住之計時行計已決公卿皆阿旨
請去懷道官位極畀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太宗曰卿
爾日從何計對曰臣從行計太宗曰事君之義有犯無

隱卿稱懷道爲是何因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必不從徒死無益太宗曰孔子稱從父之命未爲孝子故父有爭子國有爭臣若以主之無道何爲仍仕其世既食其祿豈得不匡其非因謂羣臣曰公等各言諫事如何王珪曰昔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其仁洩冶諫而被戮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則祿重責深理須極諫官卑望下許其從容太宗又召淹笑謂曰卿在隋日可以位下不言近仕世充何不極諫對曰亦有諫但不見從太宗曰世充若修德從善當不滅亡既無道拒諫卿何免禍淹無以對太宗又曰卿在今日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史部 正史類

可爲備任復欲極諫否對曰臣在今日必盡死無隱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竊比之太宗笑時淹兼二職而無清潔之譽又素與无忌不協爲時論所譏及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疋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襄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少卿敬同子從則中宗時爲蒲州刺史

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禪謚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贊曰肇啟聖君必生賢輔猗歟二公實開運祚文含經緯謀深夾輔笙磬同音唯房與杜

新書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狐隋攘奪盜天下已平用元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綱紀彫弛而能興功植德使號令典刑然固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速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善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元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勲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蔽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史部 正史類

唐書卷第一百十七

唐書卷第一百十八

列傳十八

李靖

弟客師 客師孫 命問 孫芳

李勣

弟感 孫敬業 敬業 叔思 文從新書增

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也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詮隋趙郡守靖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才略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為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唯斯人矣初仕隋為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宏皆善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累除馬邑

唐書二百八 李靖

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鑣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為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又固請遂捨之太宗尋召入幕府武德三年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時蕭銑據荊州遣靖安輯之輕騎至金州遇蠻賊鄧世 洛兵數萬屯聚山谷廬江王瑗討之數為所敗靖與瑗設謀擊之多所克獲既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救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請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眾寇

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

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又手敕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四年靖又陳平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

唐書二百八 李靖

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支士宏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賊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死將萬人孝恭遣靖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

士宏既敗銑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時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宏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已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域聞之莫不爭下以功授

唐書李靖傳

三

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荊州刺史承制拜授乃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甯真長等皆遣子弟來謁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戶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六年輔公祐於丹陽反詔孝恭為元帥靖為副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鎮周黃君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祐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公祐傳作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為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

惠亮正通並握強兵為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祐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祐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祐未平退則惠亮為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為公祐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苦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

唐書李靖傳

四

至丹陽公祐大懼先遣偽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為引援公祐引兵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亮正通並相次擒獲江南悉平於是置東南道行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其年行臺廢又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靖鎮撫之吳楚以安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為行軍總管統江淮兵一萬與張瑾屯太谷時諸軍不利靖眾獨全尋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祐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九年突厥莫賀咄設寇邊徵靖為靈州道行軍總管頡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

倍道趨幽州邀賊歸路既而與虜和親而罷太宗嗣位拜刑部尚書并錄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於京師可汗僅以身遁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焉

唐書卷六 李靖

五

太宗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計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

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於是大

唐書卷六 李靖

六

赦天下酺五日御史大夫溫彥博新書害其功譖靖軍無紀綱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勲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疋眞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爲懷賜絹新書二疋一千疋拜尚書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八年詔爲畿內道大使伺察風俗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以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

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
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
以公為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
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
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賜靖靈
壽杖助足疾也未幾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
李靖為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元齡曰靖雖年老固堪
一行太宗大悅即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
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彥
利州刺史高甌生等三總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侯城吐

唐書卷六 李靖

七

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
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
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眾大破其國吐谷渾
之眾遂殺其可汗來降吐谷渾伏允
愁感自經死靖又立大寧王慕
容順而還初利州刺史高甌生為鹽澤道總管以後軍
期靖薄責之甌生因有憾於靖及是與廣州都督府長
史唐奉義告靖謀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甌生等竟以
誣罔得罪靖乃闔門自守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進
十一年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
十四年靖妻卒有詔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

突厥內鐵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十七年詔
圖畫靖及趙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十八年
帝幸其第問疾仍賜絹五百疋進位衛國公開府儀同
三司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
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
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
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許二
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
平生故人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於家年七十
九冊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
昭陵諡曰景武子德謩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
乾流嶺南以

唐書卷六 李靖

八

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
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
靖弟客師貞觀中官至右武衛將軍以戰功累封丹陽
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暫止
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灃水鳥獸皆
識之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鳥賊總章中卒
年九十餘贈幽州
都督
客師孫令問元宗在藩時與令問款狎及即位以協贊
功累遷至殿中少監先天中預誅竇懷貞等功封宋國
公實封五百戶令問固辭實封詔不許開元中轉殿中
監左散騎常侍知尚食事令問雖特承恩寵未嘗干預

時政深為物論所稱然厚於自奉食饌豐侈廣畜芻豢躬臨宰殺時方奉佛其篤信之士或譏之令問曰此物畜生與果菜何異胡為強生分別不亦遠於道乎略不以恩賜自恃閑適郊野從禽自娛十五年涼州都督王君奐奏回紇部落叛令問坐與連姻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連昏左授撫州別駕尋卒大和中

令問孫芳新書名任鳳翔府司錄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救書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蹟一日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熟知公起居狀皆太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尚堪

書金裝木匣以木為管煖刻金其別為環以限其間製作精巧靖破蕭銑闕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割勝各附環以金同之所帝並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鱗算囊等物常佩於帶者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二百疋衣服靴笏以酬之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

李勣字懋曹州離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眾為盜勣往從之時年十七謂讓曰今此土地是公及勣鄉壤人多相識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鄭兩郡地管御河商旅往還船乘不絕就彼邀

截足以自相資助讓然之於是劫公私船取物兵眾大振隋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勣與須陁戰斬須陁於陣初李密亡命在雍邱浚儀人王伯當匿於野伯當共勣說翟讓奉密為主隋令王世充討密勣以奇計敗世充於洛水之上密拜勣為東海郡公右武侯大將軍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時政教已紊倉司不行賑給死者日數萬人勣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為饑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與郝孝德等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克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經歲

唐書百六 李靖

唐書百六 李勣

十一

餘宇文化及於江都弑逆擁兵北上直指東郡時越王侗即位於東京赦密之罪拜為太尉封魏國公授勣右武侯大將軍命討化及密遣勣守倉城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設攻具四面攻倉阻澗不得至城下勣於澗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大敗而去武德二年密為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其舊境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

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啟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啟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勳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勳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侯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其父蓋為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令勳總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以勳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勳表請收葬詔許之勳服衰絰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而竇建德擒化及於魏縣復進軍攻勳力屈降之

唐書卷六 李勳

十一

建德收其父從軍為質令勳復守黎陽三年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伐王世充於東都累戰大捷又東略地至武牢偽鄭州司兵沈悅請翻武牢勳夜潛兵應接克之擒其偽刺史荆王行本又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為上將勳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太廟其父自洛州與裴矩入朝高祖見之大喜復其官爵勳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重據兗州反授勳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獲圓朗斬首以獻兗州平七年詔與越王孝恭討輔公祏孝恭領舟師巡江而下勳領步

卒一萬渡淮拔其壽陽至碓石公祏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於梁山又遣其大將馮惠亮率水軍十萬鎖連大艦以斷江路仍於江西結壘分守水陸以禦王師勳攻其壘尋克之惠亮單艦而遁勳乘勝逼正通大潰以十餘騎奔於丹陽公祏棄城夜遁勳縱騎追斬之於武康江南悉定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勳為行軍總管擊之於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為通漠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敗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勳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相

唐書卷六 李勳

十二

與議曰頡利雖敗人眾尚多若走渡磧保於九姓道遙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勳勒兵繼進靖軍既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勳屯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於勳虜五萬餘口而還時高宗為晉王遙領并州大都督授勳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憂解尋起復舊職十一年改封英國公代襲蘄州刺史時並不就國復以本官遙領太子左衛率勳在并州凡十六年合

行禁止號為稱職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
良安撫邊境唯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
此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
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未赴
京會薛延陀遣其子大度設率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
落命勣為朔州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新書追及延陀
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
計以功封一子為縣公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
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
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須深謝十七年高宗為皇太子

唐書百六 李勣

三

轉勣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
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太宗又嘗閑宴顧勣曰朕
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
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墜指流血俄而沈醉乃解御服
覆之其見委信如此十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授勣遼
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又從太
宗摧殄駐蹕山以功封一子為郡公二十年延陀部落
擾亂詔勣將二萬騎便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
戰破之其大首領梯真達干率眾來降其可汗咄摩支

南竄於荒谷遣通事舍人蕭嗣業招慰部領送於京師
積北悉定二十二年轉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旬
日復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
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
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豐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
拜洛州刺史洛陽官兼加開府儀同三司合同中書門
下參掌機密是歲冊拜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抗表求
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四年冊拜
司空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初貞觀中太宗以勣庸特
著嘗圖其形於凌煙閣至是帝又命寫形焉仍親為之

唐書百六 李勣

五

序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
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
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
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願望不對帝後密勸勣曰將
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
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勣志寧奉冊
立武顯慶三年從幸東都在路遇疾帝親臨問麟德初
東封泰山詔勣為封禪大使乃從駕次滑州其姊早寡
居勣舊閭皇后親自臨問賜以衣服仍封為東平郡君
姊嘗病勣自為粥而療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勣又墜馬傷
足上親降問以所乘賜之乾封元年高麗莫離支男
生為其弟男建所逐保於國內城遣子獻誠詣闕乞師總
章元年命勣為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略地至鴨

綠水賊遣其弟來拒戰勸縱兵擊敗之追奔二百里至
 於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賊中諸城駭懼多拔人眾
 遁走降款者相繼勸又引兵圍平壤遼東道副大總管
 劉仁軌郝處俊將軍薛仁貴並會於平壤犄角圍之經
 月餘克其城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生裂其諸城並為
 州縣振旅而旋令勸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於昭陵禮
 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二年加太子太師增食實封
 通前一千一百戶其年寢疾詔以勸弟晉州刺史弼為
 司衛正卿使得視疾尋薨年七十六新書年八十六案
 傳云崔讓起兵勸
 年十七往從之讓之起當在煬帝大業十二年丙子以
 丙子逆推之則勸當生於文帝開皇二十年庚申自開

皇庚申至高宗總章二年己巳恰七十年則新書之八
 十六者固誤舊書之七十六者亦不合或上文年十七
 句未

的耳

帝為之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諡曰
 貞武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楊昉攝同
 文正卿監護帝曰勸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
 性廉慎不立產業今當無贏資有司其
 厚贈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樓臨送望柳車慟哭并
 為設祭皇太子亦從駕臨送哀慟悲感左右詔百官送
 至故城西北所築墳一準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
 德韃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隨之功光宅元年詔勸配享
 高宗廟庭勸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於將士初得
 黎陽倉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

皆客遊其所一見於眾人中即加禮敬引之臥內談讕
 忘倦及平武牢獲偽鄭州長史戴胄知其行能尋釋放
 竟推薦咸至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又初平王世
 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勸表稱其武藝絕倫若
 收之於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為國家盡命請以官爵
 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勸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
 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矣仍收養其子每行軍用
 師頗任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與人圖計識其臧否
 聞其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
 為用所向多克捷選將必嘗相其奇麗福艾者遺之或
 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各

皇庚申至高宗總章二年己巳恰七十年則新書之八
 十六者固誤舊書之七十六者亦不合或上文年十七
 句未

的耳

泊勸之死聞者莫不悽愴與弟弼特存友愛閨門之內
 肅若嚴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藥即取服之家中
 召鑿巫皆不許入門子弟固以藥進勸謂曰我山東一
 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台年將新書八十
 作踰豈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寧容浪就鑿人求活竟拒而
 不進忽謂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樂於是堂
 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罷謂弼曰我自量必死欲與
 汝一別耳恐汝悲哭誑言似差可未須啼泣聽我約束
 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
 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狔犬將以付汝汝

可防察有操行不倫交遊非類急即打殺然後奏知又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唯以布裝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歛以常服唯加朝服一副死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唯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布為頂白紗為裙其中著十個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兒女而願留自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畢汝即移入我堂撫恤小弱違我言者同於戮屍此後略不復語弼等遵行遺言

勸少弟感幼有志操李密之敗也陷於王世充世充逼令以書召勸感曰家兄立身不虧名節今已事主君臣

唐書百六 李勸

七

分定決不以感造次改圖卒不肯世充怒遂害焉時年十五勸長子震顯慶初官至桂州刺史先勸卒

勸孫敬業

少從勸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為眉州刺史

高宗崩則天太

后臨朝既而廢帝為廬陵王立相王為皇帝而政由天后諸武皆當權任人情憤怨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蒼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勸縣丞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其弟蓋屋令敬業亦坐累左遷俱在揚州敬業用前蓋屋尉魏思溫謀據揚州嗣聖元年七月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

與唐之奇謀逆璋乃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矯制殺敬之自稱揚州司馬詐言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奉密詔募兵進討是日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解繫囚及丁役工匠得數百人皆授之以甲錄事參軍孫處行拒命敬業斬之以徇遂據揚州鳩聚民衆以匡復廬陵為辭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仁唐之奇駱賓王為府屬餘皆偽署職位

唐書百六 李勸

七

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亾鸞喙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廷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冑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

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
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
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
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
平暗鳴則山嶽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
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
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
忘心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
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
山河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則天命左玉

唐書李勣

九

鈴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敬業祖父
官爵剖墳斲棺復本姓徐氏叔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
業首者授官三品賞帛五
千得之奇等首初敬業兵集圖其所向薛璋曰金陵王
官五品帛三千初敬業兵集圖其所向薛璋曰金陵王
氣猶在大江設險可以自固且取常潤等州以為霸基
然後治兵北渡魏思溫曰兵貴神速但宜早渡淮而北
招合山東豪傑乘其未集直取東都據關決戰此上策
也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
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眾天
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為固且王
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為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
泝徐瑋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為敬業不從使
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
超屯都梁山十月率眾渡江攻拔潤州殺刺史李思文

署宗臣為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溪思溫歎曰兵忌
能為先是太子賢為天后所廢死於巴州敬業乃求狀
貌似賢者置於城中奉之為主云賢本不死孝逸軍渡

淮至楚州敬業之眾狼狽還江都屯兵高郵以拒之頻
戰大敗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為孝逸援進擊
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
千夜度擊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
有烏羣噪敬業營利也固請戰遂度給擊之敬業置陣久
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給擊之敬業置陣久
士疲皆願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偏其軍軍稍却敬
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後陣孝逸乘勝追躡敬業奔至
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揚州與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舸奔潤州將入海投
高麗抵海陵阻風遣山江中其將王那相
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族追兵及皆捕

唐書李勣

辛

獲之初敬業傳檄至京師則天讀之微哂至一坏之士
未乾遽問侍臣曰此語誰為之或對曰駱賓王之辭也
則天曰宰相之過安失此人中宗返正詔曰故司空勣
往因敬業毀廢墳塋朕追想元勳永懷佐命昔竇憲干
紀無累安豐之祠霍禹亂常猶全博陸之祀罪不相及
國之通典宜特垂恩禮令所司速為起墳所有官爵並
宜追復初敬業之叔思文為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
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耶若太后是助宜即
賜武姓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
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勣諸子孫
坐敬業誅殺靡有遺胤偶脫禍者皆竄迹胡越貞元十

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下有脫文五代孫也屬武太后斷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數千百人解縛而遣之

史臣曰近代稱為名將者英衛二公誠煙閣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義藩身與物無忤遂得功名始終賢哉垂命之誠敬業不貽貽謀至於覆族悲夫衛公將家子綽有渭陽之風臨戎出師凜然威斷位

重能避功成益謙名之鼎鍾何慙耿鄧美哉

贊曰功以懋賞震主則危辭祿避位除猜破疑功定華夷志懷忠義白首平戎賢哉英衛

新書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推皆罪凶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偏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勛之節見於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勛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味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稜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於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譎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唐書百七 李勣

三

唐書卷第一百十八

唐書百八 李勣

三

唐書卷第一百十九

列傳九

尉遲敬德

秦叔寶

程知節

段志元

張公謹

子大素 大安 大安子悌從新書增

尉遲敬德

名恭以字行

朔州善陽人大業末從軍於高陽討

捕羣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劉武周起以為偏將

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澮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

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

太宗討武周於柏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

於介休金剛戰敗奔於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

唐書百九 尉遲敬德

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字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

城來降太宗大悅賜以曲宴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

世充於東都既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諸將疑敬

德必叛囚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咸

言敬德初歸國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繫之又久

既被猜貳怨望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請即殺之太宗曰

寡人所見有異於此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

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以金寶謂曰丈夫以意氣

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

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

日因從獵於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
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
馬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騎兵與世充
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偽將陳智畧獲排稍兵六千人
太宗謂敬德曰比衆人證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
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此後恩眚日
隆敬德善解避稍每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終不能傷
又能奪取賊稍還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
王元吉亦善馬稍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稍刃以竿
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稍謹

唐書百九 尉遲敬德

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稍避稍何者難易
對曰奪稍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稍元吉執稍躍馬志在
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稍元吉素驍勇雖相嘆異甚以
為恥及竇建德營於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程知
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執稍造建德壘下大
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前後
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十數人遂引賊以入伏內於是
與勣等奮擊大破之王世充兄子偽代王琬使於建德
軍中乘隋煬帝所御驄馬鎧甲甚鮮迴出軍前以誇衆
太宗曰彼之所乘真良馬也敬德請往取之乃與高甌

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洛黑闥軍來襲李世勣太宗勒兵掩賊後以救之既而黑闥衆至其軍四合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大破賊陣太宗與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又從破徐圓朗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巢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曰願迺長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曰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隸名藩邸唯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

唐書百九尉遲敬德

三

賜若私許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威怒是後遂絕敬德尋以啟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積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爲良策元吉等深忌敬德令壯士往刺之敬德知其計乃重門洞開安臥不動賊頻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下詔獄訊驗將殺之太宗固諫得釋會突厥侵擾烏城建成舉元吉爲將密謀請太宗同送於昆明池將加屠害敬德聞其謀與長孫无忌遽啟太宗曰大王若不速正之則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太宗嘆曰今二公離阻骨肉

滅棄君親危亡之機共所知委寡人雖深被猜忌禍在須臾然同氣之情終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後以義討之公意以爲何如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仁愛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計禍至而不恐將亡而自安失人臣臨難不避之節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以臣愚誠請先誅之王若不從敬德言請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因敗成功明賢之高見轉禍爲福智士之先機敬德今若逃亡无忌亦欲同去太宗猶豫未決无忌曰王今不從敬德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敗矣其若之

唐書百九尉遲敬德

四

何太宗曰寡人所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縱不從敬德言請自決計其如家國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餘人今悉入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然後計定時房元齡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不得復入太宗令長孫无忌密召之元齡等報曰有敕不許更事王今若私謁必至誅滅不敢奉命太宗大怒謂敬德曰元齡如晦豈背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且往觀其無來心可並斬其首持來也敬德又與无忌喻曰王已決計剋日平賊公宜卽入籌之我

等四人不宜羣行在道於是元齡如晦著道士服隨无忌入敬德別道亦至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所繯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其官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元武門殺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官府兵遂散是時高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

唐書百九 尉遲敬德

五

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意乃安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敬德奏請降手敕令諸軍兵並受秦王處分於是內外遂定高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賜珍物甚衆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衛率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百餘人並合從坐籍沒唯敬德執不聽曰為罪者二凶今已誅訖若更及支黨非取安之策由是獲免及論功敬德與長孫无忌為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貞觀元年拜右武侯大將軍賜爵吳國公與長孫无忌房元齡杜如晦四人並食寶封千三百戶會突厥來

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擊之賊至涇陽敬德輕騎與之挑戰殺其名將賊遂敗敬德好許直負其功每見无忌元齡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辨由是與執政不平三年出為襄州都督八年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在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

唐書百九 尉遲敬德

六

飭無貽後悔也十一年封建功臣為代襲刺史冊拜敬德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後歷鄜夏二州都督十七年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尋與長孫无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及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元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望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常卿為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驂山軍還依舊致仕敬德末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

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顯慶三年高宗以敬德功追贈其父爲幽州都督其年薨年七十四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曰忠武賜東園祕器陪葬於昭陵子寶琳嗣官至衛尉卿

秦叔寶名瓊齊州歷城人大業中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叔寶喪母護兒遣使弔之軍吏怪曰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將軍未嘗降問獨弔叔寶何也答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取富貴豈得以卑賤處之隋末羣盜起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十餘萬

唐書百七 秦叔寶

七

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旣出營內卽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旣而明月果悉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士信又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又回軍奮擊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由是勇氣聞於遠近又擊孫宣雅於海山先登

破之以前後累勲授建節尉從須陁進擊李密於滎陽軍敗須陁死之叔寶以餘衆附裴仁基會仁基以武牢降於李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化及大戰於黎陽童山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叔寶獨捍衛之密遂獲免叔寶又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後密敗又爲王世充所得署龍驤大將軍叔寶薄世充之多詐因其出抗官軍至於九曲與程饒金吳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世充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聞其勇厚加禮遇

唐書百七 秦叔寶

八

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錄前後勲賜黃金百斤雜綵六千段授上柱國從討王世充每爲前鋒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黃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黑闥賞物千段叔寶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銳卒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太宗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

之萬眾之中人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六月四日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將軍食實封七百戶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陣之功焉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與長孫无忌等圖形於凌煙閣程知節本名讒金濟州東阿人也少驍勇善用馬稍大業末聚徒數百其保鄉里以備他盜後依李密署為內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隸四驃騎

唐書百九 程知節 九

分為左右以自衛號為內軍自云此八千人可當百萬知節既領其一甚被恩遇及王世充出城決戰知節領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領外馬軍營在偃師城北世充來襲雄信營密遣知節及裴行儼以助之行儼先馳赴敵為流矢所中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世充騎所逐刺樂洞過知節回身捩折其槊兼斬獲追者於是與行儼俱免及密敗世充得之接遇甚厚知節謂秦叔寶曰世充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呪誓乃巫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及世充拒王師於九曲知節領兵在其陣與

秦叔寶等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極欲報恩公性猜貳傍多扇惑非僕託身之所今謹奉辭於是躍馬與左右數十人歸國世充懼不敢追之授秦王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寶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構之於高祖除康州刺史知節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並剪除身必不久知節以死不去願速自全六月四日從太宗討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遷右武衛大將軍賜實封七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與長孫无忌等代襲刺史改封盧國公授普州刺史十七年累

唐書百九 程知節 十一

轉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屯兵加鎮軍大將軍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軍還坐免官未幾授岐州刺史表請乞骸骨許之麟德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默襲爵盧國公處亮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左衛中郎將少子處弼官至右金吾將軍處弼子伯獻開元中左金吾大將軍

段志元齊州臨淄人也父偃師隋末為太原郡司法書

佐從高祖起義官至郢州刺史志元從父在太原甚為
太宗所接待義兵起志元募得千餘人授右領大都督
府軍頭從平霍邑下絳郡攻永豐倉皆為先鋒歷遷左
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為通將桑
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元率二十騎赴擊殺數十人而
還為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
顯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破之及屈突通之遁志
元與諸將追而擒之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後從討
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為賊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
洛水志元踊身而奮二人俱墮馬馳歸追者數百騎不

唐書卷九 段志元

二

敢逼及破竇建德平東都功又居多遷秦王府右二護
軍賞物二千段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競以金帛誘
之志元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
建成元吉太宗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
實封九百戶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
牧馬還留免未幾復職文德皇后之葬也
志元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新書章
武門太宗夜
使宮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內使者志元閉門不內
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救志元曰夜中不辨
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
夫無以加焉十一年定世封之制授金州刺史改封褒

國公十二年拜右衛大將軍十四年加鎮軍大將軍十
六年寢疾太宗親自臨視涕泣而別顧謂曰當與卿子
五品志元頓首固請回授母弟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
衛郎將及卒上為發哀哭之甚慟贈輔國將軍揚州都
督陪葬昭陵諡曰忠壯新書諡
壯肅十七年正月詔圖形於
凌煙閣子瓚襲爵褒國公武太后時官至左屯衛大將
軍子懷簡襲爵開元中官至太子詹事

唐書卷九 張公謹

三

太宗尉遲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時太宗為隱太子
建成巢刺王元吉所忌因召公謹問以自安之策對甚合
旨漸見親遇及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龜占之
公謹自外來見遽投於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
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
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六月四日公謹與長
孫无忌等九人伏於元武門以俟變及斬建成元吉其
黨來攻元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門以拒之
以功累授左武侯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戶貞
觀元年拜代州都督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又前後

言時政得失十餘事並見納用後遣李靖經略突厥以公謹為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陁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眾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利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此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糧糒乏絕其可取四也頡利疎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內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

唐書百九張公謹

十三

深納之破定襄敗頡利塋書慰勞進封鄒國公轉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三十九新書四十九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日支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襄十三年追思舊功改封鄒國公十七年圖形於凌煙閣永徽中又贈荊州都督長子大象嗣官至戶部侍郎次子大素大安並知名

大素龍朔中歷位東臺舍人兼修國史卒於懷州長史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

大安上元中歷太子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章懷太子在春宮令大安與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宮廢左授普州刺史光宅中卒於橫州司馬大安子浚開元中為國子祭酒排仕元宗時為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修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史臣曰敬德奪稍陷陣鼓勇王師却賂報恩竭忠霸王然而奮拳負氣非自全之道文皇告誡之言可為功臣藥石叔寶善用馬稍拔賊壘則以寡敵眾可謂勇矣知節志平國難拜隼旗則致命輔君可謂忠矣而並曉世充之猜貳識唐代之霸圖可謂見幾君子矣志元中鏘

唐書百九張公謹

十四

不言竟安師旅公謹投龜定議志助儲君皆所謂猛將謀臣知機識變有唐之盛斯實賴焉贊曰太宗經綸實賴虎臣胡鄂諸將奮不顧身圖形凌煙配食嚴禋光諸簡冊為報君親

唐書卷第一百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

列傳二十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

兄萬均 盧祖尚

萬淑 弟萬備

劉世讓 劉蘭

盛彥師 李君羨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翫弓矢而不能

成其藝乃以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

累除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蒙恩遇參預謀

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遷左衛

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戶尋拜右衛大將軍貞

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參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

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

為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

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

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

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眾於庫山破

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

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

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

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頻與虜遇

皆大克獲北望積玉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

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十一年與長孫无忌等

俱受世封授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

尚書進位光祿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

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為將領入參朝政並有

時譽於時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高昌王麴文泰時遇絕

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為

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

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沙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東

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

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

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軍至磧口而文泰卒其

子智盛襲位君集帥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剋日將葬

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

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

也於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

降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悉遣

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積穴拋

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氊被用障拋

石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

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

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

所以憊闕冀尚書哀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塹發拋車以攻之又爲十丈高樓俯視城內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爲表裏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爲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上

唐書 侯君集

三

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惟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措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棄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等奉行聖算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內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逾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

知所犯恐海內又疑陛下唯錄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當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爲司隸所

唐書 侯君集

四

繫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爲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爲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疋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日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

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爲此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爲先帝王之德以含宏爲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况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刑網不行古人之事哉伏唯聖懷當自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倘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

唐書卷五十五 侯君集

五

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疏奏乃釋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爲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冤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大噴何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密以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見若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集如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時庶人承乾在東宮恐有廢立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壻賀蘭楚石時爲東宮千牛承乾令

數引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

乘釁以圖之遂贊承乾陰圖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

好手當爲用之又遣楚石謂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君集

或慮謀洩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嘆咤久之其妻

怪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爲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

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及

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

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鞠驗耳君集辭窮太宗

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

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爭進曰君集之

罪天地之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

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獻欷下泣遂斬

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君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

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爲將破滅二國頗

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

妻及一子徙於嶺南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

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

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

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

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素寒賤以農爲業儻有大節外

敦厚而內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

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為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徐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俄檢校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兵盛棄城遁後房元齡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為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死除右衛將軍授懷州

唐書百三 張亮

七

總管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歷遷御史大夫轉光祿卿進封鄜國公賜實封五百戶後歷幽夏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泰為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金紫光祿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鄜國公亮所莅之職潛遣左右伺察善惡發擿姦隱動若有神抑豪強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亮之在州也棄其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驕妬特甚亮寵憚之後至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筆為業善歌舞李見而悅之遂與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為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慎新書微名顯每以養慎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道所至巫

現盈門又干預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十四年入為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及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褒美遷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當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於下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為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太宗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為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沙卑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牧賊眾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牀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為有膽氣其副總管

唐書百三 張亮

八

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眾擊賊破之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有方術人程公穎者亮親信之初在相州陰召公穎謂曰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公以為何如公穎知其有異志因言亮臥似龍形必當大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嘗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又有公孫常者頗擅文辭自言有黃白之術尤與亮善亮謂曰吾嘗聞圖識有弓長之君當別都雖有此言實不願聞之常又言亮名應圖錄亮假子公孫節以識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也亮謂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為諸王姬常者節兒日吾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識書亮大悅二十一年有陝人常德元新書無元字告其事并言亮有義兒五百

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穎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又自陳佐命之舊冀有寬貸太宗謂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命百僚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帝遣長孫无忌房元齡就獄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為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將奈何太宗既盛怒竟斬於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薛萬徹雍州咸陽人自燉煌徙焉隋左禦衛大將軍世

唐書百字 薛萬徹 九

雄子也世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幽州俱以武略為羅藝所親待尋與藝歸附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車騎將軍武安縣公會寶建德率眾十萬來寇范陽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鬪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遂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眾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走及太宗

平劉黑闥引萬均為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恩顧甚至隱太子

建成又引萬徹置於左右建成被誅萬徹率宮兵戰於

元武門鼓譟欲入秦府將士大懼及梟建成首示之萬

徹遂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徹釋

仗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萬均貞觀初歷

遷殿中少監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為副未至朔方

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却萬均與萬徹橫出擊

之斬其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

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俄而師都見殺

城降突厥不敢來援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

唐書百字 薛萬徹 十

於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及靖將擊吐谷渾請萬

徹同行萬均為沃沮道及至賊境軍次青海與諸將各率百

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新書作單騎馳擊

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

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與萬均破吐谷

渾天柱王於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追至河源追

至積石山大風旗折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

萬均直前斬其將眾遂潰追至圖倫積乃還與靖會青

海聖書萬均此後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

守未下萬均慶軍進乃降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

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

則所失重累封潞國公而卒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

舉哀詔陪葬昭陵 萬徹尋丁母憂解職俄起為右衛將軍出為蒲州刺史會薛延陀率回紇同羅之眾渡磧南擊李思摩萬徹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率數百騎為先鋒擊其陣後騎皆散賊顧見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以功別封一子為縣侯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州都督復召拜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太宗嘗召司徒長孫无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各賜以膜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薛萬徹

七

皮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而誤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勲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嘆二十二年萬徹又為青邱道行軍大總管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人鴨綠水百餘里以兵襲大行城至泊沟城高麗震懼多棄城而遁泊沟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為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奔百餘里於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沟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鴨綠水以為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

城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及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錄功棄過不罪卿也因取書而焚之尋為副將右衛將軍裴行方言其怨望於是廷驗之萬徹辭屈英國公李勣進曰萬徹職乃將軍親惟主壻發言怨望罪不容誅因除名徙邊會赦得還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款昵因謂遺愛曰今雖患脚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謂萬徹曰公若國家有變我當與公立荆王元景為主及謀泄吏逮之萬徹不之伏遺愛證之遂伏誅臨刑大言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薛萬徹

七

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家効死力固好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絕萬徹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歷右將軍總管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弔慰仍旌表其門以尚華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必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槩創甚為賊所窘萬備單馬進救何力獲免後官至左衛將軍並先萬徹卒初武德貞觀之際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大業中為澄城長義師至汾陰

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祿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刀楯卽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

唐書百二十 薛萬徹

三

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要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旣度陝州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鎮熊州太宗討王世充遣彥師與萬寶軍於伊闕絕其山南之路賊平除宋州總管初彥師之入關也王世充以其將陳寶遇爲宋州刺史處其家不以禮及此彥師因事殺之平生所惡數十家亦皆殺之州中震駭重足而立會徐圓朗反彥師爲安撫大使因戰遂沒

於賊圓朗禮厚之令彥師作書報其弟令舉城降已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

盧祖尚者字季良光州樂安人也父禧隋虎賁郎將累葉豪富輕財散施甚得人心大業末召募壯士逐捕羣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羣盜畏憚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爲刺史祖尚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衆涕泣歔歔悲不自

唐書百二十 薛萬徹

十四

勝衆皆感激王世充立越王侗祖尚遣使從之侗授祖尚光州總管封沈國公及世充自立遂舉州歸款高祖嘉之賜璽書勞勉拜光州刺史封弋陽郡公武德六年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爲前軍總管攻其宣歙州克之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並破之賊平以功授蔣州刺史又歷壽州都督瀛州刺史並有能名貞觀初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秀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徵至京師臨朝謂之曰交州大藩去京甚遠須賢牧撫之前後都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略爲我鎮邊勿以道遠爲辭也祖尚拜謝而出旣而

悔之以舊疾為辭太宗遣杜如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之曰匹夫相許猶須存信卿面許朕豈得後方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之于朝時年三十餘尋悔之使復其官蔭

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世讓以涇川歸國拜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俄得數千人復為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為舉軍所獲舉

唐書三傳 薛萬徹 五

將至城下令給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偽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時屯兵高墟世讓潛遣寶逃歸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為賊所獲獄中間獨孤懷恩有逆謀逃歸以告高祖時高祖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聞難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命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効款誠今復昌危告難是皆憂國忘身也尋封宏農郡公賜

莊一區錢百萬

母喪免

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

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洛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雁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眾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璠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璠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耶經日餘虜乃退及元璠還述世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錫以

良馬襄邑王神符鎮并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拜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為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

唐書三傳 薛萬徹 六

六

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下有無可任者帝曰非公乃使馳驛往經略之至馬邑高滿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問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為亂高祖不之察遂誅世讓籍沒其家貞觀初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也仕隋鄱陽郡書佐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多凶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於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應破其本鄉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黨往歸之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貞觀初梁師都尚據朔

往歸之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貞觀初梁師都尚據朔

方蘭上言攻取之計太宗善之命為夏州都督府司馬時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臥鼓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及師都平以功遷豐州刺史徵為右領軍將軍十一年幸洛陽以蜀王愔為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蘭為長史總其府事時突厥攜離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頡利果疑摸末摸末懼來降而頡利又遣兵追之蘭率眾逆擊敗之太宗以為能超拜豐州刺史再轉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貞觀末以謀反腰斬初長社許絢解識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為天下主蘭

唐書卷三

薛萬徹

七

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鄂縣尉右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驍衛大將軍印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召行恭讓之曰刑典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肝而為忠孝則劉蘭之心為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卿耶行恭無以答李君羨者洺州武安人也初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為人乃與其黨叛而來歸投上輕車都尉太宗引為左右從討劉武周及王世充等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為馬軍副總管世充子元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元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宮女馬牛黃金雜綵不可勝數太宗即位

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衛中郎府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貞觀初太白頻書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為左武衛將軍在元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會御史奏君羨與妖人員道信潛相謀結將為不軌遂下詔誅之天授二年其家屬詣闕稱冤則天亦欲乃追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唐書卷三

薛萬徹

七

史臣曰侯君集摧兇克敵効用居多恃寵矜功麤率無檢棄前功而罹後患貪愚之將明矣張亮聽公穎之妖言恃弓長之邪讖義兒斯畜惡跡遂彰雖道裕云反狀未形而詭詐之性於斯驗矣萬徹籌深行陣勇冠戎夷不能保其首領以致誅戮悲夫三子非慎始而保終也贊曰君子立功守以謙冲小人得位足為身害侯君

險望窺聖代雄若韓彭難逃道醢

新書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於謠讖蓋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一

列傳三

王珪 孫燾從新書增

戴胄 子聖德

岑文本

兄子長倩 文本子義 格輔元 輔元 兄希元 子遵從新書增

杜正倫

從子求仁 從孫咸皆從新書增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為烏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復姓王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顓北齊樂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頗隋書文學傳作頗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開皇十三年召入祕書內省讐定羣書開皇末為奉禮郎及頗坐漢王諒反

唐書百三十一 王珪

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允甚為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於嶺州建成誅後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貞觀元年太宗嘗謂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定天下既而規模宏遠慶流子孫者此蓋任得賢臣所致也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嘉謨致天下於太平耳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

者聖王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敕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珪每推誠納忠多所獻替太宗顧待益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為侍中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為是耶為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

唐書百三十一 王珪

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為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為太宗所讓珪及溫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為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為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

拜曰臣本事前官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翼日帝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吾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時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

唐書百三十一 王珪

三

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先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已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爲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爲縣男是歲兼魏王師既而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王珪爲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爲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禮王問王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

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

唐書百三十一 王珪

四

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禮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珪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賑贍其妻子事寡嫂盡禮撫孤姪恩義極隆宗姻困匿者亦多所周卹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媿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救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十三年遇疾敕公主就第省視又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

尋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長子崇基襲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敬直封南城縣男以尚主拜駙馬都尉坐與太子承乾交結徙於嶺外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祭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釋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崇基孫新書旭見酷吏傳治聞於時戴胄字元盾相州安陽人也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隋大業末為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甚禮之越王侗以為給事郎王世充將篡侗位胄言於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曷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終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今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代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世充詭辭稱善勞而遣之世充後逼越王加其九錫胄又抗言切諫世充不納由是出為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武牢太宗克武牢而得之引為秦府士曹參軍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請直其人哉時吏部尚書長孫无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无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從之胄駭曰校尉不覺

與无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知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曰校尉緣无忌以致死於法當輕若論其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於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偽資蔭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於死俄有詐偽者事泄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胄前後犯顏執法多此類所論刑獄皆事無冤濫隨方指擿言如泉涌其年轉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已

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文皇代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為義倉太宗從其議以其家貧資錢十萬時尚書左僕射蕭瑀免官右僕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繫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於

唐書卷七 戴胄 七

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已來一人而已又領諫議大夫令與魏徵更日供奉三年進拜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臨終請以選事委胄由是詔令兼攝吏部尚書其民部庶子諫議並如故胄雖有幹局而無學術居吏部抑文雅而獎法吏甚為時論所譏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參預朝政尋進爵為郡公五年太宗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唯知耳目之近不

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糗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布絹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

唐書卷七 戴胄 八

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七年卒太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詔虞世南撰為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造廟其聘女為道王妃房元齡魏徵並美胄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胄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為之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後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戶部尚書依舊知政事父子十數年間相繼為尚書預知國政時以為榮咸亨中高宗為飛白書以賜侍臣賜至德

曰泛洪源俟舟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又賜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其辭皆有與比俄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每遇申訴冤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為奏之終不顯已之斷決由是時譽歸於仁軌號仁軌為解事僕射更日聽訟有姬詣省至德已收牒姬乃復取日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是至德笑還之人伏共長者刑罪人主之權柄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其慎密如此後高宗知而深歎美之儀鳳四年薨輟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

唐書百三 戴甫 九

督諡曰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善方仕蕭管吏部尚書父之象隋末為邯鄲令嘗被人所訟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譚論善屬文時年十四詣司隸稱冤辭情慨切召對明辨眾頗異之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莫不歎賞其父冤雪由是知名其後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於荊州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河間王孝恭定荊州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室無道羣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真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

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鄙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遂止之署文本荊州別駕孝恭進擊輔公祏召典軍書復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遇太宗行籍田之禮文本上籍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僚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詰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詰或眾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八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溫彥博奏曰師

唐書百三 岑文本 十

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冀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縣子十一年從至洛陽宮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又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

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稿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而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卽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

唐書三十三 岑文本

七

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功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雠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雨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爲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之賜帛三

百段十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搗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宏厚忠謹吾親之信之是時新立晉王爲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官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答拜其見待如此俄拜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

唐書三十三 岑文本

七

親賓有來慶賀輒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又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嘆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疇昔之望不過祕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爲懼已多何得更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文本既久在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多與時人游款太宗聞而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爲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於左右若今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獻欬嗚咽太

宗憫其意而止唯召見文昭嚴加誡約亦卒無憊過及將伐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於代

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長倩少為文本所鞠同於己子永淳中累轉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

唐書三皇 卷之六

三

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則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長倩懼罪頗有陳奏又上疏請改皇嗣姓為武氏以為周室儲貳則天許之實封五百戶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其年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與地官尚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仍奏請切責上書者和州浮屠上大雲經長倩爭不可天下立大雲寺由是大忤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中路召還下制獄被誅仍發掘其父祖墳墓來俊臣又脅迫長倩子靈源令誣納言歐陽

通及格輔元等數十人皆陷以同反之罪並誅死五子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

長倩子案義舊書作長倩子新書作文本孫觀章嗣立稱從兄長倩則固非長倩之子而非文本之

孫矣當是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文本之子義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

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道江東三峯長安中為廣武令新書作汜水令案地理志汜水垂拱四年改曰廣武神龍元年復故名則長安時有廣武無汜水當從舊書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從兄長倩犯逆為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登封令劉守悌為司門員外郎渭南

唐書三皇 卷之六

古

令裴愔為地官員外郎先是義為金壇令守悌及愔稱為清德義以文吏著名俱為巡察使所薦皆授畿縣令又同為尚書郎悉有美譽守悌後至陝州刺史愔至杭州刺史義神龍初為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為王者募為疏者眾畏三思皆辭託不敢為之義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祕書少監再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義最守正時議美之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為陝州刺史復歷刑部戶部二

唐書三皇 卷之六 五 長文下

尚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刪定格令仍修氏族錄初中宗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義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義監修中宗實錄自書其事睿宗覽而大加歎賞賜物三百段細馬一匹仍下制書褒美之時義兄獻為國子司業弟翔為陝州刺史休為商州刺史從族兄弟子姪因義引用登清要者數十人義嘆曰物極則返可以懼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尋遷侍中先天元年坐預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也伯父新書名德仁處仁隋刻

唐書五十五 岑文本 七

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元羅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為陳留八俊輔元弱冠舉明經歷遷御史大夫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初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也則天以問輔元固稱不可遂為承嗣所譖而死海內冤之子遵亦舉明經第為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輔年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輔元兄希元高宗時洛川司法參軍章懷太子召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解范曄後漢書行於代先輔元卒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

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為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總管府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貞觀元年尚書右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以及勳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右

唐書五十五 杜正倫 七

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段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祕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為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竟不免孥戮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豈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尋

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
 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為之輔佐今太子年在
 幼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誠約今既委
 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敦直道故輒輟卿
 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他日又言朕年十八
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寤況太子生深宮
不及知邪且人生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
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
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
 十年復授中書侍郎賜
 爵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正倫出入兩宮參典機
 密甚以幹理稱時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昵近
 羣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譽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杜正倫 七

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
 不得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乾
 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洩我語對曰開導不
 入故以陛下語嚇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為穀
 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後承乾構逆事與侯君集相
 連稱遣君集將金帶遺正倫由是配流驩州久之授鄂
石二州刺
 顯慶元年累授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尋同中書
 門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書仍依舊知政事俄拜中書
 令兼太子賓客宏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坐與
 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初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
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

義府族也晚附正倫據義府數缺義府使人告正倫
 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流友益峯州出為
 橫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尋卒無子以兄子志靜為嗣從
子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
 監察御史坐事為黜令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
 史死於難從孫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拜刑
 反咸監軍出討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
 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旱暑風織咸縱火謀而前賊
 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首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為汾州
 長史開元中為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昭州司馬
 有集十卷行於代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
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繫杜固通水以
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閭十日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
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而論文章思
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論文今日覺吾文頓進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於茲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焉戴胄兩朝任官一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杜正倫 六

乃心力刑無僭濫事有箴規雖學術不能求備而匡益
 自可濟時亦所謂巧於任大矣文本文傾江海忠貫雪
 霜申慈父之冤匡明主之業及委繁劇俄致暴終書曰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憂能傷人不復永年矣洎義
 而下登清要者數十人積善之道焉可忽諸正倫以能
 文被舉以直道見委參典機密出入兩宮斯謂得時然
 被承乾金帶之譏孰與夫薏苡之謗士大夫慎之
 贊曰五靈嘉瑞出繫汗隆人中麟鳳王戴諸公動必由
 禮言皆匡躬獻規納諫貞觀之風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二

列傳三十二

魏徵

子叔玉

叔琬

叔璘

叔瑜

魏徵字元成鉅鹿曲城人也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疏未嘗不稱善既聞徵所為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於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說密長史鄭頌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

唐書百三 魏徵

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頌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及密敗徵隨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秘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尚為李密擁眾徵與世勣書曰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眾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凌元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

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

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眷入函谷而不疑公生於擾攘之時感知已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

唐書百三 魏徵

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俄而建德悉眾南下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勲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為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為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

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等仍以啟聞太宗甚悅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尚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

唐書百三 魏徵

三

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為人臣雖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後不得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啟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

夫而聞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聞偏信也堯舜氏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鯨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禍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賜絹五百疋鄭仁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遷祕書監參預朝政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祕府圖籍粲然具備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徵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

唐書百三 魏徵

四

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為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時厭怛紇干已發遽追止之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耶答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代之治其應如響昔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堯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

德顯項征之已克而治集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樸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為不可帝納之海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臣曰此微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後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人還京憇於漳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為禮靖而輕我宮人即令案驗漳川官屬及靖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

唐書卷五

魏徵

五

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吏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尋宴於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孫无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為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即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耶徵曰昔舜誠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為此耳徵

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是月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云我子豈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子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上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尋進爵郡公七年代王珪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

唐書卷五

魏徵

六

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儻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卿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徵特進仍知門下事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能見帝指示之徵

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其後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其一曰帝作飛仙宮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四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暴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

唐書百五 魏徵 七

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天下笑深可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逾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

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亂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下而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其二曰臣聞

唐書百五 魏徵 八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

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

唐書百五 魏徵

九

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其三曰帝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微日隋唯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兢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吝若以為足今不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咏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

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豫暇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宏刻薄之風已扇夫上風既扇則

唐書百五 魏徵

十

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卹刑為念樂其所樂遂亡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給不贍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

所臨照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府藏
 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
 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
 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
 難見也微而難察也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
 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
 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
 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身將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
 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鑿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鑿國之
 安危必取於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

唐書卷三十一

十一

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以為鑒則
 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
 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
 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
 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
 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
 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
 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
 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
 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

實難既得其所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
 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
 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
 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其四曰是歲大雨
 穀洛溢毀宮寺十九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
 子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
 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
 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

唐書卷三十一

十二

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
 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可行言不信也令而不
 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國為下則
 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
 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
 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
 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
 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
 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
 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謬謂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

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諍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

唐書卷三十一 魏徵

十三

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或不通是譽毀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為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正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

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問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

唐書卷三十一 魏徵

十四

士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於是廢明德宮元嘗謂長孫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

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
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
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
皆魏徵之力也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
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
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祇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
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
而遣之後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各賦
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
悅豫商辛亦流洏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

唐書百三 魏徵

五

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
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
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也他日從容問曰此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
者悅而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
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孫伏御諫
以為法不當死陛下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孫伏御諫
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
後御之四五年然後資有司得勅其偽將論死戴胃奏罪當
悅而從諫也近皇南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勞人地收地
租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官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
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官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
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則近其意臣奏人臣
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尋以修定

五禮當封一子為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
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
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
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徵進曰自古迄茲
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
長為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
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為君
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
此而言安得輕我子邪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
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覲塞禍亂之

唐書百三 魏徵

六

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慎於是遂可珪奏會皇孫誕育召
公卿賜宴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
旋艱險元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
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
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
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以
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徵以
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為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
重復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殫思數年而畢太宗
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錄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仍藏
之祕府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

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樸素終始弗渝
 德分一陛不敢忘也項年以來不克荒外今武里造
 使頭素驍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欲處漢文
 雉頭下乎此不居終論遠希堯舜今所為孔子曰漢平
 晉武下若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勞事則如子則
 若朽索之馭不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勞事則如子則
 吾不營也若項既奢肆思用在貞觀初護民之勞事則如子則
 勞役則易為勞使自古未有不勞終二漸也傾者何有
 畏其驕而為勞此來縱欲以不勞終二漸也傾者何有
 役已身以利物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日弗為此不絕於觀
 而樂之身利人情誰敢復爭此不慮營構輒日弗為此不絕於觀
 君子推之小人比來復爭此不慮營構輒日弗為此不絕於觀
 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非
 是莫見其小人也狎而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非
 小人觀之則君子則不待問而疎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非
 貞觀之初不異而物不至無益而難得之貨終四漸也
 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難得之貨終四漸也

唐書

魏徵

大

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
 之日也千載休期時再難得明主可為而不為所以終
 鬱結而長嘆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
 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而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
 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
 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帝宴兩儀殿君臣之
 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
 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
 而飲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
 使而無忘日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鮑叔牙無忘日與
 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
 叔牙之言也公不得忘 先是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
 又遣使多齎金銀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
 為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
 為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為
 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
 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
 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賞其道里所費而返之
 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
 士陛下凡所施為皆逾踰三王之上柰何至於此事欲
 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
 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為貴
 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
 宗納其言而止時公卿大臣並請封禪唯徵以為不可
 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諸夏未

唐書

魏徵

大

治安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為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爵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魏徵 十一

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與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是後右僕射缺欲拜之徵固讓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並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逾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其年稱綿悒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為小殿輟其

材為徵營構五日而成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遂其所尚也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及病篤與駕再幸其第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涕問所欲言徵曰稜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衛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生平及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徵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魏徵 十二

彩之飾太宗登苑西樓望喪而哭晉王奉詔百官送出郊外帝親製碑文并為書石其後追思不已賜其實封九百戶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始立表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辯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

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每犯顏進諫雖

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嘗上冢還奏日向間陛下有開

卿遂停耳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

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俯首不顧至慶善舞則諦

玩無數舉所諷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痛悼

嘗密薦中書侍郎杜

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徵卒後正倫以

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自錄前後

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

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

為碑顧其家漸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

力戰破之軍還愴然日魏徵若在

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徵四子叔琬叔

子以少牢祀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麟叔瑜叔玉龔爵國公官至光祿少卿叔瑜至潞州

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叔璘禮部

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侍郎則天時為酷吏所殺神龍初繼封叔玉子膺為鄭

國公叔瑜子華武陽縣男開元初太子右庶子開元中寢堂

日詔百官赴弔史臣曰臣嘗讀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

恐移運祚漢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鬱極言而不顧禍患

何匡益忠盡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永楊興

之上言圖為姦利與賊臣為鄉導梅福王吉之言雖近

古道未切事情則納諫任賢詎宜容易臣嘗閱魏公故

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

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

於道義發為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

幸中不侈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

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為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

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朓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

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贊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鄭公達

節才周經濟太宗用之子孫長世

新書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太宗之膺

身發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

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

猶不免故曰時時者易汗曉曉者難全自古所歎云

唐柳芳稱徵死不知莫不

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諫哉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二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三

列傳三

虞世南

李百藥 子安期

褚亮

劉孝孫

李元道

李守素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天嘉中荔卒世

唐書三三 虞世南

南尚幼哀毀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為建安王法曹參軍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大建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晉王令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祕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宇文化及弑逆之際世基為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納

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於竇建德偽授黃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尋轉記室仍授宏文館學士與房元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昇春宮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轉著作郎兼宏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祕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載七年轉祕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儒懷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

唐書三三 虞世南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

可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於虛危歷於氏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

唐書百三 虞世南 三

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為憂太宗歛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勇宋金剛之鷲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洛陽當此之時足為勅敵皆為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四月

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為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弊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壙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

唐書百三 虞世南 四

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椁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有不發之墓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帝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舍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謂邱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虞世南

五

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印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又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目人眾未

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帝嘗作宮體詩使廣和世南曰聖作甚焉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楸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也是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虞世南

六

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願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再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消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日德行二日忠直三日博學四日文辭五日書翰十二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宏文館學士祿賜防閣並同京官職事尋卒年八十一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

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爲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詰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翼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睹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嘆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

唐書五十五 虞世南 七

又敕圖其形於凌烟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爲之序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元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杜預注云邠國在瑯琊開陽又等大驚異之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宮學士或嫉其才而毀之者乃謝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宮令襲父爵左僕射楊素吏部

尚書牛宏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爲東宮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臺內奏議文表多百藥所撰時煬帝出鎮揚州嘗召之百藥辭疾不赴煬帝大怒及卽位出爲桂州司馬爲沈法興所得署爲掾其後罷州置郡因解職還鄉里大業五年授魯郡臨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在宜斥醜處基日是子故尋授建安郡丞行達烏程屬江都難作復會沈法興爲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及杜伏威攻滅子通又以百藥爲行臺考功郎中或有譖之者伏威囚之百藥著省躬賦以致其情伏威

唐書五十五 李百藥 八

亦知其無罪乃令復職伏威既據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撫百藥勸伏威入朝伏威從之遣其行臺僕射輔公祏與百藥留守遂詣京師及渡江至歷陽狐疑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洩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不死乃作書與公祏令殺百藥賴伏威養子王雄誕保護獲免公祏反又授百藥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又與輔公祏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祏平得伏威與公祏令殺百藥書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太宗重其才名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二年除

禮部侍郎朝廷將議封建諸侯百藥上封建論曰臣聞
 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闡治
 定之規以宏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祿
 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
 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可以監夏
 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
 弛廢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
 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
 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為自
 古皇王君臨寓內莫不受命上元飛名帝籙締構遇興

唐書百五 李百藥

九

王之運殷憂屬啟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
 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
 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
 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
 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
 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
 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
 不返東遷避偏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漸有
 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
 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

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啟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
 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
 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
 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
 為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
 曹之世紀綱既紊斷可知焉鑿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
 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
 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
 之殃寧異申繒之酷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
 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

唐書百五 李百藥

十

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眾寡疆場彼此干戈日
 尋狐貍之役女子盡鬻峻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
 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
 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
 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
 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
 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
 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
 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
 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

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微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冰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幣布裹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

唐書百卷李百藥

十二

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名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勳華旣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時乘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武者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

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一時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祚情深致治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概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申舉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陋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宏獎名教勸勵學徒旣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

唐書百卷李百藥

十三

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徒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念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憫勤加惠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啗藜藿樂撤簞簞言必悽動貌成癯瘠公且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卽序陛下每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迹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昃命才學之士

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元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宏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淪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斷雕成模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太宗竟從其議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講於宏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

唐書百藥 李百藥

十三

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新書百作三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廢十年以撰齊史成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禮及律令成進爵為子後數歲以年老固請致仕許之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

並皆吟諷性好引進後生提獎不倦所得俸祿多散之親黨又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悴為當時所稱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十卷子安期

安期幼聰辨七歲解屬文初百藥大業末出為桂州司馬行至太湖遇逆賊將加白刃安期跪泣請代父命賊哀而釋之貞觀初累轉符璽郎預修晉書成除主客員外郎永徽中遷中書舍人又與李義府等於武德殿內修書再轉黃門侍郎龍朔中為司列少常伯參知軍國

唐書百藥 李百藥

十四

有事太山詔安期為朝覲壇碑文安期前後三為選部頗為當時所稱時高宗屢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眾皆莫對獨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若已癩瘡不能用賢終亦王化不行自夏殷已來歷國數十皆委賢良以共致理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讒謗以為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讐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俄檢校

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咸亨初卒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為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案陳書褚玠傳當作湮新書宰相世系表

作漢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祕書監並

著名前史其先自陽翟徙居焉亮幼聰敏好學善屬文

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

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商確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

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辭人在坐莫不推善禎明初

為尚書殿中侍郎陳亡入隋為東宮學士大業中授太

唐書三三 褚亮

三

常博士時煬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曰謹按禮記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元注曰此周制也

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

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

而已元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

元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為五周以文武為受

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廟王肅註禮記曰尊者尊統

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

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肅以為天子七廟是

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

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

又太祖而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世諸帝之

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

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

也宗不在此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設為數也是

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舊矣光武即位建

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為七至

魏初高堂隆為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

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世至景初間乃依王

唐書百三 褚亮

十六

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親而為六廟晉武受禪博議

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親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

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

於寢廟之議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初受命為王依諸侯

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

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沒主升亦從昭穆猶虛太

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勿革加宗迭毀禮無違舊臣

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

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常享亦隨處而祭

所用廟樂皆像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

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已來因循不
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至澤旁通以昆彭之
勳開稷契之緒高祖文皇帝睿哲元覽神武應期撥亂
返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統聖嗣鴻名冠於三代寶
祚傳於七百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其損益不同沿
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已來親用王鄭二
義若尋其旨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
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
之廟宜別立廟祧百世之後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
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

唐書百三十一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七

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按
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
以昭穆為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
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
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未行尋坐與楊元感有舊左
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為元感
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橫六親不能相保亮
與同行至隴山微遇病終亮親加棺斂瘞之路側慨然
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徧於京
邑焉薛舉僭號隴西以亮為黃門侍郎委之機務及舉

滅太宗聞亮名深加禮接因從容自陳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
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
抗王師今十萬眾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
耶太宗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文
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曰臣聞堯
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昇平之道伏惟陛下
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肝食思
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
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
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
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

唐書百三十一 卷一百三十一

十六

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纒撓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
夏育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叢未填坑
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
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
叨逢明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
陳丹懇高祖甚納之太宗每有征代亮常侍從軍中宴
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又與杜如晦等十八
人為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宮除太子舍人遷太子
中允貞觀元年為宏文館學士九年進授員外散騎常
侍封陽翟縣男拜通直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十六年進

爵爲侯食邑七百戶後致仕歸於家太宗幸遼東亮子遂良爲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卿常入幕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言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及寢疾詔遣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絕卒時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視朝一日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長子遂賢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始太宗旣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於是以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及于志寧軍

唐書卷五十三 褚亮

七

詔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元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大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乃命亮爲之像贊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沐卽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顏相時兄師古蘇勗兄

子幹

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爲文會大業末沒於王世充世充弟僞杞王辯引爲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歸國衆皆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武德初歷虞州錄事參軍太宗召爲秦府學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嘗採歷代文集爲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李元道者本隴西人也世居鄭州爲山東冠族祖瑾魏

唐書卷五十三 褚亮

三

著作佐郎父行之隋都水使者元道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引爲記室及密破爲王世充所執是時同遇囚俘者並懼死達曙不寐唯元道顏色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同拘者雅推其識量及見世充舉措不改其常世充素知其名益重之釋縛以爲著作佐郎東都平太宗召爲秦王府主簿文學館學士貞觀元年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元道爲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在州屢爲非法元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遺元道一婢元道問婢所出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元道因放遣

之君廓甚不悅後遇君廓入朝房元齡即元道之從甥也元道附書君廓私發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元道坐流嶺州未幾徵還為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太宗下詔褒美賜以綾綵三年表請致仕加銀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尋卒子雲將知名官至尚書左丞李守素者趙州人代為山東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徵為文學館學士署天策府倉曹參軍守素九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新書作內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三

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日倉曹為人物志可矣貞觀初卒時涇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史臣曰劉并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虞永興之從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祐褚陽翟之依薛舉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非不識其飲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燭天下羣賢霧集人知所奉

方得躍鱗天池擅價春山為一代之至寶則所託之勢異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於隋唐之際褚河南父子箴規獻替洋溢於貞觀永徽之間所謂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贊曰猗與文皇盪滌蒼昊十八文星連輝炳耀虞褚之筆動若有神安平之什老而彌新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三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四

列傳五

薛收

兄子元敬 稷子伯陽

收子元超

元超從子稷

姚思廉

顏師古

子揚庭

師古弟相時

師古叔父遊秦

令狐德棻

鄧世隆

顧胤

李延壽

李仁實

孔穎達

子志

志子惠元皆從新書增

司馬才章

王恭

馬嘉運

薛收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繼從父孺以孝聞年十二解屬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潔志不仕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義旗起遁於首陽山將協義舉蒲州通守堯君素潛知收謀乃遣人迎收所

唐書百薛收

生母王氏置城內收乃還城後君素將應王世充收遂踰城歸國秦府記室房元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辨對縱橫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太宗討王世充也實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為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收獨建築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

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

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以

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

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

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東都平太宗

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收進曰竊聞

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秦帝增阿房

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此

後主曾不能察以萬乘之尊困一夫之手使土崩瓦解

取譏後代以奢虐所致也太宗悅其對及軍還授天策

唐書百薛收

府記室參軍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尚書令命收與世南

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太宗曾侍高祖遊後園中獲

白魚命收為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

表贍而速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武德六年以本官

兼文學館學士與房元齡杜如晦特蒙殊禮受心腹之

寄又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

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

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鎰以酬雅意七年寢疾太宗遣

使臨問相望於道尋命與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

論敘生平潛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

勳左右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安撫以慰吾懷因使人弔祭贈物三百段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嘆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及登極顧謂房元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又敕有司特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文集十卷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收族兄德

唐書百四 薛收

三

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為長雛德音為鸞鶯元敬以年最小為鵷鵠武德中元敬為祕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太宗入東宮除太子舍人時軍國之務總於東宮元敬專掌文翰號為稱職尋卒收子元超

元超早孤九歲襲爵汾陰男及長好學善屬文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刺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預撰晉書高宗即位擢拜給事中時年二十六數上書陳君臣

政體及時事得失高宗皆嘉納之俄轉中書舍人加宏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磐石初道衡為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永徽五年丁母憂解明年起授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元超既擅文辭兼好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後以疾出為饒州刺史三年拜東臺侍郎右相李義府以罪配流雋州舊制流人禁乘馬元超奏請給之坐貶為簡州刺史歲餘西臺侍郎上官儀伏誅又坐與文章款密配流雋州上元初遇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

唐書百四 薛收

四

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為既非族類深可為虞上疏切諫帝納焉時元超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譙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曾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爾於是元超表薦鄭祖元鄧元挺崔融為崇文館學士又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禦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諫曰內

死之地線叢薄目翳蒼絕險途殿下截輕禽逐狡兔
街樞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
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
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
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賜物百段宏道元年
帝疾劇政出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
武后因陽暗

冬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文集
四十卷子曜亦以文學知名聖麻中修三教珠英官至
正諫大夫元超從子稷

唐書

五

稷字嗣通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時從祖兄曜為正諫大
夫與稷俱以辭學知名同在兩省為時所稱景龍末為
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
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
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筆
態迥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探古跡睿宗在藩留
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陽尚仙源
公主及踐祚累拜中書侍郎與蘇頌等對掌制誥俄與
中書侍郎崔日用參知政事睿宗以鍾紹京為中書令
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
雖有功勲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僚臣恐清
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
轉為戶部尚書稷又於帝前面折崔日用遞相短長由

是罷知政事遷左散騎常侍歷工部禮部二尚書以翊
贊睿宗功封晉國公賜實封三百戶除太子少保睿宗
常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與為比及竇懷貞伏
誅稷以知其謀賜死於萬年縣獄中年六十五子伯陽以尚
公主拜右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亦以功封安邑郡公
別食實封四百戶及父死特免坐左遷晉州員外別駕
尋而配徙嶺表在道自殺伯陽子談開元十六年尚常
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員外卿旬日暴卒

唐書

六

姚思廉字簡之本名簡以字行雍州萬年人父督陳吏部尚書
入隋歷太子內舍人祕書丞北絳公學兼儒史見重於
三代陳亡督自吳興始遷關中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
能盡傳家業勤學寡慾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在陳為揚
州主簿入隋為漢王府參軍丁父憂解職初督在陳嘗
修梁陳二史未就臨終令思廉續成其志丁繼母憂廬
於墓側毀瘠加人服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思廉上表
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煬帝又令與起居舍
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後為代王侑侍讀會義師克京
城侑府僚奔駭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兵將昇殿思廉
厲聲謂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眾
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高祖聞而義之許其扶侑至順

陽閣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乎高祖受禪授秦王文學後太宗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以遺之書曰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尋引為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宏文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令文學褚亮為之讚曰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三年又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謝昺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刪益傳緯顧

唐書百四 姚思廉

七

野王所修舊史換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賜綵絹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思廉以藩邸之舊深被禮遇政有得失嘗遣密奏之思廉亦直言無隱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諫曰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諭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也因賜帛五十疋九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十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曰康賜葬地於昭陵子處平官至通事舍人處平子璠班別有傳

新書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屏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褻駭自却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顏籀字師古師古字籀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本居瑯琊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詰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為尚書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尉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時薛道衡為襄

唐書百四 顏師古

八

州總管與其祖有舊又悅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其倚摭疵病甚親昵之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為業及起義師古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於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瑯琊縣男以母憂去職服闋復為中書侍郎歲餘坐事免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於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

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爲讐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爲柳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誠勵也於是復以爲秘書少監師古既負其才又早見驅策累

唐書百五十四 顏師古

九

被任用及頗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蒿中野服然搜求古迹及古器孰好不已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祕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卯明班孟堅忠臣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參考其儀時論者競起異端師古奏曰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春於時諸儒參詳以爲適中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

多從師古之說然而事竟不行師古俄遷祕書監宏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諡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於世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祕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疋

師古弟相時字睿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元齡等爲秦府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

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

唐書百五十四 顏師古

十

劉黑闥初平人多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俄拜鄆州刺史卒於官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耳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隋鴻臚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爲河西右族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爲藥城長以世亂不就職及義旌建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自稱總管以德棻爲記室參軍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轉起居舍人甚見親待五年遷祕書

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高祖問德棻曰
比者丈夫冠婦人髻競為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
為上飾所以古人方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
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德尊嚴衣
服之製俄亦變改此卽近事之徵高祖然之時承喪亂
之餘經籍亡逸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
書令繕寫數年間羣書略備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
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
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
十數年後恐事迹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

唐書百詒 卷之九 德棻

十一

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
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曰司典序言
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
善多識前古貽鑑將來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傳緒
三國受命迄於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
周隋禪代歷世相承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
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
至於發迹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
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謬俗
遷訛餘烈遺風條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世字人方立

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
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
史侍中陳叔達祕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
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
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
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祕書丞魏徵
可修齊史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
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
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復敕
修撰乃令德棻與祕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

唐書百詒 卷之九 德棻

十二

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祕書監魏徵修
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元齡總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
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為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
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
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
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賜爵彭城男十年以修周史賜
絹四百疋十一年修新禮成進爵為子又以撰氏族志
成賜帛二百疋十五年轉太子右庶子承乾敗隨例除
名十八年起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尋有詔改撰晉書
房元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

蔡為首其體制多取決焉書成除祕書少監永徽元年又受詔撰定律令復為禮部侍郎兼宏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尋遷太常卿兼宏文館學士時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常召宰臣及宏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而問曰何者為王道霸道又孰為先後德棻對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為最而行之為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為要德棻對曰古者為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為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豐稔薄賦歛少征役此乃合於古道為政之要道莫過

唐書百三十四 令狐德棻

三

於此高宗曰政道莫尚於無為也又問曰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德棻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妹喜妲己誅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悅既罷各賜以繒綵四年遷國子祭酒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錄功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尋又撰高祖實錄三十卷進爵為公龍朔二年表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乾封元年卒於家年八十四謚曰憲德棻暮年尤勤於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與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頗為當時所稱

鄧世隆者相州人也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陽引世隆為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為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世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元先生竄於白鹿山貞觀初徵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顛庾安禮敬播等俱為修史學士世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元齡諭之曰爾為王太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暨於嗣業進引忠良銳精思政數年之後道

唐書百三十四 令狐德棻

古

致隆平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敘事言懷時有構屬天才宏麗興託元遠貞觀十三年世隆上疏請編錄御集太宗竟不許之世隆又採隋代舊事撰為東都記三十卷遷著作郎尋卒

顧胤者蘇州吳人也祖越陳給事黃門侍郎父覽隋祕書學士胤永徽中歷遷起居郎兼修國史撰太宗實錄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宏文館學士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帛五百段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尋卒胤又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於代子綜長安中為天官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卒武后曰鸞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本隴西著姓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

膳丞崇賢館學士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

史志又預撰晉書尋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延壽嘗

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歷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尋

卒調露中高宗嘗觀其所撰政典歎美久之令藏於祕

閣仍別錄以賜其家帛五十段延壽又嘗刪補宋齊梁

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

頗行於代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

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嘗美失傳思

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

數與論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

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

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

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醜

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

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嘗著格論三卷通麻八

卷戎州記並行於時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也祖碩後魏南臺丞父安

齊青州法曹參軍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

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麻解屬

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

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為務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

內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於東都令國子祕書

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為最時穎達少年而先輩宿儒恥

為之屈潛遣刺客圖之禮部尚書楊元感舍之於家由

是獲免補太學助教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王世

充引為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授國子博士貞

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

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

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

人求訪能事已之材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

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

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元

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眾

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

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

業與諸儒議麻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說又與魏徵撰成

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

疑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為子賜物三百段庶人承乾

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絹百疋十二年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先是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號贊義詔改為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七

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揆辭鸞起崇凌煙功臣無穎達此當是褚亮所撰十八學士圖讚辭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為司業推累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司馬才章者魏州貴鄉人也父烜博涉五經善緯候才章少傳其業隋末為郡博士貞觀六年左僕射房元齡

薦之屢蒙召問擢授國子助教論議該洽學者稱之王恭者滑州白馬人也少篤學博涉六經每於鄉間教授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貞觀初徵拜太學博士其所講三禮皆別立義證甚為精博蓋文懿文達等皆當時大儒罕所推借每講三禮皆徧舉先達義而亦暢恭所說

馬嘉運者魏州繁水人也少出家為沙門明於三論後更還俗專精儒業尤善論難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頃之罷歸隱居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宏文館學士預修文思博要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太

繁雜每拮據之諸儒亦稱為允當高宗居春宮引為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暉侍講殿中甚蒙禮異十九年遷國子博士卒史臣曰唐德勃興英儒間出佐命協力實有其人薛收左右厥猷經謀雅道不幸短命殲我良士上言恨不圖形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才可矣元敬藻翰明敏而畏權勢竟不狎房杜深沈至慎不亦優哉元超藉父風望弼亮宏略謫非其罪而再遷流及登大任益有嘉謀汲引多才以隆宏納其感恩之重時共聞諸有始有卒其殆庶幾乎稷出自名家涉於大用及自貽謀孽如貞

亮何姚思廉篤學寡欲受漢史於家尊果執明義臨大節而不可奪及筆削成書箴規翊聖言其命世亦當仁乎師古家藉儒風該博經義至於詳注史冊探測典禮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負竟在時譏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令狐德棻貞度應時待問平直徵舊史修新禮以暢國風辨治亂談王霸以資帝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謂歟鄧世隆國史時譽固有諒直其復書不遜何不知之甚也上疏請編御集其弼直乎顧盾清芬可觀彞範積善餘慶其有子哉李延壽研考史學修撰刪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仁實摺摭抑又次焉孔穎達風格高爽幼而有聞探賾明敏辨析應對天有通才人道惡盈必有毀訐及正義炳煥乃異人也雖其掎摭亦何損於明司馬才章藉時崇儒明覈致業王恭宏闡聲教禮學研詳馬嘉運達識自通克成典雅並符才用潤色丹青其掎摭繁雜蓋求備者也贊曰河東三鳳俱瑞黃圖棗為良史穎實名儒解經不窮希顏之徒登瀛入館不其盛乎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五

列傳五

劉洎

馬周子載

崔仁師

孫湜 湜弟液 液子論 液弟滌

劉洎字師道荊州江陵人也隋末仕蕭銑為黃門侍郎銑令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遂以所得城歸國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累拜給事中封清苑縣男十年轉治書侍御史上疏曰尚書萬幾實為政本伏尋此選受授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與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敕稽停文案壅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劉洎

一

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於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抑奪唯事諮稟尚書依違不得斷決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縫且選賢授能非材

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優其禮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略舉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稽滯哉書奏未幾拜尚書右丞十三年遷黃門侍郎十七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尋除散騎常侍洎性疎峻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尋

唐書五 劉洎

二

攝黃門侍郎加上護軍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治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辨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

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樸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辨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材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辨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謙言虛懷以改時皇太子初立洎以爲宜尊賢重道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

唐書五 劉洎

三

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詹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明允篤誠皆挺自天資非勞審論固已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宏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適宴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廣離明願聞經術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

誕獻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
功成於纂祀萬方卽序九圍清宴尙且雖休勿休日慎
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瘁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
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
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論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卽寓雕
蟲綜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摘玉字於仙札則流霞
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
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
翰臣所未論二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
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

唐書卷五

四

得朝廷是非間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好
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論三也陛
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茂而
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
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
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
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
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
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
宮拜謁既疎且事欣仰規諫之道故所未暇陛下不可

以親教官家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
循前躅稍抑下流宏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
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自此敕洎令與岑文
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太宗嘗怒苑西
守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
長孫无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臨御天下
虛心正直卽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
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
諫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十八年遷侍中
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

唐書卷五

五

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
无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
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无忌等言然頃上書
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
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太宗征遼令洎與高
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仍兼左庶子檢校民
部尙書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
危之機所寄九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願陛下無憂
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妄發頗怪之謂
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恐以

此取敗深宜戒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使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靡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洎文集十卷行於時則天臨朝其子宏業上言洎被遂良譖而死詔令復其官爵

唐書卷五 劉洎

六

馬周字賓王清河在平人也少孤貧好學尤精詩傳落拓不爲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酎不以講授爲事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遊於曹汴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又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西遊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貞觀五年太宗令百僚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周乃爲何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每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爲意太

宗卽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帝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三百疋是歲周上疏曰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跡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錄竊自顧瞻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墻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尙爲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

唐書卷五 馬周

七

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輒嚴蹕經旬非可以且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卽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爲避暑然則太上皇尙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敕書旣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

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肩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爲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鑿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

唐書卷五十五 馬周

八

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預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變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已以從時願聖慈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爲政之基在於揚清激

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阜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逾儕輩伎能有取乍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廷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使在朝班預於士伍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一年周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十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

唐書卷五十五 馬周

九

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

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卽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

唐書卷五十五 馬周

十一

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尙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尋往代以來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

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荒儉一疋絹纔得一斛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疋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

唐書卷五十五 馬周

十二

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歛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採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爲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

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小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

唐書王馬周 十一

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別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既眾不能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

選刺史都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堪宰位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眾周遂奏諸街置鼓每擊以警眾俗曰藁藁令罷傳呼時人便之太宗益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年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推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

唐書王馬周 三

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十五年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又兼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為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依舊兼太子右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歎曰懷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周既職兼兩宮處事精密甚獲當時之譽太宗伐遼東皇太子定州監守令周與高士廉劉洎留輔皇太子太宗還以本官攝吏部尚書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新書作忠力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

駕幸翠微宮救求勝地為周起宅初帝遇周厚周願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象以其與書生素無貨皆竊笑他日自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

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周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帙

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為也

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廣費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浚儀令品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

太宗為之舉哀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自周亡後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

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中累遷

吏部侍郎善選補於今稱之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卒於

雍州長史

新書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曷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逆夫帝鏡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問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參軍

五年侍中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進拜右武衛錄事

參軍預修梁魏等史貞觀初再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

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

事仁師至州悉去桎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惟坐

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大理

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免者

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為足下

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則足

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為申理若以一介暗

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

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

異辭仁師後為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

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

無差殊太宗大奇之時校書郎王元度注尚書毛詩毀

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注行已所注者詔禮部集諸儒

詳議元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郎中許敬宗請付

祕閣藏其書河間王孝恭特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元

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竟依仁

師議元度遂廢十六年遷給事中時刑部以賊盜律反

逆緣坐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右僕

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

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杜

楚客等議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夷

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獨駁曰自義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為稱首及其世亂獄訟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于韓李申商爭持急刻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為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菹醢見譏良史謂之過刑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

唐書卷五十一 崔仁師 七

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為隆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竟從仁師駁議後仁師密奏請立魏王為太子忤旨轉為鴻臚少卿遷民部侍郎征遼之役詔太常卿韋挺知海運仁師為副仁師又別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海遂便宜從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雍滯失期除名為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既不得志遂作體命賦以暢其情辭多不載太宗還至中山

起為中書舍人尋兼檢校刑部侍郎太宗幸翠微宮仁師上清暑賦以諷太宗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時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閣上訴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太宗紀連州新書傳同會赦還永徽初起授簡州刺史尋卒年六十餘神龍初以子挹為國子祭酒恩例贈同州刺史挹子湜

湜字澄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預修三教

珠英遷殿中侍御史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為耳目使伺其

唐書卷五十一 崔仁師 七

動靜俄而中宗疎忌功臣於武三思恩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等徒於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為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馬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三思引利貞為御史中丞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挹為禮部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也時昭容上官氏屢出外宅湜託附之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尋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知選事銓綜失序為御史李尚隱所劾愔坐配流嶺表

湜左轉爲江州司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爲申
理中宗乃以愜爲江州司馬授湜襄州刺史未幾入爲
尚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睿宗卽位出爲華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
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
死者十三四仍嚴銅鑿道禁行旅所開新路竟爲夏潦
衝突崩壓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
夫俄爲太平公主所引復遷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
拜中書令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遣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相與劉幽
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於嶺表仍促廣州都督周利貞

唐書五 崔仁師

六

以逗留殺之不果而止

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詭險殆天性雖舊德不若也

時挹以年老累除戶部尚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
數以公事干湜湜多違拒不從大爲時論所嗤元宗在
東宮數幸其第恩意甚密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
爲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
實不悅及帝將誅蕭至忠等召將託爲腹心湜弟滌謂
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帝對
問失旨至忠等既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晉亦連坐
伏誅臨刑歎曰本謀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
生何冤濫也俄而所司奏官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

進醜乃追湜賜死初湜與張說有隙說時爲中書令議
者以爲說構陷之時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
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
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
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
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時年四十
三湜美姿儀早有才名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弟液滌及從兄滌並有文翰居清要每
宴私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一門
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

唐書五 崔仁師

九

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不已而不以令終

液字潤甫

九工五言之作湜常歎伏之曰海子我家之龜

龍也海子卽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
於郢州人胡履虛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辭甚典麗遇
赦還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

液子論以吏幹稱天寶中自櫟陽令遷司勳員外郎濛
陽太守乾元後歷典名郡皆以理行稱大曆末元載以
罪誅朝廷方振起淹滯遷同州刺史未幾爲黜陟使庾
何所按廢免議者以何舉奏涉於深刻復用論爲衢州
刺史秩滿寓於揚楚間德宗以舊族青年授大理卿致

仕卒

液弟滌多辯智善諧諛素與元宗款密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

饒者止國門而滌獨送至華兄湜坐太平黨誅元宗嘗思之故待滌

逾厚用為祕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

或在寧王之上性滑稽善辨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後賜名澄從

東封還加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開元十四年卒

贈兗州刺史開元二年徵贈其父挹吏部尚書宰

史臣曰劉洎始以章疏切直以至位望隆顯至於提綱

整帶咨聖嘉猷籍國士之談體廊廟之器噫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誣奏雖君親甚悔而駟不及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舌良足悲矣馬周道承際會天性深沉悟主談微作忠

本孝沖識廣度宛涉穹崇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惜

其中壽不憊遺乎崔仁師以史材獲進其刊正褒貶雅

得詳明至於本仁恕申枉濫其事可觀沮穿鑿之注止

從重之刑其言甚直書曰疑謀勿成而以魏王為請不

亦惑乎及參機務竟致忌嫉罔上之名抑有由也崔湜

之德去祖逾遠謂勢可恃謂進無傷及位極人臣而心

無止足覽海鷗賦知而不戒及荊州之夢人知不免易

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贊曰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賢不拘階陛賓王徒

步洎為賊吏一見文皇皆登相位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三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六

列傳二十六

蘇世長 子良嗣

韋雲起 孫方質

孫伏伽

張元素

蘇世長雍州武功人也祖彤後魏直散騎常侍父振周
宕州刺史建威縣侯周武帝時世長年十餘歲上書言
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武帝
曰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為國者不敢侮於鰥
寡論語曰為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於獸門館讀書以
其父歿王事因令襲爵世長於武帝前擗踊號泣武帝
為之改容隋文帝受禪世長又屢上便宜頗有補益超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蘇世長

一

遷長安令大業中為都水少監使於上江督運會江都
難作世長為煬帝發喪慟哭哀感路人王世充僭號署
為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宏烈及將豆盧
褒俱鎮襄陽時宏烈娶褒女為妻深相結託高祖與褒
有舊璽書諭之不從頻斬使者武德四年洛陽平世長
首勸宏烈歸降既至京師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
故世長頓頰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
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
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
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略盡惟臣殘命得見聖

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

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後於元武門引

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

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為背世充而歸我對

曰洛陽既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

充尚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為勅敵高祖

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

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

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

國惟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蘇世長

二

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
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
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
下國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郡縣多失戶口是後
下詔將幸武功校獵世長又諫曰突厥初入大為民害
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乃於其地又縱畋獵非但仁
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頓將何以堪高祖不納又嘗
引之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是
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
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對曰臣實

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瑠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深然之後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秦府初開文學館引為學士與房元齡等一十八人皆蒙圖畫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軍諮諧噱超然辯悟正色於庭匪躬之故貞觀初聘於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出為巴州刺史覆舟溺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蘇世長 三

而卒世長機辨有學博涉而簡率嗜酒無威儀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為笑議者方稱其詐

子良嗣高宗時遷周王府司馬王時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正色匡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多非其人良嗣守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為高宗所稱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非聖人抑已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

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永淳中為雍州長史時關中大饑人相食盜賊縱橫良嗣為政嚴明盜發三日內無不擒擿則天臨朝遷工部尚書尋代王德真為納言累封溫國公為西京留守則天賦詩餞送賞遇甚渥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西苑將鸞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匪躬遂止無幾追入都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於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問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之載初元年春罷文昌左相加位特進仍依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蘇世長 四

知政事與地官尚書韋方質不協及方質坐事當誅辭引良嗣則天特保明之良嗣謝恩拜伏便不能復起輿歸其家詔御醫張文仲韋慈藏往視疾其日薨年八十五則天輟朝三日舉哀於觀風門敕百官就宅赴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兼降璽書弔祭始良嗣為洛州長史坐僚階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荆州時州有河東寺本蕭晉為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平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其子踐言太常丞尋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追削良嗣官爵籍沒其家景龍元年追贈良嗣司空踐言子務元襲爵溫國公開元中為邠王府長史

韋雲起雍州萬年人伯父澄武德初國子祭酒綿州刺史雲起隋開皇中明經舉授符璽直長嘗因奏事文帝問曰外間有不便事汝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在帝側雲起應聲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公主之婿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官不擇賢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仁壽初詔在朝文武舉人述乃舉雲起進授通事舍人大業初改爲通事謁者又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剗薦附下罔上共爲朋黨不抑其端必傾

唐書卷六 韋雲起

五

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謹件朋黨人姓名及姦狀如左煬帝令大理追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並坐朋黨配流漫頭赤水餘免官者九人會契丹入抄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旣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

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旣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譎才兼文武又立朝譽謬朕今親自舉之擢爲治書御史雲起乃奏劾曰內史侍郎虞世基職典樞要寄任隆重御史大夫裴蘊特蒙殊寵維持內外今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或減言少陛下旣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莫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此而不繩爲害將大請付

唐書卷六 韋雲起

六

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曰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大理司直煬帝幸揚州雲起告歸長安屬義旗入關於長樂宮謁見義寧元年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元年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事是歲欲大發兵討王世充雲起上表諫曰國家承喪亂之後百姓流離未蒙安養頻年不熟關內阻饑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竊狗盜猶爲國憂盤屋司竹餘氛未殄藍田谷口羣盜實多朝夕伺間極爲國害雖京城之內每夜賊發北有師都連結胡寇斯乃國家心腹之疾也舍此不圖而窺兵函洛若師出

之後內盜乘虛一日有變禍將不小臣謂王世充遠隔千里山川懸絕無能為害待有餘力方可討之今內難未弭且宜宏於度外如臣愚見請暫戢兵務稽勸農安人和眾關中小盜自然寧息秦川將卒賈勇有餘三年之後一舉便定今雖欲速臣恐未可乃從之會突厥入寇詔雲起總領幽寧已北九州兵馬便宜從事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司農卿如故尋代趙郡王孝恭為夔州刺史轉遂州都督懷柔夷獠咸得眾心遷益州行臺民部尚書尋轉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僕射竇軌多行殺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雲起多執不從

唐書卷六 韋雲起

七

雲起又營私產交通生獠以規其利軌亦對眾言之由是構隙情相猜貳隱太子之死也救遣軌息馳驛詣益州報軌軌乃疑雲起弟慶儉堂弟慶嗣及親族並事東宮慮其聞狀或將為變先設備而後告之雲起果不信問曰詔書何在軌曰公建成黨也今不奉詔同反明矣遂執殺之初雲起年少時師事太學博士王頗頗每與之言及時事甚嘉歎之乃謂之曰韋生識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貴然剛腸嫉惡終當以此害身竟如頗言子師實垂拱初官至華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師實子方質則天初鸞臺侍郎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時改修垂拱格式方質多所損益甚為時人所稱俄而武承嗣三思當朝用事諸宰相咸傾附之方質疾假承嗣等詣宅問疾方質據牀不為之禮左右云踞見權貴恐招危禍方質曰吉凶命也大丈夫豈能折節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尋為酷吏周興來子珣所構配流儋州仍籍沒其家尋卒新紀神龍初雪免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大業末自大理寺史累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

唐書卷六 孫伏伽

八

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為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慾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為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為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帛所拘何可

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理安得非時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鶴鷄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頗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下察臣愚忠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元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九

爲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怨爲無傷而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云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其三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其在斯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羣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雍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馳驅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爲也臣歷窺往古下

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爲左右亂之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爲皇太子僚友如此卽克隆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誠臣僕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洎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諒足深戒永言於此常深歎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與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諧以匡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將申虛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辭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

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兼賜帛三百疋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高祖並納焉二年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謏言然惟李綱善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旣而責其黨與並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

聞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羣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乃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為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內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世充等為首渠魁尚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蹠狗吠堯蓋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壅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疎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已來何代無君所以祇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為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兆人若為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

疎如臣愚見世充建德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太宗即位賜爵安樂縣男貞觀元年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極尊其居處乃為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人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為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尊養聖躬亦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祇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既得為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悅五年坐奏囚誤失免官尋起為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少卿轉民部侍郎十四年拜大理卿時司農市木糧倍直與民右丞韋綜劾其罪帝悟願除曰卿不逮伏伽遠矣後出為陝州刺史永徽五年以年老致仕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出歸臥於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張元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為景城縣戶曹寶建德攻陷景城元素被執將就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

此人清慎若是今儻殺之乃無天也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遠命釋之署爲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黃門侍郎始應命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及卽位召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幾已多虧失以日繼日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百司奉職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張元素

三

敢犯之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寓縣所爭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覽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對擢拜侍御史尋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元素上書諫曰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良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宏儉約薄賦歛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

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卽何須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旨旨未卽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饑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平復奈何營未幸之都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卽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張元素

十四

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若用木輪卽便火出鐵轂旣生行一二里卽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二三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

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敕大殿高門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元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元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賜綵二百疋侍中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張元素 五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累遷太子少詹事轉右庶子時承乾居春宮頗以遊畋廢學元素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殺將為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中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常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宏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問以補萬一仍博遣有名行學士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為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

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遂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七豎慎終如始猶懼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尋又兼太子少詹事十三年又上書諫曰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殮引納白屋而況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宏之四海之外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膚質已隆尚須學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張元素 六

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宏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而雕蟲小伎之流祇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若其騎射畋遊酣歌戲玩以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性情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並不能納太宗知元素在東宮頗有進諫十四年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久不坐朝元素諫曰宮內止有婦人耳不知如樊姬之徒可與宏益聖德者有幾若遂無賢哲便是親嬖倖遠忠良人不見德何以光敷三善且宮儲之

寄於國爲重所以廣置羣僚以輔睿德今乃動經時月不見宮臣納誨既疎將何補闕承乾嫉其數諫遣尸奴夜以馬撾擊之殆至於死承乾又嘗於宮中擊鼓聲聞於外元素扣閣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宮內鼓對元素毀之是歲太宗嘗對朝問元素歷官所由元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慙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至狼狽良史書之以爲非是陛下昨見問張元素云隋任何官奏云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縣尉又問未爲縣尉已前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元素將出閣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大唐創厯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禮重元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羣臣窮其門戶棄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恥人君之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負戴元天罄輸臣節猶恐德禮不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略使其羞慚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伏節死義其可得乎書奏太宗謂遂良曰朕亦悔此問今得卿疏深會我心承乾既敗德日增元素又上書諫曰臣聞孔子云能近

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言之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存至如周武帝平定山東卑宮非食以安海內太子贊舉措無端穢德日著烏丸軌知其不可具言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改及至踐祚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卽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憑藉女資雖無大功於天下然布德行仁足爲萬姓所賴勇爲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而務驕侈今之山池遺跡卽殿下所親睹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泰山之固詎知邪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靜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疎小人舍浮華尙恭儉雖有邪臣間之何能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慈父之隙豈不由積德未宏令聞不著讒言一至遂成其禍竊惟皇儲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宏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宜猷禁門不異闔闔朝入暮出穢聲

已遠臣以德音日損頻上諫書自爾已來縱逸尤甚右
庶子趙宏智經明行修當今善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
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
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招敗損方崇閉塞之源
不慕欽明之術雖抱瘠哲之資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
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
乾不納乃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元素隨例除名
十八年起授潮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永徽中以年老致
仕龍朔三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麟德元年卒

史臣曰伏伽上疏於高祖元素進言於太宗從疎賤以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張元素 十九

于至尊懷切直以明正理可謂至難矣既而並見抽獎
咸蒙顧遇自非下情忠到効匪躬之節上聽聰明致如
流之美孰能至於此乎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斯之謂矣世長幼而聰悟長能規諫雲起屏絕朋黨罔
避驕豪歷覽言行咸有可觀而雲起吐茹無方世長終
成詭詐其不令也宜哉方諸孫張二子知不迨矣
贊曰言為身文感義忘身不有忠膽安輕逆鱗蘇韋果
俊伽素忠純悟主匡失猗歟諍臣

新書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傲敷內讒言而世長
等仇然獻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
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為猶
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為所厭苦非言有巧拙

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
之惡根著寸心而歸責元素其何救哉此士壘辭不
能傳太子諫矣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六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張元素

二十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七

列傳二十七

太宗諸子

恒山王承乾

楚王寬

吳王恪

子千里 新書增

琨

琨子禕

祗

祗子熾從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暉

越王貞

子沖

紀王慎

孫行休從新書增

江王聿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太宗諸子

泰楊妃生吳王恪蜀王愔陰妃生庶人祐燕妃生越王

貞江王聿韋妃生紀王慎楊妃生趙王福楊氏生曹王

明王氏生蔣王暉後宮生楚王寬代王簡

恒山王承乾字高明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

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為皇太

子時年八歲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闇庶政皆

令聽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及

長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每臨

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羣小褻狎宮臣或

欲進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歛容引咎自責樞

機辨給智足飾非羣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為

明而莫之察也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

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

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於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

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

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

承乾意泰告許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

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

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

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太宗諸子

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剪綵為舞衣

尋撞跳劍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間於外造大銅鑪六

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燂召所幸所養共食之又好突厥

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辨髮五人建一落張

龜舍造五狼頭燾分戟為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

部飲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眾

號哭榜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

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耶左右

私相語以為妖又裝璜為樂不用命者披樹扶之或至死輕

者輒腐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時左庶子于志寧

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

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疋黃金十

斤以勵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為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

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為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元素數上書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深禮賜之令殺魏王泰不克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於齊州承乾謂紇干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間大親近豈可並齊王乎會承基亦外連齊王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別室命司徒長孫无忌司空房元齡特進蕭瑀兵部尚書李勣大理卿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太宗諸王

三

孫伏伽中書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馬周諫議大夫褚遂良等參鞠之事皆明驗廢承乾為庶人徙黔州元昌賜令自盡侯君集等咸伏誅其官僚左庶子張元素右庶子趙宏智令狐德棻中書舍人蕭鈞並以材選用承乾既敗太宗引大義以讓之咸坐免十九年承乾卒於徙所太宗為之廢朝葬以國公之禮二子象厥象官至懷州別駕厥至鄂州別駕象子適之別有傳適之為宰相贈還承乾始王諡曰愍象越州都督郇國公楚王寬太宗第二子也出繼叔父楚哀王智雲早薨貞觀初追封無後國除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武德三年封長沙郡王九年封漢王貞觀二年徙封蜀王授益州大都督以年幼不之官久乃為齊州都督帝謂左右曰吾於恪豈不欲常見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屏藩吾百歲後庶兄弟無憂十年又徙封吳王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將赴職太宗書誡之曰吾以君臨兆庶表正萬邦汝地居茂親寄惟藩屏勉思橋梓之道善俾間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則克固磐石永保維城外為君臣之忠內有父子之孝宜自勵志以曷日新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故誠此一言以為庭訓坐與乳媪子博塞罷都督削封戶三百高宗即位拜司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太宗諸王

四

空梁州都督恪母隋煬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嘗稱其類已既名望素高甚為物情所向帝初以晉王為長孫无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已甥邪且兒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慕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長孫无忌既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絕眾望海內寃之臨刑呼曰社稷有靈无忌且族滅有子四人仁瑋琨境並流於嶺表顯慶五年尋追封恪為鬱林王并為立廟以河間王孝恭孫榮宅中仁遇赦還封仁為鬱林縣侯新書縣男歷岳州別駕爵郡公永昌元年授襄州刺史不知州事後改名千里嘗使江左州不受武后遣使者勞日兒天授後歷唐廬許衛蒲五州吾家千里駒更名千里

刺史時皇室諸王有德望者必見誅戮惟千里褊躁無才復數進獻符瑞事故則天朝竟免禍長安三年充嶺南安撫討擊使歷遷右金吾將軍中興初封成紀郡王進封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兼領益州大都督又追贈其父為司空備禮改葬三年又領廣州大都督五府經略安撫大使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數十人斫右延明門將殺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等及太子兵敗千里與禧等坐誅仍籍沒其家改姓蝮氏睿宗卽位詔曰故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保國安人克成忠義願除兇醜翻陷誅夷永言淪沒良深痛悼

唐書卷七十五 太宗諸王

五

宜復舊班用加新寵可還舊官又令復姓瑋早卒中興初追封朗陵王子祚本名禴出繼蜀王愔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祕書少監開元十三年改封廣漢郡王太僕卿同正員薨

琨則天朝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聖厯中嶺南獠反救琨為招慰使安輯荒徼甚得其宜長安二年卒官贈司衛卿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十七年以子禕貴贈工部尚書追封吳王

琬中興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卒

琨子禕禕少有志尚事母甚謹撫弟祇等以友愛稱景龍四年為太子僕兼徐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少繼

江王賢後封為嗣江王當襲封固讓弟祇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景雲元年復為德蔡衢等州刺史開元後累轉蜀漢等州刺史

政號清嚴人吏畏而服之漸見委任入為光祿卿遷將作大匠丁母憂去官起復授瀛州刺史又上表固請終制許之十二年改封信安郡王十五年服除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攝御史大夫尋遷禮部尚書仍充朔方軍節度使先是石堡城為吐蕃所據侵擾河右救禕與河西隴右議取之禕到軍總

唐書卷七十五 太宗諸王

六

率士伍剋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為吐蕃所惜今總兵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期眾寡不敵吾則以死繼之苟利國家此身何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併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眾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上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為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地千餘里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干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於突厥元宗遣忠王為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蕃以禕為副王既不行禕率戶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

將分道統兵出於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
餘黨竄入山谷軍還禕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兼關內
支度營田等使兼採訪處置使仍與二子官禕既有勳
績執政頗害其功故其賞不厚甚為當時所歎二十二
年遷兵部尚書人為朔方節度大使久之坐事出為衢
州刺史俄歷滑懷二州刺史天寶初拜太子少師以年
老仍聽致仕二年遷太子少師新書制出病薨年八十
餘上聞而痛惜者久之禕居家嚴毅善訓諸子皆有令
名三子峒嶧峴皆至達官別有傳

祇神龍中封為嗣吳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天

唐書卷七 太宗諸王 七

寶十四載為東平太守安祿山反率衆渡河兇威甚盛
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等郡皆陷於賊祇起兵勤王元宗
壯之十五載二月授祇靈昌太守又左金吾大將軍河
南都知兵馬使其月又加兼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持節
充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本官如故五月詔以為太僕卿
遣御史號王巨代之代宗大厯時祇既宗室老以太子
賓客為集賢院待制是時勳望大
臣無職事者皆得待詔於院給資署舍以厚其禮大
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為之子嚙以蔭補五品官祇薨
兄岵得罪乃以嚙嗣王累至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薨
贈太子少保性介直面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蔽
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家
無留儲公卿合購乃克葬

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少善屬文武德三年封

宜都王四年進封衛王以繼衛懷王霸後貞觀二年改
封越王授揚州大都督五年兼領左武侯大都督並不
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侯大將軍七年轉鄜州大都
督十年徙封魏王遙領相州都督餘官如故太宗以泰
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
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輿至於朝所其寵
異如此十二年司馬蘇勗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
述為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
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
修撰衛尉供帳光祿給食土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
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分道

唐書卷七 太宗諸王 八

計州緡緡疏錄凡五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
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
租賦又賜泰府官僚帛有差十年泰撰括地志功畢表
上之詔令付祕閣賜泰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賜物
俄又每月給泰料物有逾於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
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睿極
其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
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
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
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

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
遠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幾或未盡
美臣職在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
野見聞不以爲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
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
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
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
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旣新出閣
伏願常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加歲
增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旣敦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

唐書卷七 太宗諸王 九

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
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
徵上奏曰伏見敕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
處所寬閑參奉往來極爲便近但魏王旣是愛子陛下
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
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與事異
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旣能以寵爲懼
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
不敢寧寢輕干聽覽追深戰慄太宗並納其言時皇太
子承乾有足疾泰潛有奪嫡之意招駙馬都尉柴令武

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黃門侍郎韋
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
朝臣津通賂遺文武羣官各有附託自爲朋黨承乾懼
其凌奪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詣元武門爲泰進封事
太宗省之其書皆言泰之罪狀太宗知其詐而捕之不
獲十七年太子敗帝陰許立泰岑文本劉洎請立泰
文有治萬吉復欲從无忌泰微知之因語晉王爾善承
元昌得無及乎王憂甚帝怪之以故對帝憮然悟承
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
爲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
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因謂

唐書卷七 太宗諸王 十

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儲君之位可經求
而得耳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可無
恙也乃幽泰於將作監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
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爲臣貴於盡忠虧之
者有罰爲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
則終貽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魏王泰
朕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崇
重爵位逾於寵章不思聖哲之誠自構驕僭之咎惑讒
諛之言信離間之說以承乾雖居嫡長久纏痾恙潛有
代宗之望靡思孝義之則承乾懼其凌辱泰亦日增猜

阻爭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內分爲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彰厥巨釁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秦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降封東萊郡王太宗因謂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嗣者兩棄之傳之子孫以爲永制然帝猶謂无忌曰公勸吾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爲宗社憂奈何雉奴高宗小字尋改封秦爲順陽王徙居均州鄖鄉縣太宗後嘗持秦所上表謂近臣曰秦文辭美麗豈非才士我中心念秦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計斷割恩寵責其居外者亦是兩相全也二十一年進封濮王高宗卽位爲秦開府置僚屬車服蓋

唐書卷七 太宗諸王 七

膳特加優異永徽三年薨於鄖鄉縣年三十有五贈太尉雍州牧諡曰恭文集二十卷二子欣徽欣封嗣濮王徽封新安郡王欣則天初陷酷吏獄貶昭州別駕卒子嶠本名餘慶中興初封嗣濮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爲國子祭酒同正員以王守一妹壻貶邵州別駕移鄧州別駕後復其爵

庶人祐字贊太宗第五子也武德八年封宜陽王其年改封楚王貞觀二年徙封燕王累轉幽州都督十年改封齊王授齊州都督十一年始歸國明年入朝以疾留京師其舅尚乘直長陰宏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卽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

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宏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劍士十五年還州初太宗以子弟成長慮乖法度長史司馬必取正人王有虧違皆遣聞奏而祐溺情羣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竟坐免權萬紀前爲吳王恪長史有正直節以萬紀爲祐長史以匡正之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顏切諫有咎君暮梁猛彪者並以善騎射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逾甚太宗慮其不能悔過數以書責讓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帝之愛子陛下欲王改悔故加教訓若能飭躬引過萬紀請入言

唐書卷七 太宗諸王 七

之祐因附表謝罪萬紀旣至言祐必能改過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諭之仍以祐前過敕書誥誡之祐聞萬紀勞勉而獨被責以爲賣己意甚不平萬紀性又褊隘專以嚴急維持之城門外不許祐出所有鷹犬並令解放又斥出君暮猛彪不許與祐相見祐及君暮以此銜怒謀殺萬紀會事泄萬紀悉收繫獄而發驛奏聞十七年詔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并追祐及萬紀入京祐大懼俄而萬紀奉詔先行祐遣燕宏信兄宏亮追於路射殺之旣殺萬紀君暮等勸祐起兵乃召城中男子年十五已上僞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開官庫物以行賞

驅百姓入城繕甲兵署官司其官有拓東王拓西王之
 號詔遣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德威便道發兵討之祐每
 夜引宏亮等五人對妃宴樂以為得志戲笑之隙語及
 官軍宏亮曰不須憂也右手持酒啗左手刀拂之祐愛
 信宏亮聞之甚樂太宗手詔祐曰吾嘗誠汝勿近小人
 正為此也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禍以取覆滅
 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為梟為獍忘孝忘忠擾亂齊郊
 誅夷無罪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危壞磐石之親為尋
 戈之讐且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棄父逃君人神所
 共怒往是吾子今為國讐萬紀存為忠烈死不妨義汝
 生為賊臣死為逆鬼彼則嘉聲不墮爾則惡名無窮吾
 聞鄭叔漢戾並為猖獗豈期生子乃自為之吾所以上
 慙皇天下愧后土歎惋之甚知復何云太宗題書畢為
 之灑泣時李勣等兵未至齊境而青淄等數州兵並不
 從祐之命祐又傳檄諸縣亦不從祐窮蹙上表曰臣帝
 天降靈罪人斯得臣狂失心倚悅驚悸左
 右無兵即欲顛走所以頗仗械以自衛護或勸祐虞城
 中子女走入豆子航為盜計未決而兵曹杜行敏謀將
 執祐兵士多願從是夜乃鑿垣而入祐與宏亮等五人
 被甲控弦入室以自固行敏列兵圍之謂祐曰昔為帝
 子今乃國賊行敏為國討賊更無所顧王不速降當為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太宗諸王

三

煨燼命薪草欲積而焚之祐遂出就擒餘黨悉伏誅行
 敏送祐至京師賜死於內省貶為庶人國除尋以國公
 禮葬之詔齊州給復一年擢行敏巴州刺史封南陽郡
 公祐喜養國鳴方未反裡離鳴四十餘絕其頭
 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祐之亂州人羅石頭
 數祐罪以刀直前刺祐不克殺之詔贈亳州刺史嘗引
 騎徇邑聚野人高君狀曰上親平寇難土地甲兵不勝
 計今王以數千人為亂猶一手搖泰山又如君父何祐
 擊禽之媿其言不
 能殺詔擢榆社令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貞觀五年封梁王七年授襄州
 刺史十年改封蜀王轉益州都督十三年賜實封八百
 戶除岐州刺史愔常非理毆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
 數為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鑄
 鍊可為方圓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
 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為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
 千戶愔在州數遊獵不避禾稼深為百姓所怨典軍楊
 道整叩馬諫愔曳而播之永徽元年為御史大夫李乾
 祐所劾高宗謂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平定四
 方遠近肅清車書混一上天降禍奄棄萬邦朕纂承洪
 業懼均馭朽與王共感同憂為家為國蜀王畋獵無度
 侵擾黎庶縣令典軍無罪被罰何諛即喜忤意便嗔如
 此居官何以共理百姓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
 則慶流子孫違越條章則誅不旋踵愔為法司所劾朕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太宗諸王

十四

實恥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拜為匡道府折衝都尉
賜絹五十疋貶愔為黃州刺史四年坐與恪謀逆黜為
庶人徙居巴州尋改為涪陵王乾封二年薨咸亨初復
其爵土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悼封子璠為嗣
蜀王永昌年配流歸誠州而死神龍初以吳王恪孫朗
陵王瑋子禰為嗣蜀王

蔣王暉太宗第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鄴王八年授洛州
刺史十年改封蔣王安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
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暉在安州多
造器用服翫及將行有遞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為

唐書卷七 太宗諸王 十五

有司所劾帝特宥之後歷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遷箕州刺史

史有人詣闕錄事參軍 張君微誣告暉謀反惶懼自殺高宗知其枉斬

君贈司空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煒嗣初封汝南郡王歷沂

州刺史垂拱中為則天所害子銑早卒神龍初封銑子

紹宗為嗣蔣王景龍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為

太子家令同正員卒子欽福嗣為率更令同正員天寶

初削官於錦州安置十二載為南郡長史同正員子煌

蔡國公煌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

元末為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為范陽司

馬及祿山起逆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

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邊侵軼原
會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
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暉子休道休道子琚本名
思順中興封嗣趙王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改
封中山郡王右領軍將軍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也貞觀五年封漢王七年授徐州
都督十年改封原王尋徙封越王拜揚州都督賜實封
八百戶十七年轉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
永徽四年授安州都督咸亨中復轉相州刺史貞少善
騎射頗涉文史兼有吏幹所在或偏受讒言官僚有正

唐書卷七 太宗諸王 十六

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豎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

而鄙其行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新書 豫州刺史自

則天稱制貞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及元嘉

子黃國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萬元軌子江都王緒并貞

長子博州刺史瑯琊王沖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年

按紀在四年當從紀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內人病漸重恐須早

療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是歲則天

以明堂成將行大享之禮追皇宗赴集元嘉因遞相語

云大享之際神皇必遣人告諸王密因大行誅戮皇家

子弟無遺種矣譔遂詐為皇帝璽書與沖云朕被幽繫

王等宜各救拔我也冲在博州又僞爲皇帝聖書云神皇欲傾李家之社稷移國祚於武氏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分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初冲與諸王連謀及冲先發而莫有應者唯貞以父子之故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破上蔡縣聞冲敗恐懼索鑣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意乃宣言於其衆曰瑯琊王已破魏相數州聚兵至二十萬朝夕即到爾宜勉之徵屬縣兵至七千人分爲五營貞自爲中營署其所親汝陽縣丞裴守德爲大將軍內營總管趙

唐書卷七 太宗諸王 七

成美爲左中郎將押左營間宏道爲右中郎將押右營安摩訶爲郎將後軍總管王孝志爲右將軍前軍總管又以蔡州長史韋慶禮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以祈事集家僮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署官皆迫脅見從本無鬪志惟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驍勇善騎射貞將起事便以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夏官尙書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率兵十萬討之仍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於是制削貞及冲屬籍改姓

虺氏崇裕等軍至蔡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闥入問王安在意欲殺貞以自贖也官軍進逼州城貞家僮悉力衛貞曰事旣如此豈得受戮辱當須自爲計貞乃飲藥而死家僮方始一時散舍仗就擒規亦縊其母自殺守德携良鄉縣主亦同縊於別所麴崇裕斬貞父子及裴守德等傳首東都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貞之在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託以收獵內實習武備嘗遊於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鑿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神

唐書卷七 太宗諸王 六

龍初追復爵土與子冲俱復舊姓初貞將起兵作書與壽州刺史駙馬都尉趙瓌曰佇總義兵來入貴境瓌甚喜復許率兵相應瓌妻長樂長公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曰爲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爾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尙未舉動我常見耆老云隋文帝將篡奪周室尉遲迴是周家外甥猶能起兵相州連結突厥天下聞風莫不響應况爾諸王並國家懿親宗社是託豈不學尉遲迴感恩効節舍生取義耶夫爲臣子若救國家則爲忠不救則爲逆諸王必須以匡救爲急不可虛生浪死取笑於後代及貞等敗瓌與

公主亦伏誅

濟州刺史薛顛與其弟紹謀應冲率所部庸調治兵募士冲敗下獄死顛駙馬都尉

璿之子母城陽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主擢累右玉鈐衛員外將軍以主婿不加戮餓死河南獄

冲貞長子也好文學善騎射歷密濟博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初冲自博州募得五千餘人欲渡河攻濟州先取武水縣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魏州莘縣令馬元素領兵千七百人邀之於路恐力不敵先入武水城閉門拒守冲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燒南門擬乘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火已燃遽迴為北風未至城門燒草已甚冲軍由是沮氣有堂邑丞董元寂為冲統率兵仗及冲擊武水元寂曰瑯琊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

唐書卷七十九 太宗諸王

聞之斬元寂以徇兵眾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已乃却走入博州城為守門者所殺則天命左金吾將軍邱神勣為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冲兵未至冲已死傳首東都梟於闕下冲起兵凡七日而敗冲三弟禧封常山公歷常州別駕坐與父兄連謀伏誅温以告其朋黨得實滅死流嶺南尋卒神龍初侍中敬暉等以冲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開元四年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太常奏諡議曰故越王貞往者願匡宗社夙懷誅吕之謀迺心王國用擊非劉

之議以茲獲戾上悼聖心謹按諡法死不忘君曰敬請

諡曰敬從之五年下詔曰九族以親克敦其教百代必

祀允敬厥德故蔡州刺史越王貞執心不回臨事能斷

粵自藩國勤於王家宏道之後寶圖將缺懷劉章之輔

漢追鄭武之翊周遂能奮不顧身率先唱義雖英謀未

克而忠節居多嗣絕國除年踰二紀莫享淪廢甚為憫

焉永言典繼式備典冊其封貞姪孫故許王男左監門

衛將軍夔國公琳為嗣越王以奉其祀仍官為立碑琳

尋卒國除貞最幼息珍子諱嶺表數世不能歸開成中女孫持四世喪北還求附王瑩詔嘉憫敕宗

正寺京兆府為訪其兆非陪陵者聽葬女名元真為道士

唐書卷七十九 太宗諸王

二十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也貞觀五年封申王七年授秦州都督十年改封紀王賜實封八百戶十七年遷襄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百姓為之立碑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元年拜左衛大將軍二年授荊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師轉貝州刺史慎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為紀越初貞將起事慎不肯同謀及貞敗慎亦下獄臨刑放免改姓虺氏仍載以檻車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慎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楚國公暉遂州別駕襄陽郡公秀廣化郡

公獻建平郡公欽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家屬徙嶺南

琮三子行遠行芳行休始琮與二弟同死桂林開元四年行休請身迎柩既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得行休

掃地布席以祈是夜夢王乘舟舟判為二既而適野見

東州中斷乃悟焉又靈堂鎖一夕莖自屈管上有指述

一奇二並使卜人蓋之曰屈於文為尸出指者示也一

奇二並三殯也先王告之矣乃趣其所發之如言而一

節獨闕行休號而寢夢琮告曰在洛南洲明日直嶺南

得之於是三喪歸陪葬昭陵贈琮陳州刺史永昌時

幼當赦抱持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稱冤梯云

追復官爵令以禮改葬慎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慎有

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稱之長適太子司議郎裴仲

將時妃主多恃貴以奢豫相矜主獨儉素姊弟謂曰人

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禮今行之

不違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遜著名驕縱

敗德况榮寵貴盛儻來物也可恃以凌人乎及王死號

勸嘔血數升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始諸王妃主自垂

唐書卷七太宗諸王

三

拱後被害者皆棄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普加求訪祭以

性牢復官爵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聞感勵卒救其

子曰為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封慎少子鐵誠

子建成十八年授秦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

加右衛大將軍累授梁州都督咸亨元年薨贈司空并

州都督陪葬昭陵中興初封蔣王暉孫思順為嗣趙王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母本巢刺王妃帝寵之欲立為

自累貞觀二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尋加滿千戶顯慶

乃止中投梁州都督後歷號蔡蘇三州刺史詔令繼巢刺王

元吉後永隆中坐與庶人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於黔

州都督謝祐希旨逼脅令自殺帝深悼之黔府官僚咸

坐免職景雲元年明喪柩歸於京師陪葬昭陵有二子

南州別駕零陵王俊黎國公傑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

唐書卷七太宗諸王

三

封傑子胤為嗣曹王是時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

宗皆號勳帝為泣下初武后時壯

者誅死幼皆沒為官奴或匿人間備

保至是相繼出帝隨屬遠近封拜焉

胤叔父備自南州

還又封備為嗣曹王衛尉少卿同正員胤遂停封後備

招慰忠州叛獠沒於賊又封胤為王銀青光祿大夫右

武衛將軍卒子戡嗣左衛率府中郎將卒子臯嗣臯自

有傳

代王簡太宗第十二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其年薨無後

國除

趙王福太宗第十三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出後隱太

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漢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辨悟

為長孫无忌忌嫉離間父子遽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

陰禍之報歟武后斲喪王室潛移龜鼎越王貞父子痛

憤義不圖全毀室之悲鴟鴞之詩傷矣比齊祐之妄作

唐書合鈔 卷一二七

二八七

豈同年而語哉

贊曰子弟作藩磐石維城驕侈取敗身無令名冲讓憤發視死如生承乾齊祐愚弟庸兄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七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太宗諸王

三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八

列傳二十六

韋挺 子待價 萬石 待價曾孫武從新書增

楊纂 族子宏禮 宏武 宏武子元信

劉德威 子審禮 審禮子易從 易從子昇 審禮從弟延嗣

閻立德 孫知微 知微子則先 立德曾孫用之 則先用之從新書增 立德弟立本

柳亨 族子範 兄子爽 崔義元 子神慶 神慶子琳

韋挺雍州萬年人隋民部尚書冲子也少與隱太子相善及高祖平京城引為隴西公府祭酒武德中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率太子遇之甚厚宮臣罕與為比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宮會有上書言事者稱太子與宮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韋挺

一

臣潛構異端時慶州刺史楊文幹構逆伏誅辭涉東宮挺與杜淹王珪等並坐流於越雋及太宗在東宮徵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舉之由是遷尚書右丞俄授吏部侍郎轉黃門侍郎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太宗以挺女為齊王祐妃嘗與房元齡王珪魏徵戴胄等俱承顧問議以政事又與高士廉令狐德棻等同修氏族志累承賞賚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陳謝曰臣驚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勲非舊而起處藩邸故僚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 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

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卽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履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日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威今皆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爲條禁

尋改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黃

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承乾多過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泄禁中語左遷時挺亦預奉事太宗謂曰朕已罪正倫不忍更置卿於法特原之尋遷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十九

唐書百六 韋挺

二

年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屢使太宗從之挺以父在隋爲營州總管有經略高麗遺文因此奏之太宗甚悅謂挺曰幽州以北至遼水二千餘里無州縣軍行資糧無所取給卿宜爲此使但得軍用不乏功不細矣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爲副使任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以幽易平三州驍勇二百人官馬二百匹爲從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行事太宗親解貂裘及中殿馬二匹賜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造船運米而進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逢安德還曰

自此之外漕渠壅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更進遂下米於臺側權貯之待開歲發春方事轉運度大兵至軍糧必足仍馳以聞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尙拙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今言二十年運漕甚無謂也乃遣繁時令韋懷質往挺所支度軍糧檢覆渠水懷質還奏曰挺不先視漕渠輒集工匠造船運米卽下至盧思臺方知渠閉欲進不得還復水涸乃便貯之通達平夷之區又挺在幽州日致飲會實乖至公陛下明年出師以臣度之恐未符聖策太宗大怒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仍令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依議除名

唐書百八 韋挺

三

仍令白衣散從及前軍破蓋牟城詔挺統兵士鎮蓋牟示漸用之也挺城守去大軍懸遠與高麗新城鄰接日夜戰鬪鼓譟之聲不絕挺不堪其憂且不平於失職素與術士公孫常善乃與常書以叙所懷會常以他事被拘自縊而死索其囊中得挺書論城中危蹙兼有歎悵之辭太宗以挺怨望謫爲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卽道宗之婿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至吐護真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

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以足疾免官而歸後累授蘭州刺史時吐蕃屢為邊患高宗以沛王賢為涼州大都督以待價為司馬俄又遷肅州刺史頻有守禦之功徵拜右武衛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事儀鳳三年吐蕃又犯塞待價復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俄又徵還舊職復封扶陽侯則天臨朝拜吏部尚書攝司空營高宗山陵功畢加金紫光祿大夫改為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賜物一千段仍與一子五品待價素無藻鑑之才自武職而起居選部既銓綜無叙甚為當時

唐書百六 韋挺

四

所嗤垂拱元年十月復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禦突厥明年春還六月拜文昌右相依舊同鳳閣鸞臺三品既累登非據頗不自安頻上表辭職則天每降優制不許之又表請削官秩迴恩贈父於是贈挺潤州刺史明年上疏請自効戎旅之用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封扶陽郡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案新書本紀寅識迦河之敗在永昌元年五月丙辰吐蕃雖處極西豈五月猶天寒凍雪邪師人多死糧餽又不支給乃旋師弓月頓於高昌則天大怒副將閻溫古以逗留伏法待價坐除名配流繡州尋卒曾孫武少孤年十一補右千牛

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為水陸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司奉焉後為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重書勞勉憲宗時人為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

弟萬石頗有學業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時人以為稱職始萬石奏太常博士業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日移風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遺音聲人釋服為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為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尋又兼知吏部選事卒官挺從祖兄子萬石罷其奏

唐書百六 韋挺

五

安石別有傳

楊纂字續華州華陰人也祖儉周東雍州刺史父文偉隋溫州刺史纂略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友善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佐坐楊元感近屬除名乃家於蒲城義軍渡河於長春宮謁見累授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為考功郎中貞觀初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袁氏妖逆為人所告纂究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為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纂過誤罪不至死固諫乃赦之三遷吏部侍郎八年副特進蕭瑀為

河南道巡察大使與瑀情有不相協屢相表奏瑀因以獲罪纂尋拜尚書左丞纂既長於吏道所在皆有聲績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為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酷吏觀時任數頗為時論所譏後歷太常少卿雍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復為尚書左丞遷太僕卿檢校雍州別駕遷戶部尚書永徽初卒贈幽州都督諡曰敬新書子守愚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守挹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六

岐州刺史從子助武后時為肅機字文化及子詠治先下有冤而求食乎助怒取牒署曰父弒隋族子宏禮主子詠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宏禮字履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父岳大業中為萬年令與素子元感不協嘗密上表稱元感必為亂及元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為留守所殺宏禮等遂免從坐高祖受禪以楊素隋代有勲業詔宏禮襲封清河郡公拜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歷兵部員外郎仍為西河道行軍大總管府長史三遷中書舍人太宗有事遼東以宏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宏禮每人參謀議出則統眾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宏禮所統之眾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時諸宰相並

在定州留輔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許敬宗及宏禮在行在所掌知機務二十年拜中書侍郎明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尋遷司農卿兼充崑邱道副大總管諸道軍將咸受節度於是破處月降處密殺焉者王降馭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未及行賞太宗晏駕宏禮頗忤大臣之旨由是出為涇州刺史永徽初論崑邱之功改授勝州都督尋遷太府卿四年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宏武宏武少修謹武德初拜左千牛備身永徽中為吏部郎中孝敬初為皇太子精擇僚案以宏武為中舍人麟德中將有事於東岳宏武自荊州司馬擢拜司戎少常伯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七

從駕還高宗特令宏武補授吏部選人五品已上官由是漸見親委后母榮國夫人楊氏以與宏武同宗又稱薦之俄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不敢進以諷帝用乾封二年與戴至德李安期等同東后言也帝笑不罪西臺三品及在政事頗以清簡見稱總章元年卒於官贈汴州刺史諡曰恭子元亨則天時為司府少卿元禮尚舍奉御元禮頗有鑿術為則天所任嘗忤張易之之意易之密奏元禮是楊素兄弟之後素父子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合供奉則天乃下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

上離間骨肉搖動家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蹠之釁隋室喪亡蓋惟多僻究其萌兆實此之由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盾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捍賊臣嘗欲從容於萬幾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於是左貶元亨為睦州刺史元禧為資州長史元禧弟緱氏令元禧為梓州司馬張易之誅後元亨等皆復任京職元亨至齊州刺

唐書卷六十八 楊纂

史元禧台州刺史元禧宣州刺史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也父子將隋毗陵郡通守德威姿貌魁偉頗以幹略見稱大業末從左光祿大夫裴仁基討賊淮左手斬賊帥李青蛙傳首於行在所後與仁基同歸李密密素聞其名與麾下兵令於懷州鎮守武德元年密與王世充戰敗入朝德威亦率所部隨密歸款高祖嘉之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及劉武周南侵詔德威統兵擊之又判并州總管府司馬俄而裴寂失律於介州齊王元吉棄并州還朝德威總知留府事元吉纔出武周兵已至城下百姓相率投賊武周獲德威令

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拔歸朝高祖親勞問之兼陳賊中虛實及晉絳諸部利害高祖皆嘉納之改封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擒建德平世充皆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太僕二卿加金紫光祿大夫俄出為絳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為之立碑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十一年復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

唐書卷六十九 劉德威

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舍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數歲遷刑部尚書兼檢校雍州別駕十七年馳驛往濟州推齊王祐還至濮州聞祐殺長史權萬紀德威入據濟州遣使以聞詔德威便發河南兵馬以申經略會遭母憂而罷十八年起為遂州刺史三遷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獻陵德威閨門友穆接物寬平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子審禮襲爵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

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貫徹幽微吾一顧念宿疾頓輕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稱之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永徽中累遷將作大匠兼檢校燕然都護襲封彭城郡公審禮父歿雖久猶悲慕不已每見父時僚舊必嗚咽流涕母鄭氏早亡事繼母平壽縣主稍疾輒憂懼形於容色終夕不寐撫繼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皆送母處以資延景之費而審禮妻子處饑寒晏然未嘗介意再從同居家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劉德威

稍遷工部尚書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命審禮為行軍總管與中書令李敬元合勢討擊遇賊於青海敬元後期不至審禮軍敗為賊所執其子直長殆庶及延景請關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狗忠以沒非有罪宜各還職承隆二年卒於蕃中贈工部尚書諡曰僖

延景字冬官至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陪葬乾陵

審禮子易從歷位岐州司兵參軍審禮之沒吐蕃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屍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

彭城為朝野之所嗟賞後歷彭城長史任城男永昌中坐為徐敬貞所誣構遇害易從在官仁恕及將刑人吏無遠近奔走競解衣相率造功德以為長史祈福州人從之者十餘萬其為人愛如此時稱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易從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為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昇能文善草隸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

審禮從父弟延嗣文明年為潤州司馬屬徐敬業作亂率眾攻潤州延嗣與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俄而城陷敬業執延嗣邀之令降辭曰延嗣世蒙國恩當思効命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劉德威

州城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豈以一身之故為千載之辱今日之事得死為幸敬業大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之獲免乃囚之於江都獄俄而賊敗竟以裴炎近親不得叙功遷為梓州長史再轉汾州刺史卒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閻立德名讓字立德以字行雍州萬年人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其先自馬邑徙關中毗初以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為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累除尚衣奉御立德

所造袞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貞觀初歷遷將作少匠封大安縣男高祖崩立德以

營山陵功擢為將作大匠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

攝司空營昭陵坐怠慢解職俄起為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

立德按爽塏建離宮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眺

廣成澤號襄城宮役凡百餘萬宮成煩煥不可居帝廢

之以賜百 十三年復為將作大匠十八年從征高麗及

師旅至遼澤東西二百餘里泥淖人馬不通立德填道

造橋兵無留礙太宗甚悅尋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

咸稱旨賞賜甚厚俄遷工部尚書二十三年攝司空營

護太宗山陵事畢進封為公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留守京師領徒四萬治京

城顯慶元年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子元

遂官至司農少卿

元遂子知微聖厯初歷位右豹韜衛將軍時突厥默啜

有女請和親則天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納其女命知微

攝春官尚書送赴虜庭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大怒

遂拘之別所與知微率眾自恒岳道攻陷趙定二州尊

如可汗以示華人 知微經歲餘自突厥所還則天以其

隨賊入寇令百官鬻割然後斬之并夷其三族朝廷以

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臣疾子

賜百官甘心焉於是骨斷鬻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

先以武三思堦免死元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開元中

有司奏擬供奉姚崇以為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

可留京師詔日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立德會孫

用之初為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

事太守以為材後舉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

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阿却之請按以法左右

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

宜升殿邇御坐請以宦者代遂為故事天寶中女為義

王珙妃終左 金吾將軍

立本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後代立德為工部尚書兄

弟相代為八座時論榮之總章元年遷右相賜爵博陵

縣男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

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

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

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立本

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

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青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

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

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誠勿習

此末伎立本為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為右相與左相

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

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干字文為語曰左相宣威

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咸亨元年百司復舊名改為中書

令四年卒諡曰文貞

柳亨字嘉禮蒲州解人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也父旦隋

太常少卿新城縣公亨隋末歷熊耳王屋二縣長陷於

李密密敗歸國累授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

重之特以殿中監寶誕之女妻焉卽帝之外孫也三遷左衛中郎將封壽陵縣男未幾以譴出爲邛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被代還數年不調因兄葬遇太宗遊於南山召見與語頗哀矜之數日北門引見深加誨獎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爲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饗酒之名比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二十三年以修太廟功加金紫光祿大夫久之拜太常卿從幸萬年宮檢校岐州刺史永徽六年卒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敬

新書
諡恭

唐書卷之六十一

十一

亨族子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範高宗時歷位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亨兄子爽字子邵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爽入蕃迎喪柩哀號逾禮深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後以外生女爲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爲

皇后爽又遷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代褚遂良爲中書令仍監修國史俄而后漸見疏忌爽憂懼頻上疏請辭樞密之任轉爲吏部尚書及后廢累貶愛州刺史尋爲許敬宗李義府所構云爽潛通官掖謀行鳩毒又與褚遂良等朋黨構扇罪當大逆高宗遣使就愛州殺之籍沒其家爽旣死非其罪甚爲當時之所傷痛神龍初則天遺制與褚遂良韓瑗等並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咸從曠蕩開元初亨孫新書曾孫新書煥爲中書舍人表曰臣堂伯祖爽去明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雖蒙遺制盪雪而子孫亡沒並盡唯有曾孫無忝見貫龔

唐書卷之六十一

十一

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陛下自臨寓縣優政必被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於亡絕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曾任宰相之家並許收其淪滯況臣伯祖往叨執政無犯受誅葉寔尙隔故鄉後嗣遂編蠻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臣伯祖還葬鄉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疏奏敕令爽歸葬官造靈輿遞還無忝後歷位潭州都督煥弟澤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先是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請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救總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獨疾辭不切不可以補過是

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通諛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
愚樸志懷剛厲或聞政之不当事之不直常慷慨關心
夢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社稷有便
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也竊見神龍已來羣邪
作孽法網不振綱維大芬實由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因
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
乖於章程之典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閭
闔屠販之子悉由邪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姦而冒進
天下爲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其將墜此陛
下耳目之所親擊固可永爲炯戒者也臣聞作法於理

唐書宣天 柳亨

去

猶恐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祇如斜封授官皆是僕
妾汲引迷謬先帝昧自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之
所愛陛下初卽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令黜
之頃日以來又令叙之將謂爲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
爲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韋月
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亦
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
惡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邪者獲利
爲正者銜冤奈何導人以爲非勸人以爲僻將何以懲
風俗將何以止姦邪今海內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

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謗議盈耳咨嗟滿衢故
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書曰無
偏無陂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臣恐因循流近
致遠積小爲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
害其禍將大又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
功不可因怒以妄罰不可因喜以妄賞伏見尙盤奉御
彭君慶以邪巫小道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
才昔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聖朝私愛賞及儉人
董狐不亡豈有所隱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
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臣雖未覩聖朝之妄罰已

唐書宣天 柳亨

七

覩聖朝之妄賞矣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唯其賢臣恐近習之人爲其先容有謬於陛下也惟
陛下熟思而察之雖往者不可諫亦來者猶可追願杜
請謁之路塞恩倖之門鑒戒前非無累後悔申畫一之
法明不二之刑不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則天下
之化人無間焉日新之德天鑒不遠澤後參選會有救
令選人上書陳事將加收擢澤又上書曰頃者韋氏險
誠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
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
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獻謀神聖勇

智聰明安宗廟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龙眉鮒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修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唯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唯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唐書卷八 柳亨

六

若親貴爲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於耳謬於心者無速之罰姑籌之以道省於厥躬雖木樛忌忤願恕之以直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協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

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碣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于逸罔遊于樂穆王有命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波未變慢遊之樂餘風尚存夫小人倖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茲爲愈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時從授以訓誥交修

唐書卷八 柳亨

七

不迨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倖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

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取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

唐書卷六

柳亨

能保其社稷書曰制于官刑警于有位敢有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常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紳服以勗其非心使其奉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戒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

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忘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不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唐宗覽而善之令中書省重詳議擢拜監察御史開元中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主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為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獨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非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元宗稱善累遷太子右庶子出為鄭州刺史未行病卒贈兵部侍郎

唐書卷六

柳亨

崔義元貝州武城人也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元見羣鼠渡洛又稍刃有花文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之兆也時黃君漢守據栢崖義元往說之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羣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竇融之策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即與義元歸國拜君漢懷州刺史拜懷州總管府司馬世充遣將高毗侵掠河內義元擊敗之多下城堡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義元皆拒而不受以功封清邱縣公後從太宗討世充屢獻籌策太宗頗納用之東都平轉隰

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行
州府事與友人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匡正府
幕王並委任之永徽初累遷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
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
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榮或用是
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肩爲僕射破睦州攻歙州
之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元將督軍
拒戰時百姓訛言碩真常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
衆皆兇懼司功參軍崔元籍言於義元曰起兵仗順猶
且不成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元以爲然因命元籍爲
先鋒義元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間謀二十餘人夜

唐書卷八 崔義元

三

有流星墜賊營義元曰此賊滅之徵也詰朝進擊身先
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元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
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
州界歸降萬計及碩真平義元以功拜御史大夫義元
少愛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及音韻不明者兼
採衆家皆爲釋解傍引證據各有條疏至是高宗令義
元討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論是非事竟不就高
宗之立皇后武氏義元協贊其謀及長孫无忌等得罪
皆義元承中旨繩之顯慶元年出爲蒲州刺史尋卒年
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貞則天時思其功重贈揚州

大都督賜其家實封二百戶子神基襲爵長壽中爲司
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相月餘爲酷吏所陷滅死
配流後漸錄用中宗初爲大理卿

神基弟神慶神慶明經舉則天時累遷萊州刺史因入
朝待制於億歲殿奏事稱旨則天以神慶歷職皆有美
政又其父嘗有翊贊之勲甚賞慰之擢拜并州長史因
謂曰并州朕之粉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
後長史皆從尚書爲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爲
接行圖擇日而遣之神慶到州有豪富僞作改錢文敕
文書下州穀麥踊貴百姓驚擾神慶執奏以爲不便則

唐書卷八 崔義元

三

天下制褒賞之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
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尋而
兄神基下獄當死神慶馳赴都告事得召見則天出神
基推狀以示之神慶據狀申理神基竟得減死神慶亦
緣坐貶授歙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
時政利害則天每嘉納之轉太子右庶子賜爵魏縣子
時有突厥使入朝準儀注太子合預朝參先降敕書神
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龜者比爲別敕徵召
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元良國本萬方
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昨

緣突厥使見太子合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官曾不降敕處分今人稟淳化內外同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以長無悔吝之咎況太子至重不可不深為戒慎以臣愚見太子既與陛下異宮伏望每召太子預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別喚望降墨敕及玉契則天甚然之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更日於東宮侍讀俄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嘗受詔推張昌宗而竟寬其罪神龍初昌宗等伏誅神慶坐流於欽州尋卒年七十餘明年敬暉等得罪緣昌宗被流貶者例皆雪免贈神慶幽州都督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

慶書百六 崔義元

三

闔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

笏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總麻之喪其

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

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琳開元中

與高仲舒同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初元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殿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祕書監潘肅問之泣然曰古遺愛也琳長子儼諫議大夫

史臣曰周隋已來韋氏世有令人鬱為冠族而安石嗣立竟大其門挺恃才傲物固虧長者之風賓王報之以

不仁難與議乎君子矣議者以堯舜有溢美桀紂有溢惡蓋以一為凶德則羣惡所歸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宏禮宏武之邪士二字疑誤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古人守死善道不無為也德威奏議練刑名之要俾長秋卿美哉審禮仁孝治行可為世範卒與禍會悲夫二閭曲學甚工措思精巧藝成而下垂誠宜然柳氏世稱譽誇夷澤有正人風彩忠規獻納抑有人焉義元附麗武后神慶寬縱穢臣奕世繼邪以至傾敗宜哉贊曰韋子驕矜終損功名楊家積惡宗門墮落閭以藝辱劉以孝德二崔能吏行無取焉

慶書百六 崔義元

三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八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九

列傳二十九

于志寧

高季輔

張行成

族孫易之

昌宗

于志寧

字仲謚

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

父宣道隋內史舍人志寧大業末為冠氏縣長時山東

羣盜起乃棄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

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祿大夫

太宗為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贊

軍謀

薛仁果平讖者亮於囚虜中

及太宗為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

授天策府從事中郎每侍從征伐兼文學館學士貞觀

唐書百二十九 于志寧

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內殿宴怪不見志寧

或奏曰敕召三品以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

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

公時議者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為始祖房元齡等皆

以為然志寧獨建議以為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

為始祖太宗又以功臣為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

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皆從志寧所議太宗因謂志

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

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當

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

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

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疋十

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

終喪禮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忠孝

不並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寧遂

起就職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

不止所為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宏

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

是致譏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誠昔趙盾匡晉呂望師

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

唐書百二十九 于志寧

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

策以為美談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其侈

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

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礪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

曾無伏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

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

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

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

謂淫聲昔朝歌之鄉回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

邱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

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
救伏請重尋聖旨懇懇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
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大馬尚
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
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悞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
臧孫方之疾疹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望停工匠
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
備萬國作貞矣承乾不納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志
寧上書諫曰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積
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賞英賢驅除

唐書百无 于志寧

三

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茲况閹宦之徒體非全氣更番
階闈左右官闈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為禍福昔
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為詐宋
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氏鍾其弊加以宏石用事京賈
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寶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
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冲逆其意者則災
及襁褓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閹官鄧長嗣位至侍中陳
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
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嶽靡挂於刑書功無涓塵已勒於
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

鯁之士語不見聽謗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
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
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覲者
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
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
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
或輕忽高班凌轢貴仕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
通方之人見譏有識之士然典內職掌唯在門外通傳
給使主司但緣階闈供奉今乃往來閤內出入宮中行
路之人咸以為怪伏望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

唐書百无 于志寧

四

下允眾望承乾覽書甚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
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曰臣聞
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是
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且抗法
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切於正
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論之任疏受宿望始除輔導之
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
副君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四海罹其禍近聞僕寺司
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
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

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愛恐致怨嗟且突厥達哥支等人面獸心豈得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辨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暱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爲殿下之股肱殿下爲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爲務股肱以匡救爲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已誓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從諫之主鼎祚克昌復諫之君洪業墮承乾大怒陰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慮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

唐書卷九十九 于志寧

五

後推鞠具知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及高宗爲皇太子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時洛陽人李宏泰坐誣告太尉長孫无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唯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无忌橫遭誣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无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宏泰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

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靡差風雨不愆雩祭輟祀方今太

唐書卷九十九 于志寧

六

族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暫回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厯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鏡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元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

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君而圖婚二傳不
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
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
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
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唯違
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
理宜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宏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
秋此事行之苦難猶須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
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說也伏願遵
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

唐書卷九 于志寧

七

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其年拜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

年四
隕石十八於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來
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秋隕石於宋五內史過曰是陰
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繫
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也
顯慶元年遷

太子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
地志寧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
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帝嘉
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四年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左
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之將廢王
庶人也長孫无忌褚遂良執正不從而李勣許敬宗密

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及許敬宗推鞫長孫无
忌詔獄因誣構志寧黨附无忌坐是免職尋降授榮州
刺史麟德元年累轉華州刺史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
卒於家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上元三年追復
其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
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
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功
賞賜不可勝計

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
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
所異邪對曰昔陶宏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銘之
江南偏方不周曠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
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為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為
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

八

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
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
時疑張仲景華佗鼠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
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為說故宏景
合而錄之帝曰有集二十卷子立政太僕少卿志寧元
善其書遂大行
孫新書會
孫孫誤
休烈休烈子益自有傳

高季輔名馮以德州蓆人也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

萬年令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
仕隋為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
其黨出鬪竟擒殺其兄者斬之持首以祭墓甚為士友
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眾至數千尋與武陟人李厚
德率眾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擢拜監

察御史多所彈糾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時太宗數召近臣令指陳時政損益季輔上封事五條其略曰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超邃古道高前烈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宏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至如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尙書八座責成斯在王者司契義屬於茲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仍須擢溫厚之人升清潔之吏敦朴素革澆浮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耻醜言過行見嗤於鄉

唐書卷五 高季輔 九

間忘義私昵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於是競興禍亂何由而作又曰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正丁正匠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人主所欲何事不成猶願愛其財而勿殫惜其力而勿竭今畿內數州實惟邦本地狹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強本弱枝自古常事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閑須爲差等均其勞逸又曰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勲貴之家俸祿足以供器服乃戚戚於儉約汲汲於華侈

放息出舉追求什一公侯尙且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錐刀必競實由於此有黷朝風謂宜懲革又曰仕以應務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旣離鄉家理必貧置但妻子之戀賢達其猶累懷饑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若不卹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正恐巡察歲去轄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今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効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又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

唐書卷五 高季輔 十

拜諸叔諸叔亦答拜王爵旣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書奏太宗稱善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十八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叙時稱允當太宗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鑑焉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尙書監修國史賜爵修縣公永徽二年授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廢於家乃召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其疾又屢降中使觀其進食問其增損尋卒年五十八帝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

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官給輜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

書舍人坐與上官儀善配流嶺外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

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

廉為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僭號以為度支尚書

世充平以隋資補宋州穀熟尉又應制舉乙科授雍州

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

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

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為能謂房元齡曰觀古今用人必

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太宗嘗言及山

唐書元張行成

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

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陋

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

政常預議焉累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

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

為蒼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

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

呂四海又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

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于塗炭何周漢

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烈

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眾與其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

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

下莫與汝爭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

直伏待殛醢太宗深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

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

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行

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

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任職皆厚賜而遣之太子

又使行成詣行在所太宗見之甚悅賜馬二匹繚三百

疋駕還京為河南巡察大使還稱旨以本官兼檢校尚

唐書元張行成

書左丞是歲太宗幸靈州太子當從行成上疏曰伏承

皇太子從幸靈州臣愚以為皇太子養德春宮日月未

幾華夷遠邇佇聽嘉音如因以監國接對百僚決斷庶

務明習政理既為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與其出陪

私愛曷若俯從公道太宗以為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二十三年遷侍中兼刑部尚書太宗崩與高季輔侍高

宗即位於太極殿梓宮前尋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

晉州地連震有聲如雷高宗以問行成行成對曰天陽

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

地動彌旬不休雖天道元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昭

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徵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二年八月拜尚書左僕射尋加授太子少傅四年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復抗表請致仕高宗手制答曰密雲不雨遂淹旬月此朕之寡德非宰臣咎實甘萬方之責用陳六事之過策免之科義乖罪已今敕斷表勿復爲辭賜宮女黃金器物固請乞骸骨高宗曰公我之故舊腹心奈何舍我而去因愴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復起視事九月卒於尚書省時年六十七高宗哭之甚哀輟朝三日令九品已上就第哭比斂中

聖賢九 張行成

主

使三至賜內衣服令尚宮宿於家以視殯斂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所司備禮冊命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賜東園祕器諡曰定宏道元年詔以行成配享高宗廟庭子洛客嗣官至雍州渭南令行成族孫易之昌宗

易之父希臧雍州司戶易之初以門蔭累遷爲尚乘奉御年二十餘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旣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卽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傅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

之寵俄以昌宗爲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爲司衛少卿賜第一區物五百段奴婢駝馬等信宿加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朔望朝參仍贈希臧襄州刺史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尚宮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俄加昌宗左新書散騎常侍聖曆二年置控鶴府官員以易之爲控鶴監內供奉餘官如故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爲奉宸府又以易之爲奉宸令引辭人閭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爲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爲

聖賢九 張行成

古

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携蒲笑謔賜與無算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乃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爲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邱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天后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寶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

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

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以昌宗醜聲聞

於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

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

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皇太子相

王請封昌宗為王后不聽加昌宗司僕卿封鄴國公易之為麟臺監

封恒國公各實封三百戶俄改昌宗為春官侍郎易之

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為之

代作則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中宗為皇太子

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易

之訴於則天付太子自鞠問處置太子並自縊殺之又

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奏二張之罪易之懼不自安乃誣

奏元忠與司禮丞高戢云天子老矣當挾太子為耐久

朋則天曰汝何以知之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為證翼

日則天召元忠及說廷詰之皆妄則天尚以二張之故

逐元忠為高要尉張說長流欽州長安二年易之賊賂

事發為御史臺所劾下獄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

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強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

日昌宗賊四百萬向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

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

陛下傳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即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

同兄司府少卿昌儀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及則天臥

疾長生院宰臣希得進見唯易之兄弟侍側恐禍變及

已乃引用朋黨陰為之備人有榜其事於路左臺御史

中丞宋璟請按之則天陽許尋救宋璟使幽州按都督

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鞠之神慶希旨雪昌宗兄

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神龍元年

正月則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元暉張柬之等起

羽林兵迎太子至元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昌宗於迎

仙院及其兄同休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則天遜位上陽

宮易之兄昌期歷岐汝二州刺史所在苛猛暴橫是日

亦同梟首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

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黨逐凡數十人天寶九載

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史臣曰于燕公輔導儲皇高侍中敷陳理行張北平斥

言陰沴皆人所難言者苟非金玉貞度松筠挺操安能

拂人主之意獻苦口之忠宜其論道巖廊克終顯盛古

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贊曰猗歟于公獻替兩宮前修克繼嗣德彌隆高酬藥

劑張感宸衷君臣之義斯為始終

新書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

如太宗之明雖七首堪得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

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

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

列傳三十

祖孝孫

傅仁均

傅奕

李淳風

呂才

子方毅

祖孝孫幽州范陽人也父崇儒以學業知名仕至齊州長史孝孫博學曉厯算早以達識見稱初開皇中鍾律多缺雖何妥鄭譯蘇夔萬寶常等亟共討詳紛然不定及平江左得陳樂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時牛宏為太常卿引孝孫為協律郎與子元普明參定雅樂時又得陳陽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瑄飛灰

唐書百三十 祖孝孫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百二十九

順月皆驗爽時年老宏恐失其法於是奏孝孫從其受律孝孫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為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然牛宏既初定樂難復改張至大業時又採晉宋舊樂唯奏皇夏等十有四

曲旋宮之法亦不施用高祖受禪擢孝孫為著作郎歷東部郎太常少卿漸見親委孝孫由是奏請作樂時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七年始命孝孫及祕書監竇璡修定雅樂孝孫又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為宮制十二樂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調事具樂志旋官之義亡絕已久世莫能知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孝孫尋卒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樂章然因孝孫之本音

唐書音字 祖孝孫

二

傅仁均滑州白馬人也善麻算推步之術武德初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奕表薦之高祖因召令改修舊麻仁均因上表陳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創麻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麻即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為上元之首則合璧連珠懸合於今日其二曰堯典為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麻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却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為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

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即能明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麻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麻莫能符合臣今造麻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麻日蝕或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在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在望前却驗魯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麻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麻命辰起子半度起於虛六度命合辰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麻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麻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以西朏臣今以遲疾定朔永無

唐書音字 傅二句

三

此病經數月麻成奏上號曰戊寅元麻高祖善之武德元年七月詔頒新麻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賜物二百段麻志三年正月望二月後中書令封德彝奏麻術差八月朔當蝕比不效謬麻志六年敕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執甲辰麻法以駁之曰案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畢見舉中者言耳是知中星無定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為成驗也昴西方處中之宿虛為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舉中者即餘六星可知若乃仲春舉鳥仲夏舉火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則餘二方可見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為定朔執文害意不亦謬

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東壁明知昴中則非常準若言
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後代漸差遂至東壁然則堯前七
千餘載冬至之日即便合翼中逾遠彌却尤成不隱且
今驗東壁昏中日體在斗十有三度若昏於翼中日應
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極北去人最近而斗極南去人最
遠在井則大熱在斗乃大寒然堯前冬至即應翻熱及
於夏至便應翻寒四時倒錯寒暑易位以理推尋必不
然矣又鄭康成博達之士也對弟子孫皓云日永星火
只是大火之次三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實正
中也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平望定望由來兩術然三

唐書百千傳七均

四

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義
且日月之行有遲有疾每月一相及謂之合會故晦朔
無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會雖定而部元紀
首三端並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時
有進退履端又皆允協則甲辰元麻爲通術矣仁均對
曰宋代祖沖之久立差術至於隋代張胄元等因而修
之雖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
曉黃道之遷改乃執南斗爲冬至之恒星東井爲夏至
之常宿率意生難豈爲通理夫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
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既差黃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

之說而爲幹運之難乎又案易云治麻明時禮云天子
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尙書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
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隨可知矣又云先時不及時皆
殺無赦先時謂朔日不及時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
定朔之道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
十有五左邱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
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後去聖久遠麻術差違莫能
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
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

唐書百千傳七均

五

延宗之抑止孝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
故有當時之屈今略陳梗概申以明之夫理麻之本必
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
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
餘分普盡還復總會之時也唯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
理因其得盡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即
爲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
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
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既月
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

同日者始可得名為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諸曆不明其
 意乃於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為常而不知
 七曜散行氣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
 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於今日常
 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皮延宗本來不知何承天
 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難耶孝孫以仁均之言為然歷
 九年復詔大理卿崔善為與孝通等較定善為所改凡
 數十條初仁均以武德元年為麻始而氣朔遲疾交會
 及五星皆有加減至是復用上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宏
 元積算其周天度即古赤道也道又執孝通舊說以駁之終不能屈李淳風復駁仁均
 麻十有八事救大理卿崔善為攷二家得失七條改從

曆書百十傳七句

六

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定仁均後除太史令卒官
 傅奕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麻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
 漢王諒及諒舉兵謂奕曰今茲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奕
 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為
 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為災也諒不悅及諒敗由是
 免誅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深禮之及踐祚召拜太
 史丞太史令庾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
 死獄中遂懲其事又恥以數術進乃薦奕自代遂遷太
 史令奕既與儉同列數排毀儉而儉不之恨時人多儉
 仁厚而稱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狀屢會上旨置參

旗并鉞等十二軍之號奕所定也武德三年進漏刻新
 法遂行於時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
 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
 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
 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
 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蓋傷弓
 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
 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
 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
 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二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
 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
 不可不監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
 敷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奕獨是之為眾沮
 得行七年奕上疏請除去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

曆書百十傳七句

七

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啓三塗
 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
 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
 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
 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
 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
 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
 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
 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
 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

降自犧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於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尙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

唐書百十 傅奕

八

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如主潛行誘讒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背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爲是人

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太宗常臨朝謂奕曰佛道元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尙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元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臨終誡其子曰老莊元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爲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

唐書百十 傅奕

九

竊歎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奕生平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究陰陽術數之書而並不之信又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注老子并撰音義又集魏晉已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厯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

麻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疎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據渾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疎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續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

唐書百三十一 李淳風

十

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鼈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元樞為軸以連結玉衡遊筭而貫約規矩又元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元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為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

善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遷太史令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

唐書百三十一 李淳風

十一

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殺之立譬若如此即殺戮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太宗善其言而止淳風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別有役使不因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顯慶元年復以修國史功封昌樂縣男先是太史監候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躋駁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註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高宗令國學行用龍朔二年改授祕閣郎中時戊寅麻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麻改撰麟德麻奏之術者稱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復舊還為太史令年六十九

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祕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
凡十餘部多傳於代子諺新書名該孫仙宗並為太史令

呂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三
年太宗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長
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太宗令侍臣更訪能者中書令溫
彥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
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攷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稱
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為尺八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
各應律管無不諧韻太宗即徵才令直宏文館太宗嘗
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

唐書百三十一 呂才 三

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
焉才尋釋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
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以陰
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
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
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
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為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略
載其數篇其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
人易以宮室蓋取諸大壯迨於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
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

來尙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
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
至如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
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
一姓分屬宮商後有復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
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
之處唯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
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邴
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
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

唐書百三十一 呂才 三

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又檢春
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
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
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謹
案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
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案王充論衡云見骨
體而知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此即祿命之書行之久
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
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
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剿

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勤憂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案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麻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尪弱身合雉陋今案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願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

唐書高祖本紀

古

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案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尙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尙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

唐書高祖本紀

古

檢漢書武帝卽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案後魏書云孝文皇帝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麻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命并驛馬三刑身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曰嗣子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率天下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弑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叙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顧復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已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

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

六

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元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壤其室即平旦而窆不壞其室即日中而窆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

而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即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墳壙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則而人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

唐書卷一百一十

七

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終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

官爵宏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微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對賓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此其義七也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錄顯慶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頓絕使太常增修舊曲才上言曰臣按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

唐書百三十一

十六

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敕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詞又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令取太尉長孫无忌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為送聲合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合韻高宗大悅更作白雪歌詞十六首付太常編於樂府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宏景所撰本

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於代才龍朔中為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著隋紀二十卷行於時子方毅七歲能誦周易毛詩太宗聞其幼敏召見甚奇之賜以縑帛後為右衛鏡曹參軍母終哀慟過禮竟以毀卒布車載喪隨母轎車而葬友人郎餘令以白粥元酒生芻一乘於路隅奠祭甚為時人之所哀惜

唐書百三十一

十九

史臣因孝孫定音律仁均正脈數淳風候象緯呂才推陰陽訂於其倫咸以為裨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宮三代之法秦火籍煬歷代缺其正音而云孝孫復始大可嘆也淳風精於術數能知女主革命而不知其人則所未喻矣呂才覈拘忌之曲學皆有經據不亦賢乎古人所以存而不議蓋有意焉

贊曰祖傳淳才彰往考來裁筠嶰谷運箸清臺推迎幹運圖寫昭回重黎之後諸子賢哉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一

列傳三十一

褚遂良

曾孫珍從新書

韓瑗

來濟

兄恒

上官儀

褚遂良

字登善

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

薛舉僭號署為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

曹參軍貞觀十年自秘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

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

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遂褚良下筆道勁甚

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

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齋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

唐書三十一 褚遂良

一

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悞十五年詔有事太
山先幸洛陽有星孛於太微犯即位遂良言於太宗曰
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
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
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
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曰卿
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
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鑒戒庶幾
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
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

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

太宗以為然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

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時魏王為太宗所愛禮秩如嫡

其年太宗問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中書侍郎岑

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為急

遂良進曰當今四方仰德誰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

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

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

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

敗國家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傳儲宮爰及諸王咸求

唐書三十一 褚遂良

二

正士且事人歲久即分義情深非意窺竊多由此作於
是限王府官僚不得過四考七年太宗問遂良曰舜造
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
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
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
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曰
夫為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
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
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
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

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與歌詠生爲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內年齒尙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取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國土年尙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

唐書卷三 褚遂良

三

數十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人則前事已驗惟陛下詳察太宗深納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因謂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臣百年之後當爲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故當天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執權爲天下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爲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數或有逾於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鑒不遠足爲龜鏡陛

下今日旣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卽日召長孫无忌房元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頻有飛雉集於宮殿之內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雉者鳴於陳倉雉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雞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尋授太子賓客時薛延陀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旣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

唐書卷三 褚遂良

四

聞信爲國本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寧去食而存信延陀曩歲迺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盪平沙塞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內以爲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其懷恩光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其沐和風同食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鴻私許其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之於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於時百僚端笏戎夷左袵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以終日百官會畢亦各有言咸以爲陛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交戰遂不

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君子不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無信而懷慚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勵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信義而撫戎夷莫不忻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胤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聖人乎且又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擊之終不能盡亦猶可北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隋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少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隋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壅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茲含育而常嘔絕域有意遠藩非偃伯興文之道非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

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王虐用其人夫出師弔伐當乘機便今因其弑虐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亂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懾伏爲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旣渡遼指期克捷萬一蹉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隋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

唐書

卷一百一十六

六

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隋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算安肯矢謀由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翼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敕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夙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克平

兇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宏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聲歸聖朝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母邱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眞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

唐書高祖 卷五

七

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帶方元菟海途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據可以爲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陲其於西京逕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番省察太宗不納十八年拜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

唐書高祖 卷五

八

取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旣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土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筭至舟車因之克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宏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宏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卽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

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塗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情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

唐書王 褚遂良 九

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毗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帝志取西域置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魏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絕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

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元天之有日月宏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親樹太子莫不欣欣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地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茂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憊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

唐書王 褚遂良 十

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其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檢校大理卿尋丁父憂解明年起復舊職俄拜中書令二十三年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无忌入臥內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仍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光祿大夫其月又兼太子賓客四年代張行

成爲尙書右僕射依舊知政事六年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召太尉長孫无忌司空李勣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或謂无忌當先諫勇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日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日吾奉遺詔若不盡愚將入遂良謂无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宮必議其事遂良今欲陳諫衆意如何无忌日明公必須極言无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无忌日莫大之罪絕嗣爲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爲皇后公等以爲何如遂良日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憊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

唐書三 褚遂良

七

日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間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帝不悅翼日復言對日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侍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日何帝羞然遂良致笏於殿陛日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武氏從幄後呼長孫无忌日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加刑翼日帝謂李勣日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日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爲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

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貶爲愛州刺史遂良

禍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日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元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勣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奉於武后訖不省明年卒官年六十三遂良卒後二歲

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无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彥甫孫配流愛州殺宏道元年二月

高宗遺詔放還本郡神龍元年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慶爲男一孫耐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遂良曾孫瑒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

唐書三 褚遂良

七

突厥圍北廷詔珍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雍州三原人也祖紹隋太僕少卿父仲良武

德初爲大理少卿受詔與郎楚之等掌定律令仲良言於高祖日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法已來約爲五百若

遠依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苟若徇已豈顧刑名請崇寬簡以允維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

定開皇律行之時以爲便貞觀中位至刑部尙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有節操博學有吏才貞觀

中累至兵部侍郎襲父潁川公永徽三年拜黃門侍郎四年與中書侍郎來濟皆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

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六年遷侍中其年兼太子賓客時高宗欲廢王皇后瑗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欲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為社稷大計無以臣愚不垂採察帝不納明日瑗又諫復諫曰王者立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嘗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悲泣不能自勝帝大怒促令引出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王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議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播休聲於不朽

唐書王韓瑗

主

者也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為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用增感激臣識慚知遠業謝通經載撫愚情誠為未可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宦方淹累稔趨侍陛下俄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憊常睹勤勞之効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茲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明詎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過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凜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嘗有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肝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

在於微細寧得過差況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氓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切詎肯後陛下之德異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宏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臣恐以諛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

唐書王韓瑗

主

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驅逐舊臣而不垂省察乎伏願違彼覆車以收往過垂勸誠於事君則羣生幸甚帝竟不納瑗以言不見用憂憤上表請歸田里詔不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之旨誣奏瑗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實以為外援於是更貶遂良為愛州刺史左授瑗振州刺史四年卒官年五十四明年長孫无忌死敬宗等又奏瑗與无忌通謀遣使殺之及使至瑗已死更發棺驗屍而還籍沒其家子孫配徙嶺表神龍元年

則天遺制令復其官爵自璦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宇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而篤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尤曉時務舉進士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太子承乾之敗太宗謂侍臣曰欲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濟進曰陛下不失作慈父下得盡天年即為善矣帝納其言俄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為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尋轉中書舍人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永徽二年拜中

書門下三品

書侍郎兼宏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四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修國史功封南陽縣男賜物七百段六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時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為宸妃濟密表諫曰宸妃古無此號事將不可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閉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與殷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唯陛下詳察武皇后既立濟等懼不自安后乃抗表稱濟忠公請加賞慰而心實惡之顯慶元年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中書令如故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則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

直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二年又兼太子詹事尋而許敬宗等奏濟與褚遂良朋黨構扇左授台州刺史五年徙庭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眾曰吾嘗挂刑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遂不釋甲冑赴賊沒於陣時年五十三贈楚州刺

史給靈輿還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初濟與高智厚私相與言志處後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厚亦然處約日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遺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

濟兄恒有學行與濟齊名上元中官至黃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日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上官儀字游本陝州陝人也父宏隋江都宮副監因家於江都大業末宏為將軍陳稜所殺儀時幼藏匿獲免

因私度為沙門遊情釋典九精三論兼涉獵經史善屬文貞觀初楊仁恭為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宏文館直學士累遷祕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俄又預

撰晉書成轉起居郎加級賜帛高宗嗣位遷祕書少監

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兼宏文館學士如故

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

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筮羽本以詞彩自達工

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

毀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為當代

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勝與梁王忠抵罪

初武后得志遂牽制

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

之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

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

惡儀始忠為陳王時儀為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遂下

獄而死家口籍没子庭芝歷位周王府屬與儀俱被殺

庭芝有女中宗時為昭容每侍帝草制誥以故追贈儀

為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

天水郡公仍令以禮改葬

史臣曰褚河南上書言事豐豐有經世遠略魏徵王珪

之後骨鯁風彩落落負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名臣事業

河南有焉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

婦人之言聖哲懼罹其禍況二佞據衡軸之地為正人

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況於君

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生平之言哉而

韓來諸公可謂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

贊曰褚公之言和樂惜惜鍾石在簾動成雅音二狝雙

吠三賢一心人皆觀望我不浮沉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一 上官儀

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列傳三十三

崔敦禮

盧承慶

弟承業 弟子齊

劉祥道

父林甫 子齊賢

李敬元

弟元素

李義琰

子巢從新書增

從弟義琛

義琛子紹

孫處約

子佺

樂彥璋

子思晦

趙仁本

崔敦禮

字安

雍州咸陽人隋禮部尚書仲方孫也其先

本居博陵世為山東著姓魏末徙關中敦禮本名元禮

高祖改名焉頗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蘇子卿之為人武

德中拜通事舍人九年太宗使敦禮往幽州召盧江王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一

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京師之事敦禮竟無異詞太宗

聞而壯之遷左衛郎將賜以良馬及黃金雜物貞觀元

年擢拜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頻使突厥累轉靈州都

督二十年徵為兵部尚書又奉詔安撫回紇鐵勒部落

時延陁寇邊敦禮與英國公李勣擊破之置祁連州又

有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為其下所殺詔敦禮往就部

落綏輯之因立其嗣子而還敦禮深識蕃情凡所奏請

事多允會永徽四年代高季輔為侍中累封固安縣公

仍修國史六年加光祿大夫代柳奭為中書令尋又兼

檢校太子詹事敦禮以老疾屢陳乞請退顯慶元年拜

太子少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敕召其子新書定襄都

督府司馬餘慶使侍其疾尋卒年六十餘一作弟高宗舉

哀於東雲龍門賜東園祕器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

都督陪葬昭陵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諡曰昭子

餘慶官至兵部尚書敦禮孫貞慎神龍初為兵部侍郎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范陽人隋武陽太守思道孫也父赤

松大業末為河東令與高祖有舊聞義師至霍邑棄縣

迎接拜行臺兵部郎中武德中累轉率更令封范陽郡

公尋卒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少襲父爵貞觀初為

秦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辨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二

擢拜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

多少之數承慶叙夏殷以後迄於周隋皆有依據太宗

嗟賞久之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

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

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俄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承

慶初為褚遂良所構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遂良俄

又求索承慶在雍州舊事奏之由是左遷簡州司馬歲

餘轉洪州長史會高宗將幸汝州之温湯擢承慶為汝

州刺史入為光祿卿顯慶四年代杜正倫為度支尚書

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坐度支失所出為潤州刺史再

遷雍州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總章二年代李乾祐為

刑部尚書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三

年病卒年七十六臨終誠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猶朝之

有暮吾終斂以常服晦朔常饌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

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塗漆而已有棺

無椁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贈

幽州都督諡曰定

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濟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日寵辱不驚者中上其能著人善類如此

弟承業亦有學識貞觀末官至雍州長史檢校尚書左

丞兄弟相次居此任時人榮之俄坐承慶事左遷忠州

唐書卷五十三 盧承慶 三

刺史顯慶初復為雍州長史前後皆有能名三遷左肅

機兼掌司列選事賜爵魏縣子總章中卒於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贈洛州刺史諡曰簡

承業弟承泰齊州長史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為雍州錄

事參軍時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旭擇僚吏堪為御史

者季旭以問齊卿薦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

又崔湜咸陽丞倪若水蓋屋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

後皆至大官齊卿開元初為幽州新書刺史時張守珪

為果毅齊卿禮接之謂曰十年內當知節度果如其言

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鑑齊卿好酒飲至斟餘不亂寬

厚可親士友以此善之累遷太子詹事封廣陽縣公尋

卒承慶弟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也父林甫武德初為內史舍

人時兵機繁速庶事草創高祖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

幹見稱尋詔與中書令蕭瑀等撰定律令林甫因著律

議萬餘言久之擢拜中書侍郎賜爵樂平男貞觀初再

遷吏部侍郎初隋代赴選者以十一月為始至春即停

選限既促選司多不究悉時選人漸眾林甫奏請四時

聽選隨到注擬當時甚以為便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

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甫

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隋之高孝基

三年病卒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

十疋祥道少襲父爵永徽初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吏

部侍郎顯慶三年遷黃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道以

銓綜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曰今之選

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傷多也雜

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修之士猶或罕有

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即知共釐務者善

人少而惡人多有國以來已四十載尚未刑措豈不由

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選趨走几案之

問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則難知斗筭之材何其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司試判訖簡爲四等奏聞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狀可責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冀入流不濫官無冗雜且令胥徒之輩漸知勸勉其二曰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謹約準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

唐書直主 劉祥道 五

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其餘兩倍又常選放還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其三曰儒爲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徧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誘掖之方理實爲備而獎進之道或未周但永徽已來於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

綸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爲獎進之道未周其四曰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聞有秀才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人將薦賢之道未至寧可方稱多士遂閒斯人望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爲朝廷惜之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卽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

唐書直主 劉祥道 六

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其六曰尙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但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尙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明年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多爲政之弊高宗遣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時公卿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祥道尋以修禮功進封陽城縣侯四年遷刑部尙書每覆大獄必獻欵累歎奏決之日爲之再不食龍朔元

年權檢校蒲州刺史三年兼檢校雍州長史俄遷右相

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 祥道性謹慎既居宰相

深懷憂懼數自陳老疾請退就閑職坐與上儀善俄轉司禮

太常伯罷知政事麟德二年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

舊禮皆以太常卿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祥道駁曰昔

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

皆為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理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

無乃徇虛名而忘實事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司空徐王

元禮為亞獻祥道為終獻事畢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

年又上表乞骸骨優制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

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子齊賢襲爵

齊賢初自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

之時將軍史興宗嘗從帝於苑中弋獵因言晉州出好

鶴劉齊賢見為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覓鶴

人耶卿何以此待之遂止齊賢後避章懷太子名改名

景先永淳中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天

臨朝代裴炎為侍中及裴炎下獄景先與鳳閣侍郎胡

元範抗詞明其不反則天甚怒之炎既誅死景先左遷

普州刺史未到又貶授吉州長史永昌年為酷吏所陷

繫於獄自縊死仍籍沒其家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景先自祖父

三代皆為兩省侍郎及典選又叔父吏部郎中應道從

父弟禮部侍郎令植等八人前後為吏部郎中員外有

唐已來無有其比云

李敬元亳州譙人也父孝節穀州長史敬元博覽羣書

特善五禮貞觀末高宗在東宮馬周啟薦之召入崇賢

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讀之敬元雖風格高峻有不可

犯之色然勤於造請不避寒暑馬周及許敬宗等皆推

薦延譽之乾封初歷遷西臺舍人宏文館學士總章二

年累轉西臺侍郎兼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兼檢

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時務才敬元以曹

事委之仁禕始造姓厓改修狀樣銓厓等程式處事勤

勞遂以心疾而卒敬元因仁禕之法典選累年銓綜有

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元

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

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

身負殿累略無差殊時人咸服其強記莫之敢欺選人

有杭州參軍徐太元者初在任時同僚有張惠犯賊至

死太元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惠賊數既少

遂得減死太元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敬元知而大嗟

賞之擢授鄭州司功參軍太元由是知名後官至祕書

少監申王師以德行為時所重敬元賞鑒多此類也咸亨二年授中書侍郎餘並如故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吏部侍郎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監修國史上元二年拜吏部尚書仍依舊兼太子左庶子監修國史同中書門下三品敬元久居選部人多附之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又與趙郡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高宗知而不悅然猶不彰其過儀鳳元年代劉仁軌為中書令封趙國公調露元年吐蕃入寇仁軌先與敬元不協遂奏請敬元鎮守西邊敬元自以素非邊將之才固辭高宗謂曰仁軌若須朕

唐書五十三 李敬元 九

朕即自往卿不得辭也竟以敬元為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率兵以禦吐蕃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及將戰副將工部尚書劉審禮先鋒擊之敬元聞賊至狼狽却走審禮既無繼援遂沒於陣俄有詔留敬元於鄯州防禦敬元頓承風嶺又阻溝淖莫能前賊屯高元始得至鄯州又敬元累表稱疾乞還醫療許之既入職涅川遂大敗見驗疾不重高宗責其詐妄又積其前後愆失貶授衡州刺史稍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兗州都督諡文憲撰禮論六十卷正論三卷文集三十卷子思冲守一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

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敗見殺籍沒其家守一鄭令孫紳別傳敬元弟元素亦有吏才初為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辭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延載元年自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萬歲通天二年坐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交結為武懿宗所陷被殺神龍初雪免

唐書五十三 李義琰 十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元道族孫也其先自隴西徙山東世為著姓父元德瘦陶令義琰少舉進士累補太原尉時李勣為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風懼義琰獨廷折曲直勣甚禮之義琰麟德中為白水令有能名拜司刑員外郎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天后預知國政高宗嘗欲下詔令后攝知國政義琰與中書令郝處俊固爭以為不可事竟寢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章懷太子之廢也高宗慰勉官僚盡捨罪令復其位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璿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璿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為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意哉義璿曰凡人仕為

丞尉卽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偏下也義琰
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
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爲霖
兩所腐而棄之義琰後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高
宗知而怒曰豈以身在樞要凌蔑外家此人不可更知
政事義琰聞而不自安以足疾上疏乞骸骨乃授銀青
光祿大夫聽致仕及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下祖餞於
通化門外時人以此漢之二疏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
義琰自以失則天意恐禍及固辭不拜四年卒於家子
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絕其交遊後
亡走關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

唐書三李義琰

二

爽韓瑗獄遷殿中上書件旨貶龍編主簿
義琰從祖弟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
宗召羣御史至日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
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
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促
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旬旬
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永淳初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
饑高宗令貧人散於商鄧逐食義琛恐黎人流轉因此
不還固爭之由是忤旨出爲梁州都督轉岐州刺史稱
爲良吏卒官子緒爲柏人令有高宗時宰相又有孫處
仁政縣爲立祠約樂彥璋趙仁本並有名跡
孫處約者汝州郟城人也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既

失德處約數上書諫之祐既誅太宗親檢其家文疏得
處約諫書甚嗟賞之累轉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
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
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處約以預修太宗實錄成賜物
七百段三遷中書侍郎與李勣許敬宗同知國政尋避
中宮諱改名茂道坐事左轉司禮少常伯顯慶中拜少
司成以老疾請致仕許之尋卒子佺睿宗時爲左羽林
大將軍征契丹戰沒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
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梯領之次冷礪楷洛與大醜戰不
勝壯校皆沒佺氣概乃給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
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醜大醜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
不欺佺聚軍中幣萬餘疋悉袍帶并與之大醜知佺

唐書三孫處約樂彥璋

三

詐好語勸引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
死者數萬佺以梯同見獲送默啜所殺之
樂彥璋者字德雍州長安人顯慶中爲給事中時故侍
中劉洎之子詣闕上言洎貞觀末爲褚遂良所譖枉死
稱冤請雪中書侍郎李義府又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
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彥璋獨進曰劉洎大臣舉措
須合軌度人主暫有不預豈得卽擬負國先朝所責未
是不愜且國君無過舉若雪洎之罪豈可謂先帝用刑
不當乎然其言遂寢其事彥璋尋丁憂起爲唐州刺史
及入辭高宗記其言直復拜東臺舍人累遷西臺侍郎
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元年代劉仁軌爲大司憲官名復

舊改為御史大夫上元三年卒贈秦州新書都督永昌年以子思晦貴重贈揚州大都督思晦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兼檢校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為酷吏所殺

趙仁本者陝州河北人也貞觀中累轉殿中侍御史自義寧已來詔敕皆手自纂錄臨事皆暗記之甚為當時所伏會有敕差一御史遠使同列遞相辭託仁本越次請行言於治書侍御史馬周曰食君之祿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險所不敢辭也及迴事又稱旨擢吏部員外郎乾封中歷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司列少

唐書百三十一 趙仁本 三

常伯知政事如故時許敬宗為右相頗任權勢仁本拒其請託遂為敬宗所構俄授尚書左丞罷知政事成亨初卒官

史臣論曰崔盧數公皆以忠清文行致位樞要恪恭匪懈以保名位誠所謂持盈守成太平之君子然敬宗之擢太元可謂能舉善者矣義政腐材而不營第舍可謂有儉德矣彥瑋獨過姦臣仁本請當遠使終昇輔相不亦宜乎

贊曰盧劉兩族奕世名鄉二李二樂俱號公清權臣獨抗美第不營以茲輔弼無愧德聲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唐書百三十一

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三

列傳三十三

許敬宗 字延伯 子昂 昂子彦 李義府 子港

許敬宗 字延族 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為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同為管記武德初赤牒擬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 喜謂所親曰仕宦不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縲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眾或指之敬宗

唐書卷三十三 許敬宗

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中書令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太宗大破遼賊於駐驛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先是庶人承乾廢黜官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刑往哲寬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尚於茲竊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

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陰結

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禍生膚表非可防萌宮內百僚迴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袁絲不坐於劉渢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樂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其誅夷臣以賢良荷彼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楊勇之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稱為美談而今張元素令狐德棻趙宏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礪操有雅望於當

唐書卷三十三 許敬宗

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扑或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概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宏由是元素等稍得叙用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嗣位代于志寧為禮部尚書敬宗嫁女於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為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入為衛尉卿加宏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復拜禮部尚書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贊成其計 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廢獲十斛麥尚欲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 長孫无忌褚遂良韓瑗等並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並流死於嶺外

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冊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為冀州刺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為昆明滇池所閉欲伐昆明國故因鑄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符三年事也帝因合敬宗與宏文館學士具檢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其年代李義府為中書令

唐書卷三十三 許敬宗

三

任遇之重當朝莫比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為右相加光祿大夫三年冊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舊監

修國史 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賈德元此謂帝邱何也德元不對敬宗儼曰臣能知之
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為寒浞所滅后縉方娠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為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邱徙居之左氏稱相奪子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邱臣聞有德者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於濟源今濟與滎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導流於濟源今濟入於河今自滎至温而入河自此地而南而西而南出為滎又洑而自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洑為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會於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

唐書卷三十三 敬宗

四

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元不能對吾恥之德元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强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實之不強善乎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為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為九隴曲叙門閥妄加功績并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為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為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无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已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

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總知其事前後

賞賚不可勝紀敬宗管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敬宗好

色無度其長子昂頗有才藻歷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

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

與通烝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請流於

嶺外顯慶中表乞昂還除虔化令尋卒咸亨元年抗表

乞骸骨詔聽致仕仍加特進俸祿如舊三年薨年八十

一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

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并拱中詔配饗高宗廟廷

文集八十卷太常將定諡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以

唐書五十五 許敬宗 五

才昇歷居清級然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

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圭斯玷有

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

諡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不勝其恥與思古大相

忿競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改諡官太常博士

王福時議曰諡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

使嫌隙是實卽合據法推繩如其不虧直道義不可奪

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

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令虛設將謂禮院無

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諡議爲定戶部

尙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諡爲

繆答曰昔晉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諡爲繆醜公

何曾旣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况敬宗

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氏而諡之爲

繆無負於許氏矣時有詔令尙書省五品已下重議禮

部尙書袁思敬議稱按諡法旣過能改曰恭請諡曰恭

詔從其議旣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仇耳彥伯慙而止彥伯昂之

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筆多合彥伯代作嘗戲昂不及若兒答曰又納婢妾讒言奏流於嶺表後遇赦得

還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唐書五十五 許敬宗 六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其祖爲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

永泰貞觀八年劍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

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侍

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尋除監察御史又敕義府以本

官兼侍晉王及昇春宮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士

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義府嘗

獻承華箴其辭曰遂初冥昧元氣氤氳二儀始闢三才

旣分司乾立宰出震爲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墳功成揖

讓事極華勳肇興夏啓降及姬文咸資繼德永樹高芬

百代沿襲千齡奉聖粵若我后丕承寶命允穆三階爰

齊七政時雍化洽風移俗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震維
標德離宮體正寄切宗祧事隆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
輔業光啓誦藝優千羽九載崇儒三朝問豎歷選儲儀
遺文在斯望試登俎高諭喬枝俯容思順非禮無施前
修盛業來哲通規飭躬是蹈則啟問風馳立志或爽則
元猷日虧無恃尊極修途難測無恃親賢失德靡全勿
輕小善積小而名自聞勿輕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佞諛
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監言斯屏儲業攸
昌竊惟令嗣有殊前事雖以貴以賢而非長非次皇明
瞻德超倫作貳匪懋聲華莫酬恩異匪崇徽烈莫符天

慶曆書 李義府 七

志勉之又勉光茲守器下臣司箴敢告近侍太子表上
其文優詔賜帛四十疋又令預撰晉書高宗嗣位遷中
書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國史加宏文館學士高宗將立
武昭儀為皇后義府嘗密申協贊為長孫无忌所惡奏
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瘦而智善
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肯
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
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
馬詔書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留復侍 告新書紀表
知政
事
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義府貌狀温恭與人語必
娛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
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

亦謂之李貓新書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
爵為侯有洛州婦人淳于氏坐姦繫於大理義府聞其
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為別宅婦特為雪其罪卿段
寶元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
死詔給事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鞠治義 侍御史王義方
府且窮逼正義獄中以絕始謀
廷奏義府犯狀義府不引咎也 因言其初容貌為劉洎
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為萊州司
戶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
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
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

慶曆書 李義府 八

前實以為愧尋兼太子左庶子二年代崔敦禮為中書
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並如故尋加太子
賓客進封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德晟為魏州刺
史諸子孩抱者並列清官詔為造甲第榮寵莫之能比
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壻賣官鬻爵其門
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動朝野自永徽後御史多
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 初杜正倫為中書侍
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却
郎義府時任典儀至是乃與杜正倫同為中書令正倫
每以先進自處不下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
倫共圖議義府更相伺察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

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左貶義府為普州刺史正倫為橫州刺史友益配流峯州四年復召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自餘官封如故龍朔元年丁母憂去職二年起復為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尋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希節私課丁夫車牛為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希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轎輜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

唐書卷三 李義府

九

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義府本無藻鑑才怙武后之勢專以賣官為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讟時殷王初出閣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三年遷右相殷王府長史仍知選事並如故義府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帝頗知其罪失從容誠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誠勗勿令如此義府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眈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亦優容之初

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為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義府既貴之後又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叙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叙昭穆及義府出為普州刺史遂即除削義府聞而銜之及重為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詣練門闕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

唐書卷三 李義府

十

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元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由是縉紳士大夫多恥被甄叙皆號此書為勳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為婚姻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為婚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歛更急切義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給哭假義府輒微

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登古塚候望哀禮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眚陰懷異圖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无忌之孫延謂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新書七十萬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皆有實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洩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

唐書三十三 李義府 七

可除名長流嶧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姦淫是務賄賂無厭交遊非所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可除名長流振州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干牛備身洋子婿少府主簿柳元貞等皆憑恃受職並除名長流延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為之語曰今日巨唐年還誅四凶族四凶者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者謂此也乾封元年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發疾而卒年

五十餘三文集三十卷傳於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尋亡失自義府流放後朝士常憂懼恐其復來及聞其死於是始安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如意元年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元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贊之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元益州大都督德儉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長安元年又賜義府子左干牛衛將軍湛及敬宗諸子實封各三百戶義元子司賓卿基德儉子殿中監璿實封各二百五十戶善業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

唐書三十三 李義府 十二

二百戶睿宗即位景雲元年並停義府等六家實封義府少子湛字典宗年六歲時以父貴授周王文學神龍初累遷右散騎常侍襲封河間郡公時鳳閣侍郎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遂引湛為左羽林將軍令與敬暉等啓請皇太子備陳將誅易之兄弟意太子許之及兵發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元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

棄家族共宰相同心戮力匡輔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
 懇誠而欲陷之鼎鑊湛等微命雖不足惜殿下速出自
 止遏太子乃馳馬就路湛從至元武門斬關而入率所
 部兵直至則天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因奏臣等奉令
 誅逆賊易之昌宗恐有漏洩遂不獲預奏輒陳兵禁掖
 是臣等死罪則天謂湛曰卿亦是誅易之軍將耶我於
 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則天移就上陽宮因留湛宿
 衛中宗卽位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加實封通
 前滿五百戶頃之復授左新書散騎常侍賜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
刺史歷洛累轉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元初十卒贈幽州
絳二州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李義府

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為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為貶云崔義元別有傳

史臣曰許高陽武德之際已為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
 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羈旅徒步六七年間
 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奧周洎無以過
 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
 及屬嗣君冲暗嬖妾姦邪阿附豺狼窺圖權軸人之兇
 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
 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贊曰貞觀文士高陽河間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
 筆得位由姦為虎傳翼卽又胡顏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三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一四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四

列傳三十四

郭孝恪

子待詔 待聘

待封

張儉

兄大節

弟延師

蘇定方

薛仁貴

程務挺

父名振

張士貴

趙道興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也少有志節隋末率鄉曲數百人附於李密密大悅之謂曰昔稱汝穎多奇士故非謬也令與徐勣守黎陽後密敗勣令孝恪入朝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眾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

唐書五十四 郭孝恪

官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運阻絕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為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計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歷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入為太府少卿轉左驍衛將軍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士流與流配及鎮兵雜處又限以沙磧與中國隔絕孝恪推誠撫御大獲其歡心初王師之滅高昌也制以高昌所虜焉耆生

口七百盡還之焉耆王尋叛歸欲谷可汗朝貢稀至今孝恪伺其機便因表請擊之以孝恪為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孝恪夜襲其城虜其王龍突騎支太宗大悅璽書勞之曰卿破焉耆虜其偽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絕域地阻天山恃遠憑深敢懷叛逆卿望崇位重報効情深遠涉沙場龔行罰罪取其堅壁曾不崇朝再廓遊魂遂無遺寇緬思竭力必大艱辛超險成功深足嘉尚俄又以孝恪為崑邱道副大總管以討龜茲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餘軍分道別進龜茲國相那利率眾遁逃孝恪以城外未

唐書五十四 郭孝恪

二

賓乃出營於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為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為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為虞那利等果率眾萬餘陰與城內降胡表裏為應孝恪失於警候賊將入城鼓譟孝恪始覺之乃率部下千餘人入城與賊合戰城中人復應那利攻孝恪孝恪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復出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賊竟退走將軍曹繼叔復拔其城太宗聞之初責孝恪不加警備以致顛覆奪其後又憐之為其家舉哀高宗即位追贈安西都護陽翟郡公待詔贈游擊將軍仍賻物三百段孝恪性

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帳完具嘗以遺
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尒社尒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
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為寇虜所屠可謂自貽
伊咎耳次子待封高宗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咸亨中
與薛仁貴率兵討吐蕃於大非川戰敗滅死除名少子
待聘長安中官至宋州刺史

張儉字師約雍州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公威之孫也

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即高祖之從甥也高祖起儉以功

除右衛郎將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

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敕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屯田歲致穀
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餒州
境獨安後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
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
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
拘責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
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為使就觀動靜儉單
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啟頽而
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
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

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

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靺鞨諸蕃切

矜高麗引眾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略盡復拜營州都

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行抄掠儉軍至遼西

為遼水汎漲久而未渡太宗以為畏懦召還儉詣洛陽

謁見面陳利害因說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太宗甚悅仍

拜行軍總管兼領諸蕃騎卒為六軍前鋒時有獲高麗

侯者稱莫離支將至遼東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

莫離支竟不敢出儉因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

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賞賜甚厚其後改東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

夷校尉為東夷都護仍以儉為之永徽初加金紫光祿

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十諡曰密

儉兄大師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

儉弟延師永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延師

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

以此稱之龍朔三年卒官贈荊州都督諡曰敬陪葬昭

陵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棨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

人榮之號為三戟張家

蘇定方名烈以字行冀州武邑人也後徙始平父邕大業末率鄉

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

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

賊首張金稱於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卿於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眾鄉黨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為子雅賢俄又為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為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散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走散餘眾俯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侯中郎將永徽中轉左衛勳一府中郎將

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軍臨清縣公

蘇定方

五

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眾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匹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云耳何為此事自今正可結為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為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為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是

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為大將間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死後得除名明年擢定方為行軍大總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為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俛斤嬾獨祿以眾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進至突騎

蘇定方

六

施部賀魯率胡祿屋闕啜懾舍提啜啜鼠尼施處半啜處木昆屈律啜五努失畢兵馬眾且十萬來拒官軍定方率回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率步卒據原攢稍外向親領漢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努失畢悉眾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餘五咄六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於步真於是西蕃悉定唯賀魯及啞運率其牙內餘眾而奔定方追之復大戰於伊麗水上殺獲略盡

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

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合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歸萬人悉賀魯及啞運十餘騎連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至於石國禽之而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爲州縣極於西海定方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疎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匹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

蘇定方

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爲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特勒獻之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論陛下意許以葱嶺以西悉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眞邑五百戶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新書作神邱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成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於岸上擁陣水

陸齊進飛檄鼓譟直趨其都去城二十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卽擅爲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於是泰開門頓顙其大將彌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爲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於東都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爲尙輦奉御定方俄遷

蘇定方

左武衛大將軍未幾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興言及此不覺嗟悼遽下詔贈大將軍幽州都督諡曰壯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貞觀末太宗君蓋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

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
 五萬新書二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
 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
 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乘
 之賊乃大潰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為誰
 特引見賜馬兩匹絹四十疋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
 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
 舊將並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
 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遷右領軍郎將依舊北門
 長上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獫至衝突元

唐書二四薛仁貴

九

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
 登門枕叫呼以驚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
 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呼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於
 是賜御馬一匹蘇定方之討賀魯也於是仁貴上疏曰
 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伏今泥熟
 仗素幹不伏賀魯為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
 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
 資即是矜其在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
 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於是泥熟等
 請隨軍効其死節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

唐書四薛仁貴

一

經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
 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大將温沙門新書温沙多門戰於橫
 山仁貴匹馬先入莫不應茲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
 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
 手不能舉便生禽之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禽
 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拜左武衛將軍以功封河東
 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將
 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
 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
 賜之時九姓有眾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
 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為後
 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眾禽其偽葉護兄弟三
 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為邊患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
 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騎
 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馳
 絕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食比入塞餘
 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為妾多納賕遺為有司
 功見原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眾內附高宗遣將
 軍龐同善高保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
 善等詔仁貴統兵為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為賊所襲
 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為

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新書五千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男生相會高宗手敕勞之曰金山大陣兇黨實繁卿身先士卒奮不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賈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業全此令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懼一時送款仁貴便並海略地與李勣大會軍於平壤城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

唐書高麗傳 薛仁貴

七

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卹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成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嘗爲鄯城鎮守恥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澀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回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並留柵內吾等輕脫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略盡收其牛羊萬

餘頭迺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邀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歎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官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揮耶於是起授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血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馳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皆奔散不敢當之其年永淳二年仁貴病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將軍官造靈輿并家口給傳還鄉子訥別有傳

唐書高麗傳 薛仁貴

七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

樂令甚有能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棄建德歸國高祖
遙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縣俘其
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
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為之設齋以報其恩及
建德敗始之任俄而劉黑闥陷洺州名振復與刺史陳
君賓自拔歸朝母潘妻李在路為賊所掠沒於黑闥名
振又從太宗討黑闥時黑闥於冀貝滄瀛等州水陸運
糧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毀其舟車黑闥
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黑闥平名振請手斬黑闥
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平郡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程務挺

七

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累轉洺州刺史太宗將征
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
詰之名振酬對逾辨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
我前每見別嗔餘人猶顏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
來責讓而辭理縱橫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授
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
衆稱為名將永徽六年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
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殺獲甚衆後歷晉蒲
二州刺史鐸方道行龍朔二年卒贈右衛大將軍諡曰
烈務挺少隨父征討以勇力聞遷右領軍衛中郎將突

厥六萬永隆中突厥史伏念反叛定襄道行軍總管李
文暕曹懷舜竇義昭等相次戰敗又詔禮部尚書裴行
儉率兵討之務挺為副將仍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
於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元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懼
不能支遂間道降於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中書令裴炎
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非行儉之功伏念遂伏誅
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綏州城
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偽稱尊號署
百官又進寇綏息殺掠人吏焚燒村落詔務挺與夏州
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進攻其城拔之生禽白鐵余盡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程務挺

十四

平其餘黨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副
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檢校右羽林軍張虔勗同受則
天密旨率兵入殿庭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為皇帝
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為尚乘奉御務挺
泣請回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
馬務忠為太子洗馬又明年以務挺為左武衛大將軍
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
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
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
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皆

潛相應接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為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貞觀永徽間軍將又有張士貴趙道興狀跡可錄

張士貴者號州盧氏人也本名忽肆善騎射膂力過人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虛發大業末聚眾為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

號為忽肆賊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款拜右

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號州

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晝遊耳尋入為右武侯新書

右屯衛將軍貞觀七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

唐書言張士貴

五

曰聞公親當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號國公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

興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為稱職太

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

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賜爵天水

縣子其父時解字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道興嘗自指

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為朝

野所笑傳為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皎亦為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吾為時所稱

史臣曰孝恪機鈐果毅協草昧之際樹勲建策有傑士之風然而務奢為恒既未盡善舉眾失律不其惑與張公經略有天然才度務稽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才未盡邢國公神略翕張雄謀戡定輔平屯難始終成業疏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為一時之傑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協以敗全略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

唐書言趙道興

六

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有父風英槩輔時克繼洪烈然而苟預廢立竟陷讒構古之言曰惡之來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興逢時立効得盡義勇以觀厥成而繼父風槩三代執金不亦美乎贊曰五將雄雄俱立邊功張蘇二族功名始終郭薛務挺微功奮命垂則窮邊兵無常勝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五

列傳三五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

子光庭 光庭子種 種以下皆從新書增

種子倩

倩子均

韓思彥

從新書增 子琬

劉仁軌

字正

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

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

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

草因為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參軍稍除

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

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誠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

唐書三五 劉仁軌

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

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櫟陽丞貞觀十四年

太宗將幸同州校獵屬收穫未畢仁軌上表諫曰臣聞

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

王詢於芻蕘殷后謀於版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

功宣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

夕克念百姓為心一物失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

幸同州教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

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元黃巨野十分纔收

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

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

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為狼

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

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與輪徐動公私交泰

太宗特降璽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

朕甚嘉之尋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為李義府所惡顯慶四年

出為青州刺史五年太宗征遼義府欲罪仁軌令仁軌監統水

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既平

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

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安撫其餘眾文度濟海病卒百

唐書五十五 劉仁軌

濟為僧道琛舊將福信率眾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為

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文

度統眾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鬪而前仁軌

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

城尋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

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

壤不克而還高宗敕書與仁軌曰平壤軍回一城不可

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

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汎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

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

也况在滄海之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貳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妖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旣無備何攻不克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聞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纔接兇逆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旣回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通藪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卽爲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兇暴殘虐過甚餘豐

唐書卷五十一 劉仁軌 三

猜惑外合內離鴟張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師旣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克周留則

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回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

唐書卷五十一 劉仁軌 四

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背我必滅因機立効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其妻子走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詔留仁軌勒兵鎮守初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彫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修錄戶口署置官長開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頌宗廟忌諱立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各安其業於是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略高麗仁願旣至京師上

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上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賚其妻子遣使降璽書勞勉之仁軌又上表曰臣蒙陛下曲垂天獎棄瑕錄用授之刺舉又加連帥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効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具狀封奏伏願詳察臣看見在兵募手脚沈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効臣問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

唐書卷五 劉仁軌

五

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停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回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已後征役身死更不惜問往前渡遼海者即得一轉勳官從顯慶五年已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參逐官府者東西藏避並即得脫無錢參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來顯慶五年破百濟勳及向平壤苦戰勳當時將軍號令並言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泊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求住不

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為征役蒙授勳級將為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勳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為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問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三年在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勸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

唐書卷五 劉仁軌

六

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勳及平百濟向平壤功效除此之外更相褒賞明敕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

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嘆伏唯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為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為甲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仁願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獲等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

唐書卷五十五 劉仁軌

二

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仍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也是以仁願為不忠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眾扶餘勇扶餘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為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麻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高宗甚悅擢拜大司憲乾封元年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為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浪江道總管副司空李

勣討平高麗總章二年軍回以疾辭職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咸亨元年復授隴州刺史三年徵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為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為公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上元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依舊監修國史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仁軌每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敬元抑之由是與敬元不協仁軌知敬元素非邊將才冀欲中傷之上言西蕃鎮

唐書卷五十五 劉仁軌

八

守事非敬元莫可高宗遽命敬元代之敬元至洮河軍尋為吐蕃所敗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幾以老乞骸骨聽解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監國遣仁軌與侍中裴炎中書令薛元超留輔太子二年太子赴東都又令太孫重照京師留守仍令仁軌為副則天臨朝加授特進復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仁軌復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賁璽書往京慰諭之曰今日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表辭衰疾

怪望既多徧徨失據又云吕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况公在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垂拱元年從新令改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薨年八十四新書八十五則天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弔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符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辭以

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郎將裴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即日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

初為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仁軌身經隋末之亂斬其見聞著行年記行於代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為酷吏所陷被殺妻子籍沒中宗即位以仁軌春官舊僚追贈太尉濬子冕新書名冕開元中為祕書省少監給事表請為仁軌立碑謚曰文獻史臣韋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為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於今未弭而戴氏之勳無所聞

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且劉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貽國之恥忠恕之道豈其然乎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妻父許紹據硤州歸國以功授滁州刺史封饒山縣公處俊年十歲餘其父卒於滁州父之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疋悉辭不受及長好讀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襲爵饒山縣

公兄弟篤睦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恥為王官遂棄官歸耕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為沮江道大總管以處俊為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糧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為君上者以天下

公兄弟篤睦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恥為王官遂棄官歸耕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為沮江道大總管以處俊為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糧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為君上者以天下

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謂處俊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為太寬荆軻匹夫耳而七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

唐書卷五十五 郝處俊

十一

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王修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於位人之攸暨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謂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膏肓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

婆羅門僧那羅爾娑麻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効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唯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為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尋而官名復舊處俊授黃門侍郎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轉中書侍郎四年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焯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歛衽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唯叙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博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擢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事史臣宜載處俊乃表左右史李仁實欲明整偽辭會

唐書卷五十五 郝處俊

十一

仁實死 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諱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為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遂令止之尋代閻立本為中書令歲餘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三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事與宰相議

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於天下則取怪於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族伏乞特垂詳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唯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儀鳳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並依舊知政事監修國史四年代張文瓘為侍

唐書卷五十五 郝處俊

三

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匡益甚得大臣之體侍中平恩公許圜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疋特授奉義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田彭處俊遷太子少保開耀元年薨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高宗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翫雖極知無益然常人不能抑情棄舍皆好尚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始不渝雖非元勳

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國忘家今既云亡深可傷惜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令百官赴哭給靈輿并家口遷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倘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處俊孫象賢垂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言多不順則天大怒令斬訖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

唐書卷五十五 郝處俊

四

焚焚屍體處俊亦坐斲棺毀柩自此法司每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後加刑訖於則天之代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

州刺史瑯琊郡公祖定高隋書裴仁基傳無高字馮翊郡守襲封

瑯琊公父仁基隋左光祿大夫陷於王世充後謀歸國

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以門蔭

補宏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

方為大將軍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顯慶三年

六遷長安令時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

以為國家憂患必從此始與太尉長孫无忌尚書左僕

射褚遂良私議其事大理袁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
譖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
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
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舊改爲吏部侍郎與李
敬元馬載爲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爲裴
李時稱裴馬行儉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
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
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
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
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

裴行儉

五

虞世南耳二年吐蕃背叛詔行儉爲洮州道左二軍總
管尋又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儀
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匭延都支及李遮匭扇動蕃
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者欲發兵討之行儉建議曰
吐蕃叛渙干戈未息敬元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爲西
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充質在京望差使
往波斯冊立卽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
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途經
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
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遙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

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至
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
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
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
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
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
者僅萬人行儉假爲畋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
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
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匭通謀
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

裴行儉

五

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禽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
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
虜遮匭途中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匭使同來行儉釋遮
匭行人令先往曉諭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匭尋復來
降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
匭而還高宗廷勞之曰比以西服未寧遣卿總兵討逐
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權略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
而兇黨殄滅伐叛柔服深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
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卽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
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傳反單于管內

二十四州並叛應之衆數十萬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反爲所敗於是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暉等總三十餘萬連亘數千里並受行儉節度唐世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敢近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裴行儉

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崗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莫不歎伏賊衆於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僞可汗泥熱匍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依狼山行儉既回阿史那伏念又僞稱可汗與温傳合勢鳩集餘衆明年行儉復總諸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温傳令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

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温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軍使迎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温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總管程務挺張虔勗上言伏念爲子營逼逐又磧北回紇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由是行儉之功不錄斬伏念及温傳於都市行儉歎曰渾濬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以勳封聞喜縣公永淳元年十姓僞可汗車薄反叛詔復以行儉爲金牙道大總管率十將軍以討之師未行其年四月行儉病卒年六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裴行儉

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新書宰相世系表作憲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中宗卽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於代又撰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克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祕書監武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內行儉通曉陰陽算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元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

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勳未知名因調遷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晉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行儉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敕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旬大獲瓊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

唐書百五十五 裴行儉

九

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更不形顏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皿三千餘事馳馬稱是並分給親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少子光庭開元中爲侍中以恩例贈行儉爲太尉

光庭

字連城

早孤母庠狄氏則天時召入宮甚見親待光

庭由是累遷太常丞後以武三思之壻緣坐左遷郢州司馬開元初六遷右率衛中郎將擢授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沈靜少言寡於交遊既歷清要時人

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歎伏焉十三年將有事於岱岳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兵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何以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又非懷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爲大贊幣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茲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矣因

唐書百五十五 裴行儉

三

奏而行之尋轉鴻臚少卿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回拜侍中兼吏部侍郎又加宏文館學士光庭乃撰瑤山往則及維城前軌各一卷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疋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庭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光庭又以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貞等令直宏文館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經爲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爲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爲金德者中書

今蕭嵩奏請集百僚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貽後學之誦密奏請依舊為定乃下詔停百僚集議之事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祿大夫封正平男尋卒年五十八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可祝而來也論優制贈太師輟朝三日初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為吏部奏用循資格考初吏部求人其資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眾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檢長名榜乃為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為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

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

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諡以其

用循資格非弊勸之道建議諡為克新書時人以為希

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諡曰忠獻新書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收諡為非論之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嘉其有功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禭之印綬寵被窳窳唯德是褒貴虛授也近代已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所加賢愚虛實為一貫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歷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

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講諷之舊秩躋九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况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子慎以陰任累遷起以母寵欲立為太子稹陳申生展園禍以諫元未壽王昭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眾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為度支郎中卒諡曰節子均字君齊以明經為諸府尉數從使府辟經以才顯張建封鎮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扞賊均參贊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贈部郎中擢荆南節度使均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待已至厚徐觀後揚有頻伸者均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均為文場養子不可汗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遊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

為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

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

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宏文館仗內供奉巡察劔南益州高贇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救尉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屬

台輔乃止元和三年人為尚書右僕射判度支旨唱授案送印皆尚書郎為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庭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為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郵國公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大饑開倉賑民然後以聞聖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
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
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
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
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
沒富貴主何事耶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
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
譖思彥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
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閱月自免去
放迹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不見卿久

唐書直書 韓思彥

三

今何官邪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
爲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
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緡
二百不受時歲兇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疋命其家
曰此孝子緡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
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
元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
乾封丞故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
邠令鄧暉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暉
已爲文昌左丞子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

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解曰
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擢第
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
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
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
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
廡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
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
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維以皇

唐書直書 韓思彥

三

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譽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階
附者無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
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
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
仁義爲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
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沈者爲
黜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
弊何由變淳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
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
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棋爲善

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省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邱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南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者有司以為名教不取今謂為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槿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槿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專刻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

唐書百五十五 韓思彥

三

至失業往家藏鐵積粟相夸今匿貨示贏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歛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入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才卓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謙非時於是穀賤絹益貴丁別二縑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

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史臣曰昔晉侯選任將帥取其說禮樂而敦詩書良有以也夫權謀方略兵家之大經邦國繫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強弱則憑眾怙力豨勇虎暴者安可輕言推轂授任哉故王猛諸葛亮振起窮巷驅駕豪傑左指右顧廓定霸圖非他道也蓋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劉樂城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綽有心術儒將之雄者也天后預政之時刑峻如壑多以諛佞希恩而樂城饒山昌言規正若時無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銓藻

唐書百五十五 韓思彥

三

吏能文學政事頗有深識而前史譏其謬諛有涉陳壽短武侯應變之論乎非通論也
贊曰殷禮阿衡周師呂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將樂城聞喜當仁不讓管葛之譚是吾心匠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六

列傳三十六

唐臨 兄皎 皎子之奇 臨孫紹

張文瓘 兄文琮 文琮子錫 文琮從弟文收

徐有功

唐臨 字本德 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孫也其先自北海徙

關中伯父令則開皇末為左庶子坐詔事太子勇誅死

臨少與兄皎俱有令名武德初隱太子總兵東征臨詣

軍獻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書坊尋授右衛率府

鎧曹參直宮殿 字廢出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

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

唐書卷三十六 唐臨

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

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

名再遷侍御史 大夫韋挺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

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 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

亦亂班挺失色眾皆悚伏 奉使嶺外按交州刺史李

道彥等申理冤繫三千餘人累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

祿大夫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

弔喪令家童歸家取白衫家童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

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

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

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高宗即位檢

校吏部侍郎其年遷大理卿高宗嘗問臨在獄繫囚之

數臨對詔稱旨帝喜曰朕昔在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

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

在於刑法法急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

焉高宗又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號叫稱冤臨所入

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既非冤

濫所以絕意耳帝嘆息良久曰為獄者不當如此耶自

述其考曰形如死 永徽元年為御史大夫明年華州刺

灰心若鐵石云 史蕭齡之以前任廣州都督賊事發制付羣官集議及

議奏帝怒令於朝堂處置臨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於

唐書卷五十六 唐臨

賞刑古先聖王惟刑是恤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弗辜寧失弗經周禮刑平國用典刑亂國用

重典天下太平應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叙

勲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為

身計今議蕭齡之事有輕有重重者流死輕者請除名

以齡之受委大藩賊罪狼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

遣詳議終須近法竊惟議事羣官未盡識議刑本意律

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眾臣所以特制議法

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知

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為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既許

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為萬代法高宗從其
奏辭之竟得流於嶺外尋遷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
夫復歷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初來濟南台
普州臨奏許禕為江南巡察使張倫劍南巡察使禕與
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嘗右義府察知之謂禕遣
所私督其坐事貶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報
記二卷大行於世

兄皎武德初為秦府記室從太宗征討專掌書檄深見
親待貞觀中累轉吏部侍郎先是選集無限隨到補職
時漸太平選人稍眾皎始請以冬初一時大集終季春
而畢至今行之歷遷益州長史卒贈太常卿子之奇調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露中為給事中坐嘗為章懷太子僚屬徙邊文明元年
起為括蒼令與徐敬業作亂伏誅

臨孫紹博學善三禮神龍中為太常博士景龍二年韋
庶人上言自如主及命婦官葬日請給鼓吹中宗特
制許之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為軍容昔黃帝
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桐鼓曲有靈夔吼鵬鸞爭石墜
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
之功以恩加寵錫假如郊天祀地誠是重儀唯有官懸
本無案據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
能接於閭閻準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唯有闕屬方扇

緋帳錦鄣之色加之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
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官則不當給限便
是班秩本因天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為定制
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敕各依常典疏奏不納紹
尋遷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親拜南郊國子
祭酒祝欽明等希旨皇后為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
爭以為不可又則天父母二陵各置守戶五百人武三
思及子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以武氏外戚乃與昭
陵禮同三思等復逾親王之制又上疏切諫當時雖皆
不從深為議者所美睿宗即位又數陳時政損益累轉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給事中仍知禮儀事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紹
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既怒講武失儀坐紹於
纛下右金吾將軍李邈遠請宣敕遂斬之時人既痛惜
紹而深咎於邈尋有敕罷邈官遂擯廢終其身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

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舉明經補并州參軍時

英國公李勣為長史深禮之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
係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
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某尤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
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累遷水部員
外郎時兄文琮為戶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

遂出爲雲陽令龍朔年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尋
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勳同兼知左史事時
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厩馬有萬匹倉
庫漸虛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
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
夷多造宮室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化於未亂
保邦於未危人固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於未亂之
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
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
於是節減厩馬數千匹賜文瓘繪錦百段咸亨三年官

唐書卷三六 張文瓘

五

名復舊改授黃門侍郎兼太子左新書庶子俄遷大理
卿依舊知政事文瓘至官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無
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瓘嘗有疾繫囚
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執法平恕以比戴胄
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諸囚聞文瓘改官
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
糾駁高宗甚委之或時臥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
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則遣其籌之奏云
已議者皆報可從之其後新羅外叛高宗將發兵討除
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曰比爲吐蕃犯邊兵

屯寇境新羅雖未卽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討臣
恐百姓不堪其弊請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從之初
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
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衆乃儀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曰懿以其
經事孝敬皇帝特敕陪葬恭陵四子潛沛洽涉中宗時
潛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
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時人謂之萬石張家及韋溫
等被誅之際涉爲亂兵所殺

唐書卷三六 張文瓘

六

兄文琮貞觀中爲持書侍御史三遷亳州刺史爲政清
簡百姓安之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
絹百疋徵拜戶部侍郎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
刺史文琮作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出爲建州刺史州
境素尚淫祝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蓋本
爲農唯獨此州廢而不立禮典旣闕風俗何觀近年已
來田多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
於是示其節限條制百姓欣而行之尋卒文集二十卷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子戢官至江州刺史撰喪
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儀纂要七卷行於時

戢弟錫則天時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先是
姊子李嶠知政事錫拜官而嶠罷相出爲國子祭酒身

錫相代為相時人榮之請還廬陵王不錫與鄭果俱知

天官選事坐職則天將斬之以徇臨刑而特赦之時蘇

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味道

神氣不攝日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

斬錫既而流循州 中宗時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

尋令於東都留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詔錫與刑部尚

書裴談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絳州刺史累封

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

文琮從父弟文收隋內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嘗

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更博採羣言及歷代沿革

裁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將創制禮

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

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

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

十一年文收表請釐正大樂上謂侍臣曰樂本緣人人

和則樂和至如隋煬帝末年天下喪亂縱令改張音律

知其終不和諧若使四海無事百姓安樂音律自然調

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請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文收

採朱雁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樂名曰燕樂奏之管絃

為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咸亨元年遷太子率

更令卒官撰新樂書十二卷

徐有功名宏敏避孝敬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

遷蒲州司法參軍紹封東莞男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

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眾必斥罰之

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司

刑丞時酷吏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王宏義等構陷無辜

皆抵極法公卿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

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常於殿庭論

奏曲直則天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撓

爭之彌切時博州刺史鄒瑯王冲責息錢於貴鄉遣家

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預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

反狀問有司議餘慶更承昌救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

謂餘慶為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誅死籍

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同惡魁首已伏誅

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戮厥渠魁律以逆意為首皆赦

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

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

勿生竊謂朝廷不當商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首者

帥首者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

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墜者

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縱然不撓有

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偽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

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死無赦

法無斬法即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尋轉

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

秋官員外郎轉郎中俄而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

裴行本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謂公卿曰古人以殺

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乞知古等錫以再生各授

以官佇申來效俊臣張知默等又抗表請申大法則天不許之俊臣乃獨引行本重驗前罪奏曰行本潛行悖逆告張知憲與廬陵王反不實罪當處斬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賜虧聖人恩信之道為臣雖當嫉惡然事君必將順其美行本竟以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及弟榆次令長沙又為唐奉一所構高宗末私議吉凶謀復李氏將誅之有功又固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典奏有功曰臣聞兩漢故事附下罔上者腰斬而欺者亦斬又禮云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不赦請推按其罪則天雖不許繫問然竟坐免官久之起

唐書卷三六 徐有功

為左臺侍御史則天特褒異之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而陛下以法官用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殺之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論百日不首者復論有詔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時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有詔五品以上議可功嘗上疏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賦使愆失其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海內職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捨不平補擬乖次囑請公行顏面罔懼遂使囂謗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為常殊無媿憚又往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鞫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以來載祀遠

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鞫者猶行酷法妄劾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奪祿貶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寬使不速與奪致令擁塞有理不為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奪祿臣昔處法緣蒙擢用臣無以上答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猛噬驚擊是臣之分如蒙允納請降赦施行庶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後潤州刺史竇孝謀妻龐氏為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鍛鍊成其罪龐氏當坐斬子希城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返陷有功黨

唐書卷三六 徐有功

援惡逆奏付法法司結刑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宏其德則天下幸甚則天然於是龐氏減死流於嶺表有功除名為庶人尋起為左新書司郎中累遷司刑少卿與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以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有功謂所親曰今身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為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

漢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久之轉司僕少卿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新書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

位制曰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

大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實

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慎周與來俊臣等性唯

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情立加誣害有功卓然守法雖

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議當其執斷並遇平反

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政追想前跡其人既歿

其德可稱追往贈終慰茲泉壤可贈越州刺史新書越州都督

仍遣使就家弔祭賜物百段會昌中追諡忠正授一子官今上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徐有功

七

踐祚竇孝謙之子希城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于倫

以報舊恩倫由是自太子司議郎恭陵合累遷申王府

司馬卒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

下無免人然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免人今有功斷獄亦天

功居革命之際周典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

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死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

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

公當雷震之震而能全

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新書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

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後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

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寒不信夫

疚心也如臨之守法文瓘之議刑時屬哲王可以理奪當賊后遷鼎之際酷吏羅織之辰徐有功獨抗羣邪持平不撓此所以為難也比釋之定國徐又過之希城讓爵酬恩可知遺愛

贊曰聽訟惟明持法惟平二者或爽人何以生猗歟徐

公獬豸之精世皆紛濁不改吾清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唐書贊 徐有功

三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七

列傳三七

高宗中宗諸子

燕王忠

原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孝敬皇帝宏

章懷太子賢

承業

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殤皇帝重茂

高宗八男則天順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宏章懷太子賢後宮劉氏生燕王忠鄭氏生原王孝楊氏

唐書卷七十三 高宗諸王

生澤王上金蕭淑妃生許王素節

燕王忠字正本高宗長子也高宗初入東宮而生忠宴宮僚於宏教殿太宗幸宮顧謂宮臣曰頃來王業稍可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為樂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羣臣在位於是徧舞盡日而罷賜物有差貞觀二十年封為陳王永徽元年拜雍州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忠為皇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已后然之奭與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長孫无忌右僕射于志寧等固請立忠為儲后高宗許之三年立忠為皇太子大赦天

下五品已上子為父後者賜勳一級六年加元服制大辟罪已下並降一等大酺三日其年王皇后被廢武昭儀所生皇子宏年三歲禮部尚書許敬宗希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為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瑤嶽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燭暉宜息安可以茲旁統叨據温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

唐書卷七十三 高宗諸王

思齊劉疆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高宗從之帝召見敬宗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且東宮所出微今知有正嫡不自安竊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計帝曰忠固自讓敬宗曰能為泰伯不亦善乎顯慶元年廢忠為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實封三千戶物二萬段甲第一區其年轉房州刺史忠年漸長大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婦人之服以備刺客又數有妖夢常自占卜事發五年廢為庶人徙居黔州囚於承乾之故宅麟德元年又誣忠與東臺侍郎上官儀宦者王伏勝謀反賜死於流

所年二十二無子儀等伏誅明年皇太子宏表請收葬許之神龍初追封燕王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也永徽元年封許王三年拜并州都督顯慶三年累除遂州刺史麟德元年薨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悼神龍初追贈原王司徒益州大都督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也永徽元年封杞王三年遷授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累轉壽州刺史有罪免官削封邑仍於澧州安置上金既為則天所惡所司希旨求索罪失以奏之故有此黜永隆二年二月則天矯抗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許同朝集之例義陽宣城二公主

唐書高宗諸王

三

緣母蕭氏獲譴從夫外官請授官職以上金為沔州刺史素節為岳州刺史仍不預朝集嗣聖元年上金素節義陽宣城二公主聽赴哀文明元年上金封畢王素節封為葛王又改上金封為澤王蘇州刺史素節許王隆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左衛率出為隨州刺史載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上金素節謀反召至都繫於御史臺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見殺於都城南驛因害其支黨上金恐懼自縊死子義珍義玫義璋義環義瑾義璣七人並配流潁州而死神龍初追復上金官爵封庶子義珣為嗣澤王先是義

珣竄在嶺外匿於傭保之間及紹封無幾有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假冒襲爵義珣不能自明復流於嶺外開元初封素節子璆為嗣澤王繼上金後十二年玉貞公主表稱義珣實上金遺胤被嗣許王瓘兄弟利其封爵謀構廢之今上由是削璆王爵復召義珣為嗣澤王拜率更令子惠因是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中興已後繼為嗣王者皆令歸宗削其爵邑也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也年六歲永徽二年封雍王尋授雍州牧素節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又轉岐州刺史年十二

唐書高宗諸王

四

改封郇王初則天未為皇后也與素節母蕭淑妃爭寵遞相譖毀六年則天立為皇后後淑妃竟為則天所譖毀幽辱而殺之素節九被讒嫉出為申州刺史乾封初下敕曰素節既舊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素節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辭多不載時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逾不悅誣以贓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儀鳳二年禁錮終身又改於岳州安置永隆元年新書儀鳳二年轉岳州刺史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又進封許王累除舒州刺史天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有遭

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龍門驛被縊死年四十三則天令以庶人禮葬之中宗即位追封許王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仍以禮改葬陪於乾陵素節被殺之時子瑛琬璣瑒等九人並為則天所殺惟少子琳璿璆欽古以年小特令長禁雷州神龍初封璿為嗣許王開元初封琳為嗣越王以紹越王貞之後璆為嗣澤王以繼伯父澤王上金之後琳官至右監門將軍卒子隨封璿開元十一年為衛尉卿以抑伯上金男不得承襲以弟璆繼之遠譴璿為岳州別駕於是下詔絕其外繼乃以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為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高宗諸王 五

嗣澤王江王禕為信安郡王嗣蜀王禴為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為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為濟國公嗣趙王珣為中山郡王武陽郡王繼宗為澧國公璿累遷邠州刺史祕書監守太子詹事璿性仁厚謹愿居家雖睦朝廷重之天寶六載卒贈蜀郡大都督璿晚有子命璆子益為嗣及卒有解需二子皆幼孺十一載益襲封郡王十四載解娶楊銛女乃襲許王璆初為嗣澤王降為郢國公宗正卿同正員特封褒信郡王進龍池皇德頌初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宗子以為不稱盛德更命璆為頌建華萼樓北遷宗正卿光祿卿殿中監天寶初重拜宗正卿加金紫光祿大夫璆友弟璵

敏聞善若驚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闈者多是璆之所舉九載卒贈江陵大都督三子謙郢國與汝南郡公璆弟欽古封巴國公子黃嗣孝敬皇帝宏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六年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大赦改元宏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誠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高宗諸王 六

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真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二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並從之

時有敕征遼軍人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所司以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至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即逃亡或因樵採被賊抄掠或渡海來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相兼若不給兼及不因戰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為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今總沒官論情實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制從之咸亨二年駕幸東

唐書高宗諸王

二

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米使足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同為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時義陽宣成二公主以母得罪幽於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貧人詔並許之又召詣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為妃所司奏以白鴈為贄適會苑中獲白鴈高宗喜曰漢獲朱鴈遂為樂府今獲白鴈得為婚贄彼禮但成謠頌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慙德也禮畢曲裴氏甚

岐州

有婦禮高宗嘗謂侍臣曰東宮內政吾無憂矣帝嘗語侍臣宏仁孝貞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后將聘志宏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遇醜尋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宏生知誕質惟幾毓性直城趨駕肅敬著於三朝中寢問安仁孝聞於四海自珍圭在手沈瘵嬰身顧唯耀掌之珍特切鍾心之念庶其痊復以禪鴻名及朕理微和將遜於位而宏天資仁厚孝心純確既承朕命掩歎不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繫方從下武之基五福無徵俄遷上賓之駕昔周文至愛遂延慶於九齡朕之不慈遠承訣於千古天性之重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諡者行之迹

唐書高宗諸王

八

也號者事之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諡為孝敬皇帝其年葬於緱氏縣景山之恭陵制度一準天子之禮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降服高宗親為制叔德紀并自書之於石樹於陵側初將營築恭陵功費鉅億萬姓厭役呼嗟滿道遂亂投甄瓦而散太子無子長壽中新書永昌初制令楚王瑋繼其後中宗踐祚制祔於太廟號曰義宗又追贈妃裴氏為哀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

之初乃特令昇祔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者不合
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
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
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
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
恩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
享祔有期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爲廟號請以本諡孝敬
爲廟稱於是始停義宗之號

裴居道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鏡民孫也父熙載貞
觀中爲尚書左丞居道以女爲太子妃則天時歷位納

唐書高宗諸王 九

言內史太子少保封翼國公載初元年春爲酷吏所陷
下獄死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
顯慶元年遷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時
始出閣容止端雅深爲高宗所嗟賞高宗嘗謂司空李
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
暫經領覽遂卽不忘我曾遺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
三覆誦我問何爲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
出自天性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
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

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涼州大都
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食實封一千戶上元元年
又依舊名賢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爲皇
太子大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爲時論所稱儀
鳳元年手敕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
字之道旣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
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壺奧先王策府備討菁
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
百段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
納言洛州司戶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

唐書高宗諸王 十

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
付祕閣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劾之術爲則天所任
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宮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
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爲賢擬少陽政範及
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
二年崇儼爲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爲俄使人發其陰謀
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
智周與法官推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阜甲數百領乃
廢賢爲庶人幽於別所帝素愛賢薄其罪后曰賢懷逆
焚甲天津橋貶大安普州刺史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爲庶人永淳二年遷於巴州文
流納言於振州坐徙者十餘人

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邱神勣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勣遂閉於別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則天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為豐州刺史追封賢為雍王神龍初追贈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於乾陵睿宗踐祚又追贈皇太子諡曰章懷有三子光順守禮守義光順天授中封安樂郡王從義尋被誅先天中追封莒王守義文明年封犍為郡王垂拱四年徙封永安新書郡王病卒先天中追封畢王

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禮授太子洗馬封嗣雍王時中宗遷於房陵睿宗雖居帝位絕人朝謁諸武贊

唐書高宗諸王

十七

成革命之計深嫉宗枝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同處於宮中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聖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為相王許出外邸睿宗諸子五人皆封郡王與守禮始居於外改司議郎神龍元年中宗篡位授守禮光祿卿同正員神龍中遺詔進封邪王賜實封五百戶景雲二年帶光祿卿兼幽州刺史轉左金吾衛大將軍遙領單于大都護先天二年遷司空開元初歷號隴襄晉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並上佐知州時寧申岐薛邠同為刺史皆擇首僚以持綱紀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皆為邠府長史兼州佐守禮唯弋獵伎樂飲諠而已九年

已後諸王並徵還京師守禮以外枝為王才識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寵嬖不修風教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負貞稱守禮居之自若高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累甚衆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兒没人葬諸王因內讒言之以為歡笑時積陰累日守禮白於諸王曰欲晴果晴懋陽涉旬守禮曰即雨果連澍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閉宮中十餘年歲被杖數頓見癩痕甚厚欲兩臣脊上即沉悶欲晴即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霑襟元宗亦憫然二十九年

唐書高宗諸王

十七

薨年七十餘贈太尉

子承宏開元初封廣武郡王坐交非其人歷祕書員外監又為宗正卿同正員廣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與幸陝蕃渾之衆入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為帝以于可封霍瓌等為宰相補署百餘人旬餘日賊退郭子儀率衆入城送承宏於行在上不之責止放號州新書華州尋死承寧天寶初授率更令同正員

嗣邠王承家至德二載封為燉煌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僕固懷恩使回紇和親因納其女為妃冊為毗佐公主回紇著勲承家甚遇恩寵乾元元年六月卒贈司

空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階親王子例著緋開元中張九齡為中書令奏請寧薛王男並賜紫邠王三男衣紫餘二十人衣緋官亦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屬仍員外置十五載扈從至巴蜀依例著紫

中宗四男韋庶人生懿德太子重潤後宮生庶人重福節愍太子重俊殤帝重茂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故改焉開耀二年中宗為皇太子生重潤於東宮內殿高

宗甚悅及月滿大赦天下改元為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子孫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彛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

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子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子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耶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彛等請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級然卒不補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及中宗遷於房州其府坐廢聖曆初中宗為皇太子封為郡王大足元年為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壻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時年十九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為當時所悼惜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諡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為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與之合葬又贈永泰郡主為公主令備禮改

葬仍號其墓為陵焉

庶人重福中宗第二子也初封唐昌王聖曆三年徙封平恩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歷遷國子祭酒左散騎常

侍神龍初為韋庶人所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潛構成重潤之罪由是左授濮州員外刺史轉均州新書合州均二州州司

防守不許視事景龍三年中宗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流人並放還重福不得歸京師九深鬱快上表自陳曰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伏惟陛下

德侔造化明齊日月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近者焚柴展禮郊祀上元萬物霑愷悌之仁六合承曠蕩之澤事無

輕重咸赦除之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皇天平唐書百毛中宗諸王

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恹惶伏望捨臣罪憊許臣朝謁儻得一仰

雲陛再覩聖顏雖沒九泉實為萬足重投荒微亦所甘心表奏不報及韋庶人臨朝遠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

恩薛思簡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衛重福俄而韋氏伏誅

睿宗即位又轉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陽人張靈均進計曰大王地居嫡長自合繼為天子相王雖有討平韋氏

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漢誅諸呂猶迎代王今東都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行直詣洛陽亦是從天上

落遣人襲殺留守卽擁兵西據陝州東下河北此天下
 可圖也初景龍二年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爲江州司馬
 便道詣重福陰相結託至是又與靈均通傳動靜亦密
 遣使勸重福構逆預推尊重福爲天子温王重茂爲皇
 太弟制稱中元自署爲左丞相以靈均爲右丞相天重
 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潛募勇敢之士重福遽自
 均州詐乘驛與靈均繼進王道始至東都俄有洩其謀
 者洛州司馬崔日知捕獲其黨數十人頃聞重福至舍
 馬裴與家洛陽令王道等率衆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
 兵作亂將至天津橋願從者已數百人皆執持器仗助

唐書卷三十三中宗諸王

十五

其威勢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令閉關拒守又至右
 屯營號令云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於先帝今者無
 故入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
 事以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
 矢射如雨便趣左掖門擬取留守遇門閉遂縱火以燒
 城門左屯營兵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
 遁匿於山谷間明日東都留守裴談等大出兵搜索重
 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屍三日時年三十一詔曰集
 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兇頑長而險詖幸託體於先聖
 嘗交通於巨逆子而不子自絕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

代往者頗不含忍長令幽繫自大行晏駕韋氏臨朝將
 肆屠滅尤加防衛泊天有成命集於朕躬永懷猶子之
 情庶協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僚屬任隆刺舉冀其俊改
 以怙恩榮而誑誤有徒狂狡未息便卽私出均州詐乘
 驛騎至於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
 屈投河而斃雖人所共棄邦有常刑我非不慈爾自招
 咎且聞其故有惻於懷昔劉長旣歿楚英遂殞以禮收
 葬抑唯舊章屈法申恩宜仍舊寵可以三品禮葬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聖曆元年封義興郡王
 長安中累授衛尉員外少卿神龍初封衛王拜洛州牧

唐書卷三十三中宗諸王

十六

賜實封千戶尋遷左衛大將軍兼遙授揚州大都督二
 年秋立爲皇太子以太后喪殺冊禮詔在藩食封歲納
 爲法詔罷之重俊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不法
 俄以祕書監楊瓌太常卿武崇訓並爲太子賓客瓌等
 皆主婿年少唯以蹴鞠猥戲取狎於重俊竟無調護之
 意左庶子姚珽數上疏諫諍右庶子平貞慎又獻孝經
 議養德傳以諷重俊皆優納焉時武三思得幸中宮深
 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
 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爲奴或勸公主請廢重俊爲
 王自立爲皇太女重俊不勝憤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

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人殺三思及崇訓於其弟并殺黨與十餘人又令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趣肅章門斬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與三思姦通扣閣索之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赴元武門樓宰相楊再思蘇瓌李嶠及宗楚客紀處訥統兵二千餘人守太極殿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令率留軍飛騎百餘人於樓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奪元武門樓宿衛者拒之不得進帝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謂曰汝並是我爪牙何故作

唐書百三 中宗諸王 七

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倒戈斬多祚及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於樓下餘黨遂潰散重俊既敗率其屬百餘騎趣肅章門奔終南山欲奔突厥帝令長上果毅趙師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鄠縣西十餘里騎不能屬唯從奴數人會日暮憇林下為左右所殺制令梟首於朝又獻之於太廟并以祭三思崇訓屍柩睿宗即位下制曰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兇咸服十

起何追方申赤軍之寃以紆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陪葬定陵一子宗暉開元初封湖陽郡王初重俊被害官府僚屬莫敢近者永和丞寧嘉勗解衣裹重俊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而大怒收付制獄貶為平興丞尋卒睿宗踐祚下制曰寧嘉勗能重名節事高藥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宗暉天寶中為衛尉員外卿十一載王鉞反宗暉以賣宅與鉞貶涪州郡長史量移盧陽長史至德元年追赴行在所授特進鴻臚卿宗暉無他才以外族之親愛恩顧轉隆太常員外卿卒

唐書百三 中宗諸王 六

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聖曆三年封北海王神龍初進封溫王授右衛大將軍兼遙領并州大都督未出閣景龍四年中宗崩韋庶人立重茂為帝而自臨朝稱制及韋氏敗重茂遂避位讓叔父相王退居別所景雲二年改封襄王遷於集州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衛開元二年轉房州刺史尋薨時年十七諡曰殤皇帝葬於武功西原

史臣曰前代以嬖婦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然未如大帝孝和之甚也高宗八子二王早世為武后所斃者四人章懷以母子之愛穎悟之賢猶不免於虎口況燕澤

素節異腹之膺乎覆載胡心產茲鳩毒悲夫孝和母器婦傲女暴如置身羣魅之中安有保其終吉哉天將滌盪昏氛非重茂所能支也

贊曰父子天性嬖能害正宜曰申生翻為不令唐年鈞德章懷最仁凶母畏明取樂於身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七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七 中宗諸王 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八

裴炎從子先從新書

魏元同子恬

李昭德

劉禕之父子新書增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宏文生每遇休假諸生

多出遊炎獨不廢業歲餘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

止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擢明經第尋

為濮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累歷兵部侍郎調

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

都留太子哲守京師命炎與劉仁軌薛元超為輔明年

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

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黃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

一並於東宮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

聽政宰臣奏議天后降令於門下施行舊宰相議事門

長孫无忌以司空房元齡以僕射魏徵以下省號政事堂

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

中書省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韋元貞為侍中又欲與乳母

子五品炎固爭以為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

與元貞豈不得何為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策廢

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等

勒兵入內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報

王立豫王曰為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新書永清縣男太后臨朝天授初又降豫王為皇嗣時太后姪武承嗣請立武后七廟及追王父祖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屢勸太后因事誅之貴絕宗室之望劉禕之韋仁約並懷畏憚唯唯無

唐書卷三 裴炎

二

言炎獨固爭以為不可承嗣深憾之賜爵河東縣侯文明元年

官名改易炎為內史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

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秋徐敬業構逆太后召炎議事炎奏曰

皇帝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猾豎有詞若太后返政則此

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聞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

二十餘載受遺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

歸政乃命御史大夫鞠味道御史魚承暉鞠之鳳閣侍

郎胡元範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

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

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

理之文武之間證炎不反者甚眾太后皆不納光宅元年十月斬炎於都亭驛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勸炎遜辭於使者炎歎曰宰相下獄焉有更全之理竟無折節及籍沒其家乃無簪石之蓄胡元範申州義陽人坐救炎流死瓊州新書程務挺伏法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先是開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囚除曲赦外斬阿史那伏念温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逼逐於營

唐書卷三 裴炎

三

又磧北回紇南向偏之窘急而降乃殺之行儉嘆曰渾

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行儉因此

稱疾不出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妬能害功構成陰禍

其敗也宜哉睿宗踐祚下制曰飾終追遠斯乃舊章表

德旌賢有光恒策故中書令裴炎含宏稟粹履信居貞

望重國華才稱人秀唯幾成務績宣於代工偶居無猜

義深於奉上文明之際王室多虞保又朕躬實著誠節

而危疑起釁倉卒罹災歲月屢遷邱封莫樹永言先正

感悼良多宜追責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

都督贈太尉炎長子彥先後為太子舍人從子仙先後

為工部尚書仙先未冠推蔭為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謀反法當誅尚何道先陳得失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遠王諸武斥宗室為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傑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瀼州歲餘逃歸為吏跡捕流北庭無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為妻有黃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庭屬京師多其客謂侯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時補關李秦授為武后謀日識言代武者劉社稷憂也后謂然夜拜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亂墨詔慰安流人實命殺之由先與格鬪為所執金幣賜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鬪為所執金幣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姍請更遣使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慰安有罪而不曉朕意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由是仙先得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仙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督坐累且誅宰相張說右之

歷書

卷

四

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東京舊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也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

軍父子翼字小善善吟諷有學行隋大業初歷祕書監河

東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常面折之友人

李伯藥嘗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貞觀元年詔

追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大使李襲譽

嘉其至孝恒以米帛賚之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為

孝慈里母卒服竟徵拜吳王府功曹再遷著作郎宏文

館直學士預修晉書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

弔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

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為劉孟高郭尋與利

貞等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宏文館直學士與著

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

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察新誠樂書凡千

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

士禕之兄懿之時為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

儀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尋加

中大夫禕之有姊在宮中為內職天后令省榮國夫人

之疾禕之潛伺見之坐是配流潯州歷數載天后表請

歷書

卷

五

高宗召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復遷檢校中書

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

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禕之居家孝友甚為士

族所稱每得俸祿散於親屬高宗以此重之則天臨朝

甚見親委及豫王立禕之參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事所有詔敕獨

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禕之為鳳閣

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

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訴內史竊味道謂曰此乃皇

太后處分也禕之謂先敏曰緣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

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已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
禕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已加授太中大夫賜物百段細
馬一匹因謂侍臣曰夫為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
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
義均一體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者
味道不存忠赤已從屏退禕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
言王德真對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
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終歿有制褒崇為臣之
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儀鳳中吐蕃為邊患
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即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場日駭圖之
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先郭正一皇
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禕之時為中書舍人
對曰臣觀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
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憑陵未足為恥願戢
萬乘之威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禕之嘗竊謂
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
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
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
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

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鞠其事
本立宣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救則
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初禕
之既下獄睿宗為之抗疏申理禕之親友咸以為必見
原宥竊賀之禕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
已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禍也禕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
及臨終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
將絕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禕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
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麟臺郎郭翰翰嘗為御史
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為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
館以筆紙置於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君美於朝母久留即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
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
郎太子文學周思鈞其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
翰為巫州司法思鈞為播州司倉睿宗即位以禕之官
府舊寮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
魏元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也祖士廓仕齊舉進士擢長
為輕車將軍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不自
遂為生事上元初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薦元同有時
務之才拜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
中書門下同承
受進止元同以既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乃上疏曰
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為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

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
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
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
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
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
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
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
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
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

唐書卷之六魏元同

九

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
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
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
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識如今
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
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
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
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
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
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昧於

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莠莠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賊
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疎而
兩筆看勢要而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
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
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
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
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
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
以饑饉既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
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唯日

唐書卷之六魏元同

九

不暇給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
異人間出咸以為有道恥賤得時無忌諸色雜流歲以
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
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溜滉雜混玉石難分
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為弊知及後之滋失夏
殷已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其諸侯之臣不
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
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
媚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
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

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芄芃之械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

唐書直天 魏元同

十

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况於當今乎又夫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八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鬻亂之年已腰銀艾或童卯之歲已襲朱紫宏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

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糧內衣輕裘然則富衰弊乏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才理亦當耳選人幸多尤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

唐書直天 魏元同

十一

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臯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鑿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葺爾猶能若斯况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時採芻言畧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宏道初轉文昌左丞兼地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

臨朝遷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二年加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新書永淳元年封元同素

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為耐久朋而與酷吏周

興不協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元同

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元同

同日明府可去矣毋久永昌初為周興所構云元同言

太后老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家監刑御

史房濟謂元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見當自陳訴元同

歎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為告人事乎乃就刑年

七十三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開元中為潁王傅

李昭德京兆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

時有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

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士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

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

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

仁軌竟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太宗遣使就墓弔之仍旌表其門後歷長安令治書御

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

協竟為遂良所構承徽初繼為邢魏等州刺史乾祐雖

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

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為友人所發坐流愛州乾封中

起為桂州都督新書滄州刺史歷拜司刑太常伯舉京兆功曹

參軍崔擢為尚書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擢後擢有犯乃

告乾祐泄禁中語以贖罪乾祐復坐免官尋卒昭德即

乾祐之孽子也強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

郎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

員時選昭德與婁師德侯知一為之如意元年拜是歲

又遷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

長史不見虜還長壽中神都改作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又

城外郭皆昭德創其制度時人以為能初都城洛水天

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

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衆坊之左街當長

夏門都人甚以為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為洛

水衝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為脚銳其前以分水

勢自是竟無漂損時則天以武承嗣為文昌左相昭德

密奏曰承嗣陛下之姪又是親王不宜更在機權以惑

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相篡奪况在姑姪豈得

委權與之脫若乘便竇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

之思也承嗣亦嘗返譖昭德則天曰自我任昭德每獲

高臥是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轉太子少保罷

知政事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

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便杖殺慶之餘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爲萬代計况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昭德

石豈能所疑盡反耶左右皆笑是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燒刑法誣陷忠良人皆懼昭德每廷奏其狀由是俊臣黨與少自摧屈來俊臣又嘗棄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誥女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誥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尋奏寢之侯思止後竟爲昭德所繩榜殺之既而昭德專權用事頗爲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邱愔上疏言其罪狀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常以勢盛爲殃魏冉誅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

諸侯以強國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卽覺悟魏冉果以專權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其子孫陛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已前萬機獨斷發命皆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僚具職而已自長壽已來厭怠細政委任昭德使掌機權然其幹濟小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轢氣負剛強盲聾下人芻狗同列刻薄慶賞矯枉憲章國家所賴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聲威翕赫日已熾盛臣近於南臺見敕目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昭德

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旨將行方始別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慙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望塵懼氣一切奏讞與奪事宜皆承旨意附會上言今有秩之吏多爲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近者新陷來張兩族兼挫侯王二仇鋒銳更不可當方寸良難窺測書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獎寵龐萌可以託孤卒爲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姦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尙憂失

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橫絕朝野愛憎與奪旁若無人陛下恩遇至深蔽過甚厚臣聞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涓涓不絕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臣又聞輕議近臣犯顏深諫明君聖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陛下深覽臣言為萬姓自愛時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碩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宏敏遠奏其論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璿曰昭德身為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國延載初左遷欽州南賓尉數日又命

李昭德

六

免死配流尋又召拜監察御史時太僕少卿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乃誣構昭德有逆謀因被下獄與來俊臣同日而誅是日大雨土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強直自達立朝正色不吐剛以茹柔當軸勵詞必抗情以歷詆墮府寺樹績良多變更規模歿而不朽道淪福善業虧嫉惡名級不追風流將味式旌壤樹光被幽明可贈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輔時屬艱難歷覽前蹤非無忠節

但見遲而慮淺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尚新武氏革命未見炎也唯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不見太后之苞藏是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祖禰三思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孤遺託豈痛伏誅時論則然遲淺須信况聞覩構逆則示其閒暇俾殺降則彰彼猜嫌小數有餘大度何足又其驗也禕之名父之子諒知其才著述頗精履歷無媿師範王府秉執相權威有能名固愜羣議何乃失言於大隱取金於萬榮潛見內人私通嬖妾使濁迹玷其清譽淫行汙於貞名若言俗困濫刑公行誣告即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

唐書

七

盡戮之冤賜死於家猶為多幸臨終不撓抑又徒勞元同富於詞學公任權衡當為典選之時備疏擇才之理但以高宗棄代之後則天居位之間革命是懷附已為愛苟一言之不順則赤族以難逃是以唐之名臣難忘中興之計周之酷吏嘗謀並進之譏元同欲復皇儲固難逃免死而無過人殺何妨昭德強幹為臣機巧莅事凡所制置動有規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權將立為皇太子尋更所任復寢其謀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則天之旨又觀其誅侯思止法王慶之挫來俊臣致朋黨漸衰諛佞稍退又則天謂承嗣曰我任昭德每獲高臥代我勞

苦非汝所能及也此則強幹機巧之驗焉公忠之道亦在其中矣不然則何以致是哉若是昭德用謙御下以柔守剛不恃專權嘗能寡過則復皇嗣而非晚保臣節而必終蓋由道乏宏持器難苞貯純剛是失卷智不全所以邱愔抗陳鄧注深論瓦解而固難收拾風摧而豈易扶持自取誅夷人誰怨懟贊曰政無刑法時屬艱危裴炎之智慮淺見遲禱之履行貨色自欺昭德強猛何由不虧死無令譽孰謂非宜元同不幸顛殞亦隨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大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八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九

列傳三十九

韋思謙

子承慶 嗣立 嗣立子恒 濟

陸元方

子象先 景倩從新書增 元方從叔餘慶 餘慶子琛從新書增

蘇瓌

子頊 誥 誥子震從新書增 瓌從父勛

韋思謙鄭州陽武人也本名仁約字思謙以音類則天父諱故稱字焉其先自京兆南徙家於襄陽八歲喪母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未叙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一

嘗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誠曠職耳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為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為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思謙為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改侍御史高宗賢左丞御史大夫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

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
 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
 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禕非常之罪即臣亦
 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辭辨縱橫音旨明暢高宗深
 納之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
 鵬鶚鷹鸞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
 固當獨立也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
 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
 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滹河
 冰須俯伏號絕詔給扶持
 則天臨朝轉宗正卿會官名改易改為司屬卿光宅元

唐書百三十一 韋思謙

二

年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為右肅政大夫大夫舊
 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為辭思謙曰國家
 班列自有差等奈何以姑息為事耶垂拱初賜爵博昌
 縣男遷鳳閣鸞臺三品二年代蘇良嗣為納言辭疾不
 許詔肩
 承昌元年九月卒於家贈幽州都督二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少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弱冠舉進士補雍
 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
 王為累遷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五月詔皇太子賢監
 國時太子頗近聲色與戶奴等款狎承慶上書諫曰臣

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
 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睿之資
 岳峙泉淳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
 撫欲使照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寮仰重曜之暉萬姓聞
 洵雷之響夫君無民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
 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
 頃年已來頻有水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自致煎窮今
 夏亢陽米價騰踊貧窶之室無以自資朝夕違違唯憂
 餒饑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
 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宮為天下之所尊得天

唐書百三十一 韋思謙

三

下之所利者豈唯上元之幽贊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
 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故古之明
 君飽而知人飢温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為憂不以四海
 為樂今關隴之外兇寇憑凌西土編氓凋喪將盡干戈
 日用烽柝薦興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違於稼穡殿
 下為臣為子乃國乃家為臣在於竭忠為子期於盡孝
 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
 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兢懷况當養德之秋非是
 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內造作不常玩好所營或有煩
 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既喧聽覽

且黷官闈兼之僕隸小人緣此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顏
色能不恃託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
愆非倘使微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書云不作無益害
有益此皆無益之事固不可耽而悅之臣又聞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知高危不可
不慎滿溢不可不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
咎敬慎之謂也在於凡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
華坐致榮祿况殿下居少陽之位有天挺之資片善而
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為盡善盡美之道
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

唐書元 韋思謙

四

聲色以抑其情靜默無為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
言居處服玩必循節儉畋獵遊娛不為縱逞正人端士
必引而親之便僻側媚必斥而遠之使惠聲溢於遠近
仁風翔於內外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為上嗣之
稱首奉聖人之鴻業者矣又嘗為論善箴以獻太子太
子善之賜物甚厚承慶又以人之用心多擾濁浮躁罕
詣冲和之境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辭多不載調露初
東宮廢出為烏程令風化大行長壽中累遷鳳閣舍人
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迅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
未嘗起草尋坐忤大臣旨出為沂州刺史

明堂災上疏
諫以文明垂

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
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艦若丞選而敗則是用朽木
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
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庸者
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未幾詔復舊職依前掌天官選
事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後歷豫虢等州刺史頗
著聲績制書褒美長安初入為司僕少卿轉天官侍郎
兼修國史承慶自天授已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
海內稱之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仍依舊
兼修國史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
表時易之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
書眾議以為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為之承慶神色不

唐書元 韋思謙

五

撓援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歲餘起授辰州
刺史未之任入為祕書員外少監兼修國史尋以修則
天實錄之功賜爵扶陽縣子資物五百段又制撰則天
皇后紀聖文中宗稱善特加銀青光祿大夫俄授黃門
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未拜而卒中宗傷悼久之乃召
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令赴葬事仍拜黃門侍郎令繼兄
位其見用如此贈祕書監

禮部
尚書諡曰温子長裕膳部員

外郎

嗣立字延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
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

恩貸議者比晉人王祥王覽少舉進士累補雙流令政有殊績爲蜀中之最三遷萊蕪令會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効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卽日遷鳳閣舍人時學校頽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譏邪凶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淪濫隨班少經術之

唐書卷之六

六

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州縣官僚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卽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尙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宏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旣減國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唯潤身進德而已將以誨人利國可不務之哉臣聞堯舜之日晝其衣冠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爲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已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兇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顯其本源明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尙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奸大猾

唐書卷之六

七

伺隙乘間內苞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迹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辨占皆合縱臯陶爲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宮毀樞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詞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讐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材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

唐書卷三十九 章思謙

八

自明或受誅夷或遭竄殛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徒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回聖察昭然詳究周興邱勣之類宏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睹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爲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此流則向時之冤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尙或降灾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

倘陛下宏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知此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尋遷秋官侍郎三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中則天嘗與諸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尙書唐休璟等奏曰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

唐書卷三十九 章思謙

九

盈戶口尙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使陛下臨朝軫歎屢以爲言夙夜慙惶不知啟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務在憂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則天曰卿等處鸞臺鳳閣誰爲此行嗣立率先對曰臣以庸愚謬膺獎擢內掌機密非臣所堪承乏外臺庶當盡節尙垂採錄臣願此行於是嗣立帶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無幾嗣立兄承

慶入知政事嗣立轉成均祭酒兼檢校魏州刺史又徙
 洛州刺史尋坐承慶左授饒州長史歲餘徵為太僕少
 卿兼掌吏部選事神龍二年為相州刺史及承慶卒代
 為黃門侍郎轉太府卿加修文館學士景龍三年轉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宗崇飾寺觀又濫食封
 邑者眾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
 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
 高貲多丁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為封戶者亟於軍
 典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附庸輸送
 納國用虛竭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
 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
 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

唐書卷三九 章思謙

十一

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所不能免當此
 時不至於困弊者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
 常用度不支一年倘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
 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
 而是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
 崇瓌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畧計多
 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
 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咨故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
 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誠哉此言非虛談也且
 元首祕妙歸於空寂苟非修心定慧諸法皆涉有為至

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殫竭人力但學相誇壯麗豈關
 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須掘鑿蟄蟲在土種類實多
 每日殺傷動盈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聖人慈悲為
 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理較在目前世俗眾僧未通
 其旨不慮府庫空竭不思聖人憂勞謂廣樹福田即是
 增修法教倘水旱為災人至饑餓夷狄作梗兵無資糧
 陛下雖有龍象如雲伽藍概日豈能禪萬分之一救元
 元之苦哉於道法既有乖在生人極為損陛下豈可不
 深思之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畧問戶部云用
 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臣頃在

唐書卷三九 章思謙

十一

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已
 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倘有蟲霜旱澇曾不半在國家
 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
 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
 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才止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
 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則費用有餘
 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侈不足則坐致憂危
 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
 是奴僕多挾勢騁威凌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擾或
 輸物多索裏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嘆遠近共知

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豐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擾人冀蘇息臣又聞設官分職量事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官人在安人官人則哲安人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也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則亂理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用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劾即頓至遷擢夫趨競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汗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迹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

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又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率化今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具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者充自今已往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已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萬姓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唯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陛下詳擇疏奏不納嗣立與韋庶人宗屬疎遠中宗特令編入屬籍由是顧賞尤重嘗於驪山鄠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因封嗣立為逍遙公名其所居為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盤數韋氏敗幾為亂兵所害寧王憲以嗣立是從母之夫救護免之睿宗踐祚拜中書令旬日出為許州刺史以定冊尊立睿宗之功賜實封一百戶開元初八為國子祭酒賓客先是中宗遺制睿宗輔政宗楚客韋溫等改削藁草嗣立時知政事不能正之至是為憲司所劾左遷岳州別駕久之遷陳州刺史時河南道巡察使工

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狀詔命未下開元七年卒年十六贈兵部尚書諡曰孝中書門下又奏嗣立衣冠之內夙表才名兄弟之間特稱和睦承恩歷事位列宰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頗近凶戚為憲司糾劾因茲出貶若循其始終字一是吉人宜棄其瑕以從眾望請贈物一百段從之嗣立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為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來莫與為比嗣立三子孚恒濟皆知名孚累遷至左司

唐書

古

員外郎恒開元初為碭山令為政寬惠人吏愛之會車駕東巡縣當供帳時山東州縣皆懼不辦務於鞭扑恒獨不杖罰而事皆濟理遠近稱焉御史中丞宇文融即恒之姑子也嘗密薦恒有經濟之才請以已之官秩回授乃擢拜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左司等員外太常少卿給事中二十九年為隴右道河西黜陟使恒至河西時節度使蓋嘉運恃託中貴公為非法兼偽叙功勞恒抗表請劾之人代其懼因出為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甚傷惜之

濟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調補郵城令時有人密奏元宗

曰今歲吏部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五十人放歸習讀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貶為刺史濟至醴泉以簡易為政人用稱之三遷為庫部員外郎二十四年為尚書戶部侍郎累歲轉太原尹製先德詩四章述祖父之行辭致高雅天寶七載又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三代為省轄衣冠榮之濟從容雅度所莅人推善政後出為馮翊太守子與夏令亦以能政聞

唐書

古

黃門侍郎伯父柬之以工書知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舉明經又應八科舉累轉監察御史則天革命使元方安輯嶺外將涉海時風濤甚壯舟人莫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遠命之濟既而風濤果息使還稱旨除殿中侍御史即以其月擢拜鳳閣舍人仍判侍郎事俄為來俊臣所陷則天手敕特赦之長壽二年再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延載初又加鳳閣侍郎證聖初內史李昭德得罪以元方附會昭德貶綏州刺史尋復為春官侍郎又轉天官侍郎兼司尚書左丞尋拜鸞臺侍郎平章事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

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繼黨又薦其女崔元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事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責授太子右庶子罷知政事尋轉文昌左丞病卒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又有書一匣嘗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敕書其慎密如此贈越州都督開元十八年又贈揚州大都督子象先

唐書元陸元方

十六

象先本名景初唐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少有器量應制舉拜揚州參軍秩滿調選時吉頊為吏部侍郎擢授洛陽尉元方時亦為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為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遷左臺監察御史轉殿中歷授中書侍郎景雲元年冬案紀在二年十月當從本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固讓象先主不許之湜因亦請辭主遽言於睿宗乃並拜焉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為時賢所服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

太平公主時既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岑羲及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寶謀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象先懷貞等謀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象先主所進將同謀元宗遠召免之以保護功封充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窮討至忠等枝黨連累稍衆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頊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其年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者其敢述死帝寤善之

唐書元陸元方

十七

史仍為劍南道按察使在官務以寬仁為政司馬韋抱真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墮無所懼也象先曰為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已恐非仁恕之道竟不從抱真之言歷遷河中尹六年廢河中府依舊為蒲州象先為刺史仍為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吏犯罪但戒語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合當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即當自汝為始錄事慚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為繁耳但當靜之於源則亦何憂不簡前後為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懷之

按察使停入為太子詹事歷工部新書尚書十年冬知

吏部選事又加刑部尚書以繼母憂免官十三年起復

同州刺史新書揚州大尋遷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卒年

七十二贈尚書左新書丞相諡曰文貞

象先弟景倩欲必得實有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

景倩日歷監察御史景融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選

新鄭令政歷大理正榮陽郡太守河南尹兵吏部侍郎

左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襄陽郡太守陳留郡太守

並兼採訪使象先被謫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為損威

人多景獻歷殿中侍御史屯田員外郎景裔河南令庫

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嘗與象先昆弟相善嘗

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其為

當時所稱如此景融四世孫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

屬後去隱義興人之召為右拾遺時檢腐秉權歲數歉

梁宋九甚希聲見州縣不制擢累欽州刺史昭宗聞其

仙芝反枝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欽州刺史昭宗聞其

名召為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

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兵犯京

師與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貞

元方從叔餘慶陳右軍將軍珣孫也已冠名未顯兄元

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間

誦書三年以博學稱道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新書

盧藏用趙貞固杜審言畢構郭夔微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新書

一等交遊時號方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強辨過

之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辦

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累遷中書舍人則天嘗引

會率眾內附遷殿中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則天嘗引

入草詔餘慶惶惑至晚竟不能措一辭責授左司郎中

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為河南河北

宣撫使河南達奚珣後皆為知名士累除大理卿散騎

常侍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尋卒諡曰莊子璪字仲采

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在京畿改新鄉令人為

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池州令累遷兵部郎中兼

驛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推勒姦豪人不敢犯

為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他宰相俾陰廉嵩短璪曰與

人交過且不可言况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為太原少

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穿

璪至微之而象先四代孫文宗大和四年釋褐除參

軍文學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也祖

夔隋鴻臚卿父勗案瓌從父兄幹父名勗瓌父不應作

疑當從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本州舉進士補恒州

子張大表舉孝弟累授豫王府錄事參軍長史王德

真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歷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

請瓌瓌叱使者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

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

長安中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

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前長史張潛于辨機皆致之數

萬唯瓌挺身而去徙同州刺史歲早兵當番上者不能

俾相給足則不關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
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括即流入
比縣旁州更相蔽環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環立簿
注天下同日閣正盡一月止使棍姦匿歲一括實檢制
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環以爲
廉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天下僧尼濫偽相半請併寺神龍初入爲尙書右
丞封懷男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命刪定律令格
式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是歲再遷戶部尙書奏計帳所
管戶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尋加侍中
封淮陽縣子充西京留守時祕書員外監鄭普思謀爲
妖逆雍岐二州妖黨大發環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
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
特敕慰諭環令釋普思之罪環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
赦中宗至京環又面陳其狀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環
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環尙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
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乃配流普思於儋
州其黨並誅瓌遷吏部尙書進封淮陽縣侯新書無淮
陽兩封
景龍三年轉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
公是歲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旨建議請
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深非其議嘗於御前
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欽明所奏公卿大臣初拜官者
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瓌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侍宴將作

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
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
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
所以不敢燒尾是歲六月與唐休璟並加監修國史四
年中宗崩祕不發喪韋庶人召諸宰相韋安石韋巨源
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温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
昭及瓌等十人入禁中會議初遺制遺韋庶人輔少主
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
温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
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
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
及韋温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是月韋氏敗相
王卽帝位下詔曰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
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匡
贊無忌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
獨申讜議實挫邪謀况藩邸僚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
抑惟令典可尙書左僕射餘如故景雲元年以老疾轉
太子少傅是歲十一月薨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諡
曰文貞皇太子別瓌臨終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
儀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焉瓌治州考課最爲
宰相陳當世病利甚

多韋温始為汴州司倉參軍以賊受杖及用事憚環正卒不敢傷 開元二年下詔曰疇庸賞善百王攸先追遠飾終千載同德故尚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許國文貞公瓌履正體道外方內直悉心奉上卑身率禮協贊帷幄三朝有鹽梅之任變諧台衮九命為社稷之臣先朝晏駕蒙起官掖國擅稱制之姦人懷綴旒之懼凶威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皇輔政逆臣刊削韋氏臨朝遂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列諸視聽暴於朝野松楸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節良深耿嘆可賜實封一百戶長子頌固辭乃擢中子又左補六年詔與徐國公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十七年加

贈司徒

唐書卷九 蘇瓌

三

瓌子頌字廷少有俊才一覽千言弱冠舉進士授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府曹參軍東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累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頌按覆來俊臣等舊獄頌皆申明其枉由此雪寃者甚衆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頌父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為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頌手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腕脫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曰巧公徐之不然而矣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俄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景雲中瓌薨詔頌起復為工部侍郎

加銀青光祿大夫頌抗表固辭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服闋就職襲父爵許國公元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元宗曰蘇頌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頌始也頌入謝元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為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頌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畜畜諸勝負哉遠夷左衽不足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救虜將謀夫

唐書卷九 蘇瓌

三

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彫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匪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大軍一臨邊陲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也太上皇聞陛下臨邊場不能無憂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三也漢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為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為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遠邪不省復上言王相大臣豈無為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遠於是不省復上言王相大臣豈無為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遠敢戰也古天子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之真阪泉功成則修身閑居無為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在革為一日之敵今吐蕃造渠領千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為之敵唯盜牛馬發害蔽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害蔽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狠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矣願少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

是帝止不行時李又為紫微侍郎與頌對掌文誥他日上謂

頌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又亦

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

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元

宗欲於靖陵建碑頌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且事不

師古動皆不法若靖陵獨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造

元宗從其言而止新書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

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

裁斷頌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頌為

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

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

割吏事至公無私即頌過其父也八年除禮部尚書罷

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按察節度劍南諸州

頌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頌尚簡靜重典力役即募戍

人輸雇直開井置鹽量人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

前司馬皇甫恂蜀使破庫物織新樣錦珙琵琶撥以進頌

一切罷之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或謂頌曰公今

在遠豈得忤聖意頌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

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嵩州蠻酋首院私與吐蕃

連謀將為內寇頌獲其間諜將士咸請出兵討之頌不

從乃作書并間諜以送首院首院慙悔竟不敢入寇十

三年從駕東封元宗合頌撰朝觀碑文俄又知吏部選

事頌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

餘資十五年卒年五十八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

筆初優贈之制未出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

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

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

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昔智悼子卒平公宴樂

杜蕢一言方始感悟春秋載其盛烈禮經以為美談今

古舊事昭然可觀臣伏見故禮部尚書蘇頌累葉輔弼

代傳忠清頌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謀猷出總藩

牧誠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

思惟蓋之舊念股肱之親修先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

迹為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

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臣官忝記事君

舉必書敢申舊典上黷宸扆希降恩貸俯垂詳擇即日

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兩日贈尚書右丞相諡曰文憲

及葬日元宗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頌喪出愴然曰蘇頌

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中路還宮頌弟誥冰又

誥字延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歷授右司郎中給事中

誥字陰尉遷祕書詳正學士徐州刺史先是拜給事中時頌為中書侍郎上表讓誥

徐州刺史先是拜給事中時頌為中書侍郎上表讓誥

徐州刺史先是拜給事中時頌為中書侍郎上表讓誥

所授元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頌曰晉祁奚是也
 元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
 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出為徐州刺史
 部侍郎冰為虞部郎中又為職方郎中治有述卒贈千
 成風頌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御史長安令安祿山
 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
 與師靈武震書夜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
 部侍郎廣平王為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為糧料使二京
 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
 崔圓奔襄鄧賤濟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進戶部侍
 郎判度支為泰陵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
 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為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
 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字慎武德中為秦王府文學館學

唐書卷三

三

士貞觀中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魏王秦府司
 馬勗既博學有美名甚為秦所重因勸秦請開文學館
 引才名之士撰括地志後歷吏部郎太子左庶子卒幹
 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徐王好畋獵幹每諫
 止之垂拱中歷遷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舊吏苛酷百
 姓多有逃散幹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
 來復業稱為良牧召拜右羽林將軍尋遷冬官尚書酷
 吏來俊臣素忌嫉之遂誣奏幹在魏州與瑯琊王沖私
 書往復因繫獄鞫訊幹發憤而卒瓌四代孫翔文宗大
 和四年釋褐文學參軍

史臣曰韋思謙始以州縣奮於煙霄持綱不避於權豪
 報國能忘於妻子自強不息剛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
 輔皇甫公義可謂知人矣且福善餘慶不謂無徵二子
 構堂俱列相輔文皆經濟政盡明能加以承慶方危染
 翰而曾非恐悚嗣立見用襲封而罔墜逍遙無忝父風
 寧慙祖德諡溫諡孝何愧易名陸元方博學大度再踐
 鈞衡當則天時非有忠貞應無黜責綏州之任抑又何
 慙觀其濟海無私狂風自止臨終焚藁溫樹始彰故知
 正可以動神明德可以延家代象先益高人品尤著相
 才全濟有名孤立無禍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等咸居清

唐書卷三

三

列得非有後於魯乎蘇瓌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又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也當中宗棄代韋氏奪權預謀者十有
 九人咸生異議瓌志存大節獨發讜言其後善惡顯彰
 黜陟明著聖人之言驗於斯矣頌唯公是相以儉承家
 李嶠許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
 始令終先後無愧
 贊曰善人君子懷忠秉正盡富文章咸推諫諍豈媿明
 廷無慙重柄子子孫孫演承餘慶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列傳四十

狄仁傑 族曾孫兼謨

王方慶 父宏直 子駿 孫備 九世孫搏 備搏皆從新書增

姚瑋 弟班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眾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闔立本為河南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

歷書百四 狄仁傑

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仁傑孝友絕人在并州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蕭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豈獨無媿耶由是相待如初每曰公之賢北斗已南一人而已仁傑儀鳳中為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坐誤

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左右矚仁傑令出仁傑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將徙冀人辛毘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

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毘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元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堦之左右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惴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

唐書百四 狄仁傑

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誠本

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

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

尋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宮以仁

傑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

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灾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

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

耶遽合罷之高宗聞之歎曰真大丈夫也俄轉寧州刺

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

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

者盈路翰既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

願成使君之美無為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為

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

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轉文昌

右丞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

六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

註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

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

非本心伏望哀其註誤特赦原之配流豐州豫囚次於

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

碑下齋三日而後行豫囚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狄君

之德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

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

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

其辭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

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且兇威脅

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

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冤聲騰沸

上徹於天如得尙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

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

為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地官侍郎判尙書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

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

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為善友臣請不

知則天深加歎異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

宜責有司尙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

徒况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胄子數

千凡幾詔邪為定合未幾為來俊臣誣構下獄時一問

即承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

嘆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

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尙書必得減死

唐書百四十八卷 狄仁傑

三

唐書百四十八卷 狄仁傑

四

德壽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尚書為春官時執柔任其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冤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謂曰承反何也對曰向若不承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已死於鞭笞矣何為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彭澤令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苦爭欲必殺仁傑等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萬歲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畝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神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神功元年入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

祿大夫兼納言仁傑以百姓西戍疎勒等四鎮極為凋弊乃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士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聘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

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積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卹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

唐書百四十一卷

七

捐之之謀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

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救邊兵謹守備蓄欵以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遠備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為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

唐書百四十一卷

八

麻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為河北道元帥以便宜從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仁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便制仁傑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朔人庶多為突厥逼脅賊退後懼誅又多逃匿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授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隨腦曾無心媿修築池城繕

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墜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邱墟化爲禾黍此由恩不普治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嘆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以此爲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

唐書百四 次二卷 九

細分人主恢宏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怨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天人神道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制從之軍還授內史聖曆二年則天幸三陽宮王公百僚咸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爲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効節又奏請授

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等凱旋則天召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賞於仁傑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象教兼行觀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尙捨而况其餘今之枷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環材竭於輪奐工不使鬼出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

唐書百四 次二卷 十

辭筆楚遊僧一說矯陳福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註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闐闐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維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典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

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
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
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
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維兼採衆議
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
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
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
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
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則天
乃罷其役是歲九月病卒年七十一則天為之舉哀廢朝三

唐書

仁傑

日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仁傑嘗以舉賢為意其所引
拔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
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平仁傑曰陛下作
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
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
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
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
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
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
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

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召為相柬之果能
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仁傑嘗為魏州刺史人吏
為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頗貪暴
為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至元和中田宏正鎮魏長子
光嗣聖厯初為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
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
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歷滎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為
之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坐賊
貶歙州別駕卒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
復讜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

唐書

仁傑

母恩情為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為儲貳張
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唯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
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莫敢對仁傑曰
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
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
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
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
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太子
天下之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
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
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
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初
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初
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為言
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遠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
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

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
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
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別傳備載其辭中宗返正追贈司
空睿宗追封梁國公仁傑族曾孫兼謨

新書贊曰武后承唐中衰操生殺柄劫制天下而懷
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
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
淵洗光成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

兼謨字汝登進士第祖郊父邁仕官皆微兼謨元和末

解褐襄陽推官試校書郎言行剛正使府知名令孤楚

憲宗召為左拾遺累上書言事歷尚書郎長慶大和中

歷鄭州刺史歷鄭州刺史歲早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行稱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狄仁傑 三

入為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污繖帛等贓
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赦書文宗召而諭
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典吏亦宜在宥然事
或不可卿勿以封敕為艱遷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謂
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
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為心職業由茲不舉
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為常常之心哉兼謨謝曰
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奏會江西觀察使吳士矩
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兼謨奏曰觀察使守
陛下土地宣陛下詔條臨戎賞軍州有定數而士矩與

奪由已盈縮自專不唯貽弊一方必致諸軍援例請下
法司正行朝典士矩坐貶蔡州別駕兼謨尋轉兵部侍
郎明年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使會昌中
累歷方鎮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為傳俄領天平節
度使辭疾以秘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

卒
王方慶名繼以字顯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

曾孫也其先自瑯琊南度居於丹陽為江左冠族褒北
徙入關始家咸陽焉祖稟隋衛尉丞伯父宏讓有美名
貞觀中為中書舍人父宏直為漢王元昌友收獵無度
乃上書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方慶 十四

之業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克之効行無河間樂善之譽
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答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
祚其為計者在乎修德冠履詩禮收獵史傳覽古人成
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迹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
何列騎齊驅交橫壟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眾庶之
憂逞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實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
漸見疏斥轉荆王友龍朔中卒方慶年十六起家越王
府參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為太子
舍人方慶隨之卒業承淳中累遷太僕少卿則天臨朝
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貢崑崙乘舶以珍物

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
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又管內諸州首領舊多貪縱
百姓有詣府稱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鞠問
方慶乃集止府僚絕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之由是
境內清肅當時議者以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
慶之右有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既美
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
彰善政也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祿大
夫封石泉縣男萬歲登封元年轉并州長史封瑯琊縣
男未行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

唐書百四十五卷 王方慶 七

郎依舊知政事神功元年七月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
攸宜破契丹凱還欲以是月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
為將軍入城例有軍樂既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請備
而不奏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
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於時持疑不定下太
常禮官荀訥議稱禮祇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
忌時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
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則天從之則天嘗幸萬安山
玉泉寺以山徑危懸欲御腰輿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
帝嘗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勳張猛奏曰乘船危就

橋安元帝乃從橋即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路曲狹
上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人父
母奈何踐此畏塗伏望停輿駐蹕則天納其言而止是
歲改封石泉子時有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
司禮博士辟間仁謂奏議其畧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
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
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臣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
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
若以為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
秦有明堂而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參求既無其

唐書百四十五卷 王方慶 七

禮不可習非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方慶又奏議
其畧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
月之餘曰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
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
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
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唯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
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
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前儒因

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則天又令春官廣集眾儒取方慶仁謂所奏議以定得失時成均博士吳揚善禮儀志作吳揚吾太學博士郭山暉等奏按周禮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秦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望依方慶議有制從之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在今又進臣十一代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鸞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叙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為榮方慶又舉令杖期喪大功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更禁斷從之方慶漸以老疾乞從閑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及中宗立為東宮方慶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聖曆二年壹日當是則天欲季冬講武有

司稽緩延入孟春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總名兵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答曰比為久屬太平多歷年載人皆廢戰並悉學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習卿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舉金傷木則便害發生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此請乃月令虛行佇啟直言用依來表是歲正授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餘並如故俸料同職事三品兼侍皇太子讀書方慶又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晉尚書僕射

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准朝官尚猶如此官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啟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宏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即成例足為軌模伏望天恩因循舊式付司改換制從之長安二年五月卒贈兗州都督諡曰貞中宗即位以官僚之舊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九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故時人編次名曰禮雜答問聚書甚多不減祕閣至於圖書亦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方慶 七

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亦散亡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少子駿工書知名尤善琴瑟而性多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孫備字靈龜明經調冀州參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驍然備至虜中勸說禍福虜乃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備六世封石泉第辟佐王鐸慶州節度府別傳與會孫搏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刺史久之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為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宣撫使會錢鏐兼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嫡后博因請赦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臣不平構藩鎮內脅天子搏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搏並位素忌搏明達有

謀即劾搏為中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搏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已復輔政即請搏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疏其尤光化三年罷為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參軍事賜死藍田驛新書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為不誣矣姚壽字令璋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少孤撫弟妹以友愛稱博涉經史有才辨永徽中明經擢第累補太子官門郎與司議郎孟利貞等奉令撰瑤山玉彩書書成遷祕書郎調露中累遷至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則天臨朝遷夏官侍郎坐從父弟敬節同徐敬業之亂貶桂州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姚壽 三

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壽至嶺南訪諸山川草樹其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為上應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拜天官侍郎善於選補時人稱之長壽二年兩皆在元年 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微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壽以為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宜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壽始也是歲九月坐事轉司賓少卿罷知政事延載初擢拜納言有司以壽從父弟犯法奏言不合更為侍臣壽上

言昔王敦稱兵犯順王導仍典樞機嵇康戮於晉朝嵇紹忠於晉室竊惟前古尚不為疑今奉聖恩豈由臣下必以體例有乖伏請甘從屏退則天曰此乃我意卿復何言但當盡忠無聽浮說時武三思率蕃夷酋長請造天樞於端門外刻字紀功以頌周德璿為督作使證聖初璿加秋官尚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則天欲責躬避正殿璿奏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觀此無常之相便成正覺之因故知聖人之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博濟良

唐書百四十一 姚璿

三

多可使由之義存於此况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若避正殿於禮未為得也左拾遺劉承慶廷奏云明堂宗祀之所今既被焚陛下宜輟朝思過璿又持前議以爭之則天乃依璿奏更御端門大酺燕璿監造天樞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至是以功當賜爵一等璿表請回贈父一官乃追贈其父豫州司戶參軍處平為博州刺史天后將封嵩岳命璿總知撰儀注并充封禪副使及重造明堂又令璿充使督作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有大石國使請獻獅子璿上疏諫曰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為勞

費陛下以百姓為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總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翔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乎疏奏遽停來使又九鼎初成制令黃金千兩進之璿進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為浮命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耀則天又從之尋屬契丹犯塞命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璿為副使以備之及還坐事神功初左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璿屢有發擿姦無所容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

唐書百四十一 姚璿

三

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為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宏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歲寒無改終始不渝乃眷蜀中吐俗殷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厝足是用命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更不敢犯姦無所容前後糾擿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迹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瑯琊之化當以豫州為法則天又嘗謂侍臣曰凡為長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僚吏者甚難至於姚璿可謂兼之矣時新都丞朱待辟坐賊至死逮

捕繫獄待辟素善沙門理中陰結諸不逞因待辟以殺
璠為名擬據巴蜀為亂人密表告之者制令璠按其獄
璠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誅死者僅以千數則天又令
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加詳覆亦無
所發明逮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會以就反狀
因此籍沒者復五十餘家其餘稱知反配流者亦十八
九道路冤之監察御史袁恕已劾奏其事則天初令璠
與恕已對定又尋令罷推俄拜地官尚書歲餘轉冬官
尚書仍西京留守長安中累表乞骸骨制聽致仕進爵
為伯遇官名復舊為工部尚書神龍元年卒年七十四遺令

唐書袁恕已傳

三

薄葬贈越州都督諡曰成弟班

班少好學以勤苦自立舉明經累除定汴滄虢幽等五
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轉秦州刺史以善政有聞璽
書褒美賜絹百疋神龍元年累封宣城郡公五遷太子
詹事仍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舉事不法班前後上書
進諫今載四事其一曰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
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
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
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太子既冠成
人免於師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心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箴大夫進謀故習與智長
化與心成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
所以驗於今伏惟殿下睿德洪深天資聰敏近代成敗
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
弼虛備耳目叨預股肱輒薦塵露庶裨山海伏以內置
作坊工巧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
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輕重因為詐偽有玷徽猷臣望
並付所司以停宮內造作如或要須役造猶望宮外安
置庶得工匠不於宮禁出入其二曰臣聞漢文帝身衣

唐書袁恕已傳

五

七綈足履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
玉具劍環珮以過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
太子曰主言五石之寶也經侯委劍珮而去太子使
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
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務以簡素為貴皇王政
化皆以菲薄為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浮奢臣愚
竊望損之又損居簡以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其三
曰臣聞銀榜銅樓宮闈嚴祕門閤來往皆有簿麻殿下
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或恐姦偽之輩因此妄為增減
脫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即差違且近日呂昇之便乃代

署宣敕伏賴殿下睿敏當卽覺其姦偽自餘臣下庸淺豈能深辨真虛望墨令及覆事行下並用內印印墨署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微窮神索隱事之善惡毫釐靡差理有危疑錙銖無爽臣以庸謬叨侍春闈職居獻替豈敢緘默其四曰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

唐書百一 姚瑋

三

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擷句方資審論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儲闈以端靜爲務恭膺守器以學業爲先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既習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經史爲先斯乃急務至於工巧造作僚吏直司實爲末事無足勞慮臣以庸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譴聖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畧細事一蒙採納萬死無辭乞降儲明俯矜狂瞽疏奏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遣

唐書合鈔 卷一四〇

索其官中得班諫書中宗嘉其切直時宮臣皆貶黜唯班擢拜右散騎常侍歲餘遷祕書監唐宗卽位累授戶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先天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拜戶部尚書班與兄璿數年間俱爲定州刺史戶部尚書時人榮之開元二年卒年七十四班嘗以其曾祖晉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爲已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

唐書百一 姚瑋

三

史臣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廬陵復位唐祚中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許之太甚答曰當革命之時朋邪甚衆非推誠竭力致身忘家者孰能與於此乎仁傑流死不避骨鯁有彰雖逢好殺無辜能使終畏大義竟存天下豈不然乎王方慶干城南海羽翼東宮臺閣樞機無不功濟所謂君子不器者也苟非文學斯焉取斯璿成都布政始卒不侔相國上章或否或中且焚明堂而避正殿固諍何多黜唐頌而立天樞一言非措矧乃妄求符瑞已失忠貞精擇楚茅難裨過咎不常其德罔畏承羞班規諫有才牧守多善儲幄之任可謂得人

贊曰犯顏忤旨返政扶危是人難事狄能有之終替武氏克復唐基功之莫大人無以師方慶之才周旋特立

四一三

瑋也無常班能操執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

唐書

毛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一

列傳四十一

王及善

父君愕

杜景儉

朱敬則

兄仁軌從新書增

楊再思

弟季昭從新書增

李懷遠

子景伯

景伯

豆盧欽望

張光輔史務滋

崔元綜周允元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也父君愕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君廓曰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誠宜撫納遺氓保全形勝按甲以觀時變擁眾而歸真主此富貴可圖也今足下居無尺土之地守無兼旬之糧恣行殘忍所過攘斂竊為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計將

唐書

王及善

安出君愕為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來降拜大將軍頗以戰功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兼領左屯營兵馬與高麗戰於駐蹕山君愕先鋒陷陣力戰而死太宗深痛悼之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及善年十四以父死王事授朝散大夫襲爵邢國公高宗時累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擲倒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辭而遣之高宗

聞而特加賞慰賜絹百疋尋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俄以病免尋起為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時山東饑及善為巡撫賑給使尋拜春官尚書秦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老病請乞致仕加授光祿大夫後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新書魏州刺史則天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病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臥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為本也卿不可行乃畱拜內史時御

唐書三皇王及善

二

史中丞來俊臣嘗以飛禍陷良善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司斷以極刑則天欲赦之及善執奏曰俊臣兇狡不軌所信任者皆屠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名德君子臣愚以為若不勦絕元惡恐搖動朝廷禍從此始則天納之俄而則天將追廬陵王立為太子及善贊成其計及太子立又請太子外朝以慰人心則天從之及善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時張易之兄弟恃寵每內宴皆無人臣之禮及善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燕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

病請假月餘則天都不問之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三上不許聖祿二年拜文昌左相旬日而薨年八十二廢朝三日贈益州大都督諡曰貞陪葬乾陵

杜景儉新書景儉初名冀州武邑人也少舉明經累除殿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即欲視事又鞭笞僚吏將以示威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為此州司馬而州司未受命也何藉數日之祿而不待九重之旨即欲視事不亦急耶嗣業益怒景儉又曰公今持咫尺之制真偽未知即欲

唐書景儉杜景儉

三

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揚州之禍非此類耶乃叱左右各令罷散嗣業慚赧而止俄有制除嗣業荊州司馬竟不如志人吏為之語曰錄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景儉由是稍知名人為司賓主簿轉司刑丞天授中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儉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於外今雖欲罪臣奈何幸相曰詔為司刑設何預秋官耶景儉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為守法擢鳳閣舍人累遷洛州司馬尋轉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

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延載初為鳳閣侍郎周允元奏景儉黨於李昭德左遷秦州刺史後累除司刑卿聖曆二年新書元年則天復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多陷賊中及事定河內王武懿宗將盡論其罪景儉

唐書景儉

四

以為皆是驅逼非其本心請悉原之則天竟從景儉議歲餘轉秋官尚書坐漏泄禁中語左授司刑少卿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子澄頗以文藻著名官至鞏縣尉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門標六闕州黨美之敬則倜儻重節義早以辭學知名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聞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將加擢用為中書舍人李敬元所毀乃授洹水尉長壽中累除右補闕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

多流言異議至是既漸寧晏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秦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既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

唐書景儉

五

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眎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用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之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遠廬禮經者先王之成迹然則祝祠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舍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

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
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
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
無妖不戮以茲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
之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
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
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
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
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
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

唐書高宗本紀則

六

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立章程下恬
愉之辭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室
羅織之源埽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
哉則天甚善之長安三年累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
請高史官選
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稟歎曰董狐何以加
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
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
敏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尋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為張易
之兄弟所誣構將陷重辟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
疏申理曰元忠張說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
豈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減死四年以老疾請罷知政

事許之均改或累轉冬官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張易
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
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
形像號為高士圖集名備撰
三教珠英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
就其高潔守正如此神龍元年出為鄭州刺史尋以老
致仕二年侍御史冉祖雍素與敬則不協乃誣奏云與
王同皎親善既涪州刺史
既明其非罪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
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步從
而歸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
嘗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雅有知人之鑑

唐書高宗本紀則

七

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景龍三年五月卒於家年七
十五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
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
敬則嘗采魏晉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又
以前代文士論廢五等者以秦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
等論曰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為
秦之失子竊異之試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
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
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元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流
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
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

參於前其於進趨也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絡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弑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奪攘投會者為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

唐書皇紀朱敬則

八

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繁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背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於陳軫一旅之眾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元風埽地至盡况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懸深懼已圖之不逮罷

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算財不足以分賞論地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失其國鼂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眾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玉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也是齊晉以逆禮為慚吳楚以犯上非媿曼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緬觀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

唐書皇紀朱敬則

九

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闕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而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當時賢者是之敬則知政事時每以用人為先桂州蠻叛薦裴懷古鳳閣舍人缺薦魏知古右史缺薦張思敬則天以為知人睿宗即位嘗謂侍臣曰神龍已來李多祚王同皎竝復舊官韋月將燕欽融咸有褒贈不知更有何人尚抱冤抑吏部尚書劉幽求對曰故鄭州刺史朱敬則往在則天

朝任正諫大夫知政事忠貞義烈為天下所推神龍初
被宗楚客冉祖雍等誣搆左授廬州刺史長安年中嘗
謂臣云相王必膺期受命當須盡節事之及韋氏篡逆
干紀臣遂見危赴難翼戴興麻雖則天誘其事亦是敬
則先啟之心今陛下龍興寶位兇黨就戮敬則尚銜冤
泉壤未蒙昭雪况復事符先覺誠即可嘉睿宗然之贈
敬則祕書監諡曰元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
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
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
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樛員半千魏知古共諡為孝友先
生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元武尉充使詣京

唐書百三十一 楊再思 十一

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
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勿作聲恐為
他人所擒幸畱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盜者齎去再思初
不言其事假貸以歸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右肅政臺
御史大夫延載初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
聖初轉鳳閣侍郎依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尋遷
內史自宏農縣男累封至鄭國公再思自歷事三主知
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
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然
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

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
其身哉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禱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溝
道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長安末昌宗既為法司所
誅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鞠同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
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
對曰昌宗往因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
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
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
甚怒出令言為長社令嗣士九加嗤笑再思為御史大
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於

唐書百三十一 楊再思 十二

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內史面似
高麗再思欣然請翦紙自帖於巾卻披紫袍為高麗舞
繁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
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
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長
安四年以本官檢校京兆府長史又遷檢校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中宗卽位拜戶部尚書兼中書令轉侍中以
宮僚封鄭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又為冊順天皇后使賜
物五百段鞍馬稱是時武三思將誣殺王同皎再思與
吏部尚書李嶠刑部尚書韋巨源並受制考按其獄竟

不能發明其枉致同皎至死罪眾寃之再思俄復為中書令吏部尚書景龍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

其年薨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恭子植植

子獻竝為司勳員外郎再思弟季昭為考功郎中

季昭中茂才第為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駙馬都尉薛紹紹兄顛為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流於沙州赦還

為懷州司馬 溫玉為戶部侍郎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也早孤貧好學善屬文有宗

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竟拒之退而歎曰因人之勢

高士不為假蔭求官豈吾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累

除司禮少卿出為邢州刺史以其本鄉固辭不受改授

冀州刺史俄歷揚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又授同

州刺史在職以清簡稱入為太子左庶子兼太子賓客

歷遷右散騎常侍春官侍郎大足年遷鸞臺侍郎尋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加銀青光祿大夫拜秋官尚書

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賜爵平鄉縣男長安四年以老辭

職聽解秋官尚書正除太子左庶子尋授太子賓客神

龍初除左散騎常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金

紫光祿大夫進封趙郡公特賜實封三百戶俄以疾請

致仕許之中宗將幸京師又令以本官知東都畱守懷

遠雖久居榮位而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

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

神龍二年八月卒中宗特賜錦被以充斂輟朝一日親為文以祭之贈侍中諡曰成子景伯

景伯景龍中為給事中又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為迴波辭眾皆為諂佞之辭及自

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厄微臣職在箴規侍

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

稱之曰此真諫官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

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疊生非強翰弱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置御史以時檢察累遷右散騎常

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由是停都督

侍尋以老疾致仕開元中卒子彭年

彭年有吏才工於剖析當時稱之開元中歷考功員外

郎知舉又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天寶初又為

吏部侍郎與右相李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為婚姻引就

清列以大其門典銓管七年後以賊汚為御史中丞宋

渾所劾長流嶺南臨賀郡累月渾及弟恕又以賊下獄

詔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南康郡天寶十二載起彭年

為濟陰太守又遷馮翊太守入為中書舍人給事中吏

部侍郎十五載元宗幸蜀賊陷西京彭年沒於賊胥授

偽官憂憤忽忽不得志與韋斌相次而卒及克復兩京
優制贈彭年為禮部尚書

豆盧欽望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通隋相州刺史南陳郡
公祖寬即隋文帝之甥也大業末為梁泉令及高祖定
關中寬與郡守蕭瑀率豪右赴京師由是累授殿中監
仍詔其子懷讓尚萬春公主高祖以寬曾祖甚魏太和
中例稱單姓至是改寬為盧氏貞觀中歷遷禮部尚書
左衛大將軍封芮國公永徽元年卒贈特進并州都督
陪葬昭陵諡曰定又復其姓為豆盧氏父仁業高宗時
為左衛將軍欽望則天時累遷司賓卿長壽二年代宗

唐書豆盧欽望

直

秦客為內史時李昭德亦為內史執權用事欽望與同
時宰相韋巨源陸元方蘇味道杜景儉等竝委曲從之
證聖元年昭德坐事左遷涪陵尉則天以欽望等不能
執正又為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欽望附會昭德罔上
附下乃左遷欽望為趙州刺史韋巨源自右丞為鄜州
刺史陸元方自秋官侍郎為綏州刺史蘇味道自鳳閣
侍郎為集州刺史其年欽望入為司禮卿遷秋官尚書
封芮國公出為河北道宣勞使俄而廬陵王復為皇太
子以欽望為皇太子宮尹聖曆二年拜文昌右相同鳳
閣鸞臺三品尋授太子賓客停知政事中宗即位以欽

望宮僚舊臣拜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兼檢校安國
相王府長史兼中書令知兵部事監修國史欽望作相
兩朝前後十餘年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皆專權

驕縱圖為逆亂欽望獨謹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獲
譏於代神龍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景龍三年五月表
請乞骸不許十一月卒年八十餘贈司空并州大都督
諡曰元賜東園祕器陪葬乾陵則天時宰相又有張光
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竝有名

唐書張光輔

直

張光輔者京兆人也少明辨有吏幹累遷司農少卿文
昌右丞以討平越王貞之功拜鳳閣侍郎知政事永昌
元年遷納言旬日又拜內史皆有名其年洛州司馬房
嗣業洛陽令張嗣明坐與徐敬業弟敬真陰相交結敬
真自流所繡州逃歸將北投突厥引虜人寇途經洛下
嗣業嗣明二人給其衣糧而遣之行至定州為人所覺
嗣業於獄中自縊死嗣明與敬真多引海內相識冀緩
其死嗣明稱光輔征豫州日私說圖讖天文陰懷兩端
顧望以觀成敗光輔由是被誅家口籍沒

史務滋者宣州溧陽人

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

累至內史天授

中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
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左鷹揚將軍虔通竝為侍御史

來子珣誣以謀反誅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初務滋素與行感周密意欲寢其反狀則天怒令俊臣鞠之務滋恐被陷刑乃自殺

崔元綜者鄭州新鄭人也祖君肅武德中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中累轉秋官侍郎長壽元年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好潔細行薰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明年犯罪配流振州朝野莫不稱慶尋赦還復拜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尚書

唐書元綜二豆盧欽望

六

左丞蒲州刺史以老疾致仕晚年好攝養導引之術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者豫州安城人也弱冠舉進士延載初累轉左

右肅政臺御史中丞俄除鳳閣鸞臺平章事嘗與諸宰

臣侍宴則天令各述書傳中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為語有指斥糾而駁之則天曰聞此言足以為戒豈得將為過耶證聖元年卒贈貝州刺史則天為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為榮

史臣曰王及善在孝敬東宮誠能奉職當俊臣下獄力諫除凶是憂濫及賢良而欲明彰羽翼興復之志不謂

無心杜景儉五刑有濫濟活為心四氣不和歸罪在已則天謂曰真宰相然乃柔順李昭德不無吐剛之過也朱敬則文學有稱節行無愧諫諍果決推擇精真苟非洞鑒古今深識王霸何由立其高論哉惜乎相不得時矣楊再思佞而取貴苟以全身揜不善而自欺謂無十目十手也李懷遠名不苟於假蔭貴不銜於故鄉無改陋居常乘劣駟亦一時之善矣然匪躬之道未之聞也豆盧欽望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無小善登於大用可謂具臣

唐書元綜

七

節少連為絕守道安貧懷遠當仁欽望之屬片善何足諂媚再思祇宜遄速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二

列傳四十二

桓彥範

李福業 盧襲秀 皆從新書增

敬暉

曾孫元膺

崔元暉

弟昇 元暉子璩

張柬之

子瀚

袁恕己

曾孫德文

桓彥範

字士潤

潤州曲阿人也祖法嗣雍王府諮議參軍

宏文館學士彥範慷慨俊爽少以門蔭調補右翊衛聖

厓初累除司衛寺主簿納言狄仁傑特相禮異嘗謂曰

足下才識如是必能自致遠大尋擢授監察御史長安

三年歷遷御史中丞四年轉司刑少卿時司僕卿張昌

宗坐遺術人李宏泰占已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請收

唐書高宗 桓彥範

付制獄窮理其罪則天不許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德無

才謬承恩寵自宜粉骨碎肌以答殊造豈得包藏禍心

有此占相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昌宗以逆亂罪

多自招其咎此是皇天降怒非惟陛下故誅違天不祥

乞陛下裁擇原其本奏以防事敗事敗即言奏訖不敗

則候時為逆此乃姦臣詭計疑惑聖心今果遂其所謀

陛下何忍不察若昌宗無此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宏泰

往還尚令修福復擬禳厄此則期於必遂元無悔心縱

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其可刑況經兩度事彰

天恩竝垂捨宥昌宗自為得計人亦以為應運即不勞

兵甲天下皆從萬方譏之以為陛下縱成其亂也君在

臣圖天分是為逆臣不誅社稷亡矣伏請付鸞臺鳳閣

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時又內史李嶠等奏稱往屬

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鞠訊決斷刑獄至嚴刻薄之吏恣

行酷法其周興邱勣來俊臣所劾破家者竝請雪免彥

範又奏請自文明元年以後得罪人除揚豫博三州及

諸謀逆魁首一切赦之表疏前後十奏辭旨激切至是

方見允納彥範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

爭之愈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

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是歲冬則天不豫張易之與

唐書高宗 桓彥範

弟昌宗入閣侍疾潛圖逆亂鳳閣侍郎張柬之與彥範

及中臺右丞敬暉等建策將誅之柬之遽引彥範及暉

竝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共圖其事時皇太子每

於北門起居彥範與暉因得謁見密陳其計太子從之

神龍元年正月彥範與敬暉及左羽林將軍李湛李多

祚右羽林將軍楊元琰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率左右

羽林兵及千騎五百餘人討易之昌宗於宮中令李湛

李多祚就東宮迎皇太子兵至元武門彥範等奉太子

斬關而入兵士大譟時則天在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

之昌宗於廊下并就第斬其兄汴州刺史昌期司禮少

卿同休竝梟首於天津橋南士庶見者莫不歡叫相賀
 或鬻割其肉一夕都盡后問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
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明曰太子即位之初易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臥不復言
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暉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彥範以功加銀青詔書下秀翳澄駁咸以為天人之應
 光祿大夫拜納言賜勳上柱國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又改為侍中從新令也彥範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桓彥範

三

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預問國政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軔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預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曰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闈撓

亂時政陛下又輕騎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媾黷有虧尊嚴臣抑嘗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之罪不殊於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棄邪勿疑實願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敕授方術人鄭普思祕書監葉淨能國子祭酒彥範苦言其不可帝曰既要用之無容便止彥範又對曰陛下白龍飛寶位遠下制云軍國政化皆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嘗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恐物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桓彥範

四

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唯陛下少加慎擇帝竟不納時韋皇后既干朝政德靜郡王武三思又居中用事以則天為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慮彥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皇后韋氏既雅為帝所信寵言無不從三思又私通於韋氏乃日夕譏毀彥範等帝竟用三思計進封彥範為扶陽郡王敬暉為平陽郡王張柬之為漢陽郡王崔元暉為博陵郡王袁恕已為南陽郡王竝加特進令罷知政事彥範仍賜姓韋氏令與皇后同屬籍仍賜雜綵錦繡金銀鞍馬等雖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也易州刺史趙履溫者即彥範之妻兄

也彥範誅易之後奏言先與履溫共謀其事於是召拜
司農少卿履溫德之乃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知政
事履溫又脅奪其婢大為時論所譏尋出為洛州刺史
轉濠州刺史二年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以武三思
與韋氏姦通潛謀誅之事洩為三思誣構言同皎將廢
皇后韋氏彥範等通知其情乃貶彥範為瀧州司馬敬
暉崖州司馬袁恕已賈州司馬崔元暉白州司馬張柬
之新州司馬並仍令長任勳封並削彥範仍復其本姓
桓氏是歲秋武三思又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
橋請加廢黜中宗聞之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推求其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人承嘉希三思旨奏言彥範與敬暉張柬之袁恕已崔
元暉等教人密為此榜雖託廢后為名實有危君之計
請加族滅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隱執奏云敬暉
等既未經鞫問不可即肆誅夷請差御史按罪待至準
法處分大理卿裴談奏云敬暉等祇合據敕斷罪不可
別俟推鞫請並處斬籍沒中宗納其議仍以彥範等五
人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彥範於瀼州敬暉於崖
州張柬之於瀧州袁恕已於瓊州崔元暉於古州並終
身禁錮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嶺外擢授承嘉金
紫光祿大夫進封襄武郡公韋氏又特賜承嘉綵物五

百段瑞錦被一張擢拜裴談為刑部尚書左貶李朝隱
為聞喜令三思俄又諷節愍太子抗表請夷彥範等三
族中宗以既有前命不依其請三思猶慮彥範等重被
進用又納中書舍人崔湜之計特令湜姨兄嘉州司馬
周利貞攝右臺侍御史就嶺外並矯制殺之彥範赴流
所行至貴州利貞遇之於塗乃令左右執縛曳於竹槎
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時年五十四初將起事告其
母母曰忠孝不
並立義先
國家可也睿宗即位延和元年並追復其官爵忠烈仍
特還其子孫實封二百戶元宗即位開元六年詔曰皇
輿肇建必有輔佐之臣天步多艱爰仗經綸之業故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
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元暉中書令
南陽郡公袁恕已等並德惟神降材與運生道協台嶽
名書讖緯寅亮帝載勤勞王家參復禹之元謀奉昇唐
之景命雖殂謝既久而勳烈益彰撫彝鼎以念功想旂
常而增感緬遵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廟登於明堂
克申從祀之儀式茂疇庸之典並可配享中宗孝和皇
帝廟庭其子弟咸加收擢建中元年重贈司徒御史李
福業者
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州參軍
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
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以已乎見者傷
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為冉祖雍所按

不屬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泣然祖雍怒曰彥
 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愛色何
 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
 如獨殺我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眠祖雍色動握其手曰
 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為察非採
 秦王器之嘗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身非採
 義王不逼也貞觀中為豪城令彥範弟元範官至常州
 刺史臣範工部侍郎文宗開成三年帝訪御史中丞狄
 兼善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
 求其後秩以官惟彥範後無聞云
 敬暉字仲 絳州太平 新書平陽案絳州 人也弱冠舉明
 經聖厯初累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
 而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
 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咏之再遷夏
 官侍郎出為秦州刺史大足元年遷洛州長史天后幸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徵傳

七

長安令暉知副留守事在職以清幹著聞鹽書勞勉賜
 物百段長安三年新書拜中臺右丞加銀青光祿大夫
 神龍元年轉右羽林將軍以誅張易之昌宗功加金紫
 光祿大夫擢拜侍中賜爵平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尋
 進封齊國公天后崩遺制加實封通前滿七百戶暉等
 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咸宜降爵上章論奏於是諸武
 降為公武三思益怒乃諷帝陽尊暉等為郡王罷知政
 事仍賜鐵券恕十死朔望趨朝初暉與彥範等誅張易
 之兄弟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
 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會日

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 暉與張柬之屢陳不可乃
 机上肉爾爾留為天子藉手 暉與張柬之屢陳不可乃
 止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翼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
 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為天下所患同功者歎曰
 也時議以此歸咎於暉暉等既失政柄受制於三思暉
 每推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東之歎曰新書作主上疇昔
 為英王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耳今事勢已
 去知復何道三思既深憤惋以許州司功參軍鄭愔素
 被暉等廢黜因令上表陳其罪狀中宗詔曰則天大聖
 皇后往以憂勞不豫凶豎弄權暉等因興甲兵剷除妖
 孽朕錄其勞效備極寵勞自謂勳高一時遂欲權傾四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徵傳

八

海擅作威福輕侮國章悖道棄義莫斯之甚然收其薄
 效猶為隱忍錫其郡王之重優以特進之榮不謂谿壑
 之志殊難盈滿既失大權多懷怨望乃與王同皎窺覘
 內禁潛相謀結更欲權兵絳闕圖廢椒宮險迹醜辭驚
 視駭聽屬以帝圖伊始務靜狴牢所以久為含容未能
 暴諸遐邇自同皎伏法豐迹彌彰倘若無其發明何以
 懲茲悖亂迹其巨逆合置嚴誅緣其昔立微功所以特
 從寬宥咸宜貶降出佐遐藩暉可崖州司馬東之可新
 州司馬恕已可賈州司馬元暉可白州司馬並員外置
 暉到崖州竟為周利貞所殺睿宗即位追復五王官爵

贈暉秦州都督諡曰肅愍建中初重贈太尉曾孫元膺
開成三年自試太子通事舍人為河南縣丞

崔元暉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謹為胡蘇令本名暉以字

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為元暉少有學行深為叔父祕

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其

乳累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兒屯

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

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

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

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俸祿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崔元暉 九

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

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

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

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唯其疾之

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元暉遵奉母氏教誠

以清謹見稱母亡哀毀廿尋授天官郎中遷鳳閣舍人

長安元年超拜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卻絕請謁頗為

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

已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自慶此欲盛為

貪惡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賜雜綵七十段

三年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

四年遷鳳閣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依舊知政事先

是來俊臣周興等誣陷良善冀圖爵賞因緣籍沒者數

百家元暉固陳其枉狀則天乃感悟咸從雪免則天季

年宋璟劾奏張昌宗謀為不軌元暉亦屢有讜言則天

乃令法司正斷其罪元暉弟昇時為司刑少卿又請寘

以大辟其兄弟守正如此是時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

見者累月及疾少間元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

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則天曰

深領卿厚意后遷上陽宮願元暉曰諸臣進皆因人而元暉我所擢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崔元暉 十

下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封博陵郡公中宗

將授方術人鄭普思為祕書監元暉切諫竟不納尋進

爵為王賜實封四新書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兼知都督事其後被累貶授白州司馬在道病卒十九年六

諡曰建中初贈太子太師元暉與弟昇甚相友愛三世

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野不異諸子弟孤貧者多躬自撫

養教授後雖乘權而子弟頗為當時所稱昇官至尚書

左丞元暉少時頗屬詩賦晚年以為非己所長乃不復

構思唯篤志經籍述作為事所撰行已要範十卷友義

傳十卷義士傳十五卷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並行

于代子璩頗以文學知名開元二年詔元暉東之神龍初保父王室姦臣忌焉破荒海流落變遷感激忠義宜以元官歷中書舍人禮
部侍郎璩子渙自有傳曾孫郢開成三年自商州防禦
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入為監察御史

張東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也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

尤好三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進士擢第始調

累補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年七十同時策

者千餘人東之獨為當時第一擢拜監察御史聖厯初

累遷鳳閣舍人時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著論云三年

之喪合三十六月東之著論駁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

屬書三張東之

十一

月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

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

預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

納采納徵皆有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

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

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

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日納采問

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

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日非二十五日是未三年而圖婚

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麻推乙巳是十

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
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
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

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日故邱明傳曰禮也據

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邱明親受經於

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唯爭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

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之

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

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

屬書三張東之

十一

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

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驗顧命

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翼日乙丑王

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

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

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

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

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

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

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禮記卷三 張東之

三

之明驗也此四驗者竝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蒼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竝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惟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月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爲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

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踊辭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親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爲乖僻夫棄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期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若孔鄭何杜之徒竝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初未易可窺但鑽仰

禮記卷三 張東之

尚

不休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請所有掎擿先儒願且以時消息時人以東之所駁頗合於禮典是歲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則天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延秀娶之東之奏曰自古無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表入煩忤其旨神功初出爲合州刺史尋轉蜀州刺史舊例每歲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東之表論其弊曰臣竊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已來洎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

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壯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譏

厚直置張東之

五

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置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置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置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安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伎唯知詭謀狡算忝

情割剝貪叨劫掠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詔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竝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乃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置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

厚直置張東之

六

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於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竝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恐一旦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嵩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人蕃不許交通往來增備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疏奏則天不納後累拜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召爲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時夏官尚

書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崇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遷鳳閣侍郎仍知政事及誅張易之兄弟柬之首謀其事中宗卽位以功擢拜天官尚書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未幾遷中書令監修國史月餘進封漢陽郡王加授特進令罷知政事其年秋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為著作郎令隨父之任上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柬之至襄州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致

法無所縱舍

會漢水漲鬪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過湍怒聞境賴之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史

其子漪恃以立功每見諸少長不以禮接時議以為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

又懇辭王尋為武三思所構貶授

新州司馬柬之至新州憤恚而卒年八十餘

八十景雲元年制曰褒德紀功事華典冊飾終追遠理光名教故

吏部尚書張柬之翼戴興運謨明帝道經綸譽謬風範

猶存往屬回邪構成釁咎無辜放逐淪沒荒遺言念勳

賢良深軫悼宜加寵贈式賁幽泉可贈中書令封漢陽

郡公

諡曰文貞建中初又贈司徒元孫璟開成三年自宜城尉遷壽安尉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歷遷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馬事敬暉等將誅張易之兄弟恕己預其謀議又從相王統率南衙兵仗以備非常及事定加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己恐其更啟遊娛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務廉陵州刺史恕己俄擢拜中書令仍加特進封南陽郡王罷知政事則天崩遺制加實封滿七百戶後與敬暉等累遭貶

黜流於環州尋為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汁數升恕己常服黃金餌毒發憤悶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始盡竟

不為乃擊殺之諡曰建中初贈太子太傅曾孫德文舉

進士開成三年授祕書省校書郎

史臣曰昔夫差入越句踐保於會稽不聽子胥之言而

有甬東之歎此五王除凶返正得計成功皆是時彥範

敬暉握兵全勢三思攸暨其黨半殲若從季昶之言寧

有利貞之禍蓋以心懷不忍遽失後圖黜削流移理固

然也且芟蔓而不能拔本建謀而尚欠防微死卽無辜

禍由自撥失斷召亂也不亦宜哉

贊曰嗟彼五王忠於有唐知火在木謂無其傷禍發既克勢摧靡當何事不敏周身之防

新書贊曰五王提衛兵誅變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耶贊牙一啟為艷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二

唐書百四十二

六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魏元忠

袁楚客從新書增

韋安石

子陟况從新書增 斌子安

石從子抗

巨源

趙彥昭

蕭至忠

宗楚客

紀處訥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也本名真宰

初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日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

以避則天母號改焉初為太學生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為意累年不調時有左史蓋屋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儀鳳中吐蕃頻犯塞元忠赴洛陽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工拙曰臣聞理天下之柄二

唐書百四十三 魏元忠

一

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方今王畧遐宣皇威遠振建禮樂而陶士庶訓軍旅而慴生靈然論武者以弓馬為先而不稽之以權畧談文者以篇章為首而不問之以經綸而奔競相因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士亦復不少並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士衡著辨亡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宣尼稱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則何平叔王夷甫豈得同日

而言哉臣聞才生於代代實須才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生代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夫有志之士在富貴之與貧賤皆思立於功名冀傳芳於竹帛故班超投筆而歎祖逖擊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且知已難逢英哲罕遇士之懷琬琰以就埃塵抱棟梁而困溝壑者則悠悠之流直視此士之貧賤安知此士之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舛望嗟乎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至於此也亦有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展其志畧身爲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則貧賤之士焉足道哉

唐書卷三魏元忠

二

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邊將位爲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賢而囚之知李廣之才而不能用之常歎李廣恨生不逢時令當高祖日萬戶侯豈足道哉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匈奴畏之號爲飛將爾時胡騎憑陵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時近不知魏尚李廣之賢而乃遠想廉頗李牧故馮唐曰雖有頗牧而不能近之矣從此言之疎斥賈誼復何怪哉此則身爲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晉羊祜獻計平吳賈充荀勗沮其策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緣荀賈不同竟不大舉此則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得展其志畧

而布衣韋帶之人懷一奇抱一策上書闕下朝進而望夕召何可得哉臣請歷訪內外交武職事五品已上得不有智計如羊祜武藝如李廣在用與不用之間不得騁其才畧伏願降寬大之詔使各言其志無令汲黯直氣臥死於淮陽守仲舒大才位屈於諸侯相又曰臣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畧經畧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滅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奉國威靈亦其才力所致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能否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也故趙充國征先零馮子明討南

唐書卷三魏元忠

三

羌皆計不空施機不虛發則良將立功之驗也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繫若任得其才則摧兇而扼暴苟非其任則敗國而殄人北齊段孝先云持大兵者如擊盤水傾在俛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從此而言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葛亮俱爲上策此皆不戰而却敵全軍以制勝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鬪智魏武之機神冠絕猶依法孫吳假有項籍之氣袁紹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且上智下愚明暗異等多算少謀衆寡殊科故魏用柏直以拒漢韓信輕爲豎

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即柏直慕容評
智勇俱亡者也夫中材之人素無智畧一旦居元帥之
任而意氣軒昂自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戎昭果
毅敦詩說禮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萬眾獨舉鄢郢
其後果辱秦軍樊噲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登時見折
季布皆其事也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
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非幹畧見知雖竭力盡誠
亦不免於傾敗若之何使當闕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
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元謨收復河南沈
慶之懸知不克謝元以書生之姿拒苻堅天下之眾都

續修四庫全書

四

超明其必勝桓温提數萬之兵萬里而襲成都劉真長
期於決取雖時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
銳志與識畧耳明者隨分而察成敗之形昭然自露京
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則昔賢之與今哲意
况何殊當事機之際也皆隨時而立功豈復取賢於往
代待才於未來也即論知與不知用與不用夫建功者
言其所濟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
馬隆孟觀並出自貧賤勲濟甚高未聞其家代為將帥
董仲舒曰為政之用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絃而更
張之乃可鼓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

為將即更張之義也以四海之廣億兆之眾其中豈無
卓越奇絕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又曰臣聞
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故禮崇謀夫竭其能賞厚義
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
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綱紀舉而眾務自理藥
石行而文武用命彼吐蕃蟻結蜂聚本非勅敵薛仁貴
郭待封受闕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勵熊羆乘機掃
撲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為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
師脫身而走幸逢寬政罪止削除國家網漏吞舟何以
過此天皇遲念舊恩收其後效當今朝廷所少豈此一

續修四庫全書

五

二人乎且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仁貴自
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瀆貨無厭今又不誅縱
惡更甚臣以疎賤干非其事豈欲問天皇之君臣生厚
薄於仁貴直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區區所懷實在於
此古人云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化今罰不能行賞
亦難信故人間議者皆言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無其
事良由中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賞賜庸庸傾竭倉庫留
意錐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所謂
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欺以得志
瞻望恩澤必因事而生心既有所因須應之以實豈得

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回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以表信曹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定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勣仍淹滯數年紛紜真偽相雜縱加沙汰未至澄清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勳所由主司之過其則不遠近在尙書省中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聞天皇何能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萬國共尊文昌政本四方是則軌物宣風理亂攸在臣是以披露不已冒死盡言且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識不稽古請以近

唐書高祖魏元忠

六

事言之貞觀年中萬年縣尉司馬元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審其姦詐棄之都市及征高麗也總管張君又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偽勳之罪多於元景仁貴等敗重於君又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韓子云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公孫宏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天皇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亦日月之一蝕也又今之將吏率多貪暴所務唯狗馬所求唯財物無趙奢吳起散金養士之風縱使行軍悉是此屬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旦夕望也

又曰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

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非取之何憂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謂敵當以爲京觀則此虜向使將能殺敵橫戶蔽野敏其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爭臣請天下自公及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公及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強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共朝良以益中國使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帝甚歎異之授祕書省正字令中書省仗內供奉尋除監察御史

唐書高祖魏元忠

七

爲尙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 文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其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迴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甲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閫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撓之罪幸速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討時敬業屯於下阿

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師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鬪其眾寡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克既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可捨必擒之弱獸趨難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一戰而破之敬猷脫身

唐書高祖 魏元忠

八

而遁孝逸乃進軍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總管蘇孝祥為賊所破孝逸又懼欲引退初敬業至下阿有流星墜其營及是有羣鳥飛噪於陣上元忠曰驗此即賊敗之兆也風順荻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元忠以功擢司刑正稍遷洛陽令尋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元忠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戶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則天以元忠有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新書費州時承救者將至市閣舍人王隱客馳傳免死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救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始起謝觀者感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聖歷元年侍御史擢拜御史

中丞又為來俊臣侯思止所陷再被流於嶺表復還授御史中丞元忠前後三被流於時人多稱其無罪則天嘗謂曰卿累負謗鑠何也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徒有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羹耳此輩殺臣以求達臣復何辜聖歷二年擢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未幾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政號清嚴長安中相王為并州元帥元忠為副時奉宸令張易之嘗縱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笞殺之權豪莫不敬憚時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加為大總管拒之拜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為靈武道行軍

唐書高祖 魏元忠

九

大總管元忠在軍唯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然亦未嘗敗失中宗在春宮時元忠檢校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奏則天曰臣承先帝顧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天不悅易之昌宗由是含怒因則天不豫乃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曰主上老矣吾屬當挾太子而令天下則天惑其言乃下元忠詔獄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令昌宗與元忠等殿前參對反復不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說合執證元忠說初偽許之及則天召說驗問說確稱元忠實無此語昌宗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說曰臣不問也易之等遂

曰說與同逆說曩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
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將
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為忠臣陛下不遺學伊周將
何效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
滅今不敢面欺則天乃悟元忠被誣然以昌宗之故特
懼元忠之冤
貶授端州高要尉中宗即位其日驛召元忠授衛尉卿
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又遷兵部尚書知政事如故尋
進拜侍中兼檢校兵部尚書時則天崩中宗居諒闇多
不視事軍國大政獨委元忠者數日未幾遷中書令加
授光祿大夫累封齊國公監修國史神龍二年元忠與
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沖韋承慶崔融岑羲徐堅等
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

中宗稱善賜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衛王府諮議參軍
昇為任城縣男時元忠特承寵榮當朝用事初元忠作
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為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
延首傾屬冀有所宏益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
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元忠乃親附權豪抑
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元忠乃親附權豪抑
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勉修時政議者以此少之陳
男子袁楚容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
其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充古義以正天下君侯
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
其本本正則天下固之與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
大樹無木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
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蓋崇其德所以重天
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
樹而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晏之間言於上

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失也
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
主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延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
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延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
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道徒為游食
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不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
此朝廷三公也非材不可與器不假其人必失天意夫
而無患禍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
官非輕朝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
况私生以官乎此朝廷邪人君無私者邦家之光任之致
治棄之生亂近乎此朝廷邪人君無私者邦家之光任之致
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多士雖有賢者非為官
擇吏高第為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才不違人望非為官
如泥事古以奴隸畜之此朝廷邪人君無私者邦家之光任之致
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此朝廷邪人君無私者邦家之光任之致
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敗後漢
側用人眾所畏懼所授之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敗後漢
時用事九甚晚節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敗後漢
升班秩既無正關率授員外乃盈千人館高紫耗府藏

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采椽以
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
官供其用不絕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治人必也
終歲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
以安人非以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
省事此誠矣如此則憂也人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
窮州牧縣宰非以此選則上無問而均一體也今天下
而吏不郵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私人不聊生是下
外吏不郵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私人不聊生是下
道尊之欲不亂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己奉也
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備惟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
其備况員之皆外乎此朝廷八失也備惟之十羊九牧
近封數夫自可處外而令出入禁掖使內言不當知外
備入職則夫自可處外而令出入禁掖使內言不當知外
必入固將弄君之口可以出而禁非所以危天下也
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而禁非所以危天下也
廷九失也彼婦之口可以出而禁非所以危天下也
臣不可不遂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

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為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
 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
 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
 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 四年代唐休璟為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尚書事監修國史未
 幾元忠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并給千騎
 四人充其左右手敕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救惠
 諒屬斯辰元忠至鄉里竟自藏其銀無所賑施及還帝
 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其恩遇如此是時安樂公主嘗
 私請廢節愍太子立已為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元忠曰公
 主而為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志曰山東木強安
 知禮阿母子尚為天子我何嫌官中謂武后為阿母子
 故主元忠固稱不可乃止尋遷左僕射餘並如故元忠

唐書高宗 魏元忠 三

又嫉武三思專權用事心常憤歎思欲誅之三年秋節
 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
 皆潛預其事太子既斬三思又率兵詣闕將請廢韋后
 為庶人遇元忠子太僕少卿昇於永安門脅令從已太
 子兵至元武樓下多祚等猶豫不戰元忠又持兩端由
 是不克昇為亂兵所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既
 唯皇太子
 沒為恨耳中宗以元忠有平寇之功又素為高宗天后
 所禮遇竟不以昇為累委任如初是時三思之黨宗楚
 客與侍中紀處訥等又執證元忠及昇云素與節愍太
 子同謀構逆請夷其三族中宗不許元忠懼不自安上

表固請致仕手制聽解左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於
 家仍朝朔望楚客等又引右衛郎將姚庭筠為御史中
 丞令劾奏元忠由是貶渠州員外司馬侍中楊再思中
 書令李嶠皆依楚客之旨以致元忠之罪唯中書侍郎
 蕭至忠正議云當從寬宥楚客大怒又遣給事中冉祖
 雍與楊再思奏言元忠既緣犯逆不合更授內地官遂
 左遷思州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奏言則
 天昔在三陽宮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
 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伏請加以嚴
 誅中宗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錯人臣

唐書高宗 魏元忠 三

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妥即請太子知事乃
 是狄仁傑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
 元忠豈是道理楚客等遂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
 十餘景龍四年追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仍
 令所司給靈輿送至鄉里睿宗即位制令陪葬定陵景
 雲三年又降制曰故左僕射齊國公魏元忠代協人望
 時稱國良歷事三朝俱展誠効晚年遷謫頗非其罪宜
 特還其子著作郎晁實封一百五十戶開元六年諡曰貞
 二子昇晃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鄖國公孝寬曾孫也祖

津大業末爲民部侍郎煬帝之幸江都救津與段達元
文都等於洛陽留守仍檢校民部尙書事李密逼東都
津拒戰於上東門外兵敗爲密所囚及王世充殺文都
等津獨免其難密敗歸東郡世充僭號深被愛遇及洛
陽平高祖與津有舊徵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出
爲陵州刺史卒父琬成州刺史叔琨戶部侍郎琨弟璲
倉部員外郎安石應明經舉累授乾封尉蘇良嗣甚禮
之永昌元年三遷雍州司兵良嗣時爲文昌左相謂安
石曰大材須大用何爲徒勞於州縣也特薦於則天擢
拜膳部員外郎永昌令并州司馬則天手制勞之曰聞

唐書高宗章安石

古

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於能官仁明彰於鎮撫如此
稱職深慰朕懷俄拜并州刺史歷德鄭二州刺史安石
性持重少言笑爲政清嚴所在人吏咸畏憚之久視年
遷文昌右丞尋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
子左庶子長安三年新書爲神都留守兼判天官秋官
二尙書事後與崔神慶等同爲侍讀尋知納言事是歲
又加檢校中臺左丞兼太子左庶子鳳閣鸞臺三品如
故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寵用權安石數折辱
之甚爲易之等所忌嘗於內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
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等賤類不合預

登此筵因顧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爲失色則天以安
石辭直深慰勉之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
曰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則天嘗幸興泰宮欲就捷
路安石奏曰千金之子且有垂堂之誠萬乘之尊不宜
輕乘危險此路板築初成無自然之固鑿駕經之臣等
敢不請罪則天登時爲之迴輦安石俄又舉奏易之等
罪狀初有敕付安石及夏官尙書唐休璟推問未竟而
事變四年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徵拜刑部
尙書是歲又遷吏部尙書復知政事俄代張柬之爲中
書令封鄖國公以嘗爲官僚賜實封三百戶又兼相王

唐書高宗章安石

古

府長史俄轉戶部尙書復爲侍中監修國史中宗與庶
人嘗因正月十五日夜幸其第賜賚不可勝數又中宗
嘗幸安樂公主城西池館公主具舟楫請御樓船安石
諫曰御輕舟乘不測臣恐非帝王之事乃止睿宗踐祚
拜太子少保改封鄖國公俄又歷侍中中書令景雲二
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時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潛有異
圖將引安石預其事公主屢使子婿唐駿邀安石至宅
安石竟拒而不往睿宗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傾心
東宮卿何不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國之言此必
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

陛下無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太平於簾中竊聽之乃構飛語欲令鞫之賴郭元振保護獲免俄而遷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假以崇寵實去其權其冬罷知政事拜特進充東都留守太常主簿李元澄即安石之子婿其妻病死安石夫人薛氏疑元澄先所幸婢厭殺之其婢久已轉嫁薛氏使人捕而捶之致死由是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出爲蒲州刺史無幾轉青州刺史安石初在蒲州時太常卿姜皎有所請託安石拒之皎大怒開元二年皎弟晦爲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時同受

唐書百三章安石

七

中宗遺制宗楚客韋溫削除相王輔政之辭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洪子興舉劾之子興以事經赦令固稱不可監察御史郭震希皎等意越次奏之於是下詔曰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等往在先朝曲蒙厚賞因緣幸會久在廟堂朋黨比周聞於行路景龍之末長蛇縱禍倉卒之間人神憤怨未聞捨生取義直道昌言遂削太上皇輔政之辭用韋氏臨朝之策比常隱忍復以崇班將期愧畏稍懲前惡而尙款回邪苟安榮寵宜從謫官之典以勵事君之節安石可河州別駕嗣立可岳州別駕彥昭可袁州別駕

並員外置安石既至河州晦又奏云安石嘗檢校定陵造作隱官物入已赦符下州徵賦安石歎曰此祇應須我死耳憤激而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以子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郇國公諡曰文貞二子陟斌並早知名

陟字殷卿代爲關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榮盛安石晚有子及爲并州司馬始生陟及斌俱少聰敏頗異常童陟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羣安石尤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始十歲拜溫王府東閣祭酒加朝散大夫累遷祕書太常丞有文彩善隸書辭人秀士已遊其

唐書百三章安石

七

門矣開元初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出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典墳不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於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遊處廣平宋公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歷洛陽令轉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辭宗爲中書令引陟爲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爲美談後爲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辭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聲盈路後爲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

名接脚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偽集者冒進
陟剛賜嫉惡風彩嚴正選人疑其有瑕案聲盤詰無不
首伏每歲皆贖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
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陟門地豪華早踐清
列侍兒闈闈列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
輿馬僮奴勢倖於王家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以蔬
中所乘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
筋常以五采綵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
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色雲時人慕
之號郵公五雲體然家法修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
見其勤晷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自以才地
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
人物坐取三公頗以簡貴自處善誘納後進其同列朝

唐書卷三 章安石 六

要視之蔑如也如道義相知靡隔貴賤而布衣韋帶之
士恒虛席側履以迎之時人以此稱重李林甫忌之出
爲襄陽太守兼本道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支使
韋狀陟皆倚任之又改陳留採訪使復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寶
中襲封郇國公以親累貶鍾離太守重貶義陽太守尋
移河東太守充本道採訪使十二載入考在華清宮右
相楊國忠惡其才望恐踐台衡乃引河東人遺拾吳豸之
謂曰子能使人告陟乎吾以子爲御史豸之曰能乃告
陟與御史中丞吉溫結託欲謀陷朝廷又誘陟姪韋元
志證之陟坐貶桂州桂嶺尉未之任再貶昭州平樂尉

會祿山反陷洛陽陟愛弟斌爲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
賊通應潛令吏卒伺其所居欲脅之令陟憂死其土豪
人勸陟曰昔張燕公竄逐藏於陳氏以免危亡詔命儻
來誰敢申覆未若輕舟千里且泛谿洞候事清徐出豈
不美也陟慨然應之曰我積信於國朝非一代也况素
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爾其敢逃刑燕公之謀誠媿
厚意不能從也因謝遣之乃堅臥不動經歲餘潼關失
守肅宗卽位於靈武起爲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採訪
使未到郡肅宗使中官賈遊巖手詔追之未至鳳翔會
江東永王擅起兵令陟招諭除御史大夫兼江東節度

唐書卷三 章安石 九

使陟以季廣琛從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懼罪出奔未有
所適乃有表請拜廣琛爲丹陽太守兼御史中丞緣江
防禦使以安反側因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
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瑒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搖
人心安危實在茲日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令知三
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集事矣陟推瑒爲地主乃爲
載書登壇誓衆曰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瑒江東節
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
命各鎮方隅亂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
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陟

等辭旨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隕泣其後江表
樹碑以紀忠烈無何有詔令陟赴行在陟以廣琛雖承
恩命猶且遲迴恐後變生禍貽於陟欲往招慰然後赴
徵乃發使上表懇言其急陟馳至歷陽見廣琛且宣恩
旨勞徠行賞陟自以私馬數匹賜之安其疑懼即日便
赴行在謁見肅宗肅宗深器之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願望意
拜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
器聖朝不容辭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
書顏真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琯事雖被
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由此疎之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

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

唐書三章安石

三

至有班頭相弔哭者乃罷陟御史大夫顏真卿代授吏
部尚書自後任事寵臣皆後來初用望風畏忌道竟不
行因宗人伐墓柏坐不能禁出為絳州刺史乾元二年
入為太常卿呂諲再入相薦為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判
尚書省事兼東京畿觀察處置等使逆賊史思明寇逼
河洛副元帥李光弼議守河陽令陟率東京官屬入關
迴避乃領兵守陝州有詔遷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止
於永樂不許至京候光弼收復河洛令陟依前居守陟
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及中原兵起

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緯之器遭後生騰謗明主見
疑常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
非天命乎因邁疾上元元年八月卒於虢州時年六十
五贈荊州大都督永泰元年詔曰竭忠之臣歿不廢命
奉上之節行固無私言念飾終抑惟恒典故金紫光祿
大夫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京留守兼判留司尚
書省事東京畿觀察處置使上柱國郇國公韋陟敦敏
直方端嚴峻整宏敷典禮表正人倫學冠通儒文合大
雅頃者詢謨舊德保釐成周眷彼郊圻資其慎固而兇
胡殘醜密邇河洛命居陝號時俟剪除纔加喉舌之榮

唐書三章安石

三

遽嬰霜露之疾方期克享眉壽冀其有瘳奄此殂歿良
深震悼升車而復以申三禩之恩在曠加紳宜崇八座
之寵可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諡為忠孝刑
部尚書顏真卿以為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
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以成上下當有闕文譌字
孝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
父不達其體請從太常之狀而奏陟子允
斌景雲初安石為宰相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
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
更立斌不徒足雪甚與兄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
幾至難亦不失恭

王業爲女平恩縣主求婚以斌才地奏配焉遷祕書丞
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爲
推挹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陟先爲中
書舍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改太
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陷刑部尙書韋堅斌
以親累貶巴陵太守移臨安太守加銀青光大夫斌授五
品時兄陟爲河東太守堂兄由爲右金吾衛將軍縉爲
太子少師四人同時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十四載
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爲賊所得僞授黃門侍郎憂憤而
卒及克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祕書監子况少隱王屋山孔述唐

稱之及述唐以諫議大夫召薦况爲右拾遺不拜未幾
以起居郎召半載輒棄官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
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論到職數月乞骸骨
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况雖世貴而志冲遠不爲聲利
所遷當時咸重其風操安石兄叔夏別有傳從父兄子抗從祖兄

子巨源

抗弱冠舉明經累轉吏部郎中以清謹著稱景雲初爲
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一都輦繁劇前後爲政寬
猛得中無如抗者無幾遷右臺御史中丞人吏詣闕請
留不許因立碑於通衢紀其遺惠開元三年自左庶子
出爲益州長史四年入爲黃門侍郎八年河曲叛胡康
待賓擁徒作亂詔抗持節慰撫抗素無武畧不爲寇所

憚在路遲留不敢進因墜馬稱疾竟不至賊所而還俄
以本官檢校鴻臚卿代王峻爲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
時抗弟拯爲萬年令兄弟同領本郡時人榮之尋以薦
御史非其人出爲安州都督轉蒲州刺史十一年入爲
大理卿其年代陸象先爲刑部尙書尋又分掌吏部選
事十四年卒抗歷職以清儉自守不務產業及終喪事
殆不能給元宗聞其貧特令給靈輿遞送還鄉贈太子
少傅諡曰貞抗爲京畿按察使時舉奉天尉梁昇卿新
豐尉王倕金城尉王冰華原尉王燾爲判官及度支使
其後昇卿等皆名位通顯時人以抗有知人之鑒云昇卿

涉學工書於八分九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觀碑爲
時絕筆倕累遷河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於邊他所辟
舉如王維王縉崔巨源周京兆尹總會孫也祖匡伯新書貞伯誤襲祖爵郎國
公入隋改封舒國公官至尙衣奉御巨源則天時累遷

司賓少卿轉司庫卿文昌右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三
年轉夏官侍郎依前平章事有吏才勾覆省內文案下
符刺徵雖爲下所怨苦然亦頗收其利證聖初出爲麟
州刺史尋拜地官尙書神都留守長安二年詔入轉刑
部尙書又加太子賓客再爲神都留守神龍初入拜工
部尙書封同安縣子又遷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進封郇縣伯時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受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時安石為中書令以是巨源近屬能知政事巨源尋遷侍中中書令進封舒國公附入韋后三等親叙為兄弟編在屬籍是歲巨源奉制與唐休璟李懷遠祝欽明蘇瓌等定垂拱格及格後敕前後計二十卷頒下施行時武三思先有實封數千戶在貝州時屬大水刺史宋璟議稱租庸及封丁並合捐免巨源以為穀稼雖被湮沈其蠶桑見在可勒輸庸調由是河朔戶口頗多流散景龍二年順天翊聖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

唐書高宗紀三

三

巨源以為非常佳瑞請布告天下許之中宗又令畫工圖其狀以示百僚仍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官母妻各加封邑時中宗既雅信符瑞巨源又贊成其妖妄是歲星墜如雷野雉皆雉咎徵若此不聞巨源有言蓋與韋皇后繼叙源流佞媚官爵疑其開導以踵則天時有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常少卿鄭愔兵部尚書宗楚客右補闕趙延禧等或相諷諭或上表章謬說符祥朋黨取媚識者嗟憤景龍三年拜尚書左僕射依舊知政事未幾又拜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舊監修國史時國家將有事於南郊而巨源希韋后之旨協同祝欽明

之議言皇后合助郊祀竟以皇后為亞獻巨源為終獻又以大臣女為齋娘及韋庶人之難家人令巨源逃匿巨源曰吾國之大臣豈得聞難不赴乃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睿宗即位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議巨源諡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諡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石迭為宰相時人以為情不相協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固請依前諡為定邕又駁曰夫古之諡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為善者雖

唐書高宗紀三 韋安石

三

存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砥節也為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協羣兇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買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憤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韋何親而結為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暗通中人附會武氏託城社之固亂皇

家之基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惟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述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並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先帝遇毒悔禍無徵阿韋將篡畫計未果逆心尚搖周章夷猶倉卒迷謬於是太平公主矯為陳謨上官昭容給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參謀將大業垂成而休命中輟者職由巨源躡韋温之足楚容

唐書巨源三章安石

三

附巨源之耳鼻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温當國其罪三也又人為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勾徵廢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口減耗况以三思食邑往在貝州時屬久陰災逢多雨租庸捐免甲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啟此異端以為稼穡湮沈雖無菽粟蠶桑織紵可輸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隅士女去其鄉井鬻其子孫飢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地蔽日月之層輝負邱山

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豈議而論者是之巨源與安石及則天時文昌右相待價並是五服之親自餘近屬至大官者數十人

新書贊曰魏韋皆感榮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搆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夔后豔主以悉譖滅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

趙彥昭者字與甘州張掖人也父武孟初以馳騁佃獵

為事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佃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侍御史撰河西人物志十卷彥昭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調為南部尉自新豐丞為左臺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中書侍

唐書巨源三章安石

三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充修文館學士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彥昭為使彥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温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温因為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中宗乃遣左驍衛大將軍楊矩代彥昭而往睿宗時出為涼州都督新書在貶歸州為政清嚴將士已下皆重足股慄又為宋州刺史坐累貶入為吏部侍郎又為刑部尚書關內道持節巡邊使檢校左御史臺大夫彥昭素與郭元振張說友善及蕭至忠等伏誅元振說等稱彥昭先嘗密圖其事乃

以功遷刑部尚書封耿國公賜實封一百戶殿中侍御
史郭震奏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姑潛
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踐台階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攜
妻就謁申猶子之情於時南憲直臣劾以霜憲暫加微
貶旋登寵秩同惡相濟一至於此乾坤交泰宇宙再清
不加貶削法將安措請付紫微黃門準法處分俄而姚
崇入相甚惡彥昭之為人由是累貶江州別駕卒
蕭至忠祕書少監德言曾孫也少仕為畿尉以清謹稱
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宇下
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眾咸歎服

唐書高祖本紀

天

為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郎蘇味神龍
道賊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譽聞當時
初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自吏部員外郎擢拜御史中
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
承事有不吝大夫可乎眾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
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奏請當專達若大夫許而
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為戶部尚
書至忠劾承嘉罪百僚震悚 遷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
恃武三思勢掌選無所忌憚請謁杜絕威風大行尋遷
中書侍郎兼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
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
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付制獄中宗
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保有四海貴為

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
此臣雖愚昧竊為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
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為太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
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構虛帝
深納其言而止尋轉黃門侍郎新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至忠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
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
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凌遲率由於
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

唐書高祖本紀

天

依貴要互為粉飾苟得即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
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祇可金帛富
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
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
路絕儉人遞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者為官
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
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
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吏直筆將為
美談於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
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貴之澤近戚有無涯

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檢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邱隴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匪其人欲求其理實亦難哉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愛惜爵賞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蕭至忠

三

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子於閒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敕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孫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人安疏奏不納明年代韋巨源爲侍中仍依舊修史尋遷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訥潛懷姦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匡正至忠處於其間頗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諸宰相中至忠最

憐我韋庶人又爲亡弟贈汝南王洵與至忠亡女爲冥婚合葬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人以此譏之至忠又以女適庶人舅崔從禮之子無成禮日中宗爲蕭氏婚主韋庶人爲崔氏婚主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睿宗卽位景雲初以后黨應坐而出爲晉州刺史甚有能名默噉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遠巡畏時太平公主用事至忠潛遣間使申意求入爲京職誅韋氏之際至忠一子任千牛爲亂兵所殺公主冀至忠以此怨望可與謀事卽納其請召拜刑部尙書右御史大夫再遷吏部尙書先天二年復爲中書令封鄴是歲至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蕭至忠

三

忠與竇懷貞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沖徐堅劉子元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有制加爵賜物各有差未幾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及至忠并戶部尙書李晉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謀逆事洩至忠遠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籍沒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視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爲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爲宰相及韋氏敗依太平復當國管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傳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婦嫁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忠不聽歎曰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至忠雖清儉克已然簡約自高未能接待賓客所得俸祿亦

無所賑施及籍沒財帛甚豐由是頓絕聲望矣元宗賢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郎

新書贊曰異哉元宗之器蕭至忠也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干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也蓋后以乾龍主取宰相謀問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又不知乾曜之遠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怪歎嗚呼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未既繆於未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於未失而精來鑒矣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於不

宗楚客者字叔茂蒲州河東人其先南陽人曾祖不後梁南宏農太守梁亡人隋居

河東之汾陰故為蒲州人父岌仕則天從父姊之子也魏王泰府與謝偃等撰括地志

長六尺八寸明哲美須髯兄秦客垂拱中潛勸則天革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弟晉卿典命稱帝由是累遷內史弟晉卿典後與楚客及弟晉卿並以姦賊事發配流嶺外秦客死楚客等尋復追還楚

客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武懿宗將作材營第僧修過度為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稍為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

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神龍初為太僕卿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貶原州都督

武三思用事引楚客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新書在誅三思後拜晉卿累遷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既案紀同當從新書

殺武三思兵敗逃於鄆縣楚客遣使追斬之仍令以其

首祭三思及崇訓喪柩韋庶人及安樂公主尤加親信未幾遷中書令楚客雖迹附韋氏而嘗別有異圖與侍中紀處訥共為朋黨故時人呼為宗紀景龍中西突厥

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屢相侵擾西陲不安景龍二年突厥娑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從忠節於內地楚客與晉卿處訥等各納忠節重賂奏請發兵以討娑葛不納元振所奏娑葛知而大怒舉兵入寇甚為邊患於是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案宗楚客紀處訥等性惟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

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

微效涓塵以裨川嶽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猥狎納賄不貲公引頑兇受賂無限醜問充斥穢行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怨中國論之者懼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以鉗口但晉卿昔居榮職素關忠誠

屢抵嚴刑皆由贖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仍徇賊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臣謬參直指義在觸邪請除巨蠹用答天造楚客處訥晉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並請收禁

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並請收禁

差三司推鞠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對仗劾彈者即俯偃趨出立於朝堂待罪楚客更咤鯁作色而進自言以執性忠鯁被琬誣奏中宗竟不能窮覈其事遠合琬與楚客等結為義兄弟以和解之故世謂帝為及韋氏敗楚客與晉卿等皆伏誅

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草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日內出瑞氣八也起則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內出瑞氣八也起則天為一世聖朝為二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日內出瑞氣八也起則天世唐之麻乃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在外附韋氏而內畜逆謀故卒以敗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鐘雖不學然性惆儻垂拱後武后任之官苑閑廡內外衆作無不總開中嶽造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為然降敕褒述處訥賜衣一副綵六十段無幾與楚客並同三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則天在位已絕綴旒章后司晨前蹤履轍當是時姦邪有黨宰執求容順之則惡其名彰逆之則憂其禍及欲存身致理者非中智常才之所能也况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亡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楚客晉卿處訥等讒諂並進威虐貫盈不使逃刑可謂政正贊曰為唐重臣食唐重祿顛危不持富貴何足二宗一紀讒邪酷毒與前數公死不知辱

唐書高三蕭至忠

三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列傳四十四

婁師德

王孝傑

唐休璟

張仁愿

薛訥 弟楚玉

王峻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也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

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

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上元初累補監察

御史屬吐蕃犯塞劉審禮戰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

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

為猛士戴紅抹額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

頻有戰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

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豐州都督仍依舊知

營田事則天降書勞曰卿素積忠勤兼懷武畧朕所以

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卿受委北陲總司軍任往還靈

夏檢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遠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

轉輸之難兩軍及北鎮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

而彌著覽以嘉尚欣悅良深長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

判尚書事明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師德曰王

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又

以為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

大使稍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萬歲登封元年案萬歲登封

也在證聖後新書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並依舊知政事

證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

之與吐蕃大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官軍敗績

案新書本紀素羅汗山之戰在萬歲通天元年三月師

非證聖也新書本傳亦作證聖蓋承此之誤當從紀師

德貶授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為鳳閣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是歲兼檢校右肅政御史大夫仍

知左肅政臺事又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諸

州神功元年拜納言累封譙縣子尋詔師德充隴右諸

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聖曆二年突厥入寇復令

檢校并州長史仍充天兵軍大總管是歲九月卒年七

贈涼州新書都督諡曰貞葬給往初狄仁傑未入相時

師德嘗薦之及為宰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師德令充

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

后曰朕用卿師德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

謂人曰吾為婁公所舍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師德

頗有學涉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師德長八尺方口

人有性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

德素豐碩不能遠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

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

綜邊任前後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雖參知政事深懷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終甚為識者所重與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也高宗末為副總管從工部尚書劉審禮西討吐蕃戰於大非川為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由是免死尋得歸則天時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中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為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率眾以討吐蕃乃克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中貝綬貝綬二字疑誤得此蕃

唐書王孝傑

三

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既盡復於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斯功效竭此款誠遂能裹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是可嘉乃拜孝傑為左衛大將軍明年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清源男延載初出為瀚海道行軍總管餘如故證聖初又為朔方道總管尋坐與吐蕃戰敗免官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叛復詔孝傑白衣起為清邊道總管統兵十八萬以討之孝傑軍至東峽石谷遇賊道隘虜甚眾孝傑率精銳之士為先鋒且戰且前及出谷布方陣以捍賊後軍總管蘇宏暉畏賊棄甲而遁孝傑既無後繼為

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為賊所殺及奔踐而死殆盡初進軍平州白鼠書入營頓伏皆謂鼠坑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時張說為節度管記馳奏其事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乃誠奉國深入寇境以少禦眾但為後援不至所以致敗於是追贈孝傑夏官尚書封耿國公拜其子無擇為朝散大夫遣使斬宏暉以徇使未至幽州而宏暉已立功贖罪竟免誅開元中無擇官至左驍衛將軍以恩例贈孝傑特進

唐休璟名璿以字行京兆始平人也曾祖規周驃騎大將軍

唐書王孝傑唐休璟

四

兵將據城宗抗節不從乃為所害休璟少孤受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少以明經擢第永徽中解褐吳王府典籤無異材調授營州戶曹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扇奚契丹侵掠州縣其後奚羯胡又與柔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獨護山斬獲甚眾超拜豐州司馬遷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辨戰歿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於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邊賊實為襟帶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田疇良美允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為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

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閻溫古失利休璟收其餘眾以安西土遷西州新書都督上表請復取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亦休璟之謀也聖厯中為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

唐書西唐書休璟

五

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賊兵欲耀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獲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是後休璟入朝吐蕃亦遣使來請和因宴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眾故欲識之則天大加歎異擢拜右武威右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

唐書西唐書休璟

六

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尋轉太子右庶子依舊知政事以契丹入寇復拜夏官尚書兼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兼安東都護時中宗在春宮將行進啟於皇太子曰張易之兄弟幸蒙寵遇數侍宴禁中縱情失禮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中宗即位召拜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酒泉郡公顧謂曰卿曩日直言朕今不忘初欲召卿計事但以遐遠兼懷北狄之憂未幾加特進拜尚書右僕射是歲秋大水休璟兩上表自咎請免官甚切辭多不載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陰陽乖爽事屬在予待罪私門難依來表尋遷中書令充京師留守俄加檢校吏部尚書又以官僚之舊賜實封三百戶累封宋國公休璟在任無所宏益景龍二年致仕於家年力雖衰進取彌銳時尚宮賀婁氏頗關預國政憑附者皆得寵榮休璟乃為其子取賀婁氏養女為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仍封宋國公休璟年踰八十而不知止足依託求進為時所譏景雲元年又拜特進充朔方

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停其舊封別賜實封二百戶
二年表請致仕許之祿及一品子課並令全給休璟初
得封時以絹數千匹分散親族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
塋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人稱之延和元年七月薨
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忠子先慎襲爵官至陳
州刺史次子先擇開元中為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也本名仁實以音類睿宗諱改為
少有文武材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
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
之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皆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

唐書高宗張仁愿

正色拒之甚為有識所重尋而夏官尚書王孝傑為吐
刺軍總管統眾以禦吐蕃詔仁愿往監之仁愿與孝傑
不協因入奏事稱孝傑軍敗誣罔之狀孝傑由是免為
庶人仁愿遷侍御史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承
景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
石先鋒禦賊之狀則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拜
右肅政臺中丞令仁愿叙錄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
都先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身實不行問之皆不
能對又虛增功狀仁愿廷奏承景罔上之罪於是左遷
崇仁令擢仁愿為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會突厥

默啜入寇攻陷趙定擁眾迴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邀
擊之流矢中手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
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中宗還京以仁愿為
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
眾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懼無敢
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
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為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
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三年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
沙吒忠義為賊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眾
仁愿至軍而賊眾已退乃躡其後夜掩擊大破之先朔

唐書高宗張仁愿

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入
寇必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
啜盡眾西擊突騎施婁葛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
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
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已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
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虜所有建議以為不便仁愿固
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
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一時斬於城下軍
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
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

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
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

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
北置烽候一千八新書作三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
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壘
門及卻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為守
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
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恐之
心也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壘門以備寇議
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仁愿在朔方奏用監察御
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縣尉王易從始平主簿
劉體微分判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為管記義烏尉晁

仁愿為隨機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稱多至大官時稱仁

九

愿有知人之鑒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景龍二
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累封韓國公春還
朝秋復督軍備邊中宗賦詩祖餞賞賜不可勝紀尋加
鎮軍大將軍睿宗即位以老致仕特全給祿俸又拜兵
部尚書加光祿大夫依舊致仕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
傅新書保書賜物二百段命五品官一人為監護使仁愿為
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子之輔開元初
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為趙州刺史

薛訥字慎絳州萬泉人也左武衛大將軍仁貴子也家起

城門為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
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
倉本備水旱以為儲蓄安敢絕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
產竟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乃不行其後突厥入
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
畧使臨行於同明殿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憑陵以
廬陵為辭今雖有制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
則狂賊自然款伏則天深然其言尋拜幽州都督兼安
東都護轉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久
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元宗即位於新豐講武訥為左

軍節度時元帥與禮官得罪諸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

琬之軍不動元宗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皆不得入禮

單上甚加慰勞時契丹及奚與突厥連和屢為邊患訥

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

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
等杜賓客以為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
境恐難為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為然訥獨曰夏月
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
遠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為不便元宗方欲威服四夷特
命紫微黃門三品總兵擊奚契丹議者乃息六月

師至灤河遇賊時既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為契丹等所覆訥脫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同紫微黃門三品薛訥總戎禦邊建議為首暗於料敵輕於接戰張我王師劔之虜境觀其疇昔頗常輸幣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緩嚴刑俾期來效宜赦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其年八月吐蕃大將至達延乞力徐等率眾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渭源縣掠羣牧而去詔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

唐書薛訥

十一

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峻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眾至渭源遇賊戰於武階驛與王峻犄角夾攻之大破賊眾追奔至洮水又戰於長城堡豐安軍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敗之殺獲萬人擒其將六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十二月親征吐蕃及聞訥等克捷元宗大悅乃停親征追贈王海賓左金吾衛大將軍賻物三百段粟三百石名其稚子為忠嗣拜朝散大夫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即便叙錄功狀拜訥為左羽林軍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充涼州鎮軍大

總管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尋以年老特聽致仕八年卒年七十餘二七十贈太常卿諡曰昭定訥沈毅寡言臨大敵而益壯訥弟楚玉開元中為幽州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以不稱職見代而卒

王峻滄州景城人徙家於洛陽祖有方岷州刺史父行長安尉峻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知名與吾宗長豪曠不樂為衙檢事弱冠明經擢第始調清苑尉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於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峻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爭之思忠竟得釋而峻亦由是出為渭

唐書王峻

十二

南令景龍末累轉為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峻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尋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峻乃下敕曰彼州往緣寇盜戶口凋殘委任失材乃令至此卿處事強濟遠邇寧靜築城務農利益已廣隱括綏輯復業者多宜須政成安此黎庶百姓又有表請不須來也峻在州又一年州人立碑以頌其政州人巧刻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欲必殺之道出峻所峻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曰勢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峻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絕峻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詔幽求為刻石辭再轉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

兼安西新書大都護豐安定遠三城及側近軍並受賂節度後轉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敗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來谷口吐蕃將至達延又率兵繼至賈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至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眾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眾邀擊吐蕃至武階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為賊所隔賈率兵迎訥之軍賊置兵於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賈夜出壯士衝殺擊之賊又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

王駿

三

餘眾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所掠牧馬而還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仍拜其子班為朝散大夫尋除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為九姓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內俄而小殺繼立降者漸叛賈上書曰突厥時屬亂離所以款塞降附其與部落非有讐嫌情異比原一作北風理固明矣養成其釁雖悔何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虜此輩生梗實難處置日月漸久姦詐逾深窺邊間隙必為患難今有降者部落不受軍州進止輒動兵馬屢有傷殺詢問勝州左側被損三五一作百餘人私置烽鋪

潛為抗拒公私行李頗實危懼北虜如或南牧降戶陰一作與連衡臣問沒蕃歸人云却逃者甚眾南北信使委曲通傳此輩降人翻成細作儻收合餘燼來逼軍州虜騎憑陵胡兵應接表裏有急一作進退無援雖復韓彭之勇孫吳之策合其制勝其可必乎宜一作至秋冬之際令朔方軍盛陳兵馬告其禍福啗以緡帛之利示以糜鹿之饒說以寧息一作之鄉陳其畜牧之地並分配淮南河南寬鄉鉅里一作仍給程糧送至彼一作所雖復一時勞敝必得久長安穩二十年外漸養一作淳風將以此降蕃一作兵皆為勁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

王駿

南

中安置則高麗降一作虜置之沙漠之北一作西域編毗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場何獨降胡不可休息一作近者在邊將士爰及安蕃使人多作諛辭不為實對或言北虜咸熙一作破滅或言降戶安靜志欲自言功效非有以徇邦家伏願察斯利口行茲遠慮邊荒清晏黎元幸甚臣料留住之議謀者俱襲一作故事必言降戶之輩舊置河曲之中昔年既得康寧今日還應穩便但同時異事舊一作典攸傳往者頡利破亡邊境寧謐降戶之輩無復他心所以多歷歲月一作此類皆無動靜今虜見未破滅降戶私使往來或畏北虜之威或

報一作懷北虜之惠又是北虜戚屬夫豈不識親疎將比

昔年安可同日語臣料其中頗有三策若盛陳兵馬散

令分配內獲精兵之實外祛黠虜之謀暫勞永逸此上

策也若多屯士卒廣為備擬亭鄣之地蓄漢接布一作相參

費甚人勞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來往通傳信息

結成禍崇一作胎此無策也伏願察斯三者詳其善惡利

害之狀長短可尋縱因遷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

即是今日良圖留待河冰恐即有變臣蒙天澤叨居重

鎮逆耳利行敢不盡言疏奏未報降虜果叛救峻帥并

州兵西濟河以討之峻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舍

唐書王峻

五

幕而趨之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峻恐失期仰天誓

曰峻若事君不忠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

眾何辜令其艱苦若誠心忠烈天監孔明當止雪迴風

以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為兩道其在東

者峻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

馬牛羊甚眾峻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持節朔方道行軍

大總管尋遷御史大夫時突厥跌部落及僕固都督

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謀引突厥共為表裏陷

軍城而叛峻因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峻誘跌等黨

與八百餘人於中受降城誅之由是乃授峻兵部尚書

復充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州胡苦於賦役誘降虜

餘燼攻夏州反叛詔隴右節度使羽林將軍郭知運與

峻相知討之峻奏朔方軍兵自有餘力其郭知運請還

本軍未報而知運兵至與峻頗不相協峻所招撫降者

知運縱兵擊之賊以為峻所賣皆相率叛走峻進封清

源縣公仍兼御史大夫官一子元宗以宮人賜知運等

事父詔有常近聞掖而臣峻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

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俄而賊眾復相結聚峻坐左

遷梓州刺史十年拜太子詹事累封中山郡公屬車駕

北巡以峻為吏部尚書兼太原尹十一年夏代張說為

唐書王峻

六

祿大夫仍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之兵皆屬其年冬上

親郊祀追峻赴京以會大禮峻以時屬冰壯恐虜騎乘

隙入寇表辭不赴手救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許州刺史

王喬家奴告喬與峻潛謀構逆敕侍中源乾曜中書令

張說鞫其狀峻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左遷蘄州

刺史遷定州十四年累遷為戶部尚書復為朔方軍節度

使二十年卒年七十餘贈尚書左丞相諡曰忠烈往歲

魏元忠為張易之昌宗所構左授高要尉峻密狀申明

之宋璟時為鳳閣舍人謂峻曰魏公且全矣子觸威嚴

而坐理恐子之狼狽也峻曰魏公忠而獲罪峻為義所

激顛沛無恨環歎曰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駿氣貌雄壯時人謂之有熊虎之狀然慕義激勵有古
人之風御下整肅人吏畏而愛之駿卒後信安王禕於
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駿與蕃將高昭領兵馬
先軍討賊上聞而嗟異久之戶部郎中楊伯誠新書陽伯成
上疏請駿等墳特乞增修封域量加表異降使饗祭優
其子孫元宗乃遣使就其家廟祭仍加其子官秩

唐書王峻

七

傑唐休璟張仁愿薛訥王峻等皆韜武幹亟立邊功然
孝傑失於再擒休璟虧於餘行先敗後勝薛訥何慙止
雪迴風王峻難掩仁愿操履中否相兼
贊曰拯物之心不形於色將相之才人何以測臣有始
終功無爽忒多忌梁公自招慙德唐張訥駿善陣能師
其服戎虜不憂邊陲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列傳四十五

蘇味道

李嶠

崔融

盧藏用

弟若虛從新書增

徐彥伯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也九歲能屬辭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
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轉咸陽尉
吏部侍郎裴行儉先知其貴甚加禮遇及征突厥阿史
那都支引為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
將軍訪當時才子為謝表託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
密盛傳於代延載初歷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

唐書蘇味道

一

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正授證聖元年坐事出為集州
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麻初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
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
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
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蘇摸稜新書作摸稜手長安中
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
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為憲司蕭至忠所劾左授坊州刺
史未幾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以親附張易之
昌宗貶授郿州刺史俄而復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

行而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與其弟太子洗馬
味元甚相友愛味元若請託不諧輒面加凌折味道對
之怡然不以爲忤論者稱焉有文集行於代

李嶠字巨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

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

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十五通五經弱冠

舉進士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累

轉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

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親入獠洞以

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累遷給事

唐書卷五十五 李嶠

二

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三家

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

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

有知其枉濫而不爲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爲潤州司馬詔入

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

嶠爲之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

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

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

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尙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

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

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敕令察訪

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

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

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

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

墮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

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

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

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

唐書卷五十五 李嶠

三

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靜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

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旣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

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聞自非分州統理

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

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

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

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

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摘欺隱比於

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膺假

溫言以樹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

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則天善之
乃下制分天下為二十道簡擇堪為使者會有沮議者
竟不行尋知天官侍郎事遷麟臺少監聖祿初與姚崇
偕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鸞臺侍郎依舊平章事
兼修國史久視元年嶠舅天官侍郎張錫入知政事嶠
轉成均祭酒罷知政事及修史舅甥相繼在相位時人
榮之嶠尋檢校文昌左丞東都留守長安三年嶠復以
本官同平章事尋知納言事明年遷內史嶠固辭煩劇
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
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畧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

嶠傳 李嶠

四

唯擬饒益眾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
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
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眾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糶糧亦
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
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
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禱聖君亭育之
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中宗即位嶠以附會
張易之兄弟出為豫州刺史未行又貶為通州刺史數
月徵拜吏部侍郎封贊皇縣男無幾遷吏部尚書進封
縣公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為中書令初嶠在吏部時志

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至是
官僚倍多府庫減耗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利害十餘
事嶠上書歸咎於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
誠不可易舉動防閑也陛下厭崇遠尊嚴微服不自
遊閱闔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
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不慎爵賞為惠
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與以不慎爵賞為惠冒級階朝
陛夕改正關不給以員外則府庫為惠冒級階朝
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松班榮息匪服之議
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
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敵救時也請救有司
務撫納而官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
一切放還安居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財曰力
下如令邊場少疎恐通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

嶠傳 李嶠

五

眾閑過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糶糠不
厭而投艱阮之會收庸調之半用乎嗟之物以榮土木
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
身規脫租賦今道入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
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行租賦何備之又重賂貴
近補府若史移役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為下戶當道城
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
括舉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
獨持發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
中宗以嶠昌言時政之失輒請罷免手制慰諭而不允
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 尋令復居舊職
三年又加修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景龍三
年罷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睿
宗即位出為懷州刺史尋以年老致仕初中宗崩嶠密

表請處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元宗踐祚宮內獲其表以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說曰嶠雖不辨逆順然亦為當時之謀吠非其主不可追討其罪上從其言別駕乃下制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為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趙國公李嶠往緣宗韋弒逆朕恭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有窺覲不知逆順狀陳詭計朕親覽焉以其早負辭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特掩其惡今忠邪既辨具物惟新賞罰儻乖下人安勸雖經赦令猶宜放斥矜其老疾俾遂餘生宜聽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尋起為盧州別駕而卒年七十有文集五十卷嶠富才思有所

屬綴為人傳諷武后時泚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六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初應入科舉擢第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為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厯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啓母廟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自魏州司功參軍擢授著作佐郎尋轉右史聖厯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內供奉四年遷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坐忤張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昌宗怒解又請召為春官郎中知制誥事長安二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

修國史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為不可上疏諫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案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未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饑寒狼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

屬綴為人傳諷武后時泚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七

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歛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案易繫辭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

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

廣書五卷

八

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鄰商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宏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且承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

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纜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儻賂船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詆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

廣書五卷

九

畧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流規小利豈知失元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冀有殷瞻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元錄沈璧於洛刻石於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

通東夷暫驚應時平矜南蠻纒動計日歸降西城五十餘國廣輸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埃靜謐比爲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尙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太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况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

唐書高宗 崔融

十

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卽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疏奏則天納之乃寢其事四年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及易之伏誅

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璽書褒美融爲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敕付融接哀冊文用思精苦遂發病卒時年五十四以侍讀之恩追贈衛州刺史謚曰文融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爲融所獎引爲服總麻有文集六十卷二子新書禹錫翹開元中相次爲中書舍人禹錫贈定州刺史謚曰貞孫巨右補關亦有文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璣有名於時官至魏州司馬新書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

唐書高宗 盧藏用

七

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與兄微明尋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長安中徵拜左拾遺時則天將營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爲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憂人務奉己也且頃歲已來雖年穀頗登而百

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條皆以犯忤為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亡之患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垂名千載陛下誠能發明恕之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陛下為惜人力而苦己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事者議其可否則天下幸甚

姚崇持節靈武道奏為管記

還應縣令舉甲科為濟陽令

神龍中累轉起居舍人兼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

數糾駁藏

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析滯論以暢其事辭曰客曰天道元微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眾庶由其運行故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麻黃公裁變元女啓謨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兵強國富違之者則將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懦昧所守徒識偏方之詭說未究亨衢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以虛中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譽焉妖不自作由是言之得喪興亡並關

唐書卷五十四

三

人事吉凶悔悛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為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修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苟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世遷訛俗多微佞競稱怪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為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祕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唯德之增惑亦乃學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謬一至此焉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苟修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闕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雞鬪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兩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寶階剝印若

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襄城無
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
小數金雞玉鶴方為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適構淮南之
禍刻符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嗟乎威斗
緒鞭不禳赤伏之運築城斷崗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
驗裨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觀德九徵
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賢
聖通規仁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感然避席曰鄙人困
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於正途而今而後焚蒼龜毀
律麻廢六合斤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

虞書曰虛藏用

古

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麻所以通歲時金
木所以備法象蒼龜所以筮吉凶聖人以此神明德行
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之則凝滯於物消息之
義其在茲乎客於是循牆匍匐帖然無氣口吐心醉不
知所以答矣景龍中為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為
權要所逼頗墮公道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
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
表元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
反推無狀流驩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
司戶開元初起為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
而卒年五十餘有集二十卷藏用工篆隸好琴碁當時

稱為多能之士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二人並早卒
藏用厚撫其子為時所稱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
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隨駕隱士及登朝越
起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司馬承禎
嘗召至闕
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曰以
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無子弟若虛多才博物
龍西幸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
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
文而形小一坐驚服終
起居郎集賢院學士

徐彥伯名洪以字顯兗州瑕邱人也七歲能為文少以文章擅名

河北道安撫大使薛元超表薦之對策擢第調承累轉

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暹善判事司士李巨工於翰

虞書曰虛藏用

古

札而彥伯以文辭雅美時人謂之河中三絕遷職方彥

伯聖麻中奉迎中宗房州累除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

李嶠居首遷宗正時王公卿士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

吏周興來俊臣等所陷彥伯乃著樞機論以誠於代其

辭曰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

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

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

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

也知言之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防

之守名教者何可不修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

語者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鄰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南容復於白圭箕子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掩摭瑕玷參詳躁競審無常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慮微形朕破金湯之籥封禍亂之根用詎譎為全計以號呶為令德至若梧宮問答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媯也亟招甲

唐書卷五 徐彥伯

去

兵之罰鄭曼圖宗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吻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韓盧聚音雁也羣吠得死為幸何循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季章曹瞞辭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子欲無言又云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

錯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謀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膚詰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姬公之言也出為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詣我宗極滿於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諭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楸探世猷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揮其交以後談不感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剪其喋喋

唐書卷五 徐彥伯

去

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錫茲純嘏則悔悛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乃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神龍元年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以預修則天寶錄成封高平縣子賜物五百段未幾出為衛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俄轉蒲州刺史入為工部侍郎尋除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中宗親拜南郊彥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景雲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甚謹撫諸姪同於已

子自晚年屬文好為強澁之體頗為後進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史臣曰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深淺也義詭實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稟之於氣不可使之強也蘇味道李嶠等俱為輔相各處寫崇觀其章疏之能非無與瞻驗以弼諧之道罔有貞純故狄仁傑有言曰蘇李足為文吏矣得非齷齪乎摸稜之病尤足可譏崔融盧藏用徐彥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知有守常之道而無應變之機規諫之深崔比盧徐稍為優矣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徐彥伯 大

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為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慙輔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四十六

睿宗諸子

讓皇帝憲

子璿 璿

惠莊太子撝

惠文太子範

子珍 鄭繇

惠宣太子業

曾孫知柔 從新書增

隋王隆悌

睿宗六子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生元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生讓皇帝宮人柳氏生惠莊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後宮生隋王隆悌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初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及睿宗降為皇嗣則天冊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睿宗諸子

授成器為皇孫與諸弟同日出閣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改封壽春郡王仍却入閣長安中累轉左贊善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中宗即位改封蔡王遷宗正員外卿加賜實封四百戶通舊為七百戶成器固辭不敢當大國依舊為壽春郡王唐隆元年進封宋王其月睿宗踐祚拜左衛大將軍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元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時諸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睿宗嘉

成器之意乃許之元宗又以成器嫡長再抗表固讓睿宗不許乃下制曰左衛大將軍宋王成器朕之元子當踐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僉屬由是朕前懇讓言在必行天下至公誠不可奪爰符立季之典庶協從人之願成器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封二千戶賜物五千段細馬二十匹奴婢十房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其年十一月拜尚書左新書僕射尋遷司徒其太師都督並如故明年表讓司徒拜太子賓客兼揚州大都督如故時太平公主陰有異圖姚元之宋璟等請出成器及申王成義為刺史以絕謀者之心由

唐書卷六 睿宗諸王 二

是成器以司徒兼蒲州刺史元宗嘗製一大被長枕將與成器等共申友悌之好睿宗知而大悅累加賞歎先天元年八月進拜司空及元宗討平蕭至忠岑羲等成器又進位太尉依舊兼揚州大都督加實封一千戶月餘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其太尉揚州大都督並停開元初歷岐州刺史開府如故四年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封為寧王實封累至五千五百戶又歷澤潞等州刺史初元宗兄弟聖祿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

宮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為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元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元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鞠鬪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於歲月矣遊踐之所中使相望以為天子友悌近古無比故人無間然元宗既篤於昆季雖有讒言交構其間而友愛如初時有千數集麟德殿庭樹樓泱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為作頌憲尤

唐書卷六 睿宗諸王 三

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元宗尤加信重之嘗與憲及岐王範等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僊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綸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也虞舜至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於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歎者也頃因餘暇妙選僊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

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憲開元九年兼太常卿十四年停太常卿依舊爲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一年復拜太尉二十八年冬憲寢疾上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憲稍瘳上大悅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上尤加恩貨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常無日不賜酒酪及異饌等尙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之稍甘卽皆分以賜之憲嘗奏請年終錄付史館每年至數百紙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此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睿宗諸王 四

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時年六十三上聞之號叫失聲左右皆掩涕翼日下制曰能以位讓爲吳太伯存則用成其節歿則當表其賢非常之稱旌德斯在故太尉寧王憲誕含粹靈允膺大雅孝悌之至本乎中誠仁和之深非因外獎率由禮度雅尙文儒謙以自牧樂以爲善比兩獻而有光與二南而合德自出臨方鎮入配台階逾勵忠勤益聞周慎實謂永爲藩屏以輔邦家曾不憇遺奄焉殂沒友于之痛震慟良深惟王朕之元昆合升主嗣以朕奉先朝之睿畧定宗社之阡危推而不居請予主鬯又

承慈旨焉敢固違不然者則宸極之尊豈歸於薄德茂行若此易名是憑自非大號孰副休烈按謚法推功尙善曰讓德性寬柔曰讓敬追謚曰讓皇帝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憲長子汝陽郡王璿又上表懇辭盛陳先意謙退不敢當帝號手制不許及冊斂之日內出御衣一副仍令右監門大將軍高力士齋手書置於靈坐之前其書曰隆基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歿家人之禮是用申情興言感思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儔嘗號五王同開邸第遠自童幼泊乎長成出則同遊學則同業事均形影無不相隨頃以國步艱危義資克定先帝御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睿宗諸王 五

極日月照臨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爰在薄躬旣嗣守紫宸萬幾事總聽朝之暇得展於懷十數年間棣華凋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今復淪亡眇然無對以茲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歿謝所貴光昭德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爲不朽大哥事迹身歿讓存故冊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茲寵榮况庭訓傳家璿等申讓善述先志實有遺風成其美也恭惟緒言况焉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勝又制追贈憲妃元氏爲恭皇后祔葬於橋陵之側及將葬上遣中使敕璿等務令儉約送終之物皆令衆見所司請依諸陵舊例墳內置千

味食監護使左僕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餅盛安於藏內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麀鹿等肉并諸藥酒三十餘色儀注禮料皆無所憑臣據禮司所料奠祭相次事無不備典制分明天恩每申讓帝之志務令儉約禮外加數竊恐不安又非時之物馬犢驢等并野味魚鴈鶩鴨之屬所用銖兩動皆宰殺盛夏胎養聖情所禁又須造作什物動逾千計求徵市井實謂煩勞千味不供禮無所闕伏望依禮減省以取折衷制從之及發引時屬大雨上令慶王潭已下泥中步送十數里制號其墓為惠陵

憲帝從帝按舞萬歲樓從後道止見

衛士已食棄其餘資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後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殮乎帝遠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然於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早逼下臣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早逼下臣一犯上發於忽微然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憲凡十子新書十進嗣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琳壽珣珩珙珝等十人歷官封襲璉封汝陽郡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海梁涉為詩酒之交天寶初終父喪加特進九載卒贈太子太師嗣莊左論德封濟陰郡王早卒大都督琳封嗣寧王歷祕書員外監從元宗幸蜀郡至德二載卒壽封嗣申王珣初封懷封同安郡王珣修身淳謹不自矜貴闔門之內常默如也開元二

十五年薨元宗甚悼之輟朝三日制曰猶子之恩特深於情禮睦親之義必備於哀榮同安郡王珣稟氣淳和執心忠順邦國垣翰宗枝羽儀磐石疏封將期永固逝川不舍俄歎促齡悼往之懷因心所切宜增寵命用飾幽泉可贈太子少保葬事官給陪葬橋陵珣封漢中王都水使者恒王府司馬衛尉員外卿珣早有才望偉儀表初為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從元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仍加銀青光祿大夫漢中郡太守乾元二年以特進試太常卿送寧國公主至回紇

拜回紇為威遠可汗充冊立使

又聞康昆崙奏琵琶曰琵琶多琵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絛大絛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順鼓曰瑟云肅宗詔收羣臣馬助戰珣與魏少遊等持不可帝怒貶為蓬州長史薨贈太子太師諡曰宣

珣蒼梧郡開國公歷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員外置同正員卒贈江陵大都督珣封晉昌郡開國公珣魏郡開國公璉文安郡開國公天寶十一載珣璉並食邑三千戶

惠莊太子撫膺宗第二子也本名成義母柳氏掖庭宮人撫之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於兄弟之次垂拱三年封恒王尋却入閣改封衡陽郡王累授尚衣奉御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遷司農

少卿加銀青光祿大夫睿宗踐祚進封申王遷右衛大將軍景雲元年七月遷殿中監兼檢校右衛大將軍二年轉光祿卿右金吾衛大將軍先天元年七月加實封一千戶八月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開元二年帶司徒兼幽州刺史俄避昭成太后之稱改名撫歷鄧號絳三州刺史八年因入朝停刺史依舊為司徒性宏裕儀形瑰偉善於飲啖十三年病薨冊贈惠莊太子陪葬橋陵無子初養讓帝子珣封同安郡王先卒天寶二載又以讓帝子壽為嗣申王授鴻臚員外卿

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也本名隆範後避元宗連名

睿宗諸王 八

改單稱範初封鄭王尋改封衛王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閣徙封巴陵郡王累授尚食奉御神龍元年遷太府員外少卿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景龍年兼隴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睿宗踐祚進封岐王又加實封五百戶拜太常卿兼左羽林大將軍先天二年從上討竇懷貞蕭至忠等以功加賜實封滿五千戶下制褒美開元初拜太子少師帶本官歷絳鄭岐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傅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閭朝隱劉廷琦張諤鄭絳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跡為時所稱

初隋亡禁內圖書湮放唐與募訪稍稍復出藏祕府張易之奏

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為薛稷取去稷又敗範得之後卒為火所焚

時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坐與範遊謙兼私挾讖緯之書配徙嶺外萬年尉劉廷琦太祝張諤皆坐與範飲酒賦詩黜廷琦為雅州司戶諤為山在丞然上未嘗間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異意祇是趨競之輩強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時王毛仲等本起微賤皆崇貴傾於朝廷諸王每相見假立引待獨範見之色莊十四年病薨上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為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徹膳累旬百僚上表勸喻然後復常開元十四年

睿宗諸王 九

命工部尚書攝太尉盧從愿冊贈王為惠文太子陪葬橋陵一子瑾封河東郡王官至太僕卿冒於酒色竟暴卒贈太子少師天寶三載又以惠宣太子男畧陽公珍為嗣岐王銀青光祿大夫宗正員外卿上元二年珍與朱融善珍儀表偉如頗類元宗融乃誘崔昌趙非熊等并中官六軍人同謀逆融謂金吾將軍邢濟曰今城中草草關外近寇憑陵若何濟曰我金吾天子押衛死生隨之安能自脫融曰有一人足下見之自當知縱不出城亦無慮乃引以見珍濟奏之乃令御史中丞敬羽訛之珍賜死其同謀右武衛將軍竇如玠試都水使者崔

昌右羽林軍大將軍劉從諫蔚州長鎮將朱融右衛將軍胡烈直司天臺通元院高抱素右司禦率府率魏兆內侍省內謁者監王道成等九人特宜斬決試太子洗馬兼知司天臺冬官正事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閱楚州司馬張昂右武衛兵曹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李岷國子監廣文博士張奐等六人特宜決殺尉馬都尉薛履謙預逆謀宜賜自盡乃以濟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禦都使左散騎常侍張鎬坐與交通貶辰州司戶鄭繇者鄭州滎陽人北齊吏部尚書述五代孫也工五言詩開元初範為岐州刺史繇為長史範失白

歷書四卷 睿宗諸王

十一

鷹繇為失白鷹詩當時以為絕唱後為湖州刺史子密亦善詩詠乾元中任袁州刺史

惠宣太子業睿宗第五子也本名隆業後單名業垂拱三年封趙王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閣改封中山郡王累授都水使者尋又改封彭城郡王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景龍二年兼陳州別駕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少卿別駕如故睿宗即位進封薛王加封滿一千戶拜秘書監兼右羽林大將軍荆州大都督俄轉宗正卿睿宗以業好學而授秘書監及元宗誅蕭至忠岑羲等業以翊從之功加實封通舊為五千戶

開元初歷太子少保同涇幽衛號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保初業母早終從母賢妃親鞠養之至是迎賢妃出就外宅事之甚謹業同母妹淮陽涼國二公主亦早卒業撫愛其子逾於己子上以業孝友特加親愛業嘗疾病上親為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為初生之歡元宗賦詩曰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鵠原鳥再飛其恩意如此十三年上嘗不豫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發元宗令杖殺韋賓左遷皇甫恂為錦州刺史妃惶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上遽令召

歷書四卷 睿宗諸王

十二

之業至階下逡巡請罪上降階執其手曰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乃歡讌久之仍慰諭妃令復其位二十一年業進拜司徒二十二年正月薨冊贈惠宣太子陪葬橋陵業有疾帝憂之一宿容髮為變因假寐夢獲方宿而業少請以事付史官有子十一人瑗樂安郡王瑒宗正卿榮陽郡王瑒封嗣薛王珍嗣岐王帝後追思業引見瑒等傷之乃下詔共賜實封千瑁為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同正員天寶五載坐舅刑部尚書韋堅為右相李林甫所構貶夷陵郡別駕長任母隨瑁竟以憂死七載瑁於夜郎安置後移南浦郡十四載安祿山反赴於西京會孫知柔嗣王再為宗正卿久之擢京兆尹始鄭白

渠梗壅民不得歲知柔調三輔治復舊道灌浸如約
無早虞民詣闕請立石紀功知柔周讓得止加累檢校
 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詔營緝太廟判度支充諸
 道鹽鐵轉運使昭宗出莎城獨知柔從乘輿器用庖頓
 皆主之大綱畢給性儉約雖位通顯無居第未幾出拜
 清海軍節度使在鎮廉潔貢獻時入進檢校太傅兼侍
 中仕凡四紀常為
宗室冠卒於鎮

隋王隆悌睿宗第六子也初封汝南郡王長安初拜尙
 乘直長早薨睿宗踐極追封隋王贈荊州大都督無子
 史臣曰夫得天下而治者其道舒而有變讓天下而退
 者其道卷而常存何者飛龍在天舒也亢龍有悔變也
 讓皇帝守無咎於或躍利終吉於勞謙其用有光其聞
 莫朽惠莊惠文惠宣隋王等或守常而獲免終保皇枝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睿宗諸王 三

或過望而包羞竟塵青史畧陽公信魁偉之狀起圖謀
 之心福善禍淫宜哉不令
 贊曰謙而受益讓以成賢唐屬之美憲得其先長不居
 震剛不乘乾讓之大者胡可比焉撝範已降同氣連枝
 性習何遠非革即睽有善有惡禍福不欺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列傳四七

姚崇 子奕 奕子閱 元孫合 曷曷從新書增

宋璟 子昇 尚 華 尚 渾

姚崇本名元崇 字元 硤州硤石人也父善懿 善懿字貞觀

中任雋州都督 贈幽州大都督 諡文獻 元崇為孝敬挽郎應下筆

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

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

超遷夏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厯初則天

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詔獄朝臣遞相牽

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敢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姚崇

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為疑即可

其奏近日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以

前就戮者不有冤濫邪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

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者特以為功天下號

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

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將

軍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

鋤兇豎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

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

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

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銀千兩以賜元崇時突厥叱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乃改為元之俄遷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長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請解職侍養言甚哀切則天難違其意拜相王府長史罷知政事俾獲其養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則天深然其言改為春官尚書是時張易之請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訴元之斷停易之屢以為言元之終不納由是

唐書卷之七

為易之所譖改為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使充靈武道大總管神龍元年張柬之桓彥範等謀誅易之兄弟適會元之自軍還都遂預謀以功封梁縣侯賜實封二百戶則天移居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就閣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嗚咽流涕彥範束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帝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歲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兇逆者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無幾出為亳州刺史轉常州刺史唐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遷中書令

時元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預朝政宋王成器為閑殿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兵外議以為不便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元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離間兄弟請加罪乃貶元之為申州刺史徐州二再轉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為政簡肅人吏立碑紀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元宗講武在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故事天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

唐書卷之七

三

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先設事以堅帝意即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垂拱以來陛下意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青海未嘗有復法繩下臣願不辜邊功可乎朝廷覆師觸憲網皆得復以籠自解臣願不辜邊功可乎朝廷覆師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不辜邊功可乎朝廷覆師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不辜邊功可乎朝廷覆師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不辜邊功可乎朝廷覆師臺省可乎先朝衰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不辜邊功可乎朝廷覆師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諱臣沮折臣願不辜邊功可乎朝廷覆師願羣臣皆得批逆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造金僊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為祿莽聞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不辜邊功可乎朝廷覆師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復遷紫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固辭實封乃停其舊封特賜新封一百戶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

奏請度人爲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偽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諫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卽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蠹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

唐書卷七 姚崇

四

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蟻以及蠹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旣解畏人易爲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旣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時山東百姓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自古有討除不得者祇是人不用命但使齊心戮力必是可除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旣不得爲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報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

因以饑饉將何自安幸勿遲迴自招悔悵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時朝廷喧議皆以驅蝗爲不便上聞之復以問崇崇曰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適權者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致使苗稼總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相噉毛今山東蝗蟲所在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儲積儻不收獲豈免流離事繫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陛下好生惡殺此事請不煩出敕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

唐書卷七 姚崇

五

爵並請削除上許之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咸以爲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復請公思之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瘞叔敖殺蛇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犬孔邱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宜餓殺此事崇已面經奏定訖請公勿復爲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懷慎旣庶事曲從竟亦不敢逆崇之意蝗因此亦漸止息是時上初卽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第貽解

因近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萬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日恨不處禁中此何遊

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引賓客受納賂遺由是為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蕃人珍遺事發上親加鞫問下獄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上由是不悅其冬曲赦京城赦文特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面陳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居月餘元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上召宋璟蘇頌問其故璟等

唐書卷七 姚崇

六

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誠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崩壞恐神靈誠以東行不便邪崇對曰太廟殿本是符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氏舊制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既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四海為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不甚豐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為人行幸豈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以臣愚見舊廟既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

唐書卷七 姚崇

七

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賜絹二百疋令所司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改新廟車駕乃幸東都因令崇五日一參仍入閣供奉甚承恩遇後又除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年薨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為遺令以誡子孫其畧曰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遭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事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間已為陳迹誠哉此言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惟自玷乃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噓毀莊田水碾既眾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為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歎服昔孔邱亞聖母墓毀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捲而葬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

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貴於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為美談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為忠孝以儉薄為慳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誚可為痛哉可為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何用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違之且神道惡奢冥途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人

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屠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福之報何其茂如梁武帝以萬乘為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為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精進

得富貴長命者為誰生前易知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徵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天橫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象之力設齋施佛之功邪宋書西域傳有名僧為白黑論理證明白足解沈疑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邪說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為實錄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怪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亡人造像名為追福方便之教雖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九

則多端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誑寔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亡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為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為夫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須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財為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元化為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

之有利約佛教而為業敬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
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
沒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云十七年重贈崇太子太
保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掩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
成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
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
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未宰相至
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嘗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
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
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然資權諸始為同州張說以素
誠諷趙彥昭劾崇於帝曰崇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
無甚痛乎曰臣心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臣損足下
朝眾趨出崇曳踵為疾狀帝召問以故曰臣損足下
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
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
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歸悉以間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
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間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

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
而寡慎是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
隱微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
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
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崇長
子彛開元初光祿少卿次子昇坊州刺史少子奕少而
修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
大從奕日非禮也奏罷之請治開元末為禮部侍郎尚
書右丞天寶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奕男閔為侍御史仙
客判官見仙客疾亟逼為仙客表請以奕及兵部侍郎
盧奐為宰相代已其妻因中使奏之元宗聞而怒之閔
決死奕出為永陽太守奐為臨淄太守元孫合元和登

進士第授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位給事中累
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認美原主
簿朱倚覆按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
魏觀察使終祕書監合弟勗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
數為使府表辟進監御史佐監鐵使務累遷諫議大
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為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為令
狐綯等譖逐摘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
病無湯劑最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厚薄終王傅自
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瑩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日
復真堂中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後魏吏部尚書弁
七代孫也父元撫以璟貴贈邢州刺史璟少耿介有大
節博學工於文翰弱冠舉進士調上黨尉為累轉鳳閣
監察御史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倖臣張易之誣構

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
之說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
道難欺必不可黨邪害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
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閣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
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
死璟尋遷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宗縱恣益橫
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
為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
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
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

一第... 丹... 反文小

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
雖死不恨內史楊再思新書恐忤旨遽宣敕令璟出環

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

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特赦原之仍令易

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

則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璟嘗侍宴朝堂時

易之兄弟皆為列卿位三品璟本階六品在下座易之

素畏璟妄悅其意虛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

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為第一人何也當時朝列皆以二

張內寵不名官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天官侍郎

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為卿璟曰以官言之

正當為卿若以親故當為張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耶

之有鄭善果一何懦哉其剛正皆此類也會喪告滿

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自是易之等常欲因事傷之

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按州縣總監察御史職耳又詔

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

仲翔罪止職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

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

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

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庫神龍元年遷吏

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

後言朝廷得失尋拜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

請託於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

第何得尙干朝政王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俄有京兆人

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宮掖將為禍患之漸三思諷

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

罪狀然後申明典憲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

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月將竟免

刑帝益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

極刑配流嶺南而死中宗幸西京令璟權檢校并州長

史未行又帶本官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

姓饑餒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又拒而不

與由是為三思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在官清嚴人

吏莫有犯者中宗晏駕拜洛州長史睿宗踐祚遷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宗在春宮又兼右庶子加銀

青光祿大夫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

崔湜鄭愔相次典選為權門所制九流失叙預用兩年

員關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為士庶所歎至是璟

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叙

時太平公主謀不利於元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

政以諷之眾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

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乃與姚崇同奏請令公主

就東都元宗懼抗表請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為楚州刺

史無幾歷魏交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
 兼御史大夫尋拜國子祭酒兼東都留守歲餘轉京兆
 尹復拜御史大夫坐事出為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仍
 為五府經畧使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璟
 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
 頌以紀其政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
 為溢辭徒成詔諛者欲釐
 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開元初徵拜刑部尚書四年
 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為侍中累封廣
 平郡公其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峭谷馳道隘狹車騎
 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並失於部伍上令黜

睿言早宋璟

西

其官爵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墊隘
 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艱弊於是遽令捨之璟曰陛
 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歸過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使
 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
 俄又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頌為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
 主等邑號璟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
 之犬牙彼何足云於斯為盛竊以邾邾王等傍有古邑
 字臣等以類推擇謹件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名者皆
 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
 言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邑號者七子

均養百王至仁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
 際人所難言天地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
 席文帝竟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為嫌美其得久長之計
 臣等故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上稱歎之
 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卒及將築墳仁皎子駙馬
 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寶孝誌故事其墳高五丈
 一尺璟及蘇頌請一依禮式上初從之翼日又令準孝
 誌舊例璟等上言曰夫儉德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
 賢所誠厚葬實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墳蓋此道也凡
 人子於哀送之際則不以禮制為思故周孔設齊斬總

唐書卷七十一

五

免之差衣衾棺槨之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
 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眾人皆務奢靡而獨
 能革之斯所謂至孝要道也中宮若以為言則此理固
 可敦論在外或云寶太尉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
 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又貞觀中文
 德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加於長公主魏
 徵諫云皇帝之姑姊為長公主皇帝之女為公主既有
 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
 事云羣臣欲封皇子為王帝曰朕子豈敢與先帝子等
 時太宗嘉納之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

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
鄴陵禍不旋踵為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順旨不可
同日而言也况今之所載預作紀綱情既無窮故為之
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頃謂金科玉條蓋
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閒人遞以奢靡相高不
將禮儀為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
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
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已以聞諒欲成朝廷之政
崇國母之德化浹寰區聲光竹素儻中宮情不可奪陛
下不能苦違即準一品合陪陵葬者墳高三丈已上四

唐書百卷七 宋景 末

丈已下降敕將同陪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上謂璟
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
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
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齋練絹四百疋分
賜之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因多所貸遺賑卹災患惟
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惡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
人道消止女調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固君子道長小
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德也固君子道長小
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先是朝集
耻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使每至春將還多有改轉率以為常璟奏請一切勒還
絕其僥求之路又禁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銷毀之頗

招士庶所怨俄授璟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
兆人權梁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
其枝黨怡禁繫極眾久之未能決斷乃詔璟兼京兆留
守并按覆其獄璟至唯罪元謀數人其餘緣梁山詐稱
婚禮因假借得罪及脅從者盡奏原之初梁山詭稱婚
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素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
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乎縱數百
人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為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
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為別歷時所有嘉
謀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仍手制
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其見重如

唐書百卷七 宋璟 七

此俄又兼吏部尚書十七年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
乾曜同日拜官敕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
會百僚元宗賦詩賦三褒述自寫與之二十年以年老
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
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况且兼之何能為也臣自拔跡
幽介欽屬盛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
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使再升台座三入冢司
進階開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素蕤章逮居端揆左
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
用慙他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

僂俛從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德冀竭涓塵之効今積羸成憊沈錮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惟隕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祿且留章綬不上闕廷儀刑此乖禮法何設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為官而擇察臣之懇詞矜臣之不逮使罷歸私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望獲在愚臣養老之恩成於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軒墀伏深感戀謹奉表陳乞以聞手救許之仍令全給祿俸環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二十二年駕幸東都環於路左迎謁上遣榮王親勞問之自是頻遣使送藥餌二十五

年薨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曰文貞

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迎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廣州入朝貴幸訴之帝益嗔重環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麻後突厥默啜負其強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環顧天子方少恐後干罷蹈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切憤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子昇天

寶初太僕少卿次尚漢東太守次渾與右相李林甫善

引為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次恕

都官郎中劍南採訪判官依倚權勢頗為貪暴渾在平

原重徵一年庸調作京畿採訪使又使河南尉楊朝宗

影娶鄭氏鄭氏即薛稷外孫姊為宗婦孀居有色渾有

妻使朝宗聘而渾納之奏朝宗為赤尉恕在劍南有維縣令崔珪恕之表兄妻美恕誘而私之而貶珪官又養刺客李晏至九載並為人所發賊私各數萬貫林甫奏稱環子渾就東京臺推恕就本使劍南推皆有實狀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海康郡尚其載又為人訟其賊貶臨海長史其子當作弟華衡居官皆坐賊相次流貶其後渾會赦量移至東陽郡守請託過求及役使人吏求其資課人不堪其弊訟之配流潯江郡然兄弟盡善飲詭俳優雜戲衡最麤險廣平之風教無復存矣廣德後渾除太子諭德為物議薄之乃留寓於江嶺卒

史臣曰履艱危則易見良臣處平定則難彰賢相故房

杜預創業之功不可儔匹而姚宋經武韋二后政亂刑

淫頗涉履於中克全聲跡抑無媿焉

贊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為政匪易防刑益難諫諍以

猛施張用寬不有其道將何以安

新書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景剛正又過於崇元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崇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歸於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崇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夫矣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八

列傳四十八

劉幽求

鍾紹京

郭元振

張說

子均

伯

陳希烈

劉幽求冀州武強人也聖歷年應制舉拜閬中尉刺史不禮焉乃弃官而歸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彥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竟不殺武三思幽求謂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恐噬臍無及桓敬等不從其言後果為三思誣構死於嶺外及韋庶人將行篡逆幽求與元宗潛謀誅之乃與苑總監鍾紹京長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暉等夜從入禁中討

唐書

劉幽求

一

平之是夜所下制敕百餘道皆出於幽求以功擢拜中書舍人令參知機務賜爵中山縣男食實封二百戶翼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追贈刺史睿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事進封徐國公加實封通前五百戶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區地十頃馬四匹加以金銀雜器景雲二年遷戶部尚書能知政事月餘轉吏部尚書擢拜侍中降璽書曰頃者王室不造中宗厭代外戚專政姦臣擅國將傾社稷幾遷龜鼎朕躬與王公皆將及於禍難卿見危思奮在變能通運贊儲君協和義士殄殲元惡放殛凶徒我國家之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唐書

三

復存繫茲是賴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軸昨卿以茅土然征賦未廣寵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兼舊七百戶使夫高岸為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又以卿忘軀徇難宜有恩榮故特免卿十死罪並書諸金鐵俾傳於後卿其保茲功業永作國楨可不美歟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初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湜又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

幽求

二

林將軍張暉請以羽林兵誅之仍令暉密奏元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謀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謀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殿下命當即除翦上深以為然暉又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元宗大懼遽列上其狀廢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推鞠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疎問親罪當死元宗屢救獲免乃流幽求於封州暉於峯州

光賓於

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下詔曰劉幽求

風雲元感川嶽粹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若投水茂勳立艱難之際嘉話盈啟沃之初存讜直以不顧為姦邪之所忌毀萌頗露譖端潛發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既歿羣兇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知軍國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仍依舊還封七百戶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乃授幽求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未幾除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姚崇素忌嫉之乃奏言幽求鬱快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削其實封六百戶歲

幽求

三

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在道憤恚而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配享睿宗廟庭建中三年重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為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景龍中為苑總監元宗之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戶奴及丁夫以從及事成其夜拜紹京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參知機務翼日進拜中書令加光祿大夫封越國公賜實封五百戶賜物二千段馬十匹紹京既當朝用事恣情賞罰甚為時人所惡俄又抗疏讓官睿宗納薛稷

之言乃轉為戶部尚書出為蜀州新書刺史元宗即位

復召拜戶部尚書遷太子詹事時姚崇素惡紹京之為

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新書刺史又坐事累

貶琰川新書尉盡削其階爵及實封俄又歷遷温州別

駕開元十五年入朝因垂泣奏曰陛下豈不記疇昔之

事邪何忍弃臣荒外永不見闕庭且當時立功之人今

並亡歿唯臣衰老獨在陛下豈不垂憫邪元宗為之惘

然即日拜銀青光祿大夫右論德久之轉少詹事年八

十餘卒紹京雅好書畫古跡聚二王及褚遂良書至數

十百卷建中元年重贈太子太傅

唐書高宗郭元振名震以字顯魏州貴鄉人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

太學生家嘗送資四十萬會無少吝一不負名氏稷等

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

嘗盜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

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

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進奉充使聘於吐

蕃吐蕃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

元振因察其事宜元振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

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

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之

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不可輕

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

鎮不可拔兵不可抽則宜為計以緩之藉事以誘之使

彼和望未絕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患遠甘

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

鎮是也內患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之人久事屯戍向

三十年力用竭矣脫甘涼有不虞豈堪廣調發邪夫善

為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

安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懼漢侵竊故有

是請此則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比為漢

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要者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

恠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得併

兵東侵今委之於蕃力強易為東擾必實無東侵意則

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亦還吐蕃如

此則足塞欽陵之口而事未全絕也如欽陵小有乖則

曲在彼矣又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

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遙有分裂亦

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馭之長算也則天從之又上言

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將論欽

陵欲分四鎮境統兵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每歲發

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曰深望國家曰甚設欲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則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猜貳因誅大將論欽陵其弟贊婆及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以接之後吐蕃將麴莽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唐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參預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大足元年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遠至因較樂即遣之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

唐書高宗本紀元振

六

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界積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風神偉壯而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

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助喪事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因遣使進馬五十匹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及方物制以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先是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衆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啜行至播仙城與經畧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相遇以悌謂之曰國家以

唐書高宗本紀元振

七

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貺二公請留不行仍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徵甲馬以助軍用既得報讐又得存其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便勒兵攻陷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賂於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疏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能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願

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疲瘠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未稱愜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四鎮也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爭小事方便絕和縱其醜徒來相吞擾此必然之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敗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處多兼四鎮兵士歲久貧羸其勢未能得爲忠節經畧非是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吐蕃吐蕃得志忠節則在其掌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郭元振 八

握若爲復得事漢往年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疎勒不知欲以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攜背忽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願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請無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實爲非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不以獻等並可汗子孫來卽可以招脅十姓但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佺子并斛瑟羅及懷道豈不俱是可汗子孫往四鎮以他旬十姓不安請冊元慶爲可汗竟不能招脅得十姓却令元慶沒賊四鎮

盡淪頃年忠節請斛瑟羅及懷道俱爲可汗亦不能招脅得十姓却遣碎葉數年被圍兵士飢餓又吐蕃頃年亦冊佺子及僕羅并拔布相次爲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滅何則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人心不歸來者既不能招攜唯與四鎮却生瘡痍則知冊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十姓之算也今料獻之恩義又隔遠於其父兄向來既未樹立威恩亦何由卽遣人心懸附若自舉兵力勢能取則可招脅十姓不必要須得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稅甲稅馬以充軍用者但往年虔瓘已曾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稅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郭元振 九

甲稅馬臣在疎勒具訪不聞得一甲入軍拔汗那胡不勝侵擾南勾吐蕃卽將佺子重擾四鎮又虔瓘往入之際拔汗那四面無賊可勾恣意侵吞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佺子爲蔽今北有娑葛強寇知虔瓘等西行必請相救胡人則內堅城壘突厥則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內外受敵自陷危道徒與賊結隙令四鎮不安臣愚揣之亦爲非計疏奏不省楚客等旣受闕啜之賂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持璽書便報元振除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巴西兵募兼徵吐

蕃以討娑葛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密計馳還報娑葛
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
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時元振在疎勒於河口柵不敢
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
殺嘉賓等呂守素至僻城亦見害又殺牛師獎於火燒
城乃陷安西四鎮路絕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元振統
眾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
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曰與漢本來無惡只讐於闕
啜而宗尚書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
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亂軍州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郭元振

十一

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狀楚客怒
奏言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子鴻聞道奏其狀以悌竟
得罪流於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為十四
姓可汗元振奏稱西土未寧事資安撫逶迤不敢歸京
師會楚客等被誅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加銀青光祿
大夫將行安西酋長有勞而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
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奉迎都督嗟歎以
聞景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宋璟為吏部尚書無
幾轉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時元振父愛年老在鄉就
拜濟州刺史仍聽致仕其冬與韋安石張說等俱罷知
政事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為行

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蕭
至忠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元宗發羽林兵
誅之睿宗登承天門元振躬率兵侍衛之宿中書者十
四昔乃休
事定論功進封代國公食實封四百戶子賜物一千
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節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未行元宗於驪山講武既三令帝親鼓之元
振遠奏禮止帝怒坐軍容不
整坐於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
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尋又
思其舊功起為饒州司馬元振自恃功勳快快不得志
道病卒年五十八開元十年追贈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郭元振

十一

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
喜溫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廢自朝還對親欣欣
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
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近又徙家河
南之洛陽弱冠應詔舉對策乙第武后策賢良方正吏
部尚書李景讓名
較覆說對策授太子校書累轉右補闕預修三教珠英
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累轉右補闕預修三教珠英
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
乎若為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
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黃帝二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
異者姓殊其後或唐虞或戰國或漢或晉或魏或齊或
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國既滅
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國既滅
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后日善久視年
則天幸三陽宮自夏涉秋不時還都說上疏諫曰陛下

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為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峭坂之險過夏涉秋水涼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彌旬卽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鑄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誠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湊填城溢郭併鍾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惲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三

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所出入來往雜人甚多外無墻垣禁內有榛蕪谿谷猛獸所伏藪澤是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嶮巖卒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虞然人主之動不宜易也易曰思患預防願陛下為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胡寇觀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

小阜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輪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議十不一從何者沮盤遊之娛間林泚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弃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疏奏不省長安初修三教珠英畢遷右史內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擢拜鳳閣舍人時麟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構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稱其謀反引說令證其事說至御前揚言元忠實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三

不反此是易之誣構耳元忠由是免誅說坐忤旨配流欽州在嶺外歲餘中宗卽位召拜兵部員外郎累轉工部侍郎景龍中丁母憂去職起復授黃門侍郎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之是時風教頹紊多以起復為榮而說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大為識者所稱服終復為工部俄拜兵部侍郎加宏文館學士睿宗卽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元年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構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數百人考訊結構之狀經時不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張靈均鄭愔等盡得其情狀自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放睿宗

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元宗在東宮說與國子司業褚无量俱為侍讀深見親敬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是歲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左右相顧莫能對說進曰此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覲路絕災難不生睿宗大悅即日下制皇太子監國明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為宰相以說為不附已轉為尚書左丞罷知政事仍令往東都留司說既知太平等陰懷異計乃因使

獻佩刀於元宗請先事討之元宗深嘉納焉及至忠等伏誅徵拜中書令封燕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季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變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俄而為姚崇所構

出為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轉岳州刺史仍停所食實封三百戶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類其一紀壞也候壞忌日致之類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書有勲不宜棄外遂遷刑州長遷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見帝大喜開元七年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史仍齋史本隨軍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峻誅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餘人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

諫說報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効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九年四月胡賊康待賓率眾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池等六州詔王峻率兵討之仍令說相知經畧時叛胡與党項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党項自相殺阻夜胡乃西遁入鐵建山餘黨潰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獻請因此誅党項絕其翻動之計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誅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項餘盡其年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四九〇

下三品仍依舊修國史讓宋璟陸明年又救說為朔方

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有康待賓餘黨慶

州方渠降胡康願子自立為可汗舉兵反謀掠監牧馬

西涉河出塞說進兵討擒之并獲其家屬於木盤山送

都斬之其黨悉平獲男女三千餘人於是移河曲六州

殘胡五萬餘口配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

千里之地說以討賊功復賜實封二百戶新書三先是

緣邊鎮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不假師眾奏罷

二十餘萬勒還營農元宗頗以為疑說奏曰臣久在疆

場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衛及雜使營私若禦敵制勝

不在多擁閑冗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

百口為保以陛下之明四夷畏伏必不慮滅兵而招寇

也上乃從之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畧盡說又建

策請一切召募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道

逃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萬人分

繫諸衛更番上下以實京師其後曠騎是也歲元宗

將還京而便幸并州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王業所起

陛下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

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雕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

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為三農祈穀此誠萬姓

唐書高宗張說

六

之福也上從其言及祀后土禮畢說代張嘉貞為中書

令夏四月元宗親為詔曰動惟直道累聞獻替之誠言

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藉其

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說又首建封禪之議

十三年受詔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等撰

東封儀注舊儀不便者說多所裁正語在禮志元宗尋

召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

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為集賢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

為集賢殿書院授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及將東封授

說為右丞相兼中書令源乾曜為左丞相兼侍中蓋勒

成岱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說又撰封禪壇頌以紀

聖德初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禪而說固贊其事由是頗

不相平及登山說引所親攝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升加

階超入五品其餘官多不得上又行從兵士惟加勲不

得賜物由是頗為內外所怨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

策請括天下逃戶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

察說嫌其擾人不便數建議違之及東封還融又密奏

分吏部置十銓融與禮部尚書蘇頌等分掌選事融等

每有奏請皆為說所抑由是銓綜失叙融乃與御史大

夫崔隱甫中丞李林甫奏彈說引術士夜解及受賊等

唐書高宗張說

七

狀勃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禱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
道岸窺詞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楚臣依據
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敕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
章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隱甫就尚書省詢問
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割耳稱寃時中書主
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並依倚說勢詐假納賂又私
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說占卜吉凶為隱甫等所鞠伏罪
說經兩宿元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迴奏說坐於草上
於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元宗憫之力士
奏曰說曾為侍讀又於國有功臣元宗然其奏由是停兼
中書令觀及慶則決杖而死連坐遷貶者十餘人隱甫

唐書卷六 張說

六

及融等恐說復用為已患又密奏毀之素忿說者又明
年詔說致仕仍令在家修史初說為相時元宗意討吐
蕃說密奏許其通和以息邊境元宗不從帝曰朕待王
出告源乾曜曰君與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君與計之說
用矣後君與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及瓜州
失守王君奐死說因獲崑州關羊上表獻之以申諷諭
其表曰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關羊
遠生越構蓄性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為微物志
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烏不
遁才獸不藏伎如蒙効奇靈圖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
氣前躡躡以奮擊跌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

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殺見而衝冠驚狼聞而擊節冀
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
曰若關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
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詣金明門奉進元宗深悟其
意賜絹及雜綵一千匹十七年復拜尚書左丞相集賢
院學士尋代源乾曜為尚書左丞相視事之日上敕所
司供帳設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叙其事尋以
修謁陵儀注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時長子均為中書舍
人次子均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又特授說兄慶王
傅光為銀青光祿大夫當時榮寵莫與為比十八年遇

唐書卷六 張說

六

疾元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薨
時年六十四上慟惻久之遽於光順門舉哀因罷十九
年元正朝會詔曰宏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
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
衡軒鼎垂黼藻於當今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國
燕國公張說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
釋其至曠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
鼓天下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春容之聲叩而盡
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

和民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為萬方之式
方宏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
壽之福于嗟不愆既喪斯文宣室餘談冷然在耳玉殿
遺草宛留其蹟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當宁撫几臨
樂徹懸罷稱觴之儀遵往禊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
段始元宗在東宮說已蒙禮遇及太平用事儲位頗危
說獨排其黨請太子監國深謀密畫竟清內難遂為開
元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
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譔述天下詞人
咸諷誦之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既既岳州

唐書高祖張說

手

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喜延納後進善用已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
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其封泰山祠廟上謁五
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為倡首而又敦氣義重然
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時中書舍人徐堅新書
自負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
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
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
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
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
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之由是薄

堅說既遭訕錄罷知政事專集賢文史之任始帝欲授
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罷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
為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
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為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
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英
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每軍國大事帝遣中使先
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每軍國大事帝遣中使先
訪其可否說嘗自製其父贈丹州刺史隲碑文元宗聞
之而御書其碑額賜之曰嗚呼積善之墓有文集三十
卷太常諡議曰文貞左司郎中陽伯誠駿議以為不稱
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常為定紛紜未決元宗
為說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諡曰文貞縣是方定開元
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
大庾中詔配享元宗廟庭

唐書高祖張說

三

新書贊曰說於元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倦倦
又圖封禪發明典故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為
姦人排擠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
至子以利遽敗其家若瓌瓌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均均皆能文說在中書兄弟已掌綸翰之任通事舍人
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
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九惟
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居父憂服闋均除戶
部侍郎轉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貶饒州刺史以太
子左庶子徵復為戶部新書侍郎九載遷刑部尚書自
以才名當為宰輔常為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權
臣陳希烈期於必取既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
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為大理卿

均大失望意常鬱鬱祿山之亂受偽命為中書令掌賊

樞衡李峴呂誣條疏陷賊官均當大辟房瑒問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

苗晉卿營解之肅宗於說有舊恩特免死長流合浦郡建中初贈太子

少傳子潔事德宗為中書舍人

均均以主壻元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

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

示均均戲謂均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均嘗

為帝贊禮舉止天寶中元宗嘗幸均內宅謂均曰希烈

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均錯愕未對帝即曰無踰

吾愛壻矣均降階陳謝會貴妃問以語國忠楊國忠聞而惡之及

唐書卷八張說

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相均深觖望案本紀天寶十三

都司馬八月韋見素人相則見素天寶十三載正月范

陽節度使安祿山八朝時祿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寵

異祿山求帶平章事下中書擬議國忠進言曰祿山誠

立軍功然眼不識字制命若行臣恐四夷輕國元宗乃

止加左僕射而已及祿山還鎮命官高力士餞於滄

坡既還帝曰祿山慰意否力士曰觀其深心鬱鬱必伺

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國忠曰此議他人不

知必張均所告帝怒盡逐張均兄弟出均為建安太守

均為盧溪郡司馬事自給中為宜春郡司馬歲中召還均

再遷為太常卿祿山之亂元宗幸蜀宰相韋見素楊國

忠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從朝臣多不至次咸陽帝謂高

力士曰昨日蒼黃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

力士曰張均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房瑒

素有宰相望深為祿山所器必不此來帝曰事未可料

是日瑒至帝大悅因問均均瑒曰臣離京時亦過其舍

比約同行均報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趣向來意不切

帝嗟恨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

亡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既而

均弟兄果受祿山偽命均與陳希烈為賊宰相均死於

唐書卷八張說

陳希烈者宋州人也精元學書無不覽開元中元宗留

意經義自褚无量元行沖卒後得希烈與鳳翔人

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累遷中書舍人至祕書少監十九

集賢院學士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天寶元年有

進工部侍郎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天寶元年有

老子告靈符此言養生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豈無非

常應下顧曰此言養生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豈無非

表之今靈符降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猶照無

窮其始後類如此俄兼崇元宗凡有撰述必經希烈之

手李林甫知上睽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為宰相

同知政事相得甚歡而林甫居位日久雖陰謀姦畫足

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累遷兼兵部尚書左

相封潁川郡開國公許國公又兼祕書省圖書使寵遇侔於林甫及

林甫死楊國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

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師希烈失恩心頗快快祿山之亂

與張均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

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

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才逢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

策扶力中興朝為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

重利不恥不義之富安及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

而登將壇驅貔貅之師斷獠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

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均務速失節

賊庭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

子弟汙圯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柔而多智長

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

初同膏肓耳

贊曰箕微去紂閔散扶昌謀不近義旋踵而亡幽求不

令道濟允臧偉哉郭侯勲德煌煌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八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列傳四十九

魏知古

盧懷慎子奘

源乾曜從孫光裕光裕子洵

李元紘曾祖榮父道廣

杜暹父承志

韓休伯父大敏子浩

裴耀卿孫佶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也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舉進士

累授著作郎兼修國史長安中歷遷鳳閣舍人衛尉少

卿時睿宗居藩兼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擢拜吏部

侍郎仍並依舊兼修國史尋進位銀青光祿大夫明年

丁母憂去職服闋授晉州刺史睿宗卽位以故吏召拜

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景雲二年遷右散騎常侍睿宗女

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

尚營作不止知古上疏諫曰臣聞穀梁傳曰古之君人

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

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

曰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

有斬伐不可興土功以妨農又曰季夏行冬令則風寒

不時語曰修己以安百姓此皆興化立理之教為政養

人之本今陛下為公主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祐但兩

觀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轉移扶老攜幼投

鼠無所發剔椽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搖搖眾口籍籍陛下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以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如是則君之所舉可不慎歟微臣備位諫諍兼秉史筆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臣愚必以為不可伏願俯順人欲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策速罷功役收之桑榆疏奏不納頃之又進諫曰臣聞人以君為天君以人為本人安則政理本固則邦寧自陛下翦除兇逆君臨寶位蒼生顛顛以為朝有新政今風教頹替日甚一日府庫空虛人力彫弊造作

唐書百九魏知古

二

不息官員日增今諸司試及員外檢校等官僅至二千餘人太府之布帛以殫太倉之米粟難給又金仙玉真等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奏請停竟仍未止今歲前水後旱五穀不熟若至來春必甚饑饉陛下為人父母欲何方以賑恤療饑拯溺須及其時又突厥為患其來自久本無禮義焉有誠信今雖遣使來請結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則卑順強則驕逆屬草衰月滿弓勁馬肥乘中國饑虛在和親際會儻或窺犯亭鄯國家何以防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詳察睿宗嘉其切直尋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紀同元宗在春宮又令兼

左庶子未幾遷戶部尚書餘如故明年擢拜侍中先天元年冬從上畋獵於渭川因獻詩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翮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雀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豈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褒之曰夫詩者志之所為寫其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由茲道予頃向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式展三驅之禮躬親校

唐書百四九魏知古

三

獵聊以從禽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款誠夙著其孰能繼於此邪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獎二年累封梁國公竇懷貞等將謀逆也知古獨密奏其事及懷貞誅賜實封二百戶物五百段仍以前賞猶薄又手敕曰魏知古去年十月已前屢申啟沃每竭忠誠姦臣有謀預奏其兆事君之節良有可嘉可更賜實封一百戶其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深以為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厝心不撓鏡已澈則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重罔違朕遠聞之益用嘉歎今賜卿衣裳

一副以示所懷開元元年官名改易改為黃門監二年
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
加譏毀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三年卒時年六十九
御史大夫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
愛能兼之者在魏公贈幽州都督謚曰忠知古初為
黃門侍郎表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前
右內率府騎曹參軍柳澤及知吏部尚書事又擢用密
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
後咸累居清要時論以為有知人之鑒文集七卷文宗
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
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

唐書百四 魏知古 四

盧懷慎滑州靈昌人其先家在范陽為山東著姓祖恧
為靈昌令因徙焉懷慎少清謹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彦
歎曰此兒器不可量
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吏部員外郎神龍中遷侍御史中
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
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
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纜
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
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景龍中遷右御史
宜遵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景龍中遷右御史
臺中丞上疏以陳時政今略載其三篇其一曰臣聞孔
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
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

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
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為政
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
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
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
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為陛下宣風
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
所以流散倉庫所以空虛百姓彫弊日更滋甚職為此
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

唐書百九 盧懷慎 五

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
旰食然僥倖路啟上下相蒙共為苟且而已寧盡至公
乎此國之病也昔賈誼所謂蹠蹠之病乃小小者耳此
弊久而不革臣恐為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蹠蹠而已
哉漢宣帝綜覈名實興理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就增
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政也又古
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書云事不師古
以克永代匪說攸聞臣望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
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已上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
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

勉若公卿有關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於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其二曰臣聞尚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之義也又云官不必備惟其才又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為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數餘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餘人代天工多不釐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俸祿之費歲巨億萬空竭府藏而已豈致理之基哉方今倉庫空虛百姓彫弊河渭漕輓西給京

唐書百九十一

卷六

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況邊隅未靜兵革猶興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增官廣費豈曰其時儻水旱成災租稅減入水衡無貫朽之蓄京庾闕流行之儲或疆場外守兵車遠出或收藏無歲賑救在辰此軍國之急務也陛下將何以濟之乎書云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又云不見是圖此皆慎微之深旨也臣竊見員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臺閣舊人或明習憲章或諳閑政要皆一時之良幹也多不司案牘空尸祿俸滯其才而不申其用尊其位而不盡其力周稱多士漢曰得人豈其然歟必有異於此矣臣望請諸司員外官有才能器識衆共

聞知堪為州牧縣宰及上佐者竝請遷擢使宣力四方申其智效有老病及不堪理務者咸從廢省使賢不肖較然殊貫此濟時之切務也安可謂行之艱哉其三曰臣聞天吏逸德烈於猛火貪人敗類取興大風則知冒於寵賂悔於鯨鯢莫先於茲臣竊見內外官人有不率憲章公犯賊汚侵牟萬姓剝割蒸人鞠按非虛刑憲已及者或復舊資雖負殘削之名還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嶺嶺微系懲貶而徇財贖貨罕能峻革委以某理候補清臣聞明主之於萬姓也必暢以平分而無偏施若犯罪之吏作牧遐方便是屈法惠姦恤近

唐書百九十一

卷六

遺遠矣凡左降之人鮮能省過必懷自棄長惡滋深則小州遠郡蠻貊夷落何負於聖化獨受其弊政乎昔孟嘗廉明方臨合浦隱之清潔乃泣番禺郵都之鎮靜朔方耿恭之輯寧疎勒地則遐僻必擇賢良務以寧濟為懷豈以遐荒見隔況邊徼之地夷夏雜處負險恃遠易擾難安彌藉循良以寄綏撫若委失其任官非其才凌虐黎庶侵剝蕃部小則坐致流亡大則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而況於滑吏乎其內外官人有犯賊賄推勘得實者臣望請削迹簪裾十數年間不許齒錄書云旌別淑慝黜陟幽明即其義也若不循此道去邪

有疑善政能官甄獎或未之徧擔賦負賄僥倖或即蒙升則賞罰無章沮勸安寄浮競之風轉扇廉恥之行漸墮其源不塞為蠹斯甚疏奏不納累遷黃門侍郎賜爵漁陽伯先天二年與侍中魏知古於東都分掌選舉尋徵還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三年遷黃門監薛王舅王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他人何可獄決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四年兼吏部尚書其秋以疾篤累表乞骸骨許之旬日而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懷慎臨終遺表曰臣素無才識

唐書卷九 盧懷慎

叨沐恩榮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竭推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恩夙夜惶懼臣染疾已久形神欲離鳧雁之飛未為之少而犬馬之志終祈上聞其鳴也哀乞求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略期於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之說實為社稷之臣李傑勤苦絕倫貞介獨立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幹時之材眾議推許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竭誠實盡人臣之節盧從愿清貞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代良臣比經任使微

有愆失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錄漸加進用臣竊聞黃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禹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賢良者風化之源得人則庶績其凝失士則彝倫攸斁臣每見陛下憂勞庶政勤求理道慎舉羣司必期稱職使鳩鷺成序草澤無遺故得歲稔時和政平訟理此陛下用賢之明效也臣非木石早識天心瞑目不遙厚恩未報黜殞之義敢不庶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上深嘉納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祿俸皆隨時分散

唐書卷九 盧懷慎

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飯食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椀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太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檢及車駕將幸東都四門博士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車駕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直道終始不虧不加寵贈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一伯段米粟二伯碩明年上還京師因校獵於城南經懷慎別業見家人方設祥齋憫其貧匱賜絹百疋經其墓碑表未立停隲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仍遣中書侍郎蘇頌為其碑文上自書焉子奐早修整歷任皆以清白聞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御史中丞陝州刺史二十四年元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審

其能政於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
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尤在匪躬斯為國寶不陸家
風尋除兵部侍郎天寶初為晉陵太守時南海郡利兼
水陸環寶山積劉巨鱗彭果新書相替為太守五府節
度皆坐賊鉅萬而死乃特授為南海太守遐方之地
貪吏斂迹人用安之以為自開元已來四十年廣府節
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奩先李朝隱及奩中使市舶
亦不干法加銀青光祿大夫經三年入為尚書右丞卒
弟奕亦傳清白歷御史中丞而死王事見忠義傳奕子
杞德宗朝位至宰輔別有傳

唐書卷九

十一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新書之孫也父直

心高宗時為司刑太常伯坐事配嶺南而卒乾曜舉進

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景雲中累遷諫議大夫時久廢

公卿百官三九射禮乾曜上疏曰夫聖王之教天下也

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於家忠於國此道不替

所以理也所以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竊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以明和容之義非取

一時之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

哲王莫不遞襲臣竊見數年已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

惜費遂令大射有虧臣愚以為所費者財所全者禮故

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乾坤再闢日月貞明臣
望大射之儀春秋不廢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則天下幸
甚乾曜尋出為梁州都督開元初邠王府僚吏有犯法
者上令左右求堪為王府長史者太常卿姜皎薦乾曜
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
序上甚悅之乃拜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尋遷戶部
侍郎兼御史中丞無幾轉尚書左丞四年冬擢拜黃門
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旬日與姚元之俱罷知政事
時行幸東都以乾曜為京兆尹仍京師畱守乾曜政存
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遂失所在上令京

唐書卷九

十二

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叢棘而死官吏懼

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

明當不以此置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

自請失旨之罪上一切不問之眾咸伏乾曜臨事不懼

而能引過在已也在京兆三年政令如一八年春復為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侍

中久之上疏曰臣竊見形要之家并求京職俊乂之士

多在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

二人與外官以協均平之道上從之於是改其子河南

府參軍弼為絳州司功太祝絜為鄭尉因下制曰源弼

等父在樞近深惟謙挹恐代官之咸列慮時才之未序
率先庶僚崇是讓德既請外其職復降資以授傳不云
乎晉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
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并任京司
者任自通容依資次處分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
百餘人俄又有上書者以爲國之執政同其休戚若不
稍加崇寵何以責其盡心十年十一月敕中書門下共
食實封三百戶自乾曜及張嘉貞始也乾曜扈從東封
拜尚書左丞相仍兼侍中乾曜在政事十年時張嘉貞
張說相次爲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權每事皆推讓

唐書百四十九 源乾曜

三

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議但唯諾署
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薦遂擢用及皎得罪爲張嘉
貞所擠乾曜竟不救之議者以此譏焉十七年夏停兼
侍中事其秋遷太子少師以祖名師固辭乃拜太子少
傅封安陽郡公十九年駕幸東都乾曜以年老辭疾不
堪扈從因畱京養疾是年冬卒詔贈幽州大都督上於
洛城南門舉哀輟朝二日
乾曜從孫光裕亦有令譽歷職清謹撫諸弟以友義聞
初爲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等同剛定開元新格歷
刑部戶部二侍郎尚書左丞累遷鄭州刺史稱爲良吏

尋卒子洧

洧亦早有美稱閨門雍睦士友推之歷踐清要天寶中
爲給事中鄭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採訪使及安祿山
反既犯東京乃以洧爲江陵郡大都督府長史本道採
訪防禦使攝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徐浩爲襄州刺史
本州防禦守捉使以禦之洧至鎮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世居京兆之萬年本姓丙氏
曾祖粲隋大業中屯衛大將軍屬關中賊起煬帝令粲
往京城以西二十四郡逐捕盜賊粲撫循士衆甚得其
心及義旂入關粲率其衆歸附拜宗正卿封應國公賜

唐書百五十二 李元紘

三

姓李氏高祖與之有舊特蒙恩禮遷左監門大將軍以
年老特令乘馬於宮中檢校年八十餘卒諡曰明祖寬
高宗時爲太常卿別封隴西郡公父道廣則天時爲汴
州刺史時屬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發河南諸州兵
募百姓騷擾道廣寬猛折衷稱爲善政存心慰撫汴州
獨不逃散尋入爲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累封金
城縣侯卒贈秦州都督諡曰成元紘少謹厚初爲涇州
司兵累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公主
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寶懷
貞爲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著

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不撓懷
貞不能奪之俄轉好時令遷潤州司馬所歷咸有聲績
開元初三遷萬年縣令賦役平允不嚴而理俄擢為京
兆尹新書少尹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諸王公權要之家
皆緣渠立磴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
獲其利又歷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十三年戶部侍郎
楊瑒自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
卿已下精擇堪為戶部者多有薦元紘者將授以戶部
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戶部侍
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

唐書元李元紘

古

因賜衣一副絹二百疋明年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頃之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清水男元紘性
清儉既知政事稍抑奔競之路務進者頗憚之五月五日宴武
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時初廢京司職田議者
請於關輔置屯以實倉廩元紘建議曰軍國不同中外
異制若人閒無役地棄不墾發閒人以耕棄地省餽運
以實軍糧於是乎有屯田其為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
田散在諸縣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
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須公私相換徵發丁夫徵役則業
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

失或恐未可其議遂止先是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撰
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
是上疏請終其功有詔特令就集賢院修成其書及張
說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
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前賢所難事匪容易今
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令國之大典散
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祕
其事也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有憑舊章
不墜矣從之乃詔說及吳兢並就史館修撰元紘在政
事累年不改第宅僕馬弊劣未曾改飾所得封物皆散

唐書元李元紘

五

之親族右丞相宋璟嘗嘉歎之每謂人曰李侍郎引宋
遙之美才黜劉冕之貪冒貴為國相家無儲積雖季文
子之德何以加也後與杜暹多所異同情遂不協至有
相執奏者上不悅由是罷知政事出為曹州刺史徙蒲州
以疾去官久之拜戶部尚書仍聽致仕二十一年疾瘳
起為太子詹事旬日而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
杜暹濮州濮陽人也父承志則天初為監察御史時懷
州刺史李文暉以皇枝近屬為讎人所告承志推出之
俄而文暉得罪承志坐貶授方義令累轉天官員外郎
既羅織事起承志恐懼遂稱疾去官而歸卒於家自暹

高祖至暹五代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初舉明經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惟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僚別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俄授鄭尉復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公直士也深賞重之尋而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結罪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於執政由是擢拜大理評事開元四年遷監察御史仍往積西覆屯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等不協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時暹已迴至涼州承詔復往積西因入突騎施以

唐書

杜暹

七

究虔瓘等犯狀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積追之不及而止暹累遷給事中丁繼母憂去職十二年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薦暹往使安西蕃人伏其清慎深思慕之乃奪情擢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暹單騎赴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蕃國圖爲叛亂暹密知其謀發兵捕而斬之并誅其黨與五十餘人更立君長于闐遂安暹以功特加光祿大夫暹在安西四年綏撫將士不憚勤苦甚得夷夏之心十四年詔暹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迎之及謁見又賜絹二百疋馬一疋宅一區後與李元紘不協罷知政事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歷魏州刺史太原尹二十一年上幸北都拜暹爲戶部尚書便令扈從入京行幸東都詔暹爲京畱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繕修三宮增峻城隍躬自巡檢未嘗休懈上聞而嘉之賜敕書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幹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肅官僚惠及黎庶城隍宮室隨事修營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甚善慰朕懷也俄代李林甫爲禮部尚書累封魏縣侯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餘詔贈尚書右丞相暹在家孝友愛撫異

唐書

杜暹

七

母弟昱甚厚然素無學術每當朝談議涉於淺近常以公清勤儉爲己任時亦矯情爲之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上甚悼惜之遣中使就家視其喪事內出絹三百疋以賜之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太常諡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升都官員外郎韋廉以暹有忠孝之美所諡不盡其行建議駁之太常博士裴總執曰杜尚書往以墨衰受職事雖云奉國不得爲孝請依舊爲定孝友又請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諡曰貞孝韓休京兆長安人伯父大敏則天初爲鳳閣舍人時梁

州都督李行褒為部人誣告云有逆謀則天令大敏就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褒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旨禍將不細不可不為身謀也大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則天俄又命御史重覆遂構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與知反不告同罪賜死於家父大智官至洛州司功休早有詞學初應制舉累授桃林丞又舉賢良元宗時在春宮親問國政休對策與校書郎趙冬曦並為乙策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簿員外郎歷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並為近州常

韓休

六

被支稅草以納閑廐休奏請均配餘州中書令張說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當移向他郡牧守欲為私惠國體固不可依又下符不許之休復將執奏僚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歲餘以母艱去職固陳誠乞終禮制許之服闋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誥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令蕭嵩舉朝賢以代光庭者嵩盛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及拜甚允當時之望俄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

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恃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與馬僭擬過縱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猶不容伯獻巨猾豈得不問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即不敢奉詔流美玉上以其切直從之初蕭嵩以休柔和易制故薦引之休既知政事多折正嵩遂與休不協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高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

韓休

九

敷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其年夏加銀青光祿大夫十二月轉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二十四年遷太子少師本紀太師少保封宜陽子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重贈太子太師子浩治洪泐渾皆有學尚風韻高雅治天寶初為殿中侍御史卒洪為司庫員外郎治弟渾除大理司直御史大夫王鉷犯法籍沒其家治兄浩為萬年主簿捕其資財有所容隱為京兆尹鮮于仲通所發配流循州洪泐並受貶職後遇赦量移洪為華州長史屬安祿山反西京失守洪陷於賊賊授官將見委任洪與浩及泐渾同奔山

谷以投行在至谷口洪浩渾及洪子四人竝為賊所擒并命於通衢洪重交友籍甚於時見者掩涕肅宗聞其重臣子能以忠而死贈太常卿浩贈吏部郎中渾贈太常少卿法上元中為諫議大夫澠洞別有傳

裴耀卿字煥贈戶部尚書守真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秘書正字俄補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掾邱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為學直及睿宗升極拜國子主簿開元初累遷長安令長安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僣之弊公

唐書百九 裴耀卿 三

私甚以為便在職二年寬猛得中及去官縣人甚思詠之十三年為濟州刺史其年車駕東巡州當大道路里縣長而戶口寡弱耀卿躬自條理置三梁科配得所時大駕所歷凡十餘州耀卿稱為知頓之最封禪還次宋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邱儉率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河造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日人或重授即不足以及告成朕置諸州不敢擅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典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循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又歷宣冀二州刺史皆有善政入為戶部侍郎二十年禮部尚書信安王禕受詔討契丹詔以耀卿

為副俄又令耀卿齎絹二十萬正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人曰夷虜貪殘見利忘義今齎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為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竝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比至而耀卿已還其冬遷京兆尹明年秋霖雨害稼京城穀貴上將幸東都獨召耀卿問救人之術耀卿對曰臣聞前代聖王亦時有憂害更施惠澤活國濟人由是蒼生仰德史冊書美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政小有飢乏降情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上元降鑿當更延福祚是因有小災而增輝聖德也今既大駕東巡

唐書百九 裴耀卿 三

百司扈從太倉及三輔先所積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更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祇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粟入京倉廩常有三二年糧即無憂水旱今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

錢百文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畱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望沿流相次置倉上深然其言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語在食貨志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錢三十萬貫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卿盈縮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市和糴等錢明年遷侍中二十四年拜尚

唐書百四十九卷 裴耀卿

三

書左丞相罷知政事累封趙城侯時夷州刺史楊濬犯賊處死詔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上疏諫曰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庶類凡死罪之色不欲尸諸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冤人曠古以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爲全生免死誠爲至化有恥且格爲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爲刺史縣令與諸吏稍別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爲本部長官卽合終身致敬決杖者五刑之末只施於扶扑徒隸之間官陰稍高卽免鞭撻令決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法至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所恥况本州刺史百姓

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控拘執人或哀憐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長勸風俗之意又雜犯死罪無杖刑奏報三覆然後行決今非時不覆決杖便發儻獄或未盡又暑熱不耐囚杖或死卽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卻天其命又恐非聖明寬宥之意前後頻在州縣或緣犯決人每大暑盛夏之時決杖多死秋冬已後至有全者伏望凡刺史縣令於本部決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定杖刑並乞停減卽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俄而特進蓋嘉運破突騎立功還詔加河西隴右兩節度使仍令經略

唐書百四十九卷 裴耀卿

三

吐蕃嘉運既承恩寵日夕酣宴不時赴軍耀卿密上疏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委兩軍以勇果之才承戰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然臣近日與其同班觀其舉措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恐難成事莫敖敗於蒲騷之役舉趾稍高春秋書之爲懲戒恐其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入秋防邊日月稍逼接對人吏須識其宜今將撫邊軍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人吏未識雖決在一時恐將非制勝萬全之道况兵未訓練不知禮法人未懷惠士未同心求其忘性命於一時憚嚴刑於少頃縱威逼而進因而立功恐非師出以律久長之義又

萬人性命決在將軍不得已而行之鑿凶門而即路今
酣晏朝夕優渥有餘亦恐非愛人憂國之意不可不察
若不可迴換即望速遣進途仍乞聖恩賜以嚴命疏奏
上乃促嘉運赴軍竟以無功而還天寶元年改爲尚書
左僕射尋轉右僕射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
朝服劍佩博士導郎官唱案禮畢
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
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
博士紛泊非病士
所宜林甫默然慚一歲薨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

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

佶字宏正幼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判入高等
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時嚴郢爲京兆

唐書高元表耀卿

五

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
韋重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
請代役無愆程當時義之德宗南狩佶詣行在拜拾遺
轉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爲意佶抗議
請討上深器之前席慰勉詔用盧杞爲饒州刺
史與諫官執不可三遷吏
部員外郎歷駕部兵部郎中遷諫議大夫會黔中觀察
使韋士宗慘酷馭下爲夷獠所逐俾佶代之酋渠自化
其後爲瘴毒所侵堅請入覲拜同州刺史徵入爲中書
舍人遷尚書右丞時兵部尚書李弼兼鹽鐵使將以使
局置於本行經構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爲不可遂令

徹之與恃恩而強時重佶之有守就拜吏部侍郎以疾
除國子祭酒尋遷工部尚書致仕元和八年卒年六十
二贈吏部尚書諡曰佶清勁溫敏凡所定交時稱爲第
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摺
紳美之

史臣曰魏知古盧懷慎源乾曜李元紘杜暹韓休裴耀
卿悉蘊器能咸居宰輔或心存啟沃或志在薦賢或出
愛子爲外官或止屯田於關輔或不受蕃人之賂或堅
劾伯獻之姦或廣漕渠以充國用此皆立事立功有足
嘉尚者也盧李杜三君子又以清白垂美簡書公孫宏

唐書高元表耀卿

五

之流也乾曜職當機密無所是非持祿保身焉用彼相
贊曰盧魏乾曜弼違進賢裴韓李杜遠財劾姦汗簡書
事清風肅然萬歲之後其名不刊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

列傳五十

崔日用 從兄日知

張嘉貞 弟嘉祐

蕭嵩 子華

張九齡 弟九臯 九章 子極 九臯曾孫仲方

李適之 子季卿 孫融 嚴挺之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進士舉初為芮城尉大足元年則天幸長安路次陝州宗楚客時為刺史日用支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徧饋從官楚客知而大加賞歎盛稱薦之由是擢為新豐尉無幾拜監察御史神龍中祕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

唐書百卷 崔日用

一

唐書百卷 崔日用

二

道日用遠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爭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時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遞為朋黨日用潛皆附之驟遷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 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 中宗暴崩韋庶人稱制日用恐禍及已知元宗將圖義舉乃因沙門普潤道士王曄密詣藩邸深自結納潛謀翼戴元宗嘗謂曰今謀此舉直為親不為身日用曰此乃孝感動天事必克捷望速發出其不意若少遲延或恐生變及討平韋氏其夜令權知雍州長史事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食實封二百戶為相月餘

與中書侍郎薛稷不協於中書忿競由是轉雍州長史停知政事尋出為揚州 新書 刺史長史歷婺 新書 汴二州刺史兗州都督 新書 刺史荆州長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謀逆有期陛下往在宮府欲有討捕猶是子道臣道須用謀用力今既光臨大寶但須下一制誰敢不從忽姦宄得志則禍亂不小上曰誠如此直恐驚動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聞天子孝與庶人孝全別庶人孝謹身節用承順顏色天子孝安國家定社稷今若逆黨竊發即大業都棄豈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請先定北軍次收逆黨即不驚動太上皇元宗從其議及討蕭至忠實

懷貞之際又令權檢校雍州長史加實封通前滿四百戶尋拜吏部尚書日用嘗採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之事手詔答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尚思與之齊庶乎採詩之官補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於至道竦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慚夷吾之語卿洽聞殫見溫故知新逮此發揮益彰忠懇豈非討蓬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蘭殿之祥言固深於啓沃朕循環覽諷用慰於懷今賜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

之信也久之坐為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戶轉汝州刺

史開元七年差降口賦特下敕曰唐隆之際逆黨構兇

崔日用當時潛論其事及於戡翦實預元謀而所食之

封後以例減功既居多特宜準初食之封與二百戶十

年轉并州大都督長史尋卒時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

喪贈吏部尚書諡曰昭後又贈荊州大都督子宗之襲

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日用才辨過人見事敏速每朝

廷有事轉禍為福以取富貴及先天已後復求人相竟

亦不遂嘗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重專

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

日用從父兄日知字子駿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亦

有吏幹景雲中為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入東都作亂

羣臣皆避難逃匿日知獨督率人吏赴畱守與屯營合

勢討賊重福既死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

請分牧隴右省關畿累遷京兆尹封安平縣侯坐賊為御史

李如璧所劾左遷歙縣丞俄又歷遷殿中監進中山日

知素與張說友善說薦之奏請授御史大夫上不許遂

以為左羽林衛大將軍而以河南尹崔隱甫為御史大

夫隱甫由是與說不協日知俄遷太常卿自以歷任年

久每朝士參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為尚書裏行遂

為口實開元十六年出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尋以年

老致仕卒諡曰襄

張嘉貞字嘉蒲州猗氏人也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

氏人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鄉里長安中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

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薦嘉貞材

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他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

草萊而得人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

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

與語大說擢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累遷兵部員

中書舍人歷秦梁秦州都督并州長史為政嚴肅甚為

人吏所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加賞

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臣弟嘉祐今

授鄆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絕萬里乞移

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

改嘉祐為忻州刺史時突厥九姓新來內附散居太原

已北嘉貞奏請置軍以鎮之於是始於并州置天兵軍

以嘉貞為使六年春嘉貞又入朝俄有告其在軍奢僭

及賊賄者御史大夫王峻因而劾奏之按驗無狀上將

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者天子聽政於上瞽賦
 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輩是
 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
 謗誦之道從之遂令減死自是帝以嘉貞為忠嘉貞又
 嘗奏曰今志力方壯是效命之秋更三數年即衰老無
 能為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上以其明辨尤重
 之八年春宋璟蘇頌罷知政事擢嘉貞為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
 侍郎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而今為
 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邱乎
 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且半因問大
 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數月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中書令其
 貞所獻遂得其名

唐書百五十五 長壽貞

五

為中書舍人崔暹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
 上暹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為中書令嘉貞斷決敏
 速善於敷奏然性強躁自用頗為時論所譏時中書舍
 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
 訓皆為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貞門下共議朝政
 時人為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開元十年車駕幸
 東都有洛陽主簿王鈞為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
 賊事發上特令朝堂集眾決殺之嘉貞促所由速其刑
 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皆貶黜
 之其冬秘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
 之皎遂死於路俄而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召侍臣

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
 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
 受詔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而死皎
 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
 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動貴在焉皎事
 以往不可追悔仙先祇宜據狀流貶不可輕又決罰上
 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
 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
 當及之此言非為仙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初嘉貞為
 兵部員外郎時張說為侍郎及是說位在嘉貞下既無

唐書百五十五 長壽貞

六

所推讓說頗不平因此言激怒嘉貞由是與說不協
 上又以嘉貞弟嘉祐為金吾將軍兄弟並居將相之位
 甚為時人之所畏憚兄弟每上朝軒蓋導盈間
 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十一
 年上幸太原行在所嘉祐賊汙事發張說勸嘉貞素服
 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為幽州新書
 幽州刺史說遂代為中書
 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
 明年復拜戶部尚書兼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救嘉貞就
 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既恨張說擠已因攘袂勃罵
 源乾曜王曖共和解之明年坐與王守一交往左轉台
 州刺史復代盧從愿為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知北平軍

事累封河東侯將行上自賦詩詔百僚於上東門外餞之至州於恆嶽廟中立頌嘉貞自爲其文乃書於石其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先是嶽祠爲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貞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十七年嘉貞以疾請就醫東都制從之至都目瞑無所見上令醫人內直郎田休裕郎將呂宏泰馳傳往省療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恭肅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植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

唐書三事 張嘉貞

七

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歎伏初嘉貞作相薦萬年縣主簿韓朝宗擢爲監察御史及嘉貞卒後十數歲朝宗爲京兆尹因奏曰自陛下臨御已來所用宰相皆進退以禮善始令終身雖已沒子孫咸在朝廷唯張嘉貞晚年一子今猶未登官序上亦惘然遽令召之賜名延賞特拜左內率府兵曹參軍德宗朝位至宰輔自有傳

嘉祐有幹略自右金吾將軍貶蒲陽府折衝至二十五年爲相州刺史相州自開元已來刺史死貶者十數人嘉祐訪知尉遲迴周末爲相州總管身死國難乃立其

神祠以邀福經三考改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鄴郡守又加尉遲神冕服自後郡守無患

新書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倦倦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宏靖窮於權惜哉○源乾曜舊書見上卷靖別見

蕭嵩貞觀初左僕射宋國公瑀之曾姪孫祖鈞中書舍人有名於時嵩美鬚髯儀形偉麗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壻象先時爲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日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

唐書百事 蕭嵩

八

壽時人未之許神龍元年嵩調補洛州參軍尋而侍中扶陽王桓彥範出爲洛州刺史見之推重待以殊禮河度表使爲刑官景雲元年爲醴泉尉時陸象先已爲中書侍郎引爲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驟遷殿中侍御史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崔琳王邕齊澣同列皆以嵩寡學術未異之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歷宋州刺史三遷爲尚書左丞兵部侍郎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供帳十五年涼州刺史河西節度王君奐恃衆每歲攻擊吐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奐父

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又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賊遂引退無何君奭又為迴紇諸部殺之於鞏筆驛河隴震駭元宗以君奭勇將無謀果及於難擇堪邊任者乃以嵩為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封蘭陵縣子嵩乃請以裴寬郭虛已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請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為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又加嵩銀青光祿大夫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反間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贊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未明復率眾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

唐書高宗 蕭嵩

九

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馮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於祁連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散走山谷哭聲四合露布至元宗大悅乃加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子恩顧莫比十七年授宇文融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書令自十四年燕國公張說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帶河西節度遙領之加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元宗呼為親家母禮儀甚盛尋又進封徐國公

唐書高宗 蕭嵩

十

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光庭與嵩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及是元宗遣嵩擇相嵩以右丞韓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相嵩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上前論曲直因讓位元宗眷嵩厚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為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乃許嵩俄遣高力士謂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諡當有始有卒者授尚書右丞相令罷相是日荆州進黃甘帝以紫粉包賜之以休為工部尚書尋又以嵩子華為給事中二十四年拜太子太師及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遺中官牛仙童貶為括州刺史嵩嘗賄仙童李林甫發之貶青州刺史尋又追拜太子太師嵩又請老嵩性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藥合鍊自適華時為工部侍郎衡以主婿三品嵩幡然就養十餘年家財豐贍衣冠榮之天寶八載薨年八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子華天寶末轉兵部侍郎祿山之亂從駕不及陷賊偽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儀與九節度之師渡河攻安慶緒於相州華潛通表疏俟官軍至為內應賊伺知之禁鋼華於獄崔光遠收魏州破械出華魏人美華之惠政詣光遠請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既而史思明率眾南下子儀懼華復陷乃表崔光遠代華召至軍中及

相州兵潰華歸京仍以偽命所汗降授試秘書少監華
謹重方雅綽有家法人士稱之尋遷尚書右丞乾元三
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元年十二月制
曰弼子之選審象是求天步未平廟謨尤切必資明表
佇以佐時畫一之才取則不遠正議大夫前河中尹兼
御史中丞充本府晉絳等州節度觀察等使上柱國嗣
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承家繼業詞標麗
則德蘊謨明再履宮坊九知至行致君望美閱相求能
且推伊陟之賢更啓漢臣之閭還依日月佐理陰陽俾
參政於紫宸用建中於皇極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唐書三

蕭嵩

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中官李輔
國專典禁兵怙寵用事求爲宰相諷宰相裴冕等薦已
華頗拒之輔國怒肅宗方寢疾輔國矯命罷華相位守
禮部尚書仍引元載代華肅宗崩代宗在諒闇元載希
輔國旨貶華爲硤州員外司馬卒於貶所衡子復德宗
朝位亦至宰輔華子恆悟恆子俛大和中宰輔悟子倣
咸通中宰輔皆自有傳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於
始興今爲曲江人父宏愈以九齡貴贈廣州刺史九齡
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

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登

進士第應舉登乙第拜校書郎元宗在東宮舉天下文

藻之士親加策問以道作伊呂科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新書拾

遺時帝未行親郊之禮九齡上疏曰伏以天者百神之

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之

義蓋以敬天命以報所受故於郊之義則不以德澤未

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斯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

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

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正故春秋非

之臣愚以爲匡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謂郊之爲祭所

宜先也伏惟陛下紹休聖緒其命惟新御極已來於今

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

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寧將欲鑄

劍爲農泥金封禪用彰功德之美允答神祇之心能事

畢行光耀帝載況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

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禮升紫壇

陳采席定天位明天道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又言

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東海柱殺孝婦天旱久之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况六合元

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由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

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稱
非其人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
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本不計於才刺史乃
縣令尚可言哉此庶國家之本務也此銷鬱由爲好進
所輕承其弊之民不肖所擾聖化從之官出宰百里今
人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利也京師衣冠所聚
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心肯復出爲刺史縣令故
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
國家類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雖重則法可行
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雖重則法可行
宜選科定其資凡不歷若重守令守令雖重則法可行
郎列卿不歷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
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
猶未治也又自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必治於上古而
爲微幸矣傷自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必治於上古而
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
緣者吏部條章舉贏千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滑徒

唐書百卷 張九齡

三

賸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與丞此記者也凡稱
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由主簿與丞此記者也凡稱
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
郎以賢而授者格條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
可矣今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故於
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故於
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內歲當選者使
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
人之繁矣今歲選乃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
冒監抵此則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
此明代之闕政也矣如知其賢能各以品第進是官
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以品第進是官
不以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
無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令小者進人
志有修名而利之出衆之趨也朝廷能令小者進人
亦求一變而不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
苟求一變而不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
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有次則興衰之大端也俄

遷左九齡以才鑒見推當時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
者咸令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
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
與九齡同姓敘爲昭穆九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
稱首也九齡既欣知已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書舍人
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
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
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
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
矣今登封需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未

唐書百卷 張九齡

古

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
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
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時御
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戶之事每有所奏說多建議違
之融亦以此不平於說九齡復勸說爲備說亦不從其
言無幾說果爲融所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
尋出爲冀州刺史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
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許之改
爲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
以其弟九章九臯爲嶺南道刺史令歲時伏臘皆得寧

觀初張說知集賢院事常薦九齡堪為學士以備顧問

說卒後上思其言召拜九齡為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副知院事會賜勅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

詔不再遷中書侍郎常密有陳奏多見納用尋丁母喪

歸鄉里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復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許明年遷中書令

兼修國史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

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

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

遂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

劾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劾奏曰穰苴出軍必誅莊

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

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

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

害忠良遂放歸藩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秦氣驕楚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者此胡難也

十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縣伯李林甫自無

學術以九齡文行為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

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悅帝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

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

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

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日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

差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翼日林

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二十四年

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

遷尚書右丞相罷知政事九齡既居帝旨固內懼恐遂

乃獻賦自況其未日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

日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

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

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故事皆指笏於帶而後乘馬九

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

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至是子諒

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決殺之新書流遷

案紀當從舊書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

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憲

議復置十道採訪使又教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

議置屯田費功無利竟不能就罷之性頗躁急動輒忿

詈議者以此少之開元後天下稱曰子極新書

祿山之亂陷賊不受偽命兩京克復詔加太子右贊善

弟九臯自尚書郎歷唐徐宋襄廣五州刺史九章歷吉

明曹三州刺史鴻臚卿九齡為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僚

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錄新書千秋金鑑錄五卷言前

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

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
 之等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武惠
昭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如密遣宦奴牛貴見告之曰廢
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握安有外言
哉遠奏之帝為動色故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
 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覺下詔褒贈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
 臣生則保其雄名歿乃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
 贈實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
 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蒼策永
 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
 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

唐書高辛 張九齡

七

十卷 建中元年德

新書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
精愈卒而漫漶不振也觀元宗開元時騰精求治元
老思舊勳所尊憚故姚元宗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
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
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
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增饒切較力雖多課所效
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離亂華身播
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

九皇曾孫仲方 仲方二百二十二卷 少朗秀為兒童時

父友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國器吾獲高位
 必振發之後郢為御史大夫首請仲方為御史歷金州
 刺史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
 冤入為度支郎中駁李吉甫諡吉甫之黨惡之出為遂

州司馬稍遷復曹鄭三郡守為諫議大夫時鄂縣令崔
 發因辱小黃門敬宗赫怒付臺推鞠及元日大赦獨發
 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
 前需澤始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
 美之大和九年為京兆尹將相從累者皆大戮仲方密
 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是
 時軍人橫恣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為華州刺史改祕
 書監開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
 李適之一名昌恆山王承乾之孫也父象官至懷州別
 駕適之神龍初起家拜左衛郎將開元中累遷通州刺

唐書高辛 李適之

六

史以強幹見稱時給事中韓朝宗為按察使特表薦之
 擢拜秦州都督俄轉陝州刺史入為河南尹元宗患穀
係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日上陽積翠月吸自
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署額
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歲餘拜御史大夫開元
 二十七年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
 得罪見廢父又遭則天所黜葬禮有關上疏請歸葬昭
 陵之闕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為恆山愍王象為越州
 都督郇國公伯父厥及亡兄數人並有褒贈數喪同至
 京師葬禮甚盛仍刊石於墳所俄拜刑部尚書適之雅
 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河縣公與李林甫爭權不協適之性疎為其陰中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心善其言他日從容奏之元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鑿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為愛已薄適之言疏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戶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為散職五載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竟坐

唐書百辛 李適之

與韋堅等相善貶宜春太守後御史羅希夷奉使殺韋堅盧幼臨裴敦復李邕等於貶所州縣且聞希夷到無不惶駭希夷過宜春郡適之聞其來仰藥而死

子季卿季卿新書作李適子見文苑傳未知孰是兩存之弱冠舉明經頗工文

詞應制舉登博學宏詞科再遷京兆府鄠縣尉肅宗朝累遷中書舍人以公事坐貶通州別駕代宗即位大舉淹抑自通州徵為京兆少尹尋復為中書舍人拜吏部侍郎俄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年轉右散騎常侍季卿有宇量性識博達善與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為

務士以此多之大厯二年卒贈禮部尚書孫融立性嚴整善吏事貞元十年歷官至渭州節度使卒

嚴挺之名凌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叔父方巖景雲中戶部郎

中挺之少好學舉進士神龍元年制舉擢第授義興尉遇姚崇為常州刺史見其體質昂藏雅有吏幹深器異之及崇再入為中書令引挺之為右拾遺睿宗好樂聽之忘倦元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燃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凡經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月餘日挺之上疏諫曰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

唐書百辛 嚴挺之

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蓋以天下心為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諭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為歡無相奪倫不至糜敝且臣卜其晝史冊攸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羅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為一不可也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儻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叫一塵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為二不

可也且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
北宮多暇西墉暫臨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
承重窮歌舞之樂儻令有司跛倚下人飢倦以陛下近
猶不恤而況於遠乎聖情攸聞豈不悚然祗畏臣以為
四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禮類光百姓顛顛咸謂業盛
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於眾望醜過於往年
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稅吁嗟道路貿
易家產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
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為五不可也書曰罔拂
百姓以從己之欲況自去夏霖霖經今亢旱農乏收成

唐書百卷 嚴挺之 三

市有騰貴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
代聖主明王忽於細微而成過患多矣陛下可效之哉
伏望畫則歡娛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無益於聖朝上
納其言而止時侍御史任知古恃憲威於朝行詭言衣
冠挺之深讓之以為不敬乃為臺司所劾左遷萬州員
外參軍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平允登
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遷考功郎中特敕又令知考功貢
舉事稍遷給事中時黃門侍郎杜暹中書侍郎李元紘
同列為相不協暹與挺之善元紘素重宋遙引為中書
舍人及與起居舍人張暉等同考吏部等第判遙復與

挺之好尚不同遙言於元紘元紘詰譏挺之挺之曰明
公位尊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惡甚為不取也詞色俱
厲元紘曰小人為誰挺之曰即宋遙也因出為登州刺
史改太原少尹殿中監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計會
兵馬事隔數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不挾救毛仲
寵幸久恐有變故密奏之尋遷濮汴二州刺史挺之所
歷皆嚴整吏不敢犯及涖大郡人乃重足側息二十年
毛仲得罪賜死元宗思曩日之奏擢為刑部侍郎深見
恩遇改太府卿與張九齡相善九齡入相用挺之為尚
書左丞知吏部選陸景融知兵部選皆為一時精選時

唐書百卷 嚴挺之 三

侍中裴耀卿禮部尚書李林甫與九齡同在相位九齡
以詞學進入視草翰林又為中書令甚承恩顧耀卿與
九齡素善林甫巧密知九齡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
與林甫引蕭奘為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
有禮記蕭奘讀之曰蒸嘗伏獵奘早從官無學術不識
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奘對如初挺之白九齡曰
省中豈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為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
九齡嘗欲引挺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恩
足下宜一造門款狎挺之素負氣薄其為人凡三年非
公事竟不私造其門以此彌為林甫所嫉及挺之屬蔚

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詰於禁中以此九齡罷相挺之出爲洛州刺史二十九年移絳郡太守天寶元年元宗嘗謂林甫曰嚴挺之何在此人亦堪進用林甫乃召其弟損之至門敘故云當授子員外郎因謂之曰聖人視賢兄極深要須作一計入城對見當有大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請入京就醫林甫將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且須授閒官就醫元宗歎叱久之林甫奏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挺之素歸心釋典事僧惠義及至東都鬱鬱不得志成疾自爲墓誌曰天寶元年嚴挺之自絳郡太守抗疏陳乞天恩允請許養疾歸閒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任二十五官每承聖恩嘗忝獎擢不盡驅策驚蹇何階仰答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爲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終於洛陽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於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從仕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爲飾遺文薄葬斂以時服挺之與裴寬皆奉佛開元末惠義卒挺之服縗麻送於龕所寬爲河南尹僧普寂卒寬與妻子皆服縗經設次哭臨妻子送喪至嵩山故挺之誌文云葬於大照塔側祈其靈祐也挺之素重交結有許與凡舊交先歿者厚撫其妻子凡嫁孤女數十人

唐書百辛 嚴挺之

時人重之子武廣德中黃門侍郎成都尹劍南節度使史臣曰崔日用附會三思以取高位預討韋氏遂握重權自言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信矣與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張嘉貞雖不立田園奈急於勢利朋比近習杖姜皎仙先非中立之士也蕭嵩位極中令與政無聞樹破虜之勳真致遠之器九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一時之選也適之臨下雖簡在公克勤惜乎不得其死也挺之才略器識不下諸公恥近權門爲人所惡不登台輔養疾宮僚雖富貴在天窮達有命彼林甫者誠可投畀豺虎也

唐書百辛 嚴挺之

贊曰開元之代多士盈廷日用無守嘉貞近名嵩齡適挺各有度程大位俱極半慚德馨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一

列傳五十一

尹思貞

李傑

解琬

畢構

子晉蘇珣

子坑鄭惟忠

王志愔

盧從愿

李朝隱

裴灌

王邕

從弟寬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也弱冠明經舉補隆州參軍時晉安縣有豪族蒲氏縱橫不法前後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貞推按發其姦賊萬計竟論殺之遠近稱慶刻石以

唐書百五十一 尹思貞

紀其事由是知名累轉明堂令以善政聞三遷殿中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作亂河朔不安思貞善於綏撫境內獨無驚擾則天降璽書褒美之長安中七遷秋官侍郎以忤張昌宗被構出為定州刺史轉晉州刺史尋復入為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人為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為人所伏若此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於宅中掘得古戟十二俄而門加榮戰時人異焉神龍初為大理卿時武三思擅權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會之雍州人韋月將上變告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思貞以發生之月固執奏以為不

可行刑竟有救決杖配流嶺南三思令所司因此非法害之思貞又固爭之承嘉希三思旨託以他事不許思貞入朝廷謂承嘉曰公擅作威福不顧憲章附託姦臣以圖不軌將先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大怒遂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

唐書百五十一 尹思貞

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辨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思貞前後為十三州刺史皆以清簡為政奏課連最睿宗即位徵為將作大匠累封天水郡公時左僕射竇懷貞與造金仙玉真兩觀調發夫匠思貞常節減之懷貞怒頻詰責思貞思貞曰公職居端揆任重弼諧不能翼贊聖明光宣大化而乃盛興土木害及黎元豈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闔門累日上聞而特令視事其年懷貞伏誅乃下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匪邦直執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耆德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祗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俄兼中

王府長史遷戶部尚書轉工部尚書以老疾累表請致
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後也

其先自隴西徙焉傑少以孝友著稱舉明經解補濟州參軍事

累遷天官員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當時之譽使行山

南時戶口通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初累遷

衛尉少卿為河東道巡察黜陟使奏課為諸使之最天

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開元初為河南尹傑既勤於聽理

每有訴列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人吏

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

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項持棺至傑令捕先是河

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於棺先是河

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

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刊石水濱

以紀其績尋代宋璟為御史大夫時皇后妹婿尚衣奉

御長孫昕與其妹婿楊仙玉因於里巷遇傑遂毆擊之

傑訴日敗髮膚痛在上大怒令斬昕等散騎常侍馬懷

素以為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請乃下敕曰夫為

令者自近而及遠行罰者先親而後疎長孫昕楊仙玉

等憑恃姻戚恣行兇險輕侮常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
故令斬決今羣官等累陳表疏固有誠請以陽和之節

非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懇切朕志從深諫情亦惜
法宜寬異門之罰聽從枯木之斃即宜決殺以謝百僚

傑明年以護橋陵作賜爵武威子初傑護作時引侍御

史王旭為判官旭貪冒受贓傑將繩之而不得其實反

為旭所構出為衢州刺史俄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又

為御史所劾免官歸第尋卒贈戶部尚書

解琬魏州元城人也少應幽素舉拜新政尉累轉成都

丞因奏事稱旨超遷監察御史丁憂離職則天以琬識

練邊事起復舊官令往西城安撫夷虜抗疏固辭則天

嘉之下敕曰解琬孝性淳至哀情懇切固辭權奪之榮

乞就終憂之典足可以激揚風俗敦獎名教宜遂雅懷

允其所請仍令服闋後赴上聖麻初遷侍御史充使安

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咸得其便宜蕃人大悅以功擢

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持節西城安撫使琬素與郭

元振同官相善遂為宗楚客所毀由是左遷滄州刺史

為政務存大體甚得人和景龍中遷右臺御史大夫兼

持節朔方行軍大總管琬前後在軍二十餘載務農習

戰多所利益邊境安之景雲二年復為朔方軍大總管

琬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

安令于處忠等校料三城兵募於是減十萬人奏罷之

尋授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賜爵濟南縣男
以年老乞骸骨拜表訖不待報而去優詔加金紫光祿
大夫聽致仕其祿準品全給尋降璽書勞之曰卿器局
堅正才識高遠公忠彰其立身貞固足以幹事類張騫
之出使同魏絳之和戎職縮文武功申方面勤于王家
是為國老頃者顧斯側景願言勇退深惜馬援之能未
遂祁奚之請然章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脫屣歸閑拂
衣高謝固可以激勵頹俗儀刑庶僚永言終始良可嘉
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未幾吐蕃寇邊復召拜左散騎
常侍令與吐蕃分定地界兼處置十姓降戶琬言吐蕃

唐書

卷

五

必潛懷叛計請預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嚴加防遏其
年冬吐蕃果入寇竟為支兵所擊走之俄又表請致仕
不許遷太子賓客開元五年出為同州刺史明年卒年
八十餘

畢構字隆河南偃師人也父憬則天時為衛尉少卿構

少舉進士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棘甚神龍

初累遷中書舍人時敬暉等奏請降削武氏諸王構次

當讀表既聲韻朗暢兼分析其文句左右聽者皆歷然

可曉由是武三思惡之出為潤州刺史累除益州大都

督府長史景雲初召拜左御史大夫會平諸輩治其黨
衣冠多坐構詳此

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為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謂畢李
轉陝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封魏縣男頃之復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充
劍南道按察使所歷州府咸著聲績在蜀中九革舊弊
政號清嚴睿宗聞而善之璽書勞曰我國家創開天地
再造黎元四夷來王萬邦會至置州立郡分職設官貞
觀永徽之前皇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後淳風漸替征賦
將急調役頗繁選吏舉人涉於浮濫省閣臺寺罕有公
直苟貪祿秩以度歲時中外因循紀綱弛紊且無懲革
弊乃滋深為官既不擇人非親即賄為法又不按罪作
孽寧逃貪殘放手者相仍清白潔已者斯絕蓋由賞罰

唐書

卷

六

不舉生殺莫行更以水旱時乖邊隅未謐日損一日徵
歛不休大東小東杼軸為怨就更剝削何以克堪昔聞
當官以留犢還珠為上今之從職以充車聯駟為能或
交結富豪抑奔貧弱或矜假典正樹立腹心邑屋之間
囊篋俱委或地有椿幹梓漆或家有畜產資財即被暗
通並從取奪若有固怯即因事以繩羸杖大枷動傾性
命懷冤抱痛無所告陳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有貴要
所囑未能不避權豪或有親故在官又罕絕於顏面載
馳原隰徒煩出使之名安問狐狸未見埋車之節揚清
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蘭莫別官守既且若此下

人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凋殘更甚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為最並能盡節似卿如此百郡何憂乎不理萬人何憂乎不安卿當益堅勿為後顧朕嘉卿直道今賜袍帶并衣一副尋拜戶部尚書轉吏部尚書並遙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元宗即位累拜河南尹遷戶部尚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疏醫方以賜之時議戶部尚書為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冀其有瘳尋卒贈黃門監諡曰景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絕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之服其弟栩亦甚哀毀並為當時所稱栩官至荊州司

馬構子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為賞口部尚書炕生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開州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蘇珣雍州藍田人明經舉累授鄂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召而謂曰鄂縣本多訴訟近日遂絕訪問果由明公為其疏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座即明公座也但恨非遲暮所見耳垂拱初拜右臺監察御史時則天將誅韓魯等諸王使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徵驗或誣告珣與韓魯等同情則天召見詰問珣抗議不回則天不悅曰

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軍五遷右司郎中時御史王宏義託附來俊臣構陷無罪朝廷疾之嘗受詔於虢州採木役使不節丁夫多死珣按奏其事宏義竟以坐黜珣尋遷給事中累授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時有詔白司馬坂營大像糜費巨億珣以妨農上疏切諫則天納焉神龍初武三思擅權羣月將告三思將有逆謀返為三思所構中宗令斬之珣奏非時不可行刑由是忤三思旨轉右御史大夫尋出為岐州刺史復為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珣窮其黨與時睿宗在藩為得罪者所引珣因辨析事狀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密奏以保持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珣為戶部尚書賜爵河內郡公尋授太子賓客檢校詹事以年老致仕開元三年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

子晉亦知名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監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粲也弱冠舉進士又應大禮舉皆居上第先天中累遷中書舍人兼崇文館學士元宗監國每有制命皆令晉及賈魯為之晉亦數進讜言深見嘉納俄出為泗州刺史以父老乞辭職歸侍許之父卒後歷戶部侍郎襲爵河內郡公開元十四年遷吏部侍郎時開府宋璟兼尚書事晉及

齊澣遞於京都知選事既糊名考判晉獨多賞拔甚得當時之譽俄而侍中裴光庭知尚書事每遇官應批退者但對眾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勝選院云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為侮已甚不悅遂出為汝州刺史三遷魏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入為太子左庶子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初晉與洛陽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等並以學業著名循之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為友人宋之慈所發下獄死晉厚撫仲之子漸有如已子教之書記為營婚宦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九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也儀鳳中進士舉授并陘尉轉湯陰尉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為忠諸人對不稱旨惟忠對曰臣聞忠者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曰善授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累遷水部員外郎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謂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尋加朝散大夫再遷鳳閣舍人中宗即位甚敬重之擢拜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為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滕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邪遂寢無何守大理卿節愍太子

與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誅武三思事敗伏誅其誑守門者並配流將行有韋氏黨與密奏請盡誅之中宗令推斷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敕令百司議遂依舊斷所全者甚多俄拜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仍黜陟收宰選數奏稱旨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滎陽縣男開元初為禮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十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卓鵬言其顧瞻人吏如鵬鷲之視燕雀也尋遷大理正嘗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十

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為眾所謗遂表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其詞曰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報書而歎曰居中履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感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

之志雖存見引之吉誰應行之不已余竊懼焉僕歛襟降階揖而謝曰補遺闕於衮職用忠讓爲己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物開訓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予于理刑期于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政曰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愆黜授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爲嫌此非已獨處正

唐書直筆 王志愔

十二

應正而無咎矣乎觀魚于棠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爲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譎正之門懷疑乎語默之竟懼獨正之莫引忘處正之必亨吁嗟乎行已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正也方惟正直而是與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則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釋私論曹羲著至公篇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以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驚馬用希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之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爲武威太守漢帝誠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主是其言此則歸正不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

唐書直筆 王志愔

十三

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邱據曰據與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是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之味獻可否而論道方恢政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和而不同劉曼山辨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見譏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已聞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邪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若以嚴統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唯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

則匪人臣所操後魏游肇之為廷尉也魏帝嘗私赦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謹守憲章號為深密內律釋種虧戒一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為殘刻邪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為疑峻邪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寢盜不預焉即心辨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豈是儒家執禁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貞諦重元猷存天綱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三

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析人以法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嗃無咎婦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昔崔實達於理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座側其大抵云為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疑網重罰在於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偽積賊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驛捨銜策於奔蹏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見秋駕轉逸膏肓更深人醫僕夫何功之有又謂

僕曰成法而變唯帝王之命歟對曰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為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奏言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協于禮經不變之義况於秋官典職司冠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圖高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坤交泰曰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工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期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予何懼乎夫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賢行直道以事人進善納忠仰太階而緝政諤諤其節思為社稷之臣審審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為政煙霞尚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迹斯在至如水中泛泛天下悠悠執馭為榮埽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息以為深恥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間僕也中宗覽而嘉之稍遷駕部郎中景雲元年累轉左御史中丞尋遷大理少卿二年制依漢置刺

史監郡於天下衝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選有威重者爲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竟不行又授齊州刺史充河南道按察使未幾遷汴州刺史仍舊充河南道按察使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又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內供奉特賜實封一百戶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郎出爲魏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俱充本道按察使所在令行禁止姦猾屏迹境內肅然久之召拜刑部尚書開元九年上幸東都令充京師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權梁山僞稱襄王男自號光帝與其黨及左右屯營押官謀反夜半時擁左屯營兵百餘人自景風長樂等門斬關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牆避賊俄而屯營兵潰散翻殺梁山等五人傳首東都志愔遂以駭卒

唐書三十三 王志愔

父吉陽丞敬一爲鄭州長史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爲吏部最爲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曰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開元四年上盡召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從愿以注擬非才左遷豫州刺史爲政嚴簡按察使奏課爲天下第一璽書勞問賜絹百疋無幾入爲工部侍郎轉尚書左丞又與楊泗及吏部侍郎裴淮禮部侍郎王邱中書舍人劉令植制定開元後格遷中書侍郎十一年拜工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令東都留守十三年從升泰山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代韋抗爲刑部尚書頻年充校京外官考使前後咸稱允當御史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括獲田戶之功本司校考爲上下從愿抑不與之融頗以爲恨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有百餘頃其後上嘗擇堪爲宰相者或薦從愿上曰從愿廣占田園是不廉也田爲多田翁遂止不用從愿又因早朝途中爲人所射中其從者捕賊竟不獲時議從愿久在選司爲被抑者所讐十六年東都留守時坐子起居郎論糶米入官有利利爲憲司所糾出爲絳州刺史再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穀貴敕從愿爲宣撫處置使開倉以救飢餒使迴以年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

唐書三十三 盧從愿

夫

書聽致仕給全祿二十五年卒年七十餘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舉拜臨汾尉累

授大理丞神龍年功臣敬暉桓彥範為武三思所構諷

侍御史鄭愔奏請誅之敕大理結其罪朝隱以暉等所

犯不經推窮未可卽正刑名時裴談為大理卿奮筆斷

斬仍籍沒其家朝隱由是忤旨中宗令貶嶺南惡處侍

中草巨源中書令李嶠奏曰朝隱素稱清正斷獄亦甚

當事一朝遠徙嶺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出為聞

喜令尋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倖不開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卽宜

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三遷長安令有宦官問典

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廷召朝隱

勞曰卿為京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

其能使乃下制曰夫不吐剛而詔上不茹柔而黷下者

君子之事也踐雷必繩登車無屈者正人之務也長安

縣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亟聞嘉政累著能名

近者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但

闕豎之流多有憑恃柔寬之代必弄威權歷觀載籍常

所歎息朕規誠前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實賴斯人昔

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稱遺直復見于

今思欲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為時屬閱戶政在養人宜

加一階用表剛烈可太中大夫特賜中上考兼絹百匹

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歛迹為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七遷絳州

刺史兼知吏部選事開元二年遷吏部侍郎銓叙平允

甚為當時所稱降璽書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

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出為滑州刺史轉同州刺史駕

幸東都路由同州朝隱蒙旨召見賞慰賜衣一副絹百

匹尋遷河南尹政甚清嚴豪右屏迹時太子舅趙常奴

恃勢侵害平人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為政執而杖之

上聞又降敕書慰勉之十年遷大理卿時武強令裴景

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逃走上大怒令集眾殺之

朝隱執奏曰裴景仙緣是乞贓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

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

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表當死

坐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

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斯允手詔

不許朝隱又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

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

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匹止當流坐今若乞取

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

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
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
景仙曾祖寂草昧忠節定爲元勳位至台司恩倍常數
載初之際被枉破家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見承嫡若
寂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放之鬼
不其緩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應救決杖及有犯配流
近發德音普標殊澤杖者既聽減數流者仍許給程天
下顛顛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
常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於法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
乎情罰在必行不在重朕垂範作訓庶動植咸若豈嚴

唐書百三十一 李嗣德

七

刑逞戮使手足無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緒餘超升令宰
輕我憲法蠹我風猷不慎畏知之金詎識無貪之實家
盈贖貨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違自愆難追所以不
從本法加以殊刑冀懲貪暴之流以塞侵漁之路然以
其祖父昔預經綸佐命有功締構斯重緬懷賞延之義
俾協政寬之典宜捨其極法以竄遐荒仍決杖一百流
嶺南惡處朝隱俄轉岐州刺史母憂去官起爲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抗疏固辭制許之朝隱性孝友時年已衰
暮在喪尤加毀瘠明年制又起爲揚州長史不獲已而
就職復入爲大理卿累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

夫朝隱素有公直之譽每御史大夫闕時議咸許之及
居其職竟無所糾劾唯煩於細務時望由是稍減俄轉
太常卿二十一年兼判廣州事仍攝御史大夫充嶺南
採訪處置使明年卒於嶺外年七十贈吏部尚書官給
靈輿兼家口給遞還鄉諡曰貞

裴灌絳州聞喜人也世爲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

司戶參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鑰論

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母留此琰之唯唯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

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

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

唐書百三十一 裴灌

二

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後
爲永年令有惠政人吏刊石頌之歷任倉部郎中以老
疾廢于家灌色養劬勞十數年不求仕進父卒後應大
禮舉拜陳留主簿累遷監察御史時吏部侍郎崔湜鄭
愔坐賊爲御史李尚隱所劾灌同鞫其獄安樂公主及
上官昭容阿黨湜等灌竟執正奏其罪甚爲當時所稱
三遷中書舍人太極元年睿宗爲金仙玉真公主造觀
及寺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灌上疏諫曰臣謹案禮記
春夏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
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災

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至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為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防微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石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飢寒之弊哉疏奏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不報尋轉兵部侍郎以銓叙平允特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開元五年遷吏部侍郎典選數年多所特拔再轉黃門侍郎代韋抗為御史大夫灌早與張說特相友善時說在相位數稱薦之灌又善於敷奏上亦嘉重焉由是擢拜吏部尚書尋轉太子賓客灌家世儉約既久居清要頗飾伎妾後庭有綺羅之賞由是為時論所譏二十四年卒年七十餘贈禮部尚書諡曰懿灌從祖弟寬寬父無晦袁州刺史寬通畧以文詞進騎射彈棊投壺特妙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銑新書為按察使引為判官清幹善於刻斷銑重其才以女妻之所宜歸會

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借來誚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汗家適有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韓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瘳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說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後應拔萃舉河南丞再轉為長安尉時宇文融為侍御史括天下田戶使奏差為江南東道勾當租庸地稅兼覆田判官轉太常博士禮部擬國忌之辰享廟用樂下太常寬深達禮節特建新意以為廟尊忌卑則登歌廟卑忌尊則去籥中書令張說謂寬明識舉而行之再遷為刑部員外郎有萬騎將軍馬崇正晝殺人時開府霍國公王毛仲恩幸用事將驚其獄寬執之不回兵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部尚書蕭嵩為河西節度使奏寬及郭虛已為判官累年專見委任嵩加中書令寬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開元二十一年冬裴耀卿以黃門侍郎知政事扈從出關知江淮轉運於河陰置倉奏寬為戶部侍郎為其副寬性友愛弟兄多宦達子姪亦有名稱於東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對甥姪皆有休憩所擊鼓而食當世榮之遷吏部侍郎及元宗還京又改蒲州刺史州境久早入境雨乃大決遷河南尹不附權貴務於恤隱政乃大理改左金吾衛大將軍一年除太原尹賜紫金魚袋元宗賦詩而餞之曰德比岱雲布心如晉水清天寶初

除陳留太守兼採訪使尋而范陽節度李適之入為御史大夫除寬范陽節度兼河北採訪使替之其年又加御史大夫時北平軍使烏承恩恃以蕃酋與中貴通恣求貨賄寬以法按之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人寬悉命歸之故夷夏感悅三載以安祿山為范陽節度寬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宗素重寬日加恩顧刑部尚書裴敦復討海賊迴頗張賊勢又廣叙功以開請託之路寬嘗幾微奏之居數日有河北將士入奏盛言寬在范陽能政塞上思之元宗嗟賞久之李林甫懼其入相又惡寬與李適之善乃呼裴敦復具以寬之語告之

唐書卷三十一 裴准

三

敦復使氣性疎與寬素不相下以為林甫推誠於己因願結之且訴其寃先是寬以親故名囑敦復求請軍功至是敦復氣憤發其事林甫曰公宜速奏無後於人尋而敦復扈從幸溫泉宮寬在京城未發遇有敦復下軍將程藏曜耶將曹鑿鑿郴州富人藏曜嶺南首領之子皆有他事與人詣臺告訴寬受其狀捕鑿等鞫之敦復判官太常博士王悅聞之謂寬求其過連夜詣湯所以告敦復大懼促裝待罪因令子壻以五百金賂於貴妃姊楊三娘楊氏遠為言之明日貶寬為睢陽太守寬以清簡為政故所泄人皆愛之當時望為宰輔及韋堅構

禍寬又以親累貶為安陸別駕員外置林甫使羅希奭南殺李適之紆路至安陸過擬怖死之寬叩頭祈請希奭不宿而過寬又懼死上表請為僧詔不許然崇信釋典常與僧徒往來焚香禮懺老而彌篤累遷東海太守襄州採訪使銀青光祿大夫轉馮翊太守入拜禮部尚書十四載卒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少傅新書太傅賻帛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皆明經及第入臺省典郡者五人寬歿之後弟珣為河內郡太守安祿山反以執父喪將投闕庭恐累其母乃詣河東節度訴誠而退後在母憂又陷史思明受其偽官委任使弟朗密奉

唐書卷三十一 裴准

三

表疏至上京代宗時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東道租庸判官案弟珣以下詳玩文勢珣疑寬子非弟蓋寬卒庸判官時年已七十五不應有父而弟尚執喪也弟疑作子然新書宰相世系表亦作寬弟但以珣為珣而無朗耳王邱字仲山光祿卿同皎從兄子也父同暉左庶子邱年十一童子舉擢第時類皆以誦經為課邱獨以屬文見擢由是知名弱冠又應制舉拜奉禮郎邱神氣清古而志行修潔尤善詞賦族人左庶子方慶及御史大夫魏元忠皆稱薦之長安中自偃師主簿擢第拜監察御史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邱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

百人議者以為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邱者其後
席豫嚴挺之為其次焉三遷紫微舍人以知制誥之勤
加朝散大夫再轉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
山陰尉孫述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洽
然皆稱一時之秀俄換尚書左丞十一年拜黃門侍郎
其年山東早儉朝議選朝臣為刺史以撫貧民制曰昔
咎繇與禹言曰在知人在安人此皆念存邦本光于帝
載朝乾夕惕無忘一日而長吏或不稱蒼生或未寧深
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始之於是
以邱為懷州刺史又以中書侍郎崔沔等數人皆為山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王邱 三

東諸州刺史至任皆無可稱唯邱在職清嚴人吏甚畏
慕之俄又分知吏部選事入為尚書左丞丁父憂去職
服闋拜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
卒中書令蕭嵩與邱有舊將薦邱知政事邱知而固辭
且盛推向書右丞韓休嵩因而奏之及休作相遂薦邱
代崔琳為御史大夫邱既訥於言詞敷奏多不稱旨俄
轉太子賓客襲父爵宿預男尋以疾拜禮部尚書仍聽
致仕邱雖歷要職固守清儉未嘗受人饋遺第宅輿馬
稱為弊陋致仕之後藥餌殆將不給上聞而嘉歎下制
曰王邱夙負良材累升茂秩比緣疾疹假以優閒聞其

家道屢空醫藥靡給久此從宦遂無餘資持操若斯古
人何遠且優賢之義方冊所先周急之宜沮勸攸在其
俸祿一事已上並宜全給式表殊常之澤用旌貞白之
吏天寶二年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
史臣曰有唐之興綿歷年所骨鯁清廉之士懷忠抱義
之臣臺省之間駕肩接武但時有夷險道有汗隆用與
不用而已睿元之世若李傑畢構蘇珣鄭惟忠王志愔
盧從愿裴灌王邱並位列亞台名德兼著如尹思貞李
朝隱折李承嘉竇懷貞辱閭典貴趙常奴詩人所謂不
畏強禦者也解琬總兵朔野料敵如神功遂身退深知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王邱 三

止足茲亦有足多也

贊曰尚書亞台京尹方伯我朝重官云誰稱職傑構珣
忠能竭其力情愿灌邱聿修厥德貞茂大僚隱繩貴戚
琬馳令名燕蜀之北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二 列傳五十二

李父 薛登

韋湊 從父知人 知人子繩皆從新書增

韓思復 從子虛心 虛舟 會孫 張廷珪

王求禮 辛替否

宋務光 從新書增 呂元泰

李父本名尚真 新書字 趙州房子人也 屬文中書令薛

元超曰是子 且超曰是子 茂才異等累調 避部吏才中御 避景龍初葉靜 又條其姦中宗 不納 少與兄尚一尚貞俱以文章見稱舉進士 趙州房子人也 屬文中書令薛 屬文中書令薛 屬文中書令薛

時中宗遣使江南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又上疏曰江南水鄉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土地使然有自來矣伏以聖慈含育恩周動植布天下之大德及鱗介之微品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困貧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又知制誥凡數載 韋氏之 變詔令 景雲元年遷吏部侍郎與宋璟盧從愿同時典

選銓叙平允甚為當時所稱 時人語曰李 尋轉黃門侍

郎 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 時睿宗令

造金仙玉真二觀又頻上疏諫帝每優容之 太平公主 干政欲引

又自附又 深自拒絕 開元初特令父與中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

注錄其嘉謨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之又入門下

多所駁正開元初姚崇為紫微令父為紫微侍郎外託

薦賢其實引在已下去其糾駁之權也俄拜刑部尚書

父方雅有學識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會病卒 年六十 八贈黃

門監諡曰貞遺令薄葬毋還鄉里葬日蘇頲畢 構馬懷素往祖之哭日非公為勸而誰勸歟 兄尚一

清源尉早卒尚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同為一集號曰

李氏花萼集總二十卷

薛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也父士通大業中為鷹揚

郎將江都之亂士通與鄉人聞人嗣安等同據本郡以

禦寇賊武德二年遣使歸國高祖嘉之降璽書勞勉拜

東武州刺史俄而輔公祐於江都構逆遣其將西門君

儀等寇常州士通率兵拒戰大破之君儀等僅以身免

及公祐平累功封臨汾侯貞觀初歷遷泉州刺史卒謙

光博涉文史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

目擊少與徐堅劉子元齊名友善文明中解褐闕中主

簿天授中為左補闕時選舉頗濫謙光上疏曰臣聞國

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駘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

唐書卷五十五 薛登

三

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

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在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

唐書卷五十五 薛登

四

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倣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厯雖漸革於故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纒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款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

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
人品於茲見矣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
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
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已推賢亦不肯待
以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萎萎榮高物
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
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喧然於禮闈州
貢賓王爭訟於階闈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
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白非上智焉能不
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

唐書卷五十五

五

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門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
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
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於理正縱使名虧禮則罪
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
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
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
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
充甲第藻思微滅便卽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
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
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

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
此言之不可一概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
葛之指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若使樊噲居蕭何
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
効鬪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
冀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
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悉心於伐宋謀將不長
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詞鋒
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
頒峻科千里一賢尙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

唐書卷五十五

六

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告之
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旣察言觀行終亦
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衷庸故晏嬰
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
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
効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
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
稟中軍而令赴敵旣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
案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枹臨難決疑
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案諸葛亮臨戎不親

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劍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案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消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謙撝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

唐書百五十五卷

七

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朝則歸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兒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使子於散晉辛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川兵奴於汾散晉辛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川兵人土於散晉辛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川兵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除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鄒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禾嘗內從不過劫邊人繒綵麩葉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合議革而方由

余效忠日碑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請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尋轉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檢校常州刺史屬宣州狂寇朱大目新書鍾大眼作亂百姓奔走謙光嚴備安輯闔境肅然轉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擢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反為太平公主所構出為岐州刺史惠範既誅遷太子賓客轉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開元初為東都留

唐書百五十五卷

八

守又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表請行字特敕賜名登尋以孽子悅為千牛為憲司所劾放歸田里朝廷以其家貧又特給致仕祿七年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撰四時記二十卷

韋湊字彥京兆萬年人曾祖瓚隋尚書右丞祖叔諧蒲州刺史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父元福

桂州都督府長史湊永淳二年解褐授婺州參軍資州司

兵觀察使房昶累轉揚州法曹參軍州人前仁壽令孟

才之表于朝累轉揚州法曹參軍州人前仁壽令孟

神爽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前後官吏莫敢繩按湊白

長史張潛請因事除之會神爽坐事推問湊無所假借

神爽妄稱有密究問引虛遂杖殺之遠近稱伏

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詳吾恨晚得之 王屬時

農少卿嘗以公事忤宗楚客出為貝州刺史睿宗即位

拜鴻臚少卿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龍二年轉太府少卿

又兼通事舍人時改葬節愍太子優詔加諡又雪李多

祚等罪還其官爵仍議更加贈官湊上書曰臣聞王者

發號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綱叙十等有脫上下疑咸若者

善善明惡惡著也善善者懸爵賞以勸之也惡惡者設

刑罰以懲之也其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

之所以勸誠將來也斯並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九

故箕微獲用管蔡為戮諡者臣議其君子議其父而曰

靈曰厲者不敢以私而亂大猷也則其餘安可失喪哉

臣竊見節愍太子與李多祚等擁北軍禁旅上犯宸居

破扉斬關突禁而入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孝和皇帝移

御元武門親降德音諭以逆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眾

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逆為順或迴兵討賊或投狀自

拘多祚等伏誅太子方事逃竄向使同惡相濟天道無

徵賊徒闕倒戈之人侍臣虧陛戟之衛其為禍也胡可

忍言于時臣任將作少匠賜通事舍人內供奉其明日

孝和皇帝引見供奉官等雨泣謂曰幾不與卿等相見

其為危懼不亦甚乎而今聖朝雪罪禮葬諡為節愍以

臣愚識竊所惑焉夫臣子之禮嚴敬斯極故過位必趨

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之為太子也行不敢絕馳道當

周室之衰微也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孫滿

猶以其不卷甲束兵譏其無禮知其必敗由是言之則

太子稱兵宮內跨馬御前悖禮已甚矣况將更甚乎而

可褒諡此臣所未論也以其斬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

然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則可嘉也而乃因欲自取之是

競為逆可褒諡乎此又臣所未論也將廢韋氏而嘉之

乎然韋氏逆彰義絕則誅之亦可也當此時也韋氏未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

有逆彰未為義絕於太子為母豈有廢母之理乎且既

非中宗之命而廢之是劫父廢母亦悖逆也可褒諡乎

此又臣所未論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

子安可不子借如君父有桀紂之行臣子無廢殺之理

况先帝功格宇宙德被生靈廟號中宗諡曰孝和皇帝

而逆命之子可褒諡乎此又臣所未論也昔獻公感驪

姬之譖將殺其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

之志於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

曰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

父之國哉吾何行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不敢愛其

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自縊其行如是其謚僅可
 為恭今太子之行反是可謚為節愍乎此又臣所未論
 也昔漢武帝末年江充與太子有隙恐帝宴駕後為太
 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典理其事因此為姦遂至太子
 宮掘盡得桐木以誣太子時武帝避暑甘泉宮獨皇后
 太子在太子不能自明納其少傅石德謀遂矯節斬充
 因敗逃匿非稱兵詣闕無逆謀於父然身死於湖不葬
 無謚至昭帝時有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制使公卿
 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傳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

唐書百五十一 韋湊

十一

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
 子昔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制獄天子聞而
 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者及後太子孫
 立為天子是曰孝宣皇帝太子方獲禮葬而謚曰戾今
 節愍太子之行比之豈可同年而語其於陛下又猶子
 也而謚為節愍乎此又臣所未論也昔項羽之臣丁公
 常將危漢高祖高祖謂之曰二賢豈相厄哉丁公乃止
 及高祖滅項氏遂戮丁公以徇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
 公也夫戮之大義至公也不私德之所以誠其後之事

君者今節愍太子之為逆復非欲保護陛下其可褒謚
 乎此又臣之所未論也陛下天縱聖哲所任賢明以臣
 至愚寧可干議然臣又惟堯舜聖君也八凱五臣良佐
 也猶廣聽芻蕘之言者蓋為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
 千慮或有一得也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輒緣斯
 義敢以陳聞願得與議論者對議於御前若臣言非也
 甘受謫聖政之罪赴鼎鑊之誅仍請申明義以示天下
 使臣輩愚惑者咸蒙冰釋則無復異議矣若所謚未當
 奈何施之聖朝垂之史冊使後代逆臣賊子因而引譬
 資以為辭是開悖亂之門豈示將來之法伏望改定其

唐書百五十一 韋湊

十二

謚務合禮經其李多祚等罪請從宥免不謂為雪以順
 天下之心則盡善盡美矣書奏睿宗引湊謂曰誠如卿
 言事已如此如何改動湊曰太子實行悖逆不可褒美
 請稱其行改謚以一字多祚等以兵犯君非曰無罪祇
 可云放不可稱雪帝然其言當時執政以制令已行難
 於改易唯多祚等停贈官而已明年起金仙玉真兩觀
 用工巨億湊進諫曰陛下去夏以妨農停兩觀作今正
 農月翻欲興功雖知用公主錢不出庫物但土木作起
 高價雇人三輔農人趨目前之利捨農受雇棄本逐末
 臣聞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臣竊恐不可帝不應

湊又奏曰且陽和布氣萬物生育土木之間昆蟲無數
此時興造傷殺甚多臣亦恐非仁聖本旨睿宗方納其
言令在外詳議中書令崔湊侍中岑羲謂湊曰公敢言
此大是難事湊曰叨食厚祿死且不辭况在明時必知
不死尋出為陝州刺史無幾轉汝州刺史開元二年夏
救靖陵建碑徵料夫匠湊以自古園陵無建碑之禮又
時正旱儉不可興功飛表極諫工役乃止尋遷岐州刺
史四年入為將作大匠時有救復孝敬廟為義宗湊上
書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
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

唐書百三十一 章湊

七

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
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
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其後代有稱宗
者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
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
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
况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
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闢
大猷有司所議以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
議務合於禮於是敕太常議遂停義宗之號遷右衛大將軍元宗

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為之湊前後上書論
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毋辭 湊前後上書論
時政得失多見採納再遷河南尹累封彭城郡公陽主
簿王鈞以賊抵死詔曰兩臺御史以公事左授杭州書
河南尹從吏侵漁春秋重責帥 州刺史通判馬 轉汾州刺史十年拜太原尹兼節
度支度營田大使其年卒官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諡
曰文子見素自有傳湊從父知人字行哲叔謙子弱而
好古以國子舉授書郎高宗時
擢州參軍八人為中臺郎知人自刑府兵曹遷司庫員
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幾卒子維繩繩長文辭撫養
宗屬孤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任踰二十年乃
歷長安令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溼郎三州刺史
天寶初入為祕書少監元宗尚文視其職如 湊從子虛
尚書丞郎繩判定圖簡以善職稱終陳王傳

唐書百三十一 章湊

南

虛心字無逸父維字文紀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擢武
簿督役乾陵會歲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
業親與五泉主簿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為刻頌自大
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
詩時人以為戶部有二妙終於左庶子虛心舉孝廉為
官嚴整累至大理丞侍御史神龍年推按大獄時僕射
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意欲寬假虛心堅執法令有不可
奪之志景龍中西域羌胡背叛時並擒獲有敕盡欲誅
之虛心論奏但罪元首其所全者千餘人虛心有孝行
及丁父憂哀毀過禮鬚髮盡白朝廷深所嗟尚後遷御
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荆揚潞長史兼採訪使所在

官吏振肅威令甚舉中外以為標準荆州有鄉家負勢

入之官以廬江多盜歷戶部新書尚書東京留守南皮

子卒年六十七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正季弟虛舟亦以舉孝廉自

御史累至戶部司勳左司郎中歷荊州長史洪魏州刺

史兼採訪使多著能政入為刑部侍郎終大理卿家有

禮則初維為郎蒔柳千庭及虛心父子兄弟更踐郎署

稱郎官家

韓思復字紹京兆長安人也祖倫貞觀中為左衛率賜

爵長山縣男思復少襲祖爵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為語

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家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

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飢京

北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

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早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

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初為汴州司戶參軍為政寬

恕不行杖罰在任丁憂家貧鬻薪終喪制時姚崇為夏

官侍郎知政事深嘉歎之擢授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

攸寧母亡請鼓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為王同皎所薦

貶始州長史遷涿州刺史州有銅官人鑿鑿九若思復

為賈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景龍中累遷給事中

帝著民為刻石頌其祥徙襄州時左散騎常侍嚴

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制獄有司言善思昔嘗任汝州

刺史素與重福交遊召至京師竟不言其謀逆唯奏云

東都有兵氣據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思復駁奏曰議

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常典嚴善思往在先

朝屬韋氏擅內侍寵宮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遂能先

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遊重

福蓋謀陷韋氏及其謁見猶不奏聞將此行藏即從極

法且敕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節寧即奔命一而踈

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詳

請付刑部集羣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是時議者多云

善思合從原有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曰臣

聞刑人於市爵人於朝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惑謹案

諸司所議嚴善思十纜一入抵罪惟輕夫帝闡九重塗

遠千里故借天下之耳以聽聽無不聰借天下之目以

視視無不接今羣言上聞採擇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

懼焉輿誦一乖下情不達雖欲從眾其可及乎凡百京

司逢時之泰列官分職有賢有親規則列藩諸王陛下

愛子賢則胙茅開國陛下名臣見無禮於君寧肯雷同

不異今措詞多出法合從輕上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

流靜州思復尋轉中書舍人數上疏陳得失多見納用

開元初為諫議大夫時山東蝗蟲大起姚崇為中書令

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思復以為

蝗蟲是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

唐書卷五十五

六

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蟲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
都損今漸翮飛河西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
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理瘞難盡望陛下悔過
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
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
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親惟惠是懷不可不
收攬人心也上深然之出思復疏以付崇崇乃請遣思
復往山東檢蝗蟲所損之處及還具以實奏崇又請令
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沼希崇旨意遂垂撻百姓迴
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為崇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七

所擠出為德州刺史轉絳州刺史入為黃門侍郎加銀
青光祿大夫帝北巡為行在代裴灌為御史大夫思復
性恬澹好元言安仁體道非紀綱之任無幾轉太子賓
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為襄州刺史十三年卒年七
十餘長年七十四諡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道忠孝韓
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子朝宗天寶
人游嘗曰子議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初為京兆尹
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為狹又道路噴噴成言皇太
子微服觀之且旬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
服可深畏也况天象變見疫厲相仍厚兵助陰是謂無
蓋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龍承
宗諫曰太子雖居聖宜且養成盛德帝不聽累遷荆州
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

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
行人雖鴨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論神自是飲者亡恙人
更號韓公并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
為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滙為潭以通西市材木出
為高平太守始開元末海內無事詭言兵當興衣冠潛
為避世計朝宗盧終南山為長安別駕崔仙奇所發元宗
怒使侍御史王鉞訊之貶吳興別駕朝宗喜識
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朝宗孫欽字相之少有文學性尚簡澹元和舉進士累
辟藩方自襄州從事徵拜殿中侍御史遷刑部員外郎
求為豐州刺史歲滿受代宰相牛僧孺鎮鄂渚辟為從
事徵拜刑部郎中轉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出為桂州觀
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三百員由吏部
而補者什一他皆廉吏量其才而補之欽既至桂吏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六

常所為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
某闕欽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有過者必繩以法
闕者當俟稽諸於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會春衣使內
官至求賄於郵吏二豪家因厚其資以求邑宰欽悉諾
之使去坐以撓法各答其背自是豪猾斂迹皆得清廉
吏以蘇活其人未幾詔置五管都監計所費盡一境地
征不足飽其意欽特用儉約處之遂為定制君子以為
難開成二年卒于官贈工部侍郎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其先自常州徙焉廷珪少以文學
知名性慷慨有志尚弟進士調弱冠應制舉長安中累

遷監察御史則天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
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
歸依發宏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
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
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
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
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
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冶之金以為像雖

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愈於一禪房之匹夫
菩薩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
建事般土木或開發磧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
斫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
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
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
疾疹交作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
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州縣
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驚竄以充怨聲載路和
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且

邊朔未寧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
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則
其福德若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
勤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
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
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
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幸甚幸甚則天從其言即停所作
仍於長生殿召見深賞慰之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
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
資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其於
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
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
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賣一入於官永無

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謂之君
所待在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
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
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張易之誅
窮治黨與延珪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
今唐麻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
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
洗貸中宗納之神龍初詔自司馬坂復營佛祠延珪方
奉詔抵河北道出其初下詔書地不稱前詔掘壞伐
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地不稱前詔掘壞伐
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前詔掘壞伐
舍人再轉洪州都督仍為江南西道按察使開元初入
為禮部侍郎時久旱關中飢儉下制求直諫昌言宏益
政理者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
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為

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愈於一禪房之匹夫

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愈於一禪房之匹夫
菩薩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
建事般土木或開發磧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
斫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
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
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
疾疹交作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
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州縣
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驚竄以充怨聲載路和
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且

一五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35 反反外

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凶黨構謀社稷有危於綴流國朝將均於絕縊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淳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休然屬頃歲已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間更為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糧粒靡資不復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邁茲難否者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陞元后或簡下濟之道

唐書卷五十三 張廷珪

三

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善誘將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大和以固邦本也斯皇天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蕤農之書敦素朴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減徹外廩場無蹴鞠之翫野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軍矜恤惛嫠薄徭賦去奇伎淫巧捐和璧隋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銷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棲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

皇巢閔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炯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天憑怒風雨迷錯荒饑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昨沮志億兆攜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察况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僚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而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見願願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享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以監夾杖刑稍輕救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士可殺不可辱也時制命已行然議者以

唐書卷五十三 張廷珪

三

廷珪之言為是王珣持節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裝回紇廷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畜一石糧負甲百斤盛夏長驅晝夜不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兵不數萬不可行廢農饋餉歲不支二也出軍掩敵兵不數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使齎綸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於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俄坐泄禁中語出為沔州刺史又歷蘇宋魏三州刺史初景龍中宗楚峇紀處訥武延秀韋兩道鸞產所宜雖水旱得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其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別稅則龍右羊馬山椒漆山之銅錫鉛鐵海所宜而加別稅則龍右羊馬山椒漆外於王度裁願依貞觀承入為少府監加金紫光祿大祿故事準令折免詔可

夫封范陽男四遷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餘贈工部尚書諡曰貞穆廷珪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廷珪既善楷隸甚為時人所重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則天朝為左拾遺遷監察御史性

忠睿敢言每上封彈事無所畏避

后方營明堂瑯飾謂為鐵鸞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瓊夏瑞室之比非古所人代畜上書時契丹李盡忠反叛其將孫萬榮寇陷河

北數州河內王武懿宗擁兵討之畏懦不敢進既而賊大掠而去懿宗條奏滄瀛百姓為賊誣誤者數百家請

唐書卷五十五 王求禮

三

誅之求禮執而劾之曰此誣誤之人比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為賊驅逼苟徇圖全豈素有背叛之心哉懿宗擁強兵數十萬聞賊將至走保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於誣誤之人豈是為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大懼則天竟降制赦之契丹陷幽州饋輓不給左相豆盧欽望請輟京官兩月俸料以助軍求禮謂欽望曰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國家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官薄俸公此舉豈宰相法邪欽望作色拒之乃奏曰新書作姚璿語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訟辭求禮對曰秦皇漢武稅天下虛中

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則傲不知欽望此言是大體邪事遂不行二年視時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草表將賀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為瑞如三月雪為瑞雪則臘月雷亦瑞雷也舉

朝嗤笑以為口實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憤升暑失序戎狄亂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偽官多百司非求禮竟以剛正名位不達而卒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辛替否字協京兆萬年人也景龍年為左拾遺時中宗置公主府官屬安樂公主府所補尤多猥濫又駙馬武崇訓死後棄舊宅別造一宅侈麗過甚時又盛興佛寺百

唐書卷五十五 辛替否

三

姓勞弊帑藏為之空竭替否上疏諫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知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傷耳目動心慮作不思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東帛無充於錫何媿於無用之臣何慙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嚮伎行巫咸涉膏腴之

地臣聞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
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
第觀以居之廣池築以嬉之可謂之至重也可謂之至
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
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方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
奪人之家人怨也愛數子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
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
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壻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
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
愛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而今事無

唐書卷三十一

辛

改更尙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
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
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爲
久安之計以存之不使姦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
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揭竿守禦
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而方大起寺舍廣
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充牆壁
誇古耀今踰章越制百僚鉗口四海傷心夫釋教者以
清淨爲基慈悲爲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欲利己以損
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爲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

穿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
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
之心乎臣以爲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
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
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役彌重而禍彌大
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
隙若以造寺必爲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
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
降爲不短臣聞夏爲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爲天
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代而秦受之

唐書卷三十一

辛

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
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得久長之助乎臣聞於經曰菩薩
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卽無所見又曰一切有
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滅雕琢之費以賑
貧下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
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
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
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
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爲
沙門避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

人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役力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俗離明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拔親樹知非離明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京師之與洛陽不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填池塹指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况資以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計倉

唐書百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廩度府庫百僚供給百事用度臣恐卒歲不充况九年之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雪荐臻沙門不可撥干戈寺塔不足穰飢僅臣竊痛之矣疏奏不納歲餘安樂公主破誅睿宗即位又為金仙玉真公主廣營二觀先是中宗時斜封受官人一切停任凡數百千人又有敕放令却上替否時為左補闕又上疏陳時政曰臣嘗以為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已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安福祚之不永伏以

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利舉天下職司無一虛受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俊所為無不成所征無不伏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使陰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

唐書百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之言而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為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兇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親忿眾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再三禍變享國不永受終于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

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
故太山之安亦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
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頃自夏已來淫雨不解
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
損蟲暴草葉枯黃下人咨嗟未知賑賑而營寺造觀日
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造兩
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
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
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
可存活乎三邊之上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

唐書直筆 辛替否 三

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
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
觀以受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續阿
韋之醜跡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
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
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爲皇太子在
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爲天子富有
海內而不改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
下又何以非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敕自今已後一依
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

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爲棄
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
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爲姦人之所誤宗晉卿
勸爲第宅趙履温勸爲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
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
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
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趙履温之
徒將勸爲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
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爲高以無爲爲妙
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

唐書直筆 辛替否 三

臺玉榭寶象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爲道哉且舊觀足可
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
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
事者伏惟陛下下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
觀之財爲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德無窮矣不
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之時前朝之時賢愚知
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
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
忠於主身既死矣朝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
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

陛下察之疏奏睿宗嘉其公直稍遷為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侍權貪賊否按之岑義屢以為請替否曰我為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

開元中累轉穎王府長史天寶初卒年八十餘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與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闕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

唐書百卷 卷之七

三

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暑雨滯露陰勝之沴也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鼂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官凝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臣聞三

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僂俛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更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為既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

唐書百卷 宋務光

三

設而偽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眾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祕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

媾瀆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輪
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
大都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奧滑州七縣而分封
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
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
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參軍事李欽憲
後為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
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
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
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三

帑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人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
不謂無事水旱為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
乃驅役饑凍彫鏹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
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
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錦繡
夸競害女工也督歛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飲非雅樂
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
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
方臣所未論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舞
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

史臣曰夫好聞其善惡聞其過君人者之常情也寧諂
媚以取容不逆耳以招禍臣人者之常情也能反此者
不亦善乎李薛等六君吐忠讜之言補朝廷之失有犯
無隱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
贊曰臣之事君有邪有正君之使臣從諫則聖李薛輸
忠救人之命韋韓讜言醫國之病辛王章疏犯顏竦聽
張子法言實裨時政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三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三

列傳五十三

馬懷素

褚无量

劉子元

兄知柔 子凱 秩迅 迴 餗 菓

徐堅

子嶠從新書增

元行沖

吳兢

韋述

殷踐猷 踐猷子寅 寅子亮 踐猷弟

季友 踐猷族子成已 自亮以下皆從新書增

馬懷素

字惟白

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家

貧無燈燭晝採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善屬文舉

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瞻科拜郿尉四遷左臺監察

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配徒嶺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馬懷素

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餞於郊外易之怒使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按鞠遣中使促迫諷令構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召懷素親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為可責若以為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樂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鞠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奏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懷素累轉

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貴戚縱恣請託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開元初為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常山縣公三遷祕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釋卷謙恭謹慎深為元宗所禮令與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同為侍讀每次閣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以路遠則命宮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是時祕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祕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馬懷素

二

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國子博士趙元勳陸渾丞吳綽桑泉尉韋述扶風丞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丞宋辭王恭陵丞陸紹伯新鄭尉李欽進士王愜劉仲邱踐猷梓潼尉解崇質四門直學士欽進士王愜劉仲邱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戶參軍袁暉海州錄事參軍韋長右率府曹參軍母嬰榮陽主簿王濤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撰次踐猷從弟祕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祕書少監盧備崔沔為修圖書副使祕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為判官會懷素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未能有所緒別會懷素病卒年六十上特為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諡

曰文懷素卒後詔祕書官並號修書學士草定四部人
僕卿王毛仲奏罷內料又詔右常侍祿元量大理卿元
行沖考絀不應選者无量等奏修撰有條宜得大儒綜
治詔委行沖乃令與述欽總編部四分錄成上之學士
治史與彥直治子灣仲邱治集八年四錄成上之學士
無賞擢者行沖知麗正院又奏紹伯利徵彥直踐猷行
尉權寅獻祕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曹參軍韓琬王
嗣琳福昌令張悌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書由是祕書
省罷撰緝而學士皆在麗正矣惟仲邱老病還鄉里紹
伯幸於官直終岐王府記室參軍事元熙集賢直學士
利徵出為山莊令儒緩無治術免官終於家子到坐保
任非人終德州長史欽至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洛
陽左補闕覃萊州別駕坐誣告刺史流遠方藏之膳部
員外郎明年以將仕郎梁令瓚文書直書院後以右率
府兵曹參軍而罷終恒王府司馬祕書省校書郎源幼
良代利徵後以協律郎罷

唐書卷五十五 馬懷素

三

褚无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也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
臨平湖時湖中有龍關傾里開就觀之无量時年十二
讀書宴然不動及長尤精三禮及史記舉明經累除國
子博士景龍三年遷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是歲中
宗將親祀南郊詔禮官學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
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以皇后為亞獻无量獨與太
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為不可无量建議曰夫郊
祀者明皇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
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
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眾莫如周

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
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
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圓丘祭
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
禮典今徧檢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
唯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行其禮皇
后不合預也謹案大宗伯職云若王不祭祀則攝位注
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
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當云若不
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上文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

唐書卷五十五 褚无量

四

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
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
皇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徹案九嬪職云凡祭贊后薦
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為宗伯生文
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使別人又案外宗掌宗廟
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相證何以明
之案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
祭也案王后行事總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
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
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

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

唐書卷三 卷五 五

幸甚時左僕射韋巨源等阿旨叶同欽明之議竟不從无量所奏尋以母老請停官歸侍景雲初元宗在春宮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皇太子降書嘉勞資絹四十匹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親釋奠令无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辨觀者歎服焉既畢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兼賜以章服并綵絹百段元宗即位遷鄉王傅兼國子祭酒尋以師傅恩遷左散騎常侍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實封二百戶未幾丁憂解職

聖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无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服闋召拜左散騎常侍復為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為造腰輿令內給使輿於內殿无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手

唐書卷三 卷六 六

救褒美賜物二百段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行无量部其言以為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峻良擗奢靡輕賦慎刑納諫爭察諂諛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无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編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名山大河邱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京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即詔无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頌祠禹安邑所在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道元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无量為之使因表開喜尉門率府曹曹參軍上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警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讐陸去泰歷左右補闕內供奉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為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名安貞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賜无量等帛有差无量又言貞觀厚請與宰相連開元六年駕還又救无量於麗正殿以名跋尾不從

續前功更以修書學士為應正殿皇太子及郟王嗣直

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无量繕寫論語孝經各五

本以獻上覽之曰吾知无量意遠令无量選經明篤行

之士國子博士郟恒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為太

子及郟王已下侍讀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胃之

禮无量登座說經百僚集觀禮畢賞賜甚厚明年无量

病卒年七十五臨終遺言以麗正寫書未畢為恨上為

舉哀廢朝兩日詔宰相曰无量朕師贈禮部尚書諡曰

文歿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初无量與馬懷

素俱為侍讀顧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後祕書少監康子

原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讀雖屢加賞賜而禮遇

不逮褚馬

劉子元本名知幾楚州刺史府之族孫也年十二父藏

尚書業不進楚督之及問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

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忘父奇其意許授左

氏論年遂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授

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

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子元上書諸每歲一赦或

之不孝又言君不虛設臣不虛受受不為忠妄施不

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遷軀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

腕曉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是時官爵借

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

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見而歎曰

陸機豪士所不及也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知幾長

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

龍初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

龍初子元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元身史臣而私著

述驛召至京領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

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

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

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

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

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

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

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成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

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

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

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

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

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

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

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

載事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

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鱗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指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

慶豐堂 劉子元 九

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項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尚渾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

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謂此耳當今朝號

慶豐堂 劉子元 十

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時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始子元修武后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嘗自此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

爲范遠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觀稱詁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榮如此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初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爲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巢縣子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時元宗在東宮知幾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以名音類上名乃改子元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元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事車憑軾可撰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白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

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帶草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鞮而升鐙既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徒驂相續固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况我國家道軼白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

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冑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爲常式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長子既爲太樂令犯事配流子元詣執政訴理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元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元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籩而使愚者營

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桷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負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子元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廷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

姓族系錄論孝經非鄭元注舉十二條左證其繆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

卷後數年元宗敕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追贈汲郡太守又贈工部尚書諡曰文

兄知柔性儉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少以文學政事歷荆揚

曹益宋海唐等州長史刺史戶部侍郎國子司業鴻臚

卿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六年河南大水

若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川

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蔡母項等止二十七日人自治

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卒贈太子

少保諡曰文代傳儒學之業時人以述作名其家

子元子既餽彙述迅迴皆知名於時既字惠博通經史

明天文律厯音樂醫算之術終於起居郎子元卒有部訪其後擢起

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續說苑十

卷而刊落怪妄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

天官舊事一卷既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諡

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餗字鼎

右補闕集賢殿學士史兼御修國史父三人著史例三

卷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彙給事中尚書右丞左

散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下疑闕文新書作荆南節度

之時然本紀此時荆南遷代歷歷有集三卷秩字祚給

事中尚書右丞國子祭酒秩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

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

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

其書以此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撰政典三十五卷
久之出為閬州刺史既撫州長史卒撰政典三十五卷
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二卷指要三卷論喪紀制度

加邊豆許私鑄錢改制國學事各在本志迅右補闕字
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瑄聞憂不寐口捷

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
叔度也劉晏每問其論曰皇王撰六說五卷迅續詩書

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撰六說五卷迅續詩書
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迴諫議大夫給事中剛直

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迴諫議大夫給事中剛直
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

亂迴餽運財賦力於職大厥初為吉州刺史治行九異
累遷給 貺子浹 浹亦有學稱 滋新書滋 彙子贊滋貞元

事 中 徐堅 字 元 西臺舍人齊明子也少好學徧覽經史 沛王

中位至宰相贊觀察使自有傳

名召見授紙為賦 性寬厚長者進士舉 舉秀才及第為

異之十四而孤 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

也此犯大逆詔使者勸當得實輕人命至重萬有不
一實欲使人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

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命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
者罰不逮嗣故郊不復致疑今選部諸朝稽康蒙戮而紹

死於難則於他親不復致疑今選部諸朝稽康蒙戮而紹
無服者尚數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視屬至

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累
授太學文聖厓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太

子左庶子王方慶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表奏專以

委之方慶善三禮之學每有疑滯常就堅質問堅必能

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深善之又賞其文章典實嘗稱

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

走避不得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
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麟臺監張昌宗及成均

祭酒李嶠總領其事廣引文詞之士日夕談論賦詩聚

會歷年未能下筆堅獨與說構意撰錄以文思博要為

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條彙諸人依堅等規制俄

而書成遷司封員外郎 累遷給事中則天又令堅刪改

唐史會則天遜位而止神龍初再遷給事中時雍州人

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不臣之跡反為三思所陷中宗

卽令殺之時方盛夏堅上表日月將訛構良善故違制

命準其情狀誠合嚴誅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長卽從

明戮有乖時令謹案月令夏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

不熟陛下誕膺靈命中興聖圖將宏義軒之風以光史

策之美豈可非時行戮致傷和氣哉君舉必書將何以

訓伏願詳依國典許至秋分則知恤刑之規冠於千載

哀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納堅所奏遂令決杖配流嶺

表為修文館學士 唐睿宗卽位堅自刑部侍郎加銀青光

祿大夫拜左散騎常侍 兼崇文館學士 俄轉黃門侍

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請兵以擊姚州西洱河蠻旣降

附又請築城重征税之堅以蠻夷生梗可以羈縻屬之
未得同華夏之制勞師涉遠所損不補所獲獨建議以

為不便睿宗不從令知古發劍南兵往築城將以列置
 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傑沒子女以為奴婢蠻眾恐
 懼乃殺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潰姚備路由是歷年不
 通太平公主用事武攸堅妻即侍中岑羲之妹堅以與
 羲近親固辭機密乃轉太子詹事謂人曰非敢求高蓋
 避難也及羲誅堅竟免坐累出為絳州刺史五轉復入
 為祕書監開元十三年再遷左散騎常侍其年元宗改
 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堅為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大
 賢慢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勝以修其醜集
 罷堅見遂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累封東海郡公
 以修東封儀注及從升太山之功特加光祿大夫堅多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徐堅 七

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凡七入書府時
 論美之十七年卒年七十餘上深悼惜之遣中使就家
 弔內出絹布以賻之贈太子少保諡曰文堅長姑為太
 宗充容次姑為高宗婕妤並有文藻堅父子以詞學著
 聞議者方之漢世班氏子嬌字巨山開元中為駕部員
 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相次為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
 元行沖字顯以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也少孤
 為外祖司農卿韋機所養博學多通尤善音律及詁訓
 之書舉進士累轉通事舍人納言狄仁傑甚重之行沖
 性不阿順多進規誠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亦猶蓄聚

以自資也譬貴家儲積則脯腊膜腴以供滋膳參朮芝
 桂以防痾疾伏想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
 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
 無也九遷至陝州刺史兼隴右關內兩道按察使未行
 拜太常少卿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
 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初魏明帝時
 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為晉元
 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跡以
 後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謠諺特著論以明之
 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
 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元行沖 六

之阮開元初自太子詹事出為岐州刺史又充關內道
 按察使行沖自以書生不堪搏擊之任固辭按察乃以
 寧州刺史崔琬代焉俄復入為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
 守時嗣彭王志曠庶兄志謙被人誣告謀反考訊自誣
 繫獄待報連坐十數人行沖察其冤濫並奏原之四遷
 大理卿時揚州長史李傑為侍御史王旭所陷詔下大
 理結罪行沖以傑歷政清貞不宜枉為讒邪所構又奏
 請從輕條出之當時雖不見從深為時論所美俄又固
 辭刑獄之官求為散職七年復轉左散騎常侍九遷國
 子祭酒月餘拜太子賓客宏文館學士累封常山郡公

新書
縣公先是祕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今書七志左
散騎常侍褚无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
素无量卒詔行沖總代其職於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
書目名為羣書四錄命學士鄆縣尉母爽樸陽尉韋述
曹州司法參軍殷踐猷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修檢歲
餘書成奏上之上又特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
於學官尋以衰老罷知麗正殿校寫書事初有左衛率
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沖
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
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

唐書卷三十一元行沖

月奏上之尙書左丞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
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
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
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
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
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
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匹留其書貯
於內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沖恚諸儒排已退而著論
以自釋名曰釋疑其詞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
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

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爲優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禮
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
爲說解代不傳習鄭網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
門道喪康成於窺伏之中理紛拏之典志存探究靡所
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有百科章
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
開釋或多改駁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
元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仙增革向
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衆
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誤寧不芟蕪成

唐書卷三十一元行沖

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
疏義聖皇纂業耽古崇儒高曾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
愚甄分舊義其有注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
方畢具錄呈進敕付羣儒庶能斟詳以課疎密豈悟章
句之士堅持昔言特嫌知新欲仍舊貫沈疑多月擯壓
不申優劣短長定於通識手成口答安敢銓量客曰當
局稱迷傍觀見審累朝銓定故是周詳何所爲疑不爲
申列答曰是何言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
巫蠱事經籍道息族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
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

浮學守株比肩皆是眾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為議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產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沈扶謂產云今朝廷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為光祿見歆此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

唐書卷三十一元行沖

三

非毀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為毀邪由是犯忤大臣懼誅求出為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徒五原太守以君賓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為肅繆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呈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諫於曾與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云先儒

志

持一己之區區抗羣情之嗜嗜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誠與犯眾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為是用韜聲甘此沈默也行沖俄又累表請致仕制許之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

吳兢汴州浚儀人也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未敬則深器重之及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累月拜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遷右補闕節慈太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帶陛下龍輿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竄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為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為寒心自昔

唐書卷三十一吳兢

三

晉浮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憤憤鄭服之外皆讐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龔葉成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產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亦常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輕誣頃者修撰殆淹歲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賞賚內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

餘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館學士

卿右庶子開元十三年帝封太子左庶子歷衛尉少

之危朽株之始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

壞人居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

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

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

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

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

員尚繁戶口流散且陛下承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

未車實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倦倦願屏草小不

為慢遊出不御之政之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

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

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

是巧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

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

錄進封長居職殆三十年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末年傷

於太簡新書晚節稍疎括國史未成十七年坐書事出

為荊州司馬制許以史藁自隨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

奏取兢所撰國史得六十五卷累遷台洪饒斷四州刺

史坐累下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刺史封長垣縣子

天寶初改官名為鄴郡太守入為恒王傅兢嘗以梁陳

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

十餘兢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

不逮壯年兢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

目

韋述司農卿宏機會孫也父景駿房州刺史述少聰敏

篤志文學家有書二千卷述為兒童時記覽皆徧人駭

異之景龍中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洛州刺史元

行冲景駿之姑子為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

書齋忘寢與食行冲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

掌探賾奧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履便就行冲大

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舉進士西入關時述

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

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

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

固是歲登科開元五年為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受詔

編次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齊泚祕

書少監王珣衛尉少卿吳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於祕

閣詳錄四部書懷素尋卒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

總目二百卷述好譜學祕閣中見常侍柳冲先撰姓族

系錄二百卷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錄暮則懷歸如是

周歲寫錄皆畢百氏源流轉益詳悉乃於柳錄之中別

撰成開元譜二十卷其篤志忘倦皆此類也轉右補闕中書令張說專集賢院事引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

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堅備意歲餘歎曰頃銳意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述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說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翰常遊其門趙冬曦兄

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迥迥巡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十八

年兼知史官事轉屯田員外郎職方吏部二郎中學士知史官事如故及張九齡爲中書令卽集賢之同職裴

耀卿爲侍中卽述之舅皆相推重語必移晷二十七年

唐書卷三十一 韋述 三

轉國子司業停知史事俄而復兼史職充集賢學士天

寶初歷左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九載兼充禮儀使其載遷尚書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在書府四十年

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合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

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欲遂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銳助述細績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

才蘭陵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述早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純厚長者澹於勢利道之同者無問貴賤皆

禮接之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

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

題無不畢備及祿山之亂兩京陷賊元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授偽

官至德二年收兩京三司議罪流於渝州爲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蕭直爲太尉李光弼判官廣德二

年直因入奏言事稱旨乃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朝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憲恩宥乃贈

右散騎常侍議者云自唐已來氏族之盛無踰於韋氏其孝友詞學承慶嗣立爲最明於音律則萬石爲最達

唐書卷三十一 韋述 三

於禮儀則叔夏爲最史才博識以述爲最所撰唐職儀

三十卷高宗實錄三十卷御史臺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凡著書二百餘卷皆行於代迺學業亦亞於述尤精

三禮與述對爲學士迪同爲禮官時人榮之累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以風疾卒蕭穎士者又見文苑傳聰雋過

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會席豫張垆及述皆引爲談客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

編躁無威儀與時不偶前後五授官旋即駁落乾元初終於揚府功曹述在祕閣時與鄆縣尉毋爽曹州司法

殷踐猷並友善二人相次卒

殷踐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
 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初為杭州
 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申州刺史仲容從子仲容終
 哀慟嘔血而卒年四十八申州刺史仲容從子仲容終
 歷太子左論德右威衛將軍明班史通於族姓子寅有
 至性早孤事母以孝聞應宏詞舉為太子為永寧尉
 謾甚寅怒殺之既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及
 歛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
 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榻後終給事中抗
 州刺史踐猷弟季友歷祕書郎善書族子成已晉州長
 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為酷吏所陷率
 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左耳缺云
 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一矣然以道義偶乖遭遇斯
 難馬懷素褚无量好古嗜學博識多聞遇好文之君隆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韋述

師資之禮儒者之榮可謂際會矣劉徐等五公學際天
 人才兼文史俾西垣東觀一代粲然蓋諸公之用心也
 然而子元鬱結於當年行冲彷徨於極筆官不過俗吏
 寵不逮常才非過使然蓋此道非趨時之具也其窮也
 宜哉

贊曰學者如市博通甚難文士措翰典麗惟艱馬褚兢
 述徐元子元文學之書胡寧比焉

新書贊曰唐與史官秉筆眾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
 叢簡策拏繁其間巨盜再興典與楚逸大中以後史
 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衰撥而疏舛殘餘未末顛
 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依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為
 永嶽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醜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
 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聘邪或因淺仍俗不

足於文也亦有待於後取當而行遠邪何知幾以
 工詞古入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
 難言不之游夏不能措詞於春秋果可信已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韋述

三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列傳五十四

郭虔瓘 張孝嵩

郭知運 子英傑

王君奭 賈師順

張守珪

牛仙客

王忠嗣 父海賓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也開元初累遷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江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騎圍逼北庭虔瓘率眾固守同俄特勒單騎親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賊眾既至失同俄相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器仗以贖同俄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拔頡利發石

唐書

一

阿失畢時與同俄特勒同領兵以同俄之死懼不敢歸遂將其妻歸降虔瓘以破賊之功拜冠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又下制曰朕聞賞有功報有德者政之急也若功不賞德不報則人何謂哉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畧使金山道副大總管招慰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宣威將軍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借紫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頃者柳中金滿偏師禦敵蕭條窮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強寇益侵援兵不至既守而戰自秋涉冬歷馬長嘶戍

人遠望謀以十勝成其九拒遂能摧日逐之遺種斬天驕之愛息豈耿恭班超獨高前史將廉頗李牧與朕同時眷言茂勲是所嘉歎信可以疇其井邑昭示遐邇俾勞臣勸而懦夫立焉虔瓘可進封太原郡開國公知運可封介休縣開國公虔瓘俄轉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大夫四鎮經畧安撫使進封潞國公賜實封一百戶虔瓘乃奏請募關中兵一萬人往安西討擊皆給公乘兼供熟食敕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兵者凶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斯之怒此師之出未

唐書

二

見其名臣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枝是以漢實關中徙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畧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已去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令計議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即知利害况用者必賞獲者未量何要此行頓空畿甸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

隔華戎務均安靖洎皇道謝古帝德慙皇猶尙綏懷不從征伐有占風覘雨之客無越海踰山之師其後漢武膺圖志恢土宇西通絕域北擊匈奴雖廣獲珍奇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君稱盛德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之虞瑾竟無克獲之功還遷涼州刺史河西節度使大尋遷右威衛大將軍四年春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爲使不可聽罷之郊王爲安西都護詔度瑾爲副度瑾與紀不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詠諸朝元宗遣左衛中郎王惠齋詔書論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度瑾獻宿將當舍嫌室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戎有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平善用何必加募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

虞瑾字 郭虔瓘

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謙廉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物二千段及他珍器以疾卒其後又以張孝嵩爲安西都護以代虔瓘孝嵩身長七尺偉姿儀初進士舉常以邊任自許及在安西務農重戰安西府庫遂爲充實十年轉太原尹卒官俄又以黃門侍郎杜暹代孝嵩爲安西都護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常樂新書晉昌人壯勇善射頗有膽畧

初爲秦州三度府果毅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瀚海軍經畧使又轉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開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於北庭以功封介休縣公加雲

麾將軍擢拜右武衛將軍其秋吐蕃乞力徐延入寇隴右掠監牧馬而去詔知運率衆擊之知運與薛訥王駿等犄角擊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拜知運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四年冬突厥降戶阿悉爛跌思泰等率衆反叛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爲賊所執詔薛訥領兵討之叛賊至綏州界詔知運領朔方兵募橫擊之大破賊衆於黑山呼延谷賊捨甲仗走詔知運兼隴右經畧使營柳城開元五年大破吐蕃獻六年知運又率兵入討吐蕃賊徒無備遂掩至九曲獲鎧甲及馬犛牛等數萬計知運獻捷遂分賜京文武五品已上清官及朝集使拜知運爲兼鴻臚卿攝

虞瑾字 郭虔瓘

四

御史中丞加封太原郡公八年元宗紀九年六州胡康待賓等反詔知運與王駿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九年卒於軍贈涼州都督賜米粟五百斛絹帛五百段仍令中書令張說爲其碑文知運自居西陲甚爲蕃夷所憚其後王君奭亦號勇將時人稱王郭焉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承泰初諡曰威子英傑英又英傑武字孟官至左衛將軍開元二十一年新書二十三年誤幽州長史薛楚玉遣英傑及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等率精騎萬人及降奚之衆以討契丹屯兵於榆關之外契丹首領可突干引突厥之衆拒戰於都山之下

官軍不利知義守忠率麾下便道遁歸英傑與克勤逢賊力戰皆沒於陣其下精銳六千餘人仍與賊苦戰賊以英傑之首示之竟不降盡為賊所殺英又劔南西川節度使自有傳

王君奐字威明瓜州常樂人也初為郭知運別奏驍勇善騎射以戰功累除右衛副率及知運卒遂代知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遷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

十六年冬新書十四年當從新書吐蕃大將悉諾邏率眾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奐以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眾賊遂取積石軍

唐書王君奐

五

西路而還君奐令副使馬元慶禪將車蒙追之不及君奐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奐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冰合君奐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將士並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渡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奐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君奐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攝御史中丞依舊判涼州都督封晉昌伯拜其父壽為少府監仍聽致仕上又嘗於廣達樓引君奐及妻夏氏設宴賜以金帛夏氏亦有戰功故特賞之封為武威郡夫人其冬吐蕃寇陷瓜州執

刺史田仁獻及君奐父壽殺掠人口并取軍資及倉糧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仍縱僧徒使歸涼州謂君奐曰將軍常欲以忠勇報國今日何不一戰君奐聞父被執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初涼州界有迴紇契苾思結渾四部落代為會長君奐微時往來涼府為迴紇等所輕及君奐為河西節度使迴紇等怏怏恥在其麾下君奐以法繩之迴紇等積怨密使人詣東都自陳枉狀君奐遽發驛奏迴紇部落難制潛有叛謀上使中使往按問之迴紇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迴紇承宗長流灤州渾大得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長

唐書王君奐

六

流藤州廬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迴紇等結婚貶令問為撫州別駕嵩為連州別駕於是承宗之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糾合黨與謀殺君奐以復其怨會吐蕃使問道往突厥君奐率精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筆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奐旌節先殺其左右宋貞剖其心云是其始謀也君奐從數十人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奐馱其屍以奔吐蕃追及之護輸遂棄君奐屍而走其甚痛惜之制贈特進荊州大都督給靈柩遞歸京師葬於京城之東官供喪事仍令張說為其碑文上自

書石以寵異之吐蕃之寇瓜州也分遣副將莽布支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及瓜州城陷大將悉諾邏又盡引其衆乘勢以攻之數日不陷賊中有分得漢口爲妻者其妻弟在常樂城中悉諾邏使夜就城下詐爲私見謂師順曰瓜州已破吐蕃盡衆來此豈有拒守之理小人妻弟在城情有所念明府何不早降以全城中之衆師順答曰漢法降賊者九族爲戮吾受國官爵祇可以死拒寇豈得背恩降賊悉諾邏知師順不降又攻城八日復令前使謂師順曰明府既不肯降吾衆欲還城中豈無財物以相贈耶師順請脫士卒衣裳以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君奭

七

賂悉諾邏知城中無財帛夜燒死人收營而去引衆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更修守備吐蕃果使精騎迴襲而巡城知有備始去賈師順者岐州人也以守城之功累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入爲左領軍將軍病卒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也初以戰功授平樂府別駕從郭虔瓘於北庭鎮守珪率衆救援在路逢賊甚衆守珪身先士卒與之苦戰斬首千餘級生擒賊率頡斤一人開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問道入京奏事守珪因上書陳利害請引兵自蒲昌輪臺翼而擊之及賊

敗守珪以功特加游擊將軍再轉幽州良社府果毅守珪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時盧齊卿爲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爲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僚屬常禮相期耶守珪後累轉左金吾員外將軍爲建康軍使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奭死河西恟懼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纔立賊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畧無守禦之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張守珪

八

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廡宇收合流亡皆復舊業守珪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爲賊所毀既地少林木難爲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於是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明年遷鄯州都督仍充隴右節度二十一年轉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營州都督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採訪處置使先是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驍勇有謀畧頗爲

夷人所伏趙含章薛楚王等前後為幽州長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帝喜詔有契丹首領屈刺與可突干恐懼遣使詐降守珪察知其偽遣管記右衛騎曹王悔詣其部落就謀之悔至屈刺帳賊徒初無降意乃移其營帳漸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將殺悔以叛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叶悔潛誘之夜斬屈刺及可突干盡誅其黨率餘眾以降守珪因出師次於紫蒙川大閱軍實譙賞將士傳屈刺可突干等首於東都梟於天津橋之南詔封李過折為北平王使統其眾尋為可突干餘黨所殺二十三年春守珪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張守珪

詣東都獻捷會籍田禮畢醮宴便為守珪飲至之禮上賦詩以褒美之遂拜守珪為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餘官並如故仍賜雜綵一千匹及金銀器物等與二子官仍詔於幽州立碑以紀功賞復討契丹餘黨於捺祿山虜獲不訾二十六年守珪裨將趙堪白真隨邏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邀叛奚餘眾於湟水之北將踐其禾稼知義初猶固辭真隨羅又詐稱詔命以迫之知義不得已而行及逢賊初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而妄奏克獲之功事頗泄上令謁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賂仙童遂附會其事但歸罪於白真隨

羅逼令自縊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舊功減罪左遷括州刺史到官無幾疽發背而卒弟守琦左驍衛將軍守瑜金吾將軍守珪子獻誠守瑜子獻恭守琦子獻甫三人皆為興元節度使各自有傳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也初為縣小吏縣令傅文靜甚重之文靜後為隴右營田使引仙客參預其事遂以軍功累轉洮州司馬開元初王君奭為河西節度使以仙客為判官甚委信之時又有判官宋貞與仙客俱為腹心之任及君奭死宋貞亦為迴紇所殺仙客以不從獲免俄而蕭嵩代君奭為河西節度又以軍政委於仙客仙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牛仙客

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誠信及嵩入知政事數稱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事仍知節度留後事竟代嵩為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歷太僕卿殿中監軍使如故開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禕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右散騎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節度事初仙客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希逸以其事奏聞上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馳傳往覆視之仙客所積倉庫盈滿器械精勁皆如希逸之狀上大悅以仙客為尚書中書令張九齡執奏以為不可乃封隴西郡公乃加實封二百戶其年十一月九齡等罷知政事遂以仙客為工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門下事選領河東節度副大使時有監察御史周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之子諒辭窮於朝堂決配流瀼州行至藍田而死仙客既居相位獨善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啟百司有所諮決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帝既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吏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寧蓋明年特封函國公贈其父意為禮部尚書祖會為涇州刺史俄又進拜侍中兼兵部尚書天寶年改易官名拜左相尚書如故

唐書卷四十八 仙客

十一

其年七月卒年六十八內出絹一千匹布五百端遣中使送至宅以賻之贈尚書左丞相諡曰貞簡初仙客為朔方軍使以姚崇孫閱為判官及知政事閱累遷侍御史自云能通鬼道預知休咎仙客頗信惑之及疾甚閱請為仙客祈禱在其門下遂通仙客令作遺表薦閱叔尚書右丞奕及兵部侍郎盧奐堪代已閱為起草仙客時既危殆署字不成其妻因中使來弔以其表上元宗覺而怒之左遷奕為永陽太守盧奐為臨淄太守賜閱死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家於華州之鄭縣父海賓太子右

衛率豐安軍使太谷男以驍勇聞隴上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起薛訥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率杜賓客郭知運王駿安思順以禦之以海賓為先鋒及賊於渭州西界武階驛追北至壕口殺其苦戰勝之殺獲甚眾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海賓以眾寡不敵歿於陣六軍乘其勢擊之斬首一萬七千級獲馬七萬五千匹牛羊十四萬頭新書四元宗聞而憐之詔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初名訓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起復拜朝散大夫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賜名忠嗣養於禁中累年肅宗在忠邸與之游處及長雄毅寡

唐書卷四十八 王忠嗣

十二

言嚴重有武畧元宗以其兵家子與之論兵應對縱橫皆出意表元宗謂之曰爾後必為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將閉門自飲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闕恐亡之由是召還十八年又贈其父安西大都護其後遂從河西節度兵部尚書蕭嵩河東副元帥信安王禕並引為兵馬使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冀虜會贊普大會閱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畧陣斬數千人獲羊馬二十一年再轉左領軍衛軍河

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嘗短皇甫惟明義弟王昱憾焉遂為所陷貶東陽府左果毅屬河西節度使杜希範謀拔新城或

言忠嗣之材足以輯事必欲取勝非其人不可希望即
奏聞詔追忠嗣赴河西既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因授
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是秋吐蕃大下報新城之
役晨壓官軍眾寡不敵師人皆懼焉忠嗣乃以所部策
馬而前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數百人
賊眾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以功最詔拜左金
吾衛將軍同正員尋又兼左羽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
副使兼大同軍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攝御
史大夫兼充河東節度又加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
光乘為朔方節度使仍加權知河東節度事其月以田

唐書忠嗣王忠嗣

三

仁琬充河東節度使忠嗣依舊朔方節度天寶元年兼
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怒皆戰於桑乾河三敗之大
虜其眾耀武漠北高會而旋時突厥葉護新有內難忠
嗣盛兵積口以威振之烏蘇米施可汗懼而請降竟遷
延不至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忠嗣乃縱反
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迴紇三部落攻多羅斯攻米施
可汗走之新書斬之按元宗紀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
右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毘伽可敦男殺葛臘哆率其部
落千餘帳入朝因加左武衛大將軍明年又再破怒皆
及突厥之眾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自是塞外

寔然虜不敢入天寶三載突厥十姓拔悉密葉等竟攻
殺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四載加攝御史大夫充河
東節度採訪使五月進封清源縣公忠嗣少以勇敢自
負及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為務嘗謂人云國家昇平之
時為將者在撫其眾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微功
名耳但訓練士馬缺則補之有漆弓百五十斤嘗貯之
袋中示無所用軍中皆日夜思戰因多縱間謀以伺虜
之際時以奇兵襲之故士樂為用師出必勝每軍出即
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
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之故人

唐書忠嗣王忠嗣

古

人自勸甲仗充物矣四載又兼河東節度採訪使自朔
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或自創制
斥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
塞之人復罷戰矣五載正月河隴以皇甫惟明敗劔之
後因忠嗣以持節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
隴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佩
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
之有也尋遷鴻臚卿餘如故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仍授
一子五品官後頻戰青海積石皆大克捷尋又伐吐谷
渾於墨離虜其全國而歸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

諳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其載四月固讓朔方河東節度許之元宗方事石堡城詔問以攻取之畧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釁而取之計之上者元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曰求其過六載會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僂俛而從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將及於庭忠嗣曰李將軍有何事乎光弼進而言曰請議軍忠嗣曰何也對曰向者大夫以

唐書卷五十四 王忠嗣

五

士卒為心有拒董延光之色雖曰受詔實奪其謀何者大夫以數萬眾付之而不懸重賞則何以賈三軍之勇乎大夫財帛盈庫何惜數萬段之賞以杜其讒口乎彼如不捷歸罪於大夫矣忠嗣曰李將軍忠嗣計已決矣平生始望豈及貴乎今爭一城得之未制於敵不得之未害於國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朝宿衛乎其次豈失一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雖然公實愛我光弼謝曰向者恐累大夫敢以哀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而出及延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故師出

無功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李林甫又令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稱往任朔州刺史忠嗣為河東節度云早與忠王同養宮中我欲尊奉太子元宗大怒因徵入朝令三司推訊之幾陷極刑會哥舒翰代忠嗣為隴右節度特承恩顧因奏忠嗣之枉詞甚懇切請以已官爵贖罪元宗怒稍解十一月貶漢陽太守七載量移漢東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子震天寶中祕書丞其後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當代稱為名將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

唐書卷五十四 王忠嗣

六

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至河隴又奏請徙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於天寶末戰馬蕃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新書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值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謀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叱哉

史臣曰郭虔瓘郭知運王君奭張守珪牛勣王忠嗣立功邊域為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然虔瓘以萬人征西請給公乘熟食可謂謀之不臧矣君奭以父執登陴兵竟不出此則不知聞外之事義斷恩也守珪以

至誠感神取材成堰與夫耿恭拜井有何異焉仙客爰
自方隅驟登廊廟顯招物議獨善其身蓋才有不周昧
於陳力就列忠嗣因青蠅之點幾危其身讒人之言誠
可畏也

贊曰隴山之西函陵之北爰有戎夷世爲殘賊二郭二
王守珪仙客禦寇之功存乎方策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唐書

七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五

列傳五十五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子曜從新書增

高仙芝本高麗人也父舍雞初從河西軍累勞至四鎮
十將諸衛將軍仙芝美姿容善騎射勇決驍果少隨父
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擊將軍年二十餘卽拜將軍與
父同班秩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不甚任用後夫蒙
靈詔累拔擢之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
使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餘國
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後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并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高仙芝

靈詔累討之不捷

天寶六載

元宗特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爲

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自安西行十五
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握瑟德又十餘日至疎勒又
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又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
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卽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爲三軍
使疎勒守捉使趙崇玘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自北谷
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瓏自赤佛堂路入仙芝與中使
邊合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於吐蕃連
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
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

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為狂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鞵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謂令誠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走散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元宗使衛士韓履冰往視日懼不欲行邊令誠亦懼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羸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高仙芝

二

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先使二十人來迎云阿弩越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陽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越胡果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當日令將軍席元慶賀婁餘濶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小勃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為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救命賜綵物等首領至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招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

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闕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為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並平其國天寶六載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師於是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九月復至婆勒川連雲堡與邊令誠等相見其月末還播密川令劉單草告捷書遣中使判官王廷芳新書告捷仙芝軍還至河西夫蒙靈督都不使人迎勞罵仙芝曰噉狗腸高麗奴噉狗屎高麗奴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高仙芝

三

闕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者鎮守使誰邊得曰中丞安西副都護使誰邊得曰中丞安西都知兵馬使誰邊得曰中丞靈督曰此既皆我所奏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書據高麗奴此罪合當斬但緣新立大功不欲處置又謂劉單曰聞爾能作捷書單恐懼請罪令誠具奏其狀曰仙芝立奇功今將憂死其年六月常從封二十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史中丞代夫蒙靈督為四鎮節度使徵靈督入朝靈督大懼仙芝每日見之趨走如故靈督益不自安將軍程千里時為副都護大將軍畢思琛為靈督押衙并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

構譖仙芝於靈管仙芝既領節度事謂程千里曰公面似男兒心如婦人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城東一千石種子莊被汝將去憶之乎對曰此是中丞知思琛辛苦見乞仙芝曰吾此時懼汝作威福豈是憐汝與之我欲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事矣又呼王滔等至梓下將笞良久皆釋之由是軍情不懼八載入朝加特進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將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其王車身施約降仙芝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坦羅斯城以直其冤仙芝性貪獲石國大塊瑟瑟十餘石真金五六駝馳名馬寶玉稱是初舍雞以

唐書卷五十五 高仙芝

四

仙芝爲懦緩恐其不能自存至是立功家財鉅萬頗能散施人有所求言無不應其載入朝拜開府儀同三司尋除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勢面請留監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復留思順以仙芝爲右羽林大將軍十四載進封密雲郡公十一月安祿山據范陽叛是日以京兆牧榮王琬爲討賊元帥仙芝爲副命仙芝領飛騎曠騎及朔方河西隴右應赴京兵馬并召募關輔五萬人繼封常清出潼關進討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十二月師發元宗御望春亭慰勞遣之仍令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州是月十一

日封常清兵敗於汜水十三日祿山陷東京常清以餘衆奔陝州謂仙芝曰累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狂寇奔突則京師危矣宜棄此守急保潼關常清仙芝乃率見兵取太原倉錢絹分給將士餘皆焚之俄而賊騎繼至諸軍惶駭棄甲而走無復隊伍仙芝至關繕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賊騎至關已有備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

唐書卷五十五 封常清

五

度使將軍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僉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僉常清細瘦曰類脚短而跛仙芝見其貌寢不納明日又投牒仙芝謂曰吾奏僉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偃謂仙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拒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仙芝猶未納常清自爾候仙芝出入晨夕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補爲僉開元末會達奚部落背叛自黑山北向西趣碎葉元宗敕靈管邀擊之靈管使仙芝以二千騎自副城向北至綾嶺下遇

賊擊之達奚行遠人馬皆疲斬殺略盡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具言次舍井泉遇賊形勢克獲謀畧事頗精審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大駭異之仙芝軍迴靈營賞勞仙芝去奴祿帶刀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逆問之曰前者捷書誰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即仙芝僉人封常清也眺等揖仙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眾人方異之以破達奚功授靈州地下戍主便以爲判官累以軍功授鎮將果毅折衝天寶六載從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夫蒙靈營爲安西節度使便奏常清爲慶王府錄事參軍充節度判官賜

封常清

六

紫金魚袋尋加朝散大夫專知四鎮倉庫屯田甲杖支度營田事仙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留後時仙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德詮母在宅內仙芝視之如兄弟家事皆令知之威望動三軍常清出迴諸將皆引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連節度使宅院凡經數重門德詮既過命隨後閉之德詮至常清離席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兵馬使兼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將

須慙死以肅軍容因令勒迴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諸大將有罪者擊殺二人於是軍中股慄十載仙芝改河西節度使奏常清爲判官王正見爲安西節度奏常清爲四鎮支度營田副使行軍司馬十一載正見死乃以常清爲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經畧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三載入朝攝御史大夫仍與一子五品官賜第一區亡父母皆贈封爵俄而北庭都護程千里入爲右金吾大將軍仍

封常清

七

令常清權知北庭都護持節充伊西節度等使常清性勤儉每出征或乘驛私馬不過一兩匹賞罰嚴明十四載入朝十一月謁元宗於華清宮時祿山已叛元宗言兇胡負恩之狀何方誅討常清奏曰祿山領兇徒十萬徑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闕下元宗方憂壯其言翼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使副大俾募兵東討其日常清乘驛赴東京召募旬日得兵六萬皆備保市井之流乃斫斷河陽橋於東京爲固守之備

防河真卿使司兵參軍事李平人

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即倚帳作書遣真卿勸堅守十二

且傳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十二

月祿山渡河陷陳留新書入罌子谷兇威轉熾先鋒至

葵園常清使驍騎與拓羯逆戰殺賊數十百人賊大軍

繼至常清退入上東門又戰不利賊鼓譟於四城門入

殺掠人吏常清又戰於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

乃從提象門入倒樹以礙之至穀水西奔至陝郡遇高

仙芝具以賊勢告之恐賊難與爭鋒仙芝遂退守潼關

元宗聞常清敗削其官爵令白衣與仙芝軍効力仙芝

令常清監巡左右廂諸軍常清衣皂衣以從事監軍邊

令誠每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

唐書卷五十一 封常清

八

清逗撓奔敗之狀元宗怒遣令誠齎敕至軍並誅之令

誠至潼關引常清於驛南西街宣敕示之常清曰常清

所以不死者不忍汚國家旌麾受戮賊手討逆無効死

乃甘心初常清兵敗入關欲馳赴闕庭至渭南有敕令

却赴潼關白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令誠上之其表曰

中使駱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萬死之罪收臣一朝之

効令臣却赴陝州隨高仙芝行營負斧繯囚忽焉解縛

敗軍之將更許增修臣常清誠懼誠喜頓首頓首臣自

城陷已來前後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對

臣之此來非求苟活實欲陳社稷之計破虎狼之謀冀

拜首闕庭吐心陛下論逆胡之兵勢陳討捍之別謀將

酬萬死之恩以報一生之寵豈料長安日遠謁見無由

函谷關遙陳情不暇臣讀春秋見狼暉稱未獲死所臣

今獲矣昨者與羯胡接戰自今月七日交兵至於十三

日不已臣所將之兵皆是烏合之徒素未訓習率周南

市人之衆當漁陽突騎之師尚猶殺敵塞路血流滿野

臣欲挺身刃下死節軍前恐長逆胡之威以挫王師之

勢是以馳御就日將命歸天一期陛下斬臣於都市之

下以誠諸將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將誠諸軍三

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許臣竭露臣今將死抗表陛

唐書卷五十一 封常清

九

下或以臣失律之後誑妄為辭陛下或以臣欲盡所忠

肝膽見察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則冀

社稷復安逆胡敗覆臣之所願畢矣仰天飲鴆向日封

章即為屍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若使歿而有知必結

草軍前迴風陣上引王師之旗鼓平寇賊之戈鋌生死

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無任永辭聖代悲戀之至常清

既刑陳其口於籓條上仙芝歸至廳令誠索陌刀手百

餘人隨而從之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遂至常清

所刑處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辭然以我為滅截兵糧

及賜物等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

在足下豈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愛仙芝仙芝呼謂之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雖得少許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君輩破賊然後取高官重賞不謂賊勢憑陵引軍至此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實有此君輩即言實我若實無之君輩當言枉兵齊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又曰常清之尸謂之曰封二子從微至者我則引拔子為我判官俄又代我為節度使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夫遂斬之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為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護

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個儻任俠好然諾縱蒲酒

十

赤

軍使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個儻任俠好然諾縱蒲酒少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為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畧三軍無不震懼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為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疎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為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於新城有同列為副者見翰禮倨不為用翰怒搥殺之軍中股慄遷左衛郎將後吐蕃寇邊翰拒之於苦拔海其眾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靡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西節

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眾至積石軍獲取之其呼為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畧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馬驚陷於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予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亦有營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別高三五尺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為常其冬元宗在華清宮王忠嗣被劾救召翰至與語悅之遂以為鴻臚卿兼

西平郡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為隴右節度支度營

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極言救忠嗣

翰人朝部將請

但齋襪裝日使吾計從矣取於是不可行用此足矣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而前言詞慷慨聲淚俱下帝感而寬之貶忠嗣為漢陽太守朝廷義而壯之明年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有白龍見遂名為應龍城翰相共川原直畜牧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遙而險久不拔八載以朔方河東羣牧十萬眾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數日未克翰怒梓其將高秀巖張守瑜不旬日而拔之攻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下

遂以赤嶺為西塞開屯田備軍實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

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十一

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

之為兄弟其冬祿山思順翰並來朝上使內侍高力士

及中貴人於京城東附馬崔惠童池亭宴會擊鹿取血

翰嘗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

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同何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

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祿山以

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高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力士曰翰翰遂止十二載進封涼國公食實封三百戶

加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

尋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時楊國忠有隙

於祿山頻奏其反狀故厚賞翰以親結之十三載拜太

子太保更加實封三百戶又兼御史大夫翰好飲酒頗

恣聲色至土門軍入浴室遭風疾絕倒良久乃蘇因人

京廢疾於家及安祿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喪敗召

翰入拜為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邱為御史中

丞充行軍司馬以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蘇法

鼎管崇嗣及蕃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瑊契苾寧等為

裨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與高仙芝舊卒共二十萬拒

賊於潼關上御勤政樓勞遣之百僚出餞於郊師始東

平章事翰至潼關祿山遣子慶緒或勸翰曰祿山阻兵

以誅楊國忠為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迴誅

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

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

今潼關兵眾雖盛而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

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詔從之遂遣劔南

軍將李福劉光庭分統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於灊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為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

隸於潼關遂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自是翰心不

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

於行軍司馬田良邱使王思禮主騎良邱復不敢專斷

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

人無鬪志先是翰數奏祿山雖竊河朔而不得人心請

持重以弊之彼自離心因而翦滅之可不傷兵擒茲寇

矣賊將崔乾祐於陝郡潛鋒蓄銳而覘者奏云賊殊無

備上然之命悉眾速討之翰奏曰賊既始為兇逆祿山

久習用兵必不肯無備是陰計也且賊兵遠來利在速

戰今王師自戰其地利在堅守不利輕出若輕出關是入其算乞更觀事勢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老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楊國忠恐其謀已天下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楊國忠恐其謀已屢奏使出兵上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為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翰不得已引師出關六月四日引而東勳哭出關次於靈寶縣之西原八日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黃河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邱等浮船中流以觀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進爭路

虜言五哥舒翰

古

擁塞無復隊伍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衆翰與良邱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為陣十五五或却或進兩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噴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遁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關翰以擅蒙馬車畫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騎塞路午後東風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縱火焚之煙焰亘天將士掩面開目不得因為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排擠墜於河其後者見前軍陷敗悉潰填委於河死者數萬人號叫之聲振天地縛器械以槍為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始關門有三壘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蹙相壓進少選整平後至者踐之以軍既敗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為火板歸仁執降於賊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板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

何耶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之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賊送洛陽京師祿山謂之曰汝常輕我今日如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遂至於此陛下為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但留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偽署翰司空執火板歸仁曰背主作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諧遂閉翰於苑中潛殺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渡河及敗乃殺之翰之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報怨誣奏戶部尚書安思順與祿山潛通始思順度祿帝言得偽令人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疏

虜言五哥舒翰

古

七罪誅其年三月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並坐誅徒其家屬於嶺外天下冤之翰為人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構怨者痛答辱之監衣服穿空而帝即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錫如故先是有客梁慎初遺翰書請堅壁勿戰以屈賊翰善之奏為左武衛曹參軍留幕府及翰上洛郡官吏皆潰帝遣劍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後贈太尉諡曰武懿子曜字子明八歲元宗召見華清宮擢尚書奉御累遷光祿卿以翰陷賊哀憤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累為太清教宋光弼討河賊請行拜鴻臚卿為光祿副降使德宗立召為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見淫偽刺史召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兵與父賢對曰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蛇瘡封豕然後待

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延無西憂今
聯得卿亦不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旗折人憂之
聯擊賊收汝州擒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
詔城襄城戰曜以疲人版築不如甲持重以挫之帝不
許有詔督戰曜進次穎橋震軍中七馬斃曜還屯
襄城希烈遣眾萬人縱火攻柵人於堊以薄曜懼苦
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道屬城矢
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
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
襲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
使班師德烈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州勉為賊設伏
擊死李堅華以器械重皆亡德信走州勉恐東都危
城陷益急帝乃詔普王以荆襄江鄂泗汴兵沮州
詔經原節度使姚合言救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
襄城陷節度使姚合言救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
南尹曜抽於統御而鏡殺戮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部
將叛夜焚河南通門曜挺身免帝以州刺史薛瑀代之
召人為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七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哥舒翰

人俱以儒聞... 哥舒翰

史臣曰大盜作梗祿山亂常詞雖欲誅國忠志則謀危
社稷於時承平日久金革道消封常清高仙芝相次率
不教之兵募市人之眾以抗兇寇失律喪師哥舒翰廢
疾於家起專兵柄二十萬眾拒賊關門軍中之務不親
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賊旋致敗亡天子以之播遷自
身以之拘執此皆命帥而不得其人也禮曰大夫死眾
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翰受署賊庭苟延視息忠
義之道即可知也豈不愧於顏杲卿乎抑又聞之古之
命將者推轂而謂之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觀楊國忠

之奏事邊令誠之護戎又掣肘於軍政者也未可偏責
三帥不允伊人後之君子得不深鑑
贊曰羯賊犯順戎車啟行委任失所封高敗亡虔劉圻
甸僭竊衣裳醜哉舒翰不能死王

新書贊曰祿山袁百鬪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意勤
故提戈內諫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
鋒一戰不勝即奪符上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
西勢以喪地被誅元宗雖為左右蒙晉然荒尊其明
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熱
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哥舒翰

七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六

列傳五十六

宇文融

祖節 子審從 新書增

韋堅

楊慎矜

祖正道 父崇禮 兄慎餘 弟慎名

王鉷

盧鉉從新書增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禮部尚書平昌公敬之元孫也祖節貞觀中為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匹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永徽初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事配流桂州而卒父嶠萊州長史

唐書

宇文融

一

融開元初累轉富平主簿明辯有吏幹源乾曜孟溫相次為京兆尹皆厚禮之俄拜監察御史時天下戶口逃亡免役多偽濫朝廷深以為患融乃陳便宜奏請檢察偽濫搜括逃戶元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偽濫及諸免役甚眾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融乃奏慕容琦 韋洽裴寬班景 借庫狄履溫賈 晉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議者頗以為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憬上疏曰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且無益之事繁則

唐書

宇文融

二

不急之務眾不急之務眾則數役數役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為本其次化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括量故奪農時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勾剝為計州縣懼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鄰保代出鄰保不濟又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僚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畜雖其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稅客能周給也左拾遺楊相如上書咸陳括客為不便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璟為盈川尉於是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為客者歲終徵得客戶錢數百萬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猶稱括客損居人上令集百僚於尚書省議公卿已下懼融恩勢皆雷同不敢有異詞唯戶部侍郎楊瑒獨建議以括客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

得不補所失無幾場出爲外職融乃馳傳巡歷天下事無大小先牒上勸農使而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搆而後決斷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淚稱父母者融使還具奏乃下制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永言理道實獲朕心思所以康濟黎庶寵綏華夏上副宗廟乾坤之寄下答寓縣貢獻之勤何嘗不夜分輟寢日旰忘食然後以眇眇之身當四海之責雖則長想遐邇不可家至日見至於宣布政教安輯逋亡言念再三其勤至矣莫副朕命實用恧焉當展永懷靜言厥緒豈人流自久招諭不還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上情靡通於下衆心罔達於上求之明發想見其人當屬括地使宇文融謁見於延英殿朕以人必土著因議逃亡嘉其忠讜堪任以事乃授其田戶紀綱兼委之郡縣釐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遂能恤我黎元克將朕命發自夏首及於歲終巡按所及歸首百萬仍聞宣制之日老幼欣躍惟令是從多流淚以感朕心咸吐誠以荷王命猶恐朕之薄德未孚於人撫字安存更冀良算遂命百司長吏方州岳牧僉議廟堂廣徵異見羣詞盈於札翰環省彌於旬日庶廣朕意豈以爲勞借衆考言謂斯折衷欲人必信期於令行凡爾司存勉以遵守夫食

爲人天富而後教經教彝體前哲至言故平糴行於昔王義倉加於近代所以存九年之蓄收上中之斂穰賤則農不傷財災饑則時無菜色救人活國其利博哉今流戶大來王田載理教庾之務寤寐所懷其各戶所稅錢宜均充所在常平倉用仍許預付價直任粟麥兼貯并舊常平錢粟並委本道判官勾當處置使斂散及時務以矜恤且分災恤患州黨之常情損餘濟闕親鄰之善貨故木鐸云徇里胥均功夜績相從齊俗以瞻今陽和布澤丁壯就田言念鰥惸事資拯助宜委使司與州縣商量勸作農社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仍每至雨澤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

後種穫忙月州縣常務一切停減使趨時急於備寇尺璧賤於寸陰是則天無虛施人無遺力又政在經遠功惟久著今逃亡初復居業未康猶逃戶及籍外剩田猶宜勞徠理資存撫其十道分判官三五年內使就厥功令有終始當道覆屯及須推勘並以委之不須廣差餘使示專其事不擾於人政術有能必行賞罰其已奏復業歸首勾當州縣每季一申不須挾名致有勞擾其歸首戶各令新首處與本貫計會年戶色役勿欺隱及其兩處徵科宣布天下使明知朕意中書令張說素惡融之爲人又患其權重融之所奏多建議爭之融揣其意

先事圖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
事辯給多詞不可不備也說曰此狗鼠輩焉能為事融
尋兼戶部侍郎從東封還又密陳意見令吏部為十銓
典選事有詔融與禮部尚書等通其議尚書抗工部
魏州刺史崔沔州長史韋處心等亦刺吏賈
會懷州刺史王邱分總而不得參事一法於上所奏又
為說所抑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連名劾說廷奏其
狀說由是罷知政事融恐說復用為已患數譖毀之上
惡其朋黨尋出融為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即俄轉汴
州刺史又上表請用禹貢九河舊道開稻田以利人并
迴易陸運本錢官收其利雖興役不息而事多不就十

宇文融 五

六年復入為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拜黃門侍郎與
裴光庭並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既居相位欲以天
下為己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內無事矣於
是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
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然性躁急多言又引賓客故人
晨夕飲譴由是為時論所譏時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為
朔方節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驛召將下獄禕既申訴
得理禕密知因玉真公主高力融坐阿黨李宙出為汝
州刺史在相凡百日而罷讓宰相曰公等暴強惡朕既
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
何裴光庭等不能對 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

交遊朋黨及男受賊等事貶昭州平樂尉在嶺外歲餘
司農少卿蔣岑舉奏融在汴州迴造船腳隱沒巨萬給
事中馮紹烈又深文案其事實融於是配流巖州地既
瘴毒憂患發疾遂詣廣府將停留未還都督耿仁忠謂
融曰明公負朝廷深譴以至於此更欲故犯嚴命淹留
他境仁忠見累誠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必不
相容也融遽還卒於路上聞之思其舊恩贈台州刺史
子審字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
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於巖
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
杖架以高卑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楊國忠
專政殺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救行刑畏議者嫉其酷
乃以審為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眾後終和承二

宇文融 六

州刺史
韋堅字子京兆萬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銀青光祿大夫
開元初充州刺史堅姊為贈惠宣太子妃堅妻又楚國
公姜皎女堅妹又為皇太子妃中外榮盛故早從官叙
由祕書丞 二十五五年為長安令以幹濟聞與中貴人善
歷奉先令 採候主意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勾剝財物爭行進
奉而致恩願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
禪國之倉廩歲益鉅萬元宗以為能天寶元年三月擢
為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
西抵長安以道山東租賦奏請於咸陽壅渭水作輿成

堰截灞澗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
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澗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
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於東京汴
宋取小斛底船三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
若廣陵郡船卽於楸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
味丹陽郡船卽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卽折造官端綾
繡會稽郡船卽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卽瑋瑁真
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卽力士瓷酒器茶釜茶鑪茶碗
宣城郡船卽空青石綠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卽蕉葛蚬
蚶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卽三破糯米方文綾凡數

唐書韋瑱 韋瑱

十郡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吳楚之製先是
人間戲唱歌詞云得丁紇反都董紇那也紇囊得休耶
潭裏船車開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休歌至
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元元皇帝云有寶符在
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爲殊
祥改桃林爲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爲
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
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宏農野宏農得寶那潭裏船
車開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
歌詞十首白衣缺勝綠衫錦半臂備袒膊紅羅抹額於

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粧齊
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沿進至樓下連檣彌亘
數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船檣竿人人駭
視堅跪上諸郡輕貨又上百牙盤食府縣進奏教坊出
樂迭奏元宗歡悅下詔敕曰古之善政者貴於足食欲
求富國者必先利人朕關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轉輸
未免艱辛故置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
允叶於永圖豈苟求於縱觀其陝郡太守韋瑱始終檢
校夙夜勤勞賞以懋功則惟常典宜特與三品仍改授
一子三品京官兼太守判官等並卽量與改轉其專知

唐書韋瑱 韋瑱

檢校始末不缺潭所者并孔目官及至典選日優與處
分仍委韋瑱具名錄奏應役人夫等雖各酬傭直終使
役日多並放今年地稅且啟鑿功畢舟楫已通既涉遠
途又能先至永言勸勵稍宜甄獎其押運綱各賜一中
上考準前錄奏船夫等宜其賜錢二千貫以充宴樂外
郡進上物賜貴戚朝官賜名廣運潭時堅姊故惠宣太
子妃亦出寶物供樓上鋪設進食竟日而罷李林甫以
堅姜氏婿甚狎之至是懼其詭計求進承恩日深堅又
與李適之善益怒之恐入爲相乃與腹心構成其罪四
月進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陝郡太守水陸轉運

使勾當緣河及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並如故又以判官元撫豆盧友除監察御史三年正月堅又加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男九月拜守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五載正月望夜堅與河西節度鴻臚卿皇甫惟明夜遊同過景龍觀道士房為林甫所發以堅戚里不合與節將狎暱是構謀規立太子元宗惑其言有詔訊使楊慎矜楊國忠王鐔吉溫等文致其獄遽貶堅為縉雲太守惟明為播州太守尋發使殺惟明於黔中籍其資財六月又貶堅為江夏員外別駕又構堅與李適之善貶適之為宜春太守七月堅又長流嶺南臨封郡堅弟將作少匠蘭鄂縣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九

令冰兵部員外郎芝堅男河南府戶曹諒並遠貶至十月使監察御史羅希奭逐而殺之諸弟及男諒並死堅妻姜氏林甫以其久遭輕賤特放還本宗倉部員外郎鄭章貶南豐丞殿中侍御史鄭欽說貶夜郎尉監察御史豆盧友貶富水尉監察御史楊惠貶巴東尉連累者數十人又敕嗣薛王瑒夷陵郡員外別駕長任其母隨男任女婿新貶巴陵太守盧幼林長流合浦郡肅宗時為皇太子恐懼上表稱與新婦離絕七載嗣薛王瑒停仍於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隨男堅貶黜後林甫諷所司發使於江淮東京緣河轉運使恣求堅之罪以問因

之綱典船夫溢於牢獄郡縣徵剝不止鄰伍盡成裸形死於公府林甫死乃停

楊慎矜隋煬帝元孫也曾祖隋齊王暕祖正道大業末隨宇文化及至河北為竇建德所破因與其祖母蕭皇后入於建德軍建德送於突厥處羅可汗牙貞觀初李靖擊破頡利可汗胡曾康蘇密以蕭后及正道歸授尚衣奉御父隆禮長安中天官郎中神龍後歷洛梁滑汾懷五州刺史皆以清嚴能檢察人吏絕於欺隱聞景雲中以名犯元宗上字改為崇禮開元初擢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牣丈尺間皆躬自省閱時議以為前後為太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一

府者無與為比擢拜太府卿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宏農郡公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餘授戶部尚書致仕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為經楊卿者無不精好每歲勾剝省便出錢數百萬貫慎矜沉毅有材幹任氣尚朋執初為汝陽令有能名崇禮罷太府元宗訪其子堪委其父任者宰臣以慎餘慎矜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風而慎矜為其最因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先為司農丞除太子舍人監京倉尋丁父憂二十六年服闋累遷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納慎名授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都含嘉倉出納使甚承恩顧慎

矜於諸州納物者有水漬傷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州縣徵調不絕於歲月矣在臺數年又專知雜事風格甚高天寶二年遷權判御史中丞充京畿採訪使知太府出納使並如故時右相李林甫握權慎矜以遷拜不由其門懼不敢居其任固讓之因除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仍依舊知太府出納以鴻臚少卿蕭諒為御史中丞諒至臺無所撓讓頗不相能竟出為陝郡太守林甫以慎矜屈於已復擢為御史中丞仍充諸道鑄錢使餘如故時散騎常侍陝郡太守韋堅兼御史中丞為水陸漕運使權傾宰相侍御史王鏊推堅獄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楊慎矜

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鏊恨之林甫亦憾焉慎矜與鏊父璿中外兄弟鏊即表姪少相狎鏊入臺慎矜為臺端亦有推引及鏊遷中丞雖與鏊同列每呼為王鏊鏊恃與林甫善漸不平之五載慎矜遷戶部侍郎中丞使如故林甫見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鏊於慎矜有間又誘而唱之鏊乃伺其隙以陷之明年慎矜父家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使身種稷稷而林甫中厥之又言天殺之敬忠曰勿殺之可市牛十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婢人貴如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婢惠留宮中錢

相慎矜奪鏊職田背詈鏊詆其母氏鏊不堪其辱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事數稱引慎矜語然曰爾親耶母相往來鏊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慢侮慎矜怒慎矜性疏快素昵於鏊嘗語識書於鏊又與還俗僧史敬忠游處敬忠有學業鏊於林甫構成其罪云慎矜是隋家子孫心規克復隋室故畜異書與凶人來往而說國家休咎時天寶六載十一月元宗在華清宮林甫令人發之元宗震怒繫之於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隱之新書大理卿李道邃少卿楊琦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鞠之又使京兆士曹吉温往東京收慎矜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等雜訊之又令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楊慎矜

温於汝州捕史敬忠獲之便赴行在所先令盧鉉收太府少卿張瑄於會昌驛繫而推之瑄不肯答辯鉉百端拷訊不得乃令不良枷瑄以手力排其足以木按其足問檄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絕眼鼻皆血出謂之驢駒拔擷瑄竟不肯答又使鉉與御史崔器入城搜慎矜宅無所得拷其小妻韓珠團乃在豎櫃上作一闕函盛識書等鉉於袖中出而納之詎以示慎矜慎矜曰他日不見今乃來是命也吾死矣及温以敬忠至戲水驛東十餘里使証說之若至温湯即求首陳不可得矣去温湯十餘里敬忠乞紙筆於桑樹下具吐之

比見慎矜敬忠證之慎矜皆引實二十五日詔楊慎矜
 慎餘慎名並賜自盡史敬忠決重杖一百鮮于賁范滔
 並決重杖配流遠郡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湊決
 杖配流義陽郡司馬嗣統王巨與敬忠相識解官於南
 賓郡安置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長流嶺南臨封郡亦
 死於流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莊宅官收以男女配流
 嶺南諸郡其張瑄万俟承暉鮮于賁等準此配流乃使
 監察御史顏真卿送敕至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慎
 名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敕示之慎名見慎矜賜自盡
 初尚撫膺及聞慎餘及身皆爾遂止及宣敕了慎名曰
 今奉聖恩不敢稽留暑刻但以寡姊老年請作數行書
 以別之寓揖真卿真卿許之慎名神色不變入房中作
 書曰拙於謀運不能靜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年孤
 幾何以堪此書後入數條事又宅中作一板池中魚
 一皆放之遂縊而死監察御史平列齋敕至大理寺慎
 餘聞死合掌指天而縊初慎矜至温湯正食忽見一鬼
 物長丈餘朱衣冠憤立於門扇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
 以熱羹投之乃滅無何下獄死兄弟甚友愛事寡姊如
 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愛客喜飲籍甚於時慎名嘗覽
 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
 矣何不使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寶應初慎矜王珣
 王珣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為時名將生珣舊
 書王方翼傳作珣珣珣珣開元初並歷中書舍人珣
 兵部侍郎祕書監珣即珣之孽子開元十年為鄆縣尉
 京兆尹稻田判官二十四年再遷監察御史二十九年
 累除戶部員外郎常兼御史天寶二年充京和市和糴
 使遷戶部郎中三載長安令柳升以賄敗初韓朝宗為
 京兆尹引升為京令朝宗又於終南山下苟家買山
 居欲以避世亂元宗怒敕珣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貶
 為吳興別駕又加珣長春宮使四載加勾戶口色役使
 又遷御史中丞兼充京畿採訪使五載又為京畿關內
 道黜陟使又兼充關內採訪使時右相李林甫怙權用
 事志謀不利於東儲以除不附己者而珣有吏幹倚之
 轉深以為已用既為戶口色役使時有敕給百姓一年
 復餽即奏徵其腳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
 輸納物者有浸漬折估皆下本郡徵納又敕本郡高戶
 為租庸腳土皆破其家產彌年不了恣行割剝以媚於
 時人用嗟怨古制天子六宮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
 有等差唐法沿於周隋如嬪宮官位有尊卑亦隨其品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而給授以供衣服鉛粉之費以奉於宸極元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銀探旨意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資銀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物元宗以為銀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憂起復舊職使如故七載又加檢察內作事遷戶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八載兼充閑廐使及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都支度營田使餘並如故太白山人李渾於金星洞見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元宗令銀入山洞求而得之因上尊號加銀銀青光祿大夫都知

唐書美王銀

五

總監及裁接等使九載五月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並如

故銀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近宅為使院文案堆積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絕於門雖晉公

林甫亦畏避之然銀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自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

名王大俄而銀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銀以事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己親之林甫

子岫為將作監供奉禁中銀子準衛尉少卿亦鬪雞供

奉每詭岫岫常下之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其市中折玉簪為樂既置酒承穆公主親視

其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鄰常於廳事貯錢數百

繩名倡珍饌常有備擬以候準所適又於宅側自有追

歡之所銀與弟戶部郎中錕召術士在海川遊其門問

其相命言有王否海川震懼潛匿不出銀懼洩其事令逐之至馮翊郡得誣以他事杖殺之定安公主男韋會任王府司馬聞之話於私庭乃被侍兒說於傭保者或有憾於會告於銀銀遣賈季鄰收於長安獄入夜緝之明辰載屍還其家會皇堂外甥同產兄王繇尚承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十載封太原縣公又兼殿中監十一載四月錕與故鴻臚少卿邢瑀子緯情密累年緯潛構逆謀引右龍武軍萬騎刻取十一月殺龍武將軍因燒諸城門及市分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陳希烈等先期二日事發元宗臨朝召銀上於玉案前

唐書美王銀

六

過狀與銀銀好奔基緯善奔銀因錕與之交故至是意

錕在緯處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賊官捕之萬年

尉薛榮先長安尉賈季鄰等捕之逢錕於化度寺門季

鄰為銀所引用為赤尉錕謂之曰我與邢緯故舊緯今

反恐事急妄相引請足下勿受其言榮先等至緯門緯

等十餘人持弓刃突出榮先等遂與格戰季鄰以錕語

白銀銀謂之曰我弟何得與之有謀乎銀與國忠共討

逐緯緯下人曰勿損大夫下人國忠為劍南節度使有

隨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臾驟騎大將軍

內侍高力士領飛龍小兒甲騎四百人討之緯為亂兵

所斬擒其黨善射人韋瑤等以獻國忠以白元宗元宗以鑄委任深必不與之知情鑄與錐別生嫉其富貴故欲陷鑄耳遂特原錐不問然意欲鑄請罪之上密令國忠諷之國忠不敢洩上意諷鑄曰且主上眷大夫深今日大夫須割慈存門戶但抗疏請罪郎中郎中亦未必至極刑大夫必存何如併命鑄俛首久曰小弟先人餘愛平昔頗有處分義不欲捨之而謀存乃進狀十二日鑄入朝左相陳希烈言語侵之鑄恨之憤訴言氣頗高鑄朝迴於中書侍郎廳修表令人進狀門司已不納矣須臾敕希烈推之鑄以表示宰相林甫曰大夫後之矣

唐書王錡

七

遂不許傲錐至國忠問大夫知否錐未及應侍御史裴冕悉錐引之冕叱錐曰足下為臣不忠為弟不義聖上以大夫之故以足下為戶部郎中又加五品恩亦厚矣大夫豈知縉事乎國忠愕然謂錐曰實知即不可隱不知亦不可妄引錐方曰七兄不知季鄰證其罪及日暮奏之錐決杖死於朝堂賜鑄自盡於三衛厨明日移於資聖寺廊下裴冕言於國忠令歸宅權斂之又請令妻女送墓所國忠義而許之令鑄判官齊奇營護之籍第舍數日不能偏至以寶劍為并幹引泉激雷號自雨亭其奢侈類如此男準除名長流嶺南承化郡偁長流珠崖郡至故驛殺之妻薛氏及在

室女並流鑄兄錫見諸弟貴盛不肯仕錫強之為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初鑄與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楊慎矜親且情厚頗為汲引及貴盛爭權鑄附於李林甫為所誘陷慎矜家經五年而鑄至赤族豈天道歟盧鉞者本以御史事韋瑤為判官善張瑄及按慎矜則誣瑄死至鑄得罪方為閔廐判官安日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盧江長史他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史臣曰夫奸佞之輩惟事悅人聚斂之臣無非害物賈禍招怨敗國喪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已降亦心緣利動言為甘聞志雖慕於聖明情不勝於嗜欲徒有賢佐無如之何所以禮經戒其勿蓄宇文融韋堅楊

唐書王錡

七

慎矜王錡皆開元之倖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權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莫敢違張說李林甫手握大權承主恩顧尚遭凌擯以身下之他人即可知也然天道惡盈器滿則覆終雖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宋璟裴耀卿許景先獲居重任因融薦之此亦有鳳之一毛也元宗以聖哲之姿處高明之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後之帝王得不深鑑贊曰財能域人聚則民散如何帝王志求餘羨融堅矜鑄因利乘便以微寵榮宜招後患

新書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

食故議取隱戶刑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
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未
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
以本外奉軍與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章堅
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資刻進利天下益歲進羨
縉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流亡日多
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赫然天下流亡日多
於前有所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
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
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歟怨基亡
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饑國忠後
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六

王鉷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七

列傳五十七

李林甫

楊國忠

張暉

王琚

王毛仲

李守德

陳元禮

李林甫高祖從父弟長平王叔良之曾孫叔良生孝斌
官至原州長史孝斌生思誨官至揚府參軍思誨卽林
甫之父也林甫善音律初爲千牛直長其舅楚國公姜
皎深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乾曜
姪孫光乘姜皎妹婿乾曜與之親乾曜之男潔白其父
曰李林甫求爲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七

李林甫

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累
遷國子司業十四年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
拜御史中丞歷刑吏二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
一曰坐王所屬放冬集時武惠妃愛傾後宮二子壽王
一曰坐王所屬放冬集時武惠妃愛傾後宮二子壽王
盛王以母愛特見寵異太子瑛益疏薄林甫多與中貴
人善乃因中官于惠妃云願保護壽王惠妃德之初侍
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畧與林甫私中官高
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
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元宗使中書令蕭嵩釋相嵩
久之以右丞韓休對元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

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為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元宗眷遇益深二十三年以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為侍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加銀青光祿大夫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為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所養下士盡至榮寵尋歷戶兵二尚書知政事如故尋又以太子瑛鄂王瑋光王

李林甫

据皆以母失愛而有怨言駙馬都尉楊洄白惠妃元宗怒謀於宰臣將罪之九齡曰陛下三簡成人兒不可得太子國本長在宮中受陛下義方人未見過陛下奈何以喜怒間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元宗不悅林甫惘然而退初無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官車駕往幸何所待時朔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在鎮有政能元宗加實封九齡又奏曰邊將訓兵秣馬儲蓄軍實常務耳陛下賞之可也欲賜實賦恐未得宜惟聖慮思之帝默然林甫以其言告

仙客仙客翼日見上泣讓官爵元宗欲行實封之命兼為尚書九齡執奏如初帝變色曰事總由卿九齡頓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盡言違忤聖情合當萬死元宗曰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闕九齡對曰臣荒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識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元宗滋不悅九齡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時元琰坐賊詔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元宗察之謂九齡曰

李林甫

王元琰不無賊罪嚴挺之囑託所由輩有顏面九齡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元宗曰卿不知雖離之亦卻有私元宗籍前事以九齡有黨與裴耀卿俱罷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磨折趨而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悲而卿為戰栗出挺之為洛州刺史元琰流於嶺外即日林甫代九齡為中書令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拜牛仙客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事監察御史周子諒言仙客非宰相器元宗怒而殺之林甫言子諒本九齡引用乃貶九齡為荊州長史元宗終用林甫之

言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為庶人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鏞長流灤州死於故驛人謂之三庶聞者寃之其月佞媚者言有烏鵲巢於大理獄戶天下幾致刑措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元宗推功元輔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其冬惠妃病三庶人為崇而薨儲宮虛位元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壽王年已成長儲位攸宜元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長當守器東宮乃立為皇太子自是林甫懼巧求陰事以傾太子林甫既秉樞衡兼領隴右河西節度又加吏部尚書天寶改易官名為右相停知節度事加光祿大夫遷尚書

唐書卷之李林甫

四

左僕射六載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三百戶而恩渥彌深凡御府膳羞遠方珍味中人宣賜道路相望百官適之輕率嘗與林甫同論時政多失大體由是主恩益疎以至罷免適之子嘗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黃門侍郎陳希烈性便佞嘗曲事林甫適之既罷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典樞衡天下威權並歸於己台司機務希烈不敢參議但唯諾而已每有奏請必先賂遺左右伺察上旨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倦於萬幾恒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絕逆耳之言

恣行宴樂在席無別不以為恥由林甫之贊成也諫官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繼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於都邑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宰相用事之盛開元已來未有其比然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恒度而耽寵固權封已自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傷之

唐書卷之李林甫

五

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綯按絕道去帝愛其醜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綯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綯懼從之因出為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綯由是廢初韋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圖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遊與堅相見慎矜知之奏上上大怒以為不軌黜堅免太子妃韋氏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堅昵狎及裴寬韓朝宗並曲附適之上以為然賜堅自盡裴韓皆坐之斥逐後楊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為御史中丞託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誣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族其家楊國忠以椒房之親出入中禁奏請

多允乃擢在臺省令按刑獄會皇太子良娣杜氏父有鄰與子婿柳勣不叶勣飛書告有鄰不法引李邕為證詔王鉷與國忠按問鉷與國忠附會林甫奏之於是賜有鄰自盡出良娣為庶人李邕裴敦復杖黨數人並坐極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類也林甫有堂如偃月號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為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遊後園見董重者跪泣曰大人居位久荆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林甫自以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

始謀不佐皇太子慮為後患故屢起大獄以危之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納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賴太子重慎無過流言不破國乎帝頗感曰朕徐思之

唐書卷之六

六

唐書卷之六

七

入林甫嘗令濟陽別駕魏林告隴右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林往任朔州刺史忠嗣時為山東節度自云與忠王同養宮中情意相得欲擁兵以佐太子元宗聞之曰我兒在內何路與外人交通此妄也然忠嗣亦左授漢陽太守八載咸寧太守趙奉章新書告林甫罪狀二十餘條告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逮捕以為妖言重杖決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十載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俄兼單于副大都護十一載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叛讓節度舉安思順自代國家武德貞觀已來蕃將如阿史那社余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畧亦不專委大將之任多

以重臣領使以制之開元中張嘉貞王峻張說蕭嵩杜暹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帝以為然乃用思順代林甫領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專任大將林甫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相由然而祿山竟為亂階由專得大將之任故也林甫恃其早達輿馬被服頗極鮮華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闕茸者代為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迴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

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聲之慶客視之掩口初楊國忠登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位至中司權傾朝列林甫始惡之時國忠兼領劔南節度會南蠻寇邊林甫請國忠赴鎮帝雖依奏然待國忠方渥有詩送行句未言入相之意又曰卿止到蜀郡處置軍事屈指待卿林甫心尤不悅林甫時已寢疾其年十月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赦林甫出於庭中上登降聖閣遙視舉紅巾招慰之林甫不能與使人代拜於席翼曰國忠自蜀還

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垂涕託以後事尋卒贈太尉揚
州大都督給班劍西園祕器諸子以吉儀護柩還京師
發喪於平康坊之第林甫晚年溺於聲妓姬侍盈房自
以結怨於人常憂刺客竊發重扇複壁絡板磬石一夕
屢徙雖家人不之知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謹威
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騎驎先
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有子
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岫為將作監岫為司儲郎中岫
為太常少卿子瑁張博濟為鴻臚少卿博濟亦檢簿自
部有考堂天下歲會計處博濟廢為員外郎中歷事壯
偉華故供擬豐侈至千品別取都木監地為考堂擅費
諸州籍帳錢不鄭平為戶部員外郎杜位為右補闕齊
貴有司不敢言

唐書卷七

李林甫

宣為諫議大夫元搆為京兆府戶曹初林甫嘗夢一白
皙多鬚長丈夫逼已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狀類
裴寬寬謀代我故也時寬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故
因李適之黨斥逐之是時楊國忠始為金吾曹參軍
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其形狀亦類寬焉
國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誣奏林甫與蕃將阿布思同構
逆謀誘林甫親族間素不悅者為之證詔奪林甫官爵
廢為庶人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祿
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婿楊齊宣懼妄言林甫厭祝上
國忠劾其奸帝怒詔林甫淫視厭勝結叛虜圖危宗社
悉奪官爵斷棺別取含珠金岫岫諸子並謫於嶺表林
紫更以小樽用庶人禮葬之

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
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
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為冤帝
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辨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
命宰相輒啟聞及房琯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
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
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
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然不應至德中兩
京平大赦唯祿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
復瑛時嘗鑲玉為元皇帝及元宗肅宗像於太清宮
管不利先帝宗廟幾危奈何留像至今有詔瘞宮中廣
明初盧攜為大清宮使發地得其像瘞送京兆毀之云
楊國忠本名釗史中丞時帝為改今名蒲州永樂人
也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即

唐書卷七

楊國忠

國忠之舅也國忠無學術拘檢能飲酒蒲博無行為宗
黨所鄙乃發憤從軍事蜀帥以屯優當遷益州長史張
寬新書惡其為人因事答之竟以屯優授新都尉罷去
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元政死蜀州國忠護
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其資至成都擢
補一日費輒盡乃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
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問楊氏新
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為與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
國忠見幹貌頗峻口辨給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貢
長安將行告曰鄂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
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號
為兼瓊譽而忠多分賂宜淫不止時諸楊日稍遷金吾衛
兵曹參軍判官太真如即國忠從姐妹也天寶初太真
有寵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國忠為賓佐兼瓊入為

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既而
主簿簿計算鉤畫分銖不悞帝悅曰度支郎才也既而
擢授監察御史去就輕率驟履清貴朝士指目嗤之時
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倚摭陰事以傾之侍御史楊
慎矜承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
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為黨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
吉溫舞文巧詆為國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堅獄堅及太
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痛繩其罪以樹威權
於京城別置推院自是連歲大獄追捕擠陷誅夷者數
百家皆國忠發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
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

唐書卷七 易國忠

十

國忠乘而為邪得以肆意上春秋高意有所愛惡國忠
探知其情動契所欲驟遷檢校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
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內中市買召募劍南健兒
等使以稱職遷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領十五餘使轉給
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時海內豐穰州縣粟帛
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致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
輕齋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
充天子是歲貴妃姊虢國韓國秦國三夫人同日拜命
兄鈺拜鴻臚卿八載元宗召公卿百僚觀左藏庫喜其
貨幣山積面賜國忠金紫兼權太府卿事國忠既專錢
穀之任出入禁中日加親幸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引王

鑄為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既帝意不迴慎矜
稍避事防患因與鑄有隙鑄乃附國忠奏誣慎矜誅其
昆仲繇是權傾內外公卿惕息吉溫為國忠陳移奪執
政之策國忠用其謀尋兼兵部侍郎京兆尹蕭吳御史
中丞宋渾皆林甫所親善國忠皆誣奏譴逐林甫不能
救王鑄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寵侔於國忠而位望
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已分權會邢絳事泄乃陷鑄兄弟
誅之因代鑄為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乃窮竟
邢絳獄令引林甫交私鑄錒與阿布思事狀而陳希烈
哥舒翰附會國忠證成其狀上由是疏薄林甫南蠻質

唐書卷七 楊國忠

七

子閣羅鳳亡歸不獲帝怒甚欲討之國忠薦閬州人鮮
于仲通為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新書討南蠻與羅
鳳戰於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使
衣領 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益部十載國忠權知
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仍薦
仲通代已為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
討南蠻宓渡瀘水為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
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
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
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

萬眾棄之死地隻輪不還人銜冤毒無敢言者舊勳戶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闕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遂遣宋昱卿昂章儀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名貧弱者密縛置室國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
忠尋兼山南西道採訪使開幕府引資華張漸宋昱卿帝再幸左藏庫班資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殿中侍御史屬吏率以鳳凰優得調為鳳凰門進仲犀殿中侍御史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十一載南蠻侵蜀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亦奏遣之將辭兩泣懇陳必為林甫所排帝憐之不數月召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汗破會林甫卒遂代為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崇太清太微宮使判度支劍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等使並如故國忠本性疏躁強力有口辯既以便佞得宰相剖決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聳懼嘗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皆前伺國忠意乃敢啟子暗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問暗當黜珣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為鼠輩所賣珣即致暗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叱進官不故事宰相居台輔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務威權出入騎從簡易自林甫承恩顧年深每出車騎滿街節將侍郎有所關白皆趨走辟易有同案吏舊例宰相午後六刻始出歸第林甫奏太平無事以已時還第機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務填委皆決於私家主書吳珣持籍就左相陳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都無可否國忠代之亦如前政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吏賄賂公行國忠既以宰臣典選奏請銓日便定留放不用長名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尚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先天已前諸司官知政事午後歸本司決事兵部尚書侍郎亦分銓注擬開元已後宰臣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官員集百僚於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格差謬無復倫序明年注擬又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垂簾觀之笑語之聲朗聞於外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事中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給事中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噱其所說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人竇華侍御史鄭昂諷選人鄭昂於省門立碑以頌國忠銓綜之能諷通易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稱運甲第土木被締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
 無復禮度有時與虢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為諧諢
 衢路觀之無不駭歎元宗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
 冬還宮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奈
 國熒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宴樂每扈從
 驪山五家合隊國忠以劔南幢節引於前出有餞路還
 有軟腳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閣侍歌兒相望於道進封
 衛國公封魏國公固食實封三百戶俄拜司空時安祿
 書右僕射帝恐國忠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
 不悅故冊拜司空忠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

唐書三 楊國忠 古

之狀上不之信是時祿山已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
 圖逆節動未有名伺上千秋萬歲之後方圖叛換及見
 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已祿山遙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
 部侍郎吉温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
 廷動靜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圍捕其宅
 覘京兆尹李得李超安岱李方來等使侍御史鄭昂縊
 殺於御史臺又奏貶吉温於合浦以激怒祿山祿山上
 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幸其搖動內以取信於
 於覘貶零陵太守以恩祿山意幸其搖動內以取信於
 上上竟不之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為平章事追入輔政
 盧揚光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視忠曰
 未遣帝置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

祿山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為名既
 范陽歎咤曰忠頭來何遲元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自
 欲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
 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
 貴妃銜士請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以函
 關距京師三百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
 未決慮反圖已欲其速戰自中督促之翰不獲已出關
 及接戰桃林王師奔敗哥舒受擒敗國喪師皆國忠之
 悞惑也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劔南節制乃布置腹
 心於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是口

唐書三 楊國忠 古

南內移仗未央宮國忠見百官鯁咽不自勝監御史
 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豪傑十萬拒守眾以為不可
 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然之十二日凌晨上率龍武將軍陳元
 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
 上出延秋門諸王如主從之不及慮賊奄至令內侍曹
 大仙擊鼓於春明門外又焚芻蕘之積煙火燭天既渡
 渭即令斷便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官吏駭竄無復貴
 賤坐宮門大樹下亭午上猶未食有老父獻麥帝令具
 飯始得食翼日至馬嵬軍士飢而憤怒龍武將軍陳元
 禮懼亂先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
 國忠割剝眊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

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也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徇衛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頰殺之爭噉其肉且盡梟首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案后妃傳魏國未嘗從至蜀此御史大夫魏方進死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左相韋見素傷良久兵解陳元禮等見上謝罪曰國忠撓敗國經構與禍亂使黎元塗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誅忠難未已臣等爲社稷大計請矯制之罪帝曰朕識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覺悟審其詐佞意欲到蜀肆諸市朝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今神明啟卿諧朕夙志將疇爵賞何至言焉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於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嶠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弊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數日乘輿遷幸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國忠子暄咄曉晡爲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尚延和郡主拙爲鴻臚卿尚萬春公主兄弟各立第於親仁里窮極奢侈國忠娶蜀倡裴氏女曰裴柔國忠既死柔與虢國夫人皆自剄死於馬嵬暄下

殺之晡走至陳倉爲追兵所殺國忠之黨翰林學士張漸寶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等憑國忠之勢招來賂遺車馬盈門財貨山積及國忠敗皆坐誅滅其斷喪王室俱一時之冷氣焉

張暉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鄆州刺史暉景龍初爲銅鞮令家本豪富好賓客以弋獵自娛會臨淄王爲潞州別駕暉潛識英姿傾身事之日奉遊處及樂人趙元禮自山東來有女美麗善歌舞王幸之止於暉第生廢太子瑛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內難升爲皇太子召暉拜官門大夫每與諸王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伯陽在太子左右以接歡其年擢拜左臺侍御史數月遷左御史臺中丞先天元年太子卽位帝居武德殿太平公主有異謀廣樹朋黨暉與僕射劉幽求請先爲備太平聞之白於睿宗乃流暉於嶺南峯州幽求謫於嶺外及太平之敗幽求追拜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暉爲大理卿封鄆國公實封三百戶逾月又加權兼雍州長史其年十二月改元開元以雍州爲京兆府長史爲尹暉首遷京兆尹入侍宴私出主都政以爲榮寵之極暉亦有應務才幹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除左羽林大將軍三爲左金吾大將軍又爲殿中監太僕卿二十

年以暉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皆居清列天寶初暉還鄉拜掃特賜錦袍繪綵御賜詩以寵異之乘傳來往敕郡縣供擬暉鬢髮華皓在輿中子弟車馬連接數里衣冠榮之中使中路追賜藥物至襄城月餘詔還京五載薨年九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其後履冰為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棨戟時人美之暉壽考善保終始

王琚懷州河內人也叔父隱客則天朝為鳳閣侍郎琚少孤而聰敏有才畧好元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年二十餘嘗謁駙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歡洽言及刺武三

唐書卷三

七

思事琚義而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為忘年之友及同皎敗琚恐為吏所捕變姓名詣於江都傭書於富商家主人後悟其非傭者以女嫁之資給其財經四五年睿宗登極琚具白主人厚資其行裝乃至長安元宗為太子問游獵草杜乃蕭然蕭然坐久殺牛進酒太子駭異自是每到草杜輒止遇元宗為太子監國為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竊威權太子憂危沙門普潤先與元宗筮克清內難加三品食實封常入太子宫琚見之說以天時人事歷然可觀普潤白元宗元宗異之及琚於吏部選補諸暨主簿於東宮過謝及殿而行徐視高中官曰殿下在簾

下琚曰在外只聞有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有大功於社稷大孝於君親何得有此聲元宗遽召見之琚曰頃韋庶人智識淺短親行弒逆人心盡搖思立李氏殿下誅之為易今社稷已安太平則天之女凶狡無比專思立功朝之大臣多為其用主上以元妹之愛能忍其過賤臣淺識為殿下深憂元宗命之同榻而坐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憂思轉深為臣為子計無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貴於安宗廟定萬人徵之於昔蓋主漢帝之長姊帝幼蓋主共養帝於宮中後與上官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不議及

唐書卷三

七

君上漢主恐危劉氏以大義去之况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儲貳太平雖姑臣妾也何敢議之今劉幽求張說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輔殿下太平之黨必有移奪安危之計不可立談元宗又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鍊藥談諧嘲詠堪與優人比肩元宗益喜與之為友恨相知晚呼為王十一翼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獨琚常預祕計踰月又拜太子舍人尋又兼諫議大夫內供奉又贈其父故下邳丞仲友楚州刺史先天元年七月元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

求張暉並流於嶺外琚見事迫請早為之計二年七月三日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元宗至樓上誅蕭至忠岑羲寶懷貞常元楷李慈李猷賈應等睿宗遂居百福殿十日拜琚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趙國公食實封五百戶皎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戶令問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宋國公實封三百戶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閑廐兼知監牧使

唐書老王琚

三

霍國公實封五百戶守一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員外置同正員進封晉國公實封五百戶琚皎令問並固讓尚書殿中監不上十八日琚皎依舊官各加實封二百戶通前七百戶累日元宗讌於內殿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牀雜綵各一千疋絹一千疋列於庭讌慰終夕載之而歸琚轉見恩顧每延八閣中迄夜方出歸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官亦使尚宮就琚宅問訊琚母時菓珍味賚之助其甘旨琚在帷幄之側常參聞大政時人謂之內宰相無有比者又贈其父魏州刺史或有上說於元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譎詭縱橫之士可與履危不

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之士元宗乃疏之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十二月改年號為開元又改官名與蘇頲同為紫微侍郎二年二月迴未及京便除澤州刺史削封歷衡郴滑虢沔夔許潤九州刺史又復其封二十年丁母憂二十二年起復右庶子兼雋州刺史又改同蒲通鄧蔡五州刺史天寶後又為廣平鄴郡二太守性豪侈著勳中朝又實食封典十五州賞受饋遺下檐帳設皆數千貫元宗念舊常優容之侍兒二十人皆居寶帳家累三百餘口作造不遵於法式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會豪連榻飲譔或擄

唐書老王琚

三

捕藏鉤以為樂每移一州車馬填路數里不絕攜妓從禽恣為歡賞垂四十年矣時李邕王弼與琚皆年齒尊高久在外郡書疏尺題來往有譴謫留落之句右相林甫以琚等負材使氣陰議除之五載正月琚果為林甫構成其罪貶琚江華郡員外司馬削階封至任未幾林甫使羅希奭重按之希奭排馬牒至琚懼仰藥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縊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憐之始琚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諸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王毛仲本高麗人也父游擊將軍職事求婁犯事沒官

生毛仲因隸於元宗性識明悟元宗爲臨淄王常伏事左右及出兼潞州別駕又見李宜德趨捷善騎射爲人蒼頭以錢五萬買之景龍三年冬元宗還長安以二人挾弓矢爲翼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羈著畫獸文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分隸左右羽林營孝和謂之萬騎亦置使以領之元宗在藩邸時常接其豪俊者或賜飲食財帛以此盡歸心焉毛仲亦悟元宗旨待之甚謹元宗益憐其敏惠及四年六月中宗遇弒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

唐書卷之七十五 王毛仲

三

軍令押千騎營榜捶以取威其營長葛福順陳元禮等相與見元宗訴寃會元宗已與劉幽求麻嗣宗薛崇簡等謀舉大計相顧益歡令幽求諷之皆願決死從命及二十日夜元宗入苑中宜德從焉毛仲避之不入乙夜福順等至元宗曰與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貴在於俄頃何以取信福順等請號而行斯須斬韋播韋璿高嵩等頭來元宗舉火視之又召鍾紹京領總監丁匠刀鋸百人至因斬關而入后及安樂公主等皆爲亂兵所殺其夜少帝以元宗著大勲進封平王以紹京幽求知政事署詔敕崇簡嗣宗及福順宜德功大者爲將軍

次者爲中郎將其時梓宮在殯舉城縞素及明元宗引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緋持滿鐵騎而出傾城聚觀歡慰其犯逆者盡曝屍於城外毛仲數日而歸元宗不責又超授將軍及元宗爲皇太子監國因奏改左右萬騎左右營爲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爲北門四軍以福順等爲將軍以押之龍武官盡功臣受錫賚號爲唐元功臣長安良家子避征徭納資以求隸於其中遂每軍至數千人毛仲專知東宮馳馬鷹狗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將軍階三品矣及先天二年七月毛仲預誅蕭岑等功授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兼知監牧使

唐書卷之七十五 王毛仲

三

進封霍國公實封五百戶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權貴兩營萬騎功臣閑廐官吏皆懼其威人不敢犯苑中營田草萊常收率皆豐溢元宗以爲能開元十四年贈其父秦州刺史毛仲雖有賜莊宅奴婢馳馬錢帛不可勝紀常於閑廐側內宅住每入侍謙賞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元宗或時不見則悄然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氏又爲國夫人每入內朝謁二夫人同承賜賚生男孩稚已授五品與皇太子同遊故中官楊思勗高力士等常避畏之七年進位特進行太僕卿餘並如故九年持節充

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仍以左領軍大總管王峻與天
兵軍節度張說東與幽州節度裴仙先等計會毛仲部
統嚴整羣牧孳息遂數倍其初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
倍時尚麥苗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
畜售絹八萬募嚴道棘僅千口為牧圍芻粟之類不敢
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
馬數萬匹從每色為一隊望如雲錦元宗益喜於岳下
以宰相源乾曜張說加左右丞相毛仲加開府儀同三
司自元宗先天正位後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
毛仲十五年間四人至開府又敕張說為監牧頌以美
之十七年從朝五陵又贈毛仲父益州大都督毛仲益

唐書卷之五十七 王毛仲

五

驕嘗求為兵部尚書元宗不悅毛仲怏怏見於詞色又
福順子娶毛仲女宜德唐地文等數十人皆與毛仲善
倚之多為不法中官等妬其全盛逾已專發其罪尤倨
慢之中官高品者毛仲視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
則挫辱如已之僮僕力士輩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妻
產嘗借苑中亭子納涼元宗借之嘗生子帝命力士就
賜仍授子五品官還
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厚三
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為意今以嬰兒顧云云
中官構之彌甚曰北門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
必起大患後毛仲索甲仗於太原軍器監時嚴挺之為
少尹奏之元宗恐其黨震懼為亂乃隱其實狀詔曰開

府儀同三司兼殿中監霍國公內外閑廐監牧都使王
毛仲是惟微細非有功績擢自家臣升於朝位恩寵莫
二委任斯崇無涓塵之益肆驕盈之志往屬艱難遠茲
逃匿念深惟舊義在優容仍荷殊榮茂聞悛悔在公無
竭盡之効居常多怨望之詞迹其深愆合從誅殛恕其
庸昧宜從遠貶可瀆州別駕員外置長任差使馳驛領
送至任勿許東西及判事左領軍大將軍耿國公葛福
順貶壁州員外別駕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貶振
州員外別駕右武衛將軍成紀侯李守德貶嚴州員外
別駕守德本宜德也立功後改名守德嘗遇故主於道
上走避守德命左右

唐書卷之五十七 王毛仲

五

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
蒙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
為郎右威衛將軍王景耀貶黨州員外別駕右威衛將
軍高廣濟貶道州員外別駕毛仲男太子僕守貞貶施
州司戶太子家令守廉貶溪州司戶率更令守慶貶鶴
州司倉左監門長史守道貶涪州參軍連累者數十人
又詔殺毛仲及永州而益之其後中官益盛而陳元禮
以淳樸自檢宿衛官禁志節不衰天寶中元宗在華清
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宅元禮曰未宣敕報臣
天子不可輕去就元宗為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正
月半欲夜遊元禮奏曰官外即是曠野須有備預若欲

夜遊願歸城闕元宗又不能違及安祿山反元禮欲於城中誅楊國忠事不果竟於馬嵬斬之從元宗入巴蜀迴封蔡國公實封三百戶上元元年八月致仕

史臣曰李林甫以諂佞進身位極台輔不懼盈滿蔽主聰明生既唯務陷人死亦為人所陷得非彼蒼假手以示禍淫者乎楊國忠稟性奸回才薄行穢領四十餘使恣弄威權天子莫見其非羣臣由之杜口致祿山叛逆鑿輅播遷梟首覆宗莫救艱步以元宗之睿哲而蔽於二人者蓋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財利誘之迷而不悟也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與夫齊桓任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王毛仲 美

管仲隰朋幸豎刁易牙亦何異哉書曰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佞人殆誠哉是言也張晔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閹孺之流也琚有締構之功過多僭侈死於非罪亦何惜之贊曰天啟亂階甫忠當國蔽主聰明秉心饒惡曠同二王亦承恩澤吁哉僭踰不知紀極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七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八

列傳五十六

元宗諸子 奉天皇帝琮 廢太子瑛

棣王琰 鄂王瑤 靖恭太子琬

光王琚 夏王一 儀王璿

穎王璩 懷王敏 永王璘

壽王瑁 延王玢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瑄 義王玳

陳王珪 豐王珙 恒王瑱

涼王璿 汴王璿

元宗三十子元獻楊皇后生肅宗劉華妃生奉天皇帝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元宗諸子

琮靖恭太子琬儀王璿趙麗妃生廢太子瑛錢妃生棣

王琰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貞順武皇

后生夏悼王一懷哀王敏壽王瑁盛王琦高婕妤生穎

王璩郭順儀生永王璘柳婕妤生延王玢鍾美人生濟

王環盧美人生信王瑄閻才人生義王玳王珪美人陳

王珪陳美人生豐王珙鄭才人生恒王瑱武賢儀生涼

王璿汴哀王璿餘七王早夭

奉天皇帝琮元宗長子也本名嗣直景雲元年九月封

許昌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郟王開元四年正月遷

領安西大都護仍充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十

三年改封慶王仍改名潭十五年遙領涼州都督兼河西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師改名琮二十四年拜司徒天寶元年兼太原牧十一載薨新書十贈靖德太子葬於渭水之南細柳原仍於啟夏門內置廟載誤 祔享焉肅宗元年建寅月九日詔追冊為奉天皇帝妃寶氏為恭應皇后詔曰靖德太子琮親則朕兄睿哲聰明朕昔踐儲極願誠非次君父有命不敢違承言懇讓不克如素宜進 備禮改葬於華清宮諡奉天皇帝妃寶氏為恭應皇后 北齊陵門帝御門哭以過喪以尚書右僕射冀國公裴冕為其使初開元二十五年太子瑛得罪廢令琮養其子及天寶十一載琮薨以瑛子侏為嗣慶王除祕書監

唐書卷五十五 元宗諸王 二

同正員

廢太子瑛元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謙景雲元年九月封真定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郢王開元三年正月立為皇太子十年正月元宗紀八加元服其年元宗紀七元宗又令太子詣國子學行齒胄之禮仍敕右散騎常侍褚无量升筵講論學官及文武百官節級加賜三十年改名鴻十六年詔九品官息女可配納妃薛氏太常禮畢曲赦京城之內侍講潘肅等並加級改職中書令蕭嵩親迎特封徐國公帝種麥苑中瑛諸王侍登亦欲若等知稼穡之難因分賜侍臣曰春秋書無麥禾古所甚重比詔使者闕田畝所對不以實故朕自時以

觀其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瑛瑛母趙麗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元宗在潞州得幸及景雲升儲之後其父元禮兄常奴擢為京職開元初皆至大官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時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瑁母劉才人皆元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明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疏薄惠妃之子壽王瑁鍾愛非諸子所比瑛於內第與鄂光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規利於己日求其短譖於惠妃如泣訴於元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元宗惑其言

唐書卷五十五 元宗諸王 三

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書張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中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將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為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元宗默然事且寢其年駕

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為中書令希惠妃之旨託意於中貴人揚壽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瑁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常構異謀惠妃使人詭名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人視之如言元宗遽召宰相籌之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參知元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為庶人鏞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瑁有六男儼仲倩倖備新書五男無儼慶王琮先無子瑛得罪後元宗遣鞠之天寶中

唐書卷五 元宗諸王

四

儼為新平郡王光祿卿同正員仲為平原郡王宗正卿同正員倖為嗣慶王備太僕卿 倩失傳寶應元年詔雪瑛瑁之罪贈瑛為皇太子瑤瑁復贈為王

棣王琰元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開元二年十二月封為鄆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遙領太原牧太原已北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傅餘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琰天寶元年六月遙領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經畧節度大使先是琰妃韋氏有過琰怒之不敢奏聞乃斥於別室寵二孺人孺人又不相協至十一載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於琰履中以

求媚琰與監院中官有隙中官聞其事密奏於元宗云琰厭魅聖躬元宗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元宗大怒引琰詰責之琰頓首謝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然臣與新婦情義絕者二年於茲臣有二孺人又皆爭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為也惟三哥辯其罪人及推問之竟孺人也元宗猶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下皆為請命囚於鷹狗坊中絕朝請憂懼而死琰妃即少師韋滔女無子琰死後妃得還其父琰男女繁衍至五十五人天寶中封為王者三人新書四人儼為汝南郡王祕書監同正員僞為宜都王衛尉卿同正員僞為濟南

唐書卷五 元宗諸王

五

王光祿卿同正員按順化王僚太僕卿俠國子祭酒仁殿中監優祕書監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即位捨琰罪贈其王位

鄂王瑤元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開元二年十二月封為鄂王十二年改名涓遙領幽州都督河北道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兼幽州都督餘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瑤加開府儀同三司 實封二千戶二十五年得罪廢寶應元年五月追復

靖恭太子琬元宗第六子也初名嗣元開元二年十二月封為鄆王十二年三月改名湜封為榮王十五年授京兆牧又遙領隴右節度大使又詔親巡按隴右選關內河東飛騎五萬防盛

身全書第 19 返反外

秋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琬天寶元

年六月授單于大都護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

陽其月制以琬為征討元帥高仙芝為副令仙芝徵河

隴兵募屯於陝郡以禦之數日琬薨琬素有雅稱風格

秀整時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失望焉

贈靖恭太子葬於見子西原琬諸子尤繁衍男女五十

八人天寶中封為郡王者二新書俯為濟陰王太僕卿

同正員皆為北平王國子祭酒同正員情陳留王原衛尉卿債祕書監

光王琚元宗第八子也開元十三年封為光王十五年

遙領廣州都督五府經畧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琚

儀王濛穎王灃壽王清延王涸盛王沐信王沔義王淮

等十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皇子珪封為陳王澄封為

翌王漣封為恒王滔封為汴王陳王已下四王幼未授

官並置府官僚屬其日光儀等十人同於東宮尚書省

上詔宰臣及文武百僚送儀注甚盛俄除十五王府元

僚並未有府幕同於禮院上亦無精選其時琚兼廣州

都督餘如故琚與鄂王瑋皇子中有學尚才識同居內

宅最相愛狎琚有才力善騎射初封甚善元宗愛之以

母見疏薄嘗有怨言為人所構得罪人用憐之寶應元

年五月追復官爵無子

夏悼王一元宗第九子也母貞順皇后為惠妃見寵一

生而美秀上鍾愛無比名之為一開元五年孩孺而薨

元宗追封諡時車駕在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岑欲官

中舉日見之

儀王璘元宗第十二子也初名濛開元十三年三月封

為儀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

兼河南牧其年改名璘永泰元年二月薨廢朝三日贈

太傅天寶中有子封王者二人先為鍾陵郡王光祿卿

同正員健為廣陵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穎王璿元宗第十三子也讀書有文詞初名灃開元十

三年封穎王十五年遙領安東都護平盧軍節度大使

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璿安祿山反除蜀郡

大都督劔南節度大使楊國忠為之副元宗幸蜀令御

史大夫魏方進充置頓使先移牒至蜀託以穎王之藩

令設儲供元宗至馬嵬方進被殺乃令璿先赴本郡以

蜀郡長史崔圓為副璿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綵

綠席為藉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奈何踐之命撤去璿

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贇進說曰王

帝子也且為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

何所瞻請建大槩蒙之油囊為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
威眾璈笑曰但為真王何用假旌節乎將至成都崔固
逐之拜於馬前璈不止之固頗怒元宗至璈視事兩月
人甚安之為固所奏罷居內宅後令宣慰肅宗於彭原
遂從歸京師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轍朝三日子仲天
寶中封滎陽郡王授衛卿同正員高邑王倪楚國公傳夔國公
懷哀王新書諡思宗元宗紀諡哀當從舊書敏元宗第十五子也幼而豐
秀以母惠妃之寵元宗特加顧念纔睥開元八年二月
薨追封諡權寧於景龍觀天寶十三載改葬京城南以
耐其母敬陵也

唐書元宗諸王 八

承王璘元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順儀劍南節度尚書
虛已之妹初名澤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眠之
少聰敏好學貌陋視物不正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為永
王十五年五月遷領荊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
儀同三司改名璘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
十五載六月元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為山南東
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
大都督餘如故以少府監實昭為副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
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
用鉅億以薛鏐李臺卿章子春劉巨鱗蔡垌新書為謀主因有

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親於蜀璘不從命十二月擄領
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以季廣琛渾惟明高仙
琦為將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傷又勇而
有力馭兵權為左右眩惑遂謀狂悖璘雖有窺江左之
心而未露其事吳郡採訪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
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
王禮絕僚品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
署字漢儀噉素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季廣琛
趣廣陵攻採訪李成式璘進至當塗希言在丹陽令元
景曜閻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吳郡李成式使將李承

唐書元宗諸王 九

慶拒之先是肅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瑤段喬
福招討之中官至廣陵成式括得馬數百匹時河北招
討判官司虞郎中李銑在廣陵瑤等結銑為兄弟求之
將兵銑麾下騎一百八十人遂率所領屯於揚子成
式使判官評事裴莪新書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於瓜
步洲伊婁隸希言將元景曜及成式將李神慶並以其
眾迎降於璘璘又殺丹徒太守閻敬之以徇江左大駭
裴莪至瓜步洲廣張旗幟耀於江津璘與傷登岸望之
竟曰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割臂而盟廣琛知事不與公等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

然使吾等名結叛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以貳於璘是日渾惟明走於

江寧馮季康康謙投於廣陵之白沙廣琛以步卒六千趨廣陵璘使騎追之廣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決戰逃而歸國若逼我我則不擇地而迴戰矣使者返報其夕銃等多燃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為二矣璘軍又以火應之璘懼以官軍悉濟矣遂以兒女及麾下宵遁遲明不見濟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城王驅其衆以奔晉陵宵謀曰王走矣於是江北之軍齊進募敢死士趙侃庫狄岫趙連城等共二十人先鋒遊奕於新豐皆因醉而寐璘聞官軍之至乃使襄

唐書卷六元宗諸王

十

城王高仙琦逆擊之驛騎奔告侃等介馬而出襄城王已隨而至銃等奔救張左右翼擊之射中襄城王首傷軍遂敗高仙琦等四騎與璘南奔至鄱陽郡司馬陶備閉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至餘干及大庾嶺將南投嶺外為江西採訪使皇甫侁下防禦兵所擒因中矢而薨子傷等為亂兵所害肅宗以璘愛弟隱而不言璘未敗時上皇下詔降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侁送妻子至蜀上皇傷悼久之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侁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邪由是不復用薛鏐等皆伏誅子儻為餘姚王慎昌國公儼岫國公儉並國子祭酒壽王瑁元宗第十八子也初名清初瑁母武惠妃開元

元年見幸寵傾後宮頻產夏悼王懷哀王上僊公主皆

端麗穉祿不育及瑁之初生讓帝妃元氏請瑁在於邸中收養妃自乳之名為己子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之事晚於諸王宮中常呼為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為壽王始入宮中十五年遙領益州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瑁二十五年惠妃薨葬以后禮二十九年讓帝薨瑁請制服以報乳養之恩元宗從之大曆十年瑁天寶中有子封為王者二人新三不為濟陽郡王儋為廣陽郡王鴻臚卿同正員儋德陽郡王儋國子祭酒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

唐書卷六元宗諸王

十一

三百戶長公主加五百戶有至六百戶高宗朝以沛英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逾於制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戶聖祿初皇嗣封為相王食封與太平同三千戶長安中壽春王兄弟五人並賜實封三百戶神龍初相府與太平同至五千戶衛王三千戶溫王二千戶成王七百戶壽春王加四百戶通前七百戶嗣雍衡陽臨淄巴陵中山各加二百戶通前五百戶安樂初封二千戶長寧一千五百戶宣城宜安各一千戶相王女為縣主者各三百戶衛王尋升儲位相府增至七千戶太平至五千戶安樂三千戶長寧二千五百戶宣城已

下各二千戶相府太平長寧安樂皆以七千為限雖水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唐隆元年遺制以嗣雍王守禮壽春王成器封為親王各賜實封一千戶開元之後朝恩睦親以寧府最長封至五千五百戶岐薛愛弟著勲五千戶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戶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戶皇妹為公主者食封一千戶中宗女亦同其後皇子封王者賜封二千戶皇女為公主者賜封五百戶咸宜賜湯沐以母惠妃封至一千戶諸皇女為公主者例加至一千戶其封自開元已來皆約以三千為限

唐書元宗諸王 三

延王玠元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洵玠母即尚書右丞柳範孫也最為名家元宗深重之玠亦仁愛有學問開元十三年封為延王十五年遙領安西大都護磧西節度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玠天寶十五載元宗幸蜀玠男女三十六人不忍棄於道路數日不及行在所元宗怒之賴漢中王瑒抗疏救之聽歸於靈武興元元年薨天寶末封子倬彭城郡王祕書監同正員倬平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倬魯國公仇太盛王琦元宗第二十一子也壽王母弟初名沐十三年

三月封為盛王十五年遙領揚州大都督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琦天寶十五載六月元宗幸蜀在路除琦為廣陵大都督仍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支度採訪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副以廣陵長史李成式為副大使兼御史中丞琦竟不行廣德二年四月新書代宗紀在三月薨贈太傅天寶末有子封王者二人償真定郡王太常卿同正員佩封武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徐國公係許國公濟王環元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湓開元十三年三月封濟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其月改名環

唐書元宗諸王 三

天寶末有子封為王者二人僚為永嘉郡王衛尉卿同正員俛為平樂郡王光祿卿同正員信王瑄元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沔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封為信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瑄天寶末有子封為王者二人終為新安郡王太常卿同正員倜為晉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義王玼新書作玼元宗第二十四子也初名璿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封為義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玼案舊本義王以下六王皆作二十三年七月天寶末有子封為王者二人儀為舞陽郡王太僕卿同正

員僂為高密郡王宗正卿同正員

陳王珪元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渙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封為陳王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珪天寶末男女二十一人封為王者二人新書佗為臨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員俊為安陽王殿中監同正員

豐王珙元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澄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封為豐王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珙天寶十五載六月元宗幸蜀至扶風郡授珙武威郡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支度採訪使以隴右太守鄧景山為之副兼武威長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行

唐書元宗諸王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將幸陝州自苑中而出騎從半渡澆水將軍王懷忠遂閉苑門橫截五百餘騎擁十宅諸王西投吐蕃至城西適遇元帥郭子儀懷忠謂子儀曰主上東遷社稷無主萬國顛顛何所瞻仰今僕奉諸王等西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為元帥廢置在手何不行冊立之事乎子儀未及對珙遂越次而言曰令公作何語何不言也行軍司馬王延昌責之曰主上雖蒙塵於外聖德欽明王身為藩翰何乃發狂悖之詞也延昌當奏聞於上子儀又數讓之命軍士領之盡赴行在潼關謁見上不之責珙歸幕次詞又不順

臣恐遂為亂請除之遂賜死天寶中有子二人為王佗

齊安郡王宗正卿同正員佗宜春郡王鴻臚卿同正員恒王瑱元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漣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封為恒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衛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瑱天寶十五載從幸巴蜀不復衣道士衣矣

涼王璿元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縱元宗紀母武賢儀則天時高平王重規女也開元中入宮中號為小武妃二十一年九月封為涼王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璿初貞觀中高宗為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後累年太

唐書元宗諸王

宗憐之不令出閣至立為太子高宗朝睿宗為豫王雖成長亦以則天最小子不令出閣嗣聖篡大位聖厯初封為相王始出閣中宗時以譙王重福失愛出遷外藩衛王重俊為太子又與成王千里等起兵將誅韋后故温王重茂雖年十六七竟亦居中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為大宅分院居為十住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儀穎承延濟蓋舉全數其後盛儀壽陳豐恒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繼大

統天寶中慶棣又歿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於外坊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官人每院四百餘百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約之而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在於崇仁之禮院天寶十五載六月元宗幸蜀儀王已下十三王從至漢中郡遣承王璘出鎮荊州至德二年十月從還京廣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守有儀賴壽延盛濟信義陳恒涼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八 元宗諸王 七

王扈從幸陝州十二月從還上都璿之子天寶中封為王者一人仇瀘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汴哀王璿元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封為汴王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璿以其月薨元宗紀二十四年七月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愛者子抱太子瑛之廢有由然矣璿為元帥不幸遽薨豈天啟亂階何失衆望之速也承王璘父在蜀城兄居靈武不能立忠孝之節為社稷之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為己利不義不昵以災其身書所謂自作孽不可道也豐王珙因緣厄運竊有覬覦不憤

樞機自貽伊咎悲矣
贊曰螽斯之詠樂有子孫用建藩屏以崇本根讒勝瑛廢恩移至尊盜熾琬卒情乖萬民口禍豐珙自災永璘惜乎二盾不如仁人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八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八 元宗諸王 七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九 列傳五十九

韋見素 子諤 孫顥 崔圓

崔渙 子縱 縱孫 從 杜鴻漸

韋見素字會微京兆萬年人父湊開元中太原尹見素
學科登第景龍中解褐相王府參軍歷衛佐河南府倉
曹丁父變服闋起為大理寺丞襲爵彭城郡公坐事出
為坊州司馬入為庫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歷右司兵
部二員外左司兵部二郎中遷諫議大夫天寶五載充
江西山南黔中嶺南等黜陟使觀省風俗彈糾長吏所
至肅然使還拜給事中駁正繩違頗振臺閣舊典尋檢

校尚書工部侍郎改右丞九載遷吏部侍郎加銀青光
祿大夫見素仁恕長者意不忤物及與選累年銓敘平
允人士稱之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
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元宗頗知之聖情不悅天寶十
三載秋霖雨六十餘日京師廬舍垣墉頽毀殆盡凡一
十九坊汗潦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
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用之國
忠以溫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
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
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代陳希烈
見素既為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
猜嫌見素亦無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兇胡犯順不措
一言 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
漢將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防見禍
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且當懸論之既入帝迎論曰
卿等有疑祿山意邪國忠見素趨下流涕且陳祿山反
明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藝
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
每進見未嘗不為帝言之帝不入其語 十五載六月哥
舒翰兵敗桃林潼關不守是月元宗蒼黃出幸莫知所
詣楊國忠以身領劍南旄鉞請幸成都見素與國忠御
史大夫魏方進遇上於延秋門便扈從之咸陽翼日次

馬嵬驛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遜龍武將軍陳元禮懼其
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於皇太子請誅國忠以慰
士心是日元禮等禁軍圍行宮盡誅楊氏見素遁走為
亂兵所傷眾呼曰勿傷韋相識者救之獲免上聞之令
王瑁宣慰賜藥傳瘡魏方進為亂兵所殺是日朝士
獨見素一人是夜宿馬嵬上命見素子京兆府司錄參
軍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凌晨將發六軍將士曰國
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請之河隴或言靈武太原或云
還京議者不一上意在劍南慮違士心無所言諤曰還
京須有捍賊之備今兵馬數少恐非萬全不如且至扶

風徐圖去就上詢於眾眾以為然乃令皇太子後殿上
至扶風郡從駕諸軍各圖去就頗出醜言陳元禮不能
制上聞之憂懼會益州貢春綵十萬疋乃以其綱使深
陽尉劉景溫為監察御史其綵悉陳於廷召六軍將士
等入上謂之曰卿等皆國之功臣勲勞素著朕之優賞
常亦不輕逆胡負恩事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
妻子朕亦不及辭九廟言發涕流又曰朕今須幸蜀蜀
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祇供今有此綵卿等即宜分取
各自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等相隨便與卿等訣別
眾咸俯伏號泣曰死生從陛下上良久曰去住聽卿自

唐書卷九 韋見素

三

便自是醜言方息七月至巴南郡以見素兼左相武部
尚書數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幽國公與一
子五品官是月皇太子即位於靈武道路艱澁音驛未
通八月肅宗使至始知靈武即位尋命見素與宰相房
瑄齋傳國寶玉冊奉使靈武宣傳詔命便行冊禮將行
上皇謂見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與諸子有異朕豈不
知往十三年已有傳位之意屬其歲水旱左右勸朕且
俟豐年爾來便屬祿山構逆方隅震擾未遂此心昨發
馬嵬亦有處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頓如釋負勞卿等遠
去勉輔佐之多難興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

社為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見素等悲泣不自勝仍以
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充冊禮使判官時肅宗已
迴幸順化郡九月見素等至冊禮畢從幸彭原郡肅宗
在東宮素聞房瑄名重故虛懷以待以見素常附國忠
禮遇稍薄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
禮遇稍薄者胡也天道論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矣帝
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
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
年正月甲寅祿山其瘞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
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忌也木火之母
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未異還以相克賊
始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
明年至鳳翔三月除左僕射罷知政事以憲部尚書致
仕苗晉卿代為左相初肅宗在鳳翔喪亂之後綱紀未

唐書卷九 韋見素

四

立兵吏三銓簿籍煨燼南曹選人文符悉多偽濫上以
兇醜未滅且示招懷據到注擬一無檢括見素曰臣與
選歲久周知此弊今寔區未復員闕不多若總無條綱
恐難持久上然之未暇釐革及還京選人數千補授無
所喧訴於朝由是行見素之言及房瑄以敗軍左降崔
園崔渙等皆罷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五
月郭子儀遷見素太子太師十一月肅宗自右輔還京
詔見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師肅宗御
樓大赦見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食實
封三百戶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請致仕許之寶應元年

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贈司空新書諡曰忠貞喪事官給
子僇諤益哲

新書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温以激其亂陰儲蜀賞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若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元宗不悟仍相之幸矣謂見素為前知果非也

僇諤皆位至給事中諤歷京兆府司祿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元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諫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創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

益終刑部員外郎哲終祕書丞僇子頌

益子顓字周仁生一歲而孤事姊稱為恭孝性嗜學尤

唐書元韋見素

精陰陽象緯經畧風俗之書善持論有清譽少以門蔭

補千牛備身自鄆縣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

尚書郎累遷給事中尚書左丞戶部侍郎中丞吏部侍郎

郎其在諫垣與李約李正辭迭申禪讓頗迴大政宰相

裴均李絳崔羣韋貫之蕭俛輩多與友善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嘗曰

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遊其門以是稱有

時望長慶初為大理少卿累遷給事中敬宗及李逢吉並授御史中丞為戶部侍郎徙吏部

焉湖黨以專政柄而顓附麗之跡尤密頗為時人所譏

然處身儉約有足多者著易蘊解推演潛亢終始之義

甚有與旨寶曆元年七月卒贈禮部尚書

崔圓字有裕清河東武城人也後魏左僕射亮之後世統人

父景暉官至大理評事圓少孤貧志尚閑博好讀兵書

有經濟宇宙之心開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

甲科授執戟自負文藝獲武職頗不得意蕭吳為京兆

尹薦為會昌丞累遷司勳員外郎宰臣楊國忠造制劍

南節度使引圓佐理乃奏授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

左司馬知節度留後天寶末元宗幸蜀郡特遷蜀郡大

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圓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

探國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

備什器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上腹殺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及乘輿至

唐書元崔圓

六

殿宇牙帳咸如宿設元宗甚嗟賞之即日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劍南節度餘如故肅宗即位元宗

命圓同與房琯韋見素並赴肅宗行在所元宗親製遺

愛碑於蜀以寵之從肅宗還京以功拜中書令封趙國

公賜實封五百戶明年罷知政事遷太子少師留守東

都會官軍不利於相州軍迴過洛陽所在剽掠圓棄城

南奔襄陽詔削除階封尋起為濟王傅李光弼用為懷

州刺史除太子詹事改汾州刺史皆以理行稱拜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加檢校右僕射兼御

史大夫轉檢校左僕射知省事大曆三年六月薨年六

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

崔渙祖元暉神龍功臣封博陵郡王父璩文學知名位

至禮部侍郎渙少以士行聞博綜經籍尤善談論

喪毀辟如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選調於

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楊武彞尊銘謂

以子精廟器累遷尚書司門員外郎天寶末楊國忠出

不附已者渙出為劍州刺史天寶十五載七月元宗幸

蜀渙迎謁於路抗詞忠懇皆究理體元宗嘉之以為得

渙晚宰臣房瑄又薦之即日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扈從成都府肅宗靈武即位八月與左相韋見

素同平章事房瑄崔圓同齋冊赴行在時未復京師舉

選路絕詔渙充江淮宣諭選補使以收遺逸感於聽受

為下吏所嚮濫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乃罷知政事除

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旋授正議

大夫太子賓客乾元三年正月轉大理卿再遷吏部侍郎

郎檢校工部尚書集賢院待制性尚簡澹不交世務頗

為時望所歸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盤結

或為代末固嚴雖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

為時望所歸遷御史大夫

料渙為屬吏希中以下估為使料上估為百司料為皇

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尚書左訊渙無詞以

對坐是貶道州刺史大厯三年十二月壬寅以疾終贈

子太傅諡曰元

子縱初以蔭補協律郎三遷為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

臺省除藍田令寬明勤幹德化大行縣人為之立碑頌

德轉京兆府司錄累遷金部員外郎以父貶道州刺史

棄官就養丁父憂終制六遷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淳西

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田悅連敗走魏州嬰城自守諸

道兵圍之屢乏食詔縱兼魏州四節度糧料使軍儲稍

給德宗幸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

懷光勸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斂軍財與懷光俱來

調給俱備懷光兵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將遷延縱之

貨幣先已渡河縱謂眾曰若濟悉以分賜眾利之乃西

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

奏懷光剛復反覆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

曰縱素善懷光今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朕可保其

心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嘗議其大體不親細事獄

訴儀制皆付之僚吏自兵興內外官冗濫時議併省縱

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此選集乃據門留人怨望滋

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優敘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

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序貞元元年親祠南郊為大禮

使屬兵旱之後賦入尙少縱裁定文物儉而中禮無何
萬年丞源遼爲京兆尹李齊運所抑挫至死縱劾奏不
行數月除吏部侍郎尋檢校禮部尙書東畿唐汝鄧都
觀察使河南尹是時兵革甫定民耗六七縱悉心求瘼
爲理簡易先是戍邊之師由洛陽者儲餼取辦於編戶
縱始官備不徵於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發斂以絕
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閭都中灌溉濟不逮爲
十一二人甚安之徵拜太常卿封常山貞元七年六月
卒官年六十二諡曰忠贈吏部尙書縱孝悌修德自立
以父爲元載排抑居退十餘年左官外府訖載得罪不

唐書元載崔

九

求聞達初渙有寵妾鄭氏縱以母事之鄭氏性剛戾待
縱不以理雖爲大僚每加笞詬縱率妻子候顏敬順不
懈時以爲難縱孫燭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
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散騎常侍再爲河南尹
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亂蓋其貴不
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
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卽陰以百金
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他年徐州平可
久困甚丐衣食歸問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
吏自言乾夫厚食歸問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
歎遂失明竭之來可久陳寃得再訴復收吏掩乾夫
并前獄史下獄悉發味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
濫獄決而審部民相語歌舞于道徒陝虢觀察使軍亂
司馬卒
杜鴻漸字之故相暹之族子祖慎行益州長史父鳴舉

官至王友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
國游政上賦以鴻漸敏悟好學舉進士解褐延王府參
風終安州刺史鴻漸敏悟好學舉進士解褐延王府參
軍天寶末累遷大理司直安思順表爲朔方留後支度
副使肅宗北幸至平涼未知所適越豐安鴻漸與六
城水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
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今胡羯亂常二京陷沒主上南
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涼散地非聚兵之
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間西收河
隴迴紇方強與國通好北徵勁騎南集諸城大兵一舉
可復二京雪社稷之恥上報明主下安蒼生亦臣子之

唐書元載杜鴻漸

十一

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卽日草牋具陳兵馬招集之
勢錄軍資器械倉儲庫物之數令李涵齎赴平涼肅宗
大悅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白草頓迎謁因勞請
使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處今迴
紇請和吐蕃內附天下郡邑人皆堅守以待制命其中
雖爲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理軍戎長驅一舉
則逆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太子喜曰靈武吾之及至
靈武鴻漸與裴冕等勸卽皇帝位以歸中外之望五昔
大上表乃從鴻漸素習帝王陳布之儀君臣朝見之禮
遂採撫舊儀編繅其事城南設壇遣先一日具儀注草

奏肅宗曰聖君在遠寇逆未平宜罷壇場餘可其奏肅

宗即位授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尋轉武部侍郎至

德二載兼御史大夫為河西節度使涼州都督兩京平

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軍趙元

張嘉延盜所管兵據襄州城叛刺史王政遁走趙元偽

王嘉延南襲荆州鴻漸聞之弃城而遁趙元偽期陝歸等州

聞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竄山谷高州刺史歲餘徵拜

尚書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禮儀使二聖夢鴻漸

監護儀制山陵畢加光祿大夫封衛國公又建官

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姻齒簿非於國因荒殺體今

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廣德二年代宗

將享郊廟拜鴻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

中書侍郎承泰元年十月劍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節

度使郭英又據成都自稱留後邛州衙將栢貞節瀘州

衙將楊子琳劍州衙將李昌夔等與兵討旰西蜀大亂

明年二月命鴻漸以宰相兼充山劍副元帥劍南西川

節度使以平蜀亂鴻漸心無遠圖志氣怯懦又酷好浮

圖道不喜軍戎既至成都懼旰雄武不復問罪先許以

見禮遇之不敢加譴責反委以政乃以劍南節制表讓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於旰時西戎寇邊關中多事鴻漸孤軍陷險兵威不振

代宗不獲已從之仍以旰為劍南西川行軍司馬栢貞

節為邛州刺史楊子琳為瀘州刺史各罷兵尋請入觀

仍表崔旰為西川兵馬留後大厯二年詔以旰為成都

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召鴻漸還京鴻漸仍率旰同入觀

及見帝盛言旰威譽可任宜為留後代宗嘉之復知政

事轉門下侍郎讓山南副元帥三年八月代王縉為東

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平章事如故以

疾上表乞骸骨從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疾甚辭

卒年六贈太尉諡曰文憲輟朝三日賜物五百疋粟五

百石鴻漸晚年樂於退靜私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

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朝

士多屬和之自蜀還食千僧以及休致後病令僧剃頂

髮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為封樹冀類緇流物

議晒之

史臣曰祿山狂悖已顯元宗寵任無疑見素知國危難

廟算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出生入

死善始令終者鮮矣時論以見素取容於國忠無言匡

大政且國忠恃內戚弄重權沮林甫姦蒙取其大位若

見素之孤直豈許取容蓋禍胎已成政柄久紊見素入

相餘年言不從而難作雖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

謂才辯顛儉約雅符積善之慶矣固守文之士非禦侮

之才渙才兼行聞命與時會發言上沃主意遠致顯榮
當官屢為吏欺終及竄逐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縱
忠於國能於官孝於家三者備矣孰能繼之鴻漸有衛
社之功非干城之責時以任崔旰為非則不然矣且旰
南拒貞節北敗獻誠宜以懷來未可力制終致歸國豈
非臧謀向討之即為劇賊矣然事佛微福朋勢取容非
君子之道焉

贊曰元宗失德祿山肆逆見素竭節諸公協力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九

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三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

列傳六十

馮盎 子智戴 族人子猷皆從新書增

阿史那社尒 子道真 叔祖蘇尼失 蘇尼失子

執失思力 從新書增 契苾何力 子明從新書增

黑齒常之 李多祚

論弓仁 從新書增 孫惟貞

李嗣業 白孝德

馮盎 字明 高州良德人也累代為本部大首領 本北燕

係宏不能以國下魏亡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
歸晉宏已滅業留番禹至孫融事梁為羅州刺史子寶
聘越人姓洗氏女為妻遂為首 益少有武畧隋開皇中
領長本郡太守至益三世矣

唐書卷一百六十

一

為宋康令仁壽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請討之
文帝敕左僕射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曰不意蠻夷中
有此人大大可奇也即令盎發江嶺兵擊之賊平授金紫
光祿大夫仍除漢陽太守武德三年廣新二州賊帥高
法澄洗寶徹等並受林士宏節度殺害隋官吏盎率兵
擊破之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自為渠帥
盎趨往擊之兵交盎却兜整大呼曰爾等頗識我否賊
多弃戈肉袒而拜其徒遂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
或有說盎曰自隋季崩離海內騷動今唐雖應運而風
教未浹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克平五嶺二十餘州豈

與趙佗九郡相比今請上南越王之號益曰吾居南越於茲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門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貴如我殆難常恐弗克負荷以墜先業本州衣錦復足餘復何求越王之號非所聞也四年益以南越之眾降高祖以其地為高羅春白崖儋林振等八州仍授益上柱國高羅總管封吳國公尋改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為春州刺史智或東合州刺史徒封益耿國公貞觀初或告益叛益舉兵拒境太宗詔右武衛將軍薛萬徹討之益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劔夷未復大兵之餘疫癘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且益不及未定時畧州縣搖遠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益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薛叔誥論益益遣智戴入侍帝曰微一言賢於十

厚言卒焉益

萬眾時營兵已出欲逐有功遣副將上益可擊狀帝不許罷之貞觀五年益來朝太宗

宴賜甚厚俄而羅寶諸洞獠叛詔令益率部落二萬為

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益持弩語

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

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太宗令智戴還慰省之自

後賞賜不可勝數益奴婢萬餘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

於簿領詰擿姦狀甚得其情二十年卒贈左驍衛大將

軍荊州都督子三十人智戴勇而有謀能撫眾得士死

鏡兵宿衛場帝弒引其下逃歸時嶺嶠路絕智戴轉戰

而前至高源偃帥脅為謀主會益至智戴得與益俱去

後入朝帝勞賜加等長衛尉少卿其善兵指雲問曰

下有賊今可擊手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

擊之勝帝奇其對累遷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督益族人之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朝載金一兩自隨高宗時遣御史許瑾視其貴權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權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景驗訊環至卑辭以結之委罪於猷子猷喜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環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此不得歸環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

本蕃拜為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鐵勒紇骨

同羅等諸部在位十年無所課斂諸首領咸畏而愛之

富貴社尒曰部落既豐於我便足諸首領咸畏而愛之

武德九年延隋迴紇等諸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尒擊

之復為延隋所敗貞觀二年遂率其餘眾保於西偏依

厚言卒阿史那社尒三

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

可汗兄弟爭國與泥孰社尒揚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

破西蕃半有其國得眾十餘萬自稱都布可汗謂其諸

部曰首為背叛破我國者延隋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

大得兵馬不平延隋而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為不孝也

若天命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

留鎮壓若即棄去遠擊延隋只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

社尒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隋於磧北連兵百餘日

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俄設為啞利始可汗社尒部兵

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隋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

舊兵在者纔萬餘人又與西蕃結隙九年新書率眾內

屬拜左騎衛大將軍處其部於靈州歲餘令尙衡陽長公主授

駙馬都尉典屯兵於苑內十四年授行軍總管以平高

昌諸人咸卽受賞社余以未奉詔旨秋毫無所取及降

別救然後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軍還太宗美

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并雜絲千段賜之仍令檢校

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十九年從太宗征遼至駐蹕陣

頻遭流矢拔而又進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盡獲殊勲

師旋兼授鴻臚卿二十一年爲崑邱道行軍大總管與

蒞何力郭孝恪楊宏禮李海岸等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征遼茲明年軍次

西突厥擊處密大破之餘眾悉降入自焉耆西兵出不

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

之至多祿城其王率眾五萬拒戰威陽邵王悉兵逐北

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余因拔都城王輕又下

駒遜社余留孝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

龜茲大撥換城虜龜茲王白訶黎布失畢及大臣那利

等百餘人而還王據大撥換城嬰險自周社余攻凡四

信莫不歎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

優劣不復屬太宗崩請以身殉葬高宗遣使喻以先旨

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承徽四年加位鎮軍大將軍六年

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家以象慈山

仍爲立碑諡曰元子道真位至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

道嗣大總管與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爲爲進

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爲民貞觀初

阿史那蘇尼失者啟民可汗之母弟社余叔祖也其父

始畢可汗案始畢破民子蘇尼失兄子也云其父誤以爲沙鉢羅設督部落

五萬家牙直靈州之西北驍雄有恩惠甚得種落之心

及頡利政亂而蘇尼失所部獨不攜離突利之來奔也

頡利乃立蘇尼失爲小可汗及頡利爲李靖所破驍騎

而投之蘇尼失遂舉其眾歸國因令子忠擒頡利以獻

太宗賞賜優厚拜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郡

王貞觀八年卒忠字義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

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貞觀九年遷右

衛大將軍若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

許請入永徽初封薛國公累遷右驍衛大將軍所歷皆

以清謹見稱時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卒贈鎮軍大將

軍貞觀陪葬昭陵子曠襲封薛國公垂拱中歷位司僕

卿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

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

親近帝遂免死中思力諫曰陛下爲四海父母乃自輕

臣竊始之帝異其言後復逐免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爲

止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扞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确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積北而歸復從江夏王道宗破延陀餘眾與平吐谷渾詔尙九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功多赦不誅流焉州主請削封邑借往主前卒龍朔中以思力為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贈思力勝州都督諡曰景

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之首長也哥論易物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大業中繼為莫賀咄特勒以地偏吐谷渾所居隘

唐書百三十一 就失思力 六

狹又多瘴癘遂入龜茲居於熱海之上特勒死何力時年九歲降號大俟利發至貞觀六年隨其母率眾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渾軍次赤水川萬均率騎先行為賊所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而鬪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由是獲免時吐谷渾主伏在突淪川何力復欲襲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為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

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淪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馳馬牛羊二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有詔勞於大斗拔谷萬均乃排毀何力自稱已功何力不勝憤怒拔刀而起欲殺萬均諸將勸止之太宗聞而責問其故何力言萬均敗惡之事太宗怒將解其官迴授何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為陛下重蕃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安寧之術也太宗乃止尋合北門宿衛檢校屯營事敕尙臨洮縣主十四年為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

唐書百三十一 安可 七

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十六年詔許何力親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毗伽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殺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門孝而能養我以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是眾共執何力至延陁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為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何力之延陁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上何力今

大延隨獲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肯我會有使自延隨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遣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隨許降公主求何力由是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既許公主於延隨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既已許之安可廢何力曰然臣本請延緩其事不謂總停臣聞六禮之內婿合親迎宜告延隨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即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來論親未可有成日既憂悶臣又攜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隨志性退戾若死必兩子相爭坐而制之必然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契苾何力

之理太宗德之延隨恐有詐竟不至靈州自後常怙恃不得志一年而死兩子果爭權各立為主其少子拔野固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為前軍總管軍次白登城為賊所圍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為傅藥及拔賊賊救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殺之何力奏言大馬箭為其主况於人乎彼為其主况致命自刃而刺臣是其義勇士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二十二年為昆邱道總管擊龜茲獲其王訶黎布失畢及諸首領等太宗崩何力欲殺身以殉高宗諭而止之永徽二年處月處密叛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甲失五姓叛寇延州陷金嶺略蒲類

以何力為弓月道大總管秦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統兵八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殺都尉單道惠蘇牟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擊而急攻之賊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蹙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討平之擒渠帥處密時健侯斤合支賀等以歸顯慶二年遷左驍衛大將軍累封虜國公兼檢校鴻臚卿為沮江軍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元年又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九月次於鴨綠水其地即高麗之險阻莫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眾莫能濟何力始至會骨冰大合趨即渡兵鼓譟而進賊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眾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其年九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契苾何力

姓叛以何力為鐵勒道安撫大使乃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賊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被誣遂有翻動使我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偽渠護及設特勒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而誅之乾封元年蓋蘇文死男生為弟又為所逐使子詣闕請降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高麗有眾十五萬屯於遼水又引靺鞨數萬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皆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乘勝而進凡拔七城新書乃迴軍會英國公李勣於鴨綠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頓軍於鴨綠柵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勣乃繼至共

按平壤城執男達虜其王還授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徒封涼國公仍檢校右羽林軍儀鳳二年卒吐蕃滅吐

王為涼州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

始龍朔中司稼少卿梁修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於庭

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

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

句修仁驚悟更植以桐

有子明光貞明授上柱國封

漁陽縣公年十二遷奉輦大夫李敬元征吐蕃明為

帶他物蕃影推嫡子三品官再遷雞時道大總管至烏

德鞞山誘附二萬帳武后時明妻及母臨洮縣主皆賜

武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十六贈

涼州刺史諡曰靖明性淹

厚喜學長辨論子聳襲爵

光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為

厚喜學長辨論子聳襲爵

光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為

酷吏所殺貞司膳少卿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初在本

蕃仕為達率兼郡將風達郡將猶中國之刺史也顯慶五年

蘇定方討平百濟常之率所部隨例送降款時定方繫

老王及太子隆等仍縱兵劫掠丁壯者多被戮常之恐

懼遂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

築柵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

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遂復本國二百餘城

定方不能討而還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

率其眾詔劉降累轉左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儀鳳中吐

蕃犯邊常之從李敬元擊之劉審禮之沒賊敬元欲抽

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

進掩賊營吐蕃首領跋地設奔軍宵遁敬元因此得還

高宗歎其才畧擢授左武衛將軍兼檢校左羽林軍賜

金五百兩絹五百疋仍充河源軍副使時吐蕃贊婆及

素和貴等賊徒三萬餘屯於良非川常之率精騎三千

夜襲賊營殺獲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而遁

擢常之為大使又賞物四百疋常之以河源軍正當賊

衝欲加兵鎮守恐有運轉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餘所

度開營田五千餘頃歲收百餘萬石開耀中贊婆等屯

厚喜言平黑齒常之

十一

於青海常之率精兵一萬騎襲破之燒其糧貯而還常

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憚之不敢復為邊患嗣聖元年

遷左武衛大將軍仍檢校左羽林軍垂拱二年突厥犯

邊命常之率兵拒之躡至兩井忽逢賊三千餘眾常之

見賊徒爭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賊

遂棄甲而散俄頃賊眾大至及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

中燃火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

遂狼狽夜遁以功進封燕國公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

之又充大總管以李多祚王九言為副擊突厥特追躡

至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散走磧北時有中

擊突厥特

郎將樊寶璧表請窮追餘賊制常之與寶璧會遙為聲援寶璧以為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竟不與常之謀議遂全軍而沒尋為周興等誣構云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繫獄遂自縊而死常之嘗有所乘馬為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決官兵乎竟赦之前後所得賞賜金帛等皆分給將士及死時甚惜之

李多祚代為韎鞞酋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湮遠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眾室韋及孫歷位右羽林軍大將軍萬葉之俄多祚與諸將進討

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神龍初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擊鍾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臣豈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逆豎張易之兄弟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於將軍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為要誓詞氣感動義形於色遂與柬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以功進封遼陽郡王食實封八百戶仍拜其子承訓為衛尉少卿其年將有事於太廟特

令多祚與安國相王登輦夾侍監察御史王覲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祖奉先肅事之儀豈厭惟親與德伏見恩敕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侍帝弟而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參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共六尺輩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之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袁盎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

上謂覲曰多祚雖是夷人緣其有功委以心腹特令侍輦卿勿復言也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多祚與羽林大將軍李千里等率兵以從太子令多祚先至元武樓下冀上問以殺三思之意遂按兵不戰時有宮闈令楊思勗於樓上侍帝請拒其先鋒多祚子婿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先軍總管思勗挺刃斬之兵眾大沮多祚俄為左右所殺并殺其二子籍沒其家睿宗即位下制曰以忠報國典冊所稱感義捐軀名節斯在故右羽林大將軍上柱國遼陽郡王李多祚三韓貴種百戰餘雄席寵禁營迺心王室伏茲誠信翻陷誅夷賴彼神明重濟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聖歷二年弓仁

以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
公神龍三年為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時張仁愿築三受
降城弓仁引軍渡澠踰白柳林收火拔部喻多真種落
降之跌跌思太叛戰赤柳澗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
時賊四環之眾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出
人服其壯凡閱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田
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元

唐書李論弓仁

西

宗遣上醫馳視卒年六十六贈撥川郡王謚曰忠孫惟
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為左武衛將軍肅宗
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殺銀闕旬眾數萬從還鳳翔
遷光祿卿為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
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
貞請銳卒數千鑿數門而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
表為開府儀同三司光弼討史朝義以惟貞守徐州賊
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潁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
封國公實封百戶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備大
將軍為英武軍使卒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絕倫開元中從

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招武校尉天寶初隨募至安西頻經
戰鬪於時諸軍初用陌刀咸推嗣業為能每為隊頭所
向必陷節度使馬靈察知其勇健每出師令嗣業與焉
累遷至中郎將天寶七載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
詔總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
於時吐蕃聚十萬眾於娑勒城據山因水壑斷崖谷編
木為城仙芝夜引軍渡信國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
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
頭拋擲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諸將

唐書李嗣業

志

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遂大潰填溪谷投水溺死
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斬藤
橋以兵三千人戍於是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歸
國家款塞朝獻嗣業之功也由此拜右威衛將軍十載
又從平石國及破九國胡并背叛突騎施以跳盪加特
進兼本官虜號為神初仙芝給石國王約為和好乃將
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其丁壯取金寶瑟瑟馬等國
人號哭因掠石國王東獻之於闕下其子逃難奔走告
於諸胡國羣胡忿之與大食連謀將欲攻四鎮仙芝懼
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會夜兩軍解

仙芝衆爲大食所殺存者不過數千事窘嗣業白仙芝曰將軍深入胡地後絕救兵今大食戰勝諸胡知必乘勝而併力事漢若全軍沒嗣業與將軍俱爲賊所虜則何人歸報主不如馳守白石嶺早圖奔逸之計仙芝曰爾戰將何爲此言吾欲收合餘燼明日復戰期一勝耳嗣業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勢危若此不可膠柱固請行乃從之路隘人馬魚貫而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人及馳馬塞路不克過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胡等道路開仙芝獲免仙芝表其功加驃騎左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隨變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菴祠以祭城遂不壞漢

唐書李嗣業

六

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百塞隘以足履之抵穹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元宗前醉起舞帝龍之賜綵百金血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酲具及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詔至卽引道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鳳翔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也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敵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宗在鳳翔至德六年九月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與賊大戰於香積寺北西拒澧水東臨大川十里間軍容不闕嗣業時爲鎮西北庭支度行營節度使爲前軍朔

方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爲中軍關內行營節度王思禮爲後軍戈鋌鼓鞀震曜山野距賊軍數里列長陣而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子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牆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是時賊先伏兵於營東偵者知之元帥廣平王分迴紇銳卒令擊其伏兵賊將大敗嗣業出賊

唐書李嗣業

七

營之背與迴紇合勢表裏夾攻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壑而死者十二三賊帥張通儒安守忠李歸仁等收合殘卒東走保陝郡慶緒又命嚴莊率衆數萬赴陝助通儒輩以拒官軍廣平王郭子儀王思禮等大軍營於陝西嗣業與子儀遇賊於新店與之力戰賊合我師初勝而後敗嗣業逐急應接迴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曳白旗而下徑抵賊背穿賊陣賊陣西北角先陷嗣業又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衆大敗走河北乃與張通儒等定諸州子儀遂收東都嗣業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封虢國公食實封二百戶兼懷州刺史乾庭行營節度使乾

元二年諸將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是時軍無統帥諸將自圖全人無鬪志賊每出戰嗣業被堅衝突履鋒冒刃為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因而大叫瘡中血出數升注地而卒上聞之震悼嗟惜久之詔曰臨難忘身為臣之大節念功加贈經國之常典故衛尉卿兼懷州刺史充北庭行營節度使虢國公李嗣業植操沉厚秉心忠烈懷幹時之勇略有戡難之遠謀久仕邊陲備經任使自兇渠搆亂中夏不寧持感激之誠總驍果之眾親當矢石頻立勲庸壯節可嘉將謀於百勝忠誠未遂空恨於

唐書李嗣業

六

九原言念其功良深憫悼死於王事禮有可加宜贈裂土之封用廣飾終之義可贈武威郡王諡曰其贈及緣葬事所司倍於常式仍令官給靈輿送還所在葬人臨弔中朝臣祖泣塗給掃除十戶嗣業忠殺國不計居產有死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云以其子佐國襲其官爵食實封二百戶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

宋州刺史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事李光弼為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

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為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

唐書白孝德

七

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猶狗孝德發聲虓噉持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而歸賊徒大駭其後累戰功至安西北庭行營節度鄜坊邠寧節度使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沙峯斬獲甚眾 歷檢校刑部尚書封昌化郡王以家難去職服闋復舊官大曆十四年九月轉太子少傅尋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保

史臣曰歷代武臣壯勇出眾者有諸節行勵俗者鮮矣矧蠻夷之人乎如馮益智勇守節社余廉慎知足蘇尼

失恩惠史忠清謹凡用兵破吐蕃谷渾勇也心如鐵石
忠也不解萬均官怨也阻延隨之親智也捨高突勃之
死識也立大功居顯位夙夜匪懈者何力有焉常之以
私焉怨官兵與將士均賞賜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多祚
忘身許國孝德壯勇立功皆三軍之傑也豈九夷之陋
哉嗣業力贊中興終歿王事未可倫而擬也
贊曰君子之居九夷無陋壯哉嗣業孰出其右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

唐書百六十一 白孝德

三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一

列傳六十一

李光弼

弟光進 張伯儀 栢良器 自彙以下從新書增
荔非元禮 白元光 烏承玘 陳利貞 侯仲莊

王思禮

鄧景山

辛雲京

從弟京杲 旻皆從新書增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長父楷洛

本契丹酋長武

入朝開元初左羽林將軍同正朔方節度副使封薊國

公

新書以驍果聞 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初 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於

從戎嚴毅有大畧起家左衛郎將丁父憂終喪不入妻

唐書百六十一 李光弼

室天寶初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府朔方都虞候
五載河西節度王忠嗣補為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
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邊上稱為名將八載充
節度副使封薊郡公襲父封以破吐蕃吐 十一載拜單 谷渾功進雲應將軍
于副使都護十三載朔方節度安思順奏為副使知留
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
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戰
敗斬於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戰尋命郭子儀為朔
方節度收兵河西元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
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為闢寄十五載正月以光弼

為雲中太守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二月轉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以朔方兵五千

出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時賊

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

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

勝而出虜兵森銳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

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

百射之賊退徒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溝洫而軍思明

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

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蓋思

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會郭子儀

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

軍收雲中東下井陘收常山郡賊將史思明以卒數萬

來援常山追擊破之

子儀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

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

希德走

鉅鹿進收藁城等十餘縣南攻趙郡三月八日光弼

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

一日拔之士多虜掠

悉歸之民自祿山反常山為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酌其

屍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六月

李光弼

二

李光弼

三

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

御史崔眾交兵於河東眾侮易承業或裹甲持鎗突入

承業廳事玩詭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眾交兵於光

弼眾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

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眾御史中丞

懷其救問眾所在光弼曰眾有罪繫之矣中使以救示

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

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翼日以兵仗圍眾

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二年賊將史

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廷玢等四偽帥率眾十餘萬來

攻太原光弼經河北苦戰精兵盡赴朔方麾下皆烏合

之眾不滿萬人思明謂諸將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

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圖河隴朔方無後顧矣光弼所部

將士聞之皆懼議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

賊垂至令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

姓於城外掘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眾莫知所用及賊

攻城於外光弼即令增壘於內壞輒補之

思明為飛樓土山臨城思明宴城下賊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

障以木幔築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賊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

地道一夕而擒之

思明大駭徙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

敢逼城強弩發石以擊之

李光弼

三

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服其勤智備兵
增氣而皆欲出戰史思明揣知之先歸沈其軍乃陽約
降至期以甲士守陣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
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
乃去留蔡希德等攻之月餘我怒而寇怠光弼率敢
死之士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軍資器械一皆委
棄賊始至及遁五十餘日光弼設小幕宿於城東南隅
有急卽應行過府門未嘗迴顧賊退三日決軍事畢始
歸府第轉檢校司徒收清夷橫野等軍擒賊將李宏義
以歸賊別將攻好時破大詔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鴻臚

唐書卷三 李光弼 四

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薊國公光弼全
德挺生英才間出干城禦侮坐甲安邊可守司空兼兵
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食實封八百戶
乾元元年與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入朝敕朝官四品以
上出城迎謁遷侍中改封鄭國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帥
之任實屬於師貞左軍之選諒資於邦傑自非道中啟
沃學富韜鈴則何以翊分開而專征膺鑿門而受律求
諸將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鄭國公光弼器識宏遠
志懷沉毅蘊孫吳之畧有文武之材往屬艱難備彰忠
勇協風雲而經始保宗社於阡危由是出備長城入扶

大厦茂功懸於日月嘉績被於巖廊屬殘寇猶虞摠戎
有命用擇惟賢之佐式宏建親之典必能緝寧邦國協
贊天人誓於丹浦之師勦彼綠林之盜載明朝獎爰藉
舊勳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爲天下兵馬元帥
趙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長
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畧等使餘如故與九節度兵
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勦兵
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史思明自范陽來
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屬大風晦冥諸
將引衆而退所在剽掠唯光弼所部不散東京留守崔

唐書卷三 李光弼 五

圓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衆屯於殺水史思
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縱兵河南案肅宗紀相州之潰
在七月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
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光弼以河東騎五百左廂兵
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
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光弼以賊
扼虎牢帥師東出用濟單騎迎謁卽斬於轅門以幸京
河上微召用濟諸將懾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初光弼次汴
州聞思明悉衆且至謂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此城決旬
我必將兵來救叔冀曰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叔冀

與戰不利遂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率眾降思明賊勢甚熾遣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將兵徇江淮謂之曰收得其地每人貢兩船玉帛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眾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援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

李光弼 六

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礪嶺皆須人守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為戰守之備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已至洛城光弼以五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日暮令乘炬徐行與賊相隨而不敢來犯乙夜入河陽三城兵二萬軍排闥守備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誓力戰賊憚光弼威畧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宮闕於河陽南築

月城掘壕以拒光弼十月賊攻城於中潭城西大破逆黨五千餘眾斬首千餘級生擒五百新書餘人溺死者大半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奔也抱玉稟命勒兵守南城將陷抱玉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眾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復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見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眾賊帥周摯領軍而退光弼自將於中潭城城外置柵柵外大掘塹濶二丈深亦如之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

李光弼 七

城東北角樹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眾直逼其城以車二乘載木鷲蒙衝闕樓撞車隨其後督兵填城下塹三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塹開柵各置一門光弼遙望賊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中丞看賊填塹開柵過兵居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太尉擬守乎擬戰乎光弼曰戰元禮曰若戰賊為我填塹復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禮俟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久令軍中鼓

諛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

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廷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周摯

復整軍押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率眾入北城登城

望曰彼雖眾亂而器不足懼也當為公等日午而破之

命將出戰及期不決謂諸將曰向來戰何處最堅而難

犯或曰西北角違命郝廷玉曰爾往擊之廷玉曰廷玉

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

堅曰東南隅即命論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貞蕃將

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百新書光弼又出賜馬

四十四匹分給且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

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眾齊入生死以之

少退者斬無捨廷玉策馬赴賊有一人將授槍刺賊洞

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

賞援槍者絹五百疋須臾郝廷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

郝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頭來廷玉見使者

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遣之廷玉

換馬復入決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進聲動天

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馬二軍資

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其大將徐瑣王李泰授周摯

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學等敗向攻南城

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殺數十人以威之餘眾懼

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斬之初光弼將戰謂左右曰戰危

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為三公不可死於賊手苟事之不

捷繼之以死及是擊賊常納短刀於靴中有決死之志

城上面西拜舞三軍感動賊既敗走上太清襲懷州守之

中書光弼收懷州思明來救迎擊於沁水之上又敗之

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借來左右竊怪

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日壘使人問曰太尉在手日

去矣兵幾何曰千餘人將為誰曰雍希願曰越謂其下日

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願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願與俱

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開亦

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

戰聞我野次彼因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願無名

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賊將安太清

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賊將安太清

極力拒守水灌懷州月餘不下光弼令僕固懷恩郝廷

玉由地道而入得其軍號乃登陴大呼我師同登城遂

拔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新書等送於闕下即日懷

州平以功進爵臨淮郡王郡公累加實封至一千五百

戶觀軍容使魚朝恩屢言賊可滅之狀朝旨令光弼速

收東都光弼屢表賊鋒尚銳請候時而動不可輕進僕

固懷恩又害光弼之功潛附朝恩言賊可滅由是中使

戰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斯熾矣且賊致死於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兵爭剽獲伏兵發大潰光弼敗績軍資器械並為賊所有復陷時李抱玉

亦奔河陽光弼渡河保聞喜朝旨以懷恩異同致敗優

詔徵之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請罪詔釋之光弼懇讓

太尉遂加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新書中書令誤河中尹晉絳等州行

營節度使俄復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

副元帥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侍中如故出鎮臨淮

詩以餞史朝義乘邙山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

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徐

李光弼

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光弼收許州斬賊瀛千級

兵攻宋州光浙東賊首袁晁以建丑月為正月攻剽郡

縣浙東大亂光弼分兵除討克定江左人心乃安光弼

下破其眾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初光弼將赴臨

淮在道昇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光弼兵少

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曰朝廷寄安危於我今賊雖

強未測吾眾寡若出其不意當自退矣遂徑往泗州光

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州尙衡殷

仲卿相攻於兗鄆來壇旅拒於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

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還歸河南尙衡殷仲

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賜鐵券名藏圖形凌烟閣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

者及來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廣德初吐蕃入寇

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

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陝朝廷方倚光弼為援恐成

嫌疑數詔問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

去就光弼伺知之辭以久待救不至且歸徐州欲取江

淮租賦以自給代宗還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

弼母在河中密詔子儀與歸京師其弟光進字太應初

將將北軍戰陳濤斜兵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

儀破賊收兩京累有戰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陽

郡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以軍討

大同橫野清夷范陽及河北殘寇用光進為都知兵馬

使案自肅宗自靈武以下舊本錯與輔國同掌禁兵委

以心膂至是代宗以光進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涼

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為渭北節度使光弼被

節度使副元帥光進及郭英又佐之上遇之益厚永泰初進封武威郡王大厓四

年檢校戶部尙書知省事未幾又轉檢校刑部尙書兼

太子太保是歲冬十月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

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者如堵案自永

泰初以

下舊本錯簡在阿跌
光進傳校正錄此
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每
申號令諸將不敢仰視
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
郭方也營壘士卒塵幟無所更而
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及懼朝恩之害不敢
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因愧耻成疾遣衙將孫珍奉
遺表自陳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時年五十七輟朝
三日贈太保諡曰武穆光弼既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
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既為不孝子夫復何言因取已
封絹布各三千疋錢三千貫文分給將士
布遂為光弼
行喪號部下護喪柩還京師代宗遣中官開府魚朝恩
哭相問弼於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十一

李光弼

三

月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
將從賈耽為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符離
為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為刺史後遷潭原節度使罷
軍中雜徭出奉錢贖將士質
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
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
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節制一品光弼十
年間三入朝與弟光進在京師雖與光弼異母性亦孝
悌雙旌在門鼎味就養甲第並開往來追歡極一時之
榮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挾關以折衝從收魚海
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厯八年為鹽州
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畧河湟國臣謂人曰虜
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被當反顧乃引兵登安樂山
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
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

刺史後為江陵節度使
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
戰中
兩利相嚮不得下會
伯儀至漢水野人船以
州濱兵至江陵哭於庭
儀妻勞勉出軍家岳給
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
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
州刺史
督帥請諡博士李吉甫
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
將帥不決戰若伯儀雖
敗而忠則總干戈者必
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
敗而忠則總干戈者必
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
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
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
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
討元光
領所部結義營前驅從
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
東討元光
身被數鎗肅宗躬為傳
藥轉衛尉卿兼朔方先
鋒使
南陽郡王為兩都遊奕
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
擊餘寇
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
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
遠城使
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
督陳利貞幽州范陽人
初為平
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
軍河南張巡被圍雒陽
也光弼
妻之及歸薦於光弼自
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
客封靜
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
舒曜東討利貞為前鋒
次郟城

李光弼

三

賊大集利貞出奇兵五
百橫擣其右賊鋒詘數
月不敢
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
貞登陴守芝所統士皆
櫛沐
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
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
皆櫛沐
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
應泚而利貞欲過門者
先殺我眾
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
門大呼曰欲過門者
先殺我眾
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
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
使貞元
五年其勇乃止廷芝出
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
禦使貞元
死所云侯仲莊字仲觀
使崔宗書自陳受國恩
恨不得
軍禽安太清有功累加
冠將軍為光弼先鋒授
忠武將
仲莊為都將訓兵自守
號為平射人畏其鋒懷
恩以湖
子儀代都將引為腹心
封上谷郡王為神策軍
西將德
幸奉天遷左衛將軍為
防禦使收使帝還都復
鎮奉天
從幸興元殿軍驛州都
督防禦使收使帝還都
復鎮奉
幾二十年卒贈洪州都
督防禦使收使帝還都
復鎮奉
以獲嘉令死安祿山亂
乃學擊劍欲報賊父友
王真為
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
文似臨淮王而黑子似
顏平原
始龍立功乃薦之曰爾
額文似臨淮王而黑子
似顏平
以部兵隸浙西破之是
時年二十四更戰陣六
十二李
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
時年二十四更戰陣六
十二李
希烈圍寧陵遇水灌之
親合軍中明日拔城
良器以救

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軍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為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烟閣入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尉文場惡之坐友人闖入軍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者別傳烏承瑊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而奚亦亂其王蘇魯等族屬及邵固妻其子自歸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瑊擊之破於捺祿山二章日二信安王禕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瑊也公宜審鏡以折其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獨按隊出其右斬首謀含章不信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獨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干奔北奚渤海大敗承瑊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造容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瑊室要路擊以石巨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鑿而耕歲為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強為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思明安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瑊勸思明曰唐家中興承天更始慶緒偷肆屠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東身本朝滿

唐書卷三十一 李光弼

洗前汪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始承恩為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東都故肅宗使自雲中趨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瑊謀殺之承瑊死承瑊奔李光弼表為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為石嶺軍使王思禮為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疾還京師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別傳

新書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鷺行守遺祿山變拔任兵權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長將風木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掩侍內構遂陷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擡袂狗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歎

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為朔方軍將以習戰聞思禮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

翰對為押衙及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似為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十一載加雲麾將軍十二載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何物諸將皆壯之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塞詔翰至磨環川應接之思禮墜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宜曰思禮既損脚更欲何之十四載六月加金城太守祿山反哥舒翰為元帥翰奏思禮赴軍元宗曰河隴精禮耳翰奏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員充元帥府馬軍都將每事獨與思禮決之十五載二月思

唐書卷三十一 王思禮

禮白翰謀殺安思順父元貞于紙隔上密語翰請抗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之橫馱來潼關殺之翰曰此乃翰反何預祿山事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於蘇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宰相房可收後効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賁與房瑄為副使便橋之戰又不利除為關內節度使河西隴右伊西尋遣守武功賊將安守忠及李歸仁安太清來戰思禮以其眾退守扶風賊兵分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李光進王師大駭鳳翔戒嚴中官及朝官皆出其孥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

書其名乃止遂命司徒郭子儀以朔方之眾擊之而退

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風間賊已西欲乘虛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還擊椿等椿已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戰死椿被執先是賊餘眾留武功既傳官軍入京師乃燒營遁自是賊不敢西至德二載九月思禮從元帥廣平王收西京既破賊思禮領兵先入景行疑

沃新店賊軍既敗收東京思禮又於絳郡破賊六千餘眾器械山積牛馬萬計遷戶部

封五百戶尋兼潞沁州節度乾元元年與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禮領關內及潞府行營步卒三萬馬軍八千大軍潰唯思禮與李光弼兩軍獨全

尋破史思明別將萬餘眾

於直及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

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

司空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上元二

年四月以疾薨輟朝一日贈太尉諡曰武烈命鴻臚卿

監護喪事思禮長於支計短於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

不敢犯時議稱之

鄧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見稱天寶中自大理評事至監

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遷揚州長史淮南節

度為政簡肅聞於朝廷居職四年會劉展作亂

有隴集班語景山曰罷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

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渡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

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馬討賊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產鞭笞發掘畧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

展叛凡三月平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書左丞

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禮軍儲豐實其外又別積米萬石奏請割其半送京師屬思禮薨以管崇嗣代之委任左右失於寬緩數月之間費散殆盡唯存陳爛萬餘石上聞之即日召景山代崇嗣

為太原尹封南陽郡公及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眾懼

景山清約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唯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下怨詆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慢馬士皆羞忿

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眾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

景山護失叱遣之軍眾忿怒

少將黃抱節因眾怒作亂遂殺

景山上以景山統馭失所不復驗其罪遣使諭之軍中

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諡曰敬

辛雲京者

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

數人並以將帥知名雲京有膽畧志氣剛決不畏強禦

每在戎行以擒生斬馘為務

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思明屯相州雲京以銳兵四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千襲滏陽追破其眾至浪井累建勳勞授開府儀同三司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都督鄧景山統馭失所為軍士所殺請雲京為節度使因授兼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以北門委之雲京質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効亦如之故三軍整肅迴紇恃舊勳每入漢界必肆狼貪至太原雲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京不敢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累加檢校左新書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厯三年檢校左僕射八月庚午薨年五十五上追悼發哀為之流涕冊贈太尉輟朝三日諡曰忠獻後宰臣子儀元載等見上言及雲京泣然久之十一月葬命

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六

中使弔祭時宰相及諸道節度使祭者凡七十餘幄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為次從弟京果字京果信安王禕節度朔方京果與弟旻以策干說禕許容加異後從李光弼出井陘督趨盩厔先驅戰嘉山九力肅宗異之召見曰點彭關張之流乎累遷鴻臚卿召為英武軍使代宗立封虜國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進音昌郡王歷湖南觀察使後為工部尚書致仕朱泚盜京師以老病不能從西嚮慟而卒贈太子少保旻亦從光弼定河越後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軍及滏陽旻亦擊走之東都陷退守河陽卒於屯雲京曾孫謹別傳史臣曰凡言將者以孫吳韓白為首如光弼至性居喪人子之情顯矣雄才出將軍旅之政肅然以奇用兵以少敗眾將今比古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慚德邨山之敗闔外之權不專徐州之留君側之人伺隙失律之

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闔外之事君側之人得不慎諸思禮發令嚴整儲廩豐盈節制之才固不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虛名仗鉞揚州召匪人而劫掠士庶分茅并部持小法而全味機權貴馬賤人眾怒身死宜哉雲京賞善懲惡靜亂安邊功著軍中寵加身後不亦美歟

贊曰光弼雄名思禮刑清始致亂者鄧景山何以救之

辛雲京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一

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七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列傳六十二

崔光遠

祖敬嗣

房瑄

子孺復孫敬從新書增族子式

張鎬

高適

暢瓘

崔光遠滑州靈昌人也本博陵舊族祖敬嗣好擣菹飲酒則天初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度敬嗣獨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始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職任且授

唐書百六十二 崔光遠

洛州司功又改五品光遠即汪之子雖無學術頗有祖風勇決任氣身長六尺餘目睛黑白分明少歷仕州縣開元末為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以博徒相得累遷至左贊善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舉光遠為長安令十四載遷京兆少尹其載使吐蕃弔祭十五載五月使迴十餘日潼關失守元宗幸蜀詔留光遠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留守採訪使駕發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自日及午火勢漸盛亦有乘驢上紫宸殿者光遠與中官將軍邊令誠號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數人方

止使其息東見祿山祿山大悅偽敕復本官先是祿山

已令張休攝京兆尹十餘日既得光遠歸款召休歸洛

八月同羅背祿山以廢馬二千出至澧水孫孝哲安神

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懼而憂死府縣官吏驚走獄囚

皆空光遠以為賊且遁矣命所由守神威

新書守神威孝哲等第此疑屬孝哲以光遠之狀報祿山光遠閉府門斬為盜曳

落河二人遂與長安令蘇震等同出至開遠門使人前

謂門官曰尹巡諸門門官具器械以迎至則皆斬之領

府縣官千餘人於京西號令百姓赴召者百餘人夜過

咸陽遂達靈武上喜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

唐書百六十二 崔光遠

光遠於渭北召集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

界於僧寺中椎牛醢酒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

遠偵知之率馬步二千乙夜趨其所賊徒多醉光遠領

百餘騎持滿扼其要分命驍勇持陌刀呼而斬之殺賊

徒二千餘人虜馬千疋俘其渠首一人賊中以光遠勇

勁常避其鋒及扈從還京論功行賞制曰持節京畿採

訪計會招召宣慰處置等使崔光遠毀家成國致命前

不可特進行禮部尚書封鄴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乾元

元年兼御史大夫五月為河南節度使八月代張鎬為

汴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十二月代蕭華為魏州刺史

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
汴師千人渡河援之不甚力及代蕭華入魏州使將軍李
處盜拒賊賊大至連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盜遂敗奔
還賊逐處盜至城下反間之曰處盜召我來何為不出
光遠乃腰斬處盜處盜善戰有勇眾皆倚之及死人用
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新書作浩等皆繕完
之甚為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度河而還肅
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襄州將士康楚元張嘉延率眾
為亂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荆襄
招討仍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三年除鳳翔尹充

唐書全 崔光遠

三

本府及秦隴觀察使先是岐隴吏人郭情等為土賊掠
州縣為五堡光遠使判官監察御史嚴旻召而降之光
遠在官好藉酒晚年不親戎事上元元年冬情等潛連
党項及奴刺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擊黃成肅
宗追還以李鼎代之二年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營田
觀察處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
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
劫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
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官使按其罪光遠憂恚成
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房瑄字次律河南人天后朝正諫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
融神龍元年瑄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廕補宏文生性
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為事凡十
餘歲開元十二年元宗將封岱岳瑄撰封禪書一篇及
賤啟以獻中書令張說奇其才奏授祕書省校書郎調
補同州馮翊尉無幾去官應堪任縣令舉授虢州盧氏
令政多惠愛人稱美之二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其年坐
鞫獄不當貶睦州司戶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為
政多興利除害善理解字頗著能名天寶元年拜主客
員外郎三載遷試主客郎中五載正月擢試給事中賜

唐書全 房瑄

四

爵漳南縣男時元宗企慕古道數遊幸近甸乃分新豐
縣置會昌縣於驪山下尋改會昌為昭應縣又改溫泉
宮為華清宮於宮所立百司解舍以瑄雅有巧思令充
使繕理事未畢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歷
瑯琊鄆郡扶風三太守所至多有遺愛十四載徵拜左
庶子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六月元宗蒼黃幸蜀大臣陳
希烈張倚等銜於失恩不時赴難瑄結張均張垆兄弟
與韋述等行至城南十數里山寺均垆同行皆以家在
城中逗留不進瑄獨馳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謁見元宗
大悅即日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

袋從幸成都加銀青光祿大夫仍與一子官其年八月與左相韋見素門下侍郎崔渙等奉使靈武冊立肅宗至順化郡謁見陳上皇傳付之旨因言時事詞情慷慨肅宗爲之改容時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賁李承光等引於纛下將斬之瑄從容救諫獨斬承光而已肅宗以瑄素有重名傾意待之瑄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爲已任時行在機務多決之於瑄凡有大事諸將無敢預言

唐書卷三

五

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瑄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尋抗疏自請將兵以誅寇孽收復京都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乃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瑄請自選參佐乃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遊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分爲三軍遣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愬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自將中軍爲前鋒十月庚子師次便橋辛丑二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接戰官軍敗績時瑄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旣戰賊順風揚塵鼓躁牛皆震駭因縛芻縱

火焚之人畜撓敗爲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又率南軍卽戰復敗希文劉愬竝降於賊瑄等奔赴行在肉袒請罪上竝宥之瑄好賓客善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虛聲冀成實效瑄旣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於敗瑄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瑄臨戎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及與賊對壘瑄欲持重以伺之爲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黃失據遂及於敗上猶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圖進取會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授南海太守攝御史大

唐書卷三

六

夫充嶺南節度使中謝肅宗謂之曰朕處分房瑄與卿正大夫何爲攝也進明對曰瑄與臣有隙上以爲然進明因奏曰陛下知晉朝何以至亂上曰卿有說乎進明曰晉朝以好尚虛名任王夷甫爲宰相祖習浮華故至於敗今陛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瑄性疎闊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瑄至厚以臣觀之瑄終不爲陛下用上問其故進明日瑄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承王爲江南節度穎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且太子出爲撫軍入曰監國瑄乃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

反居邊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立此意以為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彙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瑄豈肯盡誠於陛下乎臣欲正衙彈劾不敢不先聞奏上由是惡瑄

案新書賀蘭進明語在瑄未出師之前云帝入其言始惡瑄案肅宗紀瑄至德元載九月丙子至順化郡上開十月癸未為兵馬元帥總師出討相去僅八日肅宗素重瑄名亦未必違爾信譏且既入進明之言又不當界以重任當從舊書序於既敗之後為長

詔以進明為河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崔圓本蜀中拜相肅宗幸扶風始來朝謁瑄意以為圓纔到當即免相故待圓禮薄圓厚結李輔國到後數日頗承恩渥亦恨於瑄瑄又多稱病

唐書百三十一房瑄

七

不時朝謁於政事簡惰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惴恐當主憂臣辱之際此時瑄為宰相略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諫議李揖李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无而已此外則聽董延蘭彈琴大摺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延蘭以見瑄自是亦大摺納貨賄姦賊頗甚顏真卿時為大夫彈何忌不孝瑄既黨何忌遽託以酒醉入朝貶為西平郡司馬憲司又奏彈董延蘭招納貨賄瑄入朝自訴上叱出之因歸私第不敢關預人事諫議大夫張鎬上疏言瑄大臣門客受贓不宜見累二年五月貶為太子少師仍以鎬代

瑄為宰相其年十一月從肅宗還京師十二月大赦策勳行賞加瑄金紫光祿大夫進封清河郡公瑄既在散位朝臣多以為言瑄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當國家驅策冀蒙任遇又招納賓客朝夕盈門遊其門者又將瑄言議暴揚於朝瑄又多稱疾上頗不悅乾元元年六月詔曰崇黨近名實為害政之本黜華去薄方啟至公之路房瑄素表文學夙推名器由是累加清貴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氣恃權虛浮簡傲者進為同人溫讓謹令者捐於異路所以輔佐之際謀猷匪宏頃者時屬艱難擢居將相朕永懷仄席冀有成功而喪我師徒既

唐書百三十一房瑄

八

虧制勝之任升其親友悉彰浮誕之迹曾未踰時遽從敗績自合首明軍令以謝師旅猶尚矜其萬死擢以三孤或云緣其切直遂見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觀所以咸知乖舛曠於政事誠宜效茲忠懇以奉國家而乃多稱疾疹莫申朝謁郊犒為政曾不疾其迂迴亞夫事君翻有懷於鬱悒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但以嘗踐台司未忍致之於理况秩武遠更相尚同務虛求不議典章何成沮勸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瑄可邠州刺史秩可闕州刺史

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並即馳驛赴任庶各增修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偽成俗今茲所譴實屬其辜猶以瑄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宜悉朕懷時邠州久屯軍旅多以武將兼領刺史法度墮廢州縣解宇並為軍營官吏侵奪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瑄到任舉陳令式令州縣恭守又緝理公館僚吏各歸官曹頗著政聲二年六月詔褒美之徵拜太子賓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尋出為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刺史瑄長

唐書卷三

房瑄

子乘自少兩目盲瑄到漢州迺厚結司馬李銳以財貨乘聘銳外甥女盧氏時議薄其無士行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閩州僧舍時年六十七贈太尉孺復瑄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歲即粗解綴文親黨奇之稍長狂疎傲慢任情縱欲年二十淮南節度陳少遊辟為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揚言已過三十必為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賦於揚州少遊將抑奪之佶聞而奔出少遊方遣人劫佶令迴孺復請行會佶已過江南乃還及少遊卒浙西節度韓滉又辟入幕其長兄宗

偃先貶官嶺下而卒及喪柩到揚州孺復未嘗弔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復乃先具官櫬而集家人生斂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產蔭三四月遽令上船即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殺孺復侍兒二人埋之雪中觀察使聞之詔發使鞠案有實孺復坐貶連州司馬仍令與崔氏離異孺復久之遷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經略使乃潛與妻往來而上疏請合詔從之二歲餘又奏與崔氏離異其為取舍恣逸不顧禮法也

唐書卷三

房瑄

如此貞元十三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二瑄孫啟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贄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啟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忿爭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啟驛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既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啟啟畏使者邀重餉即日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太僕少卿啟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宦人貶啟虔州刺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能臘口使等

式瑄之姪新書瑄族孫舉進士李泌觀察陝州辟為從事泌入為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為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韋臯表為雲南安撫使兼御史中丞臯卒詔除兵部郎中屬劉闢反式雷不得行性便佞又懼闢每

於座中數贊闢之德美比之劉備同陷於賊者皆惡之
 高宗文既至成都式與王良士崔從盧士玖等白衣麻
 躡銜土請罪崇文寬禮之乃表其狀尋除吏部郎中時
 河朔節度劉濟王士貞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
 長屢以表聞迭請加罪上欲止其兵李吉甫薦式為給
 事中將命於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除陝
 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轉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
 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式表以凶旱人貧力微難以
 徵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憲宗可其奏既免力役人懷
 而安之明年移授宣歙池觀察使元和七年七月卒贈

唐書百三十五 房 志

左散騎常侍諡曰傾吏部郎中韋乾皮曰始式刺蜀州

甚盛幸無相忘關喜以為祥後闕發兵署牒首曰闕副
 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論博士李虞仲曰
 始闕反為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
 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闕走西山召所疑
 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

新書贊曰唐名儒多言瑯琊德器有王佐才而史載行
 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瑯以忠義自奮
 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則責望備實不
 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
 副則警咎深使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
 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

戒哉

張鎬字從博州人也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
 好談王霸大略少時師事吳兢兢甚重之後遊京師端

居一室不交世務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
 之者鎬杖策徑往求醉而已天寶末楊國忠以聲名自
 高搜天下奇傑聞鎬名召見薦之自褐衣拜左拾遺侍
 史及祿山阻兵國忠屢以軍國事咨於鎬鎬舉贊善大
 夫來瑱可當方面之寄數月元宗幸蜀鎬自山谷徒步
 扈從肅宗即位元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議奏多
 有宏益拜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時供奉僧在內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聞禁外
 鎬奏曰臣聞天子修福要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聞
 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

唐書百三十五 張鎬

而撓聖慮肅宗甚然之時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

有文武才尋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
 軍事鎬既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
 史問邱曉引兵出救曉素懷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已及

鎬信至略無稟命又慮兵敗禍及於已遂逗遛不進鎬
 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即杖殺之及收復兩京加鎬
 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招討殘

孽時賊帥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鎬揣知其偽恐朝
 廷許之手書密表奏曰思明兇豎因逆竊位兵強則眾
 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

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曰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肅宗計意已定表入不省鎬爲人簡澹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懇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位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之僞皆符鎬言尋徵爲太子賓客改左散騎常侍屬嗣岐王珍被誣告構逆伏法鎬買珍宅坐累貶辰州司戶代宗卽位推恩海內拜撫州刺史遷洪州刺史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駭鎬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家連結推刺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衆尋正授江南西道都團

履歷三張鎬

三

練觀察等使廣德二年九月卒鎬自入仕三十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資產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具瞻雖考秩至淺推爲舊德云

高適者字達夫渤海蓀人也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濩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稱誦宋州刺史張九臯深奇之薦舉有道科時右相李林甫擅權薄於文雅唯以舉子待之解褐汴州封邱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

表爲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祿山之亂徵翰討賊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仍佐翰守潼關及翰兵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爲晚不省適自駱谷西馳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謁見元宗因陳潼關敗亡之勢曰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臣頗知之然疾病沉頓智力將竭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爲香火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擗蒲飲酒不恤軍務藩渾及秦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食糞米飯且猶不足欲其勇戰安可得乎故有堅敵散亡臨陣翻動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之軍曾吳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

履歷三

高適

古

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寧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臣與楊國忠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劍閣之險西幸蜀中適其憂毒未足爲恥也元宗嘉之尋遷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適立節貞峻植躬高朗感激懷經濟之略紛綸瞻文雅之才長策遠圖可云大體讜言義色實謂忠臣宜迴糾繆之任俾超諷諭之職可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幸憚之二年永王璘起兵於江東欲據揚州初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是永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召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來瑱江東韋瑒

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於安州師將渡而永王敗

乃招季廣琛於歷陽兵罷李輔國惡適敢言短於上前

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中亂出為蜀州刺史遷彭

州劍南自元宗還京後於梓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

勞弊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曰劍南雖名東西兩

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羌

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並取

給於劍南其運糧成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

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為東川節度歲月之計四川

不可得而參也而嘉陵比為夷獠所陷今雖小定瘡痍

未平又一年已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貨易於成

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稅賦者成都彭蜀漢

州又以四州殘敝當他十州之重役其於終久不亦至

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

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懼於罪譴或責之於鄰保或威

之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理不可得比

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

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升合斛儲皆求於蜀人矣

且田土疆界蓋亦有涯賦稅差科乃無涯矣為蜀人之

唐書高適 五

唐書高適 六

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

已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東

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

以國家言之不足以廣土宇奈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

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

已戍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不可收當宜卻停東川并

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仰於成都彭漢蜀四州哉慮乖

聖朝洗盪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儻蜀人復擾豈不貽

陛下之憂昔公孫宏願罷西南夷臨海專事朔方賈捐

之議棄珠崖以專中土讜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

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

無窮頓庶免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裨萬一下宰

相廷議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劍南節度終始處置

既奏不納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使

李奐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

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

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為成都尹劍南西川

節度使代宗即位吐蕃陷隴右漸逼京畿適練兵於蜀

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為蕃

兵所陷代宗以黃門侍郎嚴武代還用為刑部侍郎轉

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戶永泰元年正月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然言過其實爲大臣所輕累爲蕃牧政存寬簡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恨同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絕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而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暢璿河東人也鄉舉進士天寶末安祿山奏爲河北海運判官三遷大理評事副元帥郭子儀辟爲從事至德

唐書百三十一 暢璿

七

初肅宗卽位大收俊傑或薦璿召見悅之拜諫議大夫累轉吏部侍郎廣德二年十二月爲散騎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復爲左常侍與裴冕並集賢院侍制大厯五年兼判太常卿遷戶部尚書十年七月卒贈太子太師璿廓落有口才好談王霸之略居職責成屬吏齷齪無過而已

史臣曰祿山寇陷兩京儒生士子被脅從懷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順毀家爲國者少焉如光遠勇決任氣會權變以立功房瑄文學致身全節義以避寇阽危之時顛沛之際有足稱者然光遠居重藩掌軍政瑄登相位奪

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不知機而固位竟無德以自危孺復兇狂式之便佞獲令終者幸焉鎬直躬居位重德鎮時其爲人也鮮矣適以詩人爲戎帥險難之際名節不虧君子哉璿擢第居官守分無過又何咎焉贊曰光遠房瑄有始有終張鎬國器適璿儒風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唐書百三十一

六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列傳六十三

李嵩 族弟齊物 齊物子復 族弟若水 從子進從新書增

李麟 子錡

李國貞 子則之

李嵩 淮安王神通曾孫清河王孝節孫也嵩少孤事母甚謹

始為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 睿宗時累轉衛尉少卿丁憂去職在喪柴毀家人密親未嘗窺其言笑開元

初授汝州刺史為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九相

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嵩往來微行州人不之覺其

清慎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三遷黃門侍郎兼太原尹

仍充太原已北諸軍節度使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

為業及死不殮但以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上

人號其地為黃坑側有餓狗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

弱遠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嵩到官申明禮憲期

不再犯發兵捕殺羣狗其風遂革久之轉太常卿旬日

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繼好

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於當時禮

故崇於殊俗選眾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書李嵩體含

柔嘉識致明允為公族之領袖是朝廷之羽儀金城公

主既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懷於遠夫豈能忘

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遣以國信物一萬疋私覲

物二千疋皆雜以五綵遣之及還金城公主上言請以

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

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焉既而吐蕃遣

其臣隨漢使分往劍南及河西磧西歷告邊州曰兩國

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如之以嵩奉使稱職轉兵部

尚書時吏部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區分

嵩奏請準司勳兵部印文例加官告兩字至今行之嵩

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見稱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

累封武都縣伯俄為太子少傅病卒年六十餘贈益州

大都督 暈至太僕少卿暈子進亦知名好從當世賢士

征以工部侍郎署雍王元帥府行軍司馬為回紇之幾死遷兵部卒贈禮部尚書

齊物 字道 淮安王神通子鹽州刺史孝銳孫也 宗室傳

新書作 齊物無學術在官嚴整開元二十四年後歷懷

陝二州刺史齊物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運於石

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加齊

物銀青光祿大夫為鴻臚卿河南尹齊物與右相李適

之善適之為林甫所構貶官齊物坐謫竟陵太守入為

司農鴻臚卿至德初拜太子賓客遷刑部尚書鳳翔尹

太常卿京兆尹為政發官吏陰事以察為能於物少恩

而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

容世善冕 能損怨云 晚年除太子太傅兼宗正卿上元二年五月

卒輟朝一日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

卿齊物宗室珪璋士林植榦清廉獨斷剛毅不羣歷踐

周行備經中外威名益振忠效彌彰三尹神州一登會

府擒姦掩鉤距之術恤獄正喉舌之官遂令調護儲闈

再登師傅從容賓友師長宮僚桑榆之時壯志愈勵松

柏之性晚歲常堅天不憖遺奄然殂謝念親感舊深軫

於懷宜錫寵章載光營魄可贈太子太師

子復字初陽以父蔭累官至江陵府司錄精曉吏道衛

唐書卷三 李嵩

三

伯玉厚遇之府中之事多以咨委性苛刻為伯玉所信

奏為江陵縣令遷少尹歷饒州蘇州刺史皆著政聲李

希烈背叛荆南節度張伯儀數出兵為希烈所敗朝廷

憂之以復久在江陵得軍民心復方在母喪起為江陵

少尹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行軍司馬伯儀既受代以復

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招討使加檢校常侍

先時西京叛亂前後經略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為

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在容

州三歲南人安悅遷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

觀察使會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德宗紀 作庭相次卒官

其下叅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黷亂州縣姦賊

狼藉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又勸導百姓

令變茅屋為瓦舍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喻之

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復曉於政道所在稱理

徵拜宗正卿加檢校工部尚書未一歲會華州節度李

元諒卒以復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仍檢校

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

軍中潰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

度鄭滑觀察營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復到任置營田數

百頃以資軍食不率於民眾皆悅之十二年加檢校左

唐書卷三 李嵩

四

新書 僕射十三年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司

空論曰 賻布帛米粟有差復久典方面積財頗盛為時

所譏

若水齊物族弟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

貌甚偉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

有可觀者建中元年八月卒

李麟皇室之疎屬太宗之從孫也父潛開元初置十道

按察使精選吏才以潛為潤州刺史江南東道按察使

轉號潞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攝御史大夫劍

南節度按察使所歷以誠信待物稱為良吏八年卒贈

戶部尚書諡曰成麟以父任補職累授京兆府戶曹開元二十二年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歷戶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天寶元年遷郎中尋改諫議大夫五載充河西隴右磧西等道黜陟使稱旨遷給事中七載遷兵部侍郎同列楊國忠專權不悅麟同職宰臣奏麟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國忠為御史大夫麟復本官十一載遷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十四載七月以本官出為河東太守河東道採訪使為政清簡民吏稱之其年冬祿山構逆朝廷以麟儒者恐非禦武之用乃以將軍呂崇貴代還復以祭酒歸朝賜爵渭源縣男六月

唐書卷三李麟 五

元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戶部侍郎兼左丞遷憲部尚書至德二載正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扈從宰相韋見素房瑄崔渙已赴鳳翔俄而崔圓繼去元宗以麟宗室子獨畱之行在百司麟總攝其事其年十一月從上皇還京策勳行賞加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褒國公時張皇后干預朝政殿中監李輔國以翊衛肅宗之勞判天下兵馬事充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同朝宰相苗晉卿崔圓已下懼其威權傾心事之唯麟正身謹事無所依附輔國不悅乾元元年罷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時年

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諡曰德賻絹二百疋葬日詔京兆府差官護送官給所須麟好學能文嘗編聚皇朝已來制集五十卷行於時

李國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孫父廣業劍州長史國貞本名若幽性剛正有吏才歷安定扶風錄事參軍皆稱職乾元中累遷長安令尋拜河南尹會史思明逼城元帥李光弼東保河陽國貞領官吏寓於陝數月徵為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為殿中監二年八月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充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兵

唐書卷三李國貞 六

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鎮於絳賜名國貞既至又加充管內河中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國貞既至絳屬軍中素無儲積百姓饑饉難為聚斂將士等糧賜多闕國貞頻以狀聞未報軍中譴譁怨讒左右以告國貞國貞喻之曰軍將何苦如是已為奏聞終有所給突將王振乘眾怨給曰具信宿軍亂攻國貞夜燒衙城門國貞莫知所圖左右勸國貞棄城遁去國貞曰吾銜命為將不能靖難安可棄城乎左右固勸迴避乃隱於州獄詐負縲紲會國貞麾下為賊所擒因指所在遂於獄中執國貞置食其前曰食是將害之國

貞日與爾等討賊何事役爲軍中乏糧已有陳請人不堪賦子無

負於將士耳眾引退突厥將王元新書無元字振獨曰今日

之事豈須問焉抽刀害國貞及二男三大將子儀代

國貞有風彩清白守法爲政急於操下時論以辨吏稱

之追贈揚州大都督國貞峻於操下故其眾思得子儀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

子錡以父蔭調鳳翔府參軍貞元初遷至宗正少卿嘗與卿李幹爭議錡以直不坐德宗兩置之

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天下權酒漕運錡得專之持積財進奉

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朝廷用事臣錡以利交餘皆乾沒於

私國計有瀾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論錡罪狀而

德宗械送賜錡錡遂坑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

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

鬚者爲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於潤州置鎮海軍

以錡爲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

度反狀未發憲宗即位已二年諸道備強者入朝而錡

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兼撫慰

其軍錡乃署判官王澹爲留後既而遷延發期澹與

中使頻喻之不悅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殺澹而食之

監軍使聞亂遣衙將趙琦慰喻又鬻食之復以兵注中

使之頸錡佯驚救解之囚於別館遂稱兵藩落兵薛佶主之挽硬兵

李鈞主之又以公孫玠韓運分總餘軍室五劍分授管內鎮將令殺刺史

屬別將陳伯良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於是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

謀矯制傳檄於蘇杭湖睦等州遂殺其鎮將李深湖州

辛祕亦殺其鎮將趙惟忠而蘇州刺史李素爲鎮將姚

志安所繫釘於船舷生致於錡未至而錡敗得免憲宗

尚節度使王錡爲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

尚衍爲都監招討宣慰使發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

江西浙東兵自宣杭信三州進討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

馬使張子良李奉僊田少卿領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

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亦思向順其密謀多

決於行立乃迴戈趣城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鎮

將干首通衢勢促且敗吾輩徒死不如轉禍希福部衆

大悅遂迴趨城外兵馬至錡曰何人耶曰張中丞也錡怒

甚曰門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錡拊膺曰行立亦叛

吾邪既足逃於女樓下李鈞引兵三百趨出庭院格鬪

行立兵貫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錡聞之舉族慟哭子

良以監軍命曉諭城中執錡於幕絕而出之斬於闕下

逆順且呼錡束身還朝年六十七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

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

爾以宗臣爲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

對以其日與子師回腰斬於城西南其挽硬蕃落將士

或投井自縊紛紛枕藉而死者不可勝紀擢子良檢校工部尚書左

將軍邪國公裴行立泌州刺史贈王澹給事中趙琦和州刺史崔善貞睦州司馬○案地理志泌州本唐州朱全忠表改泌州則憲宗時宰相鄭綱等議錡所坐親疎無泌州名固當作唐州也

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蔣武問曰詔罪李錡一房當是大功內邪武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即淮安王神通之下淮安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孽孫而上累又問錡親兄弟從坐否武曰錡親兄弟是若幽之子若幽有死王事之功如令錡兄弟從坐若幽即宜削籍亦所未安宰相頗以為然故誅錡詔下惟止元惡一房而已從子師偃流嶺南

新書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

亦往往宜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

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獻纒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惟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銜詔命取濫中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應開者惟粗糲而己又有強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端端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貞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錡專鹽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會不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李暉太宗第三子吳王恪曾孫恪第三子琨生信安王禕禕生三子暉嶧嶧志行修立天寶中為南宮郎歷典諸曹十餘年居父喪哀毀得禮服闋以郡王子例封趙國公楊國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於外暉自考

功郎中出為睢陽太守尋而弟峴出為魏郡太守兄弟夾河典郡皆以理行稱十四載入計京師屬祿山之亂元宗幸蜀峴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劍南節度採訪使上皇在都健兒郭千仞夜謀亂上皇御元英樓招諭不從峴與六軍兵馬使陳元禮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時峴為鳳翔太守匡翊肅宗兄弟俱效勳力從上皇還京為戶部尚書改越國公峴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兄弟同制封公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號自峴始二年以宋州刺史劉展握兵

河南有異志乃陽拜展淮南節度使而密詔揚州長史

鄧景山與峴圖之時展徒黨方強既受詔即以兵渡淮景山峴拒之壽春為展所敗峴走渡江保丹陽坐貶袁州司馬寶應二年病卒於貶所追贈揚州大都督官給遞乘護柩還京初峴為戶部尚書峴為吏部尚書知政事峴為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兩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榮耀冠時嶧位終蜀州刺史峴樂善下士少有吏幹以門蔭入仕累遷高陵令政術知名特遷萬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為金吾將軍

遷將作監改京兆府尹所在皆著聲績元宗歲幸溫湯旬內巧供億以

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

惡其不附已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為長沙郡太守

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摘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

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

言帝懼變出峴為零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得

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為政得人心如此永王為江陵

為長至德初朝廷務收才傑以清寇難峴召至行在拜

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載十二月制曰銀青光

祿大夫守禮部尚書李峴饋軍周給開物成務可光祿

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制曰

李峴朝廷碩德宗室蓋臣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

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於峴山是諲等銜之初李輔國

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前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

良被誣搆者繼有之須有追呼諸司莫敢抗御史臺大

理寺重囚有獄推斷未了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

釋放莫敢違者每日於銀臺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

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敕輔國押署然後施

行及峴為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上悟賞峴正直事

並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

由是深怨峴鳳翔七馬坊押官先頗為盜劫掠平人州

縣不能制天興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擒獲決殺之其妻

進狀訴夫冤輔國先為飛龍使黨其人為之上訴詔監

察御史孫鑿推之鑿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

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三司下屬與鑿

同妻論訴不已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於

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

若虛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於肅

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虛奏曰臣出即死上因畱在簾內

有頃伯陽至上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人上

怒叱出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獻郴州桂陽尉鳳翔

尹嚴向及李暉皆貶嶺下一尉鑿除名長流播州峴以

數人咸非其罪所責太重欲理之遂奏若虛希旨用刑

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輕重是無御史臺上怒峴言李

不敢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

謂之曰峴欲專權邪何乃云任毛若虛是無御史臺邪

令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太寬擇木對曰峴言直非

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爾代宗即位徵峴為荆南節

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人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屬

鑿與幸陝峴由商山路赴行在既還京師拜峴為黃門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峴為宰相令去其榻奏請常叅官各舉堪任諫官憲官者不限人數初收東京受偽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處死上意亦欲懲勸天下欲從器議時峴為三司使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陛下含宏之義又失國家維新之典且羯胡亂常無不凌據二京全陷萬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蕩覆或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皆置極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皆

唐書元宗李巨

三

從罔理況河北殘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黨誰人敢圖效順困獸猶鬪況數萬人乎崔器呂譚皆守文之吏不識大體殊無變通廷議數日方從峴奏全活甚眾其料敵決事皆此類竟為中官所擠罷知政事為太子詹事尋遷吏部尚書知江淮舉選置銓洪州明年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永泰二年七月以疾終時年五十八李巨曾祖父號王鳳高祖之第十四子也鳳孫豈嗣號王巨即豈之第二子也剛銳果決頗涉獵書史好屬文開元中為嗣號王天寶五載出為西河太守皇太子杜

良娣之妹婿柳勣陷詔獄巨母扶餘氏吉溫嫡母之妹也溫為京兆士曹推勣之黨以徐徵等往來巨家資給之由是坐貶義陽郡司馬六載御史中丞楊慎矜為李林甫王鉞構陷得罪其黨史敬忠亦伏法以巨與敬忠相識坐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又起為夷陵郡太守及祿山陷東京元宗方擇將帥張垧言巨善騎射有謀略元宗追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人曰如此小兒豈得令見人主經月餘日不得見元宗使中官召入奏事元宗大悅遂令中官劉奉庭宣敕令宰相與巨語幾亭午方出國忠頗怠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

唐書元宗李巨

古

賊公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軍將能與相公手打賊乎尋授陳畱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翼日巨稱官銜奉謝元宗驚曰何得令攝即日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為賊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元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先領三節度事有詔貶炅為果毅以潁川太守來瑱兼御史中丞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元宗曰卿隨宜處置之巨至內鄉趣南陽賊將畢思琛聞之解圍走巨趣何履光趙國珍同至南陽宣敕貶炅

削其章服令隨軍效力至日晚以恩命令復位至德

二載為太子少傅十月收西京為留守兼御史大夫三

年夏四月加太子少師兼河南尹充東京留守判尚書

省事充東畿採訪等使於城市橋梁稅出入車牛等錢

以供國用頗有乾沒士庶怨讟後與妃張氏不睦巨選府縣

官備使令妃亦引捕博少張氏即皇后從父妹也宗正

卿李遵構之發其所犯贓賄貶為遂州刺史屬劍南東

川節度兵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眾襲節度使李

奐於綿州路經遂州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為子璋所

殺子則之以宗室歷官好學年五十餘每執經詣太學

聽受嗣曹王臯自荆南來朝稱薦之貞元二年自睦王

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以從父甥實申追遊無間

親累貶昭州司馬

史臣曰高孝友清慎居官有稱齊物貞廉整肅復節制

權謀國貞清白守法皆神通之曾元宗室之翹楚錡之

為逆不累其親前人之積德彰矣當朝之用法明矣然

高發人陰私齊物積財興議國貞急於操下皆尺之短

也麟修整峒循良匪躬立事始終無玷者皆宗室之英

也峴之剛正才略有足可稱初為國忠所憎終沮朝恩

疑作輔國之勢處羣邪之內堅獨正之心是不吐也活東都

之命是不茹也庶幾乎仲山甫之道焉巨以剛銳果決

亦可嘉焉終以贓賄貪殘良可痛也

贊曰宗室賢良枝葉茂盛最尤者誰峴獨守正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唐書三十三

七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四

列傳六十四

苗晉卿 子榮從新書增 裴冕

裴遵慶 子向 向孫樞

苗晉卿 字元輔 上黨壺關人世以儒素稱祖夔高道不仕追贈禮部尚書父殆庶官至絳州龍門縣丞早卒以晉卿贈太子少保晉卿幼好學善屬文進士擢第初授懷州修武尉歷奉先縣尉坐累貶徐州司戶參軍秩滿隨調判人高等授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員外郎開元二十三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與吏部郎中孫遜並拜中書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權知吏部

唐書晉卿苗晉卿

一

選事晉卿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晉卿必含容之畧無愠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政既寬弛胥吏多因緣為姦賄賂大行時天下承平每年赴選常萬餘人李林甫為尚書專任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遙主之選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務求其實天寶一年春御史中丞張倚男爽參選晉卿與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爽在其首眾知爽不讀書論議紛然有蘇孝愷者嘗為范陽勸令事安祿山具其事告之祿山恩寵特異

謁見不常因而奏之元宗大集登科人御花塲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爽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晉卿貶為安康郡太守遷為武當郡太守張倚為淮陽太守救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為戲笑天寶三載閏二月轉魏郡太守充河北採訪處置使居職三年政化洽聞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禮下公門式路馬況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會鄉黨飲累日而去 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謂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其恭又出俸錢

唐書晉卿苗晉卿

二

三萬為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尋改河東太守河東採訪使 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 人為 江尚書 東京留守徵為憲部尚書 兼左丞 屬祿山叛逆 實延芝奔 楊國忠以晉卿有時望將抑之乃奏云宜以大臣鎮邊東道遂出為陝州刺史陝號兩州防禦使及入對固辭老病山是忤旨改憲部尚書致仕及朝廷失守衣冠流離道路多為逆黨所脅自陳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洛陽晉卿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會肅宗至鳳翔手詔追晉卿赴行在即日拜為左相軍國大務悉以咨之既收兩京以功封韓國公食實封五百戶改為侍中後以賊寇漸除屢乞骸骨優詔

許之罷知政事為太子太傅明年帝思舊臣復拜為侍
中晉卿寬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
魏人思之為立碑頌德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
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日必曉而修身守位
以智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
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
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
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
史思明亂持元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冢宰上表固辭曰
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宰更無事
迹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殘寇猶虞日殷
萬務皆緣兵馬屯守討襲善算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

唐書晉卿

三

行古之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
居注亦於禮部檢見舊敕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
位之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為君臨天下難徇常情
今遺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
則無冢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斷斷不勝
大願伏惟陛下知理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
宜無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昏貌朽加以疾病
事有急速斷在須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哀已
五日矣願准遺詔聽政則四夷萬國無任悲幸肅宗時
疾彌留覽表頌絕乃許數日肅宗宴駕代宗踐祚又詔

晉卿攝冢宰晉卿上表懇辭曰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
時百官聽於冢宰者蓋君幼小御極事殷情理當然法
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變通垂範作則可
舉而行又士或墨綬時遇金革豈非銜恤謂義在斷恩
且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絕指景悼生此
匹夫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陛下
於大行皇帝柩前卽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不
易之典則知所畧不為害所存是適權防威滅端所利
者大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罔
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內萬務在中

唐書晉卿

四

須達宸聰始成國政百僚萬姓及僧道耆壽等相顧聚
言以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況久無攝攝臣不敢奉詔
特乞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眾情不勝懇願
伏望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上號泣從之時晉卿年已
衰暮又患兩足上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為御小
延英召累日一視事歷三朝皆以謹密見稱廣
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臥於私第蕃聞之輿入通
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宮及上自陝至冊為太保罷
知政事又詔以太保致仕永泰元年四月薨年八十一輟朝
三日贈太令京兆少尹一員護喪事緣葬請物並官給

賻絹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議諡曰懿獻初晉卿
東都留守引用大理平事元載為推官至是載為中書
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改諡曰文貞嘗自為父碑

上賊入上黨焚蕩畧盡而苗氏松檟無傷大歷七年令配享肅宗廟庭十子堅祭垂向昌稷望成祭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祭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同祭等宜與外官贊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眾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啟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之推安肯為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為之况老臣乎帝然之而祭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河東人也為河東冠族天寶初以門蔭再選

唐書百卷裴冕

五

渭南縣尉以吏道聞御史中丞王鉉充京畿採訪使表為判官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冕雖無學術守職通明果於臨事鉉甚委之鉉得罪有詔延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及鉉得罪伏法時宰臣李林甫方竊權柄人咸懼之鉉負佐數百不敢窺鉉門冕獨收鉉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冕自是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行軍司馬累遷員外郎中元宗幸蜀至益昌郡遙詔太子克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之副是時冕為河西行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時勢勸之朔方亟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曰主

唐書百卷裴冕

六

上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不可少失况賢智乎太子曰南平寇逆奉迎鑾輿退居儲貳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也冕與杜鴻漸又進曰殿上藉累聖之資有天下之表元貞萬國二十餘年殷憂啟聖正在今日所從殿下六軍將士皆關輔百姓日夜思歸大軍一散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從眾臣等敢以死請凡勸進五上乃依肅宗即位以定策功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倚以為政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

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為弊肅宗移幸鳳翔罷冕知政事遷右僕射兩京平以功封冀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克劔南西川節度使又入為右僕射永泰元年與裴遵慶等並集賢待制代宗求舊拜冕兼御史大夫充護山陵使冕以倖臣李輔國權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使判官煇坐法冕坐貶施州刺史數月移澧州刺史大歷中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勳元振思其賢遂加誥構海內寬之陛下宜還冕于朝俾復輔相必能致治成化復徵為左僕射元載秉政載為新平縣尉王鉉辟在巡內冕常引之載頗德冕會宰臣杜鴻漸卒載

遂舉冕代之冕時已衰察載以其順已引為同列受命

之際蹈舞絕倒載趨而扶起代為謝詞冕兼掌兵權留

守之任元帥兼河南江淮副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

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

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

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為僕射樣初代鴻漸小吏以俸

錢支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拜職未

盈月卒大曆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輟朝三日贈太尉

賻帛五百匹粟五百石始肅宗廟唯苗晉卿配享冕

奏言肅宗為元帥時師繼一旅冕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號勇幾十餘萬既逾月房昭來又一年而晉

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

不與有詔冕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絳州聞喜人也代襲冠冕為河東著族遵

慶志氣深厚機鑒敏達自幼強學博涉載籍謹身晦跡

不干當世之務以門蔭為典累授潞府司法參軍時

年已老未為人所知隨調吏部授大理寺丞剖斷刑獄

舉正綱條理行始著邊將肅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

聚人力不足加眾焉能遷司門員外吏部員外郎專判

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

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

事第一由是大知名天寶末楊國忠當國出不附已者

例為外官遵慶亦出為郡守肅宗即位徵拜給事中尚

書右丞吏部侍郎恭儉克己遲重謹密頗有時望上元

中肅華輔政素知遵慶每奏見累稱之遷黃門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汾上指中官

為詞上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懷恩遵慶既見

懷恩具陳朝旨懷恩引過聽命將隨遵慶朝謁為副將

范志誠以邪說惑之懷恩遂以懼死為詞會蕃寇陷京

師乘輿幸陝遵慶自汾州奔赴行在及乘輿還京以遵

慶為太子少傅永泰元年與裴冕等並於集賢院待制

罷知政事尋改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

注官時時有選人天興縣尉陳瑄于銓庭言詞不遜凌

突無禮代宗詔付遵慶於省門鞭三十貶為吉州員外

司戶參軍遵慶守儒行老而彌謹嘗為風狂族姪搗登

聞鼓告以不順上知其謬不省其見信如此性醇正老

薦賢有來謝者以為耻諫而見從即內益大曆十年十

月薨於位年九十餘遵慶初登省郎晉著王政記述今

古治體識者覽之知有公輔之量

子向字係仁少以門蔭歷官至太子司議郎建中初李

紆為同州刺史奏向為從事朱泚反李懷光又叛河中

使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紆來奔奉天向領州務貴

先因脅縣尉林寶役徒板築不及期將斬之吏人百姓奔竄向卽詣貴先軍壘以逆順之理責之貴先感悟遂來降故同州不陷向繇是知名累爲京兆府戶曹轉櫟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爲戶部員外郎德宗季年天下方鎮副倖多自選於朝防一曰有變遂就而授之節制向已選爲太原少尹德宗召見喻旨尋用爲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改汾州刺史轉鄭州又復爲太原少尹兼河南節度副使改晉州刺史克本州防禦史遷虢州刺史入爲京兆少尹拜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入爲大理寺卿出遷陝虢都防禦觀察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長壽縣 九

九

使三歲拜左散騎常侍自常侍復爲大理向本以名相子以學行自飾謹守其門風歷官仁智推愛利及於人至是以年過致政朝廷優異乃以吏部尚書致仕於新昌里第內外支屬百餘人向所得俸祿必同其費及領外任亦挈而隨之有孤惸疾苦不能自恤向尤周給至今稱其孝睦焉大和四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登進士第累官至御史大夫卒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宰相杜審權出鎮河中辟爲從事得祕書省校書郎再遷藍田尉直宏文館大學士王鐸深知之鐸罷相失職樞亦久之不調從僖

宗幸蜀中丞李煥奏爲殿中侍御史遷起居郎中和初王鐸復見用以舊恩徙爲鄭滑掌書記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入朝歷兵吏二員外郎龍紀初擢拜給事中改京兆尹宰相孔緯尤深獎遇大順中緯以用兵無功貶官樞坐累爲右庶子尋出爲歙州刺史乾寧初入爲右散騎常侍從昭宗幸華州爲汴州宣諭使初樞自歙州罷郡歸朝路經大梁時朱全忠兵威已振樞以兄事之全忠由是重之及樞傳詔全忠皆稟朝旨獻奉相繼昭宗甚悅乃遷兵部侍郎時崔胤專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結改樞吏部侍郎未幾換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其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長壽縣 十

十

年冬昭宗幸華州崔胤貶官樞亦爲工部尚書天子自岐下還宮以樞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廣南節度使制出朱全忠保薦之言樞有經世才不可棄之嶺表尋復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累兼吏部尚書判度支崔胤誅以全忠素厚相位如故從昭宗遷洛陽駐蹕陝州進右僕射宏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嘗奏用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諸相議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節鉞之命何藉樂卿恐非元帥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聞樞言謂質佐曰吾常以裝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

伍觀此議論本態露矣切齒含怒柳璨聞全忠言尋希

旨罷樞相位和陵耐享拜尚書左僕射五月責授朝散

大夫登州刺史尋再貶瀧州司戶六月十一日行及滑

州全忠遣人殺之於白馬驛投屍於河時年六十五初

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之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史臣曰晉卿謹身莅事足為純臣避寇全忠固彰大節

然博達精審豈不知寬猛之道哉奉林甫之旨順胥吏

之意悅附張倚欺罔時君生為重臣諂林甫之勢也歿

改美諡引元載之恩焉或言晉卿不為巧宦者誠不信

也曷力贊中興名居大位奉公抱義可以致身賣官度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裴遵慶 上

僧是何為政及其老也貪冒尤深遵慶學術貞明為國

忠所出恭儉謹密遇蕭華素知位重行純老而彌篤彼

二公固有慚德向克荷堂構不墜門風樞因盜而振盜

憎而亡宜哉君子守道遠刑益慮此也

贊曰與矣晉卿貪哉裴冕遵慶父子及之者鮮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五

列傳六十五

魯炆

裴茂

來瑱

周智光

魯炆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餘涉獵書史以蔭補左

六年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為別奏顏真卿為監察御

史使至隴右翰嘗設宴真卿謂翰曰中丞自郎將授將

軍便登節制後生可畏得無人乎炆時立在階下翰指

炆曰此人後當為節度使矣從破石堡城收河後以隴

右破吐蕃跳盪功累授右領軍大將軍同正員賜紫金

魚袋祿山之亂遷任將帥十五載正月拜炆上洛太守

未行於帝前畫遷南陽太守本郡守捉仍充防禦使封

鄉公尋兼御史大夫充南陽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

道子弟五萬人屯葉縣北渚水之南築柵四面掘壕以

自固至五月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來擊之眾欲出戰

炆不許賊於營西順風燒烟營內坐立不得橫門扇及

木爭出賊矢集如雨炆與中使薛道等挺身遁走餘眾

盡沒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太

守徐浩未至裨將嶺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軍多懷金

銀為資糧軍資器械盡棄於路如山積至是賊徒不勝

其富炆收合殘卒保南陽郡為賊所圍尋而潼關失守

賊使哥舒翰招之不從又使偽將豫州刺史武令珣攻之累月不能克武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潁川太守來瑱襄陽太守魏仲犀合勢救之犀使弟孟馴為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遂大敗吳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肉而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藉肅宗使中官將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賊若擒我敕使我亦何安顏真卿適自河北次於襄陽謂仲犀曰曹使既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得沮之縱為賊所獲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中

唐書卷五

二

官馮廷瓌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日昇又自有謙騎數人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徒望見知其驍銳不敢逼日昇既入城吳衆初以為望絕忽有使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日昇以其十人至襄陽取糧賊雖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吳在圍中一年救兵不至晝夜苦戰人相食至德二載五月十五日率衆持滿傳矢突圍而出南陽投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殺賊甚衆賊又知其決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御史大夫襄陽節度使時賊志欲南侵江漢賴吳奮命扼其衝要南夏所以

保全十月王師收兩京承嗣等奔於河北南陽遭大亂之後距鄧州二百里人煙斷絕遺骸委積於牆壘間十二月策勳行賞詔曰特進太僕卿南陽郡守兼御史大夫權知襄陽節度事上柱國金鄉縣公魯吳蘊是韜畧副茲節制竭節保邦悉心陷敵表之旗幟分以土田可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國公食實封二百戶兼京兆尹乾元元年案紀在二年兼鄭州刺史充鄭國潁亳等州節度使乾元元年為淮西襄陽節度使鄧州刺史十月與朔方節度使司徒郭子儀河東節度使太尉李光弼等九節度同圍安慶緒於相州吳領淮西襄陽節

唐書卷五

三

度行營步卒萬人馬軍三百以李抱玉為兵馬使吳分界知東面之北二年六月當作三月六日賊將史思明自范陽來救戰於安陽河北王師不利吳中流矢奔退時諸節度以回紇戰敗因而退散盡棄軍糧器械所過虜掠吳兵士剽奪尤甚人因驚怨有詔來瑒節度淮西五日徒吳陳鄭毫節度使至新鄭縣聞郭子儀已整衆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吳憂懼仰藥而卒年五十七裴莪以門蔭入仕累遷京兆府司錄參軍來瑒鎮陝州引為判官瑒移襄州又為瑒行軍司馬瑒遇之甚厚及瑒淮西之敗逗留不行莪密表聞奏朝廷以瑒掌重兵

惡之密詔以茂代瑱為襄州刺史充防禦使茂本鎮穀城及受密命乃率麾下二千人赴襄陽時瑱亦奉詔依舊任瑱遂設具於江津以俟之茂初聲言假道入朝及見瑱即云奉代且欲視事瑱報曰瑱已奉恩命復任此茂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軍因與瑱兵交戰茂大敗士卒死傷殆盡茂走還穀城舊營瑱追擒之朝旨務安漢南乃歸咎於茂寶應元年七月敕曰前襄州刺史裴茂性本頑疎行惟狂悖頃因試用爰委軍戎守在要衝無聞方畧所以申命來瑱重撫漢南即宜奔赴闕廷謝其曠職而乃顧惜名位輕圖異端誣構忠

裴茂

四

良妄與兵甲遠令追召敢欲逗留是有無君之心不唯罔上之罪又轉輸之物軍國所資擅為費用其數甚廣據其抵犯合寘嚴誅但自朕登極已來屢施恩宥肆諸朝市所未忍為宜寬殊死之刑俾就投荒之謫宜除名長流費州茂器局輕褊初與師徒給用無節及收撓遲迴赴召將至京師會有是命既行至藍田驛賜自盡來瑱邠州永壽人也父曜起於卒伍開元十八年為鴻臚卿同正員安西副都護持節積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後為右領軍大將軍仗內五坊等使名著西陲寶應元年以子貴贈太子太保瑱少尚名節慷慨有大志頗

涉書傳天寶初四鎮從職十一載為左贊善大夫殿中侍御史充伊西北庭行軍司馬元宗詔朝臣舉智謀果決才堪統眾者各一人拾遺張鎬薦瑒有縱橫之畧臨事能斷堪當禦侮之任擢穎川太守丁母憂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垺復薦之起復兼汝南郡太守未行改潁川太守賊攻之城中積粟素多瑒繕修有備賊繼至城下瑒親射之無不應弦而斃賊使降將畢思琛招瑒琛即瑒父曜故將城下拜泣弔瑒瑒不應前後殺賊頗眾咸呼瑒為來嚼鐵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攝御史中丞本郡防禦使及河南淮南遊奕逐要招討等使魯炅敗於

來瑒

五

葉縣退守南陽乃以瑒為南陽太守兼御史中丞充山南東道節度防禦處置等使以代炅尋以嗣號王巨為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因奏炅能守南陽詔各復本位賊攻圍南陽累月瑒分兵與襄陽節度使魏仲犀救之犀遣弟孟馴將兵至明府橋望風敗走賊追躡大敗而還兵素少遇敗人情懼瑒緩撫訓練賊不能侵詔為淮南西道節度使收復兩京與魯炅同制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潁國公食實封二百戶餘如故乾元元年召為殿中監二年初除京州刺史河西節度經畧副大使未行屬相州官軍為史思明所敗東京震駭

元帥司徒郭子儀鎮穀水乃以瑱為陝州刺史充陝虢等州節度并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襄州軍將張維瑾曹玠率眾謀亂殺刺史史翺以瑒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既至維瑾降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渠又戰汝州獲馬牛橐駝凡兩戰斬首萬級上元二年肅宗召瑒入京瑒樂襄州將士亦慕瑒之政因諷將吏州牧縣宰上表請留之身赴詔命行及鄧州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呂諲王仲昇及中官皆言瑒布恩惠懼其得士心以瑒為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郢隨等六

唐書

來真

六

州節度餘並如故俄而淮西節度王仲昇與賊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為賊所虜初仲昇被圍累月呂諲病於江陵瑒在襄州又恐仲昇構已遂顧望不救及師出仲昇已沒裴茂頻表陳瑒之狀謀奪其位稱瑒善謀而勇崛強難制宜早除之可一戰而擒也肅宗然之遂以瑒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蘄黃光沔節度觀察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五州節度觀察使外示尊崇實奪其權也加裴茂兼御史中丞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以代之瑒懼不自安上表稱淮西無糧饋軍臣去秋種得麥請待收麥畢赴上復

諷屬吏請留之裴茂於商州召募以窺去就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即位因復授瑒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等使官如故潛令裴茂圖之其月十九日裴茂率眾浮漢江而下日暮候者白瑒謀於帳下副使薛南陽曰尚書奉詔留鎮裴茂以兵代是無名也且茂之智勇非尚書敵也眾心歸尚書不歸於茂彼若乘我之不虞今夕而至直燒城市我眾必懼而亂彼乘亂而擊則可憂也若及明而至尚書破之必矣翼日平明茂督軍士五千列於穀水北瑒以兵逆之登高而陣呼茂將士告之曰爾何事來曰尚書不受命謹奉中丞伐罪人若尚書受

唐書

來真

七

替謹當釋兵瑒曰恩制復除與此州乃取告身敕書以示茂軍皆曰偽也承命討君豈千里空歸富貴在於今日遂爭射之瑒奔歸旗下薛南陽曰事急矣請以三百騎為奇兵尚書勿與之戰兩軍相見遂以麾下旁萬山而出其背表裏夾攻茂軍大敗投水而死殺獲殆盡裴及弟薦脫身北走妻子並為瑒所擒瑒甚厚撫之因抗表謝罪擒茂於申口送至京師長流費州賜死於監田故驛八月瑒入朝謝罪代宗特寵異之遷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代左僕射裴冕充山陵使時中官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居中

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故令仲昇陷賊二年代宗含怒久之因是下詔曰春秋之義貴在於必書君臣之間法存於無捨沮勅式遵於前典進退莫匪於至公惡稔既彰明罰難貸開府儀同三司行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潁國公來瑱謬當任用素乏器能亟歷班榮累經節制莅職茂聞於成績登朝虛美於崇名頃者分閫頒條久淹江漢或頻徵不至或移鎮遲留實乖堂陛之義爰及干戈之忿朕以舊臣宿將當在含宏會其來庭用甄後効超登宰輔光拜夏卿列在三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八

掩其一肯山陵先遠事委近臣謀謨素關於大猷卜祝頗聞於私議實虧周慎且間樞言何以輔弼鼎司儀刑簪紱據其所犯合置殊科以嘗侍軒闈用存寬免之辜緬範舊章兼膺黜削之譴其身官爵一切削除寶應二年正月貶播州縣尉員外置翼日賜死於郡縣籍沒其家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於坎中校書郎殷亮後至獨哭於屍側貨所乘驢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葬而祭走歸京師代宗既悟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流溱州先是瑱行軍司馬龐充統兵二千人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將士魚目等迴

兵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德之奔房州昭及薛南陽與右兵馬使梁崇義不協相圖為崇義所殺朝廷授崇義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以代瑱崇義為瑱立祠四時拜饗不居瑩廳及正堂視事於東廂下構一小室而寢止抗疏哀請收葬優詔許之廣德元年追復官爵

周智光本以騎射從軍常有戎捷自行開登偏裨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鎮陝州與之昵狎朝恩以扈從功恩渥從厚奏請多允屢於上前賞拔智光累遷華州刺史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吐蕃迴紇党項羌渾奴刺十餘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九

萬眾寇奉天澧泉等縣智光邀戰破於澄城收駝馬軍資萬計因逐賊至鄜州智光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懼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優容俾杜冕使梁州實避警也永泰二年十二月智光專殺前虢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龐充充方居緘經潛行智光追而斬之又劫諸節度使進奉貨物及轉運米二萬碩據州反智光自鄜坊專殺朝廷患之遂聚亡命不逞之徒眾至數萬縱其剽掠以結其心初與陝州節度使皇甫溫不協監軍張志斌自陝入奏智光館給禮慢志斌責其不肅智光大怒曰

僕固懷恩豈有反狀皆由爾鼠輩作福作威懼死不敢入朝我本不反今為爾作之因此下斬之燹其肉以飼從者時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崔圓入覲方物百萬智光強留其半舉選之士竦駭或竊同州路以過智光使部將邀斬於乾坑店橫死者眾優詔以智光為尚書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以授之智光受詔慢罵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郵若加陝虢商鄜坊五州至可智光有數子皆彎弓二百斤有萬人敵堪出將入相只如挾天子令諸侯天下只有周智光合作因歷數大臣之過元仙股慄智光贈絹百疋遣之於州郭置生祠俾將吏百姓祈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十一

禱大曆二年正月密詔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率兵討智光許以便宜從事時同華路絕上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付子儀縱裂帛寫詔置蠟丸中遣家童間道達焉子儀奉詔將出師華州將士相顧携貳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以其所管降子儀貶智光為澧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仍聽將一百人隨身便路赴任其所部將士官吏一無所問乃以兵部侍郎張仲光為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使又以大理卿敬括為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長春宮等使是日智光為帳下將斬首并子元耀元幹等二人來獻丁卯

臬智光首於皇城之南街二子腰斬以示眾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候蔣羅漢並伏誅餘黨各以親疎准法定罪命有司具儀狀告太清宮太廟七陵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覲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往禦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至潼關二百里間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著紙衣或數日不食者史臣曰嘗讀李陵傳戰敗不能死屈節降虜庭君不得為忠臣母不得為孝子每長嘆久之吳收澧水敗眾守南陽孤城每蹈危機竟効死節料敵雖非其良將事君不失為忠臣茂浮躁無行狂悖用兵宜其死矣瑱善軍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十二

政得士心庶幾干城禦侮者哉始固名位為裴茂巧言終歸朝廷遭元振誣構賜死之辜匪辨用刑之道不明致舊將立祠門吏偷葬出將入相一至於斯惜哉智光狂悖不足與論

贊曰魯貝竭節來瑱枉死裴茂兇人智光逆子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五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六

列傳六十六

崔器

趙國珍

崔瓘

敬括 孫晦從新書增

韋元甫

魏少遊

衛伯玉

李承

元結

從新書增 父延祖

崔器深州安平人也曾祖恭禮狀貌豐碩飲酒過斗貞觀中拜駙馬都尉尚神堯館陶公主父肅然新書宰相世系表名器平陰丞器有吏才性介而少通舉明經歷官清謹天寶六載為萬年尉踰月拜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為東畿

唐書卷六十六 崔器

一

採訪使引器為判官渾坐賊流貶嶺南器亦隨貶十三年量移京兆府司錄轉都官員外郎出為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沒於賊仍守奉先居無何屬賊黨同羅叛賊長安守將安守忠張通儒並亡匿又渭上義兵起一朝聚徒數萬器懼所受賊文牒符敕一時焚之勝召義師欲應渭上軍及渭上軍破賊將崔乾祐先鎮蒲同使麾下騎三十人捉器器遂北走靈武器素與呂諲善諲引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從肅宗至鳳翔加禮儀使克復二京為三司使器草儀注駕入城令陷賊官立于含元殿前露頭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以刀杖環衛令扈從羣

官宰臣已下視之及收東京令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如

西京之儀器性陰刻樂禍殘忍寡恩希旨奏陷賊官準

律並合處死肅宗將從其議三司使梁國公李峴執奏

固言不可乃六等定罪多所原宥唯陳希烈達奚珣斬

於獨柳樹下後蕭華自相州賊中仕賊官歸闕奏云賊

中仕官等重為安慶緒所驅脅至相州初聞廣平王奉

宣恩命釋放陳希烈已下皆相顧曰我等國家見待如

此悔恨何及及聞崔器議刑太重眾心復搖肅宗曰朕

幾為崔器所悞呂諲驟薦器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

元元年七月器病脚腫月餘疾亟瞑目則見達奚珣叩

唐書卷六十六 崔器 趙國珍

二

頭曰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器答曰達奚大尹嘗訴冤

於我我不之許如是三日而器卒

趙國珍牂牁之苗裔也天寶中以軍功累遷黔府都督

兼本管經畧等使時南蠻閭羅鳳叛宰臣楊國忠兼劍

南節度遙制其務屢喪師徒中書舍人張漸薦國珍有

武畧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餘年

中原興師唯黔中封境無虞代宗踐祚特嘉之召拜工

部尚書大厯三年九月以疾終贈太子太傅

崔瓘博陵人也以士行聞莅職清謹累遷至澧州刺史

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

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可以開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以甄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權到官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厯五年四月會月給糧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構亂犯州城以殺達奚觀為名權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聞其事悼惜久之

敬括新書敬晦傳字叔弓河東人也少以文詞稱鄉舉進士又應制登科再遷右拾遺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天寶末宰臣

楊國忠出不附已者括以例為果州刺史累遷給事中

兵部侍郎大理卿性深厚志尚簡淡在職不務求名因循而已大厯初叛臣周智光伏誅詔選循良為近輔以括為同州刺史歲餘入為御史大夫運重推誠於下未嘗以私害公士頗稱之而從容養望不舉綱紀士亦以此少之大厯六年三月卒

孫晦字日彰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於是不帥不政法陵類曙引大吏庭責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中吏任晦議諸將曰吏旨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為伍奈何謝閣府咨美擢累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重以詐營回天子御史平吳湘獄得罪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權酒若官用告要晦處身儉勤費力遂充徙充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令司

卒贈兵部尚書諡曰肅晦兄昕暉弟昭俱第進士籍所為河陽節度使暉右散騎常侍世寵其家

韋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以吏術知名本道採訪使韋涉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訛覆涉推誠待之時謂員推韋狀元甫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大厯初宰臣杜鴻漸首薦之徵為尚書右丞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粗理大厯六年八月以疾卒於位魏少遊字少遊鉅鹿人也早以吏幹知名歷職至朔方水

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留少遊知留

後備宮室掃除之事少遊以肅宗遠離宮闕初至邊藩故豐供具以悅之將至靈武少遊整騎卒千餘干戈耀日於靈武南界鳴沙縣奉迎備威儀振旅而入肅宗至靈武殿宇御幄皆象宮闈諸王公主各設本院飲食進御窮其水陸肅宗曰我至此本欲成大事安用此為命有司稍去之累遷衛尉卿除左司郎中兩京平封鉅鹿鄴河洛震駭少遊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附已改衛尉卿乾元二年十月議率朝臣馬以助軍少遊與漢中郡王瑒沮其議上知之貶渠州長史後為京兆尹詩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

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正員三品已上諸王駙馬中
暮周已上親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官畿令赤
縣丞簿尉敕從之遷刑部侍郎大厯二年四月出爲洪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四
年六月封趙國公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小胥恃劉
希暹魚朝恩之勢恣行兇忍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既誅
元載當權納明觀姦謀容之特令江西効力明觀未出
城百姓萬眾聚於城外皆懷博石候之期投擊以快意
載聞之特令所由吏擁百姓入城內由是獲免在洪州
二年少遊爲觀察使承元載意苟容之及路嗣恭代少

唐書元載少遊

五

遊到州卽日杖殺識者以是戒魏之名多路之政大厯
六年三月已未卒於官贈太子太師少遊居職緣飾成
務有規檢善任人果於集事前後四領京尹雖無赫赫
之名而齷齪廉謹有足稱者

衛伯玉有膂力幼習藝天寶中杖劍之安西以邊功累
遷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卽位興師靖難伯玉激憤思
立功名自安西歸長安初爲神策軍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
乾元二年十月逆賊史思明遣僞將李歸仁鐵騎三千
來犯伯玉以數百騎於疆子坂擊破之積尸滿野虜馬
六百匹歸仁與其黨東走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知

軍事轉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獻俘百餘人至闕下詔
解縛而赦之遷伯玉神策軍節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
明領眾西下圖長安史朝義率其黨夜襲陝州伯玉以
兵逆擊大破賊於永寧賊退進位特進封河東郡公廣
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畧可當
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
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陽郡王大厯初丁母憂朝廷
以王昂代其任伯玉潛諷將吏不受詔遂起復以本官
爲荆南節度等使時議醜之大厯十一年二月入覲以
疾卒於京師

唐書李承伯玉

六

李承趙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遠之孫國子司業奮之
第二子也承幼孤兄擘鞠養之旣長事兄以孝聞舉明
經高第累至大理評事充河南採訪使郭納判官尹子
奇圍汴州陷賊拘承送洛陽承在賊庭密疏姦謀多獲
聞達兩京克復例貶撫州臨川尉數月除德清令旬日
拜監察御史淮南節度使崔圓請留充判官累遷檢校
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圓卒歷撫州汀州二刺史課績
連最遷檢校考功郎中兼江州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尋
爲淮南西道黜陟使奏於楚州置常豐堰以禦海湖屯
田瘠鹵歲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時梁崇義縱恣倨慢朝

廷將加討伐李希烈揣知之上表數崇義過惡請率先
誅討上悅之每對朝臣多稱希烈忠誠承自黜陟迴因
奏之曰希烈將兵討伐必有微勲但恐立功之後縱恣
跋扈不稟朝憲必勞王師問罪上初未之信無幾希烈
既平崇義果有不順之迹上思承言故驟加擢用建中
二年七月拜同州刺史河中尹晉絳都防禦觀察使九
月轉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鹽鐵等使希烈既
破崇義擁兵襄州遂有其地朝廷慮不受命欲以禁兵
送承承請單騎徑行既至希烈處承於外館迫脅萬態
承恬然自安誓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虜闔境所有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希烈

而去襄漢為之空承治之一年頗得完復初希烈雖歸
蔡州留將校等於襄州守當時所掠得財帛什物等後
使襄漢往來不絕承亦使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
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愴等及曾等謀殺希烈以祿歸
朝多承首建謀也累賜密詔褒美之承尋改檢校工部
尚書兼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建中四年七月
卒於位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承少有雅望至其從官
頗以貞廉才術見稱於時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
宗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并馬牝牡各五

十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姿儀嘗曰我承
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吾當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
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救其母曰此
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姬強勸
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
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達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
樹名節無近耻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
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
進士禮部侍郎湯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元結

八

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沉浮人間國子司
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
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
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
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
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
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鋌強寇師及渭西曾不踰
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
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
徙踵繁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

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爲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爲羯逆傷汗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由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叅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廢芻良馬宮

唐書卷六十六 元結

九

籍美女與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頓首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強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其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於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讐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

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呖歎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忘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寃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

唐書卷六十六 元結

十

再頗類諧戲今有仁卹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徭弊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叅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叅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齒於泌南名曰哀邱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

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誣請益兵拒賊帝
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誣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
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
勇者可與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
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
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
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
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牒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
故以元子為稱天下兵興逃亂入倚玕洞始稱倚玕子
後家襄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元結

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
戲更曰聲叟彼謂以聲者為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
筭筭而畫船獨聲齟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
猶聲乎公守著作不帶筭筭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聲
齟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
鉤加於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慚帶乎筭
筭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聲叟不羞聲齟於鄰里吾又
安能慚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為稱直荒
浪其性情誕漫其所為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
為語曰能帶筭筭全獨而保生能學聲齟保宗而全家

聲也如此漫乎非邪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
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
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為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
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羣羸離未有所安嶺南
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
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
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
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
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畧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
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元結

教至立石頌德罷歸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史臣曰自古酷吏濫刑幸免者多矣苟無強魂為累沮
議者惑焉器深文樂禍居官令終非達奚訴冤無以顯
其陰責矣國珍守黔溪墮修禮法括推誠馭下元甫為
政寬簡少遊規檢集事皆可稱者伯玉破敵立功足為
猛士丁憂冒寵終是武夫承忠懇謀議勤勞盡瘁方之
者鮮矣

贊曰崔器深文達奚作祟七子伊何李承為最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七

列傳六十七

肅宗代宗諸子

越王係 承天皇帝倓

衛王佖 彭王儼

兗王儻 涇王倓

鄆王榮 襄王儼

杞王倓 召王儻

恭懿太子侶 定王侗

宋王儻

昭靖太子邈 均王遐

睦王述 丹王逾

恩王遼 韓王迥

簡王遘 益王迺

隨王迅 荆王選

蜀王遯 忻王造

韶王暹 嘉王運

端王遇 循王適

恭王通 原王達

雅王逸

肅宗皇帝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宮人孫氏生

越王係張氏生承天皇帝王氏生衛王佖陳婕妤生彭王僅韋妃生兗王儻張美人生涇王倓裴昭儀生襄王儼段妃生杞王倓崔妃生召王儻張皇后生恭懿太子侶定王侗宮人生鄆王榮宋王儻

越王係本名儻肅宗第二子也天寶中封南陽郡王授特進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越王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河北史思明僭號於相州王師未集朝廷震駭詔以李光弼握兵關東以代子儀光弼請以親賢統師七月詔曰握兵之要古先為重命帥之道心膂攸憑是知靖難夷兇必資於金革摠戎授律寔仗於親賢

蓋將底寧邦家保息黎獻者矣朕以薄德繼承鴻緒往屬元兇暴亂中夏不寧上憑宗社之靈下藉熊羆之力由是廓清咸洛拯此生人頃以河朔殘妖尚稽天討蛇豕竊依於城堡塗炭久被於齊眈朕為人父母寧忘閔念雖好生息戰每冀其歸降而餘孽昧恩靡聞於悔禍所以軒后親征於獯鬻周文致役於昆夷古之用兵蓋非獲已趙王係幼稟異操夙懷韜畧負東平之文學蘊任城之智勇性惟忠孝持愛敬以立身志尚權謀有經通之遠智知子者父方有屬於維城擇能而授俾克申於戎律且兇徒嘯聚頗歷歲時惡既貫盈理當撲滅君

親有命可不敬乎俾展龍豹之韜永清梟獍之類可充天下兵馬元帥仍令司空兼侍中薊國公光弼副知節度行營事應緣軍司署置所司準式九月史思明陷洛陽光弼以副元帥董兵守河陽王不出京師十月下詔車駕親征諫官論奏乃止王請行不許三年四月改封越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彌留皇后張氏與中官李輔國有隙因皇太子監國謀誅輔國使人以肅宗命召太子入宮皇后謂太子曰賊臣輔國久典禁軍四方詔令皆出其口頃矯制命逼徙聖皇今聖體彌留心懷怏怏常忌吾與汝又聞射生內侍程元振結託黃門將

唐書肅宗諸王 三

圖不軌若不誅之禍在頃刻太子泣而對曰此二人是陛下勳舊內臣今聖躬不康重以此事驚擾聖慮情所難任若決行此命當出外徐圖之后知太子難與共事乃召係謂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圖平禍亂復以除輔國謀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係曰能后令內謁者監段恒俊與越王謀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輔國元振握兵於凌霄門候之太子既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此事聖恙危篤吾豈懼死不赴召乎元振曰為社稷計行則禍及矣遂以兵護太子匿於飛龍廡丙寅

夜元振輔國勒兵於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謀內侍朱光輝段恒俊等百餘人禁繫幽皇后於別殿侍者十數人隨之是日皇后越王俱為輔國所害係子建道逾建建中元年十一月封武威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道封典道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逾封齊國公光祿卿同正員

承天皇帝倓肅宗第三子也天寶中封建寧郡王授太常卿同正員英毅有才畧善射祿山之亂元宗幸蜀倓兄弟典親兵扈從車駕度渭百姓遮道乞留太子太子諭之曰至尊奔播吾不忍違離左右候吾見上奏聞倓

唐書肅宗諸王 四

於行宮謂太子曰逆胡犯順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夫有國家者大孝莫若存社稷今從至尊入蜀則散關已東非皇家所有何以維屬人情殿下宜購募豪傑暫往河西收拾戎馬點集防邊將卒不下十萬人光弼子儀全軍河朔謀為興復計之上也廣平王亦贊成之於是令李輔國奏聞元宗忻然聽納乃分從官士卒以遣之時敗卒膽破兵仗不完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戰倓自選驍騎數百衛從每蒼黃顛沛之際血戰在前太子或過時不得食倓涕泗不自勝上尤憐之軍士屬目歸於倓至靈武太子即帝位廣平既為元子欲以

倭爲天下兵馬元帥侍臣曰廣平王家嗣有君人之量
上曰廣平地當儲貳何假更爲元帥左右曰廣平今未
冊立艱難時人尤屬望於元帥況太子從曰撫軍守曰
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廣平爲宜遂以廣平爲元帥倭
典親軍李輔國爲元帥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倭性忠
謇因侍上屢言良娣頗自恣輔國連結內外欲傾動皇
嗣自是日爲良娣輔國所構云建寧恨不得兵權頗畜
異志肅宗怒賜倭死旣而省悟悔之明年冬廣平王收
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泌與上有東宮之舊從
容語及建寧事肅宗改容謂泌曰倭於艱難時實得氣

唐書李肅宗諸王

五

力無故爲下人之所間欲圖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劃
愛而爲之所也泌對曰爾時臣在河西豈不知其故廣
平兄弟天倫篤睦至今廣平言及建寧則嗚咽不已陛
下之言出於讒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無如之何
泌因奏曰臣幼稚時念黃臺瓜辭陛下嘗聞其說乎高
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爲行第故
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爲太子監國而仁明孝悌天
后方圖臨朝乃鳩殺孝敬立雍王賢爲太子賢每日憂
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
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卽生哀愍

唐書李肅宗諸王

六

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
稀三摘猶尙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
死於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
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時廣平王立大功亦爲張皇后所
忌潛構流言泌因事諷動之及代宗卽位深思建寧之
冤追贈齊王大厯三年五月詔曰故齊王倭承天祚之
慶保鴻名之光降志尊賢高才好學藝文博洽智畧宏
通斷必知來謀皆先事識無不達理至逾精乃者寇盜
橫流鑾輿南幸先聖以宸辰之戀將侍君親惟王以宗
廟之重誓寧家國克協朕志載符天時立辨群議之非
同獻五原之計中興之盛實藉奇功景命不融早從厚
宥天倫之愛震惕良深流涕追封胙於東海頃加表飾
未極哀榮夫以參舊邦再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業而
存未峻其等歿未尊其稱非所以旌徽烈明至公也朕
以眇身纘膺大寶不及讓王之禮莫申太弟之嗣所懷
靡殫邈想逾切非常之命寵錫攸宜敬用追謚曰承天
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謚曰恭順皇后
有司準式擇日冊命改葬於順陵仍祔於奉天皇帝廟
同殿異室焉

初李泌請加贈倭帝曰倭性忠孝而困於
贈太子帝曰是特祖宗友愛耳豈若倭有功乎於
帝號遣使迎喪彭原既至城門表輜不動帝曰豈有張

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倏艱難定策者必為
挽辭二解追述倭志命挽士唱必因進酌斬乃行觀者
皆為垂泣

衛王佖肅宗第四子天寶中封西平郡王授殿中監同

正員早薨寶應元年五月追贈衛王

彭王僅肅宗第五子天寶中封新城郡王授鴻臚卿同

正員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彭王乾元二年冬史思明

再陷河洛關東用兵人情震懼群臣請以親王遙統兵

柄三年四月詔曰古之哲王宅中御宇莫不內封子弟

外建藩維故周稱百代抑聞麟趾之美漢命六官亦樹

犬牙之制歷考前載率由舊章朕以薄德繼承鴻緒屬

豺狼未殄金革猶虞賴文武盡臣協心同德庶克清于

元禩期永保於皇圖且授鉞分符義已先於用武又維

城作翰道方宏於建親咨爾分閫之崇成子磐石之固

彭王僅等銀潢毓慶璿萼分輝忠孝稟於天成文武稱

其備用今三秦之地萬國來庭誠宜列皇子以建封崇

懿藩而制勝是資固本委以臨戎彭王僅可充河西節

度大使兗王佃可充北庭節度大使涇王佺可充隴右

節度大使杞王倓可充陝西節度大使興王侶可充鳳

翔節度大使僅是歲薨子鎮授太僕卿同正員封常山

郡王

郡王

兗王佃肅宗第六子母韋妃刑部尚書堅之妹肅宗在

東宮選為太子妃生佃及永和公主堅後為李林甫誣

構被誅太子懼奏請與妃離異於別宮安置佃天寶中

封潁川郡王授太子詹事同正員至德二載十二月進

封兗王乾元三年領北庭節度大使寶應元年薨

涇王佺肅宗第七子天寶中封東陽郡王授光祿卿同

正員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涇王乾元三年領隴右節

度大使興元元年薨

鄆王榮肅宗第八子天寶中封靈昌郡王早世寶應元

年五月追贈鄆王

襄王儼肅宗第九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襄王貞元七

年正月薨子宜伊吾郡王

杞王倓肅宗第十子母段婕妤貞元六年六月贈為昭

儀僅至德二載封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肅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元和元年

薨

恭懿太子侶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載封興王上元元

年六月薨侶皇后張氏所生上元鍾愛后屢危太子欲

以興王為儲貳會薨而止七月丁亥詔曰厚禮所以飾

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情鍾天屬寵及褒封載疇加等之

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情鍾天屬寵及褒封載疇加等之

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情鍾天屬寵及褒封載疇加等之

美式備元儲之贈永懷軫念有惻彛章第十二子故典
王侶毓慶璿源分華若木天資純孝神假聰明河間聚
書幼聞樂善之旨延陵聽樂早得知音之妙頃以暫嬰
沉瘵殆積旬時而資敬益彰穎悟逾爽愛親之戀言不
間於斯須告訣之辭事先符於夢寐願惟至性實切深
哀將胙土析圭載崇藩翰聞詩對易爰就琢磨方翼成
立豈期天喪瑤英始茂遽摧於當春隙駟俄遷忽沉於
厚夜興言痛悼閔惜良深宜賁寵於青宮俾哀榮於元
窆可贈太子諡曰恭懿應緣喪葬所司準式仍令京兆
尹劉晏充監護使詔宰臣李揆持節冊命十一月葬於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肅宗諸王

高陽原其哀冊曰維上元元年太歲庚子六月己未朔
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州節度觀
察大使與王侶薨於中京內邸殯於寢之西階粵八月
丁亥冊贈皇太子廟號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詔葬於長
安之高陽原禮也鷲隧開封龍輜進轍陳祖載而就位
儼塗芻以成列皇帝哀玉林之闕景憫璿萼之摧霜瞻
龍綉而增思懷鴈池而永傷考諡惟古褒崇有式爰詔
史司恭宣懿德其辭曰惟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宸景
再紐乾綱本枝建國磐石疏疆克開龍盾寔曰賢王驪
源盈彩日榦騰芳深仁廣孝蘊藝含章秀發童年惠彰

亂齒蹈禮知方承尊叶旨對日流辯占鳳擅美魯衛後
塵間平絕軌胡孽初構王師未班爰從襁褓載歷險艱
愛備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稟訓動不違顏禮及佩觿朝
加分器胙土延渥登壇受帥玉質金聲文經武緯樂善
爲寶崇儒是貴濬哲外朗溫文內深閱書成誦觀樂表
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優藝洽絕古超今蛇豕猶梗
寰區未又滌慮祈真焚香演偈食去葷血心依定惠庶
福邦家俾清兇穢霧露嬰疾聰明害神沉痾始邁彌曠
盈旬止慮無擾發言有倫在膏方亟問膳逾勤雲物告
徵星辰變象楚藥無救秦豎莫仗靈儀窅而上賓徽音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肅宗諸王

逸其長往違舊邸於青社卽幽陵於黃壤嗚呼哀哉魂
氣奪兮去何之精靈存兮孝有思念君親之永隔託夢
寐而來辭延桂宮而震悼貫椒壺而纏悲旌遺芳於碣
館賁新命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戒候占龜獻吉指鶉
野而西臨背鳳城而右出天慘慘而苦霧山蒼蒼而曠
日望馳道而長辭赴幽途而永畢嗚呼哀哉生爲寵王
兮宸愛所鍾歿追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玉筮於洞府閱
銀榮於泉宮金石誰固人生有終簡冊攸記兮德音無
窮敢直詞於篆美庶永代而成風嗚呼哀哉召薨時年
八歲既薨之夕肅宗張后俱夢侶有如平昔拜辭流涕

而去帝方寢疾追念過深故特以儲闈之贈寵之上疾累月方平

定王侗肅宗第十三子亦張后所生召之母弟至德二載封定王寶應初薨時年甚幼

宋王僖肅宗第十四子初封淮陽王早夭追封宋王

代宗皇帝二十子睿真皇后沈氏生德宗皇帝崔妃生

昭靖太子獨孤皇后生韓王迥餘十七王舊史不載母氏所出

氏所出

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二子上元二年封寶應元年封鄭

王淄青牙將李懷玉逐其帥侯希逸詔邈王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大厯初代皇

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王好讀書以儒行聞大厯八年

薨廢朝三日由是罷元帥之職上惜其才早夭冊贈昭

靖太子墓于萬年縣界

均王遐代宗第三子早夭貞元八年追封

睦王述代宗第四子大厯九年冬田承嗣謀亂河朔時

鄭王居長典兵師不幸薨落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

奏議請封親王分領戎師以威天下十年二月詔曰虞

夏之制諸子疏封漢魏以還十連授律是用錫珪班瑞

磐石開疆信通邑之紀綱為中都之屏翰然則旌鉞之

寄推擇攸難因親之任各膺其命第四子述第五子逾

第六子連第七子迥第八子造第十三子造第十四子

暹第十五子運第十六子邁第十七子適第十八子通

第十九子達第二十子逸等並敏茂純懿稟于衷誠溫

良孝恭形于進對動皆合義居必有常可以理眾靖人

撫封宣化而摠列城之賦繕分闈之謀克勤公家允輔

王室今則均茅社之寵盛槐庭之儀授鉞登車嗣茲朝

典維城之固爾其懋哉述可封睦王充嶺南節度支度

營田五府經畧觀察處置等大使逾可封柳王充渭北

鄜坊等州節度大使連可封恩王韓王迥可封沂王充昭義

度觀察處置等大使邁可封郾王造可封忻王充昭義

軍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暹可封韶王運可封嘉王遇

可封端王適可封循王通可封恭王達可封原王逸可

封雅王仍並可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時皇子勝衣者盡

加王爵不出閤德宗朝述為諸王之長時分命中使周

行天下求訪沈太后詔以睦王為奉迎太后使以工部

尚書喬琳副之貞元七年薨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厯十年封柳王領渭北鄜坊節

度大使建中四年改丹王元和十五年薨

恩王連代宗第六子大厯十年封元和十二年薨

韓王迥代宗第七子以母寵既生而受封初封延雖沖

幼恩在鄭王之亞寶應元年封韓王貞元十二年薨時年四十七

簡王邁代宗第八子大厯十年封鄜王建中四年改封建王元和四年薨

益王迺代宗第九子大厯十四年封
隋王迅代宗第十子大厯十四年封興元元年薨

荆王選代宗第十一子早世建中三年正月追封荆王贈開府儀同三司

蜀王遡代宗第十二子大厯十四年封本名遂建中二年改今名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代宗諸王 十三

忻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厯十年封仍領昭義軍節度觀察大使元和六年薨

韶王暹代宗十四子大厯十年封貞元十二年薨
嘉王運代宗十五子大厯十年封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代宗十六子大厯十年封貞元七年薨
循王適代宗第十七子大厯十年封

恭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厯十年封
原王達代宗第十九子大厯十年封大和六年薨

雅王逸代宗第二十子大厯十年封貞元十五年薨
史臣曰豔妻破國孽子敗宗前代英傑之君率不免于

斯累者何也良以愛惡不由于義斷毀譽遠逐于情移雖申生孝已之仁卒不能迴君父之愛悲哉孝宜皇帝當屯剝之運收忠義之心忍行愛子之刑終宥姦閹之罪大雅君子爲之痛心張后卒以凶終固其宜矣
讚曰牀簀之愛人情易惑以義制情哲王令德李侯悟主韻諧金石褒謚建寧良堪太息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七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代宗諸王 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八

列傳六十八

嚴武

郭英乂

崔寧

楊子琳從新書增

寧弟密

密孫

嚴震

嚴震

從孫

從新書增

嚴礪

嚴武

字季

中書侍郎挺之子也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

有成人之風

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入

英寢碎其首

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

大臣厚妾而薄妻者

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

挺之讀書不究精義

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

遷侍御史

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

大收才傑武杖節赴行在

宰相房瑄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薦才畧可稱

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時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

大出為綿州刺史

坐房瑄事貶

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入

為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上皇誥

案方鎮表廣德二年

合兩川為一道則屬

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為太子賓客遷京兆尹兼御史

大夫二聖山陵以武為橋道使無何罷兼御史大夫改

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與宰臣元載深相結託冀其

引在同列事未行求為方面復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

等使廣德二載破吐蕃七萬餘眾拔當狗城十月取鹽

川城改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前後在蜀累年肆志

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為武判官及是小不

副意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頗饒珍產武

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間里以

徵歛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蕩視事

多率胸臆雖慈母言不之顧初為劍南節度使舊相房

瑄出為管內刺史瑄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瑄畧

無朝禮甚為時議所貶

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

作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

也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終時年四十

贈尚書左僕射母

哭且日而今而後

吾知免為官婢矣

郭英乂字元先朝隴右節度使左羽林軍將軍知運之

季子也少以父業習知武藝策名河隴間以軍功累遷

諸衛員外將軍

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

擁兵入汧隴英乂偽勞之且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

具饗既而伏兵發盡虜其眾

又以將門子特見任用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既

收二京徵還闕下掌禁兵遷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以

家艱去職朝廷方討史思明選任將帥

史思明陷洛陽

謀畧陳蔡詔英

乃起英乂為陝州刺史充陝西節度潼

關防禦等使尋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代宗即位

兵賊寇陝虢

加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雍王自陝統諸軍討賊洛陽留英父在陝為後殿東都平以英父權為東都留守既至東都不能禁暴縱麾下兵與朔方回紇之眾大掠都城延及鄭汝等州比屋蕩盡廣德元年策勳加實封二百戶新書三百徵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恃富而驕於京城創起甲第窮極奢靡與宰臣元載交結以久其權會劍南節度使嚴武卒載以英父代之兼成都尹堯劍南節度使既至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元宗幸蜀時舊宮置為道士觀內有元宗鑄金真容及乘輿侍衛圖畫先是節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父以

唐書英父 郭英父

三

觀地形勝乃入居之其真容圖畫悉遭毀壞見者無不憤怒以軍政苛酷無敢發言又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製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又以西山兵馬使崔旰得眾心屢抑之出兵襲旰不克旰因蜀人之怨自西山率麾下五千餘眾襲成都英父出軍拒之其眾皆叛反攻英父英父奔於簡州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英父首以送旰并屠其妻子焉

崔寧衛州人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衛州本名旰雖儒家子喜縱橫之術衛州刺史茹璋授旰符離令旰罷久不調遂客遊劍

南從軍為步卒事鮮于仲通又隨李宓討雲南宓戰敗旰歸成都行軍司馬崔論見旰悅其狀貌又以其宗姓厚遇之薦為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遭流謗朝廷將遣使推按旰部下截耳稱冤中使奏之旰亦赴京師授司戈歷司階折衝郎將等官實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絕縣道代宗憂之嚴武薦旰為利州刺史旰既至山賊遁散由是知名嚴武為劍南節度赴鎮過利州心欲辟旰為部將以利非屬部旰難輒去俾旰籌之旰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且又好利誠能重賂之旰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劍南遺獻誠奇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悅武乃遺獻

唐書英父 崔寧

四

誠書求旰獻誠然之令旰移疾去郡旰乃之劍南武奏為漢州刺史久之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效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礮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謀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番眾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武大悅裝七寶輦迎旰入成都以誇士眾賞賚過厚永泰元年五月嚴武卒杜濟為西川行軍司馬權知軍府事時郭英幹為都知兵馬使郭嘉琳為都虞候皆請英幹兄英父為節度

使旣時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軍眾其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二奏俱至京師會朝廷已除英又旣使因見英又陳其事英又至成都數日誣殺王崇俊又召旣還成都英又滅將健糧賜人心怨怒旣在西山聞之大恐乃託備吐蕃未赴成都英又怒出兵聲言助旣討吐蕃其實襲之也旣家在漢州英又遷之成都通其妾媵旣知之轉入深山英又自率師攻旣值天大寒雪深數尺英又士馬凍死者數百人眾心離叛旣遂出兵拒敵英又與之接戰英又軍大敗而還收餘兵纔千人歸成都將卒因多逃散初天寶中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嘗建

唐書卷六 崔寧

五

一使院院宇甚華麗及元宗幸蜀嘗居之因為道觀兼寫元宗真容置之正室英又因入觀行香悅其竹樹遂奏請以仲通舊院為軍營乃移去真容自居之旣聞之謂將士曰英又反矣不然何得除毀元宗真容而自居之乃率兵攻成都英又出兵於城西門令柏茂林為前軍郭英幹為左軍郭嘉琳為後軍與旣戰茂林等軍累敗軍人多投旣旣令降將統兵與英又轉戰大敗之兵至子城英又單騎奔簡州為普州刺史韓澄所殺旣叩劍所在起兵相攻劍南大亂楊子琳起瀘州與印承泰州柏貞節連和討寧二年二月乃以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山

南西道劍南東川西川南印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者曰相公駐軍閬州遙制劍南數移牒述英又過失言旣有方畧旣腹心攝諸州刺史者皆奏正之令旣及將校不疑忌然後與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諸賊帥合議數出兵攻旣旣數道連兵未經一年兵勢減耗旣窮必束身歸朝此上策也鴻漸畏懦計未決會旣使至卑辭厚禮送繒錦數千疋鴻漸貪其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楊炎將吏等高會縱觀軍州政事悉委旣仍連表聞薦乃表貞節為印州刺史子琳為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先時張獻誠數與旣戰獻誠屢敗旣旣皆為旣所奪朝

唐書卷六 崔寧

六

廷因鴻漸之請加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仍賜名曰寧大曆二年鴻漸歸朝遂授寧西川節度使三年來朝賜名寧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敗特地險人富乃厚歛財貨結權貴令弟寬留京師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寬恣與之故寬驟歷御史知雜事御史中丞寬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強肆侈窮慾將吏妻妾多為所淫汚朝廷患之而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大曆十四年入朝遷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尋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案本紀及宰相無寧入相文疑代琳為御史大夫耳非同平章也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

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譏毀劉晏寧又救解之寧既厚結元載已久楊炎又出自載門寧初附炎炎因此大怒其年十月南蠻大下與吐蕃三道合進一出茂州過文川及灌口一出扶文過方維白壩一出黎壩雅過邛邛邙戎會戒其眾曰吾要蜀川為東府凡技巧之工皆送邛邙平歲賦一縑而已是蠻之入連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屬寧在朝軍中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懼寧怨已入蜀難制謂德宗曰蜀川天下奧壤自寧擅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今寧來朝尚有全師守蜀貨利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李寧

厚適中奉給貢賦所入與無地同始寧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有功義不可奪則西川之奧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陛下熟察帝曰卿策何從炎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兵戍在近向促令與禁兵雜往舉無不捷因是役得實親兵內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即止寧不行乃發禁兵四千范陽兵五千赴援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蠻兵敗走范陽軍又擊破於七盤遂拔新城戎

蠻大敗凡斬馘六千生擒六百傷者殆半饑寒墮於崖谷者八九萬寧遂罷西川節度使制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託以重臣綏靖北邊但令居鄜州雖以寧為節度每道皆置留後自得奏事炎悉諷令伺寧過犯杜希全為靈州王翊本紀張光晟非王翊此誤為振武李建徽為鄜州及戴休顏杜從政呂希倩等皆炎署置也寧巡邊至夏州刺史呂希倩與寧同力招撫党項歸降者甚多炎惡之因奏希倩撫綏之功才堪委任召歸朝除右僕射知政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李寧

事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朱泚之亂上卒迫行幸百僚諸王鮮有知者寧後數日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規但為盧杞所惑至此耳杞聞之潛與王翊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之夕寧與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門而西數下馬便液每下輒良久翊等促之不敢前又懼賊兵追及翊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翊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問偽除柳渾宰相署寧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為蓋屋尉翊逼湛作寧遣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辨翊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葵藿向日之

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為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今事果
驗使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歔曰
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當萬死伏待斧鉞
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俄有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
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
淮宣慰尋命翰林學士陸贄草誅寧制贄求寧與泚書
將以狀生之復亂言云其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沒其家
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歸其資產貞元十二年六月寧
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奏請以新加禮部尚書恩制
以雪寧之罪詔從之任其家收葬初寧入朝留弟寬守

唐書卷之九 崔寧

成都瀘州楊子琳乘間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
之寬屢戰力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任氏魁偉果幹乃
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
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城內糧盡乃拔城自潰子琳
素有妖術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登之而遁子琳者
賊帥既降詔隸劍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為刺史既
敗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懼備餼半以饗士過黃
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
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罪朝廷以其本謀近忠
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
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
寧季弟密密子繪父子皆以文雅稱歷使府從事繪生
四子蠡黷確顏皆以進士擢第

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累辟使府寶曆中入朝監察
御史大和初為侍御史三遷戶部郎中出為汝州刺史
開成初以司勳郎中徵尋以本官知制誥明年正拜舍
人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四年拜禮部侍郎轉戶部上疏
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
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
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
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
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令
式會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

唐書卷之十 崔寧

十

國忌日為寺觀設齋焚香起今已後並宜停罷蠡尋為
華州刺史鎮國軍等使再歷方鎮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子
蕤字野夫大中二年擢進士第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
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乾符中自尚書右丞遷吏部
侍郎蕤美文詞善談論而馭事簡率銓官非所長出為
陝州觀察使以器韻自高不屑細故權移僕下時河南
寇盜蜂起王仙芝亂漢南朝綱不振而蕤自恃清貴不
恤人之疾苦百姓訴旱蕤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
有乃笞之吏民結怨既而為軍人所逐飢渴甚投民舍

求水民以溺飲之初爲軍人所俘剪其髭髮拜而獲免以失守貶端州司馬復入爲左散騎常侍卒子居敬居儉居敬終尚書郎居儉中興終戶部尚書

黯字直卿大和二年進士擢第開成初爲青州從事入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器不虔請赦有司文宗謂宰臣曰宗廟之事朕合親奉其禮但以千乘萬騎動費國用每有司行事之日被衣冠坐以俟旦比聞主者不虔祭器勞做非事神蠲潔之義卿宜嚴敕有司道吾此意黯具條奏以聞尋遷員外郎會昌中爲諫議大夫
確字岳卿顏字希卿位皆至尚書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世爲田家以財雄於鄉里至德乾元已後震屢出家財以助邊軍授州長史王府諮議參軍東川節度判官韋收薦震才用於節度使嚴武遂授合州長史及嚴武移西川署爲押衙改恒王府司馬嚴武以宗姓之故軍府之事多以委之又歷試衛尉太常少卿嚴武卒迺罷歸東川節度使李叔明又奏爲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以疾免山南西道節度使又奏爲鳳州刺史加侍御史丁母憂罷起復本官仍充興鳳兩州團練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爲政清嚴興利除害遠近稱美建中初司勳郎中韋植爲山劍黜陟使

薦震理行爲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鄖國公在鳳州十四年能政不渝建中三年代賈耽爲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陽又與之連結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齎白書誘震同叛震集衆斬庭光等時李懷光連賊德宗欲移幸山南震既聞順動遣使馳表往奉天迎駕仍令大將張用誠領兵五千至盩厔已東迎護上聞之喜旣而用誠爲賊所誘欲謀背逆朝廷憂之會震又遣牙將馬勛奉表迎候上臨軒召勛與之語勛對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使符名用誠卽不受召臣當斬其首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以復上喜曰卿何日當至勛剋日時而奏帝勉勞之勛旣得震符乃請壯丁五人偕行旣出駱谷用誠以勛未知其謀乃以數百騎迎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先聚草發火於驛外軍士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名君用誠惶懼起走壯士自背束手而擒之不虞用誠子居後引刀斫勛助左右遽承其臂刀下不甚微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壯士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卽死勛卽其營軍士已被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棄之欲從用誠反逆有何利也但滅汝族耳大夫使我取

張用誠不問汝輩欲何為乎衆皆感服於是縛用誠送州震杖殺之拔其副將使率其衆迎駕助以藥封首馳赴行在愆約半日上頗憂之及助至上喜動顏色翼日車駕發奉天及入駱谷李懷光遣數百騎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輿駕無警急之患尋加震檢校戶部尚書

嚴震

三

為事雖節察十五郡而賦額不敵中原三數縣自安史之後多為山賊剽掠戶口流散大半洎六師駐蹕震設法勸課鳩聚財賦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其年六月收復京城車駕將還京師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曰朕遭罹寇難播越梁岷蒸庶煩於供億武旅勤於扞衛凡百執事各奉厥司眷於是邦復我興運宜加崇大以示將來宜改梁州為興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鄭縣昇為赤諸縣昇為畿見任州縣官考滿日放選百姓給復一年洋州宜昇為望見任州縣官考滿減兩選山南西道將士並與甄叙以震為興元尹賜實封

二百戶貞元元年十一月德宗親祀吳天上帝於南郊震入朝陪祭十一年二月加同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六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三日冊贈太保忠穆博布帛米粟有差及喪將至令百官以次赴宅弔哭從孫諱與宰通中由桂管觀察使擢為江西節度使改號鎮南軍時南蠻內寇詔譙募士三萬備之或言譙廣補卒擅納雜賂及收得罪章保衡以譙素善

嚴礪

南

嚴礪字元震之宗人也震從性輕躁多姦謀少為浮屠之俸其材表為元武尉震在山南署牙將德宗之幸主饋餉有功以便佞在軍歷職至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貞元十五年嚴震卒以礪權留府事兼遺表薦礪才堪委任七月初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詔下諫官御史以為除拜不當是日諫議給事補闕拾遺並歸門下省共議礪資歷甚淺人望素輕遠領節旄恐非允當既兼雜話發論喧然拾遺李繁獨奏云昨除拜嚴礪眾以為不當諫議大夫苗拯云已三度表論未見聽允給事中許孟容曰誠如此不曠職矣又云李元素陳京王舒並見拯及孟容言議上遣三司使詰之拯狀云實於眾中言曾論奏不言三度繁證之不已孟容等又云拯實言兩度拯請依眾狀翼日貶拯萬州刺史李繁播州參軍並同正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

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誣奏貶賀州司戶縱情肆志

皆此類也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

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歛錢及

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三月卒贈司空卒後御史元稹奉使兩

川按察糾劾礪在任日賊罪數十萬請加惡諡詔徵其賊田

宅奴婢還其主以死恕其罪

史臣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弃之蓋崔

寧除嚴礪時君之政可知矣輔相之才可見矣武不稟

父風有違母誨凡為人子者得不誠哉雖有周孔之才

不足稱也况狂夫乎英又失政其死也宜哉嚴震立功

其道也顯矣

贊曰英又失政崔寧發身武為士字子震作純臣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八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九

列傳六九

元載王昂 卓英璘從新書增 李少良 郝謨

王縉 楊炎

黎幹 庾準

嚴郢從新書增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

不理產業常居岐州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父昇

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人有勞請於

紀曰姓元氏案据舊書則景昇本姓元氏載始冒姓据

新書則載父冒姓一以景昇為名一以景為姓也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惠

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賦累上不升第天

寶初元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文列四子之學者

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監察御史韋鎰充使監選

黔中引載為判官載名稍著遷大理評事東都留守苗

晉卿又引為判官遷大理司直肅宗即位急於軍務諸

道廉使隨才擢用時載避地江左蘇州刺史江東採訪

使李希言表載為副拜祠部員外郎遷洪州刺史兩京

平入為度支郎中載智性敏悟善奏對肅宗嘉之委以

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數月

徵入遷戶部侍郎度支使并諸道轉運使既至朝廷會

肅宗寢疾載與倖臣李輔國善輔國妻元氏載之請宗

因是相昵狎時輔國權傾海內舉無違者會選京尹輔國乃以載兼京兆尹載意屬國柄詣輔國懇辭京尹輔國識其意然之翼日拜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轉運使如故旬日肅宗晏駕代宗即位輔國勢益重稱載於上前載能伺上意頗承恩遇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又加銀青光祿大夫封許昌縣子載以度支轉運使職務繁碎負荷且重慮傷名阻大位素與劉晏相友善乃悉以錢穀之務委之薦晏自代載自加營田使李輔國罷職又加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廣德元年與宰臣劉晏裴

唐書元載

二

遵慶同扈從至陝及輿駕還宮遵慶皆罷所任載恩寵彌盛輔國死載復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委主書卓英倩潛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元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狼戾自專載出朝謁縱子伯和等遊於外上封人顧繇奏之上方任載以政反罪繇而已內侍魚朝恩負恃權寵不與載協載常憚之大厯四年冬乘間密奏朝恩專權不軌請除之朝恩驕橫天下咸怒上亦知之及聞載奏適會於心載遂結北軍大將同謀以防萬慮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志氣自若謂已有除

惡之功是非前賢以為文武才畧莫己之若外委胥吏內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於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賄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與王縉同列縉方務聚財遂睦於載二人相得甚歡日益縱橫代宗盡察其跡以載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載嘗獨見上誠之不悛初扈駕自陝還與縉上表請以河中府為中都秋杪行幸

唐書元載

三

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以聞自魚朝恩就誅志頗盈滿遂抗表請建中都文多不載大畧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戶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管在中都以威四方辭多開闢自以為表入事行潛遣所由吏於河中經營下屬關文案新書敕所由吏於河中之經營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節度寄理涇州大厯八年蕃戎入邠寧之後朝議以為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為守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於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

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
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
不莪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
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書
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
居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於河
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
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
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
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

唐書卷九元載

四

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夫興師料敵老將所
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誤矣上遲疑不決會
載得罪乃止初六年載條奏應緣別敕授文武六品以
下敕出後望令吏部兵部便附甲團奏不得檢勘從之
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己慮有司駁正會
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跡聞載知之奏於上前少
良等數人悉斃於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議載之短
門庭之內非其黨與不接平素交友涉於道義者悉疎
棄之客有賦都盧尋樟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代宗寬仁明恕審其所由
凡累年載長惡不悛衆怒上聞大厯十二年三月庚辰

仗下後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縉於
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書卓英倚李待榮及載
男仲武季能並收禁命吏部尚書劉晏訊鞠晏以載受
任樹黨布於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
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倬禮部侍郎常袞
諫議大夫杜亞同推究其狀辯罪問端皆出自禁中仍
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宦官左衛將軍知
內侍省事董秀與載同惡先載於禁中杖殺之敕曰任
直去邪懸於帝典獎善懲惡急於時政和鼎之寄匪易
其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性頗姦回跡

唐書卷九元載

五

非正直寵待踰分早踐鈞衡亮弼之功未能經邦成務
挾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陰託妖巫夜行解禱用圖非
望庶追典章納受賊私買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
曾不隄防恣其凌虐行僻辭矯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
無因自達賞罰差謬罔不由茲頃以君臣之間重於去
就冀其遷善掩而不言曾無悔非彌益凶戾年序滋遠
釁惡貫盈將肅政於朝班俾申明於憲網宜賜自盡朕
涉道猶淺知人不明理績未彰遺闕斯衆致茲刑僻憫
愧良深僣俛行之務申沮勸凡在中外悉朕懷焉又制
曰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縉附會姦邪阿諛

讒佞據茲犯狀罪至難容矜以毫及未忍加刑俾申屈法之恩貸以岳牧之秩可使持節括州諸軍事守括州刺史宜即赴任於戲朕恭己南面推誠股肱敷求哲人將弼予理昧於任使過在朕躬無曠厥官各慎厥職初晏等承旨縉亦處極法晏謂涵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况誅大臣豈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咸聽命及晏等覆奏上乃減縉罪從輕載長子伯和先是貶在揚州兵曹參軍載得罪命中使馳傳於揚州賜死次子仲武祠部員外郎次子季能祕書省校書郎并載妻王氏並賜死女資敬寺尼真一收入

唐書卷之六

六

掖庭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王氏開元中河西節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兇戾聞恣其子伯和等為虐伯和恃父威勢唯以聚斂財貨徵求音樂為事載在相位多年權傾四海外方珍異皆集其門如恐不及名姝異樂已上八資貨不可勝計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志輕浮之士奔其門者如恐不及名姝異樂禁中無者有之兄弟各貯妓妾於室倡優猥費之戲天倫同觀畧無愧恥及得罪行路無嗟惜者德宗為太子也紀滔等合資以葬荒後改曰成縱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及陰陽人李季運以載之故皆處極法

其他與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估徐績裴冀王紀韓會等凡數十人遣中官於萬年縣界黃臺鄉毀載祖及父母墳墓斲棺棄柩及私廟木主并載大寧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解宇以載籍沒鍾乳五百兩分賜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胡椒至八百王昂者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貪縱不法務於聚斂以貨藩身永泰元年正月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改殿中少監元載秉政與載深相結託大厯五年案前伯玉傳當是元年六月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代衛伯玉昂既行伯玉諷大將楊鏐等拒昂乞留伯玉詔許

唐書卷之六

二

之昂復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專事奢靡廣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昂耽徇私宴連日不視曹事性貪恡無媿苟得乃鬻公廨園菜收其錢以潤屋甚為時論所醜元載誅貶連州刺史遣中使監至萬州過硤江墜江而卒英倩弟英璘家金州州人緣聚無賴少年以候變時載權徵宰莫敢問載誅英璘盜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擒殺之詔給復其州三年李少良者以吏用早從使幕因職遷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干謁權貴時元載專政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縱橫貨賄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怨不見用乘眾怒以抗疏

上聞留少良於禁內客省少良友人韋頌因至禁門訪少良少良漏其言頌不慎密遂爲載備知之乃奏少良狂妄詔下御史臺訊鞠是時御史大夫缺載以張延賞爲之屬意焉少良以泄禁中奏議制使陸珽同伏罪初韋頌及珽俱與少良友善與載子弟親黨款狎頌得少良微旨漏於載所親遂達於載載密召珽問之珽具白其狀及禁中語載得之奏於上前上大怒並付京兆府決殺珽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經史性浮躁而疎故及於累大厯中元載弄權自恣人皆惡之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竹筐及葦席哭

唐書元元載

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便以竹筐貯屍棄之於野京兆府以聞上卽召見賜衣館於禁內客省其獻三十字各論一事其要者團字監字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殿中御史楊護職居左巡郇謨哭市護不聞奏上以爲蔽匿貶運州桂陽縣丞員外置元載當承寵得志每改張朝政出於載手中外共怒當時歸咎於載故少良封事於前郇謨哭市於後凡百有位宜爲明誠

本太原人

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早

以文翰著名縉連應草澤及文辭清麗舉累授侍御史

武部員外祿山之亂選爲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功效謀畧衆所推先加憲部侍郎兼本官時兄維陷賊受僞署賊平維付吏議縉請以已官贖維之罪特爲減等縉尋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撰元宗哀冊文時稱爲工改兵部侍郎屬平殄史朝義河朔未安詔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廣德二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宏文崇賢館大學士其年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薨於徐州以縉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縉懇讓侍中從之加上柱國兼東都留守歲

唐書元王縉

九

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厯三年幽州節度使李懷仙死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縉赴鎮而還委政於燕將朱希彩又屬河東節度辛雲京卒遂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縉又讓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從之太原舊將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縉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二歲罷河東歸朝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傲忽載所不悅心雖希載旨然以言辭凌詬無所忌憚時京兆尹黎幹者戎州人也數論事

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也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類縉弟兄奉佛不如輩血縉晚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道政里第為寺為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已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啟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羣僧誦

唐書元王縉

十

仁王經以攘虜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日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之徒侶雖有賊姦畜亂敗戮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筆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瓌麗每對揚啟沃必以業果為證以為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徵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庾刑政日以凌

遲有由然也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於上瞻曜山谷計錢巨億萬縉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於幡上以識之昇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僚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源始於縉也李氏初為左丞韋濟妻濟卒奔縉縉嬖之冒稱為妻實妾也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猥之迹如市賈焉元載得罪縉連坐貶括

唐書元王縉

十一

州刺史移州刺史大庾十四年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為龍門令劉

武周陷晉絳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贈全節侯祖哲以

孝行有異旌其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元宗徵

為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禎祥表其門閭肅宗

就加散騎常侍賜號元靖先生名在逸人傳炎美鬚眉

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為小楊山人釋褐辟

河西節度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因醉辱炎至是與

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鐵捧搥之二百流血被地幾死

節度使呂崇賁愛其才不之責後副元帥李光弼奏爲判官不應徵拜起居舍人辭祿就養岐下丁憂廬於墓前號泣不絕聲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門閭孝著三代門樹六闕古未有也服闋久之起爲司勳員外郎改兵部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炎樂賢下士以汲引爲己任人士歸之嘗爲李楷洛碑辭甚工文士莫不成誦之遷吏部侍郎修國史元載自作相嘗選擢朝士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已初引禮部郎中劉單單卒引吏部侍

唐書卷九十九

三

郎薛邕邕又引炎載親重炎無與爲比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卽位議用宰相崔祐甫薦炎有文學器用上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有風儀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爲賢相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尙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矣中

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動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

唐書卷九十九

三

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初定令式國家有租賦庸調之法開元中元宗修道德以寬仁爲理本故不爲版籍之書人戶寢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得非當時之實舊制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

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
兵役因之饑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
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
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綱
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
悉入內庫權臣猾吏因緣為姦或公託進獻私為賊盜
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
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
增損故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
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瀝膏血鬻親愛旬輸月

唐書元 楊炎

古

送無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
為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
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
五如是者殆三十年炎因奏對懇言其弊乃請作兩稅
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
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
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
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
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
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厯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

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
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
度支總統焉德宗善而行之詔諭中外而掌賦者沮其
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上行之不
疑天下便之人不上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
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自是輕重之
權始歸於朝廷炎救時之弊頗有嘉聲莅事數月屬崔
祐甫疾病多不視事喬琳罷免炎遂獨當國政祐甫之
所制作炎隳之初減薄護作元陵功優人心始不悅又
專意報恩復讎道州錄事參軍王沼有微恩於炎舉沼

唐書元 楊炎

五

為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舊事以報之初載得
罪左僕射劉晏劾之元載誅炎亦坐貶故深怨晏晏
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
作相數月欲貶晏先罷其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
又獻議開豐州陵陽渠發京畿人夫於西城就役閭里
騷擾事竟無成初大厯末元載議請城原州以遏西番
入寇之衝要事未行而載誅及炎得政建中二年二月
奏請城原州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為之具秀實
報曰凡安邊卻敵之長策宜緩以計圖之無宜草草興
功也又春事方作請待農隙而緝其事炎怒徵秀實為

司農卿以邠寧別駕李懷光居前督作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寧各統兵萬人以翼後三月詔下涇州爲其涇軍怒而言曰吾曹爲國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治於邠繼置農桑地著之安而徙於此置榛莽之中手披足踐纔立城壘又投之塞外吾何罪而寘此乎李懷光監朔方軍法令嚴峻頻殺大將涇州裨將劉文喜因人怨怒拒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爲帥否則朱泚於是朱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奉詔涇有勁兵二萬閉城拒守令其子入質吐蕃以求援時方炎早人情騷動羣臣皆請赦文喜上皆不省德宗減服御

唐書卷九

楊炎

以給軍人城中軍士當受春服賜與如故命朱泚李懷光等軍攻之乃築壘環之涇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首傳之闕下苟非海賓効順必生變患皆因炎以喜怒易帥涇師結怨故也原州竟不能城炎旣構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庾準與晏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爲之側目李正己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裴冀東都河陽魏博孫成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王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謗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皇

后上自惡之非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己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事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託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啟中書主書過逐之炎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奈何而相侵屬梁崇義叛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

唐書卷九

楊炎

七

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使馳說崇義固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業許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議論疎濶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謝對於延英

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杞尋引嚴郢為御史大夫初郢為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丞炎又夙聞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為京兆尹令伺郢過休莅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議殺回紇會帥炎乃以休為人回紇使休幾為虜所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為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羣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宏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為炎市為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

唐書元 楊炎

六

察等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為宰相抑吏貨市私第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為賊杞名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羨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更召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元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為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及臺司上具獄詔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詔曰尚書左僕射楊炎託以文藝累登清貫雖謫居荒服而虛稱猶存朕初臨萬邦思宏

大化務擢非次招納時髦拔自郡佐登於鼎司獨委心膺信任無疑而乃不思竭誠敢為姦蠱進邪醜正既偽且堅黨援因依動涉情故釀法敗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顧於國加以內無訓誡外有交通縱恣詐欺以成賊賄詢其事迹本末乖謬蔑恩棄德負我何深考狀議刑罪在難宥但以朕於將相義切始終顧全大體特有宏貨俾從遠謫以肅具僚可崖州司馬同正仍馳驛發遣去崖州百里賜死年五十五炎早有文章亦勵志節及為中書舍人附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歸而得政睚眦必讐險害之性附於心唯其愛

唐書元 楊炎

七

憎不顧公道以至於敗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殘駁之更曰平厲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田尉尋亦殺之

新書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鬪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輔國以同合和賦以檢制有缺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同合險刻著諸心竅壑之欲發乎無厭炎牽連載勢與醜裔秉國維綱反為載復讐釋言於君卒與妻于併誅暴先骨極命於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為患故豐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辨亡若兩人者所為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別諒哉。寶參傳見別卷

黎幹者戎州人始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封壽尋遷京兆尹京師苦樵薪乏幹度開漕渠與南山谷口尾入於苑

以便運載帝為御安福門觀之幹密具細
船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

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大厭二年改刑部侍郎

郭魚朝恩伏誅坐交通出為桂州刺史本管觀察使至

江陵丁母憂久之會京兆尹缺人頗思幹八年復拜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

久矣使毀土龍帝減幹自以得志無心為理貪暴益甚

徇於財色十三年除兵部侍郎淫水據臨請開鄭白支

田廢碾磴八十餘所性險挾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

時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素厚嘗通其姦謀及

德宗初即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居鑿中詣忠翼第事

唐書卷九黎幹

二十

發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

賊並除名長流既行市里兒童數千人譟聚懷瓦礫投

擊之捕賊尉不能止遂皆賜死於藍田驛忠翼宦官也

本名清潭與董秀皆有寵於代宗天憲在口勢迴日月

貪饕納賄貨產巨萬大厭中德宗居東宮幹及清潭嘗

有姦謀動搖及是積前罪以誅之

庚準常州人父光先天寶中文部侍郎準以門蔭入仕

昵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

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為時論所薄

尋改御史中丞遷尚書左丞新書承縉得罪出為汝州刺

史復入為司農卿與楊炎厚善炎欲殺劉晏知準與晏

有隙乃用為荆南節度準乃上言得晏與朱泚書且有

怨望又召補州兵以拒命於是先殺晏然後下詔賜自

盡海內寃之炎以殺晏徵準為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六

月丁巳卒時年五十一贈工部尚書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晦以才吏更七郡終江

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

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祕於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

奉迎還廟擢大理司直呂誣鎮江陵表為判官方士申

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遊湖衡間以妖幻惑眾姦賊鉅

唐書卷九庚準嚴郢

三

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

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誣雜訊有狀帝不

為然御史中丞敬羽白貸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

叱郢去郢復曰承鼎劾泰芝詭沓有實泰芝言承鼎驗

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

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承鼎官

召郢為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郭子儀表為關內河

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主留

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

餘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

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為姦人用邪即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厯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盜賊一衰減隸官匠丁數百十人號稱職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利病即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供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餼丁三百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獲不酬費况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私出資費倍之是虛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土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闕田炎不許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徒邊郢言罪人徒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偽造用符印強光火諸盜今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

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徒即輕重不倫又案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案填委章程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為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寃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為大理卿炎之罷盧杞引郢為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即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為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為費州刺史道逢樞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慙忽忽歲餘卒史臣曰仲尼云富與貴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處反乎是道者小人載詔輔國以進身弄時權而固位眾怒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禰縉附會姦邪以至顛覆炎隳崔祐甫之規怒段秀實之直酬恩報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其德或承之差大易之義也富貴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觀庾準之儉遭王縉之復徇楊炎之意曲致劉晏之

冤積惡而獲令終者其在餘殃乎
贊曰載縉炎準交相附會左傳有言貪人敗類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九

三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

楊綰

崔祐甫

子植 從子俊

列傳七十

常袞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溫玉則天朝為戶部侍郎國子祭酒父偁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惠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蓋柄曲眾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畧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元理沉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

唐書卷一百七十

一

名彰每屬文耻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憂見於色親友諷令干祿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元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元經辭藻宏麗軍謀出眾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超授右拾遺天寶末安祿山反肅宗即位於靈武綰自賊中冒難披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眾心咸悅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故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

解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縮以為品秩同列給受宜均
悉平分之甚為時論歸美再遷禮部侍郎上疏條奏貢
舉之弊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
實居常有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
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
化人鎮俗者也自叔葉澆詐茲道浸微爭尚文辭互相
矜街馬卿浮薄竟不周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
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收俗傷教
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
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

唐書三 易

二

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
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
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
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
奔競為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讎
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
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
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共返淳朴懷禮讓
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
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斷斷

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
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
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
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間有孝友信義廉恥之
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
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
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
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
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義試
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

唐書三 易

三

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
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
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
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
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
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
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
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
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
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事中李廙給事中李栖筠尚書

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縉同
尚書左丞至議曰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
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
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明
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
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
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

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唯擇浮豔豈
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
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
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
者何謂忠信之凌頹耻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
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
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
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蠅蚋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

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曰者皆
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
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
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
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
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
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
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
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
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
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
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
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
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
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
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爲
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
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尙復因循版圖則張
闡并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

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宏訓誘今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宏獎擢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啟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

唐書三楊綰

六

不是過也李廩等議與綰協文多不載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應舊舉來歲奉詔仍敕禮部即具條例奏聞代宗以廢進士科問翰林學士對曰進士行來已久遽廢之恐失人業乃詔孝廉與舊舉兼行綰又奏歲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其孝悌力田宜有實狀童子越眾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長僥倖之路詔停之再遷吏部侍郎歷典舉選精覈人物以公平稱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塵汚太學

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為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之載貪冒日甚天下清議亦歸於綰上深知之以載久在樞衡未即罷遣仍遷綰為太常卿充禮儀使以郊廟禮久廢藉綰振起之也亦以觀其効用是年三月載伏誅上乃拜綰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帥今副使司兵參軍即全團練判官號重復可罷天下團練守使使司兵參軍即全團練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使使司兵參軍即全團練判官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使司兵參軍即全團練判官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賦負本道使使司兵參軍即全團練判官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領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遣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

唐書三楊綰

七

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初定元載王綰當國倫以為利因不改故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累表懇讓上屬意稍重綰不敢辭綰素以德行者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劾南四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綰有宿痼疾

居職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殿
特許扶入時釐革舊弊唯縮是瞻恩遇莫二縮累抗疏
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縮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
尚藥御醫旦夕在側上聞其有間喜見容色數日而薨
中使在門馳奏於上代宗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詔曰王
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肢體參於軍國之
重敘以陰陽之和歿則誅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
之祭祕以綬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
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合元和身

唐書三 楊綰

八

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
忠信宏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
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
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高廟簡廉其質條
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於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詣
至理之期道風既穆於朝班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
之業異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末如之何方有憑依遠此
淪謝屏予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况歷官
有素絲之節庀家無正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法賻
備膺典策載賁朝經可贈司徒又詔文武百僚臨於其

第遣內常侍吳承倩會弔贈絹千疋布三百端上深惜
之顧謂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
俯及大歛與卿等悲悼同之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
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諡曰文貞詔曰褒德勸善春秋
之舊章考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朝
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
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
居貞含和毓德行爲人紀文合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伐
之善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辭稱
良史學茂醇儒委在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

唐書三 楊綰

九

陳造滕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
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清風歿
而可尙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諡法曰忠信愛人
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諡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
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議幸相常察上怒貶端爲
廣州新書作員外司馬綰儉薄自樂未嘗留意家產口
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
故清識過人至如往昔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
一覽究其精理雅尙元言宗釋道二教嘗著王開先生
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

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絕言必元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大厯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崔祐甫字貽孫祖暉懷州長史父沔黃門侍郎諡曰孝公家以清儉禮法為士流之則祐甫舉進士歷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累拜兼御史中丞承平軍行軍司馬諱知本軍留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

唐書崔祐甫

十

祐甫領省事數為宰相常袞所侵祐甫不從袞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選每有擬官袞多駁下言數相侵時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貓鼠同乳不相為害以為禎祥詔遣中使以示於朝袞率百僚慶賀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中使徵其狀祐甫上奏言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篇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

唐書崔祐甫

七

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猫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洊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深嘉之袞益惡祐甫代宗初崩發哀於西宮袞以獨受任遇哀逾等禮例晨夕臨者皆十五舉音而袞輒哀慟涕泗或中墀返哭顧慕若不能去同列者皆不悅及袞

與禮司議羣臣喪服曰案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國家太宗崩遺詔亦三十六日而羣臣延之既葬而除約四月也高宗崩服紀輕重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元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且當時遺詔雖曰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在朝羣臣實服二十七日而除則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執曰伏準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但言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則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職則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當三日也袞曰案賀循注義吏者謂官長所署則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祐

甫曰左傳云委之三吏則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者豈胥徒歟袁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榮受殊寵故宜異數今與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於爾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旨可改孰不可袁堅諍不服而聲色甚厲不為禮節又袁方哭於鈞陳之前而袁從吏或扶之祐甫指示於衆曰臣哭於君前自扶禮乎袁聞之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請謫為潮州刺史內議太重改為河南少尹初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筵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

唐書宰相崔祐甫

上

同列之名以進遂為故事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臣當署制敕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時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袁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敕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未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袁誣罔是日百僚並經序立於月華門立貶袁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祐甫出至昭應縣徵還尋轉中書侍郎修國史仍平章事時上初即位庶務皆委宰相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啟奏填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

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書卓英倩李待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綱紀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袞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

唐書宰相崔祐甫

三

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遲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時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以計逗留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姦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資諸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啟沃多所宏益天下以為可復貞觀開

元之太平也至冬被疾肩輿入中書臥而承旨或休假
在帝大事必令中使咨決薨時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廢
朝三日冊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謚曰文貞無子遺
命猶子植為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門下侍郎未嘗有
贈三師者德宗以祐甫嘗嘗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朱
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嘗與祐甫同列雅
重其為人乃遣王氏繪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
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
令名也

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山子植既為相上言出繼

唐書百一十一 崔祐甫 古

伯父盾推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植潛心經
史尤精易象累歷清要為給事中時稱舉職時皇甫錡
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植封還救書極諫而
止錡復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權酒鹽利匹段等加估定
數及近年天下所納鹽酒利權估者一切徵收詔皆可
之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論之物議罪錡而
美植尋除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綱紀長慶初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
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景龍之間繼
有內難元宗平定興復不易而聲名最盛歷年長久何

道而然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
苦初承丕業皆能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聖之
資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元齡
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為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
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元宗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艱
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
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
篇為圖以獻元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
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歸沖漠開元之末
因無逸圖朽壤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

唐書百一十一 崔祐甫 古

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於勤王道於斯缺矣建
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
臣具陳本末臣在童卯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華或作
戒其益宏多陛下既虛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為元龜則
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他日復謂宰臣曰前史稱漢文
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絺履革舄集上
書囊以為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植對曰良史所記
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內
凋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
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風由是

海內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稅及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皆漢史明徵用為事實且耕蠶之勸出自人力用既無度何由以至富強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約之致也上曰卿言甚善患行之為難耳憲宗皇帝削平羣盜河朔三鎮復入提封長慶初幽州節度使劉總表以幽薊七州上獻請朝廷命帥總仍懼部將構亂乃籍其豪銳者先送京師時朱克融在籍中植與同列杜元穎

唐書卷三 崔祐甫

六

素不知兵且無遠慮克融等在京驕旅窮餓日詣中書乞官殊不介意及張宏靖赴鎮令克融等從還不數月克融囚宏靖害賓佐結王廷湊國家復失河朔植兄弟之由乃罷知政事守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戶部出為華州刺史大和三年正月卒年五十八尚書左僕射植雖器量謹厚而無開物成務之才及喪師冀方天下尤其失策

倭字德長祖濤大理卿孝公沔之弟也濤生儀甫終大理丞即倭之父以門蔭由太廟齋郎調授太平東陽二主簿李衡廉察湖南江西辟為賓佐坐事沉廢久之復

以選授宣州錄事參軍觀察使崔衍奇其才奏加章服倭辭而不受李巽鎮江西奏為副使得監察襄行又從巽領使為河陰院鹽鐵留後入為侍御史尋改膳部員外充轉運判官入為膳部郎中充荆襄十道兩稅使賜金紫遷蘇州刺史理行為第一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恤倭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糶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賈通流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時倭再從弟植為宰相倭性剛褊恃其權寵與奪任情時朝廷以王承元歸國命田宏正移帥鎮州宏正之行以魏卒二千為

唐書卷三 崔祐甫

七

帳下又以常山之人久隔朝化人情易為變擾累表請留魏卒為綱紀其糧賜請度支歲給穆宗下宰臣議倭固言魏鎮各有鎮兵朝廷無例支給恐為事例不可聽從宏正不獲已遣魏卒還藩不數日而鎮州亂宏正避害穆宗失德倭黨方盛人不敢糾其罪罷領度支檢校禮部尚書出為鳳翔節度等使不期歲召為河南尹時年七十抗疏致仕詔以戶部尚書歸第明年暴卒輟朝一日贈太子少保諡曰肅倭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性介急待僚屬不以禮節恃己之廉見贓汙者如雞焉子嚴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監察御史方雅有父風

書門下平章事兼得總中書省遂管綜中書省吏省事
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
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時袞散官尚朝議又無
封爵郭子儀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
內郡公及代宗崩與祐甫爭論喪服輕重代相署奏初
換祐甫河南少尹再貶為潮州刺史楊炎入朝素與袞
善建中元年遷福建觀察使始開人未知學袞至為設
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四年正月卒時年五
十五久之贈左僕射有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善人為邦百年即可勝殘去殺楊綰入相數日

唐書卷一百七十

三

遽至移風易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為相之顯者
蔑聞斯道也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
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
色矣昔趙文子薦士七十古為美談崔祐甫除吏八百
人無間言開物成務之才滅私徇公之道可知也噫公
權餘旬日而薨貽孫未替年而逝選古以來理世少而
亂世多其義在茲矣常袞之輩不足云耳
贊曰公權儒道貽孫相才命乎不永時哉可哀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

列傳七

郭子儀

字子曜 盩厔人 子儀弟幼明 幼明子斯 斯子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縣人父敬之歷綏涇桂壽泗五州

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追封祁國公子儀長六尺餘體
貌秀傑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天寶
八載於木刺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命子儀領其
使拜左衛大將軍十三載移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於
永清柵北築城仍改橫塞為天德軍子儀為之使兼九
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十四載安祿山反十一月

唐書卷一百七十

一

以子儀為衛尉卿兼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詔子
儀以本軍東討遂舉兵出單于府收靜邊軍斬賊將周
萬頃傳首闕下祿山遣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
擊敗之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陁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五
載正月賊將蔡希德陷常山郡執顏杲卿河北郡縣皆
為賊守二月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師下井陘
拔常山郡破賊於九門南攻趙郡生擒賊四千皆捨之
斬偽太守郭獻璆獲兵仗數萬師還常山賊將史思明
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驍騎五
百更挑之三日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於沙

河祿山開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陽賊亦隨
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揚其兵夕襲
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
子儀光弼率僕固懷恩渾釋之陳迴光等陣於嘉山賊
將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結陣而至一戰敗之斬
馘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髮跣足奔
於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子儀
將北圖范陽軍聲大振是月哥舒翰為賊所敗潼關不
守元宗幸蜀肅宗幸靈武子儀副使杜鴻漸為朔方留
後奏迎車駕七月肅宗即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

唐書三 郭子儀 二

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至自河北
時朝廷初立兵眾寡弱雖得牧馬軍容缺然及子儀光
弼全師赴行在軍聲遂振興復之勢民有望焉詔以子
儀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靈州大都督
府長史朔方軍節度使肅宗大閱六軍南趨關輔至彭
原郡宰相房琯請兵萬人自為統帥以討賊帝素重琯
許之兵及陳濤為賊所敗喪師殆盡方事討除而軍半
殫唯倚朔方軍為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
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
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賊之斬獲數萬

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
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
旻司士徐昺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
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
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十人北走安邑安邑百姓
偽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
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賊安守忠盛承豐倉子儀
進收倉 肝死於陳自是潼關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
廷欲圖大舉詔子儀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內河
東副元帥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渭水之西與

唐書三 郭子儀 三

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王師不利其眾大潰盡委兵仗
於清渠之上子儀收合餘眾保武功詣闕請罪乞降官
資乃降為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
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
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
好子儀奉元帥為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於京
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橫亘三十里賊眾十萬陳於
北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賊十餘
騎乃定回紇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
午至西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長安開歸仁等敗

是夜奔陝郡翼日廣平王入京師老幼百萬夾道歡叫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廣平王休士三日率師東趨肅宗在鳳翔聞捷羣臣稱賀帝以宗廟被焚悲咽不自勝臣僚無不感泣十月安慶緒遣嚴莊悉其眾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眾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回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鬪過期大軍稍却賊分兵三千人絕我歸路衆心大搖子儀麾回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來卽時大敗僵屍遍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

唐書三 郭子儀

四

緒渡河保相州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陳兵於天津橋南士庶歡呼於路僞侍中陳希烈僞中書令張洎等三百餘人素服請罪王慰撫遣之是時河東河西河南賊所盜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尋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於灞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子儀頓首感謝十二月還東都命子儀經營北討乾元元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僞將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敕百僚班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位中書令九月奉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襄鄧節

度使魯吳荆南節度使季廣琛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滑濮節度使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十月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眾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迫之旣戰子儀僞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眾追之賊眾大敗是役也獲僞鄭王安慶和以獻遂收

唐書三 郭子儀

五

衛州進軍趨鄴與賊再戰於愁思岡賊軍又敗乃連營圍之進圍相州慶緒遣薛嵩以所乘馬十匹求救於史思明且言禪代十二月思明遣將李歸仁率眾赴之營於滏陽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陽精卒復陷魏州乃僞稱燕王王師雖眾軍無統帥進退無所承稟自冬徂春竟未破賊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盡易子而食二月思明率眾自魏州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前軍遇賊于鄴南與之接戰夷傷相半魯吳中流矢子儀爲後陣未及合戰大風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辨物色我師潰而南賊軍潰而北委棄兵仗輜重累積

於路諸軍各還本鎮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浮橋有
詔令留守東都三月以子儀為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
道行營元帥中官魚朝恩素害子儀之功因其不振媒
孽之尋召還京師天子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李
光弼副之委以陝東軍事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柄
乃思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
洛朝廷旰食復慮蕃寇逼迫京畿二年正月授子儀邠
寧鄜坊兩鎮節度使仍留京師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
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元
年九月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管崇嗣副之令率英

唐書卷三 郭子儀 六

武威遠等禁軍及河西河東諸鎮之師取邠寧朔方大
同橫野徑抵范陽詔下旬日復為朝恩所間事竟不行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邠山河陽失守魚朝恩
退保陝州三年二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
節度鄧景山亦為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
後輩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子儀為朔方河中
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
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子儀
辭止鎮肅宗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
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臥內謂子儀

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
綵別賜絹四萬疋布五萬端以賞軍子儀至絳擒其殺
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
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四月代
宗即位內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將將以
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
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既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
敕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累蒙國恩猥廁
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冊先皇帝乃
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家國俾

唐書卷三 郭子儀 七

副陛下掃兩京之妖祲陛下雄圖丕斷再造區宇自後
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鼐是以
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淺言多詆直慮
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貳皇天后土
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
路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
折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水傷骨跋涉難阻山沒死生
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澤念及勤勞貽臣詔
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
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

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味死上進
庶煩聽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
朕甚自愧公勿以為慮代宗以子儀頃同患難收復兩
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尚據洛陽元帥雍王率師進討
代宗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裴茂來
瑱子儀既為所間其事遂寢乃留京師俄而梁崇義據
襄陽叛僕固懷恩阻兵於汾州引回紇吐蕃之衆入寇
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虜刺史高暉暉遂與蕃軍
為鄉導引賊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濟渭而南緣山而
東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逆戰於蓋屋自辰至酉殺

唐書三

八

蕃軍數千然其徒多殞賊將逼京師君上計無所出遣
詔子儀為關內副元帥出鎮咸陽子儀自相州不利李
光弼代掌兵柄及徵還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詔部下
唯二十騎強取民家畜產以助軍至咸陽蕃軍已過渭
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陝州子儀聞上避狄雪涕還京至
則車駕已發射生將王獻忠從駕沿路遂以四百騎叛
仍逼豐王已下十王欲投於賊子儀入開遠門遇之詰
豐王等所向遂護送行在子儀以三千騎傍南山至商
州得武關防兵及六軍散卒四千人招輯亡逸其軍漸
振濟寇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禮孫廣武王承宏立帝號

假署百官子儀遣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羽林軍
使長孫全緒等將兵萬人為前鋒營於韓公堆盛張旗
幟鼓鞀震山谷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少
年豪俠以為內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
去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為遊奔
直渡潼關長給虜日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
俠少夜鼓朱雀街呼大將李忠義先屯兵死中渭其節
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儀以大軍續進至潼西射生將
王撫自署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
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
皆咎程元振東宮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

唐書五

九

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
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
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嶓嶓前有
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與王者所
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
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
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
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邱墟兵戈亂起高
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
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

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順助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曹荒廢曾無尺椽中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單懷經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阜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

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遺瑗史鱗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迨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邗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子儀伏地請罪帝駐車勞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是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并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汾諸縣以爲已邑乃以子儀兼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鎮河中蕃戎旣退僕固懷恩帳下離散是月懷恩子瑒主兵榆次爲帳下將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惟岳以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奔其母而走靈州明年九月以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東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紀綱浸壞

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爲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真王參啟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卽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南下京

唐書五 郭子儀

師大恐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對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嘗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踴躍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

退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安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朝見之禮宴賜隆厚十一月以子儀爲尚書令上表懇辭曰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時擾攘猥蒙驅策內參朝政外總兵權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糾逆羣慝功微賞厚任重恩深覆餗之憂實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時復延寵命以臣偏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南宮當茲大任况太宗昔居藩邸嘗踐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伐平定關東飲至策勳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

唐書五 郭子儀

亂大倫德薄位尊難逃天子之責負乘致寇復速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答詔不允翼日敕所司令子儀於尚書省視事詔宰相百僚送上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省賜教坊樂子儀不受復上表曰臣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爲之一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未垂亮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驟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况久經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

色清濁不分爛羊之謠復聞聖代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未敢輕議今元兇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可輕為此舉以亂國章國章亂於上則庶政隳於下海內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叙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之所切實在於此手詔答曰優崇之命所以報功摠領之司期於賦政卿入居台鉉出統戎旃爰自先朝累匡多難靖羣氛

唐書王郭子儀

百

於海表凝庶績於天階敏事而寡言居敬而行簡人難其易爾易其難所以命掌六聯首茲百辟願循時議僉謂允諧而屢拜封章懇懷讓挹守淳素之道語政理之源無待禮成曲從德讓宜宣示於外編之史冊造內侍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帳牀蓐珍玩之具時蕃虜屢寇京畿倚蒲陝為內地常以重兵鎮之永泰元年五月以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出鎮河中八月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下先發數萬人掠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

重兵繼其後回紇吐蕃自涇邠鳳翔數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師震恐天子下詔親征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磷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以禁軍屯苑內京城壯丁並令團結城二門塞其一魚朝恩括士庶私馬重兵捉城門市民由寶穴而遁去人情危迫是時急召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宋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

唐書王郭子儀

五

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日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回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

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子儀說回紇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馬滿野長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於鳴沙羣虜無所統攝遂許諾乃遣首領石野那等入朝子儀遣朔方兵馬使白元光與回紇會軍吐蕃知其謀是夜奔退回紇與元光追之子儀大軍繼

唐書王郭子儀

二

其後大破吐蕃十餘萬於靈武臺西原斬首五萬生擒萬人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獲牛羊駝馬三百里內不絕子儀自涇陽入朝加實封二百戶還鎮河中大曆元年十二月華州節度使周智光殺監軍張志斌謀叛帝以同華路阻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往河中令子儀起軍討之縱請爲蠟書令家僮間道賜子儀奉詔大閱軍戎將發同華將吏聞軍起乃斬智光父子傳首京師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內侍魚朝恩共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第朝恩出羅錦二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

九月吐蕃寇涇州詔子儀以步騎三萬自河中移屯涇陽十月蕃軍退至靈州邀擊收之斬馘二萬十二月盜發子儀父墓捕盜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及自涇陽將入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及子儀入見帝言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三年三月還河中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詔子儀率師五萬自河中移鎮奉天是月白元光大破吐蕃於靈武十月子儀入朝還鎮河中時議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

唐書王郭子儀

七

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八年十月吐蕃寇涇州子儀遣先鋒兵馬使渾瑊逆戰於宜祿不利會馬璘設伏於潘原與瑊合擊大破蕃軍俘斬數萬計回紇赤心賣馬一萬匹有司以國計不充請市千匹子儀以回紇前後立功不宜阻意請自納一年俸物充回紇馬價雖詔旨不允內外稱之九年入朝代宗召對延英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發涕零既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

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勢強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歲來闕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爲力近入內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璘賊擬涉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內則國人大恐諸道易搖外有吐蕃之強中有易搖之衆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橫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簡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郭子儀

練未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則調勢分願陛下更詢讜議慎擇名將俾之統軍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萬則制勝之道必矣未可失時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鎮數千大鎮數萬空耗月餼曾不習戰臣請抽赴關中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攻守必全亦長久之計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齒髮已衰願避賢路止足之誠神明所鑒詔曰卿憂深慮遠殊沃朕心始終倚賴未可執辭也德宗卽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計二千戶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草料所領諸使副元帥並罷諸子弟女婿

拜官者十餘人建中二年夏子儀病甚德宗令舒王誼傳詔省問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答拜子儀臥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時年八十五德宗聞之震悼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公台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蒙五岳允釐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爲師增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歿而彌光故太尉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尚父子儀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若神昔天寶多難羯胡作禍咸秦失險河洛爲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郭子儀

公能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患勞其戡定於邊有寇藉其驅除安社稷必有於絳侯定羌戎無踰於充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勲高今古名譽夷狄而勞乎征鎮二紀於茲頃以春秋旣高疆場多事罷彼旌鉞寵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勲賢之德膏育生瘼藥石靡攻人之云亡梁木斯壞雖賻禮加等輟朝增日悼之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而尊爲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體望尤重歛以衮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式墓表

文終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勳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冊命之禮有司備焉可贈太師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賻絹三千疋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丈八而詔特加十尺羣臣以次赴宅弔哭兇喪所須並令官給及葬上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僚陪位隕泣賜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庭子曜盱眙臨暉暉映等八人婿七人皆朝廷重官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領之而已參佐官吏六十餘人後位至將相昇朝秩貴位勒其姓名於石今在河中府人士榮之史臣裴瑒曰汾陽事上誠蓋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郭子儀

三

得士心前後遭權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方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應詔故譏謗不能行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騎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圍之中皆以身許國未嘗以危亡易慮亦遇天幸竟免患難魚朝恩嘗約子儀修其元載使人告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出承嗣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願指進退如僕隸焉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承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衰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唯以讒怒誣奏判官戶部郎中張譚杖殺之物議為薄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郭子儀

三

子儀長子性孝友廉謹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為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出征於外留曜治家少長千人皆得其所諸弟爭節池館盛其車服曜以儉朴自處累遷至太子賓客建中初子儀罷兵柄乃遍加諸子官以曜為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遺命四朝所賜名馬珍玩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弟子儀薨後楊炎盧杞相次秉政姦諂用事尤忌勳族子儀之婿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家人告許細過相次貶黜曜家大恐賴宰相張鑑力為庇護姦

人幸其危懼多論奪田宅奴婢曜不敢訴德宗微知之詔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又皇家誓誓以山河琢之金石十世之宥其可忘也其家前時與人為市以子儀身歿或被誣構欲論奪之有司無得為理詔下方已曜居喪得禮若儒家子服未闋寢疾或勸其茹葱薤曜竟不屬口建中四年三月卒贈太子太傅諡曰昭子儀第三子少善騎射常從父征伐初以戰功授左贊善大夫從廣平王收復兩京晞力戰於香積寺陝西皆出奇兵克捷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後河中軍亂殺節度使李國貞荔非元禮於絳詔以子儀為河

唐書 郭子儀

三

東關內副元帥鎮絳州時四方擾叛多逐戎帥子儀至絳誅其元惡其黨頗不自安欲謀翻變晞知其謀選親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凡七十日叛將竟不敢發以功拜殿中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領朔方軍以援邠州與馬麟合勢大破蕃軍其年冬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於涇北子儀令晞率步卒五千騎軍五百出西南掩擊之晞以兵寡不敵持而不戰及至晝晚乘其半濟而擊之大破虜虜斬首五千級是時連戰皆捷詔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不受承泰二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大曆七年加

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丁母憂服除加檢校工部尚書判祕書省事建中二年丁父喪持服京城朱泚構逆遣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瘖口不言泚以兵脅之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獲免初晞兄曜襲父代國公實封二千戶及曜卒詔曰故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功格上元道光下土積其善慶垂裕無窮雖嫡長云俎支宗斯盛汾陽舊邑蓋有不承其男前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食實封五百戶曜夙稟義方居忠履孝儷崇銀榜摠美金章繼撫先封允宜聽復曜兄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晞并弟右

唐書 郭子儀

三

金吾將軍祁國公食實封二百五十戶昭太子左諭德暎等並休有令名保其先業宜允推恩之典以明延嗣之誠其實封二千戶宜準式減半餘可分襲暎可襲代國公仍通前襲三百戶晞可二百五十戶暎可五十戶通前三百七十戶暎可二百三十五戶又詔尚父子儀男暎暎暎暎四人所襲實封各減五十戶以賜郭暎男錚郭暎男鏞各襲一百戶晞至行在復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從駕還京改太子賓客晞子錡為朔方節度使杜希全實佐希全以錡攝豐州刺史晞以錡幼弱恐不任邊職貞元七年晞上章請罷錡官德宗遣中使

召之鋼疑以他事見攝乃單騎走入吐蕃將見鋼獨
叛不納置之筏上流入黃河令歸杜希全得之送赴京
師賜鋼自盡晞亦坐子免官明年復授太子賓客累封
貞元十年卒贈兵部尚書晞子鈞鈞子承徽別有
傳

暖子儀第六子年十餘歲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册
於威里歲時錫賚珍玩不可勝紀大曆十三年有詔毀
除白渠水支流碾磴以妨民溉田昇平有脂粉磴兩輪
郭子儀私磴兩輪所司未敢毀徹公主見代宗訴之帝

謂公主曰吾行此詔蓋為蒼生爾豈不識我意耶可為
眾率先公主即日命毀由是勢門碾磴八十餘所皆毀
之暖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暖
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車駕幸奉天為賊所
逼欲授偽官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兒晞弟曙及昇
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釋前咎待之如例復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進金紫光祿大夫從駕至
山南改太常卿同正員貞元三年貞元中帝為皇孫廣
陵郡王納暖女為妃暖貞元十六年七月卒年四贈尚
書左僕射昇平公主元和五年十月薨贈魏國大長公

主諡曰懿廣陵王即位為憲宗皇帝妃生穆宗皇帝元
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尊郭妃為皇太后詔曰追遠飾終
先王令典況積仁累義事已顯於身前祥會慶傳福遂
流於天下式光盛德爰舉徽章尊尊親親於是子在皇
太后父贈尚書左僕射暖克荷崇構有勞王家孝友本
於生知英華發於事任實修一德歷仕三朝建中末年
屬有大難畢力扈駕忘軀即戎忠貞之節國史明備才
高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啟塗山之祥肆子
小子獲纘大業未展定中之命敢緣褒紀之恩俾繼維
師用光緝禮可贈太傅暖子釗釗銘四子釗釗銘

昭代宗朝累歷司農卿居父憂建中三年冬晉王誼為
淮西山南諸道大元帥以昭檢校左庶子為元帥府都
押牙京城亂從幸山南轉太府卿隨駕還京拜左金吾
衛大將軍德宗幸奉天昭方領家兵獵苑北間避至伏
異語帝召謂昭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
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從陛下昭與功臣李
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
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昭清
擢金吾大將軍昭終祔國公貞元末卒
釗偉姿儀身長七尺方口豐下沉默寡言母昇平長公
主代宗朝釗為外孫恩寵踰等起家為太常寺奉禮郎
德宗朝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初為左金吾衛大將

軍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
充邠寧節度使數歲檢校戶部尚書入為司農卿劉大
勲之後姻聯戚里而謙和接物恭慎自持居家臨民無
驕怠之色無奢侈之失士君子重之十五年正月憲宗
寢疾彌旬諸中貴人秉權者欲議廢立紛紛未定穆宗
在東宮心甚憂之遣人問計於釗釗曰殿下身為皇太
子但旦夕視膳謹身以俟又何慮乎迄今稱釗得元舅
之體穆宗即位冊皇太后南內推崇外氏以釗兼司農
卿未幾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歲中換
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釗歷踐藩鎮以汾陽

釗字子儀

三

盾材能選用不獨憑椒房之勢所益簡約不撓其俗自
理敬宗即位尊郭太后為太皇太后徵釗為兵部尚書
兼檢校尚書左僕射明年出為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
度使文宗即位加司空大和三年冬南蠻陷州遂寇
西川杜元穎失於控禦蠻軍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
除帥乃以釗兼領西川節度蠻軍已寇梓州諸道援軍
未至川軍寡弱不可令戰釗致書於蠻首領築嶺責以
侵寇之意築嶺曰杜元穎不守疆場屢侵吾圍以是修
報也與釗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劍南西川節
度使與南詔立約疆陲不擾以疾求代四年入為太常

卿檢校司徒十二月在道卒詔贈司徒子仲文仲辭

仲文仲辭

縱用 母昇平長公主大厯貞元之間恩禮冠諸主順

宗在東宮以女德陽郡主尚縱時縱與公主年未及冠

郡主尤為德宗之所鍾愛故縱之貴寵焜耀一時順宗

即位改封德陽為漢陽公主縱累官至衛尉卿駙馬都

尉改殿中監穆宗即位縱為叔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

兼御史大夫充左街使擢檢校國子祭酒自景龍後外

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城南有汾陽王別墅林泉之

致莫之與比穆宗嘗遊幸之置酒極歡而罷賜縱甚厚

釗字子儀

三

俄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充閑廐宮苑使從容

貴位三十餘年而椒房之寵國舅之恩近代以來無有

其比而縱恭遜虔恪不以富貴驕人土無賢不肖接之

以禮由是中外稱之長慶二年十月卒贈尚書左僕射

仍以其弟錡代縱為太子詹事充閑廐宮苑使錡性

殿中監尚西河公主代縱為太子詹事宮苑閑廐使

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上

降沈氏生一子錡仲文大和末為殿中少監開成初詔仲文襲父太原郡

公制下給事中封敕奏曰伏準制書贈司徒郭釗嫡男

仲文襲封太原郡公者臣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

女代宗皇帝外孫有男仲辭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
自稱嫡子若仲文承嫡卽沈氏須黜居別室仲辭不合
配尚貴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姪
戚里勳門無與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知奪宗之配實
玷風教且仲文辭既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並行伏
請付臺勘當詔曰以萬年縣尉仲辭襲封仲文落下以
太皇太后姪不之罪尋以仲辭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太原郡公尚饒陽公主又仲
辭兄詹事府丞仲恭爲銀青光祿大夫尚金堂公主
郭幼明尚父子儀之母弟也性謹愿無過不工武藝喜

唐書三郭子儀

元

賓客飲讌居家御衆皆得其歡心以子儀勲業累歷大
卿監大曆八年卒贈太子太傅

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自關隴陷蕃爲虜所隔其四
鎮北庭使額李嗣業荔非元禮皆遙領之昕阻隔十五
年建中二年與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俱遣使於朝
德宗嘉之詔曰四鎮北庭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
落國朝已來相次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絕忠義之
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將交修共
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
四鎮節度留後郭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其將

吏已下叙官可超七資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賜
姓名時昕使自回紇歷諸蕃部方達於朝又有袁光庭
者爲伊州刺史隴右諸郡皆陷光庭堅守伊州吐蕃攻
之累年兵盡食竭光庭先刃其妻子自焚而死因昕使
知之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天寶之季盜起幽陵萬乘播遷兩都覆沒天祚
土德寔生汾陽自河朔班師關西殄寇身并豺虎手披
荆榛七八年間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勳高一代及國威
復振羣小肆譏位重懇辭失寵無怨不幸危而邀君父
不挾憾以報仇讎晏然効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社

唐書三郭子儀

元

稷純臣自秦漢已還勲力之盛無與倫比而晞曖於纒
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矣
贊曰猗歟汾陽功扶昊蒼秉仁蹈義鐵心石腸四朝靜
亂五福其昌爲臣之節敢告忠良

新書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
提孤軍轉戰逐北義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
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
詭奪兵柄然朝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
陽單騎見虜歷以誠待忍沮謀雖唐命方亦由
忠貫日月神助扶持者哉乃光弼等畏備不終而
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承終雖齊桓晉文比
爲福唐史臣裴鉉稱權傾天下而胡不忌嗚呼
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
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二

列傳十三

僕固懷恩

梁崇義

李懷光

僕固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於夏州別為蕃州以禦邊授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天寶中加左領軍大將軍同正員特進歷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皆以善格鬪達諸蕃情有統禦材委之心腹及安祿山反從郭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僕固懷恩

一

子儀討高秀巖於雲中破之又敗薛忠義于背度山下抗賊七千騎生擒忠義男襲下馬邑郡十五載進軍與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懷恩功居多肅宗即位於靈武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所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騎於河上盡收其器械駝馬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乃遣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于回紇請兵結好回紇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請公主遣首領隨

懷恩入朝二年正月又從子儀下馮翊河東二郡走偽將崔乾祐又襲破潼關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自京率衆來援苦戰二日官軍收績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渡存者僅半乃奔歸子儀於河東整其餘衆四月子儀赴鳳翔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窘急使懷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貞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又從子儀戰於清渠不利歸於鳳翔及回紇使葉護帝得數千騎來赴國難南蠻大食之卒相繼而至肅宗乃遣廣平王為元帥以子儀為副而懷恩領回紇兵從之汶水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僕固懷恩

二

西京無汶水案回紇傳 賊伏兵於營左懷恩引回紇馳作漚疑當從回紇傳 殺之匹馬不歸賊乃大潰日暮懷恩謂王曰賊必弃城走矣請以二百騎馬追之縛取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張通儒王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迨明而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不取若使得衆復為我患雖悔無及夫戰尚速何明日為王固止之令還營懷恩又固請往而復返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等果逃又從王大破賊於陝西之新店收兩京皆立殊功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同正員同節度副使十二月封豐國公食實

封二百戶乾元元年九月遣九節度擊安慶緒於相州從郭子儀領朔方行營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圍相州戰愁思岡凡經五月常為先鋒堅敵大陣必經其戰勇冠三軍尋充都知兵馬使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又副之乾元二年進封大寧郡王遷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又從李光弼守河陽破周又擒徐瑋王安太清拔懷州皆摧鋒陷敵功冠諸將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每深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為鬪將懷恩為人雄毅寡言應對舒緩而剛決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郭子儀為帥以寬厚

唐書卷三 僕固懷恩 三

容衆素重懷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漢勁卒恃功怙將多為不法子儀每事優容之行師用兵倚以輯事而光弼持法嚴肅法不貸下懷恩心憚而頗不叶上元二年從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不利肅宗以懷恩功高恩顧特異諸將至冬加工部尚書敕李輔國及常參官送上太官造食以寵之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有儀同三司將兵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力為賊殺官卒耶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泚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蘇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功召入為工部尚書代宗即位拜隴右節度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

副郭子儀其秋上使中官劉清潭請兵於回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為史朝義誘之傾國入塞衆號十萬關中騷擾上使殿中監藥子昂馳於塞上勞之遇於忻州先是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於毗伽闕可汗毗伽闕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毗伽可汗死小子代立即登里可汗登里立以懷恩女為可敦至是可汗請與懷恩及懷恩之母相見詔從之懷恩嫌疑不敢上因賜鐵券手詔以遣之即令其母便發懷恩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於是進兵歷太原汾晉營於陝州以俟期十月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

唐書卷三 僕固懷恩 四

為中軍先鋒以懷恩為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回紇兵馬赴陝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又為後殿自澠池入陳鄭節度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於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回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拔賊死者數萬朝義領鐵騎十萬來救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決戰短兵既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而不動魚朝

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
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進單騎奔擊
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
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萬
二千人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人馬蹂踐填
於尚書谷朝義輕騎而走懷恩乃進收東京及河陽城
封其府庫獲偽中書令許叔冀王佺等承制釋之悉皆
安堵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乃使其子右廂兵馬
使瑒北庭朔方兵馬使高輔成以步軍萬餘眾乘勝逐
北懷恩常壓賊而行至於鄭州再戰皆捷進至汴州偽

唐書三 僕固懷恩 五

節度張獻誠開門出降又拔滑州追破朝義於衛州偽
睢陽節度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等兵馬四萬餘眾又
與朝義合據河來拒瑒連盤濟師登岸薄之賊黨悉奔
長驅至昌樂縣東朝義率魏州兵馬來戰又敗走達盧
來降賊徒震駭於是相州偽節度薛嵩以相衛州洛邢
趙降於李抱玉高輔成尚文愬偽恒陽節度李寶臣以
深恒定易四州降於河東節度辛雲京朝義至貝州又
與偽大將薛忠義兩節度合瑒至臨清縣懼賊氣盛駐
軍以俟變朝義領眾三萬并攻具來攻瑒令高彥崇渾
日進李光逸等設三伏以待之賊半渡伏發合擊而走

之其時回紇又至官軍益振瑒卷甲馳之大戰於下博
縣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衝擊而崩之積屍擁流而下
朝義又走莫州於是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
兵馬使郝庭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於下博進軍
莫州城下朝義與田承嗣頻出挑戰大敗而旋臨陣殺
其偽尚書敬榮朝義懼自分萬餘眾投歸義縣留承嗣
守城於是淄青節度侯希逸繼諸將同為攻守凡月餘
日瑒與高彥崇侯希逸薛兼訓等以眾三萬追及朝義
於歸義縣交鋒而賊潰屬幽州節度使李懷仙送降款
瑒頓兵於其境遣懷仙分兵追躡二年三月朝義至平

唐書三 僕固懷恩 六

州石城縣溫泉柵窮蹙走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
有濟傳其首以獻又降田承嗣之軍河北悉平懷恩乃
與諸將班師先是去冬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
功讓位於懷恩遂授河北副元帥尚書左僕射兼中書
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
仍加實封四百戶通前一千戶春又加太子少師充朔
方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大使食實封五百戶莊宅各
一所仍與一子五品官高輔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
充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加實封三百戶仍與一子
五品官高彥崇太子賓客依舊朔方右廂兵馬使實封

二百戶莊宅各賜一所與一子五品官遂詔懷恩統可汗還蕃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與回紇可汗會出太原之北懷恩初至太原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塔疑其召戎閉關不報且懼可汗相襲不敢犒軍及還亦如之懷恩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戰無役不從一舉滅史朝義復燕趙韓魏之地自以為功無以讓至是又為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中官駱奉先使於雲京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為約逆狀已露乃與奉先厚結歡奉先迴至懷恩所其母數讓奉先曰爾等與我兒約為兄弟今

唐書卷五十一 僕固懷恩 七

又親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起舞奉先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貺奉先遽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為令節奉先固辭懷恩苦邀之命藏其馬中夕謂其從者曰向者責吾又收吾馬是將害我也奉先懼遂踰垣而走懷恩驚遂令追還其馬奉先使迴奏其反狀懷恩累表請誅雲京奉先上以雲京有功手詔和解之懷恩遂有貳於我至七月改元廣德冊勳拜太保仍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并階仍加實封五百戶僕固瑒一子五品官加實封一百戶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於凌煙閣尋以瑒為御史

大夫朔方行營節度懷恩以寇難已來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再收兩京皆導引回紇摧滅強敵而為人媒孽蕃性獷戾快快不已乃上書自敘功伐曰廣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朔方節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臣懷恩刺肝瀝血謹頓首頓首上書寶應聖文神武皇帝陛下臣家本蕃夷代居邊塞爰自祖父早沐國恩臣年未弱冠即蒙上皇驅策出入死生竭力疆場叨承先帝報功時年已授特進洎乎祿山作亂大振王師臣累任偏裨決死靜難上以安社稷下以拯生靈

唐書卷五十一 僕固懷恩 八

仗皇天之威神滅狂胡之醜類無何思明繼逆又據東周宸極不安海內騰沸臣謬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以兵權誓雪國讐以匡時難闔門忠烈咸願殺身野戰攻城皆先士卒兄弟死於陣敵子姪沒於軍前九族之親十不存一縱有在者瘡痍徧身况陛下潛龍之時親統師旅臣忝事麾下陛下悉臣愚誠大行皇帝未捐官館之時臣頻立微効臣累霑官賞遂被輔國等讒害幾至破家便奪兵權逾年宿衛臣雖內省無疚終懼讒佞傾危以日繼時命懸秋葉至將歸骨泉壤永謝明時幸遇陛下龍躍天衢繼續鴻業知臣負謗察臣丹心遂開獨見

之明杜絕衆多之口特拔臣於汧隴再任臣於朔方誠謂遊竟返骸枯骨再肉使臣得竭駑蹇之力効錐刀之功上蒼陛下再造之恩下展微臣犬馬之志去年秋末回紇仗義而來士庶不知悉皆驚駭陛下以臣與其姻姪令至大原祇迎一切事宜許臣逐便處置遂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克復洛陽平蕩幽薊惟有神策兵馬頓軍獨住陳留可汗時在洛陽卽被朝恩猜阻要爲流議已失蕃情臣自平賊却迴天恩又令餞送臣遂罄竭家產爲國周旋發遣外蕃貴圖上道行至山北被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

唐書三 侯固懷恩 九

蕃夷怨怒早欲相讐臣遂彌縫方得出界及其祖餞事了迴至太原臣忝跡鼎司又承重寄奉先雲京曾無禮數閉關不出相看臣遂過汾州休息士馬凡經數日不遣一介知聞自以行事乖疎恐臣先有論奏遂乃構其謗黷妄起異端扇動軍城以爲設備又臣從潞府過日見抱玉祇迎回紇庶事用心懇稱家資罄於公用又與臣馬兼銀器四事臣於回紇處得給便與抱玉二千匹以充荅贈今被抱玉共相組織將此往來之貺便爲結託之私貴在厚誣務相傾奪陛下不垂明察採聽流言欲令忠直之臣枉陷讒邪之黨臣實不欺天地不負神

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往年同羅背叛河曲騷然經略數軍兵圍不解臣不顧老母走投靈州先帝嘉臣忠誠遂遣徵兵討叛使得河曲清泰賊徒奔亡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一也臣男瑒嘗被同羅虜將蓋亦制不由己旋卽奔逆歸順却來投臣臣斬之以令士衆且臣不愛骨肉之重而徇忠義之誠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二也臣有二女俱聘遠蕃爲國和親合從討難致使賊徒殄滅寰宇清平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三也臣及男瑒不顧危亡身先行陣父子効命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四也陛下委臣副元帥之權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節度

唐書三 侯固懷恩 十

使皆握強兵臣之撫綏悉安反側州縣既定賦稅以時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五也臣叶和回紇戡定兇徒天下削平蕃夷歸國使其永爲鄰好義著急難萬姓安寧干戈止息二聖山陵事畢陛下忠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延頸轅門以待斧鑕過此以往更無他違陛下若以此誅臣何異伍子胥存吳卒浮屍於江上大夫種霸越終賜劍於稽山唯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復何訴哉且葵藿尙解仰陽犬馬猶能戀主臣忝恩至重委任非輕夙夜思奉天顏豈暫心離魏闕誠恐以忠獲罪龜鏡不遙頃者來瑱

受誅朝廷不示其罪天下忠義從此生疑况來瑱功業素高人多所忌不審聖衷獨斷復為姦臣弄權臣欲入朝恐羅斯禍諸道節度使皆懼非臣獨敢如此近聞追詔數人並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又懼陛下損傷豈唯是臣不忠只為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略奉先詞情非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用彌深皆由同類相從致蒙蔽聖聰人皆懼死誰復敢言臣義切君臣志愛社稷若無極諫有負聖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鑊况今西有大戎背亂東有吳越不庭均房羣盜縱橫廊坊稽胡草擾陛下不思外禦而乃內忌忠良何以混一車書而使梯

唐書韋 僕固懷恩 十二

航納費天下至大豈可暫輕伏承四方敷奏之人引對之時陛下皆云與驃騎商量會不委宰臣可否或有稽留數月不放歸還遠近之心轉加疑阻且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却信嫉妬謗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毀黜弓藏鳥盡兔死大烹臣昔謂非今方知實且臣息軍汾上關鍵大開收馬放羊曾無守備分兵數郡貴免般糧勸課農桑務安黎庶有何狀跡而涉異端陛下必信矯詞何殊指鹿為馬陛下儻斥逐邪佞親附忠良蠲削狐疑敷陳政化使君臣無二天下歸心則窺邊之戎不足

為患梗命之寇將復何憂偃武修文其則不遠陛下若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良藥愈病伏惟陛下圖之臣今戎事已安糧儲且繼深願一至闕下披露心肝再覩聖顏萬死無恨臣欲公然進發慮恐將士留連臣今便託巡晉絳等州於彼遷延且住謹遣押衙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張休臧先進書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覽臣此書知臣誠懇特垂聖斷勿議近臣待臣如初浮謗不入臣當死節王命誓酬國恩仍請遣一介專使至絳州問臣臣即便與同行冀獲蹈舞軒陛鄙臣愚慮不顧死亡輕觸天威戰汗

唐書韋 僕固懷恩 十三

無地九月上以回紇近塞懷恩又與辛雲京有隙上欲其悔過推心以待之恐其不信詔黃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遵慶既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遵慶因宣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說之曰公以讒言交構有功高不賞之懼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朝公不見來瑒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見容二臣以走誅句有誤新書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及誅懷恩然之明日又以懼死為辭許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不可遵慶復命御史大夫王翊自回紇使還懷恩與可汗往來恐洩其事乃止之遂令子瑒率眾攻雲京雲京出戰場大敗

而旋進圍榆次朝廷患之先是尙書右丞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上因以真卿為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往宣慰之真卿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事無益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陛下避狄于陝郊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郊敢不恭問官守當是時也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攘去犬戎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且明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部曲恩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禍

唐書百三十一 僕固懷恩 十三

福必相率而歸耳上從之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為朔方兵馬使張惟岳等四人斬其首獻於闕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其母渡河北走靈武餘衆聞子儀到東甲來奔歸者數萬懷恩至靈武嘯聚亡命其衆復振上念其勲舊不欲罪功臣厚撫其家懷恩終不從其母月餘日竟以壽終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於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輩其又遙授太師兼中書令大寧王餘並停是秋為鄉導誘吐蕃十萬人寇涇邠州祭來

瑒之墓自序云俱遭放逐寇奉天醴泉郭子儀拒之而退永泰元年上徵天下兵以防之懷恩又糾合諸蕃衆號二十萬南犯京師遣吐蕃之衆自北道先寇醴泉奉天任敷鄭庭郝德自東道寇奉先同州羌渾奴刺之衆自西道寇整屋鳳翔朝廷大駭詔遣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中渭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整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杜冕屯同州上親率六軍令魚朝恩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領回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昇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部曲以鄉法焚而葬

唐書百三十一 僕固懷恩 十四

之張韶代領其衆案新書回鶻傳韶為徐瑁玉所殺瑁

王領其衆又為范志誠所殺志誠領其衆回紇進寇涇陽諸軍堅壁不戰吐蕃相持二十餘日又聞懷恩死與回紇爭長莫敢先進遂大掠居人焚燒舍宇驅男女數萬而去所過踐禾穀殆盡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以自効子儀分兵隨之大破吐蕃於涇州界任敷又敗走羌渾又多降於李抱玉懷恩逆命三年再犯順連諸蕃之衆為國大患士不解甲糧盡餽軍適幸天亡而上為之隱惡前後下制未嘗言其反及懷恩死羣臣以聞上為之憫默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其寬仁如此閏

十月懷恩姪名臣領千餘騎來降

大曆四年十月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嫁回

云

梁崇義長安人以升斗給役於市有膂力能卷金舒鈎後為羽林射生從來瑱於襄陽沉默寡言眾悅之累遷為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來瑱被誅戍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入襄州與同列李昭薛南陽相讓為長不決請將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寶應二年三月崇義殺昭與南陽以脅眾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以襄州薦履兵禍屈法舍容姑務息人也歷御史中丞大夫尚書遂與田承嗣李

唐書百三十三梁崇義

五

正己薛嵩李寶臣為輔車之勢奄有襄漢七州之地帶甲二萬連結根固未嘗朝覲然於羣兇地最編兵最少法令最理禮貌最恭其地跨東南之衝數有王命之所宣洽故其人知化所親嘗勸其來朝崇義曰吾本帥來公有大勳庸當上元中以閣豎讒譴遂巡稽召及代宗嗣位不俟駕行旋見誅族今吾輩盈而事久若之何見上建中元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與師討崇義崇義懼軍旅之事加嚴焉流人郭昔告其為變崇義聞之請罪昔坐決杖配流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以安之初劉文喜作難舟嘗入其城說利害文喜拘之會帳下

殺文喜而降四方反側者聞之謂舟必能覆軍殺將是以皆惡及舟至又勸其入覲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二

年春發五使宣諭諸道而舟復如荆襄崇義慮有變拒境不納上言軍中疑懼請換他使繇是益不安兇謀日深賓僚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時羣兇方自疑阻朝廷將仗大信欲來而安之以示天下乃加崇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賞且賜鐵券誓之兼授其裨將蘭皋為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齋手詔徵之崇義益恐怖使持滿而受命蘭皋奉詔書又不敢發馳詣崇義請命崇義益疑懼對著號哭不受詔由是徵四方兵使希烈統

唐書百三十三梁崇義

六

擊之崇義乃發兵攻江陵以通黔嶺及四望大敗而歸遂屯襄鄧希烈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無遺噍既而希烈統大軍緣漢而崇義使將翟暉杜少誠迎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復合於涑口又破之二將求降希烈受之使統本兵入襄陽號令以安百姓崇義領親兵老小閉壁將守者斬關爭出不可止其年八月崇義與其妻投井而死傳首闕下其親戚希烈皆戮之選其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

諫死遺進旌節有詔誅之

崇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後從劉悟為昭義將從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於幽州父常為

朔方列將以戰功賜姓氏更名嘉慶懷光少從軍以武藝壯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上元中累遷試太僕太常卿主右衛兵將積功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為朔方軍都虞候承泰初實封三百戶大厯六年兼御史中丞間一年兼御史大夫加為軍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為理十二年以母憂罷職明年起復本官仍兼邠寧慶三州都將德宗即位罷子儀節度副元帥以其所部分隸諸將遂以懷光起復檢校刑部尚書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寧慶晉絳

唐書卷三十三 李懷光

七

慈隰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先是懷光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為西邊要防矣建中初涇原四鎮節度使段秀實為宰相楊炎所惡徵為司農卿上將復城原州乃以懷光兼涇州刺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使時懷光挾私怨新誅殺朔方舊將溫儒雅等數人涇州軍士咸畏之劉文喜因眾不欲遂以城叛詔朱泚與懷光將兵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二年遷檢校左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支度營田觀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實封四百戶邠

寧節度等使如故時馬燧李抱真諸軍同討魏城未拔朱滔王武俊皆反連兵救悅三年詔遣懷光統朔方兵步騎一萬五千同討田悅懷光勇而無謀至魏城之日營壘未設因與滔等大戰于嶺山為滔等所敗復為悅決水以灌之諸軍不利因與燧等退軍于魏縣尋加同平章事益實封二百戶自是與滔等相持不戰明年十月涇原之卒叛上居奉天朱泚既僭大號遣中使馳告河北諸帥懷光率軍奔命時屬泥淖懷光奮厲軍士道自蒲津渡河敗泚騎兵於醴泉直赴奉天前數日先遣裨將張韶持表封蠟丸隨賊攻城乘間逾堙呼城上人

唐書卷三十三 李懷光

六

曰朔方軍使也乃以繩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數十矢時上在重圍中守拒益急既知懷光軍至令張韶號令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泚兵於魯店泚乃解兵還走入城懷光性麤厲疎懷緣道數言盧杞趙贊自志貞等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等微知之懼甚或曰告王翊等計懷光有大功上告盧因說上令懷光乘勝逐泚收復京師不可許至奉天德宗從之懷光屯軍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賊保官苑攻之長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速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數上表暴揚杞等罪惡上不得已為貶

杞趙贊白志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殺之懷光既不敢進軍遷延自疑因謀為亂初詔遣崔漢衡使於吐蕃出兵佐收京城蕃相尙結贊曰蕃法進軍以統兵大臣為信今奉制書無懷光名署故不敢前上聞之遣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用蕃軍懷光堅執言不可者三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燕今其來必肆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倘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罔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不苦署制詞且慢謂贄曰爾何所能興元元年二月詔加太尉兼賜鐵券遣李昇及中使鄧鳴鶴齎券喻旨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凡人臣

唐書百卷 李懷光

七

反則賜鐵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詞氣益悖眾為之懼時懷光部將韓遊瓌掌兵在奉天懷光乃與遊瓌書約令為變遊瓌密奏之翼日懷光又使趣之遊瓌復奉聞數日懷光又使趣遊瓌為門者所捕懷光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須引避由是上遽幸梁州懷光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揮城曰懷光遣達奚承俊大乾陵使我為內應以脅乘輿城自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城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載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引而東縱率大掠而百官送人路谷道時李晟已移軍東渭橋懷光復劫李建徽楊惠元等軍移於好時其下

頗多鵠貳先是朱泚甚畏之至是因欲臣之懷光虜劫無所得益疑懼不自安居二旬乃驅兵分為部隊掠涇陽三原富平自同州往河中神策將孟涉段威勇白三原擁兵三千餘人奔歸李晟懷光不能遏韓遊瓌殺懷光留後張昕以邠州從順戴休顏自奉天合於軍曰懷光已反乃令城守馳表以聞上於是授遊瓌休顏節度使乃除懷光太子太保罷其餘官其所管委本軍擇一人功高望崇者統之皆不奉詔四月懷光至河中遂偷有同絳等州按兵觀望李晟既收復京師上遣給事中孔巢父中使啖守盈持詔徵之懷光素服受命巢父乃

唐書百卷 李懷光

二

宣言於眾太尉軍中誰可領軍事者懷光左右皆胡虜因發怒亂持兵殺巢父及守盈自是繕兵益修守拒上還京師以侍中渾瑊為河中節度副元帥將兵討懷光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眾不被恩耶詔所司別貯錢須事定乃給瑊復破同州屯軍不進數為懷光所敗時仍歲旱蝗京師初復經費不給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時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素著乃加燧副元帥與瑊及鎮國軍節度使元光邠寧節度韓遊瓌鄜坊節度唐朝臣會兵同討懷光燧率師拔絳州至寶鼎慮懷光西走唐突京邑乃捨軍朝京師既還與瑊先自河東而降其驍將尉珪徐庭



光統諸軍以圍河中貞元元年秋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降燧其子璀刃其弟數人乃自殺懷光死時年五十七尋詔以男一人為嗣賜莊宅各一所仍還懷光屍首任其收葬妻子並徙澧州五年又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與滅繼絕義之宏也昔蔡叔圯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干紀漢后爵其孥於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詳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曩歲盜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於近郊指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涿鹿之功徵師未

唐書卷三十三 李懷光

三

達於諸侯衛士且疲於七萃而李懷光三軍夙駕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眾議功方始守節靡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奔同即異捨順効逆為臣至此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牽復而梟音益厲狝突莫遷大戮所加曾無噍類雖自貽伊戚與眾弃之而言念爾勞何嗟及矣以其前効猶在孤寬無歸懷之悅然是用悽軫予欲布陳大惠冀以化成保合太和期於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曹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墓側置立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

實不德臨於兆人泣辜者罪素誠所志爾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違王命初懷光授首其子璀瑗等皆死唯妻王氏在故上特捨其死及是又思懷光舊勲哀其絕後乃命承緒繼之史臣曰僕固懷恩李懷光咸以勇烈有勞王家為臣不終遂行反噬其罪大矣然辛雲京駱奉先盧杞白志貞輩致彼二逆貽憂時君亦可謂國之讒賊矣梁崇義既無令始又無善終與妻投泉何塞其咎贊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懷恩懷光凶終一致崇義多姦國家所棄迷而亡歸自速其斃

唐書卷三十三 李懷光

三

新書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鬪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於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眾振天子於難一為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二